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四第年四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無論男

女老

少



均須常備人丹

中華國貨

農商部 註冊

人丹

內務部 批准

南風一起時疫叢生若不
留意衛生百病動易侵犯
無論男女老少均須常備
人丹以防禍於未萌

主治

- 時疫 ●痧氣 ●嘔吐 ●水瀉 ●中寒
- 中暑 ●赤痢 ●白痢 ●腹痛 ●腹脹
- 酒醉 ●積痞 ●眩暈 ●食傷 ●船暈
- 車暈 ●胃痛 ●胃呆 ●氣鬱 ●痰咳
- 腦脹 ●牙痛 ●瘧氣 ●頭痛 ●口臭

價目

- 大大包 一元附贈方形銅盒一只
- 大包 五角附贈圓形銅盒一只
- 中包 一角 小包 五分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中華製藥公司
總經理處 上海三馬路中法大藥房
各埠各大藥房及洋雜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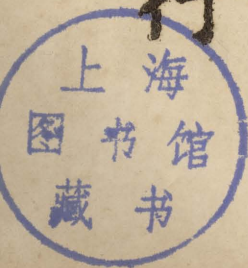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7417B

小說大觀

包天笑先生主任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小說大觀第四集目錄

插圖

靈芸英花讀書作字合影(彩色珂羅版)

上海朱小二寶

上海鑑冰 若花

上海蕙勤

上海王小寶 一笑仙館

上海舜琴化身 冶葉阿菱

上海(女子新劇家)李癡佛

梅蘭芳之嫦娥奔月

趙君玉之約瑟芬

北京陳蘭香 素雲

江山船妓高鳳 天津崔月香 杭州名妓小寶英

英國名畫(一)慈母愛子之圖

英國名畫(二)舞裙翩翩之圖

短篇

哀情 冥鴻

偵探 一身六表之疑案

哀情 雲影

社會 露冷蓮房

外交 白龍魚服

家庭 花鏡

感化 賊癖

哀情 紫羅蘭

紀實 情不死

言情 犧牲

長篇

外交 智井軼譚

社會 如此京華

第十六回 紈扇佳人棄擲恨

第十七回 灌夫罵座何嘗真醉

縫窮婆子定情詩

屠兒善價別寓奇文

天 笑

半 儂

瘦 鵲

無 愁

太常仙蝶

韵清女史

毅 漢

憶 蘋

毅 漢

小 青

聽天 笑鵬

小 鳳

第十八回 尊前人是戲中事

眼底文多弦外音

第十九回 妖怪娶妻莫名其妙

怒馬歧路突如其來

第二十回 說兵馬將軍應詩課

破鴛夢名士作花郎

第二十一回 豚犬才名景升兒子

野鷄口吻蘇小鄉親

第二十二回 瞎追歡書獸遭呼斥

惡讖悔名士落狸狴

第二十三回 見歪詩名士作和尚

入重地羣婢戰將軍

第二十四回 竹帚先鋒脂雄粉怒

虬髯丈夫劍拔弩張

第二十五回 假排場新恩到輿隸

祈速死痛哭向天涯

第二十六回 古刹秋風蒲團入定

市樓夜醉燈火催歸

第二十七回 香滿蕭齋酒邊戒酒

月明空巷禪外參禪

第二十八回 聽梵音故宮開夜祭

辨篡奪秘册落人間

第二十九回 被禁錮離懷通尺素

和秋興哀唱動江關

第三十回 獎能員咄嗟供內帑

趁盛會奔走覓街車

第三十一回 趁香車良辰擁佳麗

遊僻地糞簪話前遊

第三十二回 競優秀禮帽作舞蹈

寄感慨鼓板繞餘音

俠情 小說 游俠外史

筆記

掌故
筆記
清乘
撫言

清夢
盒筆
記

新劇本

社會
劇
驗心

日記

海上一寓公之日記



幾
肝
若
庵

瘦
鵑

海上寓公



靈芸英花讀書作字合影

春聲

第三集出版

主撰 任雲間 姚鵠雛先生

撰述員 葉小鳳 柳亞子 龐檠子 王尊農
葉中 冷陳 倦鶴 趙茗 狂胡 寄塵 諸君
暨近時著名小說家 林畏 盧包 天笑 天虛
我生 周瘦鵑 貢少芹 諸君等各有撰著美
具難并得未曾有

旨針 砭社會語有關係深淺得中
雅俗共賞

容(畫圖) 名書古畫孤本真蹟選作插圖活色
生香令人神往 (名篇) 葉小鳳 周瘦鵑之短篇情
文兼茂 龐檠子 王尊農之筆劃 睡咳皆響其餘名篇
不可殫述 (門類) 共分短篇長篇劇本傳奇筆記
叢譚詩詞題序餘錄等十餘門

品價 式印刷精良裝訂小本攜帶最便
值 月出一集計十五萬言都三百面左

右定價五角預定全年特價五元半年特
價二元七角郵費每册五分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文明書局

最新醫書

●最新
實習西法鍼灸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
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
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
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
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
必攜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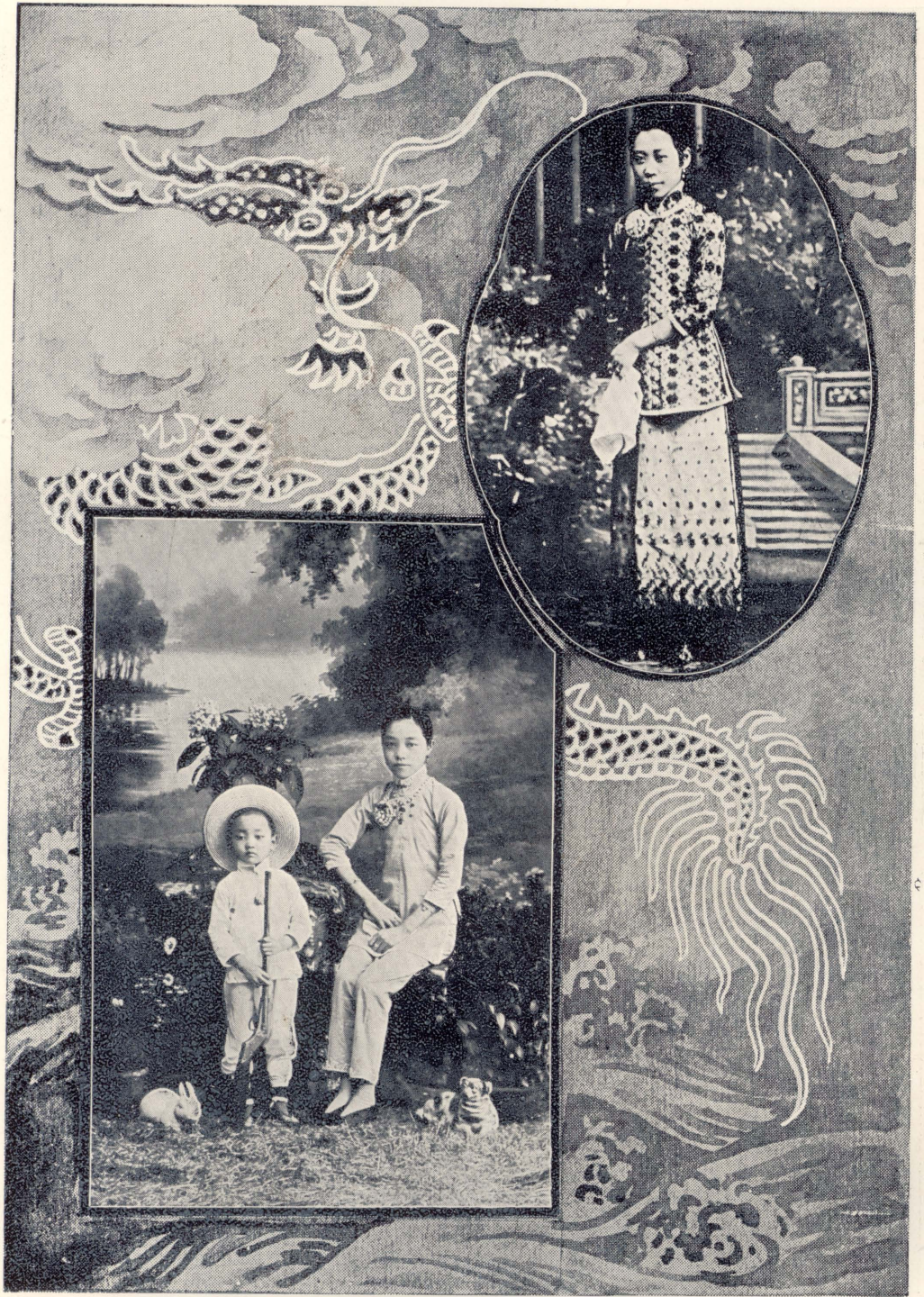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
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
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
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
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
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內子46)



上海朱小 二寶 畫



弟 其 及 冰 鑑 花 若 海 上

新小說

文 明 書 局

本局所出小說先後凡六十餘種靡不事實新奇興趣濃厚文字不深不淺尤為雅俗共賞下列各書皆最近新著現已出版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哀情
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商務
小說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理想
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哀情
小說 靈鷄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偵情 謀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奇情
小說 孤雛劫 全一册 價洋二角

▲言情
小說 藕絲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軍事
小說 刺薔薇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碧血巾 全二册 價洋五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千古恨 全一册 價洋二角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記 全二册 價洋七角

▲怪異
小說 妖像記 全一册 價洋六角

▼偵探
小說 玉環外史 全一册 價洋三角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言皆據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淫貴婦皆當時所忌諱秘而不傳者也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清秘史一 **順治太后再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有清以湖方夷族入主中原論者多歸之天命而不知興亡盛衰之故乃操之於一女子之手蓋佐太宗之侵掠說洪氏之投降順治太后與有力焉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舊聞談者亦茫然罔識是編記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資談助也

稗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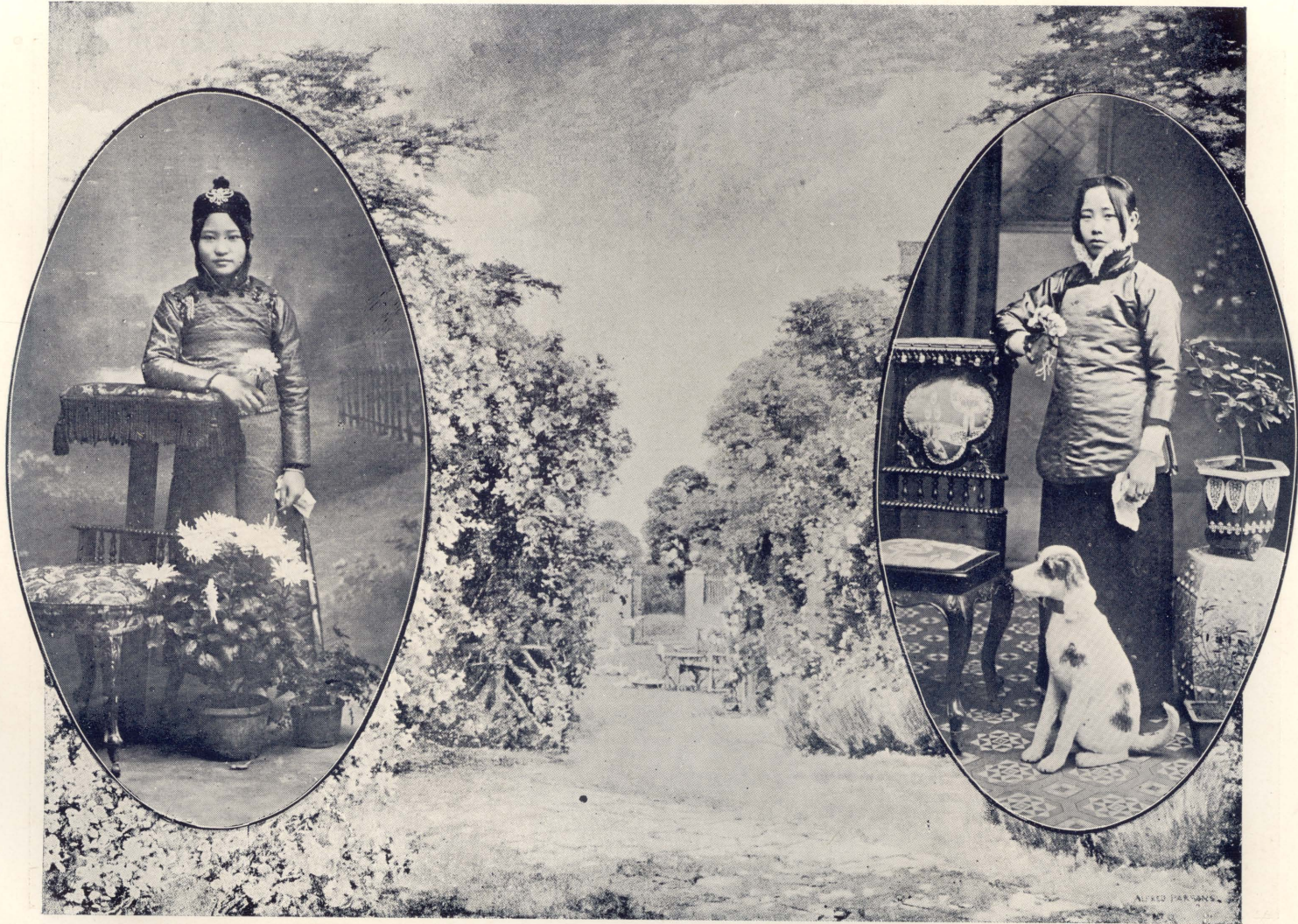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前首題蟬伏老人撰相傳為全謝山先生遺著時當開國反側未安荆高之屬時有所聞臬宰文士翦除異己此行蓋大有作用存焉與乾隆南巡殊其旨趣雖未能確定出自謝山要其事翔實有原有本斷非乾嘉以後人所能嚮壁虛造刊而行之亦有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勤 蕙 海 上



館 仙 笑 一

寶 小 王 海 上

上海文書局發行

超 前 絕 後 之 選 本

歷代文評註讀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大學校！
文學專修科！
均宜用此讀本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唐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清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價八角

(六) (大) (特) (色)

一 評註精當
二 音釋詳允
三 體格完備
四 興味濃郁
五 深淺合度
六 價值極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本讀之學初便最 ●

歷代詩評註讀本

古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唐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清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 六大特色

- 一 選擇精當
- 二 評註詳允
- 三 音釋明白
- 四 體例完備
- 五 深淺有序
- 六 興味濃厚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1774)



身化琴舜



菱阿葉治海上



佛 癡 李 家 劇 新 子 女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名家
小說
著名大

林琴

南
初著

黑奴顛天錄

全書二冊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顛天錄為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徧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逸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為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難并美具此書有之矣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蹙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逮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遂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為綱以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救箴之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為盡致此為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緻前茅究勝後勸愛讀林譯者當不河漢斯言

(丙子三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長智識資消遣之

筆記小說大觀

小說始自虞初

唐宋明清所著

尤多事實之博

瞻詞采之醞郁

廣見聞引興味

讀之如獲一良

第一輯

二十種

現已出版

全書八十册

價洋八元

諧錄 觚賸 子不語 益齋異草 閱微草堂 耳食錄 增廣智囊補 夜譚隨錄 夜雨秋燈錄 秋雨盦隨筆

清沈起鳳著 清鈕琇著 清袁枚著 清浩歌子著 清紀曉嵐著 清樂鈞著 清馮夢龍編 清聞齋氏著 清宣瘦梅著 清梁紹壬著

三異筆談 埋憂集 墨餘錄 里乘 唐開齋筆記 金壺七墨 庸齋筆記 壺天錄 漱濱瑣話 嘯亭雜錄

清許仲元著 清朱梅叔著 清毛祥麟著 清許叔平著 清陳其元著 清黃鈞宰著 清薛福成著 清百一居士著 清王翰著 清禮親王著

師交一益友大

足為研學臨文

之助本局搜輯

有年已得著名

小說二百餘種

大半係孤本原

刻本以八十册

為一輯陸續出

版餉遺社會廉

價出售版式一

律旅行舟車携

帶最便

第二輯

二十種

陽歷十二月底出版

全書八十册

價洋八元

袁林雜品
湧輻小品
舌華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續語
南楮楮語
堅瓠集
笑遊錄
漫遊紀畧
蟲鳴漫錄

夷堅志
梅花草堂集
蜀碧
廣陽雜記
西清筆談
涑水亭雜識
茶餘客話
津門雜記
初月樓閑見錄
歸田瑣話
履園叢話
貓苑叢話
谿上遺聞集錄
島居隨錄
暇庵雜識

第三輯

三十種

印刷中

明談齋木著
明朱國禎著
明曹蓋之著
清張山來著
清劉醒愚著
清蔣超伯著
清蔣學稼著
清獨逸窩退士編
清王勝時著
清控衛子纂

宋洪邁著
明張大復著
清彭遵泗編
清劉莊著
清沈初著
清納蘭性德著
清阮吾山著
清張蕤山著
清吳德旋著
清梁章鉅撰
清錢泳輯
清黃漢輯
清盧若鵬著
清朱克敬著

松南夢影錄
開中語
此中漁話
鷗網錄
吹網錄
浪齋談
清嘉堂隨筆
春在堂隨筆
千百年眼
香祖筆記

雨窗消意錄
池北偶談
榆巢雜識
雲間軒日抄
禪餘質言
燕闈餘談
冷廬雜識
聽雨軒筆記
羅庵遊賞小志
夜航船
耳到船
瀛壖雜志
蒼菴編
影談
鋤經書舍零墨

清黃夢曉著
清許秋坤撰
清程祥生著
清葉調生著
清葉調生著
清梁章鉅撰
清顧麟撰
清俞曲園著
清張仲著
清王漁洋纂

清牛應之編
清王士禎著
清蘧樓居士著
清范濂著
清范濂著
清王紫綏撰
清陸敬安著
清涼道人編
清李慈銘著
清破額山人編
清羊朱翁編
清王韜著
清曲園居士纂
清管國居士纂
清黃協撰著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丙小 27

著名說小今古

說之寶
部大藏

學之貧
界饋糧

說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

意魯魚亥豕訛奪昧目讀者往往生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遊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册
定價洋八元

外埠郵費
每部四角

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點亦便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月 奔 娥 嫦 芳 蘭 梅



芬 瑟 約 之 玉 君 趙

文明書局

二集現已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

繁華夢共三集緊接前書

先後凡二百回一氣呵成

實為說部中洋洋大觀第

一集早經出版二集三十

回大半為近日花叢事描

寫尤覺盡致現已出版

初集

全一册

價洋六角

二集

全一册

價洋七角

外埠郵費每

部七分五釐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續海上繁華夢

諸君欲求營業發達貨物暢銷乎？欲令人人咸知寶號價廉物美乎？

則不可不登最有價值之小說大觀因此小說大觀特請包天笑先生主任並

請冷血瘦鷗楚儉等諸名家擔任撰述材料豐富興味醞郁首尾完全為小說雜

誌破天荒之傑作出版以來各界人士無不歡迎銷路廣大其價值可知寶號如登

廣告於此利益定非淺鮮茲特開廣告欄以便各寶號刊登以資推廣凡願登本雜

誌廣告者請將底稿送至棋盤街本發行所裴麗生沈駿

聲二君手收如須代撰不另

取費茲將價目表列下

取費茲將價目表列下

廣告價目表

通 普		上 等	特 等	等 第
四 分	半 面	一 面	一 面	地 位
一 十 二 元	一 十 八 元	二 十 八 元	五 十 六 元	一
二 十 元	三 十 二 元	五 十 元	一 百 元	期 半
五 十 六 元	五 十 八 元	九 十 元	一 百 一 十 元	年 全
				年

注意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畫前圖畫中(其餘為普通))



雲 素 香 蘭 陳 京 北



杭州名妓小寶英



天津 崔月香



江山船妓高鳳

中華書局

慈禧
外紀

一冊
一元二角

全四冊
清代軼聞

特價二元

清朝
全史

定價
五元

洋裝
兩冊

清朝野史大觀

洋裝
十二冊
定價六元
特價三元

慈馬
禧照
記
一冊
八角

一冊八角
清室外紀

中(104)

品珍之得難金萬三值價



明清兩朝名人書畫

扇集大觀

全六十集價洋六十八元 預約特價三十元

- | | |
|--------|-----------------------------------|
| 第十一集畫 | 陳道復 高士奇 惲壽平 禹之鼎 楊 晉 李流芳 |
| 第十集畫 | 仇 氏 馬守真 薛素素 黃哲令 董小宛 |
| 第九集書 | 王士禛 查昇 汪士鋐 查嗣瑗 陳邦彥 |
| 第八集畫 | 陳文敏 舒明 錢謙益 曹 鼎 張 翥 張 翥 張 翥 |
| 第七集畫 | 沈 周 蕭 晨 張 庚 孫 秋 蔡 嘉 |
| 第六集書 | 法若真 汪士鋐 何 焜 梁同書 王文治 |
| 第五集書 | 王 穉 惲壽平 梅 清 高 簡 莊 同 慎 |
| 第四集畫 | 周 文 仇 英 謝 時 區 董 其 昌 方 網 姚 元 璠 |
| 第三集書 | 吳 寬 文 徵 明 董 其 昌 邢 侗 倪 元 璠 |
| 第二集畫 | 沈 周 文 徵 明 陳 道 復 陸 治 張 翥 惲 壽 平 |
| 第一集畫 | 唐 志 契 王 建 章 王 時 敏 惲 壽 平 王 原 祁 |
| 第二十九集畫 | 錢 穀 陸 治 鄭 之 麟 許 大 坤 董 其 昌 |
| 第三十集書 | 王 鏊 王 問 孫 承 澤 杜 濬 魏 象 樞 |
| 第三十一集畫 | 項 德 新 尤 求 文 徵 明 孫 承 澤 杜 濬 魏 象 樞 |
| 第三十二集畫 | 居 節 徐 渭 陶 穀 黃 慎 張 翥 張 翥 |
| 第三十三集書 | 文 徵 明 董 其 昌 鄭 迪 光 李 日 華 陳 元 素 |
| 第三十四集畫 | 李 之 治 金 聖 歎 王 時 敏 羅 聘 吳 璠 吳 璠 |
| 第三十五集畫 | 藍 瑛 邵 農 王 載 仕 王 式 葵 吳 璠 |
| 第三十六集書 | 陸 治 丁 雲 龍 毛 奇 齡 蔣 廷 黻 韓 昉 |
| 第三十七集畫 | 文 徵 明 陸 治 張 翥 錢 謙 益 徐 枋 程 嘉 燾 |
| 第三十八集畫 | 周 之 冕 魏 之 橫 鄭 之 麟 董 其 昌 黃 慎 黃 慎 |
| 第三十九集書 | 關 爾 梅 沈 周 祝 允 明 姜 堯 章 劉 傳 山 申 道 光 |

多 無 册 存

珂羅版精印與真蹟無異

第十二集書 文徵明 王穀神 王碑登 李流芳 方以智
周亮工 吳山濤 馬守真 孫克弘 徐燦
宋旭 趙左 藍奕 孫克弘 黃鉞
第十三集書 陳洪綬 蕭雲從 惲壽平 許建章 黃鉞
夏昞 陳繼儒 鄒孝佳 王翬 屠賢
第十四集書 呂潛 查士標 鮑參 吳其昌 董其昌
徐霖 文彭 文嘉 沈士傑 張瑞圖
第十五集書 程暹 施閏章 王澐 劉塘 姚鼐
第十六集書 陳卓 陳道復 周之冕 沈宗騫 趙仲純
王治 趙澄 楊補 金學 吳聖標
第十七集書 陳大年 莫如忠 范允臨 黃汝亨 呂潛
方拱乾 熊伯龍 米漢雯 高士奇 歸允肅
第十八集書 張徵明 方登 項元汴 宋懋德 邵宗
唐寅 黃一 丁雲龍 沈頤 程正揆
法若真 曹有光 惲壽平 方士庶 黃易
第十九集書 陳之遴 王獻定 何天球 陳繼儒 朱多炆
陳敬祥 張鳳翼 周天球 陳繼儒 朱多炆
第二十集書 梁孟昭 王端淑 徐錫 宮嗣 吳玉燕
卞冰 陳書 方婉儀 朱奕 王玉燕
第二十一集書 徐霖 唐日昌 高友 馬嘉慶 沈麟
陳洪綬 陳嘉言 馬元駒 馬昂 沈麟
第二十二集書 蔡羽 文徵明 陸師道 王龍 蔡羽
王龍 王龍 王龍 王龍 王龍
第二十三集書 張鳳翼 史臣 黃文嘉 嘉慶 周天球
文彭 文嘉 文彭 文嘉 文彭
第二十四集書 黃彭年 文彭 文嘉 文彭 文嘉
張鳳翼 袁尊尼 張鳳翼 周天球 王碑登
周成德 王碑登 周天球 董真史 杜大中
陸士仁 王碑登 陸士仁
第二十五集書 沈道生 高岑 楊晉 李世倬 王建章
沈道生 高岑 楊晉 李世倬 王建章
第二十六集書 仇濟 王文 武嘉 陳栝 陳厚 藍鳳翰
仇濟 王文 武嘉 陳栝 陳厚 藍鳳翰
第二十七集書 侯方域 張孝思 楊思聖 徐元文 陸肯堂
侯方域 張孝思 楊思聖 徐元文 陸肯堂
第二十八集書 項聖謨 吳彬 顧大申 王原祁 奚岡 宏

第四十集書 孫克弘 李流芳 楊文驥 陳洪綬 朱年
李方膺 陳政 改琦 潘恭壽 朱年
陸士仁 高陽 王思仁 湯貽芬 蔡嘉
第四十一集書 唐寅 文徵明 文伯仁 陳繼儒 黃鉞
黃如忠 陳繼儒 文伯仁 陳繼儒 黃鉞
第四十二集書 莫如忠 陳繼儒 文伯仁 陳繼儒 黃鉞
莫如忠 陳繼儒 文伯仁 陳繼儒 黃鉞
第四十三集書 查士標 黃復 鄧元斗 冷 董其昌 邢侗
查士標 黃復 鄧元斗 冷 董其昌 邢侗
第四十四集書 唐寅 陳道復 陳繼儒 楊晉 王翬
唐寅 陳道復 陳繼儒 楊晉 王翬
第四十五集書 申時行 董其昌 張鶴 名 吳偉業
申時行 董其昌 張鶴 名 吳偉業
第四十六集書 方宗 許道生 陳繼儒 楊晉 王翬
方宗 許道生 陳繼儒 楊晉 王翬
第四十七集書 沈周 文嘉 金伯仁 張若 吳
沈周 文嘉 金伯仁 張若 吳
第四十八集書 樊圻 謝時巨 項聖謨 蔣 沈
樊圻 謝時巨 項聖謨 蔣 沈
第四十九集書 文徵明 顧大猷 黃淳耀 楊文聰 黃道周
文徵明 顧大猷 黃淳耀 楊文聰 黃道周
第五十集書 吳之鼎 李寅 朱奕 李山 黃燾
吳之鼎 李寅 朱奕 李山 黃燾
第五十一集書 沈周 文徵明 朱倫 吳 王 梁 徐 枋
沈周 文徵明 朱倫 吳 王 梁 徐 枋
第五十二集書 陸大年 高鳳起 黃 慎 文 震 吳 易
陸大年 高鳳起 黃 慎 文 震 吳 易
第五十三集書 錢維喬 改琦 黃 慎 文 震 吳 易
錢維喬 改琦 黃 慎 文 震 吳 易
第五十四集書 張問陶 朱鶴年 吳 慎 文 震 吳 易
張問陶 朱鶴年 吳 慎 文 震 吳 易
第五十五集書 文徵明 居節 王 慎 文 震 吳 易
文徵明 居節 王 慎 文 震 吳 易
第五十六集書 呂 載 汪 折 畢 簡 姚 元 趙 之 謙
呂 載 汪 折 畢 簡 姚 元 趙 之 謙
第五十七集書 郭敏 李 育 萬 上 戴 張 朱 純 年
郭敏 李 育 萬 上 戴 張 朱 純 年
第五十八集書 張 照 翁 方綱 梁 士 照 張 問 陶
張 照 翁 方綱 梁 士 照 張 問 陶
第五十九集書 王 式 坤 郭 燾 于 陳 卓 鄭 之 麟 任 達
王 式 坤 郭 燾 于 陳 卓 鄭 之 麟 任 達
第六十集書 桂 馥 錢 高 奕 仁 如
桂 馥 錢 高 奕 仁 如

發行所
上海
文明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購者幸速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記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金之野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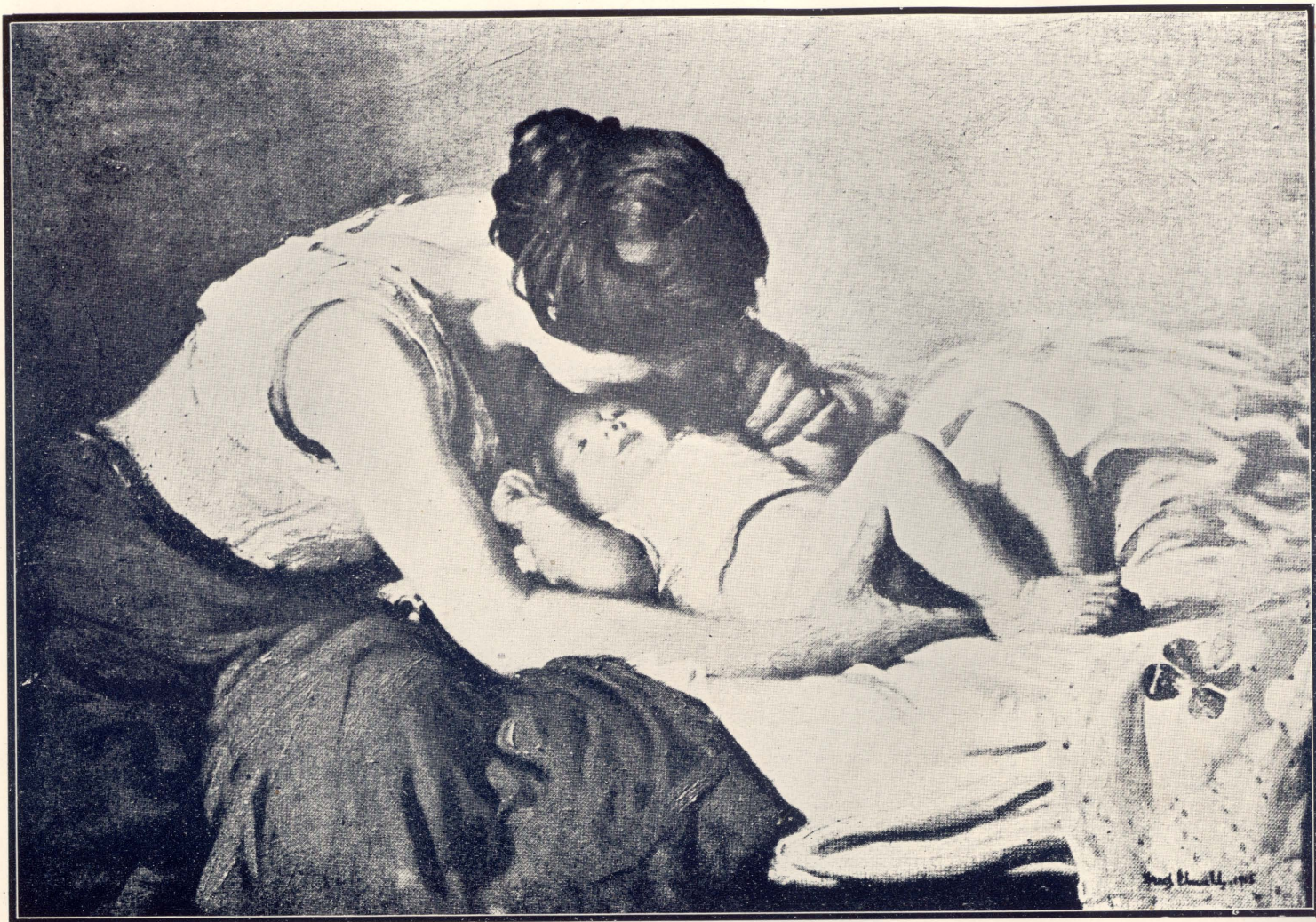


圖 之 子 愛 母 慈 (一) 畫 名 國 英



(二) 畫名國英

圖之翩翩裙舞

中華書局出版

英文名人叢書

譯 界 範 本

英文名人論說

一册 八角

英文名人演說

一册 七角

英文名人尺牘

一册 六角

英文名人述異

一册 七角

英文名人小說

一册 七角

王寵惠 楊錦森 編

學詩初步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作文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小說

冥

②

鴻

有益之消遣品

小小本小說

全十部合購者祇售洋一元

幻想魂游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意人電學大家格恩姆能以靈魂出遊老母之擊愛兄弟之薄情虛無黨之真目的名偵探之偽伎倆俱從靈魂眼中看出意思奇幻得未曾有

言情水底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叙一對族私生女兒經許多波折乃與所歡成婚其描寫未婚前二人誤會處與紅樓之記實無細離相似

社會花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叙一花叢計誘名門閨秀一日忽逢勁敵即前受誘者之妹設種種迷陣使入彀中幾致之死此可懲戒淫人不少

愛國碧玻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此叙一芬蘭女子赴歐求學救祖國大志未遂全家為俄人殺害乃歷盡艱辛卒復大仇并以一死激勵同胞讀之使人生愛國心

奇情黃金劫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書叙美國一律師之螟蛉女於律師身後應得遺產律師之書記設計置女於死地而沒其產卒賴律師之子救護出險女亦感恩報恩遂諧伉儷

偵探吳田雪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此叙日本近日三大疑案由吳田父子以精銳之眼光靈捷之手段偵出其情節之離奇為從前所未有

哀情桃源慘獄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是書述一衣之微釀成冤獄畢命若鷹埋情黃土著者狀兒女頑癡老親憤痛縣令殘酷劣紳狠鄙燃犀之下無遁形直是爰書一則

札記殘夢齋隨筆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此為武林蔣景斌君遺稿於所著小說外又換一副筆墨典雅名貴不讓蒲紀二氏之專美於前也

奇情血中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書叙柏林一富翁為某公司書記所殺嫁禍蘇姓親時道一手帕上有名號轉入蘇女手控諸官案遂破事實既曲折文筆亦簡明

社會鬥富奇譚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此叙粵東龍馮二姓鬥富事情節新奇詭變文筆酣暢淋漓小說中之傑構也

哀情
冥鴻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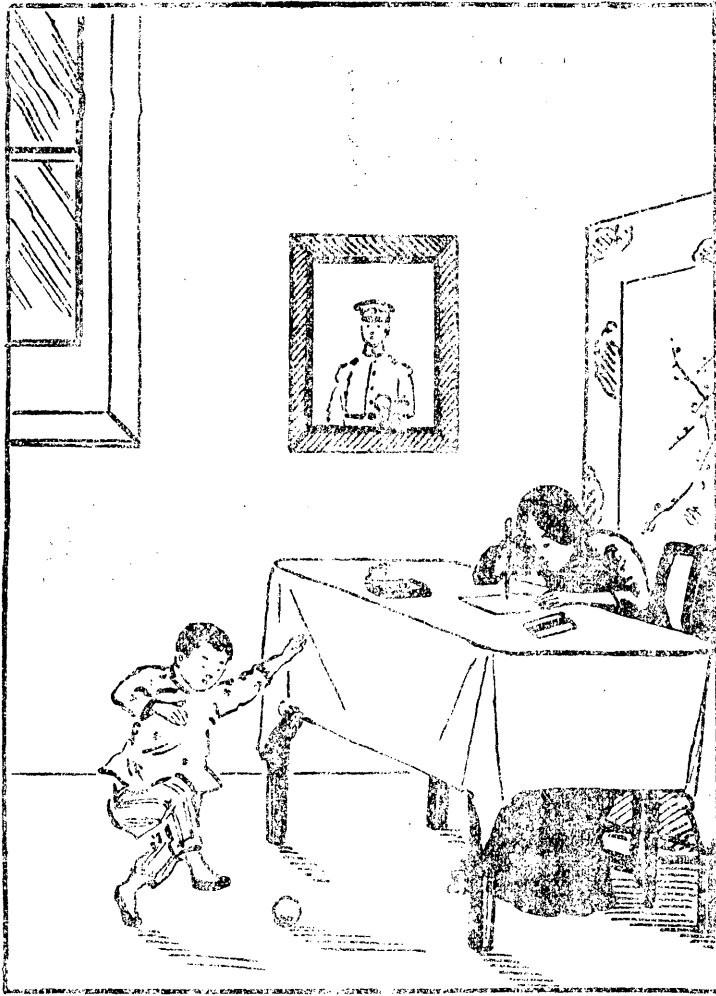
天笑生編

天笑生曰。余讀羽琤山民詩。所謂難學冥鴻。不回首。長天飛過。又遺音者。輒爲之低徊不已。蓋心上溫馨。寧復能遽絕思量。往者冥鴻一篇。雖零縑斷墨。片羽一鱗。然惟此璇閨不求人知之文章。比諸鴻文。鉅製尤可寶貴。前以得媚夫人之許。可允復賡賜書稿數則。乃肅書乞踐金諾。夫人不能爽初約。勉示數牋。謂焚餘追憶得之。恐此後金玉永闕矣。嗟夫。抵璧幽峰。捐珠清壑。豈特文字因緣。抑關人才興廢。擲筆蒼茫。方見窗外蠟梅已著繁英。正鳴得意。大有黃袍加體之狀。可惜東風。噓拂僅爲一剝。繁華而已。爭及空谷幽蘭。偏能孤芳自賞耶。

第一百八十五號

哀哥立鑿。自入春來。重陰積晦。未見佳晴。天心殆如人意。慘而不舒。竟未有展眉之日也。春寒料峭。致庭前古梅亦勒不發。花巡簷索笑。盼煞孤山處士矣。前書商略。宣兒就學一節。娟現決計自課之。三年以後。別謀外傳。其一初等小學。無一相當者。童蒙始基。未可草草。而今之爲小學教師者。何嘗一明教育原理。非桎梏如羣囚。卽放任如野兕。而彼僅爲餬口之計。奚暇爲兒童前途計。眞爲變相之村館而已。至可歎也。其二則同學之不齊。實令人放心不下。此則根據於吾國社會之惡濁。兒童耳濡目染。遂成不良之習慣。牧猪奴之賢郎。夜度娘之令子。教育普及者。寧能有所歧視。顧以娟婦女之見。終覺褊淺。明知犁牛之子亦多解角。而惴惴然不無薰蕕同器之嫌。西鄰某兒。初亦馴謹。入學三年。今能操不規則而穢褻之。西

語以譽。路人嗚呼。哥乎萬一。我之愛兒。亦趨下流。我將何面目。以他日見哥於地下。安得不令人為之寒心。耶娟以此意商諸老父。老人亦以為是。啓笥出蘇州所刊孝弟圖說二冊。授娟命為宣孫日授一課。其中繪圖頗精。兒童喜閱也。又瞑目搖首語兒曰。老人行將就木矣。不知數十年來。此世界將成一種若何境地。然我想總不能舉一切道德而鋤滅摧毀之。惟人能本此良心。則亦對己無愧於心。便安汝心地。本厚當能以此訓兒不負老人之意。至於他日處世。祇能隨遇而變。即如我當日相壻時。固自誇老眼無花。以彼溫文且復嗜學。汝歸得所。老懷彌慰。庸詎知彼竟恃一時。



血氣之勇。絕裾而去。老父語至此。斗憶我在侍。不覺忘形。語此。恐我之哭也。即亂以他語曰。汝明日攜宣兒來。我儲有果餌。當分餉彼。汝可歸矣。嗚呼。娟在老父前。不敢哭。矧新春歸寧。即帶淚痕而歸。亦復不祥。

兄嫂憐我不加苛責抑亦爲婢媼所指笑謂娟姑終不離嬌氣乎噙淚而歸乃作此書惟哥鑒諸娟燈下書。

第一百八十六號

哀哥鑒奇哉昨夜之夢也夢君似從遠道歸向我點頭含笑顧乃默無一言自君捐軀後我夢君者屢矣僅有一次向我髣髴作安慰語其所語云何醒時乃不復能省憶直至今未通一詞我欲問君君能答我君如有靈則我夢魂中夜夜佇君寧不能一傾三年中積愆耶我聞佛學家言凡吾人入睡之時前五識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暫時停止惟第六識即意識者尙用事凡五根所緣色聲香味觸五塵之落謝影子六識尙能緣之以起念念分別而各種之境界以生焉然則我之意識中固無一時一刻中不念及哥無一分一秒中不念及哥而何以夢中每斬一見既覲面矣又復如寒蟬之不聲詎別後相思盡在不言之中哥自思之教人其何以堪耶又言夢中之所見者皆吾人之能見者東坡謂凡人夢中從無乘大車以入鼠穴之時此理固甚明曉然而我之與哥夢中相遇絕非不能之事既有此夢中境界而獨不能置我身於此境界中而哥亦不能常臨此境界以慰我之積思則夢之爲夢汝常餉他人以美滿之景者獨於我而吝之汝何厚於他人而薄於我耶我聞西哲近頗研究神學有發明所謂感靈術者能與過去之靈魂覲面晤談我恨此術不早發明於世界以補地老天荒之恨事或遲生百年倘亦有真能發明此術者乎顧我之大願則在夢能自主以見所親足矣往見古人所載奇夢不一我夢友人友人亦夢我此種境界果何由造成詎不能出以人力嗚呼是皆我一時癡迷之想殆亦積痼所致今者書到君邊而

人天兩界竟不能一賦同夢之什乎悲哉悲哉娟白

第一百八十七號

哀哥冥鑒自哥行後目不窺園者三年矣故園荒蕪遂生荆藎去歲田租所入獲有餘羨乃略加修葺拓地數弓雜蒔花木仿學校園之制爲宣兒課暇遊嬉之所孔子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吾不如老圃古云天下之大利莫如農我不求豐利但得徜徉於紅樹青山之間與世無爭菜香飯白衣布釵荆於願已足聽孺子讀書聲雜以漁歌樵唱雖南面王無以易也蓋自古豺狼當道狐鼠弄權志士正人不安於位究其歸墟之義終存巖壑之心而今如龔子之所謂垂萎之華慘於槁木者已現於眉睫尤不能不汲汲顧影爲吾兒打點一安身之所也嗚呼我作是言哥當鑒我蓋古之傷心人耳哥園中手植之二松今已高越成人每遇親友涉足園亭兒必指以示人曰此吾爺手植也明歲若有餘資當於兩松之前蓋一茅亭他日亭亭翠蓋廣蔭之下可以閑坐啜茗納涼銷夏并聽濤聲也更有一事告哥足令人迴想當日情事者則煖翠軒之階除挺生一梅樹猶憶我輩蜜月以後並坐軒中我方食梅子君嫌其酸沁齒牙擲諸庭除之前孰知其核在階砌之下一爲春泥所融而發榮滋長今已扶搖若三人童子而春來且着花三四寧非奇事耶在當日日本出無心今日觀之殊增無數追憶之材料庾子山枯樹賦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言之能無慨然然而光陰飄忽一瞥卽逝佇看綠葉成陰子滿枝又在轉瞬間耳昨日吾浣芬妹自東京書來贈我以各種花本種子俱爲草本當偕宣兒試種之他日花發足爲靈幃供養之品惜其花大都有色無香不足供人雅賞今歲春寒殊甚曾無放晴之日而窮簷瑟縮更爲可憐天心亦似酷矣娟

手白。

第一百八十八號

書○白○哀○哥○靈○鑒○南○天○烽○火○大○足○使○人○驚○心○動○魄○前○已○奉○告○厓○略○想○在○默○鑒○中○矣○茲○大○哥○自○都○門○歸○詳○述○某○君○出○京○一○事○至○足○令○人○軒○渠○初○某○君○之○在○都○也○以○其○顧○盼○非○常○譚○吐○絕○俗○早○爲○當○途○所○注○意○而○不○意○又○以○某○秘○密○文○件○爲○其○所○窺○故○偵○察○之○不○遺○餘○力○某○日○遂○有○假○鄰○居○以○搜○檢○其○家○之○事○某○君○益○懼○若○日○有○偵○者○在○後○然○每○逢○星○期○六○輒○詣○天○津○至○則○流○連○倡○家○以○星○期○一○早○車○返○京○數○月○以○來○無○一○星○期○不○如○是○偵○者○亦○以○爲○信○陵○君○醇○酒○婦○人○初○無○大○志○也○因○是○畧○懈○一○日○忽○傳○其○與○夫○人○反○目○繼○之○以○互○毆○於○是○某○君○面○上○乃○有○夫○人○狼○藉○之○爪○痕○而○夫○人○玉○臂○亦○現○青○紫○之○色○家○具○器○物○擊○毀○不○少○一○時○某○君○朋○好○中○咸○往○勸○慰○在○某○君○意○可○和○平○了○結○而○夫○人○堅○不○許○必○欲○離○婚○而○後○已○於○是○某○君○夫○婦○乃○開○離○婚○之○談○判○夫○人○提○出○之○條○件○爲○貼○費○一○萬○元○及○妝○奩○若○干○事○某○君○許○可○而○夫○人○卽○於○翌○日○拼○擋○器○具○并○某○君○所○有○緊○要○文○件○之○證○據○附○車○出○都○矣○某○君○自○謂○遭○此○家○庭○之○變○心○灰○意○懶○鎮○日○爲○看○花○鬪○酒○之○舉○伏○匿○某○校○書○妝○閣○更○不○與○政○客○一○往○還○致○函○電○之○致○某○君○者○亦○極○寥○落○因○是○偵○者○益○懈○某○日○忽○挾○二○妓○至○天○津○往○某○旅○館○仍○徵○逐○於○戲○園○餐○館○間○蓋○方○遲○其○友○某○君○也○友○既○至○二○妓○北○歸○而○某○君○南○行○鴻○飛○寥○廓○直○上○雲○天○虎○兕○出○柙○蛟○龍○破○壁○矣○可○謂○機○警○之○至○或○謂○某○君○之○用○兵○亦○能○如○彼○之○機○智○則○此○時○正○未○有○所○表○見○惟○側○聞○川○湘○已○爲○戎○馬○所○躡○總○而○言○之○吾○民○之○不○幸○也○不○審○何○日○方○得○安○枕○自○歐○戰○起○後○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昔○人○詩○云○奪○我○臙○肢○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今○顏○料○俱○爲○舶○來○品○其○價○之○昂○足○令○七○襄○雲○錦○闈○然○無○光○而○下○至○一○針○一○線○之○微○值○且○倍

蕤紅女。牛涯恐爲他作嫁。而亦無從矣。此日生民之慘。決非楷筆所能道。病入膏肓。雖盧鵠亦將束手。偶焉廻首。輒喚奈何。娟倚檠書。

第一百八十九號

哀哥靈右。今日爲娟生日。婢子阿蘋。乃爲宣兒。易新衣。清晨卽詣我牀前。謂與娘拜壽。嗚呼。我今日爲天涯。崎零孤隻之身。猶膾一口氣。以爲世界上。一枯槁之贅物。尙何壽之足云。脫令吾哥而尙在世間。則飛一觴。以爲吾壽。固爲歡慶之生涯。今則不堪回首矣。鴛已成孤鶴。猶添算白頭。偕老之祝詞。一易而以紅顏薄命等普通名詞。供人歎唱。境之不同。有如是哉。迴憶方我二十生辰時。于歸纔未及一年。耳紅氍毹。互相慶祝。則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寧能知此日之下場。哥卽拋我於塵世。而去忍哉。忍哉。爾日汝強我交拜爲小妹。所見播諸姊妹間。爲大衆所笑。諱我羞恨。至於不肯出房。幸賴大嫂解圍。謂娟姑性溫厚。而訥於言。不似汝曹口齒伶俐。若窘彼者。我將不依。轉瞬五年。吾妹亦已出閨。方得君戰沒之信。時老父恐我有戕生之事。遣妹伴我。至於數月。擁背煖足。如小鳥之依人。前月于歸。孫氏吾姊妹。以萱堂見背。逾分親愛。不能有所依戀。且料理奩具。吾知妹心自較妥貼。至嘉禮之日。我自覺以不祥之物。於喜慶之家。爲非宜。而老父不欲我歸。吾妹至於涕泣強留。我遂未行。嗟夫。哥當知我之所以急急欲歸者。雖云戚戚之嬌。有所未宜。實則吾心傷慟。觸景思人。非第五六年前事。不堪回首。卽今姑嫂娣姒。孰不儷影雙飛。珠香玉笑之叢。而我以青裙素服之身。廁於其間。殊覺有一種啼笑皆非。坐立不安之態。因念吾哥在日。妹問雅謔。生春初無忌諱。而今則每加矜持。宛如少年新進。對於不第舉子。旣難進慰。藉之詞。更難作貶

謙之語得意人對失意人每作如是觀念以故我在何處恆使舉座不歡不如避去爲佳前見某園秀題並頭蓮之扇頭有兩句曰江上孤鶯戀寄語背花飛去莫迴頭情見乎詞哀痛深矣故錦繡笙歌之叢人方酣嬉而我則如坐芒刺蓋亦不自知其出於何意而夜闌人靜枯坐如禪反覺醴醴有餘味有時清寂之中微風過處忽度遠寺鐘聲斗醒塵夢此境此情惟我知之三數年前我每通宵不寐輒至曉窗微縞曾未一闔雙眸爲境良苦今已不復有此凡此不眠之症最難療治而我今思得一法頗奏奇效則惟勞動其軀體心思而已故凡婢媪所爲之事娟亦身親之課兒而外讀書寫字亦蠲除煩惱之法此心不能如槁木死灰亦惟先求如閒雲靜水天既生我於世界則一切都爲我安排卽如種種苦惱亦爲命中注定所不嫌者天既欲苦罰斯人則不應先與以美滿之境而後以迅雷之手段力勞而奪之則未免太酷耳隨意亂書牋已五易蠟淚成堆替人垂泪紙窗風尖寒沁衣袂矣娟手白

第一百九十一號

哀哥冥鑒前日偶理書篋得哥五年前所書一日記册挑燈讀之損我一夕之眠髣髴如聞警欬也娟所最愛好者則記金閨三日之遊與言情一則也今閨爲繁華靡麗之場自來記述每多豔筆而哥雖身入綺叢翹然絕俗輒以清微澹遠之詞紀此勝遊此誠所未見也就中獨賞識某女郎謂其眉黛間有逸氣今其人已嫁矣與娟家爲葭葦戚聞諸吾妹自從良後語言莊重舉止端方絕無一絲輕佻之習去年以所天病篤甚至禱天封臂和藥以進誰謂勾欄中無人而亦以見吾哥賞識之非虛也娟生平最恨今之鑿衡者不加細審輒肆漫語埋沒多少苦心人寧非罪過出汗泥而不染花中詎無君子支那之遊令人

神往所謂滿頭紅雨讀殘碑者想見夕陽影裏人也至於言情一則想當有所感觸是何因緣恨當時草草讀過至今日則不能起哥而問之矣見解之高超立論之誠摯良爲神聖不瀆之言其剖析精神之愛與肉體之愛處直貫串哲理與生理之學而尤不入於理障斯爲難能自古言情之作曾未有透關精敦若此者此區區一日記冊雖爲哥不經意之作而今日自娟視之有如奇珍瓊寶空闌靜坐展卷讀之恍與君對晤也其他斷續零墨我皆什襲收藏他日以示宣兒當亦能寶此手澤娟每端坐靜思往事如潮輒奔赴於臆雖一鍼一紙之微時若有可以追憶之端向者亦嘗雜錄數則名之曰憶語今日思之實爲贅筆蓋雲過無痕水止不波而尙乞靈於管城子何爲者耶下星期會當附函中焚諸靈前以博吾哥一粲耳某日日媚啓

(完)



名家小說

一身六表之疑案

中華書局出版

初級英文叢書

南海關應麟編

一册

二角五分



伊索寓言

第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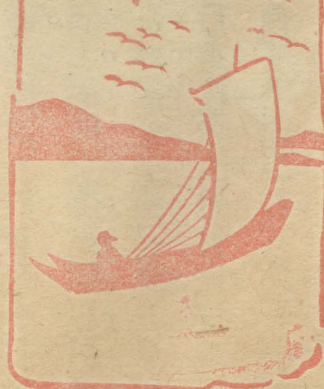
附國文釋義

吳縣楊錦森編 一册 三角

魯濱生飄流記

第一種

附國文釋義



坊間所出英文書籍求其可供二三年英文程度之學生課餘閱讀增長知識者殊難其選本局有鑒於此特彙集英文善本若干種皆文字淺顯意旨高超趣味濃厚深合吾國學生之心理者陸續出版以饜當世學者

本書特點

一 英美各國初級英文書大都為七八齡兒童而設吾國學子習英文者年事較長理想亦高書中材料每不合宜此書力矯其弊能深合吾國學生心理

二 初學閱讀英文每苦生字太多間有譯本附加釋義又往往列於編末亦費檢查本書每頁下端即附本頁之國文釋義俾讀者遇有疑點可以一檢即得

三 凡於英文已略得門徑者隨時披誦是編其進步必至神速
四 本書取材得當編制精深中學師範各校用作三年級教科書亦甚適宜

偵探
小說

一身六表之疑案

原名 The man with the watches.

英國柯南達理原著

半儂譯

著者曰。此事發生之時。乃在千八百九十二年。去今已五年之久矣。當時各日報咸記載其事。標其名曰羅克排之疑案。想讀者必猶能記憶一二。顧此中情偽。雖經多數理想家之推敲。疑竇終末由洞破。故一時注意此事者。雖多而久久不得真相。遂至寂焉。勿聞不復如往日之喧傳人口矣。吾方謂閱時既久。此事將永成疑案。不復有水落石出之一日。而案中真相之流露。乃即在此寂焉。勿聞之時。詎得謂非咄咄怪事耶。第吾欲述其結果。不得不先述前此之事。由否則讀者忘憶參半。不能瞭然於胸也。其年四月十八日之夕。一汽車將自倫敦歐史頓車站。開往孟及司德。天雨復多霧。凡無要事者。悉不願外出。而此車則為快車。歷程四點二十分。停車者僅三處。以故孟及司德商人之營業於倫敦者。每返必乘此車。取其爽適快意也。是日天氣雖不暢。車中搭客仍滿。車中一執事之人。名曰約翰。名拍爾麥。姓者。謹厚人也。服務於此車。已二十二年。居恆善盡其職。勞苦無怨言。故汽車公司中人。多重視之。是日鐘已五鳴。汽車將發。約翰拍爾麥正擬舉號令司機人開車。忽有兩遲到之客。愬愬自車站奔赴月臺。而來其一人。為老者。年事在六十五之間。體甚高。御黑大衣。領袖均用亞的辣皮製成。以天寒多霧。翻其皮。領袖使高護。兩頰面目。遂不能悉見。然年老而健步。方其馳赴月臺之時。兩足之輕健。不弱於少年。則其少年時之活潑。有英氣。蓋可想而知也。一手挾一棕色革囊。又一手則攜一婦人少艾也。御黝色長外衣。面覆黑紗。狀如老者之女。二人抵車旁。約翰拍爾麥曰。車將開矣。兩君趣登。老者曰。然則速為吾啟頭等車之門。約翰如言。

就身○旁○最○近○之○一○門○啟○之○曰○此○頭○等○車○也○顧○車○中○已○有○一○人○先○在○體○短○小○口○銜○雪○茄○年○可○三○十○四○五○衣○灰○色○尖○鼻○蓄○黑○色○小○鬚○肌○膚○頗○不○皙○若○飽○受○風○霜○者○老○者○方○擬○登○車○一○見○此○人○即○顧○謂○約○翰○曰○此○一○吸○烟○車○



要○遂○置○之○不○問○自○至○車○中○休○息○不○復○以○此○事○付○諸○記○憶○矣○車○行○十○二○分○鐘○抵○威○爾○司○頓○站○畧○停○然○未○有○客○上○下○車○員○至○各○車○驗○票○人○數○適○與○所○發○票○數○合○無○有○招○人○疑○擬○之○點○閱○二○分○時○為○五○點○十○四○分○車○復○開○

耳○女○子○惡○可○令○受○烟○味○之○薰○激○約○翰○曰○吾○可○為○君○易○之○遂○閉○其○門○另○啟○一○密○邇○之○門○內○之○雖○兩○門○駢○列○僅○隔○一○板○而○一○則○有○人○先○在○一○則○闕○其○無○人○二○人○之○舍○彼○就○此○於○理○無○足○疑○也○二○人○既○就○坐○約○翰○即○下○車○鳴○警○笛○令○司○機○人○開○車○車○輪○動○時○約○翰○似○見○體○小○而○口○銜○雪○茄○之○人○探○首○窗○外○張○吻○與○語○而○機○聲○輪○聲○隆○隆○震○耳○所○語○多○不○可○辨○約○翰○以○為○此○普○通○搭○客○所○語○諒○亦○無○關○緊○

以六點五十分抵羅克排較之規定時刻遲五分有奇至此而羅克排之疑案發現矣車停車員循例至各車檢視一過至頭等車則見一室緊閉啟視之室中空無所有但餘吸殘之雪茄半支委棄於地此室蓋爲頃間體小而口銜雪茄之人所坐今則雪茄猶在人已不知所往雪茄而外遍覓別無他物既未由揣測其所以失蹤之故更不能斷定其人之人格如何其密邇一室係老者及其弱女所居此時門乃洞闢而父女二人蹤跡亦杳但有一少年之屍僵臥於地膝屈頭近門兩肘適與坐椅接視其面貌頗白皙有類處子衣着亦甚都麗度之當是大家公子而胸口適爲一槍彈所洞血淋淋然見之令人毛戴察其身既無車票更無名刺及他種書寫之物足證其名字職業卽衣服裏面通人往往書以名字俾洗刷之人不致謬誤而此人之衣則係新製尙未着筆墨無足爲研究之資也夫自威爾司頓站以至羅克排爲時一點有半中途車既未停搭客惡能上下而毗連兩室之中搭客三人遽失其蹤別有一無名少年來此犧牲其身以承其乏徵論此慘劇之情秘如何卽就此三去一來言之已足令人百索不解矣然少年身畔雖無書寫之件足供研究而所攜之物絕與通人弗類車員遍索其身得金表六半臂有三袋每袋各有一表胸袋票袋亦各有一表又一表最小盛飾珠鑽則用革袋盛之絡於左臂之上各表均精美異常度其價值當在千金而外通人用表人以一枚爲常今一人而有六表苟非翦竊安得如此然一觀表中所鐫文字則又與翦竊不類六表中三表均爲魯其司德時表公司所製一表則爲愛爾密之美生公司所製又一表不鐫牌號其最小而盛飾珠鑽三表則紐約帝芬尼表店所製此三數表店均在美洲不特吾英時表店中鮮有此種牌號之時表出售卽表式亦與吾人習見者略異若謂此人必係翦竊則所

第

四

集

竊何以盡是美產。若謂並非翦竊。試問一身六表究何爲而然。如是推敲不特此血案之真相不易驟得。卽此人之行蹤職業亦有匪夷所思者在也。六表而外尙有牙柄小刀一歇非而脫之勞。權商店造小圓鏡一徑不過一英寸。萊蓀劇場之戲券一係入座之後復以事他出。劇場中人給予重入劇場之證據。小銀盒一內容火柴棕色革製烟匣一內容雪茄二支。此外則有現金二磅十四先令。決之此人隨身珍貴之物。既未少動則慘死之由。雖一時未易推測而越貨殺人之事必不與焉。車員復細檢其衣履不特未得他種疑點。卽衣背亦無商店之牌號。但見死者口中一前牙半鑲以金。見其爲一善事修飾之人。已耳。車站中人以車中斗出非常。立往報警。警察至先查全車搭客所備車票。復以票數與所發票數相合。則人人各備一票。票數與總數之相差爲三。乃知所缺之三票。卽失蹤之三人是也。於是車復前行。但留警事之一車於羅克排。俾偵探得嚴察車中各事。以爲着手研究之資。其執事人約翰拍爾麥亦令留居站中。別用一執事人代庖其事。俾約翰得將所見詳告偵探。已而倫敦蘇格蘭場之包探萬恩及鐵路公司所聘之偵探亨德生均聞報抵羅克排。就肇事之地極力探索之。知死者所中槍彈甚小。則所用必爲手槍。槍彈入體之處外面衣服雖破然未作螺旋之形。則放槍之處必與死者相近。又遍覓二車不見兇器。則決定死者必非自盡。因自盡之人槍必在手。卽或一擊之餘乘勢擲去。其槍槍亦必在其相近之處。今車窗未開而槍已不見。則持槍者必另係一人。非死者自盡無疑也。然於此數點之外於犯案真相已百無罅隙。足窺者登車時所攜棕色革囊亦已不見。但見一婦女所用之傘。棄諸車角似係其偕行之少女所攜。然此一傘之微。至不足視爲案中之線索也。於是兩偵探乃討論其事。謂此一慘劇可分爲前後

二幕其前一幕之主眼當研究火車開行之時胡以三人能去一人能登至後一幕乃可研究其肇事因果及案中人犯然前一幕有關行車之速率非令車中執事人約翰拍爾麥詳言其狀偵探亦莫能揣測乃呼約翰至問以行車狀況而約翰之言乃果令此第一幕秘密之慘劇略放光彩其言曰車過威爾司登站自屈林以至季亭墩因軌道損壞現方修治故行車甚遲每小時不過八英里以至十英里以八英里或十英里之速率男子固可上下卽壯健之女子爲之亦不至身受重創或者三人下而一人登卽在此時至修路工匠胡以不見諸人之上下則以此時霧色既濃相距稍遠卽不易屬目加之工人各有所事初不注意於搭客之冒險上下也約翰又言車停威爾司頓時雖無搭客上下而車旁月臺之上行動者頗不乏人此乃搭客通常習慣有性不耐坐者一遇車停卽下車散步至車行時復上或者彼吸烟車中之人至此烟已吸畢故棄其殘菸下車散步至開車時誤入密邇之一室乃以爭執之故致釀慘禍然此車既非彼貌似父女之二人包定卽有他人入內在理亦不能禁止萬一二人性情怪僻不願與人同坐一車則揮之使出可矣胡至釀成血案而况死者並非吸烟之人乃另一少年而此吸烟之人與彼貌似父女之二人復同時失蹤則此中疑點誠有萬非腦筋滯笨如吾約翰者所可推想而得矣兩偵探聞此言後立至軌旁調查有無諸人遺留之物自威爾司頓起以至羅克排止分頭竭日夜之力遍覓之搜索許久始於屈林附近得袖珍本聖經一冊破舊已極係倫敦聖經公會所刊書中首頁書有『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約翰贈與阿立司』字樣（此係另一約翰讀者勿誤爲車中司事人因約翰二字係西人普通人名必於其下接以族姓始能指定爲何也）其下則書『乾莫司千八百五十九年七



月四日。』更下又書『愛德華千八百六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凡字三行筆跡同出一手所書均時日及人名而人名復不完備但有小字而無族姓苟此書與全案無關固無論矣藉曰有關此數行絕無意義之文字惡能視爲探案之線索然欲竟不視爲探案之線索則可恃之線索又何在於是鐵路公司及警署均登報探求或登刊廣告招人認領聖經或懸賞格重獎破獲兇犯之人而成效終未能一見而英美各日報咸紛紛加以推測此事發生於英地初不與美人相涉但以死者衣履雖均係英倫通行之式而身懷六表均爲美製所鑲金牙亦美國流行之品故人人信其爲美國紳士美國報界聞之自不能置之不問然揣測之議論雖多求其完全合理者則甚少中有一說頗合情理且爲多數人所公認謂此人身間既無車票必係車未開行之前預先伏匿車中坐位之下

者。否則約翰導彼形似父女之二人進車時既須見之於前而威爾司登站查票時亦當見之於後既不能見而又無票必伏匿車中無疑而此人衣飾既類紳士腰纏亦頗不羞澀胡以吝於一票之費甘伏坐位之下則必別懷秘密非欲偷乘火車可知然其所懷秘密與其致死之由初不相關其所以致死乃在破人秘密蓋彼後來入室之男女二人亦必為挾有秘密之人否則吸烟車中吸烟者僅止一人初非有若干人共為吞雲吐霧之豪舉約翰導二人入內二人中雖有女子亦何必見却及其既入他室二人四顧無人遂侈談秘密絕不意座下尚有一人竊聽既而此竊聽之少年不幸為二人發覺二人為保守秘密計遂不得不殺之以滅口此少年見殺之原因也至於少年所懷秘密雖無從臆斷而彼行兇之男女二人則以虛無黨人擬之為近因虛無黨蹤跡詭秘有所事事恆假手於女子而有人一發其秘密即欲殺之以滅口其手段之酷辣亦唯虛無黨人有之也此說雖覺言之成理然一問彼吸烟車中之人胡以同時失蹤則此說即覺不攻自破矣某先生者英倫刑事偵探中之能員也往時探察各案均能以高妙之眼光靈活之手腕見人之所不能見發人之所不能發至是見羣議紛繁莫衷一是遂就其思想之所及發布一說帖於每日公報中其言曰羅克排之疑案言人人殊亦各具理想鄙人不敢謂諸君之理想全屬謬誤然以諸君之說無論如何不能圓滿鄙人遂不得不以一較為圓滿之說進於諸君之前今年所以被戕之故鄙人尚絕無把握可資研究然以情理言之苟非仇怨極深決不至致人於死而怨仇之所以能結又決非出於倉卒是可見此被戕少年與戕之之人在未登汽車之前中已挾有仇恨而其所以所挾之仇恨如何則尚非鄙人所知必俟後此探聽明白後方可報告於大家至其被戕時之程序則可

第

四

集

約略言之。然言之之前。必須依研究科學問題之法。設一假定之。已知事以爲根據。然後本此假定之。已知事以求之。使此假定之事而確也。吾後文之推測必一一與事實符合。萬一此假定之事不確。則後文雖不能盡與事實符合。亦有一部分道着處。未可視爲不經之談也。據報章所載肇事之火車爲快車。班而同時同路。有無他班火車開行。則終始無人提及。以吾所知。自哈爐至金倫雷之客車。方向既與此車相同。路線亦互相平行。相距甚近。所異者。唯客車開行較早。而快車開行較後耳。然據車中執事言。自屈林至季亭墩路軌已壞。車行絕遲。或者客車先行至此。滅其速率。而快車自後來追駛。而至亦滅其速率。與客車平行而進。則兩車相距爲路不過百碼。有餘。車中人遂得互觀面目矣。此雖事實上未必盡然。而吾以肇事後之情形。合之當先假定此事爲必然。然後可有研究之餘地也。假定之事既如此。吾當進而研究光線問題。據車中執事言。是日快車抵威爾司登後。車中卽上燈。則至屈林時。車中燈火齊明。其中搭客客車中人必能一一見之。雖是日霧色極濃。而兩車相距既近。又有燈火以助之。仍無妨於觀瞻也。彼被戕之少年。鄙意必爲客車中之搭客。其行李車票必留於客車之中。故搜其身。間不見車票。其人職業雖不能妄斷。然未必卽是剪竊身間所攜時表牌號。既盡是美貨。則國籍當以美國爲近。而一人身攜六表累累。然以多表自豪。苟非神經罹病。必不至此。且以吾下文之推測言之。亦當假定此人爲患神經病之人。乃能釀成血案也。此人附客車以行。想必別有事事。初不防慘禍之將至。乃至車行遲緩之時。忽隔窗見快車中之狀。似父女者二人。其神經病乃大發。此二人中鄙意。女必少年所愛之人。而男必爲其所憎之人。此一愛一憎。胡以能同車旅行。則以理測之。當視此男子爲少年之情敵。卽非情敵。亦或男

子爲女子之父。女子有下嬪少年之意。而其父必不許。少年乃恨之。至切果爾。不特當時少年之舉動。鄙人能以理想得之。卽少年之所以懼神經病。亦未始非由於用情之失敗。而當兩車平行前進之時。少年於無意中見此二人。其神經病之暴發。亦勢有所然也。少年之神經病既發。遂自客車一躍而下。棄其車票。物事於車中。以車行絕緩。未致受創。乃趨至快車之旁。攀緣而上。轉輾竟至彼狀似父女二人之車中。與之交鬪。其交鬪情狀。吾雖不能詳述。然亦無關重要。諸君得以意想得之。交鬪有時。各不相下。遂致動武。此少年未懷武器。卒致見害於二人之手。二人見肇此橫禍。不速逃。必不能幸免。急取所攜棕色革囊。及一切足供偵探研究之物。乘車行遲緩時。一躍下車。取問道而逸。其時車中已上燈。車外乃洞黑如漆。不特車中他室之客。不加注意。卽路旁工人。亦無有能自暗處見其動作。且決不防車行之時。乃有搭客冒險下車者。而行車速率。每小時僅及八英里。則男子下車固屬易。卽女子亦絕無危險之可言也。此一男一女。究係何等人物。鄙人此時尙難推定。然與之交際者。既爲一美國少年。則度以常理。似亦當假定其爲美國人。而美國人尤有一種喜帶手槍之習慣。與吾英人非有要務不帶者不同。今於倉卒之間。能出兇器。以致人死命。尤非美國人之喜帶手槍者。不能語此也。至於彼吸烟車中之少年。雖與此案絕不相涉。而其同時失蹤之故。亦於人情無背。蓋兩室相隔。但有一板甲室中喧嘩爭鬪之聲。以至最後之槍聲。乙室中人必能盡聞之。使此人而爲一好事者。或爲一無緊要營業之人。則必立報車員。令查究此事。然通人性質。每厭多事。而往來孟及司德與倫敦之間者。又多有緊要責務之商人。商人最重時間。事不涉己。必置勿問。而此事復關血案。一置身於其間。輕則曠時廢業。重則處於嫌疑之地。試問身非愚獸。

第

四

集

安有不立即引避之理。故此人一聞次室肇禍，即有引身事外之意。及見男女二人下車同遁，亦即棄其殘菸而逸。後如何或自乘次班汽車往孟及司德，或爲二兇手所挾，勿令外出，則非吾所知矣。然肇事至今已數星期之久，各報盛傳其事，而此人乃無一語披露於報端，以資佐證，更無知其息耗之人。則此人雖與案情無關，而其不願置身事內之情，已可見矣。上文所述鄙意，以爲頗合情理，欲證其果否確鑿，但須一問客車中執事之人。四月十八日該車自哈爐開往金倫雷時，車中曾否得一無人之車票？若有此票，則吾之理想必屬全確。即無此票，亦未必不確。蓋世間固有不買車票而偷乘火車之人，而買票之後，失票亦屬常事。初不能以一票之微，盡舉吾之理想，而破壞摧覆之也。萬一客車火車是日終始未有平行前進之時刻，則假定之事既誤，從假定上發生之推測遂全盤盡誤矣。此信刊布之後，警署人員見之，立往汽車公司調查，則知是日客車中人數適與票數合，既無無票之人，亦無無人之票。而且客車快車終始並未平行前進，至客車抵金倫雷站時，快車方以每點鐘五十英里之速率馳過。其前如是，此有名刑事偵探家之理想，遂悉歸於無效。此人之理想既歸於無效，他人亦無有繼起而研究之者。於是少年之沉寃莫雪，一轉眼間已五年於茲。往時人人詫以爲異，盡心竭力以探索之者，今且付諸遺忘矣。乃當此人人將付遺忘之時，忽於報端發見一信，此信蓋發自紐約，寄交彼有名之刑事偵探復。由此刑事偵探代爲批露者，吾人一讀此信，不特前此之疑竇可以悉破，且足見諸家揣測之說竟無一語道着處。而世道日非，社會日趨於腐敗，致所生怪怪奇奇之事，竟匪夷所思，出乎一切偵探家意想之外，亦大足爲有識者所深慨矣。吾今轉錄全信原文於下，信首二節係普通客套，無關案情，則刪節之。信曰：此事發

生。至。今。已。五。年。矣。五。年。之。中。余。緘。口。如。蛤。未。將。此。事。宣。布。於。人。致。勞。諸。君。妄。費。猜。測。殊。以。爲。歉。然。時。至。今。日。吾。老。母。雖。已。物。化。吾。處。境。亦。與。當。日。相。若。而。吾。之。姓。氏。猶。必。慎。守。秘。密。但。可。以。名。號。語。君。則。此。中。仍。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也。然。吾。書。後。文。所。言。悉。係。實。事。無。一。語。涉。於。虛。謊。吾。深。望。讀。者。諸。君。信。之。吾。可。邀。上。帝。爲。保。證。也。吾。欲。詳。述。此。事。當。先。略。述。吾。之。家。世。吾。先。世。亦。英。國。人。民。美。洲。初。闢。之。時。卽。移。殖。來。此。居。於。紐。約。省。務。農。爲。活。至。吾。父。改。營。布。疋。之。業。家。稍。起。稱。小。康。吾。父。有。二。子。吾。弟。愛。德。華。及。吾。乾。莫。司。是。也。吾。長。於。吾。弟。十。歲。至。吾。父。謝。世。之。時。吾。承。繼。家。業。對。於。吾。弟。代。盡。吾。父。之。職。約。束。管。理。一。如。吾。父。蓋。兄。長。弟。幼。於。義。不。得。不。然。也。吾。弟。敏。慧。異。常。性。情。亦。頗。和。藹。不。遇。劇。烈。之。刺。激。可。終。歲。不。出。惡。聲。而。貌。又。最。美。溫。然。如。處。子。以。故。見。之。者。莫。不。愛。且。稱。譽。之。然。有。一。弱。點。大。足。爲。立。身。處。世。之。害。卽。胸。無。主。宰。乏。於。決。斷。之。心。是。也。夫。通。人。性。質。本。以。乏。決。斷。心。者。居。多。數。故。一。生。之。榮。辱。毀。譽。胥。視。所。交。友。朋。之。善。惡。以。爲。斷。然。年。事。既。增。經。驗。漸。富。決。斷。心。必。能。稍。稍。發。達。而。吾。弟。則。適。與。通。人。成。一。反。比。例。其。弱。點。擴。張。之。狀。宛。如。牛。酪。中。之。霉。斑。閱。時。愈。久。則。愈。大。坐。是。吾。弟。至。成。年。而。後。以。所。交。友。朋。之。不。善。漸。有。趨。入。下。流。之。勢。吾。知。其。故。每。加。以。峻。阻。而。吾。母。則。雖。知。吾。弟。之。行。檢。不。善。然。溺。愛。之。心。勝。於。眞。愛。不。惟。不。阻。且。從。而。袒。護。之。於。是。彼。母。子。間。之。感。情。則。圓。滿。無。傷。而。吾。兄。弟。間。之。感。情。則。大。壞。矣。然。吾。反。躬。自。問。吾。雖。不。敢。厚。怨。吾。母。溺。愛。之。不。當。而。吾。以。阻。其。墜。入。下。流。之。故。致。吾。兄。弟。二。人。失。愛。吾。終。不。能。視。爲。有。負。吾。弟。也。然。而。兄。則。阻。之。母。則。從。之。效。力。孰。大。孰。小。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職。是。之。故。吾。弟。埋。頭。勇。進。愈。趨。愈。下。事。不。數。年。而。勢。有。不。可。收。拾。者。矣。未。幾。吾。弟。以。村。居。冷。澀。無。可。消。遣。向。吾。母。索。得。川。資。若。干。作。紐。約。一。此。紐。約。指。紐。約。商。埠。而。言。前。

第

四

集

紐約省則指全省而言。之行。吾以阻之無效。即亦聽之。然猶冀其資盡。思歸然後進。以忠告。勿使永淪罪海。乃不料其抵紐約之後。竟永無思歸之日。其初僑居鄉里。雖或蕩檢踰閑。然猶不過爲一道德上及宗教上之罪人。自是而後。幾欲進而爲法律上之罪人矣。一時所交無賴少年。既多蕩子之名。遂藉藉人口。紐約之大一言及少年不肖之子。幾於無人不知。吾弟之名者亦大可嘖矣。吾弟與麥克考友善。麥克考者。綽號麻雀。無賴之尤。而又嗜賭。且操奇術。能使每賭必勝。吾弟自與此人相識後。賭術頗有長進。故衣食之資不虞缺乏。所居亦無定處。然大率輪流於紐約各大旅店中。日易一店。或二三日一易。雖居留不常。而往來既久。各店司事。遂莫不與之相識。吾弟名字衣飾。亦逐時更變。時或自稱英國少年紳士。或稱某大學未卒業之學生。亦或托名爲西美之旅客。凡麻雀命其扮作何等人物。吾弟罔不從命。然以吾思之。苟吾弟安於其本來面目。勿時時翻新花樣。以自欺欺人。其結果決不至若是之惡也。嘗有一次。吾弟喬裝一女子。出行市中。不特警察不能辨。即往來素稔者。亦有撲朔迷離之慨。於是麻雀乃稱異。不置。藉此假美人之力。大開博局。集游蜂浪蝶於其中。以坐收其利。然此種騙人之局。無持久之理。居未幾。賭徒有竊竊私議。吾弟爲贗鼎者。麻雀恐一旦敗露。不特紐約一埠不能復居。即警廳亦當治以人妖之律。急令吾弟復男形。挈之至魯其司。脫以避其鋒。魯其司脫商務雖不紐約。若而人民之殷富。則堪與相埒。二人至其地。仍設賭局。生涯亦頗不寂寞。而麻雀心中。終以此淺淺者。不能飽其所欲。爲憾。一日某商人入局賭博。麻雀探知其身間挾有銀行支票。令吾弟以計竊之。遂摹倣商人所簽花押。至銀行中。盡取其存款。希圖遠颺。詎未及成逃。而商人已覺其事。以支票上花押爲吾弟捏造。扭吾弟欲訴諸警署。吾弟窘

極發一急電至家懇吾代爲緩頰吾以情關骨肉既萬無坐視之理而吾先人素有良善之名數世勿替亦萬不能以吾弟一人之故令吾家世世修得之家聲於茲中斬故一得此電立卽乘快車至魯其司脫與商人熟商懇其和平了結商人乃言欲保乃弟名譽必以相當之代價購此捏名之支票否則支票在我手中乃弟之名譽及其身體之自由終不可保吾無奈竟出重值購之強拽吾弟附火車歸家抵家後吾憤恨已極擲所購之支票於案怒謂之曰若老不長進吾爲兄者安能長受汝累自茲以往汝能痛改前非別圖正業則吾弟汝否則兄弟之緣已盡吾旣不能強汝必爲好人汝亦不宜久據吾祖宗所傳清白之屋今日汝卽可自去去後生死存亡吾概不聞問此時吾弟頑劣性成聞吾忿激之言初無所動但以憨笑相報言阿兄何必爾爾兄欲我出我不妨卽出固無用阿兄之驅逐但恐我出之後大傷阿母之心耳余曰汝猶憶阿母耶汝在外間幹得好事祖宗安分守己之聲名已盡壞於汝手吾今以代表祖宗之公意以逐汝阿母亦莫能阻我汝試一看壁間所懸祖宗之像誰不向汝怒目而視且吾欲逐汝亦決不如是易易當引汝至祖宗墳墓之前對十字架數汝之罪而逐之汝言逐汝則必傷阿母之心則吾更當問汝汝自出門而後流連至今亦曾一念阿母在家思念之苦否邪亦曾有隻字片言及阿母否邪平時則心中無阿母至此乃有阿母二字出於汝口果愛阿母者固如是邪吾今但有二語語汝汝其自決一卽旣往不咎自此一點鐘之後卽務汝正業勿復與麻雀雀若麻雀之伙伴往來一則立引汝至祖宗墓畔逐汝出門後此汝雖瘐死紐約或魯其司脫狂狴之中吾亦不來收汝骸骨此二語之外微論阿母卽阿父復活吾亦決不受教吾弟聞此決絕之言懺悔之心始稍稍流露初則默不一語繼則眼淚奪眶而

第

四

集

出。自。言。弟。實。無。狀。今。聞。阿。兄。之。教。矣。後。此。當。永。與。麻。雀。絕。阿。兄。命。我。何。作。我。必。如。命。勞。苦。在。所。不。辭。吾。曰。信。如。是。則。汝。仍。我。弟。我。當。盡。我。爲。兄。之。責。爲。汝。介。紹。事。業。次。日。吾。挈。吾。弟。復。至。紐。約。令。與。喬。惠。爾。生。相。見。喬。惠。爾。生。者。紐。約。著。名。表。商。也。其。人。與。吾。家。世。有。交。誼。今。已。老。商。業。而。外。不。聞。他。事。故。於。吾。弟。羈。留。紐。約。時。種。種。無。行。之。舉。絕。無。所。知。至。是。一。與。吾。弟。相。見。便。歡。悅。萬。狀。言。愛。德。華。吾。與。汝。數。年。不。見。不。知。已。長。成。如。許。自。非。汝。先。人。積。有。隱。德。那。能。育。此。可。兒。余。聞。此。稱。譽。之。言。心。中。喜。而。且。慚。倉。卒。間。乃。至。無。以。置。答。少。頃。進。言。曰。今。茲。吾。弟。已。長。然。尚。無。噉。飯。之。處。弗。審。長。者。肆。中。亦。能。蝨。此。一。人。使。隨。諸。君。子。之。後。學。習。生。理。否。喬。惠。爾。生。曰。吾。與。汝。先。人。締。交。已。不。止。一。世。此。事。安。有。見。拒。之。理。但。敝。處。總。店。正。患。人。滿。無。可。安。插。倘。令。弟。不。憚。遠。行。老。夫。必。能。爲。設。一。棲。枝。之。處。余。念。遠。行。亦。佳。不。遠。行。或。猶。不。能。脫。於。麻。雀。範。圍。之。外。卽。曰。舍。弟。頗。具。壯。志。卽。遠。在。異。國。亦。無。不。樂。從。喬。惠。爾。生。曰。如。是。則。大。佳。吾。方。擬。設。一。分。銷。處。於。倫。敦。可。卽。延。令。弟。經。理。其。事。月。薪。雖。微。然。已。粗。足。供。一。人。之。生。活。月。薪。之。外。復。有。回。扣。得。總。數。百。之。十。五。倘。令。弟。善。於。貿。易。此。回。扣。一。項。亦。頗。可。觀。異。日。汝。弟。娶。婦。吾。當。加。其。俸。給。使。贍。養。弗。蹈。窘。境。吾。爲。吾。老。友。之。後。嗣。謀。必。竭。吾。力。然。終。自。惴。惴。懼。或。有。屈。乾。莫。司。此。事。當。否。爾。自。酌。之。余。急。向。喬。惠。爾。生。稱。謝。言。蒙。長。者。照。拂。至。此。不。特。吾。兄。弟。感。激。靡。涯。卽。吾。先。人。朽。骨。亦。當。代。爲。鳴。謝。議。旣。定。吾。弟。卽。留。喬。惠。爾。生。店。中。摒。擋。行。李。越。一。星。期。攜。樣。表。多。枚。附。輪。赴。英。倫。余。恐。其。勾。留。紐。約。時。復。爲。麻。雀。所。崇。日。日。防。衛。之。一。步。不。離。至。送。其。登。輪。後。始。自。附。火。車。歸。家。與。老。母。詳。言。其。事。老。母。聞。此。大。喜。言。凡。事。否。極。則。亨。今。以。一。假。支。票。之。故。乃。令。愛。德。華。生。命。之。船。轉。舵。駛。入。樂。海。中。去。矣。余。亦。樂。極。念。必。得。如。此。結。果。始。於。吾。爲。兄。之。責。無。負。然。退。而。自。思。麻。

雀。此。人。大。有。權。力。前。此。既。以。錢。樹。子。視。吾。弟。今。吾。弟。忽。爾。東。行。麻。雀。寧。便。能。撒。手。苟。不。先。爲。防。備。恐。吾。弟。終。不。能。脫。麻。雀。之。魔。網。因。立。發。一。電。囑。紐。約。偵。探。隊。中。一。隊。員。與。吾。向。有。交。誼。者。密。察。麻。雀。舉。動。苟。有。形。跡。可。疑。之。處。卽。以。急。電。告。我。未。及。二。星。期。偵。探。果。有。電。來。言。麻。雀。已。買。定。船。票。擬。乘。愛。屈。流。利。輪。船。赴。英。恐。於。令。弟。有。所。不。利。足。下。見。電。請。速。自。爲。謀。余。得。電。後。就。商。於。老。母。二。人。驚。駭。之。餘。不。能。自。決。辦。法。唯。有。跪。地。祈。禱。冀。邀。上。帝。及。祖。宗。之。默。祐。勿。令。麻。雀。復。爲。吾。弟。之。祟。久。之。吾。決。言。曰。麻。雀。能。去。英。吾。乾。莫。司。獨。不。能。邪。吾。爲。保。障。吾。弟。畢。生。事。業。之。故。必。不。憚。此。跋。涉。之。勞。阿。母。汝。其。在。家。善。自。珍。衛。吾。當。卽。刻。附。急。車。至。紐。約。與。麻。雀。同。買。愛。屈。流。利。輪。船。票。一。路。監。察。之。看。其。有。何。手。腕。與。吾。抗。抵。吾。母。本。係。溺。愛。少。子。之。人。聞。此。萬。無。不。應。之。理。余。卽。略。取。衣。物。數。事。鈔。幣。若。干。匆。促。與。吾。母。言。別。吾。母。乃。授。我。袖。珍。本。聖。經。一。冊。言。此。係。吾。與。汝。父。結。婚。時。汝。父。贈。我。者。汝。其。置。之。胸。頭。見。此。正。如。見。我。且。時。時。以。此。祈。禱。必。邀。天。祐。抵。紐。約。愛。屈。流。利。輪。船。尙。未。啟。買。票。登。船。果。見。麻。雀。雜。於。搭。客。中。余。雖。識。其。人。以。前。此。未。嘗。介。見。卽。亦。不。與。款。接。啟。碇。後。一。日。船。在。大。西。洋。中。海。天。寥。廓。各。客。悶。坐。無。聊。有。提。議。作。葉。子。戲。以。消。遣。者。麻。雀。乃。大。樂。以。爲。此。行。之。川。資。又。有。他。人。爲。之。代。償。矣。一。日。天。已。夜。余。自。房。艙。中。赴。吸。烟。室。見。室。中。方。聚。賭。少。年。十。二。人。圍。一。大。桌。而。坐。中。坐。者。則。爲。麻。雀。興。高。采。烈。爲。狀。如。農。夫。之。遇。秋。收。羣。少。年。色。亦。甚。喜。初。不。防。登。輪。之。時。錢。袋。滿。而。頭。腦。空。靈。此。後。則。錢。袋。將。空。而。頭。腦。將。有。憂。戚。以。侵。入。之。也。余。在。旁。觀。之。憤。恨。已。極。狂。呼。曰。諸。君。以。賭。消。遣。固。無。不。可。但。當。注。意。一。觀。與。諸。君。賭。者。爲。何。如。人。麻。雀。故。作。不。屑。狀。叱。曰。吾。輩。賭。錢。干。汝。甚。事。又。有。一。人。似。係。輸。者。則。向。余。曰。足。下。所。言。意。指。誰。某。余。卽。直。指。麻。雀。曰。此。卽。麥。克。考。混。名。麻。雀。者。諸。君。獨。不。

第

四

集

知○之○耶○麻○雀○大○忿○隨○手○自○桌○上○取○一○酒○瓶○勢○洶○洶○然○欲○擊○余○腦○然○又○以○所○坐○係○美○國○輪○船○若○有○行○兇○情○事○仍○處○於○美○國○警○察○權○之○下○不○能○逍○遙○法○外○故○終○不○敢○擊○但○厲○聲○問○曰○汝○何○以○知○吾○爲○麻○雀○苟○不○能○指○其○證○據○吾○必○撲○汝○至○於○半○死○余○乃○環○顧○諸○少○年○曰○諸○君○但○揭○其○右○襟○高○至○肩○際○麻○雀○之○證○據○必○立○見○此○言○未○畢○麻○雀○已○抱○頭○竄○去○羣○少○年○呼○噪○逐○之○旋○亦○一○閃○而○散○此○因○賭○博○作○弊○之○人○恆○於○右○臂○曲○節○之○上○裝○一○具○有○彈○力○之○銅○夾○凡○手○中○紙○牌○之○無○用○者○多○乘○人○不○備○匿○諸○夾○中○而○別○取○身○間○所○藏○有○用○之○紙○牌○以○爲○代○如○是○乃○可○百○賭○百○勝○吾○弟○未○赴○歐○洲○之○前○吾○嘗○問○吾○弟○曰○汝○與○麻○雀○以○賭○爲○活○究○操○何○術○而○不○敗○吾○弟○言○賭○博○作○弊○之○術○甚○多○決○非○三○數○言○所○能○卒○業○然○其○中○第○一○要○著○在○於○自○易○牌○張○因○舉○右○臂○裝○用○銅○夾○之○事○以○告○至○此○吾○乃○得○以○衆○辱○麻○雀○亦○不○啻○吾○弟○自○辱○之○也○嗣○後○麻○雀○匿○居○艙○中○不○敢○外○出○見○人○亦○不○敢○與○吾○覲○面○抵○英○倫○後○麻○雀○乘○搭○客○紛○紛○登○岸○之○際○雜○人○叢○中○竄○去○余○以○無○從○尾○隨○逕○往○吾○弟○寓○中○告○以○麻○雀○今○已○追○逐○來○英○吾○弟○萬○不○可○再○受○其○蠱○惑○吾○今○秉○阿○母○之○命○萬○里○東○來○除○以○此○語○告○汝○而○外○初○無○他○事○汝○當○念○吾○奔○波○之○苦○及○阿○母○望○汝○之○心○永○鑄○此○言○於○腦○底○吾○弟○曰○吾○自○來○此○以○後○貿○易○甚○好○衣○食○之○資○不○虞○缺○乏○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偷○麻○雀○來○此○卽○無○阿○兄○之○忠○告○吾○亦○當○以○閉○門○羹○餉○之○矣○吾○聞○言○大○樂○以○吾○弟○寓○中○僅○止○一○室○又○常○有○主○顧○往○來○不○便○寄○居○乃○自○詣○一○逆○旅○賃○一○室○居○之○擬○小○作○勾○留○畧○覽○英○倫○風○物○後○卽○與○吾○弟○握○別○言○旋○乃○居○未○數○日○而○吾○弟○又○墜○於○麻○雀○勢○力○圈○中○若○傀○儡○之○見○驅○於○鬼○物○不○能○自○主○矣○一○日○爲○四○月○十○八○日○之○下○午○鐘○已○四○鳴○逆○旅○侍○者○送○是○日○晚○報○入○室○吾○取○而○閱○之○見○本○京○新○聞○欄○中○忽○有○一○節○曰○昨○有○某○富○商○爲○美○國○賭○徒○二○人○騙○去○金○錢○甚○多○今○富○商○已○呈○報○蘇○格○蘭○場○國○家○警○察○廳○拿○辦○先○是○吾○曾○得

一。種。息。耗。謂。腦。森。柏。倫。路。某。客。店。近。方。開。賭。輸。贏。頗。巨。警。廳。雖。已。派。人。偵。緝。尙。未。拿。獲。云。云。爾。時。吾。以。混。言。開。賭。未。必。卽。與。吾。弟。及。麻。雀。有。關。今。報。中。明。言。美。國。賭。徒。而。又。加。以。二。人。之。區。指。其。中。情。僞。乃。不。能。令。我。無。疑。於。是。立。僱。一。車。至。吾。弟。寓。中。一。探。此。事。究。竟。至。則。吾。弟。果。已。外。出。問。諸。居。停。主。婦。則。言。出。去。未。久。係。有。一。身。軀。高。大。者。與。寓。客。同。出。此。身。軀。高。偉。之。人。吾。決。其。必。爲。麻。雀。卽。問。曰。彼。等。將。往。何。處。汝。亦。有。所。聞。否。居。停。主。婦。曰。寓。客。未。攜。行。李。但。取。零。物。數。事。彼。身。軀。高。偉。者。口。中。曾。一。露。歐。史。頓。車。站。字。樣。意。或。由。歐。史。頓。車。站。赴。孟。及。司。德。亦。未。可。知。吾。寓。客。近。來。買。賣。甚。忙。孟。及。司。德。爲。商。務。繁。盛。之。所。適。彼。頗。近。於。理。也。吾。謝。居。停。主。婦。而。出。馳。往。歐。史。頓。車。站。見。車。站。所。懸。行。車。時。刻。表。中。此。時。開。行。之。車。共。有。二。班。一。班。爲。四。點。三。十。分。慢。車。適。於。吾。抵。站。之。前。三。四。分。鐘。開。行。一。班。爲。五。點。鐘。快。車。須。俟。二。十。五。分。鐘。以。後。方。發。余。念。倘。二。人。附。快。車。以。行。必。與。余。同。車。倘。附。慢。車。吾。卽。不。免。多。費。心。力。至。孟。及。司。德。後。須。至。各。旅。館。中。索。之。乃。先。就。車。站。中。待。車。及。月。臺。等。處。巡。覓。一。周。冀。其。未。及。登。車。卽。與。吾。值。然。遍。覓。不。得。二。人。踪。跡。意。二。人。已。附。慢。車。先。去。吾。遂。購。一。頭。等。車。票。自。至。車。中。以。待。車。發。一。時。憤。懣。已。極。出。一。雪。茄。吸。之。以。澄。吾。腦。未。幾。五。點。已。至。車。將。發。吾。弟。及。麻。雀。乃。自。月。臺。踉。蹌。而。來。然。多。已。改。裝。以。蒙。倫。敦。警。察。之。目。麻。雀。扮。一。老。年。紳。士。御。大。衣。翻。其。亞。的。辣。皮。領。使。護。兩。頰。面。之。見。於。外。者。但。有。兩。目。然。其。身。材。之。高。偉。仍。令。余。一。望。卽。決。其。爲。麻。雀。吾。弟。則。喬。裝。爲。一。少。年。女。子。面。籠。黑。紗。容。色。窈。窕。似。爲。彼。老。年。紳。士。之。弱。息。吾。雖。前。此。未。見。吾。弟。扮。作。女。子。然。以。兄。弟。之。故。卽。於。頃。刻。間。歷。變。百。千。萬。相。吾。終。能。識。二。人。行。近。車。旁。車。中。執。事。者。卽。爲。啟。門。而。所。啟。又。爲。吾。車。之。內。吾。方。自。以。爲。幸。弗。料。麻。雀。一。揚。首。問。見。車。中。已。先。有。我。在。卽。與。執。事。人。言。吾。車。烟。味。

第

四

集

濃烈不適。女客執事人，乃復引之。至次室而去。此時吾焦急不可名狀，欲呼執事人，暫勿舉開車之號，俾吾下車。至次室，與二人開談判，而一轉瞬間，車輪已動，不能復止。吾乃不得不靜候。次站停車時，下車越十分鐘，車抵威爾司頓，而停。余急棄手中雪茄，下車，改入次室。一時搭客紛紛下車，就月臺之上，散步人衆，喧擠，未有一人注意吾之舉動也。吾既改入次室，與二人相見，其初亦不與麻雀交關，但以正言力勸吾弟，首言阿母期望之切，及吾奔波之苦，次言作奸犯科，遲早終有發覺之一日。汝何以必欲棄體面商人之資格，而自蹈於刑戮？當知英國監獄之滋味，不易領略。汝何以甘之如飴，視爲求之不得邪？吾自分言辭懇摯，至此似已可以動吾弟矣。而吾弟乃終不爲我所動，但默坐車角木木，勿語。蓋其身體精神一見麻雀，卽全受其管束，不能自主。卽此時以英國監獄慘況之影片演於其前，吾弟亦終不能受此影片之反激，而改其心也。然使車中無麻雀在，吾但發三數言，卽足令其泣下而爲懺悔之語也。有問麻雀惡余瑣瑣，破吻語吾弟曰：汝兄如此管束，汝何不送汝入幼稚園中？汝既長成，在理宜有獨立之資格，而汝兄乃視汝如嬰兒，汝卽忍受之，獨不虞旁人訕笑邪？言次，吃吃作冷笑。吾弟亦作冷笑，若甚以其言爲然者。此時余已怒極，罵曰：狗汝敢發此言邪？汝言吾弟當入幼稚園，吾則謂幼稚園中之兒童，未受惡狗若汝麻雀者之引誘，其人格正高出於吾弟之上。且一人既屆獨立之年，吾爲兄者，苟非具有不得已之苦衷，亦何苦復加以節制？吾家居甚樂，苟非愚狂，又何苦不自憚煩，追隨至此邪？顧謂吾弟曰：麻雀言汝當入幼稚園，吾謂幼稚園童子，但能予以糖菓及一泥人，卽可靜坐終日，不復啼哭。汝試自視堂堂男子，乃作女子之裝，幼稚園至頑劣之兒童，亦有此種醜事邪？吾弟一聞此言，顏乃大頰，囁曰：吾喬裝女子，僅

於衣外蒙一女式外套復易一女帽加一面紗已耳去之亦無妨乃自脫女帽大衣面紗三物納諸棕色革囊之中言曰此喬裝之具車中可勿用但於抵孟及司德時一用可矣余叱曰汝苟再扮女子吾必送



汝入獄現倫敦警察正欲捕汝二人以邀獎今但有兩途恣汝自擇一即懺悔就車中設誓勿復與此麻雀惡賊再交一語一則吾俟車抵羅克排時即邀警察捕汝二人使汝輩知吾手腕吾為社會除害不能復計兄弟之親矣因奪其手中革囊擲之窗外時汽車疾走如飛革囊落於何處今已不可知矣吾弟見吾決絕至此意果稍回目視麻雀而流淚似有怨態麻雀忽抗聲言曰此人受吾廝養有年吾有指揮之權汝胡得抗吾權而加以非禮余曰此為吾弟吾萬不忍任其受汝戕賊汝忍心害理必欲令吾弟淪於下流吾惟有從速置汝於獄以保吾弟麻雀兩目頓露兇光切

第

四

集

齒○曰○汝○敢○如○此○汝○敢○如○此○言○未○已○已○自○懷○間○出○一○手○槍○對○余○作○扳○機○欲○擊○之○勢○此○時○吾○弟○意○已○大○回○一○躍○而○前○以○身○護○我○曰○麥○克○考○勿○爾○語○未○及○歎○而○麥○克○考○槍○機○既○動○砰○然○一○聲○彈○丸○竟○貫○吾○弟○之○胸○吾○弟○乃○號○呼○而○仆○嗟○夫○麻○雀○本○欲○殺○我○今○乃○於○無○意○中○殺○吾○可○憐○之○愛○弟○矣○吾○弟○既○仆○吾○與○麻○雀○二○人○均○大○駭○然○猶○以○爲○雖○飲○一○彈○未○必○遽○死○乃○合○二○人○之○力○跪○其○身○旁○撫○摩○之○冀○其○或○可○蘇○息○而○槍○彈○適○中○要○害○無○有○復○活○之○望○余○痛○極○欲○奪○取○麻○雀○手○中○之○槍○與○之○并○命○爲○吾○弟○復○仇○而○正○於○此○時○車○行○忽○緩○麻○雀○急○開○車○門○圖○遁○余○緊○逐○之○同○自○車○上○一○跌○而○下○逮○及○地○余○頭○適○與○路○旁○一○石○相○觸○遂○不○省○人○事○然○昏○昏○中○猶○憶○下○墜○之○時○吾○體○適○墜○於○麻○雀○體○上○也○此○時○天○已○沉○黑○霧○復○深○重○車○中○車○外○多○無○一○人○能○見○余○等○舉○動○者○及○余○醒○頭○上○血○猶○泊○泊○然○流○出○體○旁○坐○一○人○方○以○溼○巾○爲○吾○抹○擦○視○之○卽○係○麻○雀○余○怒○曰○誰○要○汝○假○討○好○吾○必○撲○殺○汝○方○洩○我○恨○言○時○欲○掙○扎○起○立○與○麻○雀○格○鬪○而○體○憊○不○能○興○而○麻○雀○乃○以○柔○和○之○聲○語○我○曰○乾○莫○司○爾○其○稍○安○毋○躁○吾○將○有○以○語○汝○汝○自○火○車○墜○下○之○時○吾○苟○立○卽○他○遁○汝○昏○暈○不○覺○其○奈○我○何○倘○吾○居○心○不○良○復○以○一○彈○報○汝○令○汝○追○隨○汝○弟○以○去○汝○至○此○時○豈○復○能○弩○目○向○我○然○我○以○既○於○無○意○中○誤○殺○汝○弟○於○先○更○不○忍○復○有○意○害○其○阿○兄○於○後○且○欲○救○汝○以○贖○誤○殺○汝○弟○之○罪○故○留○停○於○此○用○冷○水○清○汝○腦○令○汝○蘇○醒○否○則○吾○一○逸○而○長○夜○漫○漫○汝○卽○不○膏○虎○狼○之○吻○亦○終○必○凍○死○如○是○以○言○汝○弟○吾○殺○之○於○理○爲○仇○汝○身○吾○救○之○於○理○爲○友○君○奈○何○昧○於○仇○友○之○別○且○汝○愛○汝○弟○吾○亦○厚○愛○汝○弟○雖○所○愛○之○道○不○同○而○以○汝○愛○與○我○愛○較○亦○未○必○多○出○一○便○士○倘○汝○此○時○必○欲○與○吾○格○吾○有○械○而○汝○無○械○吾○自○決○必○勝○汝○於○理○既○不○能○與○我○鬪○於○勢○又○不○能○鬪○而○取○勝○苟○非○至○愚○何○必○有○此○無○謂○之○舉○嗟○夫○麻○雀○此○人○大○擅○辭○令○此○寥寥○數○語○乃○令○余○斗○忘○殺○弟○之○仇○問

之曰然則奈何。麻雀曰：汝體既傷，雖吾足亦略受微傷，然猶可行動。少須當護汝至附近之鄉村中，託辭求宿。至明日各自分道以去，不以汝弟被殺之事宣洩於人，即可矣。余念所處地位既不能與麻雀抗，而吾弟被殺之事一洩，亦大傷吾阿母之心，即應之曰：諾。而羅克排之疑案遂成。諸君雖竭力探索，終不能得其底蘊矣。案中棕色革囊既經擲去，自無人能知其所往。而吾弟所穿衣服亦係為趨合英國時尚之故，抵倫敦後所置反面，尙未署有姓名。其所購車票則在麻雀身間隨身。金表六枚則為樣表，與此案無關。諸君對此種種絕無線索可尋，固也。但有一事雖甚小，亦頗有關係。諸君乃絕不注意此事。蓋即吾弟身間之小圓鏡，諸君苟熟知賭徒生涯者，必可因此一鏡之故而知吾弟之為人緣。此種小鏡，徑不及一寸，置之身間，並不能供修飾之用。即謂可供修飾，而少年男子隨身攜帶，可供修飾之小鏡者，世亦甚少。然賭徒作弊之時，乃不得不有此鏡。手腕靈活者，但以此鏡仰置肘邊，則所發牌張一一可由鏡中見之。

（西人鬪牌之法，各人所得牌張，由莊家發出，然牌面向下，無人能見。今用此小鏡，則牌面與鏡面相對，正可由鏡中印出也。）不必俟他人以牌張發表，即可豫為之備，使必勝之券常操我手。此鏡蓋與麻雀臂上之銅夾表裏為用者也是。日之夕，吾與麻雀互相攜持，同至附近之安滿村投宿，僞為旅客，失道者翌日，麻雀自赴埃及，余則仍至倫敦附輪歸紐約。見吾母仍言弟在倫敦頗安，分長進不復遊蕩。吾母深信此言，至病篤時猶思念吾弟不已。然數年來，吾弟無一信至家，而吾母不疑者，以吾弟性懶，未死時亦無家信，故吾母反致視無信為故常也。今吾母已歿，吾不妨以此事顛末和盤托出，使諸君對於羅克排血案之疑竇，一旦消釋。但有一事，諸君必當允我以為吾述。此故事之代價，即吾自汽車墜下時懷中所

藏袖珍聖經一本遺落於地今已爲諸君所得此聖經在他人視之並不值錢在吾則視爲至寶因其上有吾父之手跡而所書又爲吾兄弟二人之生日吾以家族之關係不得不求諸君見璧倘蒙惠允請寄紐約百老匯路蓀藏書樓轉交X君可矣

(完)



哀情小說

雲

影

上海文書局發行

清代聲色志

全書
一冊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
妓名優顛倒王公盡惑士
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
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
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
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
評劇之書當以此為第一
巨著

價洋
三角

縷

金

琵琶

銅

全書四冊

本編搜輯名人綺語駢
散文及詩詞各體皆備
有語皆香無言不韻古
豔聞聞往往而在搜輯
所至大半從零篇軼卷
中來於供薰摘之用沾
丐學子非淺渺也

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 說 大 觀

話說一天濱暮時候那半空血紅的斜陽已和大地告別慢吞吞地隱入地平線下睡他的覺去那一彎新月已理了明妝在雲幕後邊盈盈的露出個半面來大有三日新婦羞澀見人的樣子在下和那好幾十個病人厮纏了一天直忙得個頭腦發昏這時便坐在書室裏一把搖椅上一壁搖看一壁吸着一枝雪茄兩個眼兒望着天上一羅羅的雲影候那月兒出來兩個耳朵却聽着吾細君香閨中一架紅鸚鵡的妙歌聲正在這出神的當兒猛聽得門上一聲剝啄分外的響朗吾老大的不耐煩嘴裏咕囁着立將起來道難道又是病人怪不得他們西洋人都稱吾們中國是個病夫國不然病人怎麼如此多呢說着懶洋洋的走去開門門開處珊珊的蕩進一個西洋裝的婦人來上下都穿着一色的灰色衣裳臉兒上却蒙着一個厚厚的紫羅蘭色面紗教人好似霧裏看花瞧不清他的芳容但隱隱約約的見那眼波口角而已吾向他打量了一下子暗中不覺搓了搓手心想近來吾的生涯着實不惡這周湘生醫學博士七個字的招牌到底也顛撲不破如今連西洋人都上吾門咧吾正在得意斗見那面紗裏的櫻桃口兒已動了一動接着就聽得他婉婉的說道周博士吾此來並不是爲了自己有甚麼病實是爲吾丈夫的病吾一聽他音吐不覺倒抽了口冷氣原來是個銀樣蠟槍頭單穿着西洋裝並不是甚麼西洋婦人只那聲音却很溫媚流麗黃鶯兒嬌囀也似的分明是吾們虎邱山下的人物呢一會他又顛聲說道周博士今天午後吾丈夫曾到這裏來請你療治他的目疾他名兒喚做林芝田可還記得起麼吾一聽得林

第

四

集

芝田三字就記起剛纔來的一位美少年他是個才名卓著的德國留學生只爲幾年來用功過度可憐竟把他的明珠雙眼生生斷送了當下吾便開口說道哦林芝田君麼不錯他在一點半鐘時曾到在這裏原來這位林君就是夫人的尊夫吾正這樣輕描淡寫的說去那幕面婦人却非常懇切的說道周博士怎麼樣怎麼樣他可有重見天日的希望麼吾道不敢瞞夫人尊夫的兩眼照小可瞧來似乎已沒有希望咧林夫人又急急的問道這話兒可當真麼吾丈夫當真沒有希望了麼吾沒精打采的答道剛纔小可曾把尊夫的眼兒子細察驗過怕今生已沒甚希望罷夫人仰倚在椅背上吐了一大口氣好似釋了重負的一般那面紗保護的芳容上也彷彿現着一派得意之色從那方勝形的小眼子裏隱隱約約的透露出來接着又喊了一聲多謝上天這銀鐘似的聲音直刺進吾的耳膜倒使吾不覺楞了一楞想天下難道竟有這種幸災樂禍的老婆聽得丈夫一輩子做盲子反自洋洋得意麼這當兒吾心中想着話兒便也像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忙放聲說道夫人吾以爲夫人這樣得意怕未必是出於真心呢夫人喟然說道不瞞博士說在吾丈夫方面着想吾中心的悲痛愁悶簡直連口舌也不能言宣然而在吾的一方面想來惟有感謝上天而已吾微喟着悄然自語道可憐的盲子有這樣一位多情多義的賢內助林夫人聽了吾這刻毒話似乎小鳥着了個彈兒嬌軀一陣子抖動着顫聲說道周博士你別說這話兒使人難堪吾一片愛夫之心惟有上天知道要是你一聽吾道了苦衷怕也須可憐見吾咧說時星眸中似乎已有了淚痕吾雖瞧不分明只聽那嬌聲早有些兒啞了停了會兒他又婉婉的說道周博士可要知道吾的身世麼吾原是個淪落天涯的孤零女子姓汪名舜華從小沒了父母只依着個阿兄一

塊兒相親相愛真同手足。仗着父親遺下一些兒薄產，差能度日。吾們倆既從本國高等學堂裏畢了業，就自費到德國去留學。留學五年畢業回來，阿兄在西比利亞火車中結識了幾個民黨志士，六尺鬚眉，三尺劍豪氣，不可一世。千里長途中，就造成了辛亥三月龍驤虎躍的壯舉。既回到祖國，吾們兄妹倆就結廬故鄉天平山上，儼然把山中幽谷變做了避秦的桃源。夜深樹靜，山鳥不聲，吾們一兄一妹燈下相對，在密室中製造炸彈，心力交瘁，不敢自懈。每逢三五月明之夜，或有同志踏月過訪，便擊劍高歌，把杯豪飲，好一片天平山上一時結滿了河山壯氣。吾也禁不住做個翠袖殷勤，捧玉鍾，喊幾聲自由萬歲。誰知二月中旬一天夜半去起義之期，正已不遠。吾們密室中不知怎樣炸彈忽爾爆裂，可憐阿兄傷重身亡。吾也着了一臉的彈屑。從此吾這菱花鏡裏，私自珍惜的面龐上，就好像被天女散了花朵斑斑點點的滿着癍痕，只得改了西裝，把個面紗蒙了起來。廣州三月之役，既已失敗，生葬送了吾七十二鐵骨嶙峋的英雄，長埋黃花岡下，寂然無聞。一夜星沈月淡，夜半無人，吾偷偷的前去瀝誠痛哭了一場。不道吾還沒哭罷，後邊却有人嗚嗚咽咽的和着哭了起來。吾好不詫異，忙乾了淚眼，回過頭去，瞧時見十來步後一棵冬青樹下，依稀有一個人影，只是瞧不親切。直到走近去時，端賴吾一雙明眼，借着那半天淡月，纔辨出這人也許是吾阿兄。當年留學德國時的一個好友，名兒喚做林芝田的，便是在德國時彼此雖不同學，吾和他却曾會面過好幾次。志同道合，甚是相得，只可憐他平時用功太過，回國後竟把一雙眼兒弄瞎了。那時吾一身萍寄，書劍飄零，仗着這傷心一哭，遇了個當年的舊雨，追念往事，自然分外親熱。即忙扶着他到了吾所寓的旅舍裏，翦燭西窗，通宵不寐。話盡了家憂國恨，他很可憐見，吾也爲吾彈了幾

行熱淚他回國以後一向原在上海這回特地到廣州來一哭當年的幾個老友不想遇見了吾一時正沒有宿處就在吾這旅舍中住下一連一星期還戀戀不去原來那無賴的愛神已張滿了弓把一枝箭兒射中他的心一天他竟向吾求起婚來吾平素原很欽佩他的學問道德加着這幾天裏惺惺相惜也自未免有情於是滿口應允了他可是吾的貌已毀了虧他是個盲子也不能瞧見吾這一個同心結締得倒着實不錯然而他並不知道杜韋娘已不似舊時還當吾仍然是往年栢靈城裏相逢時黃花叢中的花冠呢說到這裏那聲音中又帶着無限的悲意接着又道



吾們結婚以後不消說是鸚鵡鰈情好無間在黃歇浦畔一個幽雅清靜的所在借了一所西式的精舍住下往往紅燈影裏相偎相傍步那英國盲目大詩人米爾頓先生和他愛女的後塵一同從事著述

他口授吾筆錄不上一年已成了好幾部書兒那一句也好算是吾們夫婦倆一片愛情的成績至於社會上歡迎不歡迎吾們却在所不計呢周博士可曾瞧見過吾們的書兒沒有三月前文學界上推爲一時傑作的那部寫情小說「夫夫婦婦」下面署着田華二字的便是吾們最近的著作了這樣閉戶著書銷磨歲月屈指已過了一年有半吾百方的癡貼他他也千般的戀愛吾吾不爲他是個盲子滅少吾的愛情他也當吾依舊是個花嬌玉媚的美人兒那裏知道吾……說時便長歎了一聲顫着那雙春綿般的柔荑揭起那厚厚的面紗來吾定睛一瞧兩個玉頰上果然着了無數的癢痕一點點好像紫羅蘭花瓣似的只那兩泓輕輕盈欲活的秋波還當得上那一顧傾城再顧傾國的八個字兒當下吾忙說道夫人你何必着急夫婦間的愛情未必把面貌的美醜做衡量夫人既不爲尊夫是個盲子減少你的愛情尊夫難道會爲你毀了容就減少他的愛情麼林夫人道不是這般說他即使眷念前情不致棄吾如遺但吾日夜把這醜相印入丈夫心目中自己心裏也覺難受況且愛惜容貌又是吾們婦人家的天性不能改易的呢如今吾丈夫瞎着眼腦中印着的尙是從前一個珠香玉笑的天上安琪兒要是一朝回復了目光一見這安琪兒斗的變了個母夜叉可不要望而却步麼說着兩顆金鋼鑽似的淚珠兒早從眶子裏瑩瑩的淌將下來吾急道請夫人寬懷小可以爲尊夫的目光已無回復之望你只回家去別爲了無謂的憂慮傷你的千金玉體小可對於夫人和尊夫心中委實有萬種的憐惜呢林夫人掏出羅帕拭着淚痕悲聲說道多謝你周博士吾如今除了這一身以外一無所有所有的不過是吾丈夫一片深比桃花潭水的愛情若是一失這愛情吾還有甚麼生趣任是這世界上處處開遍了玫瑰吾也當他是

第

四

集

個沙漠咧周博士請你恕吾打擾吾們再見罷吾也說了一聲再見替他把門兒開了他即忙揭下面紗珊珊而去吾不由得不望着那玉婷婷的背影微歎了一口氣

過了三天吾日夜的門診出診忙得不可開交也把林芝田夫婦忘懷了一天晚上吾收到了德國醫學會中新刊的一種月報揭開一瞧見裏頭醫界消息欄中有一段說栢靈有名的大醫學家鮑恩博士新發明一種盲目治療法很有效驗無論十年二十年的盲子一經他治療包管藥到春回栢靈城中相近邊幾個城中的盲子已不知道被他醫明了多少一月以前博士忽有遊歷東方之志帶了他兩個助手一同出發不久便能安抵中國咧吾瞧了這消息腦兒裏就像電光般一閃來了那林芝田蓮花面的影兒接着想這報上既說十年二十年的盲子也能治明林芝田失明不上三年一經了那位大醫學家的手難道不能回復他的目光麼只轉念想時腦兒裏又像電光般的一閃來了那林夫人一雙盈盈欲淚的眼波和那癥痕斑駁的面龐頓時又遲疑不決起來心想那林夫人也怪可憐的兀是懦懦的怕丈夫見了他醜容減少平時的愛情單聽那世界成沙漠的一句話兒已足使人肝腸九迴呢吾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兩全之策末後纔立定了決心想吾是個醫生只知道醫病是應盡的天職管甚麼愛情不愛情目前惟有先寫信去告知林夫人瞧他作何計較吾再想旁的法兒也來得及打定主意當夜忙寫了一封信第二天清早就付郵寄往林家一壁暗中揣測那林夫人怎麼作答照常情呢大凡婦人家顧了自己一輩子的幸福那能還顧旁的人只這林夫人或者不是一邱之貉也論不定吾姑且拭目瞧着罷一連過了三天毫無消息吾不覺私自慨歎說林夫人畢竟是個婦人不道第四天上一封信似乎

從天外飛來封面下邊挺挺的簽着林汪舜華四個字。吾連扯帶揭開了，封抽出那信箋來，只見上邊寫着道：

周湘生博士大鑒：日前得大札，悉有德國名醫買棹來東，不日可抵吾國。外子盲目已有重明之望，雖誦之餘，雀躍萬狀，希即轉告外子，以慰其心。儻有所命，敢不遵率。餘不自林汪舜華上。

吾把這信兒連看了兩遍，方纔攔下一面想這三日之中，可憐那林夫人的一寸芳心，不知道已經了多少摺疊。一壁謀他丈夫前途的幸福，一壁又顧自己終生的快樂，兩念交戰於中，畢竟是愛丈夫的一念占了勝著。爲了丈夫，分上不惜犧牲一身，寧可將來折斷鴛鴦，見棄於丈夫，不願見丈夫一輩子做盲子。耽誤他的錦繡前途，好個林夫人，到底不是庸脂俗粉呢。吾想到這裏，直把那林夫人欽佩到了二百四十分。又從心底裏發出一片憐憫他的意思來。這天午後，吾便寫信給林芝田，喚他明天到吾醫院裏來。第二天早上，那林芝田果然趕到，吾忙把鮑恩博士新發明一種盲目治療法，很有效驗的話，和他一說。又說，博士不久便須到吾們中國來遊歷，足下不妨求他一治，仗着這位大醫家的大力，包管依舊還你一雙寶石般的明眼呢。林芝田聽了吾這話，容光頓時一亮，彷彿一枝蓮花，上着了仙露似的，忙開口問道：周博士，難道吾這眼兒還有甚麼希望麼？吾道：很有希望。鮑恩博士一到，你便是個明眼人。咧。林芝田道：萬一失望，便如何？吾道：萬無此理。你不必把這失望之念放在心上。林芝田仰天吐了一大口氣，喟然說道：周博士，吾和內人結婚以來，直占盡了人間豔福，然而對於內人總覺得抱歉。萬分可是他綺年玉貌，正該及時行樂，怎能拋了錦瑟年華，厮守着個盲子，日夜扶持，提攜忙，做着看護婦，只聽他天天總是

第

四

集

輒語嬌笑。毫不怨尤。對着吾說不盡的十種溫存。萬般熨貼。自問此身何福。消受清夜。捫心往往感激涕零。唉。周博士要是吾一朝回復了目光。總得使吾愛妻一過。那有情天中的翡翠。光陰報他以前鏤心刻骨的深恩呢。吾聽了林君這番話。迴念林夫人不覺放下了一百個心。想他此刻這片感激之心。可能當得起將來的大打擊麼。他可能不爲細君玉貌毀了。驟然間減少從前的愛情麼。一壁想一壁。聲色不動的說道。林先生。吾們閨中人原好似天上的安琪兒。總助吾們快樂。賜吾們幸福的如今。你且回府去。吾偷一得鮑恩博士到華的消息。立時通知你。就是了。林君答應着。興興頭頭的告別而去。過了一星期。纔從吾老師貝爾博士處知道。鮑恩博士已到吾國。先在京中盤桓一月。然後南下。吾不敢怠慢。卽忙報與林芝田君知道。林君十分性急。已不能等這一月。急急的要進京去。并且許吾一大份酬勞。勸吾同行。吾爲了醫院中醫務忙迫。一時不敢答應。但是林君却再三的懇求他夫人也巧。囑囑喚喚。勸着勸着。吾沒法兒想。只得答應下來。第二天便向貝爾博士求到了一封介紹信。把醫院中事託了助手王君。伴着林君動身。林夫人送吾們到火車站。上大有依依惜別之意。上車時。吾見他紫羅蘭色的面紗上。已濕濕的。早被眼淚濕透。勉強喊了一聲珍重。險些兒哭出聲來。車開後。他還不忍就去不住的揚着白羅帕子。吾也掏出手帕來。一路揮着。一會兒林夫人的倩影已愈縮愈小。却擊着兩手掩住了面。吾料想他已在那裏放聲痛哭。咧想着也禁不住爲他掉了幾滴眼淚。車兒風馳電掣般向前進行。過了幾個小車站。午時已到蘇州。一路上林君時時記掛着他夫人。一會兒說舜華這樣一會兒又說舜華那樣。二三百里間。幾乎把他細君的小字也喚了二三百遍。那時他抱了滿懷的希望。所以興致也很高。有說有笑。一些兒沒有。

索漢的神情聽了這車輪輾動之聲，嘴裏還似乎低哦着甚麼德國的小歌。吾心中也甚是安適。知道這回盡興而去，總不致敗興而返呢。到南京後，吾們就渡江到浦口，坐了津浦鐵路的火車北上。路上情形不必細說。只把林芝田君給他夫人的平安家報告看官說。吾們倆都不安罷了。到了京中，吾探知了鮑恩博士寄寓的一家大旅館，同着林君前去拜訪。博士讀了吾的介紹信，分外歡迎。那博士約摸五十多歲，白髮長髯，道貌莊嚴，却又是個饒有興趣的人。他老人家先把林君兩眼細細看了一遍，便扯住吾衣袖，故意低着聲向吾說道：親愛的朋友，很有希望，很有希望，因為貴友身體還強壯，神經也健全，況且失明得也不久，吾只一試手術，包管有效。說完就從牀頭取出一隻挺大的皮包，檢了幾件非常精細的醫具，動起手來。兩助手在旁助着，只一刻鐘光景，已措施完畢。博士煞是得意，滿臉掬了笑容，搓着手說道：呵，呵，吾的朋友成功，成功，畢竟成功。只這病者還須在一間黑暗不透光線的室中靜養，一來復方，能收效。當下他便匆匆吩咐兩助手扶着林君到近邊一家德國醫院裏去，借他們的暗室，一用。博士和吾也一同前往指揮一切。明天吾在京中沒有甚麼事，就到天津盤桓幾天，訪幾個醫友。鮑恩博士天天有報告給吾，詳述林君的狀況。前五天的報告都說林君很安適。第六天的語調却忽地變了。那上邊說道：「林君不甚安適。自昨夕始，中心似有所激擾，下急易怒，不能安眠。予叩之看護婦，始知其入院之第一日傍晚，嘗囑院中書記致電於其夫人，促即日來京一行。乃迄今數日未見，戾止且亦不得隻字相報。故日夕省省未能寧靜。林夫人居址安在，君知之否？乞去電一探消息，俾慰病者之心。餘不贅。」鮑恩博士上一吾得了這信心，中也着實不安。忙打了個回電給鮑恩博士，說吾立刻電中探聽林夫人消息。接着就

第

四

集

拍快電到上海喚吾助手王君親往林家一行。瞧林夫人不在家，後來得了王君回電，纔知道林夫人早在吾們動身的第四天上，襪被出門把家事託了他最知己的一個閨友臨行，也並不說明去處。單說三天後便當回來，只如今已過了三天，仍不見回來呢。吾得了這電報，倒變了個丈二的和尚，一時摸不着頭腦，心想那林夫人像驚鴻般一瞥而逝，到底往那裏去的？若說往北京去計算路程，早該到了。林君也不致這樣刺促不寧。吾想來想去，總猜不透，沒奈何只得先拍電給鮑恩博士，撒了個謊說：林夫人偶抱小恙，尚未全愈。一二日後便即北上。明日吾當來京面告林君。明天早上吾便到了京中路上，想吾生平最怕撒謊，今天見了林君，却不得不撒個彌天大謊。咧！先到大旅館會見了鮑恩博士，便往醫院裏去。瞧林君到院後，遇了個看護婦說：林君此刻正睡着，可要去喚醒他。吾忙說不必，午後再來。瞧他就是了。於是信步踱了出來，在這紅塵十丈的大街上一路踱去，無意中却躑到了一家酒館子。前招牌上長安酒館四個金色鮮明的大字，直逼進吾的眼簾。那眼兒一見了這字，立刻打了個無線電報給肚子裏的胃蟲，喚他們鬧起飢荒來。吾想也罷，橫豎沒有去處，索性借酒杯磨他一二點鐘的光陰。吾雖是個醫生，平素不喝酒的，只少喝些兒，也不妨事。儘多坐一會子，化他一吊二吊錢，飽了肚子，是真的想着大踏步跨進門去，揀了個靠窗的座位，坐了纔只坐定，却聽得一片很清朗的聲音帶着笑，送將過來道：「噢，周博士，你怎麼好端端也趕到京裏來了？難道想丟了聽心器，弄個官兒來頑頑麼？吾擡頭一瞧，却和隔壁一個滿籠春風的笑臉，打了個照會。原來是舊相識蘇州中國醫院副院長梁君。吾起身陪着笑說：「道：梁先生做官有甚麼不好，弄他個嘉禾章胸前挂挂回去，炫耀鄉里，不强似天天在病室裏打旋子和

那些病人們厮纏麼。吾們先把這頑話開了場。方纔寒暄一壁，并了桌，把杯對喝着。吾先問他這回從蘇州趕到京裏來有何公幹。他回說還是五六天前來的。此來並無別事，只爲求見鮑恩博士。吾也把伴着林芝田君來請博士療治目疾的話和他說了。接着又說起林夫人的事。吾那朋友聽了條的驚呼起來。道奇怪奇怪。一個蒙着紫羅蘭色面紗的婦人。吾似乎也見過。咦。咦。記起來了。吾記得從蘇州動身時在火車站上等那上海來的火車。車兒到時見有一個西裝婦人提着皮包亭亭而下面上蒙着個厚厚的紫羅蘭色面紗。你所說的那位林夫人不要就是他麼。吾大喜躍起道：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只你可知道他到了蘇州往那裏去的。梁君道：那時可巧有一乘藤轎過來兜攬生意。吾聽得他嬌滴滴的說了聲：闔門雙林巷想來總到闔門去了。吾得了這天外飛來的好消息，直把吾老友感激到了一百分。喝罷酒用過飯，和他約了再見，就逕自趕往醫院去。見林君仍在暗室裏，不過百葉窗上的葉板已掀起了一半。放進些兒天光來。林君見了吾，就起身相迎，握着吾的手，說道：周博士吾很快樂見你。以前吾可沒分兒說這見字。如今目光雖沒完全回復，却也能依稀辨認你的尊容。昨天鮑恩博士和吾說你已得了上海來電說內人病着。這話可當真麼。吾道：不必着急。尊夫人不過偶有微恙，不打緊的林君微喟道：可憐吾的舜華。吾動身前的二天中他曾和吾說神經微覺不寧。吾離家後禁不得朝思暮想，懸心行人自不免要病了。只那電報上不是說二天後便能北上麼。他到了這裏，吾眼兒已全明。總得和他一塊兒去暢遊一趟。度吾第二個蜜月呢。吾笑應着又談了些旁的話兒，纔告別而出。第二天吾到那梁君住的旅館裏去。瞧梁君知道他今天即須回蘇州去。吾心想再好沒有何不同着他去找林夫人。找到了立時

第

四

集

勸他進京，免得使林君日夜記掛着。於他眼兒上，也很有關係呢。當下忙把這意思告知梁君。梁君滿口答應，一同坐火車到了天津，然後再搭津浦車南下。路上一番粟六不必細表。到蘇州後，梁君伴吾到了閶門。雙林巷約畧打聽一下子，早打聽出林夫人的住址來。到了那邊，梁君先回醫院去。吾便獨自上前叩門。由一個垂髻小婢導將進去。林夫人一見了吾，便道：周博士，你多大的本領，怎麼找到這裏來了？吾出門時記得並不留甚麼痕跡，在後邊吾微笑道：只是夫人那個紫羅蘭色的面紗可逃不過人家的眼兒。夫人又帶着非常懇切的口吻問道：周博士，吾那可憐的丈夫怎麼樣可安着麼？可回復了眼光麼？他出門後，吾直刻不去懷呢。吾道：尊夫一向安着眼兒也。已有了希望他一路從上海到京中，簡直沒一分沒一秒不記掛你。只夫人得了他電報，怎麼不進京，却趕到這裏來？吾只得哄他說：夫人有些兒小病，一兩天後便來。咧這回小可特地從京中趕來，好容易找到了這裏，請夫人趕快進京去。林夫人掉頭答道：吾不去。吾已立定了決心。吾道：夫人這個似乎太沒來由。吾原也知道夫人未必肯去，只願夫人別誤會了。尊夫他實是個多情多義的男子，要是知道你遇了那種不幸事，毀了玉貌，經了一番憐惜，怕反要加上幾分愛情呢。林夫人道：至多像慈善家憐憫化子一個樣兒，說甚麼愛情。吾決意不把這醜相印進他眼簾了。吾忙道：夫人別這樣固執。罷尊夫眼兒剛明，正要一個細心熨貼的人扶持他，何奉他夫人怎忍丟在他一旁呢？林夫人含悲答道：周博士，你該知道吾的苦衷。吾怎忍拋下丈夫，巴不得生生世世和他黏合在一起。無奈老天逼吾到了這無可奈何的境界，還有甚麼話說？但是博士一番盛意，也不忍辜負待吾。今天盤算一天，明天再給博士回音罷。吾也只得應允興辭了。出來在梁君醫院裏宿了一宵，明天

打了個電報給鮑恩博士，便又趕去問林夫人要回音。那裏知道，剛上得門，那小婢却回說：夫人病了。如今正睡着，吾不信，趕將進去，得了夫人的許可，上樓一瞧，果見他躺在牀上，面上依舊蒙着那面紗。從紗後透出兩片紅光來，知道在那裏發熱。一把他脈，已熱到了百度以外。考他病源一半兒也是鬱勃焦灼所致。吾不便說甚麼旁的話，只安慰了夫人一番，喚一個老媽子跟吾往中國醫院取藥去。晚上再去瞧林夫人病勢，絲毫未減。問藥水已用過，沒有回說用過了。接着又去配了兩種藥來，吩咐他們按時進藥。誰知第二、第三天上，那病勢反又加重起來。吾甚是納罕，私下裏探問那小婢子，纔知道夫人堅意不肯進藥，都把藥水倒在痰盂裏，所以他病反而有增無減。到第四天，吾便親自監着夫人，夫人拗不過，吾只得勉強把那藥水用了下去。一連兩天，都由吾監督着，纔把病魔漸漸打退。忍耐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個星期。料想林君等他夫人已不知道焦急到甚麼地步，即忙再打電報到北京去喚鮑恩博士設法安慰。林君誰也想不到，博士回電却說：三天前林君目光回復，後再也不能忍耐，竟拉了個醫院裏的書記一同南下回上海去了。吾好不詫異，只勸林夫人靜心養病。當日搭了火車到上海，一口氣趕往林家。一個車夫應聲出來開門，吾忙問主人回來了沒有。他說已回來了。此刻正在書房裏說着，導吾前去。吾進書房時，一眼望見那林君正伏在寫字桌上，把兩手抱着個頭兒，便走上前去輕輕地伸手在他肩上一按，他吃驚似的立將起來，啞着聲說道：周博士可是你麼？唉，這是那裏說起。吾那親愛的舜華已不知去向，你可知他往那裏去的？吾瞷他目光果已回復，不過還很薄弱。一面便柔聲回答他道：林君，吾已知道你心中的悲痛，委實說，尊夫人忽地棄家而去，吾在天津時已知道。咧，林君哭喪着臉說道：如此，你們說他

病。着。可。不。是。哄。吾。麼。周。博。士。吾。一。向。信。你。你。怎。麼。忍。心。哄。吾。吾。道。林。君。你。該。知。道。吾。的。苦。心。當。時。你。眼。光。正。在。療。治。之。中。要。是。把。這。惡。消。息。送。入。你。耳。朵。眼。見。得。鮑。恩。博。士。一。番。心。血。都。歸。泡。影。沒。法。兒。想。只。得。哄。



你。林。君。道。他。留。着。封。信。兒。給。吾。吾。只。爲。眼。光。還。弱。不。能。瞧。這。小。字。請。你。替。吾。一。讀。說。時。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吾。受。了。信。先。看。了。一。遍。纔。放。聲。讀。道。

芝。田。吾。夫。如。見。自。君。之。出。無。時。弗。思。獨。坐。對。影。如。在。君。側。頃。得。電。諭。藉。悉。名。醫。神。技。已。使。君。有。重。見。天。日。之。望。妾。得。此。佳。音。云。何。弗。喜。恨。彼。杲。杲。日。光。未。能。攝。吾。歡。躍。之。狀。如。一。影。片。印。入。君。乍。明。之。眸。爲。可。憾。耳。第。有。一。事。實。足。爲。吾。君。憂。者。則。吾。君。復。明。之。後。且。發。見。其。意。中。天。仙。化。人。之。細。君。實。爲。一。無。鹽。之。化。身。似。此。激。刺。如。何。能。受。妾。固。愛。君。用。從。此。逝。君。但。以。爲。彼。天。仙。化。人。已。歸。天。上。而。彼。之。聲。音。或。尙。

蕩君耳際後此即可用以自慰幸毋怛也三年結髮承君錯愛一息尙存所不敢忘前途幸福無量願夫子珍重汝摯愛之妻汪舜華和淚留別

吾讀罷可憐那林君已聽得呆了停了好久纔訥訥說道這是甚麼意思怎麼叫做無鹽的化身吾家舜華可不是個如花如玉的美婦人麼他既這麼說定然有甚麼事瞞着吾吾道林君有所不知尊夫人未嫁你時辛亥革命的那年助着阿兄在天平山上製造炸彈一夜炸彈忽地炸裂送了他阿兄一命也毀了他的芳容你可是沒有知道麼林君道他阿兄被炸身亡吾原知道他毀容的事却並沒聽得只你怎麼知道的吾便把當時林夫人見吾和以後的一切事都說了一遍林君聽了彈着眼淚仰天大呼道呀天哪那可憐的女孩子竟爲了吾分上甘心犧牲他自己的幸福這一片熱心真不亞於基督教徒捨身殉道然而他一雙慧眼未免錯認了吾直當吾是個畜生道中人咧周博士月下吾須得踏遍世界找他回來要是找不到他吾也就飄泊在外不回来了吾笑道不必踏遍世界只消跳上滬甯火車往蘇州一行包管還你一個汪舜華當下吾又把到蘇州找林夫人的事和他說了林君快樂非常緊緊握着吾手催吾立刻伴他往蘇州去只是一看時表知道第一班的火車已開好容易捱了幾個鐘頭纔搭第二班火車往蘇州到了蘇州趕往雙林巷一瞧誰知鳳去樓空已沒了林夫人的踪影單有那老媽子守着屋子據說夫人昨天帶了小婢往杭州去了林君受了這打擊眼光又輾弱下來吾吃驚不小忙把他安放在中國醫院裏同着吾那老友梁君合力施治吾一壁勸他不用焦急無論怎樣總去替他找夫人來這天吾就分電杭州幾位醫友託他們留心一個幕面的婦人過了三四天便有一位朋友寄快信給吾

第

四

集

說三天以前美國醫院裏會來了一個蒙着紫羅蘭色面紗的少婦聽說面部有甚麼癍痕在那裏請院長柏希爾博士施治以後倫有消息再當奉告吾一見了柏希爾博士的名兒頓時記起五年前醫學報中力加諛揚的那個專門的外科醫家來他有一種奇術能彌補麻面回復原有的皮膚如今林夫人面上滿着癍痕和那麻面也有些相像或者經了那柏希爾博士的神手仍還他一個閉月羞花的玉容也未可知想到這裏胸頭一塊大石頓時落下卽忙報與林君知道勸他安心培養目光自己先興興頭頭的回到上海來一個多月後吾正在醫院中忙着又接到了那杭州朋友的一封快信說那美國醫院中的幕面婦人已仗着柏希爾博士的奇術復了原有的嬌膚面紗已去容光煥發聽說不日要出院咧那時林君早已回來目光漸強只戴着深藍色的眼鏡吾趕去把這話兒一說直使他得意得好似發起狂來拉着吾坐了一輛摩托卡立刻趕往滬杭甬火車站去搭車直達杭州到了美國醫院訪那院長柏希爾博士彼此通了名姓便道來意博士知道吾也是個醫界中人很表歡迎當下和吾說那位夫人此刻正在外邊花園中散步不妨前去見他說着就導吾們倆到園中去那園子正臨西湖湖中綠波淪漪在日光下一閃一閃的動着彷彿是一大片的碧琉璃又像是一大盤的碎銀塊園邊鐵闌干畔有一個長身玉立的西裝美人凭着正在那裏閒眺湖光柏希爾博士遙指着悄悄地說道便是這位夫人林君的目光容彩頓時霍的一亮雙手却着了電似的微微顫着轟然問做了個虎跳跳將過去把手兒按在那美人兒香肩上一朗聲說道親愛的舜華吾可找到你了那美人兒立時迴過半個玫瑰花腮來放出一縷柳浪中黃鶯嬌囀似的聲音道喚吾的郎君是你麼接着兩口兒相偎相依的對湖立着直把那並頭雙

影○印○在○三○潭○印○月○的○三○個○潭○子○中○間○吾○向○博○士○做○了○個○鬼○臉○一○同○偷○偷○的○出○了○園○子○緩○步○向○醫○院○走○去○吾○一○壁○閒○談○着○一○壁○把○眼○兒○望○着○天○却○見○一○片○蔚○藍○色○的○雲○影○向○天○末○慢○慢○撐○去○吾○瞧○了○暗○中○點○着○頭○心○想○那○林○君○明○眸○中○的○雲○影○林○夫○人○玉○面○上○的○雲○影○和○他○們○夫○婦○間○的○一○重○雲○影○也○像○這○天○半○雲○影○一○古○腦○兒○撐○去○咧○

(完)



第

四

集

靈 鳳 詞

減字木蘭花

桃○花○酒○暖○一○片○春○心○如○水○軟○銀○甲○金○樽○銷○盡○天○涯○蕩○子○魂○
別○有○淒○涼○越○是○歡○場○越○斷○腸○
哀○絃○彈○瘦○回○首○春○風○非○復○舊○

(幾菴)

菩薩蠻

高○樓○人○去○雲○屏○眼○前○總○是○悽○涼○境○未○忍○怨○銀○牀○恨○更○長○
三○更○風○露○靜○耿○耿○星○河○
冷○斜○月○一○聲○簫○夜○涼○秋○夢○遙○

浣溪紗

薄○暈○慵○妝○怨○粉○輕○可○堪○三○五○正○盈○盈○昔○人○肩○語○逗○春○情○
綺○歲○迴○腸○柔○似○水○銀○屏○軟○語○嫩○
於○鶯○嬌○羞○偷○說○小○時○名○

菩薩蠻

梨○滿○甲○酒○生○微○暈○春○心○無○那○紫○方○寸○薄○辭○不○成○眠○嫩○寒○三○月○天○
斷○魂○和○夢○碎○簾○裏○彈○紅○
淚○簾○外○更○悽○涼○桃○花○怨○夕○陽○

社會小說



露冷蓮房



八十萬字之巨製

社會小說

此書之出世，實為我國文學界之一大貢獻。其內容之豐富，筆調之優美，實非他書所能及。作者以敏銳之觀察，描寫社會之種種醜態，令人讀之，無不感嘆。其筆下之人物，無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書之出版，實為我國文學界之一大幸也。

此書之內容，實為社會之縮影。作者以敏銳之觀察，描寫社會之種種醜態，令人讀之，無不感嘆。其筆下之人物，無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書之出版，實為我國文學界之一大幸也。

此書之內容，實為社會之縮影。作者以敏銳之觀察，描寫社會之種種醜態，令人讀之，無不感嘆。其筆下之人物，無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書之出版，實為我國文學界之一大幸也。



增智識資消遣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本編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理由非鑿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外埠加郵費六分)

怪異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本書備言火星人類體之殊異器械之奇特來去之自由炮火之毒烈十五巨人飛行倫敦幾為夷滅全球為之震懼忽焉厄於微生蟲而駢枝離奇至不可方物然與近日天文家所發明者頗覺同點不得謂為鑿空之作 (外埠加郵費六分)

奇情偵探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意大利著名偵探為一伯爵中傷復垂涎其女又使人暗殺其女之夫並殺其夫之父女欲復仇遂偽嫁伯爵設計偵探卒置伯爵於法伯爵之陰險門客之奸惡女之苦心苦節都能曲曲傳出故佳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姍情小說 雙塔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成一衣匠之子某博士與大家女瑪利結婚屆期一巨騙冒充伯爵謀孽之遂解約因而自媒成婚後騙案告發入獄幸博士為覆水之重收其中叙博士父母之樸質瑪利父母之勢利博士之金心玉行瑪利之水性楊花描寫均為盡致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哀情小說 美人劫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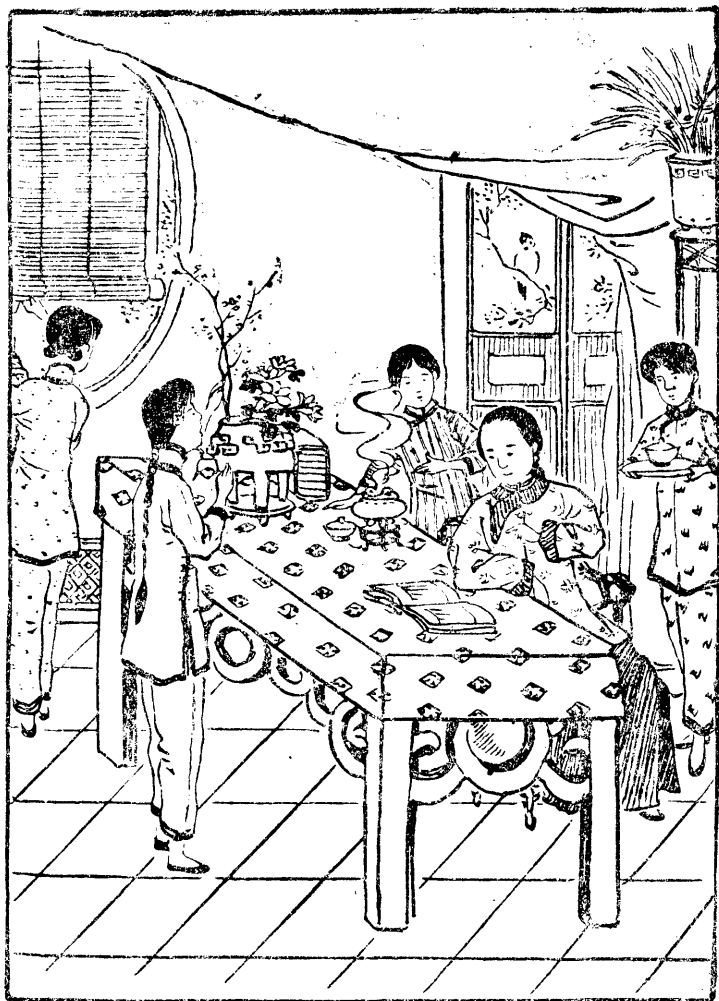
此叙一閨秀與名士暗訂婚約後為其母迫令適一一家有家室之軍官于歸後受大婦種種虐待幾瀕於死又為大婦設計嚮入勾欄逼勒備經自葆其貞嗣名士尋踪而至女羞見其面自經而亡通體語語是血字字是淚兩封絕命書尤為淒絕洵近今哀情小說中第一之傑作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小說會 露冷蓮房

無愁

滿清季世。粵中知事孫敬業。以科甲得官。有上房婢名荷華。美豔清腴。名如其人。署中人均無及主。因婢美。嘗目逆笑曰。荷華尤物。倩影亭亭。誠出水芙蓉哉。荷實太夫人房中物。與荷華比肩者。合桂杏茶。爲四婢。太夫人何氏。孫庶母也。僅三十許人。閒居署內。養魚看經。種竹栽花。有雅人深致。又喜飾侍婢。若日課然。清例凡官中人。禁購民女爲奴。但何多計較。陰寓母家。金令購貧女潛挈入署。如是以爲常。但主人知狀始甚不然。以窮簷女子。首面囚喪。蟻蠹纍纍。循領髮問鼻垂二柱。如玉行未近。尿氣載人鼻。往往掩鼻回頭。揮手蹙額。遠其人。恐不力兒媳。叟譏以太夫人尊榮。安富心猶未慊。乃樂與窮人伍。繡閣中求蝨種耳。何聞言亦不較。始命老嫗挾衣令淨。沃湯摩皂。浸滌其人。熱汽騰騰。若燻鷄鴨。問日一再滌。令濁汗自毛竅出。復易布衣一新。至於編髮整足。工亦非易。間數日。召婢近身。嗅髮際。或領與脇。有微息否。有必痛。詈婢總管。語重無恤。或挾唇視齒。白晳否。頸有泥積否。檢點無遺於心。乃安。凡衣青布衣。伏地沆掃者。皆當日童丐。而太夫人自謂此羣婢。竟體皎潔。人家姑娘亦愧勿及。太夫人縱勿學。然語多奇妙。以爲天下女子均皎潔。類玉然。玉必摩挲。生光人必洗滌。見美天下貧女。宜與水爲緣。增美易容。非是莫屬。又以五官地位。乃天賦不可易者。至於肌紋粗膩。容光煥閤。都因人事而定。質言之人。必勤浴廢質。方去血筮。清潔容乃日煥。奇論如此。頗可聽聞。然實驗之。往往有效。故太夫人蓄房婢。若養盆花。潛滋暗易。日必改觀。親戚久違。頗面見莫識。復令習禮儀。粗知字義。勞勞竟日。頗費心機。第得人稱譽。則又顧婢自樂。太夫

人每笑曰。今之荷華。昔之泥藕也。今之翡翠。昔之磚石也。右左羣婢。亦頗慚往事。都憶入門景狀。懸鶉負蝨。實不類人。平居中。嘗互嘲荷。嘲杏。嘲桂。何氏則謂汝輩等耳。然至今日。都窺鏡竊喜。須知汝等美好。



蓋美豔之花。遍開於房。權間矣。家人私計。因謂天下女子。都善變。婢為太夫人所治。變狀尤速。向也。慙今也。羞矣。向也。蠢今也。媚矣。向也。蜩縮今也。婷婷矣。綽綽之足。今成弓形矣。鬢鬢之髮。今似香雲矣。蓋太夫

雖云。天賦亦半。藉人為窮。餓苦力均。足損妍。僉曰。奴感太夫人恩。若戴二天。雖死無叛。是時羣芳競秀。美乃莫掩。兒息入室。候太夫人安。每用錯愕。始以纍纍蠢婢。承趨左右。狀甚可厭。繼以為分曹理事。尚非礙目。更見之。以為行走便捷。似具兒童活潑之性。為山石花木間點綴品。似亦不惡。第稱名見面。人幾莫識。數年以後。纖穠修短。美豔奪目。揭簾把盞。益不能不審注其人。

人多陰德以爲貧家女子多不幸一聲墮地不啻因受罪歷劫而來無人援手憔悴火坑中耳幸賴人工發彼天然美好期他日得所玉臺金屋縱未可望然能適小康之家飽煖無缺則亦無負於己身臍植之苦心惟貧居鄰婦每見羣婢頗用健羨以爲飲食居處享用之適都非寒家所能夢見猶恐累世清修未能遽入此境實則婢子衣履未必炫爛第以布素整潔鄰女羅綺亦幾自歎勿及人謂太夫人治事能因婢知主事宜可信矣稠人中荷尤美豔綽約芳姿幾與流年增美因之主人平居不能不傾注其人非非之想每託歌詠以自見尤知太夫人非吝者以兒知媚己亦問賜侍婢惟婢均下駟鮮有風趣辭固不可受亦無味蓋太夫人能以兒婦間篤伉儷猶恐尤物朝昇詭詐夕起甚非家庭夫婦之福但以兒勤王事自公退食之頃不可無承顏希旨者稍慰困苦因之遺貌求人計出兩全用心未嘗不苦惟宦途中人心存進取以爲隴既可得蜀亦可望不能不有非分之想所難自決者以夫人朱氏美豔賢明事理通達舉鮮失德且愛情綿密如膠投漆然而伐虢之謀必先假道陳倉欲渡棧道宜修則疏通意見要爲欲達目的之第一步無如千迴百折意終莫達猶恐鹿逐稍遲將爲捷足之人一攫而得則更不能不以惴懼爲心五中交戰甘苦殆難言矣第敬業夫人儼具絕代容華荷婢繼美豈及夫人惟嘗鼎一臠正以難能爲貴多取務獲又官吏之同也敬業從公之下嘗坐荷亭太息言曰荷華荷華汝貌美豔汝態清腴焉能不動余情嗟夫六郎之貌雅似蓮華實則非是蓮華似六郎耳夫人自後至聞言笑曰君殆風狂耶荷華蓮華喋喋不休果奚爲也殊不知主人此際方坐對荷華心念荷華也方太夫人名四婢時但按時序初無深意而家衆私議以爲諸名之中荷華之名實至妥切以荷容姣好非粉而白不脂而紅豐若有餘柔

第

四

集

若無骨迴眸一笑雙渦淺暈至足盪人魂魄惜二目稍大但有眼皮二層媚乃無倫華鬢雖重然能清而不俗又以烏雲覆額黑白相映益見肌膚瑩澈炫目蕩心譽之者至以爲國色天香玉環再世如是評量主亦默認蓋天下人材消長或因意氣相乘偶湊定論至如鑒別美色則妍媸高下公論自在人心主人又有愛蓮之說私用遣興譽人譽物迷離惆恍幾莫辨一則曰香以遠而益清色以澹而愈妍再則曰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傾注之殷可想見矣主人嘗謂大抵大家婢子一舉一動嘗以女主人之儀型是式猥鄙之狀每能消戢於無形又以林泉古雅水竹清幽地靈人傑成例不易譬如園禽鳥飲啄飛鳴自具雅致頗與村坊食穀之麻雀有異此可思也此大好園林中羣芳競妍秀乃日茁凡見荷婢者非僅男子至併婦女亦加憐惜顧雖如是此柔媚女子實似愁而實狡媚其上人而實陰折其不如己者惟舉家上人僉曰荷華爲人性情佳也尤有婢子應盡之事擇其輕且巧者遺其重且苦者又矯主人命令指揮羣下功則歸己過則歸人主人見狀必曰荷華爲人舉事能也蓋荷華有術以術愚羣下舉戢戢然媚荷華恐不力直接媚荷華間接媚主人耳惟如是行動粗心人都忽畧實則人生斯世社會階級千差萬別等強者凌其弱者巧者給其愚者能者使其拙者至於女子社會相厄更甚就以畧中四婢論貌固荷華第一而德性心術舉愧餘人然奴輩私議以爲彼生斯世所以得人憐愛者亦在此點蓋天下女子爲人之難莫過於大家婢妾舉手投足動引人妬易爲人愛者必易爲人恨惟荷華舉動往往可喜又以術工揣摩事先意旨而行且端莊之中能勿失之執滯流麗之中能勿失之輕佻斯無論何人不能不加之贊美蓋荷華身分以老主人而重而老主人身分且因荷華而重主人羣婢均雅澹而荷婢亦非豔惟

白裙練服加青綾半臂其上雙肩下掩狀類荷葉黃色絲縑束其腰臂或擘袖垂肩徙倚修竹或攜茶盤
 隨老夫人入水閣遙望之若菡萏僊人游戲人間者且樹影花光掩映其間容態益佳夫人有時追陪水
 閣亦盛譽荷婢願從王母乞侍兒太夫人笑却云荷縱侍婢然爲老身愛物豈汝丈夫所有且彼能忠吾
 吾宜令彼得所適一佳婿汝縱不妬然吾愛汝並愛彼舉吾兒無論愛彼必將蔑汝愛汝則又蔑彼均
 非吾心所願實告汝吾心已有其人寄語吾兒勿妄用其心夫人笑曰老太太已爲荷華謀耶其人爲何
 可得宣示否何曰汝試猜取夫人曰得勿西山家西山太夫人內弟也太夫人笑曰非是非是彼貌非佳
 年復長大縱向婉乞余決不畀其人夫人歎曰姑氏立格嚴哉貌佳年少又無正室太夫人已屬其人誰
 也誰也且語且思目視荷華不已荷聞言俯首而慚紅雲微上其頰時坐太夫人側方治針滯偶擡其目
 夫人視彼而笑於是逃入幃幔之內深藏不出夫人思久忽大笑曰老太太眼力不差哉兒猜其人非吾
 家歟荷華姑娘我爲汝賀汝之福分誠不淺哉言次夫人含笑起作耳語太夫人聞言趣點其首
 人生不得志方依人作嫁蝨食幕府如白生者其一人也白名志新腹有詩書胸饒經緯惟所如多厄不
 得不仰人鼻息隱身簿籍堆中躬親吏事襟間袖上朱墨之痕新舊爭輝境窮身忙舉可想見常人都
 所藉惟白生無藉歲時令節署中僚友大都乞假還鄉樂叙天倫苟在平日閨中魚雁亦有來慰旅人之
 岑寂者兒佳母健循誦未終歡顏立啟惟此落拓少年並無竹報從公有暇亦僅唸詩撫劍聊慰窮愁或
 三杯輓酒擁衾僵臥而月照花枝弄影窗幔之上活色清香神光離合此少年獨處靜室思往事塵塵頗
 類夢影差幸寥寂之日主賓臭味似尙投契非僅如是有時主賓對酌至爲座中之客特設醴酒若在公

第

四

集

謙之頃則必無此盛況相處既久又有翠鬢盈盈問字花間者凡是種種均出太夫人盛意白生自得佳
 人顧盼大似春風煦物墮頰之氣亦少振矣少年往日偶遇相士謂君相清奇幸運之時機垂至當得意
 外之佳人與意外之財帛尤有意外之功名風帆助順前程無限惟自顧此身窮愁冷澹既不進取甯望
 發展至於佳人奇遇事尤渺茫聞言搖首笑等夢囈無如時運趨人儼有百推不去之勢無幾何時第一
 說驗矣第一說之後更附條件而第二說復驗矣主人夙重白生重以太夫人雅命以荷婢許嫁復賜匿
 物約近千金之譜寒士生涯得此不云非福則亦樂全其美忍痛割愛並無異議至於同署僚友頗加雅
 謔非僅雅謔實妬羨也自後白居公署意轉清寂以佳音既佈荷轉羞餒聞聲見影每與白生避道署中
 荷婢外杏婢最美玲瓏小巧亦甚可憐眉有紅記妍類滴脂第愈滌愈顯太夫人固謂杏婢秀氣盡萃紅
 記之上他日福命宜勝荷華荷聞言迴面微哂自念余既美逾衆婢則幸福之神亦宜媚此而不媚彼又
 以羣婢慙縱有幸運奈無機緣何此時姊妹相見競賀荷婢得所惟陽慰而陰妬之白聞佳音自以為窮
 既可免愁亦自去喜心顛倒魂夢之中亦每自笑而醒蓋白生之喜非喜得金喜得絕色且以彼我平居
 雅有情愫迴眸巧笑令人魂銷初不料私願竟有幸償之一日心以為此等奇福但可倖遇不可強求飲
 水思源但頌太夫人之功德不置亦欲乞假還鄉措置微款速踐金諾惟文書冗迫驟難如願但有時光
 無非冥想佳人觀花問字神情猶昨粉牆咫尺不異天涯耳有時花間相遇驚鴻之影一瞥竟渺惟林間
 竹外又有臨去秋波若送柔情者
 流光荏苒忽忽數月矣白生自簿書堆中抽身歸里轉告親友以為勞勞禿筆承主人厚愛幸賜小星足

慰寥寂交遊宗族舉慶其人白亦稍措婚貲徬徬來歸惟白生之未來夫人爲日未幾心已潛易先此荷
 因備嫁從事針黹鏡罩之上作齊眉富貴圖且繡且思思夫婦二人後此相居之樂覺韶華伊始無窮幸
 福均在其後因之遊神冥想思適人而後家庭聚處狀況奚似思吾今日爲人服役儼然婢子也嘉禮既
 成地位當必一變珠圍翠繞必宜張吾氣燄老主人待吾慈成婚後允居署中然署中之地爲吾微賤奮
 迹之所久居鬱鬱非計得也復念余來是間有年矣署中人多爾我相遇都有恩仇一朝得志宜一一稱
 量加之報復特報復於人挾持宜必有具恩威不測心乃快慰思未終桂華至笑謂荷曰荷姊妹汝誠幸
 運行作官太太矣杏兒旁坐聞言微哂卽曰此荷姊妹福命使然彼作官太太何與汝事荷聞言慚怒頗
 甚以羣婢幼聚語多無擇荷復自恃貌美又以衆愛其人幼年希望儼有登峰造極之勢惟天下怨毒之
 積久而必發思己身今日尙未意氣凌人而巧詆之人已至杏知荷華心事急曰白生氣宇不凡今雖清
 窘其前程未可量也時有李嫂者爲傭於夫人許刁狡知人意陽譽白生陰以利害動荷華口辯滔滔意
 謂姑娘美好宜以人謀爲半生幸福計曾見寒士之妻有駟馬高車珠圍翠繞者窮愁潦倒中食鹽齏菜
 烘黃泥鑪便云溫飽奇福姑娘嬌軀豈能甘此清苦且署中羣婢貌均不若姑娘有一得志必無顏相對
 今張知事悅姑娘甚望衡對宇姑娘且知其底蘊彼無正室姑娘允嫁雖妾實妻姑娘試思張白境地富
 貴貧賤判別奚若人生世上必宜張其意氣非富貴決不自樂至若米鹽薪水計較毫髮縱有愛情將爲
 俗慮所困又以平民夫婦詬誶原因十九不越金錢苦多樂少每可概見張知事者孫氏同寅也爲官有
 能名貪酷而好色且慕色之心不弱於貪財之心居與孫隔一帶水水閣中望見荷華神已潛奪初疑主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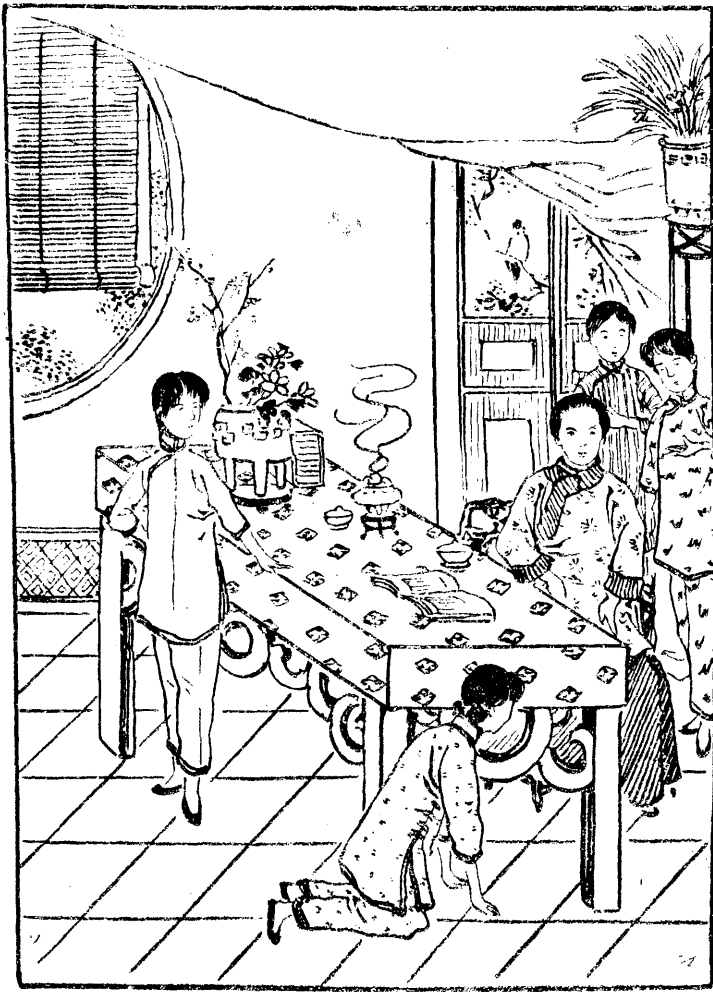
四

集

人。囊。中。物。頗。用。健。羨。迨。聞。已。許。白。生。情。甚。不。甘。因。以。戲。言。求。孫。孫。曰。此。太。夫。人。命。彼。小。女。子。又。願。偶。其。人。事。垂。成。矣。非。余。力。所。能。挽。張。曰。果。如。是。者。吾。必。有。術。潛。易。其。心。心。既。易。主。命。亦。可。抗。矣。自。後。李。受。張。賅。乘。機。巧。語。時。以。未。來。希。望。說。動。荷。心。信。口。胡。言。若。墜。天。花。張。某。旦。夕。復。推。窗。遙。望。觀。荷。於。水。閣。間。遙。餐。秀。色。遠。挹。清。芬。爲。樂。乃。不。啻。而。荷。華。是。時。惑。於。外。誘。之。辭。兩。心。交。戰。不。知。所。可。一。念。方。來。富。貴。心。熱。如。熾。一。念。寒。士。家。庭。色。黯。如。灰。私。衷。計。較。頗。悔。當。日。輕。諾。之。非。又。以。張。能。識。己。於。微。賤。中。心。尤。可。感。明。知。張。某。窺。己。亦。時。倩。妝。終。日。刺。繡。荷。亭。自。招。眉。語。備。呈。百。態。又。以。張。愛。己。髮。甚。美。遂。日。弄。其。髮。遠。山。堆。雲。靈。蛇。盤。鶴。一。日。之。間。無。憚。於。百。變。其。飾。然。事。期。近。欲。翻。前。議。事。甚。爲。難。既。念。利。害。榮。辱。切。於。己。身。則。亦。不。能。以。己。身。幸。福。徇。彼。專。制。女。主。之。亂。命。至。是。而。荷。華。叛。主。矣。先。以。人。言。表。示。意。見。太。夫。人。惡。之。置。不。理。乃。荷。叛。益。甚。舉。動。行。事。抗。命。無。憚。又。陰。壞。器。物。以。洩。忿。不。旬。日。毀。時。計。十。餘。枚。主。母。歎。曰。汝。慕。虛。榮。忘。後。禍。縱。有。奇。福。亦。不。汝。載。負。吾。胸。植。尤。隳。吾。心。余。知。汝。計。已。決。亦。不。汝。強。惟。汝。背。余。命。不。啻。自。絕。余。身。汝。既。絕。余。必。絕。汝。汝。去。而。家。請。無。更。入。我。室。汝。既。辭。嫡。而。悅。庶。凡。爲。庶。妾。宜。得。重。聘。千。金。之。價。不。能。稍。貶。且。汝。頃。刻。富。貴。余。窮。亦。無。匱。物。助。汝。汝。願。則。去。之。忍。則。爲。之。迨。媒。氏。來。男。女。均。報。可。議。定。矣。白。生。亦。適。至。是。時。羣。婢。年。幼。均。鮮。遠。識。轉。移。間。又。以。李。媪。荷。婢。之。計。爲。是。以。爲。人。生。世。上。富。貴。功。名。苟。能。滿。意。將。何。所。往。而。不。可。點。首。旁。伺。默。加。歎。息。有。隱。牽。荷。衣。賀。此。事。之。成。功。者。荷。華。潛。回。其。首。眼。淚。承。睫。而。笑。太。夫。人。此。際。忽。對。衆。朗。言。曰。白。生。來。矣。彼。家。更。毀。立。錐。之。地。亦。渺。遇。固。可。傷。但。誰。嫁。此。窮。人。者。藉。踐。吾。言。全。余。老。靨。婢。聞。言。彼。此。貽。愕。目。視。不。語。忽。有。嬌。聲。慨。應。者。曰。婢。子。願。適。白。生。並。曰。婢。不。畏。貧。願。成。老。太。太。周。旋。之。志。婢。言。時。憤。之。氣。

觀大說小

形諸言間衆視其人身段玲瓏面目韶秀綰二小髻於頸際眉間紅痣顯然耀目蓋杏兒也太夫人聞言心喜而感而淚已紛落點首強笑曰幸濟濟羣婢中汝尙天真未漓第汝



簿衙門儼具知事之雛形鳴騶淨道打鼓升堂陬濞窮居得此亦足自豪白生得缺後即自公署中挈杏華抵任所家人叩喜逕稱太太杏亦繡裙吉服態益莊妍惟年穉仍綰二髻於背雙纖修削豔似紅菱尖

奮贈汝衣飾亦稱是且汝有福後福宜勝荷華也遂召白生入語以故白亦重杏而鄙荷並謝太夫人厚意不一月白生運至以幕入官矣先此白受某大僚知以軍功保州判惟白生疏懶有名士風又以宦海中人多卑鄙視從政若畏途乃世執某公忽蒞是省某少時潦倒曾受白父提挈抵省後指訪白生量加報答強畀鄰縣典簿職白生辭勿獲時海宇承平官權隆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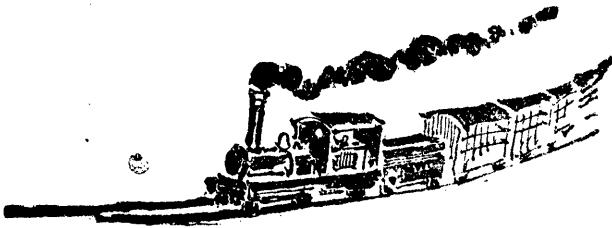
端且綴明珠巨類戎菽亦爲太夫人私蓄此時羣婢均拱賀喧笑溢一室但有掩面飲泣者執手相看勝嗚咽則夙以豔名冠羣婢之荷華也

先是張荷議成太夫人以荷抗主命媒氏齎金至不旋踵間卽曰此高傲人速將去毋溷是問不三日荷已先杳華行衆伴非笑但亦有隱羨者荷旣歸張寵以專房恩情穠萃憐卿憐我魚水之樂不啻視羣姬蔑如矣越夕而情澹復越數夕情更澹冥昔以爲荷美在髮近視之則以髮重爲可厭昔以荷肌瑩澤溫潤不異於美玉近視之又以肌膚縱白惟作死色若石美人則慨然自歎美人之美不過爾爾遙瞻近接若判兩人矣秋風未起荷華已等紈扇之捐且張妾四寶隱握家權荷始來歸以閨中第一流自居視四寶若無物四寶亦伴屈之迨張之寵眷漸衰四乃伸張鐵臂法令層出驕兵蹇卒使納軌物甚至入門三日使親婢僕之事編派苦役法重如山笑而謂之曰荷姑娘幸勿介意此余家法使然新來姨娘分宜吃苦十年五年資格養到職務乃有減輕之勢可以指揮他人矣荷聞言含淚視張行近箕帚之次欲執不執張遙見荷趨點其首欲彼承命似恐後者荷乃大哭方知張某爲人實陳季常之流惟追悔已不可及乃仰天號慟號聲未終已有籐鞭拍案作巨聲四寶狡人也窺知主人意慕色似狼貪幾遍百物而嘗如是胡行四亦勿阻入門寵倖自處奴厮之列若甚甘心者羣婢復拱媚其人甚至姬妾避道陽尊之陰實絕之譬如肥甘美品獨食生厭且以冷落羣妾心尤歎疚亦有一二詞微爲觸人忿妬而發然四寶偵探多得此數語卽爲寵衰愛弛之券則家庭峻罰立垂其後蓋四寶爲人貪財若命以主人之致羣姬每因甘言媚辭而來恩眷旣替例得沒其匿物入四寶私囊而是非憎愛陰伺主意嚴刑峻

罰儼有代天行道之心萬無擬議補救之術質言之張實庸庸懦夫耳荷入樊籠嘗痛哭思主又以張懦
 不振無術足庇弱女恨乃難名無如入門作妾別無條件足生交涉且闈房幽闕之地無論君權亦歎勿
 及四寶苛論猶謂千金致汝無術足動主人之憐昇娛晚景汝殆泥美人耳且汝隻身來歸章身以外更
 鮮匿物不爲主喜可知千金非細得汝蠢物於我何益惟余既斥重金則汝一身已爲我有爲我有者可
 一唯余所命須知我有二字非僅指汝官骸耳目而言并汝心思言語行坐動作均宜貼就吾範命汝生
 可命汝死可命汝窮餓勞苦亦無不可須知余非待汝寡恩以余斥重金得汝蠢物人每笑余冒昧余雪
 此恥誠非困汝莫可汝非人也乃千金也嗟乎千金之價不爲不鉅矣人苟千金者當得官或美屋或珍
 寶華美之衣服無數設置千金不動者宜有千金之利月計歲計其利孔厚利亦不動又有因利而生之
 利然汝來吾家但耗吾飯又有衣飾自今以後又有無窮之累直待汝死汝死猶可猶耗飾終之財經濟
 之道左矣汝固知過者宜作苦生金稍贖汝罪然汝之罪非汝自生實自千金而生千金價鉅故汝罪亦
 重余責汝非責汝也責千金也余嘗汝非嘗汝也嘗千金也如是痛詆吾書亦勿瑣叙四寶所以痛恨者
 正以荷華貌美尤恐墜歡重拾多所妨礙以是剝奪幸福惟恐不至剷除地位惟恐不力頻笑飲泣亦加
 監視張以家庭地逼無所棲身則耽外遇更棄荷華如遺荷聞詎諄悲悔益甚得間乞假欲省故主惟太
 夫人深拒之以有夫之女豈能涉吾清嚴閨闈惟荷已泣入特面主之後慮訴苦轉爲人笑但強啓歡顏
 以爲家庭幸福如所預期姊妹相見仍舉羨其人實則葑菲小草已等下體之棄太夫人亦隱知其故遇
 其人甚澹漠杏華瀕行命羣婢左右伺奉梳進盥傅粉添粧太夫人相見笑曰紅杏添嬌合作狀元夫人

矣。羣婢笑。杏華顧鏡亦含羞。而笑太夫人。顧杏而笑。白生亦衣冠楚楚。遲杏花於簾櫳間。徘徊獨笑。羣婢擁杏華出。遂笑執杏華手含笑而出。羣婢後擁姪紫嫣紅。若萬花之笑。春風中。幕賓餞白生夫婦。酒羨二人。幸福亦都笑進。諧辭並頌吉語。但聞有人亦忍淚吃吃作強笑者。翳何人蓋荷華也。

(完)



社會小說

白龍魚服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再出版書
重校訂正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為卷七十四為類十
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
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
動多窒礙本局為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
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全書十
大厚册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
每部二角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 白龍魚服

太常仙蝶

主人……主人……言者爲大偵探及小說家蘭伯特雷侍者。時方以手搖其主人之肩。狀甚倉皇。蘭伯自夢中遽然驚醒。惺忪之目光。猶帶睡意。其時方在旁晚。蘭伯本握筆伸紙。方紀一最近之偵探案。忽然睡魔來擾。不覺入夢。至是乃恨聲曰。羅賓生。何事張皇如此。豈火警抑盜劫乎。羅賓生亟鞠躬曰。主人恕我見擾。蓋雷奇諾狄谷勳爵忽然蒞至。欲見主人甚急。故特來稟白主人。蘭伯伸欠起曰。夜如何。其言次日視壁上電燈。羅賓生曰。主人天纔暮耳。蘭伯曰。纔暮耶。然則勳爵一人來乎。羅賓生曰。此外尙有兩人。蘭伯點首曰。佳。汝可延之入室。我當坐待於此。羅賓生退。蘭伯乃徐徐起立。且自言曰。此老果何爲來。吾知其必將得新奇之消息至矣。狄谷勳爵者。爲英倫秘密偵探長。年事已在五十以外。雙頰枯瘦。乃無血色。時已先衆而出。雙頰白乃如紙。喘息言曰。特雷先生。吾來乃驚君好夢。頗用自歉。但今實有一緊急之信奉白。故不揣冒昧而來。此願君見恕。言次願其後二人曰。特雷先生。此警長克斯萊。君固識之。此位則爲外交部員芬奶花敏登。老夫當爲君介見。蘭伯曰。諸君辱臨。小子頗用歡迎。請各自就坐。勿以簡褻爲哂。狄谷曰。吾儕皆老友。奚必客套。君不言。吾亦且自坐。因坐。以手自捋其鬢。并肅諸人坐。狄谷平日遇人接物皆冷淡。如冰。今忽謙和煦。然如春風。坐人蘭伯頗以爲異。因舉目視警長克斯萊。且與之點首爲禮。警長之年可三十以外。頰圓而面豐。雙目炯炯。有光。時作笑容。見勳爵坐。卽亦旁之而坐。狄谷勳爵返顧門外。見已無人。乃闔其門。欠身於思之。頰幾欲貼近蘭伯耳際。微聲言曰。汝亦知德帝抱恙於柏林事。

第

四

集

乎。蘭伯曰。聞之。狄谷曰。其病僞也。得最近報告。其人乃在柏林。蘭伯夷然曰。德帝乃在柏林乎。言次。顧克斯萊及芬奶。克斯萊眉乃一縱。似以蘭伯冷淡之態爲怪。狄谷又曰。特雷先生爲今計實以覓得德帝行在爲第一要義。否則吾恐此事於戰局大有關係。蘭伯曰。此事將令誰人覓之。狄谷曰。此則非君莫屬矣。唯此故特專誠而來。君愛國者當不推却。至於費用則唯君所命。顧芬奶曰。吾友必能付汝其數。當在六位以上。蘭伯曰。爲國家服勞安敢言賞。唯此消息固得自何人。其始末可得聞乎。狄谷遽以手扶頭曰。吾腦沉然。心煩如麻。芬奶君曷爲我以此事始末告之。特雷先生。芬奶時方面蘭伯而坐。狀至侏儒。頭巨而足修。坐乃不見其身體。廣額無眉。禿然如人家竈突。望而知其腦中所藏實至飽滿。外交部中咸謔曰。頭領蓋以其腦大也。至是聞狄谷言。乃微微點其巨首曰。特雷先生。此消息至確。言者蓋爲一全歐著名之人。倘言其姓氏實足令環球一震。惜吾儕以他種關係乃不得仔細根究。但知德帝將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倫敦外其他一無所知。蘭伯曰。白龍魚服果何爲者。德帝倘非挾有特別之冀望。果何因而冒此重險。芬奶曰。吾儕亦作是想。故自昨日至今。各處海峽均已布遍偵探之人。必不令德帝登岸。蘭伯頓足曰。敗矣。是直示之以怯。且令之遁也。芬奶曰。否。尙不至此。蓋此次充偵探者類皆外交部重員。嘗識德帝者。但須暗察而不必明索。事甚機密。即警察中人亦有未知。茲事者。遑論其他。蘭伯曰。安知其不化裝而來。芬奶曰。固知之。且聞威廉已薙其鬚。雜平民中。但彼短左手。縱易裝亦莫能遁。彼者之目。蘭伯曰。佳。其後如何。則爽然曰。不幸。今據報告。德帝威廉已入倫敦矣。然吾人於二十四小時內。果未嘗見有短臂薙鬚之人上岸也。蘭伯乃欣然起曰。威廉亦誠異矣。雖然。君等以數十百人。日夜偵察。猶覺不濟。而乃令我

於茫茫人海之中爲尋鍼索綫之舉。母亦難。雖然事關家國。吾亦何妨勉乎。一爲芬奶曰。君能允吾儕。戰德多矣。但須幾人爲助。蘭伯曰。無須多人。君但與我一外交部證書。得便宜行事。卽爲助已多。他固不必。狄谷曰。然則君以何時行。蘭伯顧視壁上時刻曰。九句有半矣。我倦欲眠。君等且去。此事似明日行之未遲。芬奶駭然曰。茲事體大。利害間不容髮。何可復緩。須臾。蘭伯曰。君誠可謂夢醒索燭。畏黑不睡者矣。使威廉果已入倫敦。則虎已陷穿。又何爭此一夕哉。言次不禁撫掌大笑。

次日晨曦破雲出。照入窗檻。藹然如天女披其黃金之髮。蘭伯梳沐已徐徐出自浴室。且行且嘖口而吹歌。乃無腔。旣而忽自言曰。必如是矣。時不可失。乃匆匆易其衣履。芬奶亦專人齎證書至。蘭伯懷之。遂出門向博覽會場而去。此地當一年之前。固極繁盛。市塵櫛比。紅塵時忽。撲人如海。今則已在礮聲包圍之中。舊時商店遷徙一空。繁華之市場。乃一變而爲戰地。流民之棲養所。愁雲毒霧。時復籠罩屋頂。其中傷殘。纍纍斷足者。有之。折臂者。有之。流離顛沛之狀。乃令人目不忍擊。嗟乎。兵凶戰危。古有遺訓。何今世之人。獨不厭亂。槍林彈雨。日夕相薄。一年以來。孤人之子。嫠人之婦。鰥人之夫。獨人之父。實已不知幾許。乃猶殺人如麻。血流溝渠。吾誠不知將來之世界。果成如何之世界。帝心慈悲。何亦默默而無一語乎。蘭伯旣至會場。門次步遂止。通刺求謁管理。管理見蘭伯翩然蒞至。似頗以爲異。蘭伯遂致辭欲覓一年老之流民。其人聾且啞。無鬚。昨夜纔至此。管理初不知。以詢屬員。則云果有其人。甫昨日至所。聾且啞。鼻青唇上無鬚。短左手。性殊暴躁。而憔悴亦特甚。時梅理蓓夫人適在此。頗憐之。因攜以俱去。云將養之終身。蘭伯不禁自搔其首曰。此事殊可厭。管理見蘭伯焦急之狀。殊不解所謂。因曰。先生彼慈善家。能攜此等流

第

四

集

民。而。去。初。實。爲。敵。所。歡。迎。蓋。敵。處。之。屋。宇。有。限。而。流。民。之。源。源。來。者。無。窮。倘。無。此。等。慈。善。家。攜。之。以。去。實。將。有。人。滿。之。患。但。彼。等。之。於。流。民。初。非。探。普。及。主。義。雅。有。用。意。正。有。如。美。術。家。之。愛。圖。畫。擇。其。所。好。者。而。納。之。故。有。一。慈。善。家。以。己。嘗。斷。一。足。故。凡。有。斷。足。之。人。彼。必。收。之。以。去。而。尚。有。一。老。處。女。則。凡。藍。睛。之。童子。彼。輒。一。體。加。於。撫。卹。若。梅。理。蓓。夫。人。則。其。所。好。者。尤。僻。必。五。官。殘。廢。之。人。始。收。而。養。之。但。此。種。流。民。實。尤。較。他。種。爲。多。類。皆。以。目。觸。戰。地。慘。怖。之。象。征。驚。所。致。昨。夜。之。老。人。亦。卽。因。受。礮。火。震。動。以。致。聾。啞。者。也。方。管。理。沿。沿。語。時。其。屬。員。則。匆。匆。檢。其。日。記。管。理。語。已。其。人。翻。檢。亦。得。乃。言。曰。老。人。名。奇。姆。布。多。年。五。十。七。歲。自。署。爲。理。勃。羅。區。人。蘭。伯。曰。謝。君。但。梅。理。蓓。夫。人。爲。如。何。人。管。理。曰。夫。人。乃。大。慈。善。家。爲。駐。英。巴。爾。幹。公。使。之。嫂。君。苟。欲。見。夫。人。者。吾。當。以。地。址。示。君。言。次。乃。草。書。一。紙。以。授。蘭。伯。蘭。伯。受。之。遂。出。而。呼。車。往。艦。隊。街。電。文。日。報。館。其。時。尚。未。卓。午。片。雲。蔽。日。天。氣。至。陰。晴。不。定。蘭。伯。自。語。曰。不。圖。梅。理。蓓。乃。竟。爲。是。人。之。狼。狽。奇。姆。布。多。先。生。汝。今。又。將。奚。適。且。語。且。視。車。外。風。景。則。有。高。屋。聳。然。已。在。前。面。蓋。抵。電。文。日。報。館。矣。報。館。之。主。筆。曰。海。斯。勃。雷。登。時。正。握。管。屬。藁。筆。尖。着。紙。簌。簌。然。如。春。蠶。食。葉。忙。乃。無。藝。見。蘭。伯。至。則。亦。起。身。迎。蘭。伯。曰。老。友。毋。謙。譎。吾。自。能。坐。汝。亦。但。治。汝。事。海。斯。笑。諾。仍。草。書。不。停。且。問。曰。特。雷。汝。乃。因。甚。風。吹。至。日。來。近。況。佳。乎。蘭。伯。曰。佳。吾。近。來。又。改。業。矣。海。斯。曰。改。業。耶。業。何。事。蘭。伯。曰。仍。業。新。聞。記。者。蓋。吾。生。如。大。刀。環。至。是。又。返。其。本。來。面。目。矣。海。斯。曰。然。則。吾。勸。君。弗。必。不。但。近。來。報。館。訪。事。多。甚。於。過。江。之。鯽。且。戰。事。正。殷。汝。所。記。罪。犯。新。聞。亦。未。免。失。於。背。時。言。次。首。益。俯。草。書。益。速。聲。沙。沙。然。特。雷。笑。曰。吾。語。尙。未。及。題。而。汝。已。先。行。拒。却。亦。未。免。過。於。狡。獪。但。我。所。求。亦。不。過。欲。爲。汝。報。館。代。表。數。小。時。已。足。初。不。取。值。苟。

汝不允則我自強制之法言次探懷取硬紙一片直抵之海斯鼻次蓋卽外交部證書也海斯不禁笑曰老友汝誠多藝奈何訪事而又兼警察佳汝之所請吾許汝矣特雷曰然則汝尙見機可暫別會當再見海斯微起其身送別特雷遂向梅理蓓夫人住所而行夫人之在當地似頗負聲譽鄰近乃無不知有其人故一訪卽得其家亦甚宏敞一司閹之人老矣見蘭伯欲見其主人頗懷疑慮注目者再而後引之入則又有僕役一人倚戶鵠立司閹者乃令之導特雷入其人似亦流民之一語音重濁有類黑人既入廳事因止特雷少待而往呼一女郎此女郎奇醜乃無比爲特雷目中所不經見者面黑如染泥垢齒巉巖然參差如山峯牙苔殆滿幾令人見而作惡髮粗而亂紛披其後與其藍色之衫相襯衫雖綢製願亦垢污不堪革鞞之帶亦復不結綏綏然至蘭伯之前曰先生來奚事吾蓋夫人之女書記愛伯拉也蘭伯乃自言謂是電文日報訪事以聞夫人爲慈善事業領袖故專誠而來欲一瞻覽私家病院之內容以爲報紙之榮光言時并以訪事之名刺授之愛伯拉退去已而奉夫人出夫人身體頗苗條兩頰絳豔如童子若非額上被以星星白髮者直將誤爲二八女郎聞蘭伯爲報館訪事亦頗表歡迎之意許其隨愛伯拉姑娘入內攷察唯已則以他事縈身殊不能奉陪蘭伯謙謝而愛伯拉則勢唇詈客幸夫人已去乃不聞蘭伯遂從愛伯拉而行且行且自念覺夫人之顏色殊與其髮不稱蓋天下安有頭髮已白而雙頰嬌豔如十七八女郎者旣而又自疑曰梅理蓓汝果爲公使之嫂乎抑公使初實未有嫂而汝特假托之乎不然者則汝必爲梅西蓓茵最近之化裝念至此乃又自幸曰汝果爲梅西蓓茵乎幸哉吾適聞乃立於暗陬面目未嘗爲汝所全矚蓋我與汝雖覲面僅一次然而敏明冰雪之女郎有如汝者一見又安得便

忘忽笑曰。咄。吾爲梅西之魔崇所照。乃深入如此。今臨茲大事。猶復念念如此。是誠成何事體。今姑無論其人。果爲梅西抑非梅西。吾皆不問。吾但從事於偵探。可耳。因卽鎮定神思。隨愛伯拉而行。愛伯拉左。則



左而右。則亦隨之而右。一草一木。一榻一櫬。莫不留意。漏察已而入病房矣。而蘭伯之精神。乃益振。凡各病榻。莫不一一臨問。加以慰藉。厥狀正如慈父之撫其子。既遍乃出。而所謂奇姆布多者。竟不在其中。蘭伯仰天而嘯。頗現喜色。行過一花徑。旁有門半掩。其中似有二人私語。中一人似男子。聲高抗。其一則喞喞似爲婦人。聲息頗不得聞。但

有一語。則蘭伯聞之。較切正如炙鐵印於腦筋之中。永久不可磨滅。則陛下二字也。蘭伯至此。所欲得之目的已達。亦不更事留連。逕別愛伯拉而出。愛伯拉向之作傻笑。齒齟齬。露醜乃萬狀。蘭伯亦不之顧。心中自念。覺此事已漸漸得手。願雖如此。而其難處亦復正多。第一已僮。第二一人不

攜寸鐵。雖目覩虎兇。之在柙中。亦殊無法從而捕之。蘭伯至此。乃又不得不自念。臨事之過於誇大。初乃不欲求助於人。今則孤掌難鳴。亦殊不無自赧。方念間。忽見門外。停有汽車。問之。知已爲人賃去。問以賃者姓氏。則卽宅中主人也。茲事至此。不言喻矣。必彼無鬚之德。帝又將變服他行。可以無疑。蘭伯乃不禁私自焦急。將念踪之而行乎。則車速而步遲。焉得及捨之。則又必無其事。方進退維谷。而迎面適又有汽車一輛。緩緩馳至。蘭伯大喜。立招之令停。賚以金鎊一枚。令曰。似前車爲進退。毋誤。御者得金大樂。立接蘭伯上車。而所謂宅中之主人者。亦出。童顏短手。一如蘭伯所料。氣態至昂。藏上車。車乃立馳。過斯忒蘭車。忽轉入楷零克洛斯車站。蘭伯亦隨之行。抵站。則有一瘦而髻者。鵠立以待。身旁置行李。數事。見汽車來。乃揮手令止。以行李度之。車上已亦上。言曰。往司特蘭旅館。車復行。瞬息已雲屯霧集而去。蘭伯乃大笑曰。魚入罟矣。無論汝爲威廉爲奇姆布多。吾必不能釋汝。御者可從簡道。赴司特蘭旅館。倘能先請車而至者。當再賚汝一鎊。御者初不知追者。乃竟爲全歐震懾之皇帝。且利得多金。力轉其車上。舵輪車飛。乃如風。則所謂奇姆布多者。時正在旅館簿上簽名。修眉時蹙。若有痛創。蘭伯隱身暗陬。俟其上樓。乃賚御者令去。復返檢查名簿。則所署者爲巴爾幹商人撒汶腦夫。固非奇姆布多也。蘭伯乃自笑曰。爾縱狡獪。但既爲我神目所相。又安從自脫。雖然。彼簽名爲巴爾幹商人。而梅理蓓亦復自稱爲巴爾幹公使之嫂。茲事果何與於巴爾幹者。無已。吾其探之。旅館經理人。或有所知。亦不可料。思至此。意乃決然。卽以外交部證書。往見經理人。經理人曰。先生。其人生世。吾不能識。但就吾所知者。奉告如何。其人蓋富商。昨夜曾有一女郎。來定房間。云是富商之女。書記至其寢室。則現在五層樓上五百七十號。僅有一甬道。可以

第

四

集

出入君既奉官中命令偵彼則可就其附近而居。倘有緩急則此間亦有偵探二人或能爲君之助。蘭伯猶未答辭。忽一侍者匆匆入云。五百七十號新客忽然抱病。且甚危急。經理聞語乃匆匆別蘭伯出。呼醫生。蘭伯亦蹣跚出室。步上樓梯。見醫生方入五百七十號。既而出。面色甚憂。蘭伯前迎之曰。大夫。病人如何。醫生搖首曰。病甚亟。蓋腸癰也。蘭伯曰。得無受毒乎。醫生曰。此則不能決定。除非施以解剖。而後可知。蘭伯曰。日內尙可行動否。曰。受病甚重。恐非數禮拜不能興。既而又蹙眉曰。此事甚怪。吾乃不解其所以然。蓋是人面貌熟。乃無蘊且短。右手情性燥急。而出言高抗。不類常人。尤可疑者。則吾轉身之後。其僕竟呼之爲陛下也。蘭伯默然不語。蕭醫生入一空室。陡鍵其門。醫生大駭。隔門語曰。君何爲耶。蘭伯曰。大夫君所知者。過多。恐洩漏。故不得不暫屈君居。此俟吾事畢。卽來釋君出也。言次。逕蹣跚而去。數分鐘後。蘭伯忽幡然成老人。背佝僂而足蹣跚。鼻上加以夾鼻之鏡。巨乃如牛眼。白髮星星。時復從帽簷露出。表面望之。固儼然一醫生也。乃呼車逕往白魯克街。訪勳爵。倍德。第雷。勳爵蓋倫敦著名醫生。專爲世界貴族視病者。蘭伯遂以德帝微行之事。縷縷告之。求其借己入德帝寢室。俾得仔細偵察。一過勳爵。傾聽無倦。久之。蘭伯言已畢。乃始微微昂其首曰。特雷先生。天下竟有如此奇詭之事耶。夫彼威廉果何所圖。乃不卹棄萬乘之尊身。入敵國。獨不慮人之暗殺耶。蘭伯曰。勳爵果不信者。但須一往臨視。卽知勳爵疑信參半。遂從蘭伯而行。既至病室。則此自稱爲巴爾幹商人之撒汶腦。夫方擁被而臥。面目作灰色。若有無限痛苦。鼻削而脣紫。雙睛淡藍。英光猶四射。灼人。見醫生至。亦不能起立爲禮。但有呻吟。倍德第雷勳爵遂前爲之診脈。而蘭伯則蹣跚室中。冀有所得。果除一瘦而髯之侍者外。其他殊無可以注意。

之事頃之勳爵退出。蘭伯亦從之出。勳爵乃悄聲曰：吾友是人果德帝也。蘭伯曰：君視之無訛否？勳爵曰：吾見德帝於其晏息之宮且三次。是安有誤？雖然吾職爲醫生。今彼病正劇。吾不能坐視不救。今夜吾當留此不去。尤將勞君爲我延吐理。汝大教師與倍齊鳴喀而克勳爵來。是二人皆吾摯友。德帝病勢極重。用藥處方不可草率。吾會當與二人一商。蘭伯諾而去。便道至克拉皆司街。見狄谷勳爵。告以此事已漸得手。以及德帝病危之事。狄谷大喜曰：此事全賴君矣。但君果何法而知德帝乃雜於流民之中而來？蘭伯笑曰：想當然耳。蓋流民人類至不齊。且流品雜。遷易於溷跡。故往一問不圖果然。此中殆亦有天幸焉。狄谷乃拊其肩曰：君誠神思哉。苟須老夫見助。猶望相示。老夫雖駑。或有一二能爲賢者之助。亦未可知。蘭伯笑而出。是夜即從倍德第雷勳爵居旅館中。吐理汝及喀而克二人亦至。直至午夜一時始去。未及天明。第雷勳爵又命蘭伯往召二人。且自拈其髭言曰：哀哉。陛下吾恐不出一日。其魂靈將往依上帝矣。次日。德帝病果益劇。蘭伯時方獨坐旅館門次。似有所待。旣而果有一人推門而入。欲見五百七十號生客。則愛伯拉姑孃也。衣裳雖較昔昨已稍整潔。然而邊幅不修。臃尪之狀。一復如故。見經理人以醫生命令拒不令見。乃悻悻出門。蘭伯亟起從之。行里許。女郎步益急。蘭伯行亦益速。但相去終在數碼以外。防爲女郎覺也。已而愛伯拉忽登汽車。蘭伯亦雇一車而馳。其時路上行人尙稀。車馳乃如飛。久久忽停。愛伯拉行入一巨宅。蘭伯舉首而瞻。則不覺失聲而呼。蓋此宅非他。實秀爾大公爵邸也。大公之於英國。最負重望。而於德亦爲中表。當數年前。德政府仰慕大公才度。亦欲冊之爲公。以爲德用。大公不許。璧其封。而以德國侵略之陰謀。宣布於衆。於時戰事尙未發現。而德與英亦尙未失和。故莫不嗤大公爲妄。及

第

四

集

至戰。覺既開。全歐騷動。衆始信大公實有先見之明。而其位望亦益高。故蘭伯不禁自思。以大公之位望聲勢。實不應與此次之事有關。然而彼愛伯拉者。果又明明入其爵邸。則又何耶。思欲一窮其異。乃停車門外。以待其出。日且午。而愛伯拉猶然無踪。蘭伯復自疑。大公與愛伯拉果是何關係。深談乃至如此之久。既忽憶及爵邸左方。尙有便門。安知愛伯拉之不由是出。仰首前望。則其車竟已不見。蘭伯遂毅然往叩其邊門。一闔者應聲出。蘭伯曰。君亦見有女郎自此出乎。闔者昂首似蘭伯。然後言曰。汝謂愛伯拉姑娘耶。去已久矣。蘭伯尙欲問。而闔者已掉頭竟去。蘭伯乃亦惘然。行歸旅館。甫及梯次。適與倍德弗雷勳爵相遇。張皇言曰。特雷先生。汝亦知德帝陛下已不諱乎。蘭伯亟曰。其僕如何。勳爵曰。傷哉。數分鐘前。彼猶在室。既忽不見。覓而得之。則已飲鎗死矣。蘭伯曰。自殺乎。勳爵曰。或者其然。曰。然則吾儕當一入病室。視此果作何狀。入則此威震一世之德帝。果已淹化。其世界著名之短臂。則尙壓於被外手中。則堅握一鐵十字勳章。上有德文。爲蘭伯所不識者。乃取而納之。於懷。勳爵復舉其案上一小玻璃瓶。曰。此卽得自死者之手中者。其此殆卽由是。蘭伯點首。因又遍察死者箱籠。則亦不過尋常什物。殊無所得。蘭伯乃冥然思索者久之。忽決然曰。是矣。事必如此。吾當一往見秀爾大公。便不難迎刃而解。因卽暫別弗雷勳爵。往見大公。大公時方獨坐書室中。雙目上注。承塵其眸。思憂國之態。一望可見。蘭伯入見。頗自惴惴。唯恐己之思想或誤。則殊獲罪匪淺。因前鞠躬。以言挑之。曰。殿下道路傳聞德帝陛下已崩於逆旅之中。其時卽愛伯拉謁見大公時也。蘭伯語已。大公殊不動顏色。言曰。汝語何云。蘭伯乃以德帝微行始末。細細告之。語已。大公乃曰。汝既知之如是之多。則吾亦無復隱乎。爾德帝之來倫敦。初實有其事。渠且嘗臨幸吾第。

相見亦卽在此室中。其來蓋欲與莫聯盟共拒諸國。但此事至臧倫一洩漏立足引起列國之干戈。衆怒難犯。行且不攻破柏林。不止故德帝祇能冒險自來。特我與彼爲中表親誼。所在必不致有危險。及見予峻辭拒却。乃始危懼。其來本由梅理蓓夫人引渡。至是遂仍由梅理蓓夫人引之渡海而去。蘭伯曰。大公此語信乎。大公曰。安得匪信。蘭伯曰。然則死於旅館中者。又爲何人。大公曰。此事頗離奇。吾初亦不知。適問愛伯拉來言。乃始知之。先是德帝有一身外之身。其人蓋爲德帝從兄魯意親王。形容舉止莫不與皇帝相似。王忠主欲令人不辨。乃亦別其臂而短之。每帝有急難。王救而脫之於險者。蓋已屢矣。此次亦同來。英倫因汝偵之。急德帝乃又不得不分此身外之身。用以欺汝。而汝乃竟受其欺。蘭伯曰。此計出於德帝乎。曰。否。出於梅西蓓茵亦卽醜女愛伯拉也。蘭伯恨聲曰。乃又爲彼弄其狡獪乎。但親王又何由而死。大公曰。此固欲羈汝之身。使不得遽離。故不得不以病爲羈絆之索。特不幸飲藥過多。以致殞命。而其僕亦恐見禽於英。玷辱國體。乃飲彈以殉。可哀也。蘭伯曰。但彼鐵十字架。又作何說。大公曰。此爲德制旌榮之制。蓋德帝固已預料親王之以死相報矣。蘭伯乃不禁頓足曰。梅西蓓茵吾不圖乃爲汝所弄。吾不圖乃爲汝所弄。

(完)

笑曰。此小說家言。大半出於憑虛。未必真有此事。今英德失和兩國之文學家。每喜造此詭奇之說。願讀者勿泥。

第

四

集

漁樵閒話

善化何鏡海觀察應祺。曾侍郎帶潤後營。爲蜀中李申甫榕。忘才傾排。未幾撤。委鏡海作無題詩。呈曾侍郎云。華燭金樽見淚痕。舊情回首不堪論。九州聚鐵難成錯。六月飛霜未是冤。巧語恰逢鸚鵡舌。斷腸誰返子規魂。卻慚當日離鸞曲。已負周郎一顧恩。銀鉤雙捺月三更。地久天長此夜情。忍使明妃真遠嫁。幾曾紅拂自宵行。陌頭柳色春將老。樓上花枝眼獨清。潑水敢言君薄倖。玉釵金谷是前生。廿四橋邊兩漿斜。苦將身世訴琵琶。薛濤舊是章皇誤。神女生憎宋玉誇。空谷賣珠珠有淚。重泉埋玉玉無瑕。可憐七尺珊瑚樹。不及春風陌上花。玉釵香燼漏遲遲。憔悴年來強自持。乞火最憐無里母。捐金誰爲贖交頰。迷離春夢蕙花笑。深淺眉痕祇鏡知。自是思君成獨憶。敢云今日是相思。蘭棹千里石頭城。漸水年華序又更。莫道閒愁徒爾爾。祇緣親愛故鄉卿。畫眉未必無張敞。抱柱還曾遇尾生。一自羊車逢衛玠。儘多裙屐不關情。琴戟門庭冠列侯。錦衣白晝舊風流。分明繞膝難爲語。纔學低眉已自羞。此別可能重會面。臨行那得不回頭。杏花春雨江南夢。翠袖單寒獨倚樓。不怨東風祇自嗟。懶施膏沐對菱花。何曾劍術輸紅線。若論才名遜大家。狡獪偶然拋玉顆。幽閒猶可試宮砂。秦淮才柳長千里。忍令哀吟負歲華。藏嬌休說屋成金。一寸迴腸萬感侵。著地落花春後恨。在天孤月夜來心。定知故劍非無意。况譜焦桐自賞音。百幅鸞箋千縷淚。鏡臺今日幾沈吟。逼近香山。

家庭小說

花

鏡

言情小說 **碧夢痕**

全書二冊

價洋七角

此小說以紅樓夢為藍本如文夢書之為寶玉藍貞碧之為黛玉女友若干人侍婢若干人各有所射曲肖其人纏綿悱惻好色不淫其為宗旨則一而情節之翻空出奇詞意之無懈可擊覺紅樓夢猶有欠闕處諄諄處瑣屑處猥褻處此則一掃而空直欲駕而上之洵為言情第一之奇書願與愛讀紅樓者共讀之

言情小說 **雙淚痕**

全書二冊

價洋二角半

花月浪一書膾炙人口久矣此則傾其意而為之湘靈似韓羽仙似韋波似杜瓊姑似秋兩兩對照茵涸殊科而瓊姑之厄遇有甚秋痕羽仙之藝情不亞瓠珠繩綿沉着之意以簡潔雋快之筆出之青勝於藍自是言情絕作

偵探小說 **生死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半

紐約二女同父不同母形貌若一富有資產父之旅行父忽不知去向諸賊賊其珍寶其一謀死其一被虜閉諸室幾瀕於死一少年俠士身受嫌疑易容冒險借一女豪輕入虎穴援救該女卒成伉儷文筆之妙忽而令人疑忽而令人駭忽而令人悲忽而令人喜理足詞圓脫盡偵探小說策

偵探小說 **盜盜**

全書二冊

價洋二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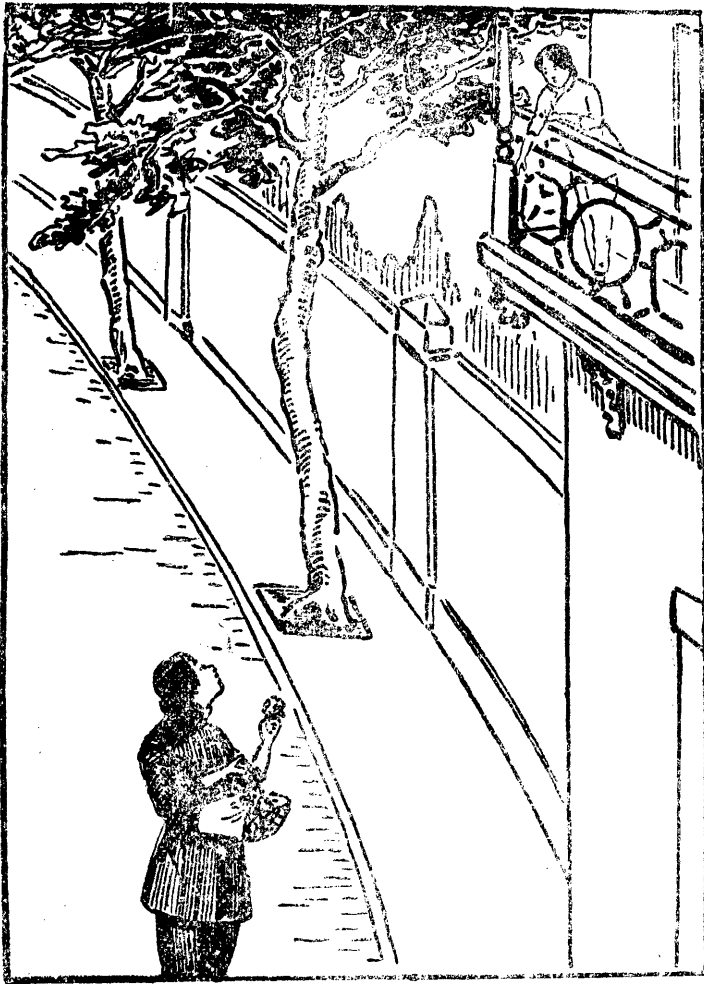
巴黎一富而且美之嫠婦失竊一粒懸賞求獲一偵探受僱身入盜窟備歷艱辛設斷破案始知乃一女子幻作老翁所為而此嫠婦亦係盜中首領該偵探藉此要挾為野合之伉儷事既離奇文又恢詭

球場馳道之西。有美鄰里焉。綠槐夾道。雜以梧桐。畫閣連雲。鐵闌油碧。欄倚桐槐之陰。憑而俯瞰。新闢之馬路也。每值金烏西墜。晚風徐來。車水馬龍。甚囂塵上。鞭絲帽影。顧盼自豪。而樓中人新妝甫竟。亦憑欄遊目焉。實則是間風景。厥維破曉時最佳。蓋面臨廣場。老樹叢生。有類畫圖。黃楊紫荊之籬。高僅及肩。沿道環拱。大類矮牆。其中細草如茵。一碧無際。遠瞻近矚。但見樓臺高下。悉爲紅磚砌成。曉日燭之。耀爲奇彩。赤城之霞。灼爛亦無以過此。而蟬聲沙沙。喚曉霧而開。且氣清新。尤足以驅除熱惱。獨惜瞽騰一枕。人皆睡夢。方酣。使美景良辰。等閒棄擲。爲可惜耳。

一日時將亭午。小雨初晴。賣花傭薛妹。道出是間。手筠籃。曼聲喚白蘭茉莉。意在警閨人。香夢促其理妝也。忽聞嬌聲呼曰。四寶來。耶花球將來。未薛妹四顧無人。彷彿聲在樹間。乃舉扇障日。仰首矚之。見一少婦。徙倚欄角。額髮蓬鬆。亂雲未挽。衣粉紅點。花歐紗玉肌。隱約可覩。胸扣未結。短袖及肘。金釧環臂。其光燦然。默念四寶曾言。是間有華公館者。似爲富宦。主婦豪邁。買花錢月費不資。得非是人歟。吾當招徠之。以分四寶之利。乃高舉筠籃。笑應之曰。小姐購花。耶吾非四寶。然吾花滋鮮。摘日園中。露猶未晞。小姐試購之。必能悅小姐之意也。言次。樓下之扉忽啓。一中年婦持箕出。迴身仰面。顧謂婦曰。奶奶誤矣。彼非四寶。花球行將送。至可無需再買矣。第主母以薛妹宛轉可喜。勿忍拒彼。請求擬略予交易。冀無負招待之殷。良以薛妹爲人深於閱歷。揣知婦女心理。大都諳年齡而喜人譽之。爲美少苟呼。徐娘以少艾。未有不

喜形於色者。

日者華婦囑四寶定扎襟花以備出游茲聞薛聲酷類四寶是以呼之及知其誤則亦置之可耳顧薛語



呼買花者薛視之則一垂髻兒倚比鄰門次揚手而招趨問何花女曰有折枝花耶薛笑曰妹子誤矣時已初秋安有梔子女曰否吾不誤姆乃自誤耳所謂折枝者蓋花之連枝葉而可插瓶者薛曰然則吾有

一出效乃立見婦始啾然笑笑已之錯認薛之誤為閨女也乃指其籃而呼女傭曰試檢素馨球頂綴藍菊者為我購之惟傭意似不願薛恐其吝價也亟拈白蘭兩朶贈之曰阿嬌是花猶葩試懸於襟其香足以解穢此後吾來一切尙煩照拂也傭聞薛言色然而喜顧乃不綴於襟而插於如拳之髻吾知白蘭解語必謂薛妹顛預自傷失所也傭既給價薛遂提籃欲行忽聞

好花插瓶足延數日。香言次解晚香之束。令女自擇。并以開紅數翦。予之曰。晚香太素。宜以此花伴插。則紅綠相間。愈悅目矣。女搖首曰。此洋牡丹耳。有色無香。流品斯下。吾主嘗言梅蘭秋菊。品格獨高。任近何花。亦能自保其芬馥。設在他卉。則一經劣品薰染。若人之交友。未有不氣味同化者。可不慎所擇哉。言已。擇晚香玉兩翦。論價納錢。拈花微嗅。薛聳肩笑曰。妹子年輕。能言乃類鸚鵡。然言頗中理。令吾聞所未聞。妹既愛蘭。會當以九節蘭送售。何如。女頷首未答。聞門內有呼勤先者。噉應掩扉而入。薛亦遂行。而吾書至此。試綜薛妹籃花。以方少婦若嬌小之茉莉。輕盈之玉蘭。以及鳳仙洋菊之類。咸不足以相比。所可彷彿者。其惟含笑花歟。蓋其笑靨常開。憨態可掬。方以含笑爲當。特惜華飾穠姿。俗而不韻。其無詩書涵育。從可知矣。婦字綬珠。富商金氏季女。華君祿卿之繼室也。祿卿才識幹練。歷充憲幕。登樓王粲。不僅以一賦見長。迨入民國。曾任某督秘書。解職歸來。僑居美鄰里左近。雙棲海燕。距新婚甫半載耳。綬珠生長富家。習於逸樂。喜修飾。務趨於時。大好光陰。消磨於梳妝鏡畔。家政一切。悉委傭人。顧凡爲傭者。賢愚至勿一類。得用與否。是在主人之知人進退耳。若綬珠者。又烏足以知此。於是勤者操作不遑。黠者散誕自若。而簾遠堂深。主人初勿覺察。久之。勤者灰心。且爲黠者所利用。米鹽不食。自盡。器服無翼。自飛。而物之傾棄於後戶者。壘壘如名茶珍果之類。固不僅冷炙殘羹已焉。吾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於以歎傭多於主之巨家。往往暴殄天物。迨及衰落。至有求一飽而勿得者。吾見勿鮮矣。然而試起以觀綬珠。方且顧影雲屏。理其額髮。或長短分層。或熨之縐。而又捩之使鬆。有時作燕翦之形。有時不怒亦故意使之。上指長日。孜孜視爲日行功課。而一衣一履。踵事增華。務使合時。而後已。他姑勿論。卽其易履縛袴等事。

第

四

集

端詳妥帖。亦非兩小時。勿能竣事。烏有餘閒。處家常瑣碎。耶。惟祿卿雖名場得意。家有千金。究以寒士起家。深知稼穡。非若紈袴兒之漫無把握者。深勿以綬珠爲然。特伉儷之情。綦篤。又勿忍過於督責。乃以閱歷所得。譬喻以警之。而綬珠爛熳。天真初不明。其用意。既乃以簡直之辭。謂綬珠曰。以吾家境。言固不須卿自作苦然。亦勿可漫不經意。事事委人。須知持家御下之道。察察爲明。則近於苛。殊傷忠厚。若過於放任。則無形之糜費。久且勿可數計。現值家居。猶可爲卿料量。稍稍束脫。一旦出而謀事。路遠。勿能攜眷。屬則家政廢弛。勢有甚於今日者。內顧之憂。足以分人遠志。卿其曲體吾心。而自勉焉。言次。見綬珠憬然。勿語。則又慰勉之曰。卿素嬌養。無怪味於中饋。苟有宜家賢婦。爲卿模範。就其教而練習之。慧質如卿。不難造就。而爲吾賢助也。綬珠欣然曰。有是人耶。苟有其人。吾必師事之。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吾當留意訪求也。閱者於此。必謂言者諄諄。聽者宜稍知自警矣。顧乃日久淡忘。依然故態。蓋凡人豪放。既久。欲其歛而就儉。則非經至艱極苦。勢有所勿能矧。傭侍嬉戲。時加撻掇。如梳傭倪媽者。狡而便給。素得主婦歡。嘗背祿卿言曰。人生數十寒暑耳。年少處。順而不及時。行樂一旦。雞皮鶴髮。若吾者。卽有翠羽明珠。徒增醜態耳。且以主人之才。出爲大官。行且滿載歸。與主母享用無極。何鰓鰓過慮爲此等危言。置之可耳。綬珠聞之。欣躍無已。拍倪肩而獎之曰。汝究年事高。言有至理。吾意亦然。嗚呼。綬珠惡是何言。雖然。凡人胸無城府。而又未嘗學問。則其識不足。辨善惡。從而惑溺之。固易易也。若綬珠者。苟非良友苦心。任怨援手。則茫茫孽海。不占滅頂也。幾希世之愛女者。於教育。願可忽哉。

夫倪旣擅權。視主婦有若傀儡。餘傭奉之惟謹。流弊百出。有勿可究詰者。姑舉一事。以例其餘。時當七月。

初旬秋暑猶盛。華之臥室東向。每晨八時許。日色滿窗。簾捲且及臥榻。祿卿爲熱所逼。勿復能臥。忽聞濃香撲鼻。揭帳視之。見綬珠衣輕綃白足。跣繡花拖履。欹坐搖椅中。如雲之髮。四披於肩。蓋方沐髮耳。手一精緻之匣。挑玫瑰色之膏。加於髮際。倪立身後。舉葵扇。扇之扇風。四颺奇香。滿室始悟。香之由來。及見約指兩鈎。鑽光側聚。珠彩環生。疑爲眞者。不覺詫曰。兩珠光圓。若是誠瓌寶也。其價必巨。究若干耶。倪聞此言。滋喜。以扇柄微按。綬肩。意使綬珠誑言。報以重價。而綬珠勿悟。失聲笑曰。君視此物爲瓌寶耶。且言且探。與祿卿視之。曰。實告君。此蓋寶素珠也。價僅廿金。惟吾人戴之。孰又疑爲僞者。祿卿歎曰。古人云。誰知兩片雲。戴得三村稅。然所謂戴者。猶是金銀珠寶之類。患難時。尙可易資。今則世風日下。以僞亂眞。迨乎色彩一棍。廿金已歸烏有。古今人奢侈之殊。有如是者。無怪漏卮日巨。民鮮蓋藏矣。綬珠訕訕未答。忽又捧心微呻。祿卿笑曰。卿之病。蓋恣飲冰忌濂。檸檬水所致耳。言未已。小女憶萱忽至。萱僅八齡。爲嫡妻沈氏所生。聰穎得父母歡。上一紙與父曰。阿爺視之。此殆芭蕉歟。惜有蛛網。罨其上。蝶與網近。吾誠慮其誤。投祿卿接視。乃一畫稿。似曾團棄者。然筆致灑落。似非俗手所能。則笑摩萱頂曰。癡兒是爲畫蝶。何能飛而入網。萱復指紙背曰。是符與字。與信字也。何以歪斜若是。阿爺不嘗詔我。謂習字宜端正耶。祿視紙背。乃艸書數絕也。每首間以時下事物。題曰夏日雜詠。曼聲吟之曰。

品茶

活火新泉沸。竹爐名茶雅。稱曼生壺碧螺春。似蛾眉細冰透。檸檬比得無。

沐髮

委地青絲浣更柔。誰言生髮藉膏油。臨風挽箇靈蛇髻。香艸拈來愛省頭。

祿卿擊節曰。雅人深致。別有會心。而筆力秀媚。必爲閨人之作。兒於何處得來。萱謂頃嬉戶外。鄰家女適傾字簾。吾愛蝶美拾歸耳。時厨媪張氏送茗登樓。祿卿詢以對鄰姓氏。并其職業。張曰。是家余姓。遷此未久。家無僕役。僅一使女名勤先者。年約十五六矣。至其主人職業。吾實未知。祿卿領首曰。然則其家婦女必有能文者。汝知之耶。張曰。彼家僮主婦一人。別無眷屬。綬珠笑問。風貌若何。張未及答。倪卽屢言。謂彼婦吾曾一面。荆布勿飾。誠不若主母之美。且聞井臼親操。則其不文也可知矣。祿卿咄之曰。孰與汝語。嚙叨乃爾。旣復謂張曰。便中可探之。吾欲令憶萱就學耳。

一日祿卿夜歸。見樓中電燈如雪。衣裙散堆於榻。彩錯生光。花露之香。噴鼻地下。則繡履縱橫。中外式咸備。粉奩梳蓋亦復狼藉。未收。問綬珠。則往觀劇。倪亦不知何往。祿卿怫然不悅。枯坐長吁。一擡首。驀觀前妻遺掛。將縑比素。黯然神傷。偶舉門帘。則東廂僅憶萱一人。陳書於案。逐册翻觀。及見父至。始置不閱。喜撲父懷。力磨其首小辮之髮。遂蓬良以失母。鳳雛與父之親愛倍甚。祿卿掠其短髮。獎之曰。吾兒勤學哉。勿隨汝母。獨居於是。讀書得勿嫌岑寂耶。萱搖首曰。兒隨娘去。父歸孰與爲伴。矧劇場喧闐。耳目爲眩。良勿若家居之清靜。祿喜攬於懷。問其所讀何書。是否晨間所授。萱笑曰。兒翻教科書耳。頃聞鄰女溫書心竊好之。乃遍檢兒書。與彼所讀迥異。是又曷故。言次側耳曰。彼又讀矣。祿問何人。曰。勤先也。乃牽父衣登露臺。舉手指對樓。謂卽余氏居。其下吾家後戶。斜對彼之前門。卽拾紙團處也。祿見明窗洞啓。蘆簾半垂。彼此以里。狹相距。甚近。書聲嗒嗒。然文辭清析。可辨。讀曰。

諸女問其嫂曰。兄謂弟能自治。吾不能自治。其語何指。嫂曰。弟年雖幼。然臥起。則自疊被服。當食則自取杯盤。不藉人助。汝年十一。而髻髮尙不能自梳。此卽能自治。與不能自治之分也。

駱兒於燈下讀書。其姊傍坐結襪。見飛蛾撲火將焚。姊以針撥之。蛾去而復來。兒曰。彼自求死。姊何必救。姊曰不然。蟲雖微。亦一命也。見死不救。無乃太忍。讀至此。聞有人講解。亦婦女聲也。旣乃同讀曰。

某翁愛梅。庭中栽梅數枝。時值隆冬。含苞欲放。其女問之曰。梅乎梅乎。何不爭妍於春日。與桃李爲伍乎。霜嚴雪虐。不畏寒乎。爾嫌岑寂。吾當種松竹伴爾。爲歲寒之友也。憶萱仰謂祿卿曰。父聞之矣。明日務購此書。不然兒輟讀。父勿責兒也。祿攜其手吻之。慰之曰。兒能讀所需。必如兒願。顧書由何肆出。板兒須一問。勤先耳。烏啼驚夢。街車之聲漸繁。祿卿因事出門。甫及里外。一男子摩肩而過。衣履不甚華。而清癯閒雅。落落不羣。祿卿似曾相識。不覺失聲曰。是同學廉甫耶。然廉腴而斯人則瘦。吾豈誤與。佇足沈吟。男子聞聲回顧。審諦之。固廉甫也。祿卿狂喜。執廉手而言曰。故人一別。十年不圖相遇於此。寧非奇緣。廉亦喜曰。吾亦疑是祿。兄特君丰采。數倍曩時。初不敢冒昧相呼耳。二人互詢所居。則對宇望衡。乃竟失之交臂。始知遇合有時。未可相強。惟廉以課鐘已迫。不及深談。約以午後奉訪。匆匆而去。

廉甫余姓。太倉世家子也。與祿卿同里而復同硯。相愛不啻手足。嗣祿卿學慕湘中。復從居。停入蜀。廉甫

奔走衣食。就館浙西。萍梗天涯。音問遂阻。迨乎寄跡春申。一廛鄰比。又以出入異里。往往背道而馳。矧余生遷居未久。鄰里素鮮。往還而祿之出入。嘗由前門。宜其參商矣。然祿卿敦學人也。菀枯之境。雖異。車笠之盟。未寒。矧厠身利祿之場。深悉人情。翻覆虞詐。成風欲求肝膽。若余生者。真如鱗角鳳毛。渺不可得。一旦把晤。欣慰何如。於是事畢。卽歸。探廉回寓。而造訪焉。

時則赤日當空。苦熱逾於六月。祿卿衣輕紗。汗猶浹背。顧乃一入。余廬頓覺。遍體陰涼。疑置身深林間。而清香徐來。亦異尋常。花艸心竊訝之。惟舊雨重逢。所語正夥。未暇問也。傾談未幾。雨聲驟來。起視門外。則月色依然。跳珠僅及天井。乃詢廉甫。以招涼何術。能令熱度驟低。廉甫指涼棚令觀。則非蘆。非席。上覆松柏枝葉。復以竹枝交壓之。不致隨風吹去。所謂雨者。非雨也。人倚樓窗。持壺灑水。免爲日炙。萎黃一碧。濃陰滿庭。細雨炎畏自然。歛虐矣。祿聞其言。深贊設想之佳。廉則意猶未足。蓋不能舒卷自如。僅宜於小屋間耳。祿卿頷首不語。引目四顧。見壁間書畫無多。咸爲名人手筆。器具縱橫。光澤無塵。茗盃爐香。已饒清供。簾波花影。雅稱風懷。是中佳趣。不足爲俗人道也。私念華屋美具。無益身心。轉不若廉甫家居之樂。乃誦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之句。旣乃續曰。孔子曰。何小之有。廉甫急曰。君誠健忘。陋也。非小也。祿卿鼓掌曰。如此精室。寧可云陋。不若小字爲當也。廉甫始悟。不覺大笑。旣乃喟然曰。哀樂中年。塵餌猶昔。昂藏七尺。無補時艱。生涯憑賣賦之金。思歸引登樓之感。君知我者。復何羨哉。

蓋自辛亥軍興。海內鼎沸。公私款項。羅掘已窮。教育之費益絀。凡就教席者。艇脯所入。幾難贍其身家。廉

之橐筆游中。亦爲境迫。兼任報館撰述耳。言次。勤先進點。祿憶萱兒言。詢之廉甫。始知廉妻周氏名。號曰新藻。爲姚江儒家女。工詩。尤善繪繡。素有針神之目。勤先所讀。爲周氏所編。詩亦近作也。嘗論衣食住三者。謂屋無求華煥。但能雅潔。整齊。茅廬勝。廣廈矣。食無求珍錯。烹調得宜。蔬笋亦饒真味。至於衣服。研究之處。尤多。綜言之。質取耐。澁色尙雅。淡長短適。體足矣。祿卿聞之。欽佩不遑。笑謂廉云。吾固疑君向疏懶。不事一室。今之模範家庭。實由賢助相成也。談深日暮。祿起告辭。遂以兩事要求廉甫。一則令綬珠常來參觀家政。二則萱兒執贄。俾沐宣文德化。言出誠意。却之未能。自是之後。兩家眷屬往來。有如至戚。流光如駛。忽忽重陽。祿卿奉晉巡按函招。令襄政務。鳴騶催道。卽日首途矣。

瀕行之先。廉甫設宴厲廬。爲祿卿祖餞。祿挈綬珠同來。離堂琴瑟相顧。黯然而祿卿別有所思。尤覺憂形於色。酒將半。祿起與爲禮。重以綬珠相託。曰。晉中路遠。吾局之久。暫亦難預定。挈眷爲難。惟家無老成。客居更鮮。至戚賢伉儷。而外實無可以託妻寄子者。而內子年輕識寡。吾心未免懸懸。吾行之後。務求嫂夫人隨時教誨。至於僕役之進退。亦惟賢嫂主持。苟蒙金諾。吾憂釋矣。廉夫婦謙讓未遑。祿固求一諾。既復切誠。綬珠謂海上非內地。比人情鬼。魘防不勝。防吾去之後。諸事取決。余嫂脫欲出游。務宜與嫂偕也。珍重一聲。兩行別淚。空閨思婦。未免於邑。寡歡。雖新藻熱腸。日必一往。冀有所匡助。庶無負祿卿重託。顧家各有主。遇事插手爲難。矧新藻勞人。而亦雅人也。中饋之暇。手不釋卷。而繡名遠佈。購求者紛至。卒卒可知矣。在綬珠則好動惡靜。耽逸畏難。二人向背。各趨極端。且祿卿既行。綬爲家主。有所動作。孰得而禁之。於是倪媪爲介。進所謂張姬李妹之流。相與雀戲。資由小而大。時由晝而夜。金迷紙醉。燕叱鶯啼。食息

無時晨昏莫辨。囊之清嚴闔。今則喧聲達戶外矣。而羣雌粥粥。其類可別爲二。大都宦家棄妾。商人外室而已。上焉者樂交大家子。自高其身。分爭以衣飾相雄。長下焉者歆綬珠之富。欺之以博而攫其資。綬珠本及時行樂之心。嬉不知愁。初無遠慮。寧知來意之不善耶。

輩中有施少奶者。三十餘矣。脣膏面藥。不離手效。男子裝鬆辮。蠻靴口銜烟卷。居然浮薄少年。其人精六博。尤善釋平權。精義譬喻。引證雜以詼諧。惟顧三妹在座。則斷斷爭之。謂少年處順行樂。無傷大節。若他有所戀。不僅背夫辱父母矣。綬珠左顧右盼。不知何所適從。顧吳人也。年少於施。落落有丈夫氣。有時作歐婦裝。花冠長裙。纖腰高屣。而玉立長身。窺其背儼然。西方美人。其與施異者。施愛博。顧則愛劇。於新舊諸劇。無所不知。斯二人也。髻參短簿。異曲同工。各貢其諛。以博歡衆。則碌碌伴食而已。三人情若姊妹。衣履易着。出入必偕。聯袂而來。見者屬目。飄華燈於珠陌。憑軾追風。顧法曲於樊樓。飛箋召妓。撲朔迷離。亡形爾汝。家事咸置。勿顧倪之私橐。飽矣。猶有顧忌者。新藻也。乃肆其簧鼓。乘隙進於主母。曰。余夫人雙臚炯炯。能燭人心事。是等人何可與交。矧貧人之納交。富人譬猶參天大樹。乃被藤纏。藤雖得所樹之受。損滋巨此。烏可者。然斯語綬獨不信。以余氏清介自守。絕不有所請求耳。倪知其意。易以微辭。謂主母聽察何事。不知不屑屑於家事者。身分宜然。非勿能也。主人憤憤。事事託諸余。妻豈敵體之愛。信託不及外人。其視主母爲何如人耶。毒哉。此言如以極銳之針。隱洞綬珠心坎。不覺勃然變色。俟新藻來。輒託故拒之。萱兒轉入他校。禁不令擅入。余齋新藻。何人豈不明其用意。自是之後。絕跡於華氏之門。而閹主狡奴益無所憚。惟樂不可極。極則悲生。曾幾何時。惡耗至矣。

日當亭午。黃梁垂熟矣。綬珠通宵手戰。玉輓花慵。海棠未醒。新藻突然登樓。倪見其形色。張皇不類。往時溫靜。一時中懾。不及遮攔。綬珠濃睡。方酣斗聞人喚。推衾而起。則喚者新藻也。急詢何來。新置勿答。乃屏倪退。始出兩信與觀。淡墨潦艸。頗類急就。惺忪倦眼。欲辨爲難。乃延新坐牀。層代讀之。則祿卿之急報也。略謂吾作此信時。吾爲罪人矣。恨無知人之明。乃爲僉壬所累。有舊友巫姓者。幹練謹篤。吾言於上峯。使長某局。不圖蓄心叵測。捲款潛逃。鴻飛冥冥。偵查無着。願人爲吾薦責。有攸歸事。關公款尤不容絲毫延誤。上峯限一月不獲。責令賠償。今限期已迫。張羅僅及千金。卿見字速以存款若干。盡數託廉兄匯寄。所短之數。乞以金飾易資。并寄以濟眉急。茲變出於意外。勢不得已。告急於卿。然一官仍在。不難恢復。故物加賠奉償也。方寸已亂。不復能顧家事。惟房屋過巨。宜卽另遷。支用太繁。務宜撙節。刻下家用已託廉兄代措。而廉嫂熱腸凡事。請其調度。必能益卿也。亟候復音。萬勿延誤。以重吾咎。云云。

另信係致廉甫者。其事略同。託其匯款措置家事而已。綬珠聽已驚而恚泣。一時罔知所措。新藻勿忍。慰之良殷。乃起開箱。取銀行存據。與新惟至金飾一層。則覺遽難割愛。遲疑問。忽憶摯友顧施。乃遣人延之。欲與措假。迨使歸。咸託故他行。不得已自起理妝。命車欲往。新藻止之曰。嫂癡矣。彼等與嫂游者。樂主人慷慨足供娛樂耳。一旦患難。至望望去之。往之何益。茲信一揚。徒惹彼等訕笑耳。綬不獲已。檢藏飾予新。孰知零星者不翼而飛。綜計數亦不資。倪知事發。遂遠颺焉。

一年容易。又是新秋時節。前書所云賣花婦薛妹者。手筠藍。重來舊地。仰窺綠樹陰。中闌干。依舊倚者。非復綬珠而華氏之居。與余寓鄰比久矣。入室探之。見綬珠臨窗刺繡。萱兒旁坐共讀一書。孜孜若有深味。

第

四

集

綬衣雪色葛衫玄裙拂於羅襪梳家常低髻額髮線齊鉛華不御清肌秀潔轉勝去年而曩時張於壁者繡屏而外五彩之月份牌耳今則易以人物蓋舉案圖也靠牀方桌向供檯花今則銅瓶如膽斜插月季一枝綉左建蘭兩盆陳諸竹架幽香襲人較之花露噴薄雅俗不啻天淵最奇者針筐刀尺之類光澤若常御者此等事豈綬珠屑爲哉無何余婦來蓋謝綬之贈饌極譽其烹飪之精自慚勿及薛更異之旋覓勤先得於戶外乃問以華少奶起居事較往年迥若兩人其故何耶勤先笑曰姆不憶昔日之言乎薛妹忽忽若忘勤乃指籃花喻之曰夫華少奶者以花比之蓋含笑與月月紅也有色無香易於薰染置蕭艾則惡近芝蘭則香今幸離惡艸入芝蘭之室則其改過遷善也宜矣薛妹恍然有頃笑拍勤先之肩曰妹子善喻發人深省殆所謂名將麾下無弱兵也言已提籃緩步仍曼聲呼白蘭茉莉而去其聲抑揚中雜俚歌微風吹來似云

種香花 去惡草 村裏討個好阿嫂 一村姑娘盡學好

勤先聞歌一笑掩扉而入吾書以常例言至此可以結束矣惟祿卿提欸之函真耶僞耶使人不無疑竇不能不表而出之蓋余氏之計也

自羣陰搆難綬珠漸入迷途知非區區口舌所能挽回而施婦爲人尤不齒於人口狡兔三窟引蝶招蜂凡良家子稍有所蓄被其陷溺者衆矣余氏以付託之重不得不舍經行權僞作祿卿之信所謂顧三妹者新藻之友值綬之動作也迨乎祿卿歸來綬珠黽勉宜家金飾亦奉還原璧余夫婦之苦心高誼宜祿卿感激不置云

(完)

感化小說

賊

癖

小 大 觀

一肌膚玉雪嬌嫩可愛之童子方瞑臥於加可畢式之巨榻上黃金之髮觀於雪色之枕呼吸微微睡態端正睫毛長而脣色朱慙態可掬時其保傅曰維克者立榻前視童子睡容有頃爲之覆衾於肩輕聲自語曰佳哉渠已熟睡如此好孩子宜其得安穩之酣睡也今我可往牧師許與之作抵掌高談矣言已四矚室中見燈光無恙爐焰猶熾乃躡足出植其外衣之高領使蔽己面是夜霜頗重樹枝屋背皆閃閃作銀色自此爵府之園至牧師所居爲程可一里室門閉後不久榻中之小雅雷克先生張其碧目徐徐四顧已乃一躍而起至榻下雅雷克之體裁較之平常十一歲之童子畧高衣一深紅色極厚之睡衣又以其藍帶作笨拙之結於腰間視之益纖瘦蓋睡衣長直覆其踵全身如一束物當是兒之生也鷄鳴之鐘方振貧賤富貴者聚譙於一堂飛觴豪飲僉祝此子來日成偉大之人物此外尤有一絕麗之婦人產後臥於榻中擁衾倚枕若甚樂又似甚苦其夫踞於榻前絮絮作溫語慰其妻時童子見維克已去大樂忍聲匿笑潛行至門次以耳就鑰眼靜聽久之無所聞急趨至暗隅登一椅壁上懸畫架架之下暗機之摠伏焉伸手按之畫大啓如門一暗穴見焉穴口蛛絲塵積殆非有人爲之掃除者此穴蓋其先祖關以避亂者也雅雷克伸手摸索良久得一篋挾之出穴外立椅上四矚室中一若深妨人見者已乃一躍至此行近桌次啓此祕密之篋得一面具一手鎗一短槌一鑰匙之貫一黑夜燈一舊黑之巨囊囊外書曰拉福爾皇子大凡穉年童子皆好嬉戲其好惡各異顧未有奇特如雅雷克者雅雷克恆喜矯作盜賊屢於

第 四 集

深夜毀其母之私室之門而入擇其珍飾之尤者竊之其母不知此乃其子所爲思報之警察至蘇格蘭場僱偵探以緝盜忽有人以一函及紙篋至函末署名爲拉福爾皇子書中之言謂忘却夫人乃天下至美至善之婦人故冒昧將夫人之珍飾取去自咎不已今謹以奉璧云云其函中之綴字法至奇又自稱爲文士之賊後其父微有所聞知雅雷克喜作賊召之至書室中此文士之賊乃直立爐前意氣自若其父正色謂之曰雅雷克爾盜竊之行果不能自禁而必須爲之者則我亦不强禁爾勿爲惟爾有所取宜速歸其原處不爾則我將嚴禁爾必使爾行動皆受束縛也能如我言否雅雷克曰諾嗣後遂常運其巧智之腦思構新奇之計策以遂其行竊之謀然亦未嘗無失敗雅雷克雖竭智力以竊物第終必璧返其固有未嘗據以爲己物也此斯特羅苑中之書室頗爲外人所耳食蓋雅雷克之父若祖咸不吝重值以購求古籍名書之第一版凡庫中之書皆各有其歷史且其價值更非常人所能料各櫥皆有鎖有鑰室門之鑰則管家者藏之每夜至半侍者卽以其鑰返管家在夜半之前則室門常啓蓋雅雷克之父勞里甫恆於飯後吸菸其中又喜以其藏書之富詡示友人是夜雅雷克之挾具而行卽詣此書室也是夜爲聖誕之前夕其父母均已詣埃及故雖爲聖節亦不大讌賓朋是時主於府中者惟維克及雅雷克是歲度聖誕之計畫惟邀一牧師一醫士一地產商人耳時管家者及臧獲輩方勤於自治佳膳雅雷克私計彼二人必已忘懷藏書之室矣欲行其偉大之志願者舍此黃金之時機更何待維克已外去訪牧師作長談其餘臧獲亦各居己室或置酒私室中邀朋輩同度聖節雅雷克思盜此藏書室者已蓄志兩年第恆苦勿得間今時機至矣其可坐失之耶乃嚙其僞手鎗於齒間手鎗者小兒玩物也又攜布囊鑄鑰及

一。手。電。燈。拾。級。而。下。自。念。我。此。次。乃。行。生。平。所。未。經。有。之。偉。大。事。業。也。信。哉。此。遭。實。雅。雷。克。生。平。之。偉。大。事。業。也。方。雅。雷。克。張。其。澄。碧。之。日。起。坐。榻。中。時。適。有。一。人。屏。息。躡。足。而。行。舉。動。至。速。手。顫。面。白。畏。怯。如。鷄。頻。頻。側。首。傾。聽。目。饑。若。狼。詣。藏。書。室。門。前。試。啓。之。甫。一。觸。手。門。輒。關。不。禁。駭。然。此。君。素。聞。近。世。科。學。昌。明。不。鮮。種。種。捕。賊。之。器。具。又。知。貴。家。府。邸。多。置。備。之。故。其。入。也。不。敢。越。一。牆。破。一。窗。妨。有。些。微。之。聲。息。卽。爲。府。中。人。知。則。此。夜。之。來。靡。特。無。所。得。而。數。月。苦。役。之。監。禁。亦。不。可。免。乃。於。天。將。暮。時。匿。伏。馬。廄。靜。俟。臧。獲。輩。聚。談。於。僕。役。室。後。始。敢。出。自。後。門。入。經。暗。廊。至。大。梯。級。之。下。其。目。的。之。所。在。亦。藏。書。室。也。所。攜。與。俱。來。者。亦。爲。手。鎗。短。棍。面。具。賊。燈。布。囊。諸。物。與。雅。雷。克。之。所。攜。者。無。殊。特。其。物。非。兒。童。玩。具。乃。真。物。耳。既。入。藏。書。室。燃。燈。左。右。照。射。舉。目。四。矚。目。亂。神。迷。茫。然。無。主。何。處。爲。入。手。地。耶。室。中。珍。籍。如。列。肆。取。何。者。爲。宜。此。人。之。於。奇。書。古。籍。初。無。所。知。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固。無。從。辨。別。至。是。乃。大。失。望。其。初。志。欲。入。此。竊。得。數。物。滿。實。其。囊。卽。足。初。不。計。爲。何。物。此。時。所。見。者。滿。目。琳。瑯。巨。帙。小。冊。無。一。非。書。書。多。乃。無。從。辨。識。其。貴。賤。且。此。種。物。事。僅。足。供。文。人。學。士。骨。董。家。考。古。家。之。摩。玩。以。云。易。錢。則。其。價。值。良。不。可。決。萬。一。滿。載。而。去。售。之。冷。攤。中。僅。僅。博。得。一。二。辨。士。則。此。行。毋。乃。徒。勞。雖。然。入。虎。穴。寧。可。不。取。虎。子。此。君。固。非。目。不。識。丁。者。以。其。文。學。之。程。度。而。言。勉。力。尙。可。鑑。識。惟。逐。本。翻。尋。則。費。時。多。易。爲。人。覺。在。法。入。人。家。竊。物。者。罪。不。容。誅。且。入。貴。人。之。家。竊。物。則。官。中。咸。治。以。死。嗟。夫。今。夜。果。爲。此。中。人。覺。察。則。此。少。年。之。生。命。其。斷。送。於。此。乎。蓋。此。人。尙。在。少。年。時。代。惟。面。色。枯。瘦。貌。亦。良。不。惡。也。思。至。此。悚。然。股。弁。已。乃。瑟。縮。而。作。極。敏。速。之。舉。動。行。至。室。中。以。布。囊。置。櫥。上。探。手。囊。中。出。手。鎗。納。彈。其。膛。執。於。右。手。左。手。持。燈。疾。行。至。一。最。近。之。書。櫥。次。啓。以。百。合。匙。



取數冊。納囊中。復至櫥前更取。突聞有人聲曰。吾伴乎。宜以若之燈授我。我為爾持之。爾作此事。須得用。兩手始濟也。賊聞言。大駭。血管中血如化。為冰。口噤不能言。急回其身。以手鎗正擬言者。并以燈光照視。

子竟能先我而入。然則我二人同道也。亦同志也。蓋合力同作。可乎。賊曰。子為誰。童子翹其下頰曰。子不吾識耶。嗟夫。穉子我自料我之於此道。歷練較爾深也。我之名為拉福爾。皇子言時。伸兩手。有驕滿自大。

其面則一碧眸。美貌之童子也。童子髮金色。第蓬蓬然。甫自榻中起。面有詫色。賊見此。不可思議之異象。驚訝幾喪其魂魄。失聲低呼曰。天乎。雅雷克曰。且容我言。子之手鎗。洵屬上品。我信此鎗一發。則我身必致分裂。為百片。信乎。賊不能成聲。亦不知所措。蓋童子之狀。無惡意。且懇切。慇懃如好友。賊見之。乃大惑不解。雅雷克溫然笑語曰。我初亦屬意此地。靜俟甚久。然不意。

意賊愕然視之。竊念此兒或來戲我乎。府中人或知我之來。故遣是兒來。尼我而彼輩則往召警察。乎於時冷森鎗管之端。已直抵童子之額。童子苟一失聲而呼。則膛內之彈丸。將立隨其呼聲。同出洞其穉腦。賊曰。小惡物。今宜緘若口。勿便高呼。我固知此爲擒我之計。可速告我。以若曹之計策。不爾吾彈發矣。雅雷克絕不畏。峇揚其眉。作鄙夷狀。曰。我親愛之先生。聽之。爾似未明吾意。我爲拉福爾王子。雅賊之首領也。我等乃弟兄。非仇敵。子可暫置爾手中鎗。賊持鎗之手。漸垂喉中。作聲如泣。雅雷克曰。善哉。正宜如此。友乎。今可行所欲爲矣。時光可寶。吾輩勿蹉跎失之。吾家廚役每夜未鎖。閉此室之前。必先入而檢視其果也。無恙否。請君先了此榭。何如。我將着手他榭也。言已。俯啟其囊。出兒童戲玩之手鎗。賊見之。自疑入夢力。揉兩目。并自撮己肌。以驗其果爲夢否。繼又自思。此非夢幻。則必爲妖術。否則府中人之巧技耳。爲今之計。但有將所竊之書。盡棄之。而乞宥。蓋賊見此童子貌美如王子。言語如文人。乃偏亦自承爲賊。於是大惑恐懼。自主之力。盡失。卽立於地上。兩足亦不克自持。搖搖欲仆。乃蹣跚舉步。如中妖術。足蹴童子囊中取出之物。鏗然作聲。雅雷克曰。慎之。毋皇遽。此室返應之音。至強。慎妨人覺也。若吾等所事。失敗。則世人將指我輩而笑。卽我輩自問。亦何顏見人。也能以子之百合匙一假我否。蓋我鑰非佳品。或不堪用。賊如言。以鑰授之。雅雷克曰。謝君。君殊能推誠信人者。佳哉。君之鑰匙。上選也。吾既有此匙。當能立啓之。君亦知此等書之價值否。其價當以百磅計也。嗟夫。此中僉秘本古籍。今無其版。吾等得之。巨富不難立致。雖然。我嘗允吾父。凡竊得之物。必歸之原處。否則吾父將永禁我所爲。子已得手。未時賊方納書於囊中。狀至謹慎。答曰。已得之矣。盡行乎。曰。行將焉往。將何以了之。賊曰。挾之以往耳。爾意將何以了之。

第

四

集

我所爲者非若爾之兒戲事也。言次作怪笑。爾時雅雷克覺血筦猝冷。猝熱自念。我入此書室行竊嬉戲也。而今竟與一眞賊相對。且助之竊取。櫥中書今賊且言。行將攜此巨價之書籍去矣。將坐視其去乎。果爾則阿父歸來。將何以處我。自計宜亟返我之本來。執行我府中小主人之本職。勿可遲疑。則此事了矣。思至此。毅然志決。疾躍而行。攫取賊之手鎗。復一躍至一櫥後。舉鎗擬賊首。曰。舉一武者。吾鎗立發矣。賊詫甚。然殊無懼色。但作凜冷之容。注視鎗管。已又舉目視雅雷克。金絲細髮若愛悅不勝者。顧亦寂爾不動。蓋徵之雅雷克之神色。知其必踐所言。苟一動其槍。必立發無疑。即使其槍彈不得命中。而槍聲已足警召室外之人。使之於數分鐘間齊集於此。乃袖手而言。言時半似自語。半又似語雅雷克。其言曰。穉子盍聽吾言。爾意作賊爲易事乎。爾意謂凡作賊者。但毀門而入。取物卽行。平果爾則人皆可爲賊。人皆樂作賊耳。嗟夫。孰知其否也。卽如我今日入此室。乃爲一乳臭小兒所愚。弄遂不得不束手待縛。雖然。吾爲爾賀。爾得我矣。爾固自以爲大幸事也。爾貌美如安琪兒。爾年方穉弱。乃能誘人入窠。則爾長成後。直一善誑之翩翩公子耳。我雖爲賊。顧從未作誑。而今則爲爾誑矣。爾以作賊爲嬉戲之事。嗟夫。以善誑之少年復喜以作賊爲嬉戲。美哉。子之前途。我雖爲爾縛。不暇自悲。然我實爲爾賀。頃者爾不嘗呼我爲友。爲兄弟。耶。鄙哉。穉子。吾生平未嘗見有如此頑惡之童子。有之。唯子一人耳。雅雷克聞賊言始而唇顫。繼而目赤。終而淚盈。滿眶幾失聲。大哭久之。始遏淚。作聲曰。爾爲此種語言。令我勿能堪。雖然。爾之爲此言。我亦不能禁遏。使弗言。但我聞之心痛。欲碎我若早知以作賊爲嬉戲。而受人鄙夷。至於此者。我必誓不爲之矣。此室中之書。非我物。亦非吾父之物。乃吾家族世傳之公有物。我與吾父特保守之人耳。爾或不

諒吾言然。吾言實在也。我此時爲此屋之小主人。負有保護之責。子能識來路。盍去休。賊忽作欣異之音。曰：然則爾果釋我耶？曰：吾友信也。賊乃取冠力擲而加之。首上遽向門行。其所遺之器物亦不顧。於時忽有極重之足音發於廊外。扉下之隙微露燈光。賊駭然低呼曰：天乎！我將何爲而後可？雅雷克疾取去。手槍之發火引納之囊中。并己物推置一椅後。低語賊曰：速匿。沙發榻下。子母懼我亦常匿於此者。屏爾氣息可耳。賊皇急中手足無措。遂如言伏榻下。室門亦立啓。廚役格力持燈入。蹣跚以行。狀似醉。雅雷克高呼之。格力聞雅雷克聲疑爲老主人。急鵠立致敬。雅雷克效其父之狀態而立。廣分兩足納手囊中。而高仰其下頷曰：格力爾醉矣。爾宜以此室之鑰授我。我當能代爾檢視此室。能爲爾鑰其門。容我以鑰授總管可也。格力微笑曰：天乎！此非少主人雅雷克乎？雅雷克乃徐徐移步至燈光下。格力乃見其容。雅雷克以莊容視其僕。厲聲曰：格力若聞我言也。未。格力鞠躬曰：敬聞命矣。然檢察此書室乃非常之職務。我我我……雅雷克力頓其足。若怒不可耐。格力不敢更違其意。以鑰授之。且言曰：吾此遭之度。聖節……雅雷克曰：此事人皆有之。勿多言。速往安寢。格力大感言曰：吾至感至感。吾主……雅雷克曰：可矣。勿必稱謝。聖節耶。信然。聖節固佳節也。願爾晚安。速去休。格力曰：馬斯脫。雅雷克乎。願上帝默相爾也。言已。即復蹣跚而出。醉態醜。行時亦不一念其少主。獨留室中。乃無燈火。亦不思一問雅雷克。胡爲深夜至此。門砰然闔。榻下之人乃蛇行而出。雅雷克低囑之曰：且少待。若當容彼行稍遠。且我猶有一言詢爾。爾費一夕之工而無所得。將奈何？賊曰：吾妻及吾家於度聖誕節時將無半粒入腹。即此已耳。雅雷克曰：已矣。此何以堪。夫雅雷克之作賊。特視爲嬉戲事耳。初不審是人之作賊。乃爲一家口腹計哉。因自齧其脣。言曰：

第

四

集

然則子將何爲曰但保吾不入監獄足矣言時前行至雅雷克前狀至可憫而可恐正色言曰我初非下流人物固嘗受高等教育吾師長吾父母皆欲我躋於上流爲誠實之君子我前此亦嘗御黑色之燕尾服白色之襯衣卽我亦以富貴自期吾初爲人之童子書記每星期得薪金數先令繼乃爲成人之書記薪水畧有增益嗣乃爲情網所牽與一女子相愛好爾時仍爲一白璧無瑕之君子也吾妻與我愛情甚篤吾二人之生命幾若捏而爲一久之育兒矣兒女相繼共已得三我所得之數先令幾於不足供養而吾夫婦自得兒後樂乃彌甚吾所入雖微然吾妻能節儉持家則亦大安樂顧事有非人所能料者吾所服務之商號貿易失敗其營業乃日下一日吾植身非不端也吾接物非不善也而竟至落拓中途游手失業矣是爲曷故我實不解吾服務於商號者一十八年我年才三十耳以如此年齡如此經驗或易於更謀一職也言至此略止而喘雅雷克伸一手置其臂上作懇切之容問曰後竟不能耶賊爲雅雷克之手所觸心大動悲愴益甚言曰馬斯脫雅雷克後竟不能謀得一職吾夫婦二人終日游行街衢中偶或得一二小機會初尙可少謀衣食然賦閒既久不可終恃家中所儲積者垂罄而吾等悲苦之境遇又至矣我輩本自居一屋至是乃不能支但貸二室以供起臥終日除游行外無所事事渴欲就一書記之職顧曾無一人過問有時欲於街衢中爲人作苦力然恒爲捷足者所獲吾不諳此中規例無從與之爭也繼乃約二室爲一屋啼飢號寒之音響乃時聞於余耳矣雅雷克低呼曰痛哉吾友賊復曰馬斯脫雅雷克乎至是吾乃不得不試爲惡事於是不義之財遂恆入吾囊度聖節時仍安樂如昔聖脫可洛士之襪中乃常有玩物予我小兒嗟嗟天平當聖節之日吾兒無所得其狀至可憫我烏能堪之吾於上星期向

吾兄假得微資，留與吾妻更購一車票。至此蓋吾聞人之至此謀事者，恆得滿所欲。吾既來此，亦惟徬徨中道，行經此屋，詢諸人，知此間有藏書室，皆珍貴之品。我乃自思：若輩既富有鉅萬，我即取去其三、四冊，當無損若輩之衣食也。子謂何如？雅雷克一躍而起曰：若書爲我有，將盡以與子，奈非吾物，乃吾祖若父。吾子若孫之公有物，吾力不能以之施與他人，然我當爲子籌之。請汝少待於此，毋他行也。賊諾之。雅雷克遂外出，少須返，氣促如奔，長途并攜一小銀箱，搖之叮噹，有聲悅耳，可聽饑者聞之。若飽貧者聞之，若富雅雷克面赤而有汗，澤置箱於地，曰：出子之短，挺啓此箱，此爲我父所賜，非自行竊得來者。然苟微子之言，我之前途將不可問。我此末次之所爲，蓋以購吾來日之人格也。賊遲疑以挺授雅雷克。雅雷克受挺立，毀箱得素，勿令二十六半，素勿令一半。克郎三賊見此，長吁其氣，闔其目，此瑩瑩寶物，但得其一已足供其妻子數日之食，而免於自戕，已而啓目，見童子方以一白絲帕裹金幣，帕角有一絕巨之字，雅雷克之姓也。雅雷克舉其巨目，仰視賊，面曰：友乎？爾若能允我一事，則我亦將允若一事。賊曰：馬斯脫雅雷克，何欲者？曰：此後爾當勿更作賊，我亦誓守此言。賊頷然，領首狀至可哀。雅雷克作誠摯之容，曰：新歲之前夕，吾父將歸，此蓋除夕，乃吾生辰也。我不求阿父贈我以玩品，但乞彼位置爾於其經理人之辦事處中，專司吾家之書籍。今子可書爾姓名居址於此。言次，以小冊授賊，賊接而書之。手大顫，書已。雅雷克又曰：爾未得業之前，能許我以不腆之儀贈爾夫人否？言次，舉其手帕中之金，更二分鐘，賊已出去。時默不作一語。雅雷克閉室窗，取囊中書，返之櫥內，亦閉之。以兩囊匿榻下，鑰書室之門，邁步逕詣管家之室，而管家婦適不在。是知此藏書室之鑰，常藏置一抽斗中，乃置之。於是歸室寢。

(完)

淞樓雜記

程風衣先生（名嗣立，蘇之安東人，或云歙人，有水南先生集）工詩善畫。居淮揚間，有富名清初，淮揚富室多大賈，高閑闕，遊客求見者雅不易晤。蓋相習成風也。相傳馬璞臣投刺於風衣，三至三拒，馬怒譁於門，擾攘間，見一人便衣小冠，曳履出問曰：子何人？曰：吾桐城馬相如也。曰：馬璞臣即子耶？曰：然。因還問子何人？知程風衣在家中否？應曰：吾即風衣也。兩人大笑，攜手入，各吐所欲言，如故交，留數日，盡歡。時馬入都，無行資，又值風衣無現金，竟典質諾之，豪曠之風念之邈然。

方畬山先生少時，家蓄一婢，頗慧黠。婢嘗臨水洗裙，畬山自後戲之，婢就地拾泥塗其頰，為夫人望見，乃止。其後畬山夫人作燕詩，藉以致諷，云：如何不向畫梁棲。漫逐東風上下飛。欲採芹香猶未得，瞥邊空自帶泥歸。婢名琴，香詩用芹香字，諧音也。

（翔龍）

哀情小說

紫羅蘭

古今情海

情中貞情中正
 情中烈情中憾
 情中義情中仇
 情中諧情中報
 情中俠情中累
 情中豪情中妒
 情中愛情中淫
 情中癡情中浪
 情中私情中神
 情中緣情中鬼
 情中靈情中妖
 情中化情中外
 情中媒情中通
 情中感情中蹟
 情中幻情中案

全書八册

天地一有情之劇場也 人物

一演情之角色也男男女女生死死貞

淫愛惡離合悲歡大欲所在古往今來

同出一軌 正史所甄收裨官之記

戲願未有善本成集者 梁安曹君

多情人也別蠡搜蟬廣觀

博取歲餘十稔 成此巨編名曰

古今情海全書五十餘萬

言分類三十都為三十二

卷 本好色不淫之旨竭盡香摘豔之能

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價洋二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 說 大 觀

天容如鉛把大地籠着一種陰鬱之氣兩脚簌簌的像跳珠般跳在那墳上那棺兒早已入了墳穴但有無數的香花散滿了一堆黃土彷彿是散花天女散着的一般瞧那些殘花亂葉都帶着可憐之色似乎不但弔那地下長眠人并且還在那裏自弔呢這時送喪的人都漸漸四散車輪轆轆的響着載了他們離這淒涼寂寞的墳場而去等到末一個人影沒去時近邊一塊墓碑後邊却影影綽綽的現出一個婦人來苗條身材風中弱柳似的身上穿着一身舊衣服瞧去煞是可憐臉兒被面幕蒙着也隱約流露出一派傷心的神情當下他微步蹺到墳前起了面幕含悲帶恨的向着墳呆瞧了一會纔把他手中握着的一小束紫羅蘭放在墳兒頂上這一束花雜在那無數的香花之中簡直算不得甚麼他的一縷幽馨也怎能比得上許多玉簪百合紫丁香夜香蘭的濃香然而那婦人心中以爲這花雖是小小兒的一束却最和那地下安眠着的人接近任是花圈花球也不及他有幸所恨那死的不知道可聞着這花香沒有可曾瞧見這花兒的主人沒有正這樣想着猛覺得有人立在他身旁觸他的臂兒且還有一股冷氣吹在他額上好像是死人最後的一絲殘息擡頭瞧時却不見甚麼人但覺縷縷幽馨撲鼻如醉便是那一小束的紫羅蘭接着他又對墳兒呆立了半晌纔懷着滿肚子的深憂極痛旋過身來這當兒夜色已上了兩脚已停想趕快回家去不道正在這旋身的當兒却又和旁的一個婦人打了個照面身也穿着一身寡婦的喪服只不像他自己那麼委蕪他一見了這婦人即忙把面幕下了手中緊緊的握着裙幅

第

四

集

這數秒鐘間兩婦人面對面的立着都在那裏發怔。瞧他們身上一樣的穿着寡婦喪服。多分是和墓中
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兩人的神情一樣的悲痛。兩人的臉兒一樣的沐着眼淚。兩人的顏色一樣的慘白。
如紙所不同的。便是名分。和貧富罷。咧停了會兒。那後來的婦人放聲問道。你可是也和那死的相識麼。
說時那聲音又清朗又溫柔。萬愁中又挾着些兒驕氣。那先來的婦人聽了。便囁嚅着答道。正是吾們
相識了好久。咧。那後來的婦人走近了墳。擡眼向墳頂上斜覷了一下。子忽地轉身向那先來的道。咦。你
掉了你的紫羅蘭。咧。那先來的默然不答。只悄悄地立着。那後來的又道。請你恕吾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然而他依舊沒有聲息。仍悄悄地立着。那後來的甚是詫異。掀起了臉兒。上蒙着的黑面幕。兀是向這不
可思議的怪婦。上下打量着。見他也穿着喪服。正和自己一模一樣。當下裏又啟口說道。瞧來吾們倆一
樣。不幸都做了未亡人。你今天特地來弔吾亡夫。大概他往時曾助過你麼。或是有恩於你的丈夫麼。因
爲亡夫生前本是個慈善家。見人家有患難。沒有不盡力相救的。只那先來的仍是一聲兒也不響。那後
來的又道。這事好不奇怪。亡夫生平最愛紫羅蘭。你偏也帶了這一束紫羅蘭來。他的嗜好你怎麼也知
道。那先來的到此纔低聲答道。不錯。他生前很愛紫羅蘭。吾所記得的。況且有人也這樣告知吾。那後來
的道。所記得的。單有。你一人。這一着。便很奇怪。你不見旁的花圈花球中。不是一朵紫羅蘭也。沒有麼。那
先來的悄然答道。紫羅蘭價兒賤。旁的花價兒貴。富人家多着錢。自然不買紫羅蘭了。那後來的道。如此
你可是很窮。困麼。亡夫可是曾經助過你麼。如今他死了一切事。自然都由吾做他的代表。他往時所做
的事。吾依舊繼續下去。就這慈善事業一層也。萬萬不敢恕置。那先來的冷然說道。他在世時。雖竭力行

善○只○並○不○把○慈○善○事○業○四○字○時○時○挂○在○嘴○兒○上○的○那○後○來○的○道○着○啊○着○啊○他○性○兒○原○是○如○此○有○了○功○也○不
 喜○歡○自○伐○的○說○時○眼○兒○中○現○着○詫○異○之○色○不○住○的○瞧○着○那○先○來○的○想○這○婦○人○到○底○是○個○甚○麼○路○數○竟○會○知
 道○吾○丈○夫○的○嗜○好○知○道○吾○丈○夫○的○性○情○瞧○他○身○上○又○穿○着○喪○服○不○過○舊○一○些○那○黑○面○幕○和○黑○帽○却○都○是○新
 的○正○和○自○己○戴○着○的○不○相○上○下○呢○半○晌○便○又○問○道○你○可○能○把○尊○姓○大○名○一○一○見○告○麼○那○先○來○的○搖○着○頭○兒
 微○喟○道○告○訴○你○有○甚○麼○用○從○此○以○後○吾○們○未○必○再○見○咧○吾○也○自○甘○落○薄○並○不○想○你○甚○麼○東○西○那○後○來○的○忙
 道○吾○自○問○並○沒○有○冒○犯○你○如○此○見○棄○爲○甚○麼○來○吾○意○中○不○過○是○一○正○說○到○這○裏○那○掘○墳○穴○的○人○恰○好○千○于
 而○來○一○見○他○們○倆○便○施○了○一○禮○恭○恭○敬○敬○的○走○了○開○去○那○先○來○的○又○啟○口○說○道○皮○吐○温○夫○人○吾○原○也○知○道
 你○懷○着○一○片○好○意○只○吾○並○不○要○你○甚○麼○可○是○那○死○的○在○日○吾○也○並○沒○有○取○過○他○甚○麼○東○西○呢○說○完○冷○冷○的
 鞠○了○一○躬○又○蒙○緊○了○面○幕○驚○鴻○般○飄○然○而○去○只○剩○那○皮○吐○温○夫○人○木○立○在○墳○兒○前○邊○咄○咄○稱○怪○個○不○住○這
 皮○吐○温○夫○人○原○是○那○死○的○菲○立○泊○勳○爵○的○夫○人○性○格○兒○很○温○和○心○地○也○篤○實○平○日○間○最○恨○那○種○鬼○鬼○崇○崇
 的○事○凡○有○甚○麼○疑○團○橫○梗○在○心○總○要○打○破○了○纔○罷○他○此○來○便○趁○着○那○些○送○喪○的○散○盡○後○想○在○亡○夫○墳○上○祈
 禱○一○回○悄悄○和○他○地○下○的○死○英○雄○叙○這○最○後○契○關○那○裏○知○道○却○有○一○個○婦○人○可○巧○和○他○同○意○早○先○在○墳○前
 憑○弔○且○還○記○得○那○死○的○愛○妻○好○友○所○記○不○得○的○事○殷○殷○勤○勤○獻○這○一○束○紫○羅○蘭○投○合○死○的○生○前○素○好○此○中
 可○不○是○繫○着○五○里○疑○霧○使○人○索○解○不○得○皮○吐○温○夫○人○一○壁○詫○着○一○壁○把○淚○眼○望○着○那○束○幽○花○望○着○那○花○下
 的○黃○土○禁○不○住○瑟瑟○地○顫○了○起○來○接○着○也○覺○得○有○一○股○冷○氣○在○他○面○上○掠○過○且○還○有○人○微○微○把○他○的○玉○臂
 四○顧○却○沒○有○甚○麼○人○影○於○是○又○向○那○束○紫○羅○蘭○望○了○最○後○的○一○眼○纔○垂○下○面○幕○匆○匆○而○去○聽○他○最○親○愛○崇

拜的心上人兒被那冰冷無情的泥土抱着死不放一千年一萬年也沒有歸來之日那時他的車兒早在墳場門外等着出了門便沒精打采的坐上車兒向那冷清清空落落的邱第中馳去可憐夫人如今



立泊勳爵平時最愛的所在室中一切東西彷彿還留着他戀愛之根那挺大的皮椅咧那火爐架上的烟斗架咧書咧地圖咧古玩咧舊時的戰利品咧都一一如舊也一一仍在原位上只可憐那主人已不

變做了熒熒獨鵲擁着這偌大的邱第還有甚麼樂趣他原把丈夫當做第二生命的一死了丈夫自己也就好似死了一半膝下又沒有一男半女足以慰情眼見得人亡物在能不九迴腸斷死的身後所遺也不過是個英雄名字和這空洞的屋子供那未亡人一輩子憑弔罷咧皮吐温夫人回到邱中律師們早在書室裏頭等着他料理那遺產的事這一間書室實是非

知所在他的愛狗在毛皮毯上躺着。兀把兩眼骨碌碌的注着門。似乎盼他主人回來。然而他主人却永遠不回來。咧皮吐温夫人入室時。那兩律師中一個年長的。即忙起身相迎。授了把椅兒給他坐下。一面說道。小可想夫人一定願聞菲立泊勳爵臨終的遺命。只夫人偷不便時……夫人把椅兒拽近了火爐坐着。那狗便立刻跳將起來。昂着頭。擱在他身上。夫人面着火。忙接口道。請儘說來。不論甚麼時候都好。吾沒有不便的。亡夫在世時。曾說你們兩位。早已替他把諸事料理清楚咧。那大律師密司脫蘇利爾便又說道。如此小可也不必更把法律上種種繁瑣的手續。勞夫人的精神。但說夫人便是這裏唯一的承繼人。這邸第和一切動產不動產。全個兒歸夫人承受。每年的進款。一共是一萬鎊。也請夫人親自檢收。倘若勳爵身後有個嗣子。那林肯府中的一份財產。便須歸他。叵耐勳爵膝下無兒。也是沒奈何的事。他最近也曾置產。那所在叫做乞佛司荷爾特。夫人插口道。他還是三月前置下的。密司脫蘇利爾道。正是還是三月前置下的產。據菲立泊勳爵遺囑上說。此產須歸族中旁的一支承襲。諒夫人已得了這巨邸和那偌大的財產。這一些兒未必介介呢。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又道。這遺產的事交代清楚後。却還有一封信兒交與夫人。這信是菲立泊勳爵受手術時。託小可的說。這回手術萬一失敗。送了性命。便把這信交給夫人。夫人道。吾知道。那律師就從他袋兒裏鄭鄭重重的掏出一封信來。放在桌上。接着同他幫辦一起立起身來。興辭而出。這兩人都都是莊重肅穆的人。正像他們住着的那所石屋一般。嚴冷一路離了格洛夫司諾街。急急回到他們事務所去了。兩律師去後。皮吐温夫人又在室中默坐了一會。手兒摩挲着狗頭兩眼。却注着桌上。那個正方形的信封。心中又很詫異。想這信兒裏畢竟有甚麼秘密話兒。

第

四

集

當初怎麼一些兒沒有說起這當兒疑雲疊疊密佈眼前他委實不大願意去拆那信兒一會天上已黝黑如漆有一個下人捧着個茶盤進來接着就纂了那窗上紅天鵝絨的窗帷點起火來只夫人却一動都不動也一聲兒不響他的思緒早又繞在那怪婦人和紫羅蘭上邊想他丈夫生前愛這紫羅蘭他已忘懷了親戚朋友們也忘懷了怎麼斜刺裏來了個不相干的婦人竟能知心着意體貼得到這一個疑團可不是很難打破麼夫人一壁想着一壁倒了杯茶喝着又取了個餅乾給那狗喫末後纔慢慢吞吞地蹙到桌子那邊拈起那封信來他一見了那信面上平素見慣的手筆手兒已顛個不住眼兒中也不覺有了淚痕止不住要掉將下來接着就回到火爐旁邊拆那信封一面倚在椅背上眼睜睜的瞧着那張信箋瞧罷心中猛覺得痛如刀割想丈夫在日彼此的愛情何等濃郁料他那顆心全個兒注在吾一人身上誰也知道除了吾外却還有個婦人在着生時他口中從沒露過一絲風如今身入黃土方始把他的祕密宣暴出來唉菲立泊菲立泊你可不是個光明磊落的英雄麼你可不是那新聞紙上竭力頌揚的大人物麼既是英雄既是大人物却還瞞着他老婆做這種曖昧的事如此英雄大人物也有些兒靠不住咧夫人想着恨得個牙癢癢地把信兒團成了球兒正要拋在那熊熊烈火之中却聽得閉的一聲開門的聲音便即忙住了手擡頭一看見是個下人那下人滿現着跼蹐不安之狀柔聲下氣的說道夫人有一位女客在外邊求見小可回絕他說夫人此刻不能見客他却抵死不去說夫人一知道他是誰定要見他的小可聽他口氣中似乎還說起甚麼紫羅蘭呢皮吐温夫人一聽得紫羅蘭頓時從椅兒上跳將起來連那狗也一躍而起帶着悲聲一陣子汪汪的亂叫夫人定了定神便向那下人說道吾自

知道。你快去請那女客進來。下人應聲自去。不一會就同着那可憐的婦人一塊兒進來。那隻寡婦帽下露着個小小兒的面龐。簡直比了梨花還白。那裏有一絲血色。他見那下人關了門去後。便開了那褪紅的嘴唇。忒楞楞的說道。吾此刻上這門。雖覺冒昧。然而也自以為是個最上之策。剛纔吾們。不是曾經……說到這裏。斗的住口不說下去。兩手緊緊的抓住了椅背。支持他那個風中弱柳似的身體。只是兩條腿。依舊兀是顫着。先把兩道愁慘的眼光。瞧了瞧皮吐温夫人的臉兒。便向四下裏溜着。瞧這間華美富麗的書室。心兒正在那裏想他們夫婦。倆一向住在這錦繡堆裏。享盡了世上的幸福。那裏知道吾伏在惠司明司德。最下等的小閣上。天天捱着餓。做着苦工。換些兒麵包。喫呢。皮吐温夫人見他住了口。便慢慢兒的說道。吾見你來。甚是快樂。你偷不來。吾也須設法。找你那婦人。道要找吾麼。夫人道。正是。因為吾已受了一個人的委託。不得不盡我的力。做去。你似乎已乏力了。請坐一會子。吾還有許多話兒。要和你說呢。那婦人便在夫人身旁。一把椅兒上坐了下來。一時受寵若驚。滿肚子納着。罕低聲說道。吾！吾不很明白你的話。夫人展開了那團着的信紙。放在身上一壁。說道。這信兒。是非立泊勳爵。臨終時的手筆。據他說。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間。曾和你結過婚。這是十五年前的事。那婦人接口道着。啊。轉眼已十五年。咧。夫人又道。結婚後。兩年。你忽地撇了他。跟着旁人走了。這時那婦人灰白的嘴唇上。却露出一絲笑容。一塵不驚的說道。那信上。可是這麼說麼。說着。把兩眼射在那信紙上。夫人道。正是這麼說。那婦人冷然道。如此。大概是沒有錯的。想來一個人到了臨終時。未必再會撒謊呢。夫人很驕傲的說道。他一輩子正大光明。最恨撒謊。說時。擡起那兩泓清水似的眼波。來瞅了那婦人一眼。那婦人也還瞧着他。態度甚

第

四

集

是沈着一壁又悄悄地说道你大概也信以爲真無可疑的了。夫人道這個自然那時雖沒有切實的證據證實你的不貞然而末後出於離婚都是你咎由自取呢。那婦人又問道那信上可也是這麼說麼。夫人答道正是一天似乎你驀地走了個不知所往他百方的找我却找不到他只怕……那婦人接口道吾知道他怕的是那孩子……夫人一聽得孩子兩字不覺大喫一驚忙問道還有個孩子在着麼。只他信上却並沒說起那婦人道他原也不信這孩子是他的血統橫豎他信也好不信也好於吾沒有甚麼相干。夫人大聲道於你沒有甚麼相干這從那裏說起你竟端坐着說出這話兒來麼。菲立泊的愛情菲立泊的骨肉還說和你不相干麼。那婦人道他從沒愛過吾單憑着頃刻間的愛情草草的立下了鴛盟。那知這麼一來就把九州鐵鑄成了個大錯。夫人道錯的是你。你自不愛他。倘愛他時爲甚麼這地無聊撇了他去。如冥鴻呢。那婦人道你懷着這意思也怪不得你。可是這事從表面上瞧來原是吾的不是。只吾有一句話兒動問一男一女倘憑着頃刻間易熱易冷的愛情聯那百年中難解難分的婚媾性情不合家世不合旁的大小百事也都不合。既明知不合却硬要拉扯在一起這可能算得夫婦之道麼。夫人道這個自然算不得。夫婦之道委實是束縛咧。那婦人悄然道吾爲了要他脫掉這束縛還他真真的幸福。因此上撇了他去。夫人道只他也很可憐。見你一心想補助你的衣食無奈總找不到你。那婦人微微冷笑着答道這偌大的倫敦城原是個很安全的藏身之地。夫人道如此你可是一逕在倫敦麼。那婦人道吾並沒離倫敦一步。還時時遇見你們。夫人道只你靠着甚麼度日。那婦人道吾天天做着苦工。養吾自己更養那孩子。那孩子倒也能助吾一臂。並不是坐着喫的。夫人道那個第三人如今在那裏。可是已

捐你如秋扇麼。這話兒發後，便默然無語了。好一會，兩人在這紅紅的火光中，面面相覷着，彼此似乎要把眼光注射到靈魂中去。這當兒，那狗斗的跑到那婦人跟前，把兩個前脚擱在他身上，接着皮吐温夫，人就聽得那温柔沈着的聲音，婉婉的答道：「並沒有甚麼。」第三人夫人抓着那信兒，歛的從椅上起來，面上血色全消，眼兒中也含着震恐之色，放聲說道：「你這話兒是當着死的遺書說的，可不許撒謊。」吾只問你當日他提出離婚書時，你爲甚麼不出來剖辯？竟默認那法廷上的判決，天下無辜的婦人，理直氣壯，斷不肯如此受屈。那婦人道：「然而吾確是個無辜的婦人，當時只爲要還他自由，所以並不出來剖辯。可是吾自己知道，一輩子和他的厮守在一起，萬難使他快樂。吾是個累墜物，但足使他生厭罷了。此時兩人都立起身來，相對面着一個臉兒上現着懷疑之狀，一個臉兒上帶着坦然之色。半晌，那婦人又道：「不瞞你說，那時吾有個阿兄，生就是個不幸之人生，平從沒一件如意的事，一回犯了罪，監禁在潘登維爾末後，期滿釋放出來，吾念着手足之情，前去和他會面，面時可巧被菲立泊瞧見，就執了這把柄，給吾一個不真的罪名。吾平日見他不快，久想還他自由，趁着這好機會，便離了他。這一去，倒很像是跟了那罪人去的。以後吾們兄妹倆住在一起，相依爲命，他提出離婚書，吾也一百個不理會。可是世上的法律，原也是富人的法律，富人要怎樣就依他怎樣。吾又何必出去剖辯？這事解決後，菲立泊便往外國去了，禁不得幾年中，下一番實力回來時，早變了個有名的人。後來他便有情於你和你結了婚。吾知道你能使他快樂，心兒倒也安了。至於吾自能糊口清苦些，不妨事，幸喜平日略解畫事，又承一個婦女雜誌的女編輯照拂，吾便把所入的薄資分些兒教育那孩子。現在他已十三歲咧，夫人急道：「已十三歲了。」

第

四

集

麼。但是……那婦人接口道：「這孩子是吾和菲立泊相離後在外邊生的，吾也不想使他父親知道。可是知道了也是枉然，他那裏會信這一塊肉？却是他的血統。」夫人大呼道：「這個你可錯了！這個你可錯了！菲立泊偷一知道此中實情，怎忍把你丟在一邊？此刻你何不子細一想？這麼一來，不但是毀了你自己，一生也毀了你兒子的一生，使他永遠蒙着恥辱，永遠不知道他生身的父親。只怪你當時雖是懷着一片好心，爲甚麼不三思而後行？啊！說完撲倒在椅兒上，手兒顫顫的掩着面龐。那信兒便掉在地上，正橫在他們二人之間。那狗走近去嗅了一嗅，低低的叫着一會，夫人猛可裏擡起頭來，很恐怖似的向背後望了一眼，又覺得有一股熱氣，噓在他頰上，又覺得有人觸他的臂兒，正像剛纔在墳前一個樣兒。冥冥中彷彿見那死的立在那裏，懊悔生前爲了一時的誤會，累一個冰清玉潔的婦人，喫了半生的苦。泉下倘有續命湯，他還想重歸人間，一補缺憾。咧當下夫人悲聲道：「吾覺得他正在吾身邊，教吾一個處置這事的法兒。」菲立泊你放心，吾知道了，吾知道了，說罷緊緊的抱着兩膝，又做了個手勢，喚那婦人坐了，又道：「目下吾既沒有跟着他同行，自該爲了他盡吾後死的天職。吾們倆都是婦人都愛着他，一人然而這一個愛字，卽是受苦的代名詞，你已受過了苦，以後便須輪到吾身上，只吾所受的苦不致像你那麼深，因爲這區區苦衷，定能見諒於死的呢。」說時聲音中却帶着樂意。那婦人聽了聲色不動，夫人又道：「從此以後這裏的遺產都沒有吾的分兒，一古腦兒須由你兒子承受。凡是那死的財產、咧爵位、咧名譽、咧都歸給他，都歸給你那婦人，失驚道：「怎麼說都歸給吾麼？」夫人道：「正是你難道不明白麼？那離婚不過從一時的誤會而起，當不得真，你纔是菲立泊結髮之妻，吾可沒有這名分。夫人一面說，一面仍把眼兒望着椅。」

後臉兒白白的似乎真個兒黑影中有人在着那婦人低着聲說道吾不明白你的意思夫人續道如今吾們不必說旁的話但爲死的分上替他料理那後來的事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正直英勇的大人物別使他名兒上留一點污點所有的遺產不消說自該歸他兒子承就這屋子咧一切東西咧每年一萬鎊的進款咧吾都願讓給你們母子吾自己一介不取可是你們纔有名分你纔是非立泊的老婆那婦人急道住口住口你不能說這種話吾也不能承受那遺產吾不是曾和你說吾們當初的結婚算不得大婚的正道麼你們兩口兒後來的結婚纔是神聖的大道吾此來目的但求你助吾兒子多受些兒教育使他將來上那榮譽之途至於吾一身並不要甚麼東西自問良心已多罪過對着那地下的菲立泊很覺慚愧只是此生此世也已沒法彌補所能自慰的就那孩子或者還有出息從小兒在華門圭竇中生長起來很知道世上的困苦吾也不願意見他被富貴浮華斷喪那固有的好根性你倘能給一些兒小資本使他專心受那高等的教育便已感恩不淺吾所要求他父親相助的但有這一着吾所要拜夫人厚賜的也但有這一着呢那婦人說罷了這番話忽地俯下身去拾那信兒即忙丟在火中只見紅光一耀已化了灰燼當下他便又婉婉的說道爲吾們兒子的分上一時忽覺一股紫羅蘭的幽香氤氳得滿屋子都香馥馥的分明是表示那地下幽魂從此安寧咧

(完)

漁樵閒話

翠紅。天津名妓。豔擅一時。錢塘丁友雲大令。贈一聯云。雨後梧桐。風前楊柳。煙籠芍藥。露滴牡丹。意態自然。不煩雕琢。

雙玉。秦淮河名妓。所遇皆風雅名流。仁和王星府大令。集成語贈聯云。雙藥月明。桃葉渡。玉樓人醉杏花天。

細新校書。潮州太守一聯云。細推物理。澆行樂。新得佳人字。莫愁。庶無牽強湊合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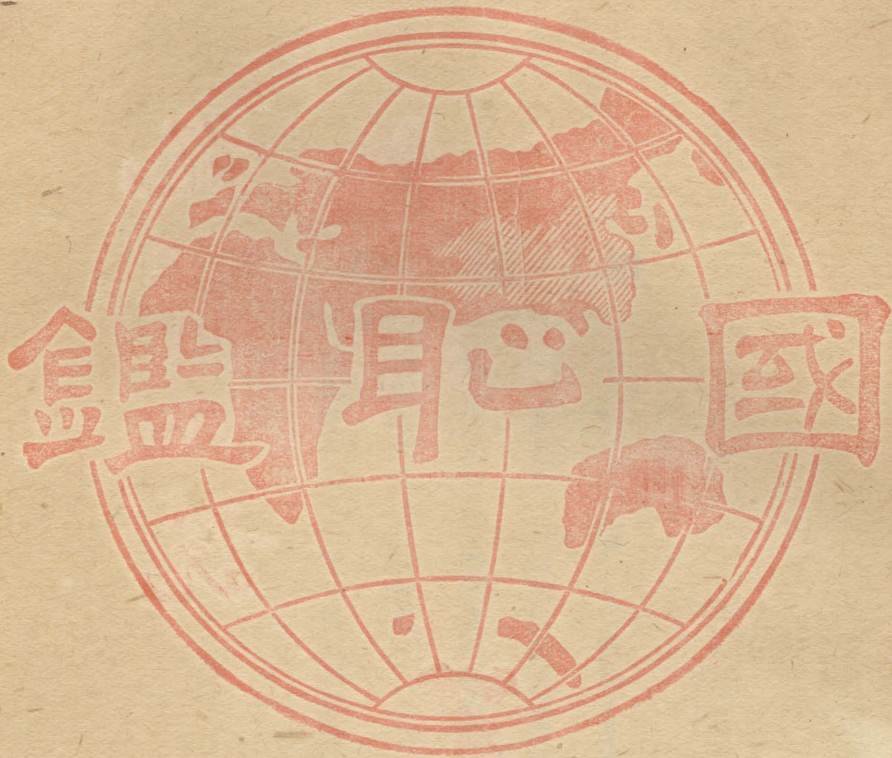
紀實小說

情

不

死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無錫孫鑫源編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狂
 咸引為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
 章損滅國威喪失權利又豈僅此一中日條約
 也哉本書即緣歷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
 國選錄分類為八曰割地曰藩屬喪失
 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
 利損失曰租借地曰賠款曰割
 定勢力範圍編末殿以辛丑和約近日
 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說逐條
 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者
 手此一編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
 與夫近者日本提出要求之
 由不啻彈指掌上如數蠅蚊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
 乎

洋裝一厚冊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紀實
小說
情不死

毅述
憶潤

余一日游於瘋人院。見彼中景象與世迥殊。所謂瘋人者。乃類分種別。靡所不有。時方隆冬。有裸體而舞蹈者。汗涔涔而下。有懷泥童作抱兒狀者。憐愛備至。有舉手持槍欲擊狀者。有麾拳奮毆。空氣目皆盡。裂切齒痛詈者。其中一婦人尤足引人注意。婦人居處之室。門不鍵。窗無鐵柵。醫生謂婦人神經雖失。其常而了無狂暴之舉。故院長錫以特權。使自由居處。無須禁錮也。婦人年僅二十。與其稱之曰婦人。毋寧易呼爲女郎。第渠與我言時。則曰我一不幸之婦人也。渠在室中對案坐。喃喃自言曰。是豈果死哉。我則謂其永不死耳。吾佇立門次。聆其言。知此女子胸臆中定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歷史。於是爲好奇之心。所留。弗能遽去。女郎猶未見我。忽爾默然。擲手中筆。并以兩手支其額。似苦思不得將叩其腦關也。者余亦默然沈思。爲此女郎驟搆無數之空中樓閣。竊思此女郎當爲一世人所稱之女學生。誤信男女自由之說。爲薄倖男子所負。否則將爲大家閨秀。嫁壻不良。故成是狀。與余偕行之醫士笑語我曰。子以爲異邪。余頷之。醫士又曰。毋怪君異。此女郎腦中固滿貯怪異者也。渠終日惟握筆作蠅頭小楷。否則沉沉然思。否則痛泣。舍此外無復他事。不傷人。亦無狂暴態。惟舉止微失常耳。院長本謂渠可歸家。而女郎則滋不願。謂居此勝家中。且謂院長果強之返家者。彼必復狂發。又自言狂發則必殺人。盡殺世人。皆無足惜。彼惟惜一人之死耳。余曰。此人爲誰。則曰。余亦莫得而知。然彼日日所塗者。吾輩亦無從得寓目。渠謂吾輩不值觀。彼每畢一紙。輒深藏。惟恐人見。而常向吾輩索紙筆。約計之。渠書可百餘紙矣。此女見人亦喜與。

週旋。惟語言似無倫次。君果以其人爲異。我當導君入。與一談。以饜君好奇之心。可乎。余立應曰。諾。而心中自怵。念此女果不爲我害。如醫士言乎。余雖作是想。顧雙足則已隨醫士同入。女郎回首見人來。亦殊



少坐無妨。吾去卽來也。言已遂去。女子橫其肱倚桌上。睨余曰。我謂情不死。情固不能死者。君意云何。余亦順其意答曰。良然。天下萬物。悉可死。獨情者則長。此終古永無死滅之日。吾言已。自念我殆與此女郎

不驚訝。夷靜若無事者。且笑頷。余曰。盍坐。女郎風致嫣然。誠爲一絕代麗姝。且舉止落落大方。儀態有逾於常人。嗚呼。誰則認其爲狂者。我殊未敢信。此時反令余駭愕失措。蓋余初以爲此女郎亦一尋常患神經之女子耳。則目以瘋人可耳。孰意乃大出吾意外者。矧又以禮意見款。則吾侷促自慚之狀。可想見矣。余乃立易其輕藐之容。爲莊敬之色。欠身始坐。醫士謂余曰。子

言○哲○學○矣○幾○欲○失○笑○顧○女○郎○聞○吾○言○已○先○吾○而○笑○鼓○其○纖○掌○曰○達○哉○君○子○如○君○子○者○始○足○與○論○情○且○君○狀○
 大○肖○彼○人○我○一○見○君○即○覺○之……吾○駭○然○意○女○郎○癩○發○矣○而○女○郎○神○色○無○異○且○已○詭○吾○不○安○之○狀○曰○君○母○
 駭○儂○非○謂○君○即○是○其○人○儂○知○渠○已○死○特○其○情○則○未○死○且○永○無○死○之○日○信○如○君○言○即○其○精○靈○亦○何○嘗○死○者○我○
 知○其○死○後○精○靈○之○氣○必○附○託○於○一○人○或○一○物○之○身○上○我○今○知○君○乃○受○其○精○靈○所○附○者○也○雖○然○君○母○作○踟○躕○
 之○態○君○雖○得○稟○其○氣○吾○必○不○以○爲○君○即○其○人○吾○一○見○君○夙○渴○如○解○謂○君○非○稟○其○精○靈○之○氣○者○則○何○語○言○舉○
 止○聲○音○容○貌○之○相○類○也○余○曰○天○下○之○相○類○者○至○多○亦○未○可○據○以○爲○必○是○女○郎○微○搖○其○首○曰○否○否○儂○固○知○其○
 非○誤○冥○冥○中○似○已○詔○我○不○爾○者○儂○必○無○斯○怪○異○之○感○覺○也○余○曰○敢○問○姑○娘○所○谓○彼○人○者○爲○誰○女○愕○然○曰○彼○
 人○邪○言○已○凝○思○有○頃○曰○彼○人○耶○彼○人○爲○誰○吾○亦○不○敢○決○之○渠○今○已○非○人○意○者○其○天○上○人○邪○渠○輩○常○來○此○吾○
 與○言○情○不○死○之○理○彼○輩○咸○茫○然○勿○解○且○謂○我○狂○吁○我○豈○狂○者○我○果○狂○彼○天○下○之○人○寧○得○醒○邪○吾○謂○舉○世○皆○
 狂○人○然○則○弗○狂○者○又○安○在○言○已○少○止○狀○若○微○愠○余○舉○目○忽○見○案○上○紙○稿○因○問○曰○是○何○物○女○郎○蹙○眉○曰○君○固○
 知○情○之○真○詮○者○非○與○若○輩○蠢○蠢○者○同○類○即○予○君○一○稿○亦○無○妨○君○當○知○我○鎮○日○坐○此○即○謄○錄○是○稿○隨○寫○隨○改○
 易○至○今○可○甘○餘○稿○矣○盍○以○至○新○者○贈○君○吾○此○稿○從○未○贈○人○也○語○次○就○案○上○取○數○紙○摺○疊○數○回○珍○重○授○予○曰○
 閱○之○當○在○夜○深○人○靜○時○余○敬○諾○且○謝○之○爾○時○醫○士○已○歸○吾○即○辭○女○郎○出○是○夜○之○午○挑○燈○展○女○郎○稿○讀○之○諸○
 君○乎○此○女○郎○雖○非○狂○人○固○患○神○經○病○者○稿○中○語○多○無○倫○序○而○吾○徧○覽○一○過○已○盡○得○其○旨○因○復○爲○之○稍○加○修○
 正○至○其○意○之○所○在○不○敢○妄○加○刪○易○一○仍○其○原○本○其○題○標○曰○情○不○死○錄○如○右○

諸君聞之否。諸君憶之否。礮聲激天。積屍遍地。硝煙彈雨。充塞空氣。中天下悲殺慘厲之事。殆莫有過於此者。此何事。戰事也。易而言之。人類自相殘戕也。天壤間之大罪惡也。靡特爲人類自相殘戕。且爲同國之人互相殘戕也。或者謂此次革命之戰。爲吾國歷史無限光榮之紀念。吁。嗟夫。悲哉。以人殺人。其果足引以爲光榮也邪。

沙場數百里。月涼人靜時。血腥屍臭。刺鼻欲嘔。鬼影憧憧。鬼聲啾啾。傷殘半死者。輾轉呻吟。積屍堆中。神思稍清時。輒默撫創痕。且沉思其家中。愛妻慈母。幼弟弱子。此際秋水望穿。將謂阿誰從軍。革命將軍。百戰吐氣。疆場異日凱旋歸里。胸前勳章。纍纍雄冠。佩劍威武之狀。大可誇耀鄉里。意或作上將矣。乃不知征人苦戰。身負劇創。當其家人作奢想時。正僵臥沙場。將登新鬼錄之際也。吾妻遂孀矣。吾母遂獨矣。吾子遂孤矣。思念及此。淚湧與血俱流。繼一轉念。我之犧牲。此身爲我國家爲祛除專制也。吾死而有餘榮。胡悲爲痛哉。何物國家何物。專制其魔力。乃能劫人之生命。孤人之子。獨人之母。寡人之妻。而使人甘之如飴也。

嗚呼。此慘厲之境。非人世間之活地獄。舉世俗所傳之刀山血河。剖心拔舌。種種之地獄。盡有之。蓋彼輩神聖之軍人。每有俘獲。勿論其爲敵軍爲奸。作爲可疑之良善。恆梟其首。剖其心。肝作下酒物。更片磔其屍體。甚或斷取其私處。而納諸其口中。嗚呼。此非人世間之活地獄。邪。顧又孰知此地獄之中。更有一獄者。獄在司法部之附近。門首榜曰鄂軍軍事臨時監獄。有軍服昂藏者。數偶持槍。槍首加白刃。鵠立以守。目灼灼視行人。行人見此。爲之魂落。莫敢舉目正視。疾趨而去。去遠私心始竊慶無恙。

獄內有室廣可方丈石壁厚尺許窗欄以鐵鑄粗如兒臂窗雖非小而其外則有高垣巍然爲之障故陽光鮮能穿窗入室內幾不可辨天色之晝夜且霉濕中人如終年浸淫於水壁脚生苔滑澤而有異臭至於苔色爲蒼爲翠則以室暗弗可見而辨焉室之一隅以稻柴鋪地作榻餘則垂倒之白木椅桌各一而已。

獄室除一男子外無他囚男子年五十許矣禿頂而有小髭面團團似爲居安食飽不事勞動者流惟愁窘之色則溢於眉宇時正枯坐木椅上以兩手支於膝數數作微咳中乃帶油澤聲俄有佩劍曳地鏗然之聲自遠而近室門啟軍服皇然之監獄官入左右四矚第渠自光強之處入此黯境驟覺無所見少頃始覩室中囚囚見監獄官但橫目斜睨卽復轉目他向意似鄙夷其人不屑加以正視也者蓋此囚雖困處縲綫之中猶不失其富貴人氣度也自言於心曰革命乎兒戲耳我脫早附於革命黨則今日不將攬……至此監獄官已出囚亦忽大震容色數易頃者從容之氣盡消一變爲倉遽無主之狀念曰我果死於此乎卽死於今日乎頃者彼人之來殆示我以死兆乎其果無幸矣乎將胡以兔乃舉一手曲五指掠櫛亂鬢鬢間有稻草則信手取弄又以之擊木桌作以鞭扑馬狀微吁言曰曩日之蒙我恩澤而尊我若神聖之奴輩今亦反顏叛其主矣恨哉嗟我大清果何負而輩而輩竟忍心害理竟率師起義也雖然若輩何能者異日王師南下行見若輩無死所耳言至此意大得則力搓稻草而斷之似卽以此稻草爲革命之榜範復曳而斷之若卽此便爲臬革命黨之首又以指甲招木桌作月牙痕縱橫錯亂或相平作百足形爾時外間槍聲如連珠不絕一若兩軍之槍神積怨久至是乃怒發而相詬詈室中囚聞此益震

懾自念我之死爲洞胸乎爲斷脰乎思已覺項際有物冰冷掠而過項皮寸寸斷脰遂磔然墜又覺有物噉然作聲突入胸際迴環旋轉五臟分裂復由背間穿出已忽憬然悟此身尙爲我有自撫頭顱猶在胸背均未洞此時猶無恙也雖然距死之期亦非遠矣因大震腦痛血凝少停畧愈自笑曰旣不可免又何懼爲

嘻此待決之囚者誰昔日富甲鄉里之許雲達也當革命軍興義之初以財力弱軍需無所出請助於許固富而吝者且心中竊非黨人拒之反暗助餉於清軍爲民軍所詢立逮而置諸獄決以死且盡其在鄂中所有產入官此時民軍勢大熾已成燎原許見狀亦深悔不識時務而遭是戚顧罪狀旣定則悔亦無及惟束手待斃耳此際心中所戀戀不能釋然者則尙有鉅產在滬瀆也

方此老深思焦慮時亦有一人支額沉吟此人者一英爽俊秀少年也服軍服佩長劍胸左有布章書曰都督府參謀部趙乃敢一燭熒熒在其前桌間張一地圖狀若注意於此圖實則非是半小時前固展閱是圖以爲軍事之籌備者而心中斗觸一事遂煩思至於半小時之久自計曰吾將去之乎其奈此何吾將任之乎其奈彼何乃掇取燭顛近火之輒蠟而捏弄之至於成灰黑色復導燭油使流注於桌喃喃曰此其漢水乎抑傷心人之淚乎漢水長流至於天荒地老傷心人之淚亦有如此燭不燼不已乎久決然曰去之去之吾雖似負此然此所以報彼人矧吾心初非有負於此於我身固無利於此間諒無大損也遂起立加冠於首披其豔藍色之外套御白潔手衣置地圖於櫥滅燭逕出

至軍事監獄門首守卒見之立正致敬然以愼於職守仍致問閣下爲誰何趙披外衣以布章示之遂入

至獄室中見老人垂首如假寐。乃靜立俟之。老人舉首見趙。如有所觸。第容色不易。如故。趙曰：翁猶識某否？言次按劍微笑。許雲達自念曰：是固曩日吾所鄙棄之趙某也。今渠之來殆欲奚落我。我既不可免死。且何妨與抗？冷笑曰：趙乃敢吾識爾。爾今貴矣。詎來此欲加辱而翁邪？而翁自知必死。趙曰：叟勿爾。許曰：監子聽之。而翁非仰承人顏色者。趙曰：翁母啾啾我非欲加辱翁。亦非欲翁之仰承吾顏色。吾此來之意。初非不良。第翁既不予信。則死期立至。翁意謂何者？許曰：死則死矣。作此語時頗中懾色。亦變。惟室中燭光不甚明。故趙莫得辨。斯際室外風聲蕭然。有類鬼嘯。許益慄然。趙笑曰：翁不畏死邪？某之權可以生死。翁請速隨我來。許斗聞是語。容色如死。默然久之。始成言曰：獨不能遲至明日邪？夜深矣。趙厲色曰：否。欲晝則晝。欲夜則夜。操縱之權在吾掌握行矣。毋曉曉多辨。言已。力握許臂。曳之出。至獄門。謂守者曰：吾以是囚。至都督府密詢之。或竟於今夜刑決也。守兵謹諾。遂曳許行。許步履如醉人。其魂若失。行道甚多。數遭詢者。趙一一答之。良久。已在城外。趙乃就道旁一石坐。捺翁與并。細語曰：雲達翁亦知某此行之意邪？許不語。趙又曰：母懼翁已出險。將弗死矣。許始漸復其知覺。曰：子謂出吾於死邪？趙急掩其口曰：遏爾聲。將爲邏者所聞。爾我同命矣。翁勿我疑。我可指天以爲誓。許神色頓蘇。翻身伏於地。向趙再拜。趙急掖之。曰：毋爾。吾今有一言欲詢翁者。能見告否？許曰：言之無不如命。趙囁嚅者久之。不能出一言。許忽曰：噫。我知之矣。君得母問弱息。素文邪？嘻。吾口涸欲死矣。趙以身畔所佩水囊授之。授時手微顫。許覺曰：子寒邪？趙曰：否。實則趙以心血沸極。故手顫不可已。許雲達畧飲水。舉袖自拭其髭。以水囊返趙。曰：弱息尙未許字於人。曩者吾輕子。遂子去。自子去後。渠遂大病。吾欲爲之議婚者。數彼輒以死相抗。事遂寢。感君出老。

第

四

集

朽於死待事平當爲爾輩消吉成禮君當勿念前怨見却也趙搖首曰吾之出翁於死詎欲市恩於翁而易東牀一席地者良以翁死則令媛將無所倚吾固爲伊人計非爲翁計亦非爲我計也以翁所爲大爲吾黨所不容罪必不可免吾私引翁出則我罪亦當殺我且爲黨中之罪人雖然我之爲此所以報素文也又奚暇及吾身蓋翁死則素文之傷慟將不可問以一弱女子旣滿遭不如意事其父復以罪受誅則其後此程途奚堪設想吾出翁於死是出彼於死耳今彼奚在者翁蹙眉曰自亂起之翌日吾卽送彼避於城外舅氏家復搖首歎曰此遭之變大苦吾民矣趙曰是固不可免者使吾黨不起則彼獨夫之荼毒吾民且千百於此也翁曰清廷之於吾民尙非太苛趙曰噫翁何昧於大義彼以異族入主中華已爲大辱而況其凌踐我輩曾犬彘之不若國權已爲之斷送殆盡今日之外人欺凌吾國者非彼召之而誰翁頷首唯唯趙忽躍起側首曰是何聲也許亦爲之駭絕趙曰此女子呼援聲也翁盍隨吾來乃尋聲而行時曙色已露曉鷄亦唱大地皆作灰慘色晨氣侵人頗寒翁且行且戰趙則鼓勇自遏移時抵一枯廟前女子聲自廟中出廟門緊闔女子呼聲漸微趙舉手止翁曰翁且止此容我入觀遂出手槍握於手輕推廟扉不得啓則噙手槍於口舉巨石力撞之遂闖逕入見一軍人方欲縛一女子於殿前木柱女子者非他人正趙乃敢心坎中日夕不離之素文也趙怒皆欲裂軍人亦怒吼曰何來僮夫敗人清興趙不更語舉手槍轟然擊之中其肩軍人負創益悍就腰際拔短刃猛撲趙刃深陷趙胸趙槍復發中軍人之顛軍人立仆於地趙擲手槍自拔胸間之刃力按創處倚柱而立素文閉目不視廟外之老翁聞廟中格鬪聲駭欲絕久之寂然始躡足至廟門窺之見一人已仆死於地一則倚柱而立始敢入一見素文大呼顛而

前。父。女。相。抱。大。慟。女。回。首。見。趙。呼。曰。嗟。夫。是。趙。郎。也。趙。斷。續。語。曰。素。妹。猶。識。我。邪。妹。無。恙。也。否。女。大。悲。喪。前。抱。趙。於。懷。哭。曰。微。哥。來。妹。將。爲。此。儻。污。辱。而。死。今。哥。爲。妹。死。奈。何。趙。笑。曰。妹。母。傷。我。亦。不。可。免。於。死。矣。此。輩。食。民。之。祿。職。在。保。民。今。反。以。爲。吾。民。害。且。欲。辱。吾。神。聖。尊。嚴。之。素。妹。吾。以。一。命。與。相。搏。死。亦。值。得。若。輩。出。廟。西。行。可。以。小。舟。至。對。江。租。界。妹。母。念。我。我。愛。妹。我。死。我。之。情。不。死。語。未。畢。胸。間。血。湧。而。出。遂。仆。於。地。不。復。起。

(完)



稿 叢 廬 借 三

青樓女子。庸俗居多。其有超出風塵。自樹一幟者。以余所知。一為薛靈雲。聰明敏慧。嘗從歐陽石芝學禪理。洞澈本來。相傳前世為維摩化身。故坐化時。玉筋雙垂。笑容可掬。一為蘇韻蘭。本姓汪。名璦。字腕根。能詩。所居曰幽貞館。記其贈某作云。甲煎初添篆。暮烟朗吟佳句惹愁牽。多才難換摩登劫。小謫都從忒利天。媿我塵中稱侍史。羨君筆底挾飛仙。一縑一字酬嫌薄。擬買新豐酒十千。吟魂一縷黯然消。苦為多情暗損嬌。未必丁娘真十索。不勞子貢竟三挑。花心無計辭紅雨。珠淚偷彈溼絳綃。願乞慈雲長卷護。免教飛絮逐風飄。後嫁湖北范姓。余前作斷腸碑六十回。一為汪月娥。能琴。祝聽桐之師也。一為徐琴仙。本姓陳。其夫習於下流。遂淪落章臺。善彈琵琶。滬上名花如鱗。無有能及之者。後以年老色衰。恹憐以歿。

言情小說

犧

牲

內容
六種

總目

日曆類 稅法類 衛生類 文件類 全書二厚册
 商務類 禮節類 飲食類 字書類 精裝一布匣
 旅行類 教育類 交際類 雜類 價洋一元
 郵傳類 家務類 文藝類 特價一元二角
 郵費每部二角

●希望種種事業發達者不可不讀此書●

六版
增訂

日用寶鑑

本書為便利社會實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蒐應有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

日寶鑑非溢美也

上海文
明各
書局
發行

上海文
明各
書局
發行

言情
小說
犧牲

小青

時爲夜午。九月挂空。清光朗布海面。濤影起伏。嗚咽有聲。月光照之。海波溶溶而瀉。如被銀甲。余與弼爾瀕海而立。余面背海。弼爾則又手駢立斜側。其首脈脈若有所思。弼爾行事有至性。與余莫逆。慷慨激昂。迥非凡猥。余曩讀稗史。夥矣。每見烈士豪客。行止磊落。往往輕生徇情。不恤一死。顧尙疑信參半。以爲天壤間。胡竟有此等重情之人。今乃於弼爾徵之。吾疑遂祛。始知古人於豪俊不羈之士。或著爲傳紀。或咏之詩歌。多方表揚者。初非架空談也。余於弼爾行事。亦有足多者。惜余質鈍未學。手腕木強。不能搖筆演繹其事。然余舌無恙。尙可曲繪其狀。以告讀者。苟讀者不厭煩瑣。則弼爾所行若何。猶能得之余口齒間也。

余等悄立良久。嘿不交語。但聞浪聲湍激。撞岸作繁響。聊破岑寂。余迴視弼爾。月色燭其面。顏容槁白。雙眸矍矍。精光外漏。頃之。卒然顧余曰。喬荷宇宙之大。無所不容。吾與汝兩人。蝨身此世。當不致有凶終之虞。汝爲吾老伴。卅年相處。素無忤怫。吾除瑪蘭外。惟汝最爲親密。脫不幸。汝或舍吾長逝。吾心必哀悼弗忍。以是深願吾兩人善全交誼。無論何遇。宜互爲相恕。勿終於隙末也。言次。搖首發微喟。繼忽出手授余。余聞其詞意懇摯。不覺大動。則亦出手與之堅握。用達吾誠。已卽慰解之曰。弼爾。汝勿戚戚。以吾兩人交情。浹洽。寧復慮此。且吾等方期壯年。胡遽患死。弼爾太息曰。人生如朝露。死亦常事耳。焉能逆料。與其局踏。媮生。毋甯一瞑不視之。爲得吾初不畏死。惟死求得當。果吾爲彼妹。或吾老伴之故……語至此。忽訕

第

四

集

然中輟。旋改語曰：雖然，果有機緣，吾殊願爲彼妹効力也。言已，弼爾徐迴其首，以目眇海。余亦默然嚮對。莫審置答。語聲遂寂。讀吾書者，當知弼爾言辭突兀，實有奧旨存乎其中。初非無因而發。蓋余與弼爾固屬齟齬舊件，而伴中尤有第三之人。此第三者爲女伴，卽弼爾所稱之瑪蘭是也。瑪蘭與余輩自幼相處。童年無猜，恆結伴爲嬉。余與弼爾年長，視瑪蘭如弱妹，提攜抱保，護視甚殷。而瑪蘭亦嬰妮矚余兩人。若依長兄，每值晴溫明媚之辰，三人輒嬉戲海濱，或踞石而坐，相對無言，或弄舟淺灘中，以槳蕩之。容與爲樂，及游罷歸來，夕陽寫影，恆照見三影並肩聯袂，緩步瑪蘭居中，余與弼爾則左右夾持而行。而瑪蘭憨態可掬，尤足動人。有時向余作嬌笑，嗑嗑弗能自止，或則力攀弼爾之頸，頻吻其頰。凡諸景象，雖睽隔日久，而每一追憶，仍歷歷如昨。迨瑪蘭十七歲時，丰姿綽約，曼妙無倫。余與弼爾驚羨其豔，視之如天人。鍾愛之心，不覺同時萌茁。未幾年，事漸長，女貌益媚，姣出塵。余兩人情芽日滋，眷戀瑪蘭之心，亦愈益摯切。惟均蘊蓄於中，訖未敢直宣悃愾。而瑪蘭以習處既久，初未之覺。彼視余兩人，殊無差別。殷殷款禮，友愛儼如兄妹。顧兩雄一女，勢難兼全。此中殊不無沮格。故一夕晚中，弼爾遂邀余同趣海濱，商畧其事。弼爾之意，以爲瑪蘭倩影婷婷，豔色照人，難保更無垂涎之人。余等既屬愛瑪蘭，法宜徑向乞婚，庶不爲第三者捷足先得。弼爾凝想久之，復顧余曰：喬荷，吾等既同愛瑪蘭，而瑪蘭亦矚近余輩，故吾意宜徑向乞婚。勿復淹滯，俾不致爲他人闖入。惟以情勢言之，彼妹但能爲一人所愛，斷無兩全之理。今有一事，吾儕須加斟酌。使瑪蘭果知余兩人同一愛彼，則彼心亦將莫審抉擇。卽或許婚一人，而其一必歸失望。瑪蘭顧念舊誼，勢必爲之悒悒。吾今計之，吾人宜深自藏衷，勿令彼妹知余儕同一愛彼。君意云何？余聞言，意滋

弗懌。頗疑弼爾或隱懷叵測。將以術去吾。今乃強飾其說。爲卸過地。不禁妒心立萌。實則弼爾襟懷坦白。絕無異謀。上帝恕余。余誠憤憤也。弼爾旋續曰。喬荷老友。吾輩雖同愛瑪蘭。爾我亦復相愛。吾頃已語君。無論如何。吾兩人宜互爲相恕。勿致凶終。今於此事。吾甚願克己斂退。斬割情絲。舉瑪蘭讓君。惟慮吾兩人之中。或彼美心屬於吾。較君爲摯。則又奈何。須知婦人之心。大類無底罣井。深窈匪易測度也。言次。少止。以目視余。余答曰。雖然。苟余等徑往陳懇衷懷。則瑪蘭必知余兩人同一愛彼。若然。不仍與君前說相左耶。弼爾曰。誠然。余等所商。卽爲此事。吾意余兩人中宜以一人先往。果瑪蘭心愛其人。其一當決然舍去。勿復言愛。余疑駭曰。策洵嘉矣。誰則先往。弼爾忽步近余身。引手拊余肩。言曰。喬荷。以吾觀之。彼美殆屬心於汝。汝可先往也。余聆言深歎。弼爾宏度。不覺大樂。顧仍竭力遏抑。弗令喜象外露。因曰。弼爾。吾殊弗解君意。此中得失之機。相間一綫。君奈何不自著先鞭。余作此言。殊出之勉強。語音亦期期生梗。弼爾曰。老伴。汝但盡力圖之。弗爲吾念。苟瑪蘭愛汝。汝輩兩情敦篤。得諧伉儷。吾心樂也。語次。面容遽莊。余自月光中睨之。凜凜逼人。繼又曰。喬荷。吾等未別之先。尙有一語告君。果瑪蘭許汝以愛。汝當謹秘吾事。弗述吾愛彼之史。吾一日生存者。當一日緘箝汝口。吾知汝素醇厚。必能遵守弗失。今果允吾否。余點首應之。弼爾亦不更語。乃彼此接手而別。

是夕。余輾轉中宵。不能成寐。曙色既露。立離榻而起。忽覺頭暈目倦。體至弗適。乃奔赴海濱就浴。藉思蘇爽吾神。余固不善泅泳。浴時恆擇淺灘。慮爲巨浪所捲。而弼爾則精擅泅術。近村中無出其右。翻瀾弄波。縱意所如。雖老於海上之榜人漁夫。見彼所爲。咸咋舌自歎弗及。顧弼爾才技尙多。初不止泅泳一事。以

余較之。輒弗能望其項背。因之余有時恆不禁媚嫉其能。浴罷。余精神畧覺舒健。卽匆匆詣瑪蘭家。擬直向乞婚。及抵屋前。見其家窗戶緊閉。闐寂無聲。知此來爲時過夙。女尙未起。乃徘徊屋外。以俟門啟。繼念與其枯待無繆。曷不往面弼爾。小作勾留。因立反身趨之。比至。余不卽叩關。但躡步近弼爾臥室之窗。引目就窗中矚之。以視弼爾醒未。及覩室內景象。不意此狀竟深鑄吾腦府之中。永永無復模糊時。室中餘燭已燼。蠟淚盈盤。弼爾屈膝踞於榻畔。以兩手扶頭埋首衾中。若方禱天。身上所衣一如宵來故狀。而被褥亦整疊不凌。似徹夜未經就睡。嗟夫。此象入臉。歷年已三十有七。而偶一棖觸。立時湧現眼底。髣髴猶昨日事也。爾時余意弼爾或伏榻假寐。及聞其呻楚之聲。始悟非是。余不忍更視。立潛行離去。奔迅至海濱。海風拂面。腦思始稍稍清爽。木立有間。乃面海作遐想。私念弼爾此狀。殆有難言之隱痛深蘊。中心不可告人。吾乃於無意中見之。念時斗覺有一人。以手加余肩。作聲曰。喬荷。遲此奚爲。余大震反顧。見爲弼爾。此時弼爾面露笑容。以視適間室內之狀。迥然兩人。余愕奇其狀。猝不能答。弼爾又曰。喬荷。晨興何夙。吾知汝曉來碌碌。必尙枵腹未食。今盍至吾家進飧。吾當與君同食也。言已。以手挽余腕。掖之而行。行時言笑爲懽。絕無喪沮之狀。余愈疑奇莫解。轉以頃間所見。疑爲幻象。既而余兩人同桌而食。弼爾殷殷勸進。余亦勉食數事。有頃。余見弼爾怡愉如恆。前事遂澹忘置之。食竟。余起告行。弼爾送至門次。謂余曰。老伴。上帝佑汝。祝汝嘉運行矣。余點首而別。行至轉折處。迴首望之。弼爾猶佇立目送。及覩余反顧。乃含笑向余揮手。良久始入。余亦踽踽自行。徑趣瑪蘭所居。而距離愈近。步愈濡遲。迨抵其家。復蹶蹶弗進。余方蹀躞門外。自籌進身之策。忽瑪蘭自窗中見余。立出室相迓。此時余面頰身顫。無以自容。默計此來請婚。

不知。是否。是。諾。顧。時。機。已。迫。但。彼。美。櫻。脣。一。動。成。敗。立。決。猶。諸。博。者。以。巨。金。爲。孤。注。勝。負。卽。在。一。擲。之。中。因。而。中。懷。惴。惴。莫。測。利。鈍。讀。者。勿。哂。須。知。以。毫。無。閱。歷。之。少。年。遽。向。所。權。乞。婚。自。不。免。有。愧。赧。皇。竦。之。態。苟。讀。者。易。地。而。處。其。狀。亦。必。肖。余。不。獨。余。一。人。然。也。瑪。蘭。旣。出。跳。踊。直。近。余。前。嬌。纖。伶。俐。稚。態。可。掬。卽。作。聲。曰。喬。荷。晨。來。佳。否。君。以。此。時。見。賁。殊。出。吾。料。今。試。進。之。阿。母。喬。荷。來。矣。余。聆。此。歷。歷。鶯。囀。心。神。晃。蕩。益。不。自。制。目。注。瑪。蘭。兩。足。仍。趨。趨。弗。進。見。其。密。髮。虛。鬢。秀。色。可。餐。益。以。曉。風。薄。靄。助。襯。其。媚。手。韻。飄。逸。如。披。畫。圖。余。停。睇。半。晌。瞠。目。結。舌。嚅。訥。莫。審。置。詞。自。念。苟。如。命。入。室。深。慮。老。母。爲。梗。必。無。密。譚。之。機。若。卽。此。陳。之。倉。卒。又。何。從。說。起。且。吾。果。猝。然。發。吻。或。因。而。取。憎。於。女。遽。以。否。詞。相。報。則。又。如。何。蓋。否。詞。一。出。余。卽。將。失。此。如。花。之。美。人。不。可。復。得。直。不。啻。爲。余。催。命。之。符。則。余。又。烏。敢。輕。於。嘗。試。遽。引。此。萬。惡。之。聲。浪。闖。入。耳。鼓。於。是。思。緒。愈。棼。殊。覺。左。右。莫。可。則。復。矚。注。女。面。莫。措。一。詞。瑪。蘭。意。似。愕。奇。亦。引。眸。眄。余。視。綫。相。觸。瑪。蘭。顏。色。立。絳。已。乃。垂。睫。視。地。低。聲。曰。喬。荷。汝。今。晨。胡。適。改。常。態。令。人。生。駭。究。何。爲。者。余。突。然。報。曰。吾。爲。殷。憂。所。驅。乃。至。於。此。瑪。蘭。旋。復。其。恆。狀。移。步。近。余。身。言。曰。然。耶。吾。滋。爲。君。戚。言。時。以。纖。手。拊。余。肩。狀。如。撫。慰。余。者。又。曰。君。憂。何。事。曾。語。弼。爾。否。余。曰。然。吾。已。告。彼。瑪。蘭。曰。弼。爾。何。言。余。曰。彼。令。吾。至。此。謀。之。於。君。瑪。蘭。似。疑。訝。弗。解。乃。曰。謀。之。於。吾。耶。余。亟。乘。機。應。曰。誠。然。瑪。蘭。須。知。吾。憂。非。他。蓋。欲。得。君。爲。婦。君。能。嬾。吾。否。語。出。瑪。蘭。縮。其。手。面。容。頓。變。忽。曰。喬。荷。今。試。往。告。弼。爾。吾。將。面。彼。令。趣。至。此。間。勿。爲。延。遲。余。聆。此。答。詞。如。猝。中。巨。棒。癡。立。不。解。所。爲。繼。念。女。召。弼。爾。其。故。奚。在。果。瑪。蘭。屬。心。於。吾。則。一。諾。已。定。胡。爲。有。此。詎。以。吾。卒。然。請。婚。咄。嗟。不。能。自。決。乃。將。取。決。弼。爾。有。所。諮。詢。乎。然。男。女。相。悅。權。操。諸。己。何。致。勞。他。人。借。箸。矧。女。所。諮。詢。

第

四

集

之人初非爲父母親長。乃爲弼爾。弼爾者非亦眷愛瑪蘭之一人耶。使兩人一經覲晤。恰如以芥投珀。情致自必膠合。則結果若何。不難揣度而得矣。念至此。妒燄大熾。顧又不能不往招弼爾。以視此事究竟。乃于而行。徐步嚮弼爾之家。余入室時。弼爾方倚牆綴一巨網。見余神色頹唐。乃大震愕。立棄其所事。瞿然曰。喬荷何耶。言時音浪微顫動。雖弼爾極意自鎮。而驚皇之態。已不期流露。余告以女言。弼爾色驟變。慘白如死灰。少選。詢余曰。老友方瑪蘭語汝此言。面容有變異否。余復舉狀告之。弼爾畧一沉吟。卽曰。汝少須。吾等宜同行也。言畢。疾馳入內室。余以爲弼爾必入室飾裝。顧出時仍服舊衣。初未改觀。余因曰。弼爾此服敝壞。滋不適觀。胡不易之。或瑪蘭喜君衣新衣也。弼爾笑曰。吾不屑此區區。彼方盼吾。吾等宜亟行爲是。因相將而出。道中各有所思。都不交話。旣近。余望宇心悸。復繭足弗進。瑪蘭旋出。弼爾趨與握手。乃相引步入小園。園踞住屋之左。編籬圍之。余自籬罅中遙覷。見兩人就茅亭中坐。促膝作低語。狀殊昵密。喁喁久之。弼爾忽俯首吻女。女亦張腕挽弼爾之頸。互吻其頰。余覩狀。方寸戟刺。直如受萬刃剗。副知局勢已變。無可挽回。大類死刑之囚。罪狀已布。絕無生計可冀。乃思避去弗觀。忽兩足僵木。如被網絡。不能動彈寸步。蓋此時憂妒交迸。神經爲之昏窒。乃倚籬而立。惘惘若失。知覺昏茫中。猛聞弼爾呼余。余竦然舉視。如夢乍覺。見弼爾方揚手招余。因如言入園。邁步近茅亭。兩人起立相迎。弼爾卽迴首曰。瑪蘭。此事今吾徑語之否。瑪蘭聞言。雙頤泛緋色。嚶然曰。弼爾語之可也。弼爾乃曰。老友聽之。吾今以瑪蘭授汝。願好爲將護。吾與彼雖兩兩相愛。但爲兄妹之愛。後此歲月。願上帝錫福汝輩。永永豫樂。且言且以手推瑪蘭。投余懷中。瑪蘭遂展臂抱余。余腦思全集。不自知是悲是喜。知覺復泯。及張眸更視。弼爾已行。但

覺温香滿懷。瑪蘭圈手抱余。枕首余胸。讀吾書者必意余。此時美人在抱。宿願已償。在理當樂。抑知樂極悲來。斗憶及曉來所見之狀。則復邑邑無歡。知弼爾長踞榻畔。蓋方自劇情。芟力與慾。斃爲抗。嗟夫。吾今雖樂弼爾苦矣。

余與瑪蘭婚約既定。中心大樂。兩情繾綣。温馨綿密之狀。莫可殫述。苟讀者身有經歷。當能想像得之。余不復絮絮詞費。余等成禮之期。去定約時可兩月。此兩月中。余措資籌備婚事。碌碌無復暇晷。而弼爾則悉力助余。凡葺屋。編籬。咸踊躍身親。其役復爲余往還入市。購致應需之品。奔走屏當。不辭勞瘁。余心感至於無地。但不敢強之。弗爲懼傷其心。余有時隱察其狀。見其笑口常開。愉快如恆。似彼中懷。渾噩憂慮都泯。實則弼爾外貌。雖寧然以意揣之。必不能遽忘前事。余知其蘊痛深也。婚期既屆。適值禮拜。村人消息傳播。咸備休暇觀禮。余亦先時部署。備款嘉賓。因計張筵密羅島中。與衆客同醉爲懽。島與海濱對峙。相距僅半里。以舟渡之。瞬息可達。村人樂是島景物幽蒨。每值盛會慶典。恆假爲宴客之所。余乃預僱小艘數事。用以載客。而日暮潮落。余等尤當賽舟而歸。循村俗也。復先日邀老人却耳司同行。却耳司精音律。善鼓提琴。宴罷舞蹈。可令此老鼓琴和之。以助餘興。至款賓之品。殊無嘉餚。有酒如澆。有肉如林而已。當婚期之前一夕。余與弼爾同聚於瑪蘭屋中。盤桓良久。遂同起興。辭歸。途弼爾忽邀余過其家。謂有密語相告。余諾之。乃同造其屋。弼爾引火然燈。指椅令余坐。旋出菸餉。余吸菸默坐。相對無言。移時。弼爾突然謂余曰。喬荷。明日爲汝婚期。吾知汝得此美妻。蒞堂觀禮之衆。必妒羨汝豔福。唯吾則否。但祝汝輩夫婦幸福無量。永相輯穆。絕無媚嫉心也。余聆言。陡觸前事。忽又念及兩月前弼爾長踞榻畔之狀。因思

不如乘機直據所見。乃趣近弼爾椅旁。引手拍其肩。一一以親見之狀告之。弼爾遽起。立力握余手。言曰。喬荷。此事實爲吾無形之交戰。幸而得帝力見助。卒據勝著。此時吾胸臆空洞。了無罣礙。凡前此愛苗情根。芟除都盡。絕不留一毫芥蒂。須知明日之日。瑪蘭卽爲汝妻。在理吾心坎中。自不能更存匪分之愛。以重吾嘗。自今以後。吾視爾如弟。視瑪蘭如妹。吾三人仍宜睦洽如舊。勿存猜沮也。余答曰。老伴。汝爲吾兩人。至忠摯之友。烏能忘汝。汝爲吾故。竟不恤犧牲一己之幸福。舉以畀吾。上帝鑒臨。吾心常佩。汝高誼。永矢弗諼。弼爾聞余言。領首微笑。余亦不復更語。作別自歸。

翌晨。余破曉卽起。修髮理鬢。頗形倜儻。尋啟櫥出新衣。一一加以整刷。復取瑪蘭爲余手製之襯衫。熱火熨之。備成禮時易著。有頃。弼爾盛服而至。余與之同進晨餐。余觀弼爾衣新衣。冠履整潔。有緻。丰度俊秀。固翩翩佳少年也。余則顧形自穢。深慚弗如。因念以瑪蘭修嫵。出塵自宜。得夫如弼爾。庶足匹敵。今以余偶之。洵輻褻美人矣。踰時。余束裝旣竟。遂偕弼爾赴禮堂。時堂中衆客大集。兩廊之下。萬頭蠕動。觀者駢立如堵。而女賓及村中搢紳之輩。則踞座於祭壇之次。瞻矚較近。此輩之來。均慕瑪蘭豔名。爭欲一親顏色。同時瑪蘭偕其母亦乘車戾止。瑪蘭衣色全白。彷彿如出水芙蓉。而雙頰暈紅。則又嬌豔如玫瑰。輕盈婀娜。誠安琪兒不啻。入時衆迴目注之。咸噴噴稱羨。余步隨其後。顧盼自雄。乃昂首而行。直至祭壇之前。姿態亦不期而莊。牧師旋挾經出。如例詢余兩人願否。余答以願之。答時口吶吶然。音吐絕低。而瑪蘭則以曼婉之聲答之。清脆可聽。牧師卽引瑪蘭纖手授余。爲余兩人諷經祈福。余等默立。傾聽意態。莊肅無倫。旣而行。新婦親額之禮。弼爾離座而起。徐步至瑪蘭前。以兩手捧其頰。俯首吻之。禮畢。弼爾鞠躬而退。

觀者皆鼓掌讚頌。余與瑪蘭聯臂出禮堂。衆爭避道讓行。既出。卽登車直驅海濱泊舟之所。此時衆舟已陸續先發。咸思首先蒞島。余與瑪蘭之舟。駕舟者凡四人。以弼爾爲率。餘三人亦皆孔武之少年。都長於盪槳者。而舟中鋪陳簇新。坐茵潔白如雪。視他舟特爲精緻。尤有小艫一艘。則滿載酒餚食品。另以三人駕之。余等舍車下舟。解纜立發。余爲握舵。四人則盡力鼓枻。波平如砥。舟行不驚。迅逝直如射矢。逾十分鐘。遂抵密羅小島。廻顧先發諸舟。相距尙在一百碼外。反落余舟之後。余等登島。乃盡挈小舟中食品。至於一高巖之上。此巖突出海面。高度可四十尺。巖上纖草芊麗。平滑如茵。巖下則波流滾滾。時時衝激作聲。時潮信已轉。濤勢澎湃。翻騰靡定。汨汨一碧。渺無涯涘。余等極目遙眺。不覺意興俱遠。乃卽巖上列席而飲。暢飲歡呼。樂意殊醜。酒罷。則互相舞蹈爲樂。却耳司援琴鼓之。以齊節奏。抑揚疾徐。兩兩合拍。舞興旣闌。衆中忽有一人。建議作捉迷藏之戲。余視其人。名麥克色姆斯。爲村中牧師之孤生兒。衆聞麥克言。僉擊掌贊同。麥克卽出巾自翳其目。居中立。衆則左右環繞。或竄或伏。或掇細石草根之屬。遙擲其身。以相調弄。麥克亦左右追逐。張兩臂攫人。顧馳突久久。不得一人。麥克忽張臂直趣瑪蘭立處。時瑪蘭方瀕巖而立。目眇衆人。竄避吃吃而笑。見麥克進。偈則引身向後。余與弼爾輩咸作聲示警。令勿後退。而瑪蘭縱笑如故。且笑且退。一不措意。余以爲瑪蘭必預爲之備。故以險狀示人。顧余方作是想。瑪蘭已身臨巖邊。余大驚亡魂。立躍起進援。乃一飄瞥間。瑪蘭已渺。蓋失足墜海矣。余驚駭幾欲狂易。大聲呼號。號聲直達一英里外。乃疾奔至巖邊。作勢欲躍。忽一人以手格余腕。阻余勿下。余大怒。廻眸睨之。則弼爾也。時弼爾跣足。露頂冠履。已卸。方去。其外衣。顧余曰。喬荷。汝弗善泅泳。毋鹵莽取禍。吾素習此技。視汝差長。今當

盡力援拯。君妻以得救。爲度汝亟宜放舟。濟吾勿遲。勿遲聲未絕。弼爾已一躍入海。余亦不稍滯留。立循坡下巖。衆中有數人隨行。迅馳直趣海灘。既至。因併力推一舟入水。余等一擁下舟。盡力划之。余扳槳過



巖角而過。乃見三十碼外。果有白衣浮動水面。舟行漸近。望之了了。余見瑪蘭仰面出水。雙目緊闔。面白如紙。直與所衣同色。亂髮散浸水中。盪漾如海藻。顧徧覓不見弼爾。但以勢度之。弼爾必伏處其下。不然

因復鼓勇前進。力與浪舐。遂繞
 爾精擅泅術。或亦將不能支厲
 失知延遲。既久。風濤復惡。雖弼
 不得前。於是中懷皇皇。深懼有
 湧急湍。洄漩。余舟隨流而轉。急
 等遂移舟循之。顧此時浪高波
 憑高俯瞰。則爭呼指示所嚮。余
 下。余引目四覓。茫茫無見。殊不
 知兩人飄流何所。幸巖上之人
 猛槳忽逆流斷折。乃退歸易槳
 擊舟更進。時潮勢洶洶。進駛殊
 艱。濡滯逾五分鐘之久。始抵巖

瑪蘭胡能久久昇浮弗至淹沒。余舟既接立去手中之槳俯身引瑪蘭襟幅拽之上船正於此時歛見有兩手伸露水面一霎卽沒余知爲弼爾此時必力竭自沉亟以巨繩擲之冀或得救乃久之殊亡應響因復令善泅者入海覓之及撈獲出水則弼爾已氣絕而殭嗟夫弼爾死矣迴憶月夜共話余頗怪弼爾辭意突兀若隱含微旨不意彼竟克踐所言卒至犧牲其身余今觀之世間重情敦義之人誠莫弼爾若矣而瑪蘭旣賴彼獲生余夫婦追懷舊情感悼靡已因爲之經營喪事卜葬於密羅島巉巖之頂隆土爲墳剗石作碣每值春秋佳日余夫婦必親蒞省墓鮮花一束清淚數行以觴幽魂而巖下潮汐嗚咽聲聲如泣亦若憑弔此夜臺長眠人也。

(完)



漁 樵 閒 話

四川于晦若太史式枚。挽陳蘭甫先生聯云。自道光廿九年以訖於今。曾何意
一流頓盡。嗟吾黨二三子各得所近。尙毋忘曠代相期。

黃漱蘭太史。輓何鐵生太守聯云。薄宦共江南。記冬月維舟。花下倩尊陪水部。

思君在淮上。正秋風隕。籟笛中哀韻到山陽。

咸豐年間。粵寇竄江南。文武死節。未有如餘杭邵蓉亭大令鏡閣門俱殉之慘
者。張蕙生所輓云。哭到金焦山欲撼。淚傾江海月俱沈。

湘陰左文襄公自輓聯云。倘此日騎鯨西去。七尺軀委殘荒草。滿腔血灑向空
林。問誰來歌騷歌曲。鼓銅琶并畔。挂寶劍枝頭。憑弔松楸魂魄。憤激千秋。縱教
黃土埋予。應呼雄鬼。喜今朝化鶴東還。一瓣香祝完本性。三個月現出全身。願
從茲爲樵爲漁。訪鹿友山中。訂鷗盟水上。消磨錦繡心腸。逍遙半世。只恐蒼天
厄我。又作勞人。

外交小說

智井軼譚

廣十四家小說

◀ 全書六册 ▶

小說叢刻明代為多

燕雜割裂事其通病

惟顧元慶氏抉別最

册審其四十家小說風

行已久此則選輯尤

精為山右王氏所藏

海內實無二本茲以

重價購得印行之想

醉心顧氏者必當先

觀為快也

◀ 價洋八角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今說海

◀ 全書二十册 ▶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

集唐宋至明小說共

一百三十五種分四

部七家小錄編記二

家入說選部列傳家

入說淵部雜記家入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

纂入說纂部稟聚精

要蔚然大觀遠出馬

繼意林曾慥數說之

上此就嘉靖間初刻

本重印之

◀ 定價二元 ▶

原序

末克司推墨曰。余英倫泰晤士報一通信員也。英倫扶牀學步之子。無不識有泰晤士報者。以彼魄力之雄足。爲世界震驚。而予以菲才。乃膺斯選。亦云幸矣。探訪所得。頗多異聞軼事。而擷其中之尤隱秘怪誕者。加以貫穿。遂成此書。予之著是書也。初非自矜。謂有功人心。世道。然藉是可見霸者謀人國之雄鷲陰險。且可知捋國保種之大業。奚必盡屬於朝士。蓋余書之中。堅人物。挫敵謀。而衛疆索者。實一偵探之功。夫偵探爲業。至卑縉紳先生。或不屑道。顧余書所叙。則其智謀既足以震讐。一世而其義俠尤高出於塵寰。甯得不加以崇拜。且世之操是業者。爲術雖精。而千慮必有一失。吾書所叙。則所億必中。而氣足以撼山岳。明足以察秋毫。其推闡事理也。深入隱微。其料度人情也。洞中窾要。嗚呼。余遇偵界中人。夥矣。罕有比是人之神妙者。蓋其處理一案。必覃思精研。自隱至顯。由晦而明。如象數家之解方程。既得已知數。即能推未知數之值。淵深微妙。夫豈恒人所可及哉。然卽其智謀。猶不足爲斯人異所可異者。志行磊落。謀畧深沉。近世探案。必矯裝易容。隱匿名姓。此市俗偵探之陋例。而余書所叙。獨反乎是。彼有所爲。必告諸敵。使預爲之防。自來冒非常之險者。必貪非常之賞。是亦世俗恒情。天下事無不皆然。而吾書所叙。則又出恆蹊。彼之勇敢。任重。絕不爲一身利慾。地惟欲破敵陰謀。以衛其國功。成不受賞。灑然以去。其行誼之高。豈他之偵探家所可望其肩背乎。嗟乎。若是人者。投身艱危之地。以赴國家之難。卒之敵謀破。而戰禍無爆發之虞。強鄰戢。而疆場無蹂躪之慘。功在政府。德在人民。擬彼捨身取義之古烈士。夫復多讓。夷考是人行事實。兼智仁勇三者。捨身救國。仁也。索隱制敵。智也。堅忍集事。勇也。有此三者。夫豈以偵探家而

小○之○耶○第○斯○人○之○特○異○乃○賦○秉○之○獨○厚○非○人○力○所○醞○釀○觀○彼○舉○措○若○有○意○若○無○意○然○悉○心○鑿○祭○無○弗○當○乎○
義○理○非○得○天○獨○厚○奚○能○若○此○以○如○斯○偉○大○之○業○歸○其○功○於○天○秉○論○者○將○曰○余○言○爲○迂○然○彼○百○川○何○爲○朝○宗○
於○海○朔○風○怒○號○草○木○何○爲○蕭○索○春○風○微○嘘○萌○芽○何○爲○怒○茁○其○象○之○顯○愚○夫○愚○婦○所○共○見○其○理○之○顯○雖○聖○哲○
有○所○不○明○近○世○科○學○日○進○尙○未○能○道○其○真○確○之○因○緣○惟○曰○此○生○理○學○之○公○例○耳○今○我○所○適○令○人○恍○惚○莫○得○
端○倪○以○人○力○顯○造○化○之○功○用○而○莫○明○其○所○以○然○故○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天○秉○而○已○然○而○余○之○不○慧○無○文○而○
泚○筆○記○此○恐○不○足○稱○述○其○贊○功○但○令○後○之○讀○者○想○見○其○爲○人○或○能○鑒○余○微○忱○亦○如○余○之○景○仰○其○人○是○余○之○
所○厚○望○也○矧○以○斯○人○舉○勳○皆○吾○國○壯○士○生○命○所○係○而○余○以○不○才○謬○從○斯○人○之○後○畧○效○尺○寸○之○勞○不○可○謂○非○
余○一○生○之○榮○幸○奇○遇○也○



小外交
說
智井軼譚

英國末克司推墨著
法國保祿依伏亞譯

吳門天笑
吳江聽鷗重譯

上篇 首相室中之密約

第一章 郝宿勃郎岡之國際交涉

末克司推墨曰。茲事之起。余適在巴黎。彼都人士萬衆喧闐。羣傳德意志人欲藉此啟釁。以擾全歐之和平。余怒焉。憂之。今從我探訪所得。誌其大畧。可知颶風起於蘋末。其造端恒在纖微也。爰述其事。以告讀者。

郝宿勃郎岡者。摩洛哥之互市地也。德法兩國各設領事署。以護僑民。而自阿爾才利會盟之後。法蘭西人有召募土人爲警備隊之特權。故法領事署所轄衛軍。摩洛哥人實占多數。一日法軍中之摩洛哥人忽逸去五人。匿此五人者。卽德領事署之吏也。德吏背棄盟約。匿此五人數日。後密遣署中人護之。出口將登輪矣。忽有法軍一小隊。巡邏海濱。見而疑之。細審面目。知今日改裝易服。行將上船之五人。卽前日法軍中之五遁卒也。急起捕之。德署聞訊。遣卒追蹤。以冀奪回。此五人於是兩國衛隊大起衝突。而德法兩領事亦移文詰責。各執一詞。德領曰。毆吾衛隊。辱吾也。辱吾是辱德意志也。法領曰。匿吾逃卒。負約也。負約是負法蘭西也。斷斷爭辯。兩不相下。交涉久不決。德意志調兵遣將。將用武。而法蘭西自顧於此間力薄不足。抗此勁敵。遂委曲修好。向德意志政府發一謝罪之文。告且允。自後德國在摩洛哥亦得募土人爲警備隊。隊中土人有逸出者。兩國領事皆得收容。而任用之。於是波濤汹涌之大交涉。遂得隱忍。

第

四

集

消滅於無形。

方此交涉之初起也。全歐注目彼大名赫赫之泰晤士報。烏能捨此大事而不載。而余適旅居巴黎。於是泰晤士報之總主筆遂郵一短簡來。囑余細訪此次交涉之詳情。余接此函後亦知我輩探訪家必有詣柏林而探索此事者。雖短簡寥寥數語未嘗言及。而余固可以意度之也。余藉探訪之名。遨遊法蘭西之名都。意亦良得。終日無所事事。意態良覺閒適。每日晨起。讀法國報紙數種。當午餐時。驅車出門。遍覽名勝。與彼都之通人碩士政客貴官相周旋。藉稔彼中對此交涉之輿論。苟有所得。則歸廬後秉筆記之。以郵倫敦。令吾國人藉悉聯盟國交涉中之狀態。余之職分如是而已。一日晨起。盥沐初畢。約其時。距晨餐之時尚早。遂畧整衣冠。欵步出門。意欲訪鄰室旅客名馬突林者。與之閒談。馬突林意態安詳。博聞強記。彼都之宿學也。自余初入。倍特福旅館時。即欽其爲人無事時。輒相過。從彼於法蘭西之朝章國憲風俗禮教。無不飫聞而熟識之。議論風起。口若懸河。余之畧諳法國情形者。得是人之力。獨多。顧我初出室門。行未數武。館中侍者來告曰。晨餐已備。余遂折向膳堂而去。將及門。斗見一人衣電局制服。急行而呼曰。誰爲末克司推墨先生。余應曰。某在此。電局送信人。急自衣袋中取一巨封授余。余視封面。審此電發自倫敦。發電者即泰晤士報之總主筆也。電碼之紙折作數疊。厚重若一冊書。使他人見之。必將詫發電者浪費金錢與筆墨。然余久從事於該報。熟審館中辦事器局。闊大故見此長電。殊不引以爲異。凡館中新聘訪員。首次蒞事。主事者必進而詔之曰。探訪要聞。不可吝費。蓋館中惟一之宗旨。在得饒有趣味之新聞。費用不足計也。余今所接之電。必關係重要。而耐人尋味者。試觀電紙厚疊如許。且皆密碼。脫非至緊。

要者奚爲以密碼通電於訪員耶余接電後約兩分鐘步入餐室侍者進酒余且飲且譯譯竟而駭人聽聞之奇事斗然露矣

第二章 首相室中秘密文件之被竊

電文曰「昨晚五點鐘吾國首相杜寧鮑君離其深邃嚴密之辦事室他去此辦事室即首相與吾王樞密之地而英吉利握全球霸權之所從出也」余讀電文至此閉目冥想首相之室宛然在目四壁幕板皆舊屋頂作圓穹形陳設之器雖不華美然皆古樸整潔令人肅恭不敢褻視因念日所出沒處無不受此室之指揮尊嚴極矣竊能與士庶民家同論哉余略一思索復讀下文曰「首相出辦事室往訪海軍部總長愛爾台霍脫君討論建造軍艦預算案建造之艘數已由海軍部決定而首相欲有所更改愛氏持不可兩人爭辯者久之至五點三刻鐘時首相乃歸辦事室中空無人居者僅歷三刻鐘耳是時宮中已屆晚餐之候陛下性厭岑寂每食必命首相與各部總長入宮侍膳相沿已久遂成故事杜寧鮑君既返辦事室知爲時已晚且知王之性情於會餐之前樂與諸大臣從容討論今爲時已晏將無暇與王談論匆匆返室急欲將海軍總長所呈之條陳說帖藏諸隱秘穩固之處然後入宮侍膳顧辦事室中最隱秘穩固者莫若首相書案後之鐵箱鐵箱嵌入壁間箱廓所塗之色與幕板無異望之竟不能辨別啓閉鐵箱之三紐即首相恒用之三密碼也紐與板適平自遠望之第見幕板之上繪號目三字而已啟閉之機括首相一人外罕有知者室之四圍司巡邏及警備者皆選自王家之羽林軍及精騎隊凡此皆英吉利心齊千城之士不虞其有貳心然則英吉利全國至重要者莫若此室室中最穩固隱秘者又莫若

此箱中所貯之文件斷無有他虞而孰知事出非常首相匆匆行至鐵箱之側凝眸察啟閉之三紐驚愕不知所措蓋手自排定之密碼三字已於暫離之三刻鐘間易其次序矣此必有人私啟此箱而盜秘



事頗忽視而於重要事恒先吾儕而探索足見其報之價值余急欲知此事之究竟不暇多思復讀日一
首相杜寧鮑者機警而又堅忍人也自鐵箱竊案發覺後即以電話告守衛相府之警備隊長及倫敦城

藏之文件無疑也倉皇啓箱則關係至鉅之文件一通已不翼而飛蓋首相曾細閱此件至兩小時之久後乃閉諸箱中是此件藏於鐵箱中其事甚明確而今乃被盜然者其實鐵箱之三號目昨已易其位置首相殆熟視而無親耳首相自定之三號日本爲 333 也余讀至此節知泰晤士報對於此案已略加探訪矣不然彼何以知密碼之易序爲昨日事耶渠輩於尋常

中各區之軍警大索竊此文件之間諜卽此觀之首相固以盜此文件之人爲一種間諜所爲也杜寧鮑恐大盜已出都城復通電於各口岸令各地長官加派軍警巡察海岸凡附輪往他國者宜詳細詰問而往德意志之旅客又當嚴密搜查不可有絲毫之怠忽卽此觀之首相意中將謂盜此文件之間諜必德意志政府所密遣者故於德意志猜疑尤甚杜寧鮑又恐各地長官奉行不力嚴密搜查之空文不足鼓勵摘奸發伏之壯士於是懸重賞以購之曰有能獲相府中竊文件之劇盜者賞四萬利佛爾（合法幣十萬佛郎）意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夫失去者僅淺淺一紙耳而首相張皇四索足徵是件之關係鉅矣余又探得吾國政府致一極長之密電於法國政府似屬於此事大索之後絕無影響惟相府守備隊中有一軍士云文件被竊之日府中方雇工修繕辦事室之四壁亦有損壞牆外工人雲集有旆書幔者有補隙漏者衆工中有一人以牆之損痕直達於內非表裏兼修不能完善欲入室而門已扃旁皇四顧見衆窗之中有一未閉遂緣窗而入是人入內未久卽由其伴用滑車絡巨筐而下之入辦事室者止此一人其餘羣匠皆在牆外施工耳當此時令日落甚早首相之返自愛爾台霍脫所也已夜色迷茫羣匠皆罷工散歸此案至重要而吾英士大夫守口如瓶蓋英人最深沉而政府中人尤甚當其堅守秘密也絕無絲毫之洩漏余雖竭力探訪僅得外相而於此案之真情是件之內容懵然一無所知爲之悶損因思法蘭西人雄談論而喜張揚其慎守秘密當不若吾英人之堅且事發後已有密電致彼國則是所竊之件必與法蘭西有關係者探之英倫不若探之巴黎內務部長大喬治者彼國之握政權者也君能爲我結交大喬治左右近習之人因以探彼國政府之要事則此案不難水落石出夫大喬治外若和藹內

實沉驚鳥肯以此類重要事輕易洩之。然其左右近習之人必不能若彼之慎密。君其好爲之必能有所得。且必可使泰晤士報記載被竊文件之內容。獨先獨詳於他報也。願君更毋惜費。古諺有之曰。吝小費者必無鉅功。君其善體此意。則成功有望矣。讀電文訖。因覽所署之名。果吾報館之總主筆也。

第三章 傳聲管

蘊釀含蓄之辭。令余最愛之。蓋非是不足成報館人材也。然欲於法國內務部總長大喬治前作蘊釀含蓄之語。因以探刺國政寧爲易事乎。讀者諸君必有能諳大喬治之爲人者。其人之丰采意態。諸君想必能彷彿憶之。身長面癯。容顏清奇。縐痕密布。望而知爲飽經閱歷之人也。雙瞳活潑。流轉左顧右盼。所對晤之人發語未半。彼即能測其意向。發語時理解超雋。而氣象豪邁。當其戲謔。則又輕脫若孩穉。及其辦事却復嚴肅。若學士舉動。變幻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故大喬治之意向。雖與之至親密。自謂能識其性情者。亦不能揣測之。延接來賓。貌似和厚。狀若懇摯。而於政治之實況。真情從不肯輕吐一語。若是人者。貌厚而心深。外慤而內沉。不愧爲當世名相。以若是人之深沉。不露而謂肯以政府之秘密事件。輕洩於泰晤士報一訪員之前。誰其信之。然則余所任之事。其困難爲何如哉。夫泰晤士報之訪員夥矣。而主其事者。獨以此國際秘密之要事。委託於余。余亦足以自豪。然一念探訪之難。能獲與否。今尙不能預必。則又爽然自失。索隱通微之自豪心。又不敵其履艱跋險之畏難心矣。繼又思自來建功業之英豪。若愛爾舉勒（希臘古英雄名）若囂爾末業（法蘭西古王後稱西帝者）爲詩歌所稱頌。爲史傳所表揚。疇不自艱險中來。雖兩傑距今歷年久遠。其事蹟之怪誕離奇。容或有詩人史家所點綴附會者。而考其大略。則此

兩。人。固。無。不。有。凌。厲。莫。前。之。氣。概。堅。苦。卓。絕。之。精。神。然。後。成。此。大。業。今。余。所。任。者。僅。探。訪。一。密。案。耳。而。已。
 畏。難。若。此。烏。能。有。所。建。樹。乎。因。此。一。念。足。以。鼓。其。勇。氣。顧。吾。人。處。事。不。能。徒。恃。客。氣。必。運。其。智。謀。精。其。思。
 慮。批。窾。導。隙。使。秘。密。文。件。豁。露。於。天。下。方。不。負。泰。晤。士。主。任。之。託。而。發。吾。未。克。司。推。墨。之。能。名。惟。吾。報。主。
 任。之。精。細。寧。亞。於。余。彼。既。無。所。得。於。倫。敦。安。能。必。余。有。所。得。於。巴。黎。乎。却。此。重。任。固。蹈。畏。難。之。譏。貿。然。受。
 託。又。恐。覆。一。世。之。名。躊。躇。莫。決。蓋。余。自。接。密。電。後。思。慮。之。憧。憧。往。來。不。啻。輓。轡。萬。轉。矣。繼。而。一。片。自。負。之。
 心。又。不。禁。躍。然。動。於。心。胸。自。審。余。非。蠢。蠢。者。流。蓋。亦。蹈。艱。險。迭。獲。要。聞。則。又。寧。知。此。次。怪。誕。離。奇。之。要。
 案。不。自。我。發。其。覆。乎。吾。儕。人。類。乃。有。一。物。與。有。生。以。俱。來。踞。吾。肝。腸。有。如。靈。鬼。而。吾。儕。恒。聽。其。使。令。以。行。
 事。此。物。何。名。厥。名。曰。傲。頃。者。余。所。鼓。盪。之。自。負。心。即。傲。之。一。字。為。之。也。因。此。傲。心。而。彼。輩。委。余。之。重。任。以。
 雙。肩。擔。之。縱。前。途。險。阻。艱。難。乃。亦。不。復。顧。慮。爾。時。余。意。遂。決。不。復。存。絲。毫。推。委。之。心。惟。欲。猛。行。前。進。以。期。
 不。負。泰。晤。士。報。之。託。是。時。晨。餐。已。畢。余。遂。啓。餐。室。門。而。出。往。旅。館。中。之。休。憩。室。覓。政。府。官。吏。及。各。部。僚。佐。
 之。題。名。錄。余。且。行。且。自。語。曰。脫。於。大。喬。治。之。幕。僚。中。得。一。余。所。素。識。之。人。與。之。結。納。則。吾。事。濟。矣。爾。時。余。
 之。神。魂。愉。悅。迷。離。若。墮。雲。霧。一。時。神。經。之。動。盪。無。有。甚。於。此。時。者。至。今。握。管。着。紙。時。猶。能。彷彿。憶。之。也。又。
 念。倫。令。題。名。錄。中。了。無。相。識。之。人。為。大。喬。治。入。幕。之。賓。則。此。類。隱。秘。之。案。烏。從。得。其。跡。兆。而。余。半。世。之。盛。
 名。將。隨。流。水。而。俱。逝。榮。辱。成。敗。之。分。判。於。頃。刻。安。得。不。令。余。神。魂。顛。倒。耶。休。憩。室。中。皮。藏。書。報。任。人。瀏。覽。
 旅。客。恒。集。於。此。若。余。入。室。後。急。閱。題。名。錄。皇。皇。大。索。則。將。招。人。之。疑。夫。探。訪。一。事。而。先。招。人。疑。下。策。也。故。
 方。寸。雖。撥。亂。而。余。行。殊。滯。緩。洋。洋。若。無。事。者。顧。啓。扉。而。入。寂。無。游。人。余。心。大。安。急。取。架。上。題。名。錄。閱。之。數。

第

四

集

頁。之。後。躍。然。呼。曰。內。務。部。之。屬。吏。在。是。矣。第。人。名。雖。衆。而。中。無。相。識。者。則。奈。何。嗚。呼。此。處。爲。部。長。直。轄。之。幕。僚。矣。所。謂。大。喬。治。左。右。近。習。之。人。當。於。此。中。求。之。閱。至。此。頁。余。凝。眸。審。察。加。以。綿。密。視。線。達。第。三。行。若。有。電。光。瞬。射。余。目。斗。得。一。故。人。名。赫。然。列。其。中。余。不。禁。狂。喜。大。聲。呼。曰。勒。風。帝。亨。利。今。已。爲。內。務。部。之。秘。書。長。耶。嗟。乎。倂。大。之。內。務。部。余。所。識。者。僅。此。人。耳。勒。風。帝。狀。貌。偉。碩。鬚。髻。鬢。髮。皆。作。栗。色。雙。瞳。深。藍。對。人。時。作。笑。容。藹。然。醇。厚。君。子。也。彼。曾。與。巴。黎。報。館。記。者。數。人。結。伴。來。遊。倫。敦。吾。英。報。界。諸。君。竭。誠。迎。之。余。亦。預。焉。兩。國。記。者。遊。宴。數。日。相。處。若。昆。弟。而。吾。兩。人。性。情。尤。相。契。合。故。締。交。至。深。余。曾。私。與。之。宴。且。邀。之。入。音。樂。會。歡。笑。歌。舞。相。叙。至。樂。雖。數。十。年。之。故。交。無。以。尙。之。及。彼。儕。別。吾。曹。而。歸。也。余。與。勒。風。帝。握。手。愴。然。戀。戀。不。忍。捨。且。訂。異。日。相。見。之。期。是。余。與。勒。風。帝。之。交。誼。原。非。泛。泛。者。茲。余。蒞。巴。黎。一。往。晉。謁。亦。人。情。之。常。不。得。訾。余。爲。冒。昧。既。見。之。後。動。以。昔。日。之。情。邀。之。宴。飲。或。者。藉。此。得。以。探。索。其。公。府。中。之。機。密。事。彼。法。人。嗜。飲。而。好。談。輕。脫。跳。盪。之。民。族。也。微。醒。以。後。則。傾。筐。倒。篋。而。出。之。庶。幾。泰。晤。士。報。所。欲。得。之。秘。密。消。息。不。難。自。彼。得。之。矣。以。此。訶。密。固。不。免。譎。詐。之。譏。然。不。藉。此。人。又。將。誰。藉。其。殆。權。而。不。失。正。者。歟。嗟。乎。吾。友。汝。不。知。此。事。則。已。脫。汝。知。之。未。有。不。爲。余。鉤。索。而。得。者。余。雖。不。能。前。知。然。料。事。之。神。自。謂。差。強。於。人。此。秘。密。事。當。由。是。人。而。得。其。真。相。殆。可。預。言。也。法。蘭。西。山。嫩。河。旁。之。民。有。諺。焉。詞。樸。而。理。雋。句。短。而。趣。永。非。深。諳。人。情。者。不。能。爲。此。諺。諺。曰。鍛。鐵。者。必。於。熱。時。施。其。鎚。擊。今。吾。利。用。醇。厚。之。勒。風。帝。以。探。秘。密。亦。由。鍛。者。乘。熱。而。擊。鐵。耳。余。既。獲。勒。風。帝。亨。利。之。名。歡。欣。不。能。自。持。急。命。馭。者。駕。車。以。待。命。余。返。寢。室。略。整。衣。冠。卽。登。車。叱。馭。者。急。鞭。其。馬。馳。往。內。務。部。衙。門。行。未。久。已。至。薄。凡。大。道。車。近。鐵。柵。而。法。總。統。所。居。之。宮。名。靄。烈。

材者蔚然在望矣。余對此莊嚴燦爛之宮，不特不表敬恪之忱，且側首睨之，非敢藐法總統也。自負之心，動於中，不覺傲慢之態發於外耳。自念曰：此事惟發理愛（法文名 Eugène）法蘭西深諳政治之名人也。於千九百零六年，即總統位，容或知之。而今晚余以一外賓將得其詳情，亦足以傲彼一國之元首矣。車過鐵柵，即入廣場。場之左偏與右偏，皆有崇階，隆然特起。余將何所適從乎？場左之階，去余至近。余即欲停輪於此，然究不知由此登階，將入何地。躊躇莫決，即見一人立階側，形若署中之閹人。見余車回，旋即大聲呼曰：車左之階，謁部長者所登也；車右之階，訪秘書長者所從入也。余深感是人之指示，即下車謝之，而授以名刺，謂之曰：余欲進謁風帝亨利君，汝其爲我告之。閹人諾而去。余即隨之。及署門，閹人按電鈴者，再即釋門旁之椅而坐。余怪而問曰：若何爲不遞刺於秘書長乎？顧坐候於此也。閹人聞言，微笑反余名刺而答曰：君初履此，無怪其莫明也。余按電鈴者，兩下矣。首相辦事室之侍者，聞鈴聲，兩下即知有事於勒風帝先生者，馳往秘書室而察其踪跡。見其在室，則報我以電鈴一下。否則報我以兩下。此吾署成例也。君其靜候於此。第聞鈴聲一下，即可登樓。然後由辦事室之侍者接君刺而投之。勒風帝先生聞人語至此，少息，繼復歡欣告曰：先生內務部者，吾國之首要公署也。而吾主人以相國之尊，統轄部務一日之中，屬吏之以事稟承而晉謁者，不下數十人。倘一一由閹人爲之投刺，則吾儕當鎮日登降兩股折矣。孰若此法之徑捷而靈便乎？吾不得不感創此法者之體會入微也。閹人語時，詡詡然狀頗自得。余折之曰：此法固善，然僅便於君輩於吾儕，晉謁者無預也。閹人聞吾言，狀頗不懌。似怪余之質直，且其意似欲吾儕外賓亦如彼屬吏之所爲，趨踰奔走以伺上。宜顏色然後爲快者。余閱閹人多矣，凡役於官

署者未有不盛氣凌人者。則是人之傲慢亦意中事耳。聞人嘿然有間。繼復言曰。勒風帝先生政務叢集。終日延賓治事。無片刻之停。彼之治事室居部長政務處之上。部長不欲其秘書長僕僕往來以耗寶貴。



生方在辦事室。君可登樓見之。有人立於樓上梯側者。即辦事室之侍者也。君可以刺與之。余遂與聞人別。疾行登梯。拾級而上。且行且思。默念若投刺而後。勒風帝拒而不納。則此行爲徒勞。而余所探之秘密。

之光陰。故於兩辦事室之間。立一傳聲管。兩人有所議。則藉此管以達。不勞登陟之煩矣。以故秘書長非有至要事。不面部長也。聞人語至此。忽肅然整襟而告曰。吾部長大喬治君者。性至嚴毅。深居簡出。不輕易面人。除且暮出入外。余亦罕與之面。偶以事故登樓。與之相遇於扶梯之側。然一月間。僅一二次耳。聞人談興方豪。忽聞壁上鈴聲大震。聲僅一下。聞人曰。勒風帝先。

終無獲濟之望矣。憂悶疑懼，莫知所措，而不知此實余之過慮。余一登樓，果見侍者立於梯側，即授以刺。侍者入室，頃刻即返，而醇厚長者之勒風帝君，即從其後，以出立於辦事室之門口。其丰采儀表，仍不減於遨遊倫敦時也。一見余，即歡呼曰：末克司推墨君來此乎？殊出余意料之外。請君入室，一訴別後衷曲。自與君倫敦握別，忽忽數載，今日舊雨重逢，欣幸曷已。勒風帝語畢，即堅握手，狀至親密。法蘭西人之好交遊而篤故舊，於此可見。余僂僂而答曰：余鬱鬱居倫敦，了無善狀，特遊巴黎，一暢之晉謁，足下一詢起居。勒風帝曰：君乃漫遊至此，余心至樂。迴憶昔日余遊倫敦，蒙諸君隆以盛禮，感激彌已。今幸駕臨，此間余將遍告吾國名人碩士，歡宴暢叙，以昔日君之待余者待君也。勒風帝語時，狀至勤懇。余默念：吾友待余殷勤懇摯，余計得矣。即欲邀之宴飲，假杯酒之歡，而探以密事，語未及發，忽聞噓氣聲起於倚壁之桌上。勒風帝即捨我疾趨至桌旁，桌上報紙亂疊，有物搖曳於其間者，即傳聲管也。勒風帝且趨且謝曰：部長有言見囑，不獲與君暢談，願君宥之。語畢，即置脣於管口而言曰：得毋總長有命乎？繼乃側耳傾聽。良久，復言曰：諾，余即來矣。是時勒風帝急捨其管狀，至匆促，乃未將通聲之管口取下，向門而趨。倉皇告曰：部長令余下樓有要事，面商暫時失陪，心至歉仄，請君暫候於此。桌上報紙頗多，君可取而閱之，以遣岑寂。語至此，闔門之聲，闐然一震。勒風帝去矣。戶外履聲橐橐，猛驟紛亂，匆促不可名狀。法蘭西人輕謀而寡慮，類作是狀。余良惜之，使吾英人處此，當不倉皇若是也。勒風帝去後，余坐室中，遊目四矚，見陳設雖華美，罕有合於吾英人之所好者。儘有英人之所憎，而法人以爲美者。蓋兩國風俗習性之不同，由來已久，究爲兩種民族，故固不能以區區同盟之力而融化之也。是時戶外履聲已寂，勒風帝當已下樓而

第

四

集

入部長之辦事室矣。余獨居無聊，遂至桌旁，取日報閱之。反覆搜尋，苦不得當。繼見晨報一種，印刷頗精，蓋彼國甚負時譽之報章也。取而閱之，方欲展讀，忽有一意外事起於余旁。余不能卒讀，蓋當余閱報時，忽有零落細微之語聲，出自傳聲管也。勒風帝匆促中，未及去其管口，故彼與部長談論之迴聲，自壁入管，遂達余耳。余聞聲急，捨報而取管，以耳貼於其口，嗚呼！讀者諸君，試一思之，此傾耳於管以探部中之秘密者，豈絕無關係之人哉？乃秦晤士報特派之訪員也。蓋自接報館之密電後，余之為人貌雖猶是性質，已非不知者見。余驅車訪舊於內務部，以爲廣交遊，通聲氣，猶是昔日裘馬少年之恆態。不知余之用意，實已大異於前。將賴此一行，以探神奇莫測之秘聞，披露報紙，以振秦晤士報之聲譽。彼庸聞淺見者，烏足以知余之志哉？夫乘他人不備，因以探人秘密，原非道德所許。使余而非身負重大之職，任則將捨傳聲管而仍讀報紙，無如吾今日果以何事至此？更爲好奇探異之心，所勝甯復顧公理耶？矧此事關係至鉅，機會一失，不可復得，不得不舍經而從權。余既握管凝神，寂聽微聞，有聲自管中出，清晰而嚴毅，則大喬治之聲也。其言曰：勒風帝君已悉此意乎？繼聞勒風帝答曰：謹聞命矣。凡公文之頒布於境內，或遞交於列邦者，宜獨言郝宿勃郎岡交涉一節，而不及其他。若有人詢及英吉利文件被竊事，則輕飄其詞以答之。若無所關係者，然余聞此語，心碎然動，深佩吾報館主筆料事之神法。蘭西誠與被竊之文件至有關係者也。余正欲苦思力索，窮其底蘊，而管中之聲又來矣。大喬治曰：君言至當。此事當鎮靜以待。之萬不可挑動輿論，以取紛擾。解決此事，或不免出於一戰。然萬不可釁自我開。若被竊文件之內容洩於外，則余將無術以塞報館記者之口。此危道也。故外間偶有漏言，余必竭力剖解，以釋羣疑。要之辦理

此。事。以。鎮。定。爲。上。策。萬。不。可。於。東。方。強。鄰。之。前。輕。舉。妄。動。以。資。口。實。更。萬。不。可。於。此。時。調。發。軍。隊。爲。種。種。令。人。注。目。之。事。以。阻。交。涉。之。進。行。古。諺。有。之。曰。一。手。持。械。一。手。捫。舌。言。制。敵。當。以。實。力。而。不。尚。空。言。也。吾。與。子。處。此。多。事。之。秋。其。可。不。謹。守。此。言。乎。大。喬。治。語。至。此。少。息。繼。復。詼。諧。大。笑。法。人。恒。喜。爲。此。雖。當。困。苦。時。此。種。態。度。不。易。也。大。喬。治。笑。而。言。曰。勒。風。帝。吾。與。子。處。置。此。事。其。難。不。亞。於。行。舟。火。山。之。中。帝。閑。法。文。名。Diderot。法。之。名。史。家。曾。著。法。國。革。命。史。爲。法。國。學。者。所。傳。誦。之。言。不。虛。也。自。聞。此。語。管。中。之。聲。遂。寂。兩。人。之。討。論。終。矣。余。急。去。傳。聲。管。之。口。以。避。吾。友。之。疑。并。取。手。旁。報。章。之。首。頁。其。上。有。圖。畫。者。閱。之。桌。旁。設。一。軟。榻。余。遂。投。身。其。中。仰。而。觀。畫。有。頃。戶。外。履。聲。又。震。勒。風。帝。關。門。而。入。矣。當。是。時。余。僞。若。無。事。注。目。於。報。紙。上。之。名。人。像。而。胸。中。之。震。慄。實。不。可。名。言。幸。吾。友。醇。厚。坦。直。絕。不。疑。吾。有。所。窺。伺。入。室。後。卽。謝。遲。來。之。罪。歡。然。道。故。狀。至。欸。洽。顧。彼。之。待。吾。愈。殷。勤。而。吾。之。愧。惡。滋。甚。蓋。彼。以。誠。意。來。而。吾。以。機。詐。應。殊。非。交。友。之。誼。也。烏。得。不。愧。於。中。乎。因。此。一。愧。惡。而。索。隱。探。密。之。雄。心。爲。之。銳。減。良。不。施。狡。計。以。誘。吾。友。則。設。宴。招。飲。之。舉。亦。作。罷。矣。當。時。余。之。方。寸。地。至。爲。紛。擾。倫。以。狡。謀。詭。其。秘。密。固。無。以。對。吾。良。友。若。置。此。事。於。不。顧。將。放。棄。吾。責。又。無。以。報。英。倫。報。館。之。付。託。公。義。私。情。不。能。兩。全。惟。願。泰。晤。士。報。又。來。急。電。囑。余。離。巴。黎。而。他。去。則。兩。者。庶。乎。其。兼。得。矣。頃。者。部。長。與。秘。書。長。之。密。議。已。爲。余。竊。聽。則。茲。事。大。略。余。已。窺。得。之。矣。所。未。悉。者。被。竊。文。件。之。內。容。耳。使。余。今。晚。觴。勒。風。帝。於。餐。室。把。酒。譚。心。動。以。昔。日。之。情。誼。彼。未。嘗。不。可。以。文。件。之。內。容。洩。於。余。者。顧。余。訪。員。也。既。得。此。詭。異。可。喜。之。新。聞。寧。能。不。郵。諸。倫。敦。乎。第。以。余。觀。之。法。蘭。西。全。國。中。除。發。理。愛。外。知。此。密。事。者。惟。大。喬。治。與。勒。風。帝。耳。使。余。郵。至。倫。敦。

第

四

集

登載報紙則消息外播大喬治必疑勒風帝洩之是以余一人之利益而失吾友部中之信用或黜或降皆意中事豈所以對吾友乎故計惟速離巴黎蓋余今所得者仍此事之外廓而非其內容且得諸傳聲管而非得諸吾友之口僅以此隱約之新聞登諸報紙必不爲吾友盛名之累也爾時余心緒若轆轤不耐久談遂與勒風帝別驅車返倍特福旅館已鐘鳴十二下矣飢火中灼急命侍者進午餐暢飲大嚼嘿自思念今日之行所得非鮮然文件所載其辭云何仍未明悉則仍與一無所知者等耳夫被竊文件之內容一洩足以挑法蘭西之輿論惹德意志之猜忌則是文件之勢力可知矣文件之內容一布大喬治將無術以塞報館記者之口則是件之詭秘又可知矣然則是文件者不特英法兩國命脈所繫亦全歐生命所關可怖孰甚焉惘惚迷離浩無涯涘余之心神飄飄然若在雲霧中矣第知是文件所繫至鉅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此猶有人欲要擊於途第知其所持之利器至凶而不知其所持者爲刃爲鎗抑爲彈天下事之煩懣孰有過於此者乎轉輾思惟頗咎勒風帝待吾何以若是殷勤若在交誼淺薄者余亦悍然設計誘之矣當時余爲思慮所困不勝勞憊遂仰臥於旅店膳堂中之榻上靜息片時悠然入夢及醒而鍾鳴已四下矣余雖微醒顧精神尙疲不欲卽起仍閉目靜息忽聞窗外履聲啓眸察之見來者乃一電局送信人也闖然入室手持電封余急起視之封面所書之名卽余名也急取閱之則此電果來自倫敦而又爲泰晤士報總主筆所發者電文絕短其詞曰君今晚趣上道往馬突利(西班牙京城名)以城中彪愛德台爾肅勒街之平和旅館爲君住宿地一達彼都安頓行李後君可卽往不列顛公使署中一訪墨根賴依斯少尉一切之事均當受其指揮未可自專至以爲囑余讀畢驚愕不知所措數小時前

余曾有趣離巴黎之妄念不謂妄念竟成事實斯已奇矣而西班牙者更非余舊遊地也奚爲命余往馬突利墨根少尉者余素未謀面之人也奚爲命余訪之凡事受其指揮其故安在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余既滿腹狐疑而來巴黎今又滿腹狐疑而往馬突利人之僕僕道途者非鈞名卽弋利耳而余乃異是僕僕往來所得者皆不可解之疑問也余亦何樂而爲是乎一念及此不禁爲之怏怏且余居巴黎方從事探索首相文件被竊事雖不能多所發明然於傳聲管中所得殊非淺鮮今乃令余舍此他去夫無所得於巴黎安能保異日必有所得於馬突利乎而徒敗已成之功英倫報館之主任抑何燥急若是當時余之心理又變蓋頃者不忍賣友以探秘密故欲迅離巴黎今者則又甚惜此非常之功毀於半途故又欲留此也余雖訝吾館主任之燥急顧凡事聽彼指揮殊難違命旋歸寢室整頓行李晚九點數十分鐘余離巴黎乘半島快車經都斯波爾杜拔霞納諸名城而達意流納至意流納後余遂改乘阿佛利鐵道之車長驅直馳向馬突利而去

第四章 馬突利者世界上與天最近之都城也

馬突利處萬山之中地形險峻西班牙人爲之語曰馬突利者世界上與天最近之都城也余居車中遙觀形勢高峻特拔斯言信矣余離巴黎後閱二十三小時而達馬突利之南脫站此處距玉宮僅咫尺然余勞於行役不欲多所觀覽出車站後卽登站旁之馬車一輛馭者狀態靜穆肅然坐車上若王者冠冕登寶座而受羣臣之朝焉余囑之曰往彪愛德台爾肅勒街之平利旅館馭者應命急鞭其馬疾馳而去余獨坐車中默念馭者之狀態悠然思古人論西班牙民風之確當焉其辭曰西班牙境內上自國王下

第

四

集

至乞丐無不有一種威嚴之氣象。此蓋祖宗所傳遺得之於根性者。斯言也。余今信之矣。然余聞人言。今之西班牙王。一輕脫之少年也。好獵而喜微行。然則今日西班牙國中之最鮮威嚴者。其惟國王乎。斯亦一軼聞也。車行轆轤良久未至。余頗勞頓。因念今夜進旅館。後不能有所爲矣。惟高枕酣臥。以待天明耳。蓋車達旅館。當在九句鐘。爾時他使署無論矣。即吾英吉利使署之門。亦必嚴扃。不通賓客。故余之訪墨根。賴依斯少尉。也不得不俟諸明日矣。車既達旅館。余即入庶務室。假紙筆作一短簡。致少尉。約彼明晨會於使署。中書畢。促侍者速遞。至使署。余行。膝既卸。心漸安貼。遂有昏昏欲睡之意。即由侍者導余入寢室。此室爲泰晤士報館所特定。寬廠靜潔。館中之精舍也。余入室後。略整行李。即臥。昏然入睡。不復念明日事矣。嗟乎。睡鄉之惠。吾最厚。此誠余之良友也。彼蒼創造人類之時。即與之以安息入睡之原質。此實神功之最玄妙者。故吾人苟具超雋之理解。當捨地獄天堂。憐惻迷離之說。而立一容易安睡之宗教。教中所當皈依而崇拜者。有二聖人焉。曰鴉片。曰薄華茂。薄華茂 (Brome) 與他原質相合成之混合體。是名薄華茂。法文謂之 Bromure) 及醒而朝。嗽已上。微聞窗外鳥語喧闐。及侍者往來步履聲。酣睡之後。神氣清爽。精力充滿。探奇索異之興。又勃然來矣。侍者推扉入室。從事掃除。余即詢英吉利使署之所在。云篤里直路九號。即英使署之所在焉。余披衣而起。盥沐整衣。即欲往使署。訪墨根少尉。垂行矣。忽聞叩門聲。納之。則來者非他。即英吉利使署之僕人也。僕入室後。僂僂作禮。授余以函。返身即去。且行且語曰。此函不候覆音。余啟函後。方欲取箋讀之。忽有一華美之名刺。上刻貴族勳章者。與箋俱出。余不暇詳察。即展箋讀之。其詞曰。此間接泰晤士報來電。囑君凡事須審慎。出之願君勿訪吾於使署中。脫有所得。當

先告吾然後通電於報館若君所發見者事關秘密不宜宣洩則君可僅告予一人不必通電倫敦也今附上邀宴之名柬一紙是晚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設席於桑柔虎路媚第納宮旁之格式烏佛海府第中大宴賓客君初來此間不可不一觀其盛故贈君名柬願君早臨吾兩人即會晤於伯爵府第暢領雅教是函讀訖余即取請柬閱之上書小字一行曰恭請末克司推墨先生今晚惠臨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第中以襄盛會云云此類柬帖盡爲套語想讀者諸君必能深悉其詳毋煩余之贅述吾歐習俗執此柬者雖與主人僅面一次或與之素不相識皆可登堂預宴然余得此柬狐疑莫名蓋余自謂今晨即可與墨根少尉謀面而泰晤士報命余至此之故滿意亦可於今晨揭曉今則已矣會晤之期當在晚間枯候一日其何以堪且當宴會之際賓朋雲集萬目睽睽中又烏能與少尉密談乎况左酬右應周旋中且將時時作詼諧語以博衆人歡惟彼浮浪少年溫媚諧悅無所事事者乃優爲之荷負重任如余者安有此閑情逸致與若輩相徵逐乎吾倫敦報館之命余至馬突利也想必非漫然者而少尉顧令余遲彼於衆人叢集之地此真孩穉之見令人聞而失笑爾時余之方寸地恍惚迷離又墮雲霧中矣默觀街衢之上往來奔波其來有自其去有故而余之至馬突利者已一夜矣尙未審來此之故嗚呼讀者諸君試思天下悶損之事孰有甚於今日我之盲人瞎馬者乎然蘇格萊人有言曰譬如人在縲紲當靜待解釋無有妄動余既身爲泰晤士報之訪員甯能不受報館之使令則惟有降心以從墨根少尉之約不復馳其妄念矣時方晨間八點鐘非至晚間十點之前不能往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所然則今日余尙有十四小時之閒暇當設法排遣之務使寶貴之光陰耗之於有用之地或陶性情或廣見聞皆吾所欲有事者也思之

良久決意遊覽全城。余初來馬突利城中。諸名勝皆未瞻仰。今日趁暇一遊。以擴胸境。亦一得也。余聞人言城中圖畫兵器兩陳列所。名最著。所藏名畫寶器。皆歷劫未毀之古物。又有彪愛德台爾肅勒街之潑



肉之搖震。每與胸間之動蕩。遙相應。擁腫癡肥之態。頗堪發噱。以吾英國婦女身材多瘦勁。見此狀態。不吾此女。髀肉甚豐。每一舉步。兩股震動。西班牙人恆有此態。而此女尤甚。且以軀體肥碩。胸間亦特起。髀

勒鐸及派克兩公園。林泉秀美。境物清曠。亦為城中名勝地。皆不可不遊者。余意已決。即命侍者進乳酪及酒。并取日報閱之。且讀且飲。狀至閒適。歷兩小時始罷。將出遊矣。忽念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究為何人。曷不詢之於人。今晚余進彼府第。而預盛宴。則主人之狀貌性情。先有把握矣。余遂往旅館中之問事室。遙覩一女。即起立。急行以迓。後渠見余進。即起立。急行以迓。

能。不。掩。口。而。笑。此。女。容。顏。白。皙。而。豐。澤。頗。似。大。食。國。人。大。食。會。據。西。班。牙。地。其。民。與。西。班。牙。人。雜。處。已。久。故。兩。民。族。頗。多。混。血。也。余。趨。而。前。肅。然。問。曰。鄙。人。敬。有。所。詢。問。女。士。其。願。告。之。乎。女。郎。聞。語。復。搖。震。其。髀。肉。而。以。輕。靈。之。雙。波。斜。睨。余。面。狀。至。妖。媚。此。亦。西。班。牙。婦。人。之。恆。態。初。見。者。以。爲。所。對。之。男。子。或。先。以。輕。薄。之。狀。進。然。後。以。此。報。之。而。此。蓋。西。班。牙。婦。人。之。習。慣。時。女。郎。睨。余。有。問。卽。答。曰。細。那。（西。班。牙。語。細。那。Senor。即。先。生。之。謂。猶。法。言。麥。歇。英。稱。密。司。脫。也。）君。所。問。者。脫。余。知。之。無。不。竭。誠。以。告。曰。女。士。亦。知。此。間。有。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其。人。乎。少。婦。聞。語。旋。轉。其。流。動。之。雙。眸。而。呼。曰。有。之。是。爲。德。意。志。之。富。豪。僑。居。於。此。其。邸。第。曰。格。式。烏。佛。海。窮。極。華。侈。彼。於。府。第。中。長。日。爲。跳。舞。之。戲。吾。國。之。貴。遊。爭。赴。之。彼。之。交。遊。乃。遍。於。西。班。牙。全。國。也。曰。伯。爵。何。爲。曰。彼。之。所。爲。亦。與。他。富。豪。等。耳。揮。金。無。度。游。宴。不。息。然。彼。無。眷。屬。惟。一。女。名。尼。愛。脫。乃。彼。之。所。鍾。愛。者。也。曰。尼。愛。脫。乎。曰。然。尼。愛。脫。肌。膚。細。膩。容。貌。嬌。媚。而。性。情。又。溫。柔。天。上。安。琪。兒。也。噫。若。有。人。焉。得。此。女。爲。婦。非。特。奩。資。之。富。足。以。敵。國。卽。容。貌。之。美。固。亦。可。以。傲。藐。當。世。之。美。人。矣。曰。伯。爵。居。馬。突。利。幾。年。矣。女。郎。曰。細。那。彼。已。來。此。兩。載。矣。雖。然。渠。亦。不。恆。居。於。此。其。蹤。跡。飄。忽。無。定。以。彼。豪。富。家。子。烏。肯。屈。促。一。隅。隘。其。見。聞。乎。以。是。常。作。汗。漫。遊。當。其。出。遊。也。行。李。絕。簡。惟。攜。革。囊。耳。其。實。今。世。界。交。通。便。利。固。無。取。此。纍。纍。行。李。間。有。攜。箱。籠。以。出。者。此。必。尼。愛。脫。侍。老。父。同。遊。耳。余。曰。馬。突。利。人。之。評。論。伯。爵。也。譽。之。乎。抑。毀。之。乎。女。郎。曰。細。那。伯。爵。者。貴。人。也。且。揮。金。如。土。結。交。吾。國。之。巨。公。名。士。吾。儕。馬。突。利。人。甯。得。不。感。其。德。而。稱。頌。之。乎。若。是。人。之。寬。宏。大。度。而。猶。毀。之。則。世。界。無。公。道。矣。余。深。感。是。女。郎。之。詳。告。欣。然。感。謝。而。出。此。豐。豔。之。女。郎。亦。婀娜。其。身。轉。向。書。案。而。去。余。步。出。旅。店。至。彪。愛。德。台。爾。肅。勒。大。道。

譯。彪。愛。德。台。爾。肅。勒。之。意。義。蓋。太。陽。闕。也。此。地。無。闕。而。路。絕。寬。廣。故。云。爾。以。太。陽。爲。闕。者。當。極。言。其。地。之。廣。也。余。出。門。時。天。空。層。雲。四。合。日。光。慘。淡。時。方。仲。冬。日。輪。時。爲。雲。霧。所。蒙。不。能。如。夏。日。之。皎。烈。矣。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者。馬。突。利。城。中。最。繁。盛。之。通。衢。長。二。千。邁。當。寬。可。五。十。邁。當。其。名。之。著。與。雅。典。城。中。之。阿。角。哈。路。及。羅。馬。城。中。之。福。留。末。路。等。此。街。居。城。中。之。中。央。輪。蹄。雜。遯。行。人。熙。攘。摩。肩。接。踵。擅。勝。者。至。焉。無。事。而。遣。悶。排。愁。者。至。焉。探。索。新。聞。者。至。焉。大。道。之。中。立。談。者。有。之。役。作。者。有。之。奮。髯。戟。指。詆。毀。時。政。者。有。之。額。手。顛。頭。歌。功。頌。德。者。亦。有。之。衆。聲。沸。騰。體。態。各。殊。紛。紜。錯。雜。不。可。名。狀。又。有。販。賣。報。紙。者。奔。突。喧。譁。於。人。叢。中。狀。與。北。方。諸。國。之。賣。報。者。同。挾。報。紙。一。巨。束。抗。聲。呼。曰。某。報。事。確。曰。某。報。價。廉。曰。某。報。文。佳。而。趣。味。永。不。特。遍。舉。各。報。之。名。且。誦。報。中。緊。要。記。載。之。篇。目。以。動。人。聽。行。者。輒。爲。之。駐。足。焉。又。有。衣。敝。褐。躡。羊。毛。織。成。之。襪。或。竟。跣。足。往。來。於。市。中。者。則。賣。火。柴。者。爲。一。小。筐。質。輕。而。形。方。以。繩。繫。其。四。角。絡。諸。頸。間。且。行。且。呼。其。聲。絕。銳。馬。突。利。人。性。至。渴。飲。故。彪。愛。德。台。爾。肅。勒。街。中。所。謂。阿。茄。鐸。者。其。業。絕。盛。其。聲。之。喧。闐。較。賣。報。賣。火。柴。者。尤。甚。阿。茄。鐸。者。沙。濾。水。也。此。輩。一。手。握。狹。頸。瓦。壺。一。手。并。持。短。桌。桌。以。白。鐵。或。紫。銅。爲。之。桌。上。列。大。玻。璃。杯。數。行。徐。行。於。大。道。之。旁。遇。往。來。行。客。必。高。呼。曰。君。輩。渴。乎。曷。不。盡。此。一。杯。此。三。者。之。外。攻。皮。製。革。之。流。所。在。而。有。蓋。西。班。牙。山。國。也。以。皮。革。著。於。四。方。凡。市。中。以。麻。繩。絡。張。獸。皮。負。之。而。趨。者。皆。爲。人。治。革。者。也。又。有。洗。衣。者。巡。行。於。市。見。行。人。衣。履。稍。有。不。潔。卽。趨。而。告。曰。吾。技。至。精。君。願。一。試。之。乎。又。有。衣。服。襤。褸。之。子。目。光。炯。炯。逼。視。行。人。以。其。所。挾。之。紙。求。售。於。人。曰。此。紙。佳。某。名。廠。所。製。也。又。有。女。郎。年。弱。而。身。侏。形。容。枯。瘠。往。來。市。中。揚。聲。呼。曰。有。欲。拂。拭。磁。銅。玉。銀。諸。器。者。願。任。其。勞。噫。吾。所。

歷通都大邑衆矣。所見負販之盛，未有逾於西班牙者也。叫囂喧闐之聲，震耳余甚。苦之方欲引避，忽覩健碩少年數人，聚立劇談於大道之旁。高譚大睨，意興甚高。余默念此輩何樂乃馳往聽之？初見其斷斷爭辯，興高氣盛，以爲是必議政治談學術者也。及考其實，乃知彼儕所論皆至無足道之細事，非論鬪牛術之巧拙，卽較雪茄品質之高下。彼輩雖劇談偶聞衣裳窸窣聲起於其旁，卽知來者爲女郎也。必目逆而送之，見有相識者，則遙與爲禮，而致其頌禱之辭，狀至可哂。西班牙國中遊民至多，此立談之少年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也。市中醉人亦夥，舒其四體，仰臥於界石之旁，樹蔭之下者，所在皆是。則沉醉與遊蕩殆爲彼都出產物歟？是時已鐘鳴十二下矣。余遂返旅館，進午餐，飲饌既畢，命駕往遊阿爾梅尼博物院。中藏歷代兵器，至夥。足資考證。且院旁有園林之勝，又足爲遊憩之地。當日落時，院門卽閉，故不可不先往遊焉。此處瀏覽既畢，復往柏烈渡博物院。院中陳列者古兵器，外尙有歷代名畫，精妙絕倫。余隨處觀覽，心曠神怡，久久不忍去。因念壁間名畫至多，非倉猝之間可以一覽無餘。須嘿觀靜玩，乃能得其真趣。遂命馭者駕車先返，余獨留廳事中徘徊觀望。觀古英雄斬將，舉旗之遺蹟，則志氣激昂。觀名山大川之勝景，則心神曠逸。圖畫之足以移吾情，有如此者，因歎今日之遊，良不虛矣。時方午後，都人之好遊覽而喜交遊者，續續均集於此院旁隙地。頗寬樹木翳林，墅參差亭臺曲折。蓋柏烈渡雖名博物院，實亦一公園也。以故遊人爭趨之，馬突利人嗜甘其地。遊人盛處，必有糖果之肆。柏烈渡園中之糖果名聞全國。業此者皆支布棚於樹蔭下，見遊人過呼而求售。執業雖微，獲利至豐。以此起家爲富室者比比也。故馬突利之平民，其理想中無不欲於柏烈渡公園中占一弓地製售糖果，以起其家。則是業之盛可知。

第

四

集

矣。遊人中有步者有騎者交錯於道摩肩而過見婦女中有相識者偃僕禮之雖不相識而貌狡好者交口譽之儼佻之狀令人失笑故柏烈渡者又馬突利浮浪少年薈萃處焉彼儕之來既非攬勝又非賞畫爲獵豔計耳而綽約窈窕之姝徜徉於是園中者固亦見慣不以爲嫚也且不欲以訕訕之聲色作深閉嚴拒之態以拂衆人之意故時時怡言愉色與之周旋流其晶瑩之雙波搖其豐隆之髀肉以相媚悅然而余固英人也不能如西班牙人之諧俗遂覺容顏木強非翹首以觀畫卽延頸以攬勝我念西班牙人或將笑吾拘迂之狀也余雜儔人之中往來廳事見詭異之觀紛陳於目故久久不倦余之閑步廳中也亦與他遊人等耳自廳之一端以達彼端路既窮復折向後時忽有一人凝眸視余是蓋一老人也修髯白若雪面自疏朗體態秀逸飄然若神仙中人余以老人稱之者僅述其外貌耳脫以體魄論強健靈動雖少年無以過之觀彼軀幹較尋常人畧高而氣象和藹步履活潑昂首突胸凡此皆足徵是人年老而力未衰也所御衣服修短合度潔無纖塵又足徵是老爲上流人物而僑居於是間者凡是類人在巴黎中恆見之而馬突利中不多覩也自來一國之民恆有其一種遺傳之陋習因其陋習之弱點以辨其國籍無或爽者而是人之舉止言笑悉中繩墨無絲毫僿陋之態非久居聲明文物之巴黎烏能致此吾英之倫敦雖繁富甲於天下而傳遺之陋習亦有不能免者欲求如此人之雍容閒雅俊偉不羣蓋亦鮮矣夫廳事之中遊人夥頤余何爲獨注意於老人然老人固亦特注意於余也當余之往來於廳事中也老人一與余遇卽以炯炯之雙眸凝視余面迨余報以盼睽彼卽側首他顧陽爲無意於余者及余目光他馳而彼之視線又集於余矣余初見是人頗賞其俊偉顧目光一瞬不以爲異也繼覺是人雙眸炯炯視

余不輟始竊訝之自念此老何爲若是得毋余有所見疑於彼耶既而目光屢接則吾知老人亦覺余有怪詫之意矣當吾兩人之交臂而過也老人絕不迴眸迨余已過而彼之視線又射余身余微覺之旋首他顧果見老人之髻披拂肩上目灼灼方迴顧也彼見余有所覺卽掉首而去余覩此狀爲之憬然佇立凝思自念豈此老爲余昔日相識之人而今竟忘之乎不然彼之屬目於余曷爲若是之勤則何不就詢其名姓籍貫以抉此疑竇余意已決卽縱目四矚以覓老人而老人之蹤跡杳如黃鶴復索於廳事外之各地草磧林原無處不到仍不見老人之影余意興索然以爲此老既屢屢窺吾矣則彼與吾必有一日之雅何以吾一瞥卽逝竟以天外之冥鴻不容吾更加以詢問以釋吾疑是何爲者彼既不欲與吾接近乎頃者何以屢顧吾不已彼欲與吾接近乎今日何忽潛蹤此眞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名學中所謂有問無答之疑題也孰知事出詭異今日密伺於旁以窺吾之動靜者蓋不僅一老人當余方沉思凝慮默念此老人之怪誕時斗有一少婦以其流動敏銳之雙眸斜睨余面此婦年幼而貌美舉止綽約豔冶絕世體態旣柔媚而風度又倜儻閑雅頂髮作深栗色金線約之其光閃爍若流電熠耀於墨雲之中髮與線渾成一色兩物配合之術至精飾此髮者神乎技矣彼雙瞳深碧晶瑩透澈其注視余也明光熠熠余目爲之眩少婦見余後畧一凝視卽趨而過余驚其美不忍遽捨而回首顧之少婦似已知余之用意者則亦回首報以盼睵因此秋波一轉益顯其風度之翩翹體態之輕盈秀逸矣當是時余神魂爲此婦所攝搖曳蕩漾不能自持兩頰頰頰噫彼婦人者世家之命婦乎抑名門之淑媛乎余誠無以知之特其美秀文淑之態非以天人擬之不足狀其麗也余徘徊瞻顧之後驚歎不置幾疑是婦非人而爲德璫茄人

第

四

集

所琢之女神像矣。(德璫茄希臘國地名以雕琢神像著聞於世)余於美術固深嗜而篤好見名畫尤愛之見神像雕琢之精者尤悅之柏烈渡廳事中列大理石像及紫銅像數事皆德璫茄人之名製也精巧絕倫余愛之良不忍捨今見此少婦余腦髓中幾融二者爲一矣是時余與少婦皆往來廳事中數相遇合亦如頃者老人之於余也嗚呼讀者諸君世間最爲幸福者得邀美人之青盼耳今彼之視線屢集於余余甯以爲厭乎且以屢相盼睽之故得賞其姿勢餐其秀色誠厚幸也夫世界麗人首稱巴黎然此美人者決非巴黎人也一覩其狀卽能識之面容嬌白豐豔之中仍呈莊嚴之態彼波斯印度小說家所夢想而形容者惟是人足以當之巴黎女郎雖美麗凡質耳非天仙也余幼時喜讀小說家言作者往往虛描一高尚華貴之女子繩其德行之優容貌之美遭遇之詭異洋洋千萬言爾時向慕之心擊切以爲苟得是女而與之周旋則余願遂矣及長旋知其不然則皆作者之幻想耳寓言耳人世間當無是人也及今觀此少婦則小說家言不盡虛誕而向慕之心又油然而生矣頗欲與之爲禮顧與彼素昧平生恐蹈非禮之譏不敢冒瀆因念彼美何以屢屢盼吾得毋彼與吾曾相會於他處乎遂竭力思索昔日事久之了無所得私訝彼美顧吾得毋有他故乎方凝思以度其胸中之意乃此絕世佳人已盈盈而出旋至街中余遙矚之見彼立於院門大木之下電車軌道之旁大木上懸白鐵一方標朱字一行曰博物院電車停歇處美人所立之地距余可二十邁當余步出廳事方欲就此美人而電車忽疾馳至矣達院門下速度稍減而少婦所服之衣皆短窄緊斂便於乘馬趁車彼見車來一躍而登立於踏板之上余目視美人之去爲之闇然及電車速度復增彼美於玻璃窗中凝眸遙矚若知余之傷心而慰之且點首微笑又若與

吾爲別。余此時雖仍往來於廳事中，而惘惘若有所失意。興蕭索，余之精神興會已逐。美人所乘之電車而去矣。是時夜色蒼茫，街衢間電燈大明，馬突利管理電燈之人才幹至優，故一剎那間全城已出闇昧而入光明。是時距晚膳尙有一小時，欲消此一小時之光陰不可不先往一探格式。烏佛海邸第之道徑遂命車往桑柔虎街崇樓傑閣巍峨，天半詢諸路人云：此即伯爵之邸第。余下車循牆行細察其位置，知邸門正對大道，即桑柔虎街也。其後牆則沿一小徑而築，是名蜀飛拉一僻巷也。行人鮮少，余獨步於其間徘徊瞻顧者良久。忽聞市鐘鳴七下，余遂出自小巷返平和旅館。嗟乎！自昨夜至今，余無時不顛倒於迷離恍惚之中。來此何爲？所求何事？余皆弗知。神志昏昏如入夢境，如遊醉鄉。自今以往，余所以來馬突利之故將豁然呈露，余之神魂殆可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第五章 余何爲來馬突利今知之矣

晚間鐘鳴十下，余在平和旅館之寢室整頓衣履後，即款步而出門首停車，一輛馭者執鞭坐於車上，以待命發。即載余往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第，以晤墨根賴依斯少尉者也。使署之軍官必諳練外交情形者，渠約吾於彼處必有深意。烏可不恪遵其令乎？平和旅館去格式烏佛海邸第僅五百邁當耳。余在巴黎或在倫敦苟遇天氣晴爽之日，此區區數百邁當之遙，余必步行以往。既可瀏覽風景，又可舒展筋骨。然而今則不能。蓋西班牙者崇尙威儀之國也，品位崇高者無論矣。凡衣履整潔之庶民，出不以車行無侍從，即覺自貶其身。分然則赫赫泰晤士報之訪員，今日往此高門華閉而會西班牙首都之縉紳先生，烏可輕步當車自招輕藐乎？余出門後昂然登車，危然中坐，氣象尊嚴。若貴人焉。厲聲叱馭者曰：速往桑

第

四

集

柔虎街之格式烏佛海第。馭者急鞭其馬。風馳電掣而去。時余泰然自得。覺卽泰晤士報之主任。亦不是過也。車行轆轤。獨坐無聊。思慮憧憧。時而起滅。墨根賴依斯之爲人。郝宿勃耶岡之交涉。大喬治之狀態。德意志皇帝之雄心。無不縈繞於余之意念中。而詭秘之少婦。頃見之於博物院中者。其容貌風采。亦時印吾腦際。然余之思慮。僅歷四分鐘耳。車行未久。已不能前怪而察之。見格式烏佛海邸之前。桑柔虎街之兩旁。萬人攢動。紛紜錯雜。其聲沸騰。有丐者。有負販者。有售糖果者。羣集於邸第之前。瞻彼宮室。巍峨裝飾。華麗輒爲之贊歎。不置是時。貴賓豪客。驅車赴宴者。絡繹於道。往來馳突。良不利於行人。而遊觀者。仍聚立不散。凡車馬間。數適當之隙地。無不有遊人之蹤跡。且有偃僕出馬腹下。而往來奔突者。相摩相推。雜以怒詈歡笑之聲。聲既不同。態又各殊。擅繪事者。恐無以狀之。凡赴宴之賓客。驅車麟麟而至。遊人必遙指其人而評之。曰是人丰姿都麗。曰是人神采煥發。曰是人衣服華美。必擁鉅資者。曰是人勳章燦爛。必有爵位於朝者。衆聲雜沓。刺刺不休。凡赴霍爾斯朋伯爵第者。無不受衆人之品評。而余獨否。私竊愧之。夫不爲衆人所指目者。必爲衆人所屏棄者也。余奈何爲衆所棄。繼念吾英習俗。衣服整潔。而容態嚴肅。尙不致取憎於人。所不愜於衆者。衣服太短勁耳。車旣不能前。遂停輪。余一躍而下。自人叢中排擠而前。至邸門之遊廊。廊中燃巨燭。數行光明。若晝燭臺。絕高大。皆以銀及紫銅爲之。雕鏤工美。於此足徵主人之豪侈矣。余進邸門。授閤人以刺。遂趨而入。見廣廈一座。巍峨中央。四圍均環以草地。堂前有崇階焉。可十餘級。平坦廣博。皆大理石所琢成。潔白如雪。階之左右。列衛士兩行。觀其形狀。大似瑞士國人。所御之衣。金線與紅錦相間。彩爛奪目。手執鉞而腰佩劍。兀立階除。威儀甚武。格式烏佛海者。古王宮也。

其廳事樓廊皆崇宏偉傑其營構制度類皆詭異非庶民家所宜有者故此第宜爲國王之離宮或爲議院而霍爾斯朋以一僑民居此僭矣余之蒞此非爲飲宴來也亦非擴見聞也求會吾墨根賴依斯少尉耳而彼之約余戾此亦非僅欲導余見霍爾斯朋伯爵也將釋吾之疑慮耳余之來馬突利也一晝夜矣奔走皇皇不審其故如蠅之居玻璃瓶中左右飛突而終不得其門以出天下事之苦悶孰有甚於此乎故余之赴宴雖詭異之觀時接於目而余之思慮則僅趨於一所趨維何即覓墨根賴依斯少尉而求其解釋泰晤士報遣余至西班牙之故讀者諸君當亦知余此時心緒之紛煩矣余既登堂即以墨根賴依斯之蹤跡詢諸侍者云尙未至旁皇於廳事之中舉目無相識者至無聊賴私念少尉既遲吾於此是此地必與吾之所事有關係者不可不一詳察其內容余遂周行各室凡邸第內廳事遊廊洞房精舍啟門而延客者余無所不到既到無不嘿識其道徑位置頃者余曾考是第之外廓矣今又得其內容則余之於格式烏佛海也將無遁形矣凡值一事能詳勘案中重要之道里位置則効績已奏三分之二故每見業偵探者往往獨步閒行精思凝慮以察案發之地淺見者以爲無足重輕而不知案中重要關鍵往往於閒行中無意得之卽吾儕訪員亦何獨不然探訪一事苟能於事發之地索隱闡微則往往事半功倍余之謬負虛譽於當世者固亦不能不藉此耳今日午後余曾繞邸閒行一週知此廣大巍峨之格式烏佛海乃合二部而成其一部制度古茂似爲前朝景教之堂後當易代之際因教權削奪而廢棄者其一部乃近代所增築觀其規制似十七世紀所經營者邸第前門俯臨桑柔虎大道門之兩偏高牆蜿蜒垣以內巨木數千章挺然蔚然陰森茂密濃蔭恆不見日此巨大叢林即格式烏佛海與其鄰費烈海馬

第

四

集

式宮相隔之屏蔽也。叢林所踞之地爲格式。烏佛海之內園。園至廣。漢馬突利人謂之柏克。柏克者行獵之圍場也。不曰園而曰圍場。足見其地之廣矣。是園直達蜀飛拉巷。蜀飛拉者與桑柔虎相並行者也。余於午後曾登牆外一土阜。是阜俯臨內園。其上建一小亭亭。窗與邸內正廳之窗遙相對。余登高遠望於森森之叢林中。隱隱見一高樹。是樹純以木片構成。樹之上有平臺焉。登之足以俯矚。蜀飛拉爾時余一見此樹。心卽砰然動。如有所悟。繼降自土阜。巡行邸後。見沿蜀飛拉巷而築之牆上。穴洞成門。門之木色甚新。且製作甚草。草知此門係爲臨事關者。邸主人之所以建亭關門者。其殆別有深意存歟。邸之外廊已於日間得其詳矣。夜中所欲求者。邸第之內容耳。余遍行諸室。無處不到。然鮮所發見。反不若日間一行之獲益多也。惟知今晚延賓款客之室。雖多較之全邸面積。其範圍至狹。然則邸內扃閉之室。爲吾儕足跡所不能到者。其數必十倍於今所見者。顧此事當靜以待之。不可躁急。蓋余今日作客也。烏可闖然入主人扃閉之室。以蹈非禮之譏乎。此時見來賓蠶擁而至。詢諸侍者。云其中仍無墨根。賴依斯少尉。余爲遣悶。計復遊行諸廳。事是行也。非考地理。乃廣見聞。故舉步從容。首往軍械陳列室。見室分數楹。陳設華美。其中所列之古兵器。皆至可寶貴。佛蘭沙亞一世之玉斧。孛昂蜀之巨礮。龔術爾達而未散花之短銃。皆足發人思古之幽情。又有古代亞拉伯軍所用之斧。矛。甲。冑。亦爲吾儕不經見之物。凡此軍器。皆歷劫未消。爲人摩挲。足資史學家之考證。而博物好古者所視爲環寶者也。然吾輩操此業者。則與是類古器無甚關係。則亦淡漠視之。絕無深雋之意味。貯於胸中。畧一瀏覽。卽捨之。而往遊跳舞室。及藏書室。是兩室連屬於兵器陳列室。而陳設之華美。較彼尤勝。四壁皆以古錦爲衣。是錦色紋古雅。惟王宮中有之。

且惟王宮中行大典禮時始一懸之。此間乃以障壁則主人之豪侈甚矣。壁上古錦隙處遍懸西班牙名伎肖像以補之。綽約風姿生香活色躍現於畫圖之中。畧一顧盼猶令人心骨爲醉也。兩室中遊覽既畢復往他處。余之遊蹤遍於邸內開放之各地者。此爲第二次矣。吾遊既倦忽覩一牆其高數仞余佇步仰矚好奇之心不覺大動。默念此牆之內當爲主人之密室。其狀態必詭異其關係必重要。渴欲一窺其內容而苦不得進。往來數匝絕無門徑可尋。遂廢然返。爾時賓客之來者愈衆。玉笑珠香隨風流溢。中有一人獨行無偶俯首徘徊狀至無聊。余趨而前鞠躬禮之。因詢以是邸主人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之所在。是人卽遙指之。伯爵軀幹僅中人耳而精強悍勁望而知爲膂力絕人。蓋壯士也。面目英俊髮作淡栗色鬚髯修潔色微紫若蜷曲之紅銅絲。伯爵處人叢之中左旋右應談興至豪而狀尤和藹。顧細察其容態則目膚頻跳雙眉屢蹙舉動時失常度。伯爵雖矯情以鎮物而眉宇間之動盪不能掩也。余竊訝之以爲是惟遭遇非常之變神經錯亂者。乃呈此態。伯爵果何爲而若是。豈胸中有不可告人之隱憂耶。不然彼何以內紛擾而外從容也。余雖屢顧伯爵因以探索其胸中之陰事。然仍盼墨根賴依斯之來以解吾惑。故余之視線又時往來於大門間也。頃之斗有一人歷階而升立於廳事之門口。戎服佩劍觀其服飾肩章英制也。余見之不禁躍然心動。余之視線遂自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易向是人畧一凝視知是人所居之職爲吾英軍中之參謀少尉。是人軀幹高大容貌嚴肅面作褐色與余年相若。當其登門舉止威武氣概動人有古名將風。是他國軍人有竭力摹擬而不能得其形似者。噫若而人者無愧吾英外交國之武職也。蓋吾英雖稱島邦而幅員之廣徧於全球掌握海權之霸主也。非有超類拔萃之人材奉使於外

何能發揮吾國家之光榮乎。今余盛譽祖國。讀者將毋目吾言爲誇其實非也。凡一民族雖所據之地。至小至狹。無不自詡爲世界之主宰。蓋壤地雖褊。而於一方域之中。固有發號施令之權。此其爲世界自由之國。矧吾泱泱大不列顛。執世界之霸權。日光所燭。無時不照。我英國之旗。則余之所自誇者。甯有背於事實者乎。余今喋喋者。皆非本文。請更述英吉利之少尉。衣英吉利制服者。馬突利中所不多覩者也。故余一見是人。卽躍然自忖曰。此參謀少尉者。得毋卽余所久候其人之墨根。賴依斯乎。爾時余急欲知其姓名。渴望之情。有如數日不食之餓夫。忽見佳肴。珍羞羅列於前也。余遂卽向軍官而趨。既至其旁。鞠躬禮之。僂僂問曰。君非墨根。賴依斯先生乎。繼復自道名姓曰。鄙人乃末克司。推墨也。少尉聞語。開顏微笑。堅握余手。目灼灼視余者良久。繼乃發離奇之語。令余驚愕。其



前也。余遂卽向軍官而趨。既至其旁。鞠躬禮之。僂僂問曰。君非墨根。賴依斯先生乎。繼復自道名姓曰。鄙人乃末克司。推墨也。少尉聞語。開顏微笑。堅握余手。目灼灼視余者良久。繼乃發離奇之語。令余驚愕。其

言曰噫。末克司推墨君耶。君爲吾愛好之同學友。不意與君相會於此。余與君闊別久矣。顧君之丰采。無日能去。余懷吾兩人肄業於亞克司福大學時之情愫。固未嘗因離別中斷也。余素擅辭令。凡人以零落失序之語告余。未有不補其缺漏而相機應對者。今聞少尉語殊出意料之外。愕然不知所對。蓋余所肄業者。爲岡勃陵遲大學。而少尉必強指余爲亞克司福之學子。余與少尉向未謀面。而少尉握手言歡。必以余爲同學老友。何耶。方凝思以求解釋。且索一二泛語以相應答。而少尉似不及待。則急挾余臂。匆匆前行。狀至親密。雖昆弟不啻也。語余曰。余今導君往謁霍爾斯朋伯爵。然後與君暢談。衷曲更與君追溯昔日肄業時嬉戲之狀。天涯遇故舊。人生至足樂也。余此時亦任所爲。不復置辯。吾兩人遂趨行伯爵之前。與之行相見。禮畧作酬應語。彼亦以泛語報之。周旋中禮然而雙眸炯炯。凝視余。件察其容顏。似含愠意。進謁之禮既畢。少尉復曳余至窗隙。是窗適對一土阜而啟。阜之高僅二邁。當其上。雜蒔花木。廳旁之小點綴也。既至窗側。少尉即放言高論。雜以詼諧吐音宏壯。所論者皆亞克司福大學之故事。不可移之於吾所肄業之岡勃陵遲大學者也。余不敢妄贊一辭。少尉之言曰。去年余曾遇霍爾散君。猶能彷彿憶其狀態乎。此卽吾校足球會之領袖也。身長六尺。數寸健鬪。若牛真壯士也。顧雄健之態。仍不減昔日。君久不見。是人矣。然試閉目一思。魁碩之霍爾散。必隱現於腦髓中。是人性情淳樸。絕無嗜好受課之暇。不與吾輩相戲謔。而往視其幼妹。楷德。教之護之。至爲誠摯。楷德面長而目巨。爲貌不揚。而霍爾散殊不鄙薄之。足徵是人天性之厚。少尉劇談良久。復曳余出廳。事徘徊園中。且行且談。其聲漸低。至土阜之旁。其聲之細。則若蠅鳴矣。時方十一月。而夜間氣候溫暖。若春馬突利爲耐孚達（耐孚達西班牙南方高山

第

四

集

也。冷風所吹。拂冬日氣候絕寒。然亦有融和溫暖之日。此亦理之不可解者。是時來賓中亦有不耐廳內空氣之熏蒸而結伴閒步於此者。彼儕與我若有同志焉。徘徊於土阜之麓。吐納清氣。仰觀星辰。俯玩羣卉。其行也徐。徐其語也喁喁。久久不去。若忘其赴宴而來者。少尉見土阜之旁耳目滋衆。遂引余至僻處。遊目四矚。寂無人影。乃低聲徐語。余曰。君其姑認鄙人爲亞克司福之同學老友。蓋吾兩人既爲同學友。則聚首暢談。固意中事。可以不招人疑慮耳。吾兩人處人叢中。佯爲久別重逢之狀。歡笑詼諧。然後乘人不備。間以一二密語。然有一事。君當謹記。余苟觸君以臂。君當即狂笑以亂聽聞。余聞少尉語。卽點首。應命自念。此際關係至巨。不得不姑允其請。矧我雖與彼未謀一面。然觀其處事良多機變。非尋常武夫所能及。以此爲余之同學友。亦不辱沒矣。少尉每發一語。左顧右盼。若恐有人伏於暗中。以竊聽者。卽此一端。足徵少尉胸懷所蘊之事。關係至巨。而其處事審慎。亦可見矣。少尉繼言曰。余直告君。凡今日余所施於君者。皆非余之始願。余曾力爭之。而泰晤士報堅持不變。余亦無術以挽回之。泰晤士報電囑余曰。末克司推墨君脫探訪。有得萬不可擅自宣布。當得足下之同意。或得足下指定人之同意。乃能洩露電文。嚴切余何能違電中所謂指定人者。余另有其人。畧緩須臾。君自能識之。余卽對曰。報館主任既以全權付託。少尉余曷敢不遵。少尉之命。行事曰。君非余屬吏。固無服從命令之可言。顧少緩須臾。卽可悉此事之底蘊。既知其情。從可知。泰晤士報之嚴守秘密。亦正自有故。未可妄議以人民中少一人知者。卽歐洲多一分和平。少尉語至此。驟變其論。調曰。是皆空言耳。喋喋何爲。余今當按序行事矣。吾兩人皆篤厚長者。必能融和意見。合一心力。以辦事。吾儕舉動。當悉遵泰晤士報預定之計畫。而不可妄揣其緣由。

余今首當告君以足下何爲蒞西班牙之故文件被竊固在倫敦而其發縱指示之地則在柏林泰晤士報忽命君至此豈無深意於其間余今詳言之以祛足下之惑余聞而歡呼曰此余所渴欲聞者請君急言之少尉急止之曰毋大聲速狂笑余即遊目四顧見數步之外豆棚之下兩人憑欄而望似窺吾兩人之行動者余揚聲大笑少尉復拍掌和之雜以詼諧曰君取樂之道何其巧妙也是語與前文不接乃少尉用以解我曹之笑而釋彼儕之疑者笑聲甫畢棚下兩人即捨我輩而去是兩人雖形跡可疑然觀其形態溫文爾雅深夜至此似求膩友而非偵察吾輩者墨根少尉見兩人蹤跡已遠復賡續前文述之曰間諜既盜杜甯鮑鐵箱中文件以爲發覺之時當在明晨彼即可於夜間乘人不備揚帆出口達德意志之領土余急問曰盜此文件者爲誰少尉聳肩答曰請君毋以余所不知者相詢盜者爲誰余初亦不知也總之余與君皆血濺歐羅巴大劇中之傀儡任人牽繫而不明厥故者正多君又何事喋喋光陰至堪寶貴請君慎勿以閑語相攙雜少尉語至此少選繼復承上文徐告曰文件被竊即日發覺殊出間諜計慮之外倉皇莫措欲出口而海濱戒備巡邏嚴密旅客往來搜索尤嚴知非待明日不能出英吉利且知法蘭西亦下令戒嚴行竊之夜間諜遂蟄伏不敢動夫懷重寶者膽必怯此定例也雖老於祛篋者不能違此爾時豈獨間諜不敢妄動即發縱指示之德意志政府亦不敢鹵莽從事事發後即致密電於間諜囑其逕往馬突利語至此余又急問曰何爲竟來馬突利語甫竟少尉力推余臂低聲語曰君速狂笑余舉目四矚見兩人攜手閒行於土阜之旁似向我儕而來然是兩人絕不注視吾儕余笑聲未及發而彼儕已返身去矣余遂歛聲不發少尉復言曰文件被竊事發覺後似有人密探間諜之所在而蹤之者顧

是人出沒無常變化若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奇士也惜未審其姓名耳距今八日前馬突利城忽來一德國人名高蘭利德乃德意志首相之秘書也云奉其政府之命來與西班牙內閣締結通商新約者間諜既來馬突利則所盜文件必交是人他日即由是人挾歸柏林矣德政府以此蔽天下之目而亂探訪者之線索用心亦甚狡矣余問曰事出盜竊其名至不雅馴彼訂新約之秘書肯受此乎曰余何能知之余今告君之言語語皆泰晤士報囑爲轉達者其語確否余皆不負其責祈君勿苛問且余爲泰晤士報傳話之機今尙未盡尙有一秘密命令告君……余曰密令乎曰然君若聞此密令不可違背不必索解今夜如有人以 333 (三百二十三) 之數呼君者君當奔赴其前聽彼指揮余搔首言曰 333 乎是乃首相杜甯鮑鐵箱之三號目也少尉聞余言不甚措意但模稜其詞以對曰未可知也吾兩人今且進廳事矣吾國公使夫人今夜以一人蒞宴約計時刻車將蒞止余當恭候於廳事中俟其進而爲之伴少尉語畢即挾余臂繚行而進吾兩人初入廳事少尉忽佇步鵠立於一少婦之旁肅然言曰細那麗德(西班牙貴婦之稱)余今紹介吾友於夫人少尉語至吾友二字發聲極懇摯慎重余竊訝之知其中必有二人密訂之口號在少婦未及答少尉復告曰吾友名末克司推墨乃泰晤士報之探訪員也讀者試思之是少婦者何人即柏烈渡博物院廳事中所見之麗人余曾以德璫茄人所琢之女神像比擬之者也

第六章 伯爵邸內之被掠

墨根少尉既通余名於少婦復指少婦謂余曰是乃阿爾瑪山達侯爵夫人也繼復偃僕其身肅然告夫人曰吾友外人也初來此間未諳禮儀當此賓朋雲集之際彼絕無相識之人乞夫人願與之周旋而善

視之。夫人曰：請墨根少尉勿過慮。余必爲少尉善視。此君夫人語時，聲絕凝重，若受人付託之重，不敢率爾以答者。少尉曰：余深感夫人之德，惠吾國公使夫人，今將蒞止，公使以公務繁迫，今夜不能同來赴宴。故余當趨承於夫人之側，以盡吾職。少尉語畢，卽與吾兩人偃僕爲禮。其禮夫人也，至敬至恪，其禮吾也，畧淡漠矣。返身而去，且行且語曰：君輩且恕吾職務所拘不能留也。爾時余遂與侯爵夫人獨對爲狀。如女郎之羞澀，少尉忽以余託諸夫人，而此夫人與余又曾相遇中懷，至不能忘天下事之神奇詭秘，孰有甚於此乎？斯時我之神情恍惚迷離，若墮夢境，幾與喪失神經者無以異矣。夫人已窺得其情，含笑臨吾前曰：末克司推墨先生請君授吾臂，今茲嘿然相對，足招人疑去，休曷不覓一清靜處與君一傾積蘊乎？余唯唯。夫人卽以纖手輕握余臂，余隨之，行道路曲折，皆夫人導引之。余茫然不知也。五分鐘後，吾兩人進一小廳，事延賓之諸廳，事中最小，地亦最僻，避喧譁而耽閒靜者居之最宜。室中列大圓椅及小榻數事，陳設之物精鏤巧琢，華美絕倫。坐此閒話者當悠然自得之趣。四圍不見牆壁，悉以錦繡爲屏障，隨風蕩漾，光彩眩目，所飾之錦與藏書室跳舞室所懸者同爲古物，惟王室大內中有之。吾兩人入室，見已有賓客三四人避喧來，此促膝密談，聲低而容怡津津，若有至味，所語者爲何事？余悉不聞。夫人見室中有人，卽引余至室隅隱僻處，向一愛斯椅（愛斯椅者卽作心形之椅也，此椅可兩人對坐）而趨。於是吾兩人遂相對坐。夫人首先發言，容顏嬌媚而音吐輕清，余得此爲閨友，豔福不淺矣。夫人吐氣如蘭，低聲告余曰：開宗明義，余首當告君一言，卽君當知導引君至此室者爲何如人？質言之，卽君當知余爲何如人。余非他，乃研究號目學者也。余聞此言，莫明其妙，愕然問曰：何爲研究號目學者？夫人微笑，若

無所聞而又絕不加以註釋仍申言之曰余乃研究號目學者君當知我此意余益疑訝仰身向後自念此絕世美人堅稱深於號目之學其故安在夫人知余懷疑即微笑曰余於號目之學有癖好昔人創號



而成鐵箱上之密碼也是時夫人默然凝視余面淡綠之雙睛流轉不止若急待余之答覆者余乃恍然悟頃者墨根少尉所傳之密令即為是人而發然則夫人固吾黨中人也余當伺玉人顏色以取進止遂

目用以記數耳學者皆忽視之而余獨否覺每一號目皆有深微玄妙之詩意寓乎其中昔人詩思在山水間而余之詩思則在號目間也一號目獨立或數號目駢列皆有奇妙之形像例如二之號目為其形若鷺三之號目為其形若湖濱之高岸置於兩之中其形若一鷺游泳兩岸之間號目之中豈非有詩意存乎余聞之大震蓋置於兩之中即

鄭重答曰：諾。敬聞命矣。夫人微笑報之。若甚感激者。曰：嗣後君有蓄疑於心。望勿累加詰問。此中自有作用。夫人以其纖指輕按余腕。繼復嚶其嬌聲。語我曰：余今將告君以軼聞一節。此節之事實。卽君在士阜之麓。所聞於墨根少尉者之下文也。余驚詫曰：此神奇莫測之秘聞。乃盡藏於夫人之胸中。詎非出人意料之外。我見夫人驚愕者數矣。未有若茲之甚者。顧夫人殊不措意。縱聲而笑。笑聲絕輕快。而清舊曰：君既樂聞。我當詳言之。我觀君欲聆此秘密事。至爲奇渴。我亦不憚爲君詳言之。顧事實中深微曲折之妙。與夫演講者描摹敘次之工。惟善聽者乃能辨之。我知君必爲一善聽者。我亦不爲蔓辭。光陰迅駛。不可不急述。本文夫人遂詳述文件被竊之始末。與墨根少尉所告者。正同。余頗訝之。以爲時間至堪寶貴者。少尉之言也。光陰迅馳。當急追者。夫人之言也。今何以覆述少尉之言。寧非虛耗光陰。而何余方思念至此。夫人斗問曰：今夜君見伯爵女公子霍爾斯朋女士乎。余曰：否。夫人卽慰余曰：君勿自懟。君之不見此貌。若天仙之女。郎者非君之不措意也。實彼今夜未嘗出見賓客耳。余曰：異哉。女郎殆病耶。曰：伯爵之告賓客也。其辭亦云爾。然此實伯爵之誑詞也。女郎已於今晚鐘鳴五下時。暮色蒼茫之際。被人劫掠去矣。余驚呼曰：噫。女郎被劫乎。劫之者誰。果何爲者。夫人搖首似重有憂者。繼復疾舉其手以作勢。又若有鬱悒而不敢洩者。遲回良久。乃吐其艱澀之聲。囁嚅告曰：否。否。余今爲君詳言其本末。今晚五下鐘時。尼愛脫靜居內園盡處之高榭內。余曰：然是榭。余曾識之。踞地絕高。足以俯瞰蜀飛拉巷。夫人曰：君言良不謬。君自柏烈渡返。是榭位置早爲君所默識矣。格式烏佛海四圍之地形。悉在君心目中。勿庸余之贅述矣。余聞語爲之愕然。蓋格式烏佛海四圍之巡行。惟余一人知之耳。奈何夫人亦知之。余方凝思。而夫人已

第

四

集

賡續前文矣。曰是樹高出於園中平地者。可五級。樹形方中分兩室。以板隔之。板上闌戶。以通兩室之往來。戶不設門。惟懸繡幕兩室。臨街之處。皆無窗牖。兩室前門正對園林門外之階。悉作圓形。樹之上爲平臺。當良辰美景。好花明月之候。登臺一望。全園風景。歷歷在目。以其開拓高爽。實爲此樹之勝。尼愛脫樂其地之幽靜。時時居之。故此樹不啻爲女郎之妝閣也。今日尼愛脫方刺繡所繡之物。停辛佇苦。施工不易。窮日力以爲之。至暮。靄蒼蒼欲登高望遠。以舒目力。遂登平臺。其侍婢名宮波松者。伴其刺繡。婢至無聊。乃取一小說讀之。馬突利人喜讀小說。雖斯養走卒。無不人手一編。觀於此婢所爲。卽足觀此間之風尚。宮波松凝神壹志。目無旁瞬。耳不兼聽。其精神魂魄。悉爲書中境界所攝。不復顧女主人之所爲矣。侍婢方酣讀小說。忽聞有呼聲起於旁。其音響鬱而不揚。若有物壅塞者。急舉首四矚。驚愕不知所措。蓋見女主人四肢爲巨繩所縛。有人荷之。越窗而出矣。侍婢投書躍起。急揚其臂。欲奪尼愛脫而忽。有烈性之流。質自上噴吐。直向侍婢。其雙眸遂爲藥水所浸。不復能啓。於是此輕盈斌媚之宮波松。一時頓成盲瞽。其痛徹於骨髓。閉目靜息。歷數分鐘。幸漸覺止痛。徐啓其眸。張皇四顧。絕不見尼愛脫之蹤跡。急登平臺。以望亦無影響。盜者與尼愛脫似逐烟雲而去矣。侯爵夫人語至此。默然者可一分鐘。若留此片刻。令余詳味此事之究竟者。嗚呼。諸君。此事神奇詭密。令人聞而駭。震神經之擾動。良不可不有以休息之。矧語時有抑揚斷續之妙。非有此一休憩。亦不能統觀前後。將本事貫穿而連絡之。故夫人斯時之少息。余深感之余。深思默念。覺斯事離奇不可名狀。夫格式烏佛海處。馬突利之中央。其所臨之街。又爲繁盛之通衢。而飛簷走壁之徒。劫人於邸第。此一奇也。縛人無聲息。潑水無痕跡。此又一奇也。爾時余之情狀。昏昏

若沉浸於神奇詭秘之小說中恍惚迷離不復能控制矣彼沉酣於小說者尙有脫虛幻而入實際之時若余則怪誕離奇日相糾纏而不休雖曰實事實與恍惚迷離之幻境同矣吾兩人靜對有閒余不耐枯坐乃問曰伯爵既遭此慘酷事何爲今日尙有閒情延接賓朋乎曰是有人逼之耳夫人答時聲調促迫余又問曰誰逼之者顧余尙欲有言而夫人已不及待矣繼言曰末克司推墨先生請君少安毋躁茲事論斷我當於暇時爲之余之所述尙未畢請君更聽之宮波松既登臺無所見卽奔赴伯爵所告以茲事之顛末詞尙未畢忽一僕匆匆自外至呈一函於伯爵云頃有人特遞此函遞函之人尙在門房中坐候覆音伯爵接函卽啓而讀之其詞良足令人驚恐夫人方欲背誦書中之語余卽駁之曰書中語甚秘夫人何以知之夫人曰然余曰此節頗不合於情理夫人曰君且勿窮詰君既自願悉聽余命不加究詰矣今奈何又食言耶曰我於夫人之言不能無所疑曰今者君第貯余之所告者於胸中不必問事之真僞及理之當否也夫人語畢少選復續前文曰伯爵所接之函其詞曰『伯爵愚鑒令媛尼愛脫女士今夜已落我輩手中欲解此厄君當恪遵下所開示之辦法此辦法至簡易而至寬恕諒君明達必允從之以脫令媛於險地』夫人語至此余聞而驚駭不覺大呼曰天下事之可怖者孰有甚於此者乎顧夫人若無所聞仍續前文誦書中語曰『君邸第之古式屋中有赤室一所是室帷幕悉以紅錦爲之而大理石之暖爐亦塗以丹漆爐旁以勃篤落米朝大英雄帕里亞臘之軍器爲飾物其色若血滿室朱丹故吾輩以赤室名之也室內以鏤銅面之圓桌一事實踞地之中央請君於夜間九點鐘至十二點鐘之間寂無人影之際將君所竊鐵箱中之條約置於是桌之上』至是余驚呼曰斯真咄咄怪事夫人僞爲不

聞也者仍續誦其書曰「今致書於君者非他乃一矯裝爲工人者也余之姓名不便相告君第呼余爲爵之神奸巨猾首相室中文件被竊之詭秘離奇而爲一婦人所劫破斯真令余驚歎不置悚懼之餘呼吸亦爲之不舒然侯爵夫人殊不以爲異仍徐徐述之曰伯爵讀此書訖卽命僕以「一切遵辦」四字覆遞函之人及僕人至門房遞信人已不知何處去矣詢諸閤人亦無知其蹤跡者書中所約之時始於九下鐘今已十一下矣伯爵已遵「命將關係全歐之文件置於赤室中鏤銅面之桌上余方欲發語夫人忽舉手四指余視線隨手指以觀見室中惟吾兩人在耳其餘諸人皆已引退且其去時余皆未之覺也夫人起立謂余曰趣隨余行語畢趨至牆下舉手揭繡幕卽見壁間有門夫人以小鑰探鎖竇關門而進旋握余手輕曳之余卽隨之入足甫脫限而門已闔矣夫人何爲引余至此良不可解爾時余驚懼之態溢於眉宇夫人亦已覺之以指按唇低聲語余曰君但遵余命而行勿加以窮詰可也

第七章 詭遁

余唯唯從之吾兩人遂入一小室室頂作圓穹形地鋪石片紋多破碎足徵是屋建築之古考其制度似爲古代教寺之迴廊室中惟燃一若明若滅之煤氣燈余在昏闇之燈光中仰瞻俯矚見屋中器物塵埃厚積陰森慘淡足徵是地已久無人居矣余入此室覺有一種愴然不樂之感想徘徊其中夫人亦珊珊微步長裙曳地窸窣有聲此時吾兩人惟閒步於此室是間迴廊作直角形當其曲處余每返步及十餘次後忽念轉過直角其地之景狀若何余所未悉因此好奇之心遂繞直角而前進行未數武余愕然不

敢前且持夫人之臂阻其進行蓋去余可十邁當粉壁之上嵌一赤扉赤扉之前立一勇悍之衛士所御之衣卽霍爾斯朋伯爵家之衛隊服也實卽伯爵家之僕也然侯爵夫人之見此衛士了不驚懼且見余驚懼卽嫣然微笑以慰之守門之衛士初見吾儕似欲阻其前進及相距已近忽又易其態度余殊訝之以爲此衛士何前倨而後恭也及聞夫人語而余之疑雲盡釋蓋夫人固素識此僕者也夫人至門側卽舒其嬌脆之聲而呼曰墨哥而在是耶墨哥鞠躬曰然侯爵夫人曷爲來此曰余之來此特欲報汝以好消息耳夫人發此言時卽嘿然有間而此短小精幹輕慄靈動之西班牙衛士張吻瞠目癡然木立胸中紛擾概可以想見矣然夫人態度至從容徐徐問曰墨哥汝所戀者非美麗之宮波松乎墨哥答曰噫侯爵夫人余視宮波松若天上安琪兒而其間有不同者卽宮波松者余所欲妻者也而安琪兒者余所尊敬者也余聞宮波松之名心砰然動知此爲夫人頃所談秘聞中之人物乃女郎尼愛脫之侍兒也尼愛脫身爲問諜之女而忽爲他間諜所劫掠其存亡消息今尙未可預卜斯眞天下之可憐人也而侯爵夫人今何以對此衛士屢道及此方欲索其故而夫人復語曰余聞若兩人欲節衣縮食於柏烈渡中設一糖果肆此事信乎墨哥曰噫吾儕誠有此志然此特妄想耳吾儕成婚且不易又何敢望設糖果肆乎是非得千貝斯脫（西班牙幣名千貝斯脫合法幣一萬佛郎）不能成婚禮也夫人指余言曰墨哥此君與余皆疏財仗義者也千貝斯脫細事耳吾兩人必能爲汝辦之願汝有情人早成眷屬若試觀之千貝斯脫在是矣夫人語時卽以手探囊取國家銀行紙幣一束示之墨哥瞠目不能道隻字惟搖曳其身而呼曰唉細那麗德仁哉細那麗德此時墨哥目光灼灼盤旋於吾兩人之間似表感激之忱然余心不無

第

四

集

內愧蓋千貝斯脫之厚施實出夫人之獨斷而余遂冒墨哥之恩心至不安也爾時神奇詭秘之侯爵夫人不俟余從容思索妙語如脫線之珠曰墨哥趣取此紙幣汝今可即往宮波松許告以婚事之成功再勿遲滯也墨哥搖首曰余固急欲以好消息告彼然……夫人曰若遲疑何爲者曰余暫不能離此門也墨哥語畢以手指赤扉觀其狀若甚不得已者夫人急問曰汝久守此門將何爲耶曰此吾主霍爾斯朋伯爵之命令也其意何居我乃弗知曰汝今所言我良不解墨哥曰伯爵但令吾謹守此門至夜半方已夫人曰斯誠奇事伯爵豈懼門之飛去而令汝護守之也衛士聞語聳其兩肩沉吟語曰赤戶飛去亦意中事耳頃者余每聞墨哥答詞爲之失笑及聞是語知兩人詞鋒之戰鬪甚酣則又爲之憂憂夫人之詞令不敵衛士之健悍也時時私祝夫人之勝而夫人果獲勝夫人沉思有頃卽變其語調而言曰噫余幾忘之矣伯爵之命汝守此者我固知之第我今在此無妨也汝趣往求宮波松余與細那代守汝職敬候汝於此則伺察此門之旁者有四目矣如是則汝爲伯爵謹守此門之責未嘗因此一行而替也墨哥曰侯夫人能降尊紆貴以代余勞余心至感夫人此時溫柔之態溢於眉宇及聞衛士語忽發一嚴正之詞以答之曰爲他人謀幸福此余之天職也嗚呼夫人是語至含深意且發言時聲絕沉鬱若胸有隱痛者然顧墨哥武人也未暇細察匆匆告曰然則余往矣速去速回必不令侯夫人久候於此語畢疾馳而去夫人見其去仍與余談柏烈渡中設糖果肆事及墨哥宮波松兩人未來之命運娓娓不倦若有至樂爾時余則貌合而神離雖傾耳以聽其狀大似聞靡靡之樂聆其音調不暇辨其節奏矣蓋此婢僕之婚媾與吾儕何預而夫人旣解囊助之復縷縷述之其故又安在哉此節竟令余索解不得余初意以爲夫人

設法遣去此衛士者將闖入赤室而取中所藏之文件耳。及今觀之，夫人屑屑閑話，殊無入室之意。余之所料，未能中的矣。夫人之語，蓋以輕逸出之，迅若飄風。話此絕無關係之事，固應如是。談方酣，余身忽背赤扉而立，顧余之何為？若是，并余亦弗知。第覺侯夫人方談論之際，忽舉其腕，忽搖其足，令余所立之位，不得不移動耳。有頃，忽聞身後有聲，淅瀝自門隙摩擦而出。似此門已微啓者，余竊訝之。方欲迴首以觀，而侯夫人疾舉雙肱，勢迅若電，以兩手堅按余頰，令余顧不得轉側。復以纖指按吾耳，屢屢拍之。於是余之耳官遂作噲噉之聲，不復聞外間之聲息矣。夫人何為？若是，余實莫明其妙。詎彼故作挪揄耶？轉輾思維，不得其解。當時余之兩目，雖為夫人所掩，然左目尚有一隙之光，足以外馳迴廊轉角處，恍惚見一人影，方欲凝視，而一瞥即逝。夫人知余有所見，即釋手遙指其處，曰：君見有影憧憧耶？是誠可怖，但君且勿問。余亦未便告君。夫人語畢，笑聲吃吃，為狀殊媚。以是知夫人於余實未嘗有含怒意也。且笑且語曰：君亦知頃者造伯爵之門為甚乎？遞一恫嚇之函者，即為甚乎？余瞿然驚呼曰：彼竟自作寄書郵乎？何膽巨乃爾！嗚呼！以膽巨兩字評此人，余自謂論斷之精，蓋既掠伯爵之女，復敢登門以嘗試輕身試敵，非膽畧絕人者，奚能若是？顧侯夫人殊不以余之論斷為當，不待余詞之畢，即問之曰：君勿僅僅以膽巨二字評人，是人行事之奇智謀之富，更有甚於此者。夫人語時，抑揚其聲，調至有得色。繼乃述其事曰：既授函於閣人，即獨處門房中，以候覆音。見邸中羣僕方紛紛布置宴會事，即乘人不備，潛入邸第，進此赤室，匿於室內左偏之大暖爐中。斯人熟知霍爾斯朋之智畧，出眾故設此奇計，以震聳之挫一霍爾斯朋。凡才畧下於彼之間，諜皆氣奪矣。故勝一人，即所以勝千百羣眾。斯人真巧於制敵。

哉。凡。人。見。不。能。成。之。事。功。必。思。所。以。成。之。乃。能。有。冒。險。出。奇。之。精。神。若。斯。人。之。捨。生。用。命。天。下。自。無。不。可。成。之。功。夫。人。語。至。此。聲。漸。低。若。懼。左。右。有。人。聞。其。語。者。曰。君。今。見。以。以。以。之。挾。文。件。而。出。此。赤。扉。也。其。計。之。巧。妙。爲。何。如。耶。少。緩。須。臾。霍。爾。斯。朋。行。將。入。室。彼。見。文。件。已。不。翼。而。飛。必。咎。室。外。諸。僕。戒。備。之。疏。而。諸。僕。必。以。未。離。職。守。告。則。彼。將。驚。愕。不。置。余。所。以。不。僅。言。墨。哥。而。言。諸。僕。者。以。墨。哥。之。外。園。中。尚。有。一。人。巡。邏。於。赤。室。之。窗。側。也。且。此。德。意。志。人。（卽。霍。爾。斯。朋。伯。爵。也。）烏。知。持。鑰。啓。扉。僅。費。一。舉。手。之。勞。以。釋。此。人。者。卽。吾。儕。乎。余。瞿。然。驚。曰。然。則。余。頃。所。見。者。卽。以。以。以。乎。曰。然。曰。余。誠。實。人。也。然。則。曷。爲。避。余。目。夫。人。急。慰。曰。君。勿。多。慮。以。以。以。爲。今。尚。非。與。君。相。見。之。時。故。囑。余。掩。君。目。也。曰。豈。余。與。彼。異。日。尙。有。相。見。之。機。緣。乎。曰。然。此。時。文。件。已。返。原。主。茲。事。之。奏。績。則。泰。晤。士。報。與。君。皆。預。有。功。勳。然。今。且。靜。嘿。君。不。見。墨。哥。已。欣。欣。然。來。乎。夫。人。見。墨。哥。將。至。仍。談。建。設。糖。果。肆。事。其。辭。沿。沿。若。未。嘗。間。斷。者。墨。哥。喘。息。而。來。既。見。吾。兩。人。卽。致。其。感。激。之。辭。語。無。倫。次。雜。以。歡。笑。驟。聽。之。莫。得。端倪。徐。乃。得。其。大。旨。則。云。宮。波。松。歡。喜。若。狂。以。兩。人。未。來。之。幸。福。皆。由。夫。人。而。定。其。辭。雖。繁。其。指。不。過。如。是。俟。夫。人。不。耐。久。聽。卽。以。他。辭。間。之。挾。余。臂。而。他。去。邸。中。道。路。夫。人。知。之。甚。稔。故。旣。挾。余。臂。不。復。返。頃。所。坐。之。小。室。而。循。廊。曲。折。以。行。直。至。一。豆。棚。下。宮。波。松。適。立。於。是。初。不。料。吾。輩。之。至。此。也。爲。之。愕。然。旣。又。歡。然。急。趨。而。前。握。吾。兩。人。之。手。而。親。以。吻。僵。僕。欲。跪。當。是。時。宮。波。松。感。謝。之。語。噴。薄。而。出。有。如。怒。潮。湧。泉。擬。夫。人。於。天。仙。謚。余。曰。福。神。措。辭。無。擇。狀。至。可。哂。所。云。糖。果。肆。愛。情。終。身。幸。福。數。名。詞。又。纍。纍。不。已。余。聆。之。更。不。得。其。要。領。也。俟。夫。人。方。與。宮。波。松。相。周。旋。忽。念。貯。衣。室。中。有。外。褂。一。襲。當。往。取。之。命。宮。波。松。導。引。而。前。夫。人。遂。展。其。素。手。與。余。握。別。曰。末。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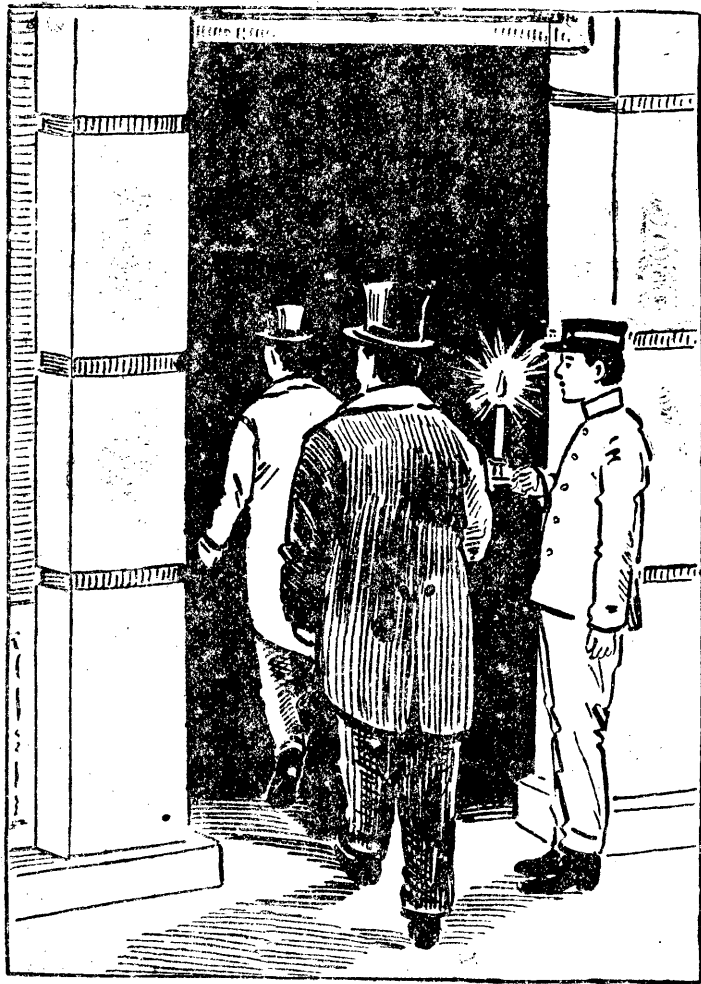
司推墨先生余甚感君之厚意今夜無君余之成功殆難預必余念夫人是語殆非確論蓋余於今夜任人牽率狀與孩穉等耳有何功之可言夫人顧謂其有勞非謬譽耶夫人語畢即從宮波松而去是時余悠然獨立去豆棚可十餘步思慮紛起然所思者皆快意事而非懊恨事也私念被盜之文件今已復獲歐洲之和平可保英吉利操勝算矣吾大不列顛之國運正隆上帝相之不可敗也

第八章 矯裝爲霍爾斯朋伯爵之侍衛

余方得意斗聞人語聲起於豆棚下其聲至雜似有所爭論凝眸察之見隸役十餘輩方環繞一軀幹偉碩之僕僕所衣者格式烏佛海之侍衛服也聆其談吐觀其狀態知是人已深入醉鄉是日邸中賓朋雲集任趨走奉侍之勞者困疲實甚故設更番休替之令凡此十餘人皆隸役之被休替者也行近豆棚之下見是僕方據案獨酌醉態橫溢共趨而前環伺於旁促其返室安寢毋作僊舞喧呶之狀免爲主人所見以取罪戾伯爵之令曰有不戒於酒者斥無貸脫爲所見昂篤尼諾何能幸免耶昂篤尼諾者僕名也顧沉湎於酒者往往置利害於度外故醉之爲害擬於狂癩特時問久暫有不同耳昂篤尼諾不特不聽諸人之勸且又呶呶抗辯於是爭端大啓案上羅列數蓋昂篤尼諾僵僕吸湯旣畢即抗聲辯曰諸君何爲促余臥余方有事烏能就寢頃者主人命余曰昂篤尼諾今夜鐘鳴十二下汝可秉燭入古式屋之迴廊中立於小廳之門側此小廳即四壁張錦幕者然則際此夜半余當秉燭守門以任闔者之職使余就寢則忘其所守設主人見責諸君能爲余代任其咎乎余聞是僕語砰然心動腦界中若有火光迸發恍然悟曰設余能爲是僕則所獲當豐讀者諸君亦曾一考人類思想之速度乎其來也有如迅電每杪鐘

當行九萬六千海里。人世間至速者何物乎。然以視思想之捷。直龜步耳。余遂於一杪鐘間。得一妙策。私念曰。苟欲更得伯爵之隱秘者。當取是僕而代之。機會當前。未可失也。顧欲達此目的。當用何術。嗟夫。上天佑我。則宮波松適來矣。使余驟得一臂之助。宮波松適自貯衣室來。見余即偃僕作禮。并致其感激之詞。上帝神祇時時流露於詞中。蓋宮波松以爲非稱帝引天不足達其誠懇。且不足以謝千貝斯脫之厚惠也。貌藹而辭婉。聲嬌而容麗。余聆之。亦不覺其厭。第余未嘗有絲毫之施。而受此溢量之頌。對之良有愧色耳。然今亦不暇計及。惟急欲求助於彼。以達吾計畫。余遂與宮波松耳語。欲代闇者半晌之勞。渠遽諾之。取大玻璃杯二。注以香賓。且以愛克才海所製之烈酒調入之。宮波松執此二杯。至豆棚下來勸。昂篤尼諾惑以嬌態。餽以軟語。昂篤尼諾本已半醉。見此豔姿神魂蕩漾。自溫柔鄉假道入於醉鄉。即舉杯猛吸。不留涓滴。於是昂篤尼諾醉不可支。一切事都不記憶。主人命彼爲闇人乎。秉燭立於門側。至此都不復省。目迷神餒。頽然欲臥。宮波松握其手。曳入寢室。余躡足側行。從兩人之後。曲折而前。所經之地。邸中羣僕未嘗無見者。特以余爲宮波松昂篤尼諾之伴侶。必非漫然者。故皆淡漠置之。不加窮詰。爾時余深佩宮波松處事之巧。自審是婢狡黠絕倫。非得是人。余烏能深入重地。以探秘密。則余苟能續有所獲者。皆是女之功也。蓋苟非宮波松進此二杯。余不能有所爲。是余之功。不如一婢。余乃一因人成事之徒耳。余佐宮波松扶昂篤尼諾至其寢室。余即令宮波松退去。昂篤尼諾入室後。去其外衣。頽然倒臥於牀。握拳張吻。鼻息之聲大作。余屏息以待。時時仰首觀壁上之鐘。靜候良久。見鐘針將達十二點。所未及者。僅五分鐘耳。余遂取醉人所投之衛士服披之於身。觥觥男子今忽變爲豪家奴。斯自慚形穢。得不

赧然顧此時好奇之心大熾雖忸怩不安而有說以自解曰余泰晤士報之訪員也探奇索異乃余天職豈僅區區衣服形式之卑賤而介然於心乎余御衣訖即緩步出室下栓於門繼於戶外桌上取一高燃



夜之矯裝必為伯爵所窺破吁其殆哉繼念是日賓客與伯爵相見者不知凡幾伯爵又何能盡識之矧彼又何能料衣格式烏佛海之侍衛服者即彼所邀賓客中之一人乎每念及此心稍寧貼要之昂篤尼

未久已至四壁張錦幕之小廳余即執燭立於門旁此時余無他念所慮者為人所窺耳舉動有不合否狀態之間有授人以疑慮之問隙否凡此諸端咸往來於胸中然余所最不能釋然者有一事焉墨根賴依斯君非曾引余往見伯爵乎脫伯爵於相見之時默誌余之容相則今

第

四

集

諾之位。余能取而代之。則今夜之事。成功有望矣。方思念間。小廳之門忽啓。兩人昂然出。足甫脫限。即反闔其門。舉動迅捷。若風深夜。覩此如觀鬼魅。躍現於叢塚間。狀絕可怖。其一人即霍爾斯朋也。其一人則高蘭利德也。高蘭利德。陽奉德意。志政府之命。來西班牙締訂商約。而陰實爲間諜。高蘭利德之蒞會。在余晤侯夫人之後。故當徧遊各廳之時。余未嘗見此人。及今乃得詳觀其容貌。高蘭利德面容瘦削。稜露骨。全身肌肉盡去。所存者一骨架耳。遠望之。若披衣於骨架之上。然行步輕捷。往來如輕烟。絕不聞履聲。足徵是人之爲慣家也。伯爵既出門。即流目四顧。見余執燭立於旁。凝眸察之。驚而呼曰。此非昂篤尼諾也。余故作濁音以答之。曰。余非昂篤尼諾。乃於豆棚之旁。供掃除之役者也。頃者有人囑余曰。汝速取一蠟奴。往立於小廳之門側。以待伯爵之命。故余立於此。伯爵曰。余命昂篤尼諾守於此。彼奚爲不來。曰。余不知也。彼殆病矣。霍爾斯朋君聳其兩肩。狀至怏怏。冷然告曰。汝可秉燭隨吾。儕之後。於是伯爵前行。高蘭利德從之。余又從之。所行之廊地皆鋪氈。卽阿爾瑪山達侯夫人頃所導引之路也。時余心跳。躍不已。震懼戰慄之態。若往就死刑。循廊數折。吾儕已至赤室之前。余見墨哥仍植立門側。任警備之職。余不欲其見。即高舉蠟奴。掩蔽面目。蓋墨哥識我。苟爲所見。余其殆矣。幸墨哥是時之精神。惟欲掩飾其賢離職守私訪情人之跡。故胸中紛擾。與余畧同。更無閒情。以詳察執燭者之面目。余雖立於其旁。而彼乃了無所覺也。伯爵問曰。汝曾未一離職守乎。曰。寸步不敢移。曰。曾有所見乎。曰。一無所見。曰。善。汝今無事矣。趣往安息。汝今且往園中告汝伴侶之守窗側者。亦歸寢室。墨哥聞命疾行而去。恐主人命之返。而重加詰問也。余知是人繞遊廊折角。必且歡呼如釋重負也。霍爾斯朋見墨哥已去。乃肅然言曰。高蘭利德。

先生吾儕進此赤室不可不慎防之。祈君爲我執燭。余當爲之備也。伯爵語畢。右手持小鑰。左手探囊。出手鎗。顧高蘭利德曰。今當一切準備。以免臨事倉皇。又顧謂余曰。汝可以熾奴交諸先生。靜立於此。以候吾儕之出。余諾之。伯爵遂以鑰探入鎖竇。余侍立於旁。以觀之。幾欲失聲而笑。蓋是已成爲一空房耳。而伯爵鄭重視之。不大可哂耶。伯爵旋鑰數匝。卽力闢其門而入。左手之鎗。其口向內。若有強寇。據此而猛攻之者。少選。余於門外第聞伯爵大呼曰。室內竟無一人耶。桌上之封套。又安在者。咄咄真奇事。伯爵既懼。且怒。故發此數言。時斷續其詞。少間。又言曰。噫。余知之矣。茲事必彼所爲。彼之蹤跡。詭秘莫測。蓋視窗戶。若無物之鬼魅也。余聆此數語。不覺追憶侯夫人之言。頃者。夫人告余曰。伯爵今夜震此奇詭。不復能折中於理。今聆此語。知伯爵魂遊魄亡。夫人之言。非誣也。顧斯人雖奇。然其出入也。寧能不由戶。而伯爵顧以鬼魅視之。謬矣。伯爵入室。既無所得。卽返身出。見余植立於旁。陽爲鎮靜。低聲呼曰。高蘭利德先生。請君同進一探。其異於是。兩人同進赤室。卽闔其戶。是時余獨立戶外。寂無所聞。嗚呼。讀者諸君。試思余冒此重險。身衣侍衛之服。入此重地。詎卽以已有所得。而自滿乎。豈自甘岑寂而鬱鬱久居於此乎。蓋諸君須知。余乃泰晤士報之一訪員也。機會當前。寧肯失之。余囊中適藏一小器。是器倫敦市人名之曰聽筒。聽筒者。聚聲管也。聾者以管之一端置諸耳間。卽可得外間之聲息。是聾者之器。忽爲泰晤士報訪員所利用。豈創造者初意所及料乎。顧聾者用以達語。吾儕用以探密。器雖猶是。而功用不同。聞曾有一人。將是器詳加試驗。云至微不至細之聲。浪聽筒皆能吸之。因是知聲浪之由門隙而出者。無不可借此以達於外。遂以是管爲探密之要器。其用法殊簡。第以管口緊按門隙。而傾耳於器之他端。則門以內所發之

語皆歷歷可聽矣。余探囊取管置於門隙，傾耳聽之，忽有嗚咽聲自內出。余竊訝之，泣者誰耶？此又余所不及料者也。繼聞霍爾斯朋飲泣言曰：高蘭利德先生，余一時爲天性所激，不能自己，遂作兒女態，願先生勿哂焉。余爲德意志國家計，不惜犧牲，吾至堪珍愛之女兒，尼愛脫，余亦可告無罪於吾君吾國民矣。繼聞商約專使厲聲問曰：是言何爲乎？來曰：……掠吾女爲質，云今夜不將倫敦文件置於是室之桌上，卽戕吾女，曰然則今文件已去，君女必歸矣。曰君又烏知其底蘊？余本欲生擒此人，置之死地，戶外守以忠僕，暗中伏以壯士，一聞聲息，齊起擒之……商約專使曰：惜乎彼不蹈君之陷阱，來若飛鳥，去如掣電，竟竊條約而去。伯爵大聲斥之曰：君猶未知也。陳於桌上者，乃條約之封套，中所藏者皆絕無關係之紙也。彼見所取非真，不將洩憤於吾女耶？此吾所以言因德意志而犧牲吾女也。余聞此語，心砰然動矣。……爲人所弄，歐洲諸國劇烈之戰爭，將未必因是而輯耳。余尙欲有所思，而高蘭利德之語又來矣。曰：祈君速以條約交付於我。曰：今晚尙非其時，交約之期且待明日。曰：何爲遲遲？曰：吾儕今晚雖不見，然安知彼不躡吾儕之後，而有所偵察乎？故今晚交付殊非萬全之策。余以此條約故，幾欲發瘡自藏，貯此約後，余之箱櫥諸隱秘處，無不有被人搜索之跡，何人爲此？何時爲此？余實無術以知之。余之邸第無處不爲此可怖之怪物所侵，忽來忽去，竟無從捉搦也。霍爾斯朋述……之奇滔滔不竭。高蘭利德不耐久聽，卽問之曰：君勿喋喋，政府命余來取之約，究藏何處？曰：藏於至隱秘至穩妥之處。余歸自英倫，卽深藏之高蘭利德先生，余之所以不卽交君而須待明日者，卽以是故也。余竊聽至是，知兩人將出矣。卽收拾聽筒，藏諸囊中，倚於赤扉，所對之壁上，閉目垂首，僞爲無聊之態。若僮僕因事遲臥，不

勝困疲然倚壁未久。忽聞門震。伯爵與商約專使啓扉出矣。伯爵呼余。接手中之燭。奴且命余出。余遂執燭急行。循廊數折。達昂篤尼諾之寢室。醉人仍仰臥於牀。鼻息如雷。余於一刻鐘間去衛士服。而御原服裝束既畢。即自格式烏佛海邸疾行而出。門者見其爲賓客也。故亦不深詰。足甫達街衢。已聞鄰近禮拜寺之大鐘朗鳴一下矣。余遂循桑柔虎大道旁之石砌而行。人影寥落。夜景淒清。不禁爲之悄然。

第九章 被掠之可憐女

凡人出繁華。絢爛詭異紛奇之叢。而入於清寥寂寞平淡冲虛之地。未有不悵然自失茫茫無聊者。余今離此光怪陸離格式烏佛海而入質樸無文之平和旅館。情何能堪。且余終夜處驚濤駭浪中。戰爭之聲容時起。落於余胸中所爭。僅片紙而數民族之生命。數國帝王之安危。大地鎗礮聲之譁默。皆繫於是。奪此片紙之情狀。余皆目擊而耳聞之。領奇賞異。頗足自豪。今乃踽踽獨行歸旅館。而僵臥所處。不過斗室。所遇不過傭保。是亦與市儈鄙夫終日勞勞以爭豪末之利。至夜一枕黑甜。不復知人間有重大事業者等耳。余何以自甘耶。職是之故。余胸中若有不可解之隱衷。令余不向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而急欲往霍爾斯朋尼愛脫被掠處。而一觀其究竟焉。何爲往觀高牆聳立。惟知數小時前被掠之女郎。曾越此牆。既無蹤跡。可尋往觀。亦徒勞耳。而所以不憚煩勞。僕僕往來於深夜中。何耶。當時余拊膺自問。實亦無以自解。余意既決。直向蜀飛拉僻巷而去。是時夜已過半。小巷中寂無人影。昏闇淒清。余子身行此。毛骨悚然。惟見格式烏佛海內園之高牆。蜿蜒曲折。與其比鄰費烈海馬式王宮之牆相銜相接。牆影落地。陰森可怖。牆內巨木兀立。黃葉半脫。禿幹虬結。深夜中觀之。若鬼魅離立而交爭。牆內禿樹叢中。隱隱露一尖錐。

形之屋頂卽尼愛脫女士所居高樹之顛也。樹踞地絕高。故自外望之。屋內布置猶可窺見。一。二。今夜主人被掠而屋中寂無生氣。惟燃一火油燈光。浪不大。室中景物不甚清晰。惟見陳設品上之金光交輝。互映而已。余觀物思人爲之愴然。仰視天空。鱗鱗之雲爲風所驅。急奔疾馳。若深山大澤中羣獸爲獵犬所逐。飛馳四逸。夜景清冷。令人益增悲感。余之遊蜀。飛拉也。此其第二次矣。顧前者泛泛而今殊拳拳。所見雖同而用情。殊故余之此行。至饒興味。與初遊者無異也。牆之半腰闢一小門。卽前所見之便門也。余行至此。面門而立。忽聞門內有聲爲之悚然。繼見一人自內啓門。出黑闇中。察之似爲一婦人。是人旣出。戶卽側首作傾聽狀。繼舉步微行。旁皇道中。是時新月初出一線。清光適自雲衣而下。射余從微茫月色中。凝眸審察。知啓門而出者卽宮波松也。余大驚愕。幾欲脫聲而呼。此嬌柔嫵媚之女郎。何爲於深夜中。履此窮巷。余方疑訝。間不覺前進一步。遂自黑影中探身而出。宮波松見之大驚而呼。畧一審視。乃知爲余。趨前呼曰。細那此必仁愛之阿篤孝（神名）命君蒞此。此地巷狹。若喉行人絕跡。闇黑陰森。鬼魅出沒之區也。余一人徘徊於此。驚怖欲死。今得先生足振我膽。余問曰。汝何爲在此。速返爾寢室。曰。余職務未盡。不能返也。曰。詎此深夜中尙有職務耶。曰。然。余立於此。以待細那麗德尼愛脫之歸。曰。汝料尼愛脫今夜可歸乎。余念尼愛脫爲    所俘。伯爵且知其必死。今其侍婢乃立於深巷中。以候其歸。此中必有底蘊。不可不一探之。故不俟宮波松之答。余卽繼之。曰。余以爲：余詞未畢。而此性情卞急之西班牙侍兒已續語曰。余以爲細那麗德今夜必歸。彼得神助。必能難免其歸也。必自蜀飛拉其歸。期必在夜半一點與一點半之間。余故立於便門以候之也。余聞語驚問曰。女郎何以知其必歸。曰。然。細那余得一函

故知其必歸。余曰：致函於汝者誰耶？曰：臆余何能知。余得此函於衣囊中，發見此函時，卽在余與先生共扶醉人，昂篤尼諾至寢室後，入吾室而置函於囊中者誰耶？此惟天神能言之。宮波松語至此，意興又活潑。且曰：今且不必深究發函之人，旣得此函，我卽當恪遵其語，開門以候。細那麗德之來，先生旣不惜千金之贈，玉成婢子與墨哥之婚姻，若更能與婢子小立於此，以俟嬌小名花（謂尼愛脫也）之歸，則余之感先生也不啻帝天。蓋余得先生爲伴，不苦寂寞，且余心得稍安，貼不若爲鬪牛戲者之盤旋不息矣。嗚呼！諸君夜靜更闌，與女郎相對立於窮巷中，誠非避嫌之道。第彼旣堅懇，余亦不能不舍經從權爲之伴。護矧宮波松之言曰：細那麗德將返矣。因此一言，又令我好奇之心大熾。蓋余乃泰晤士報之訪員也，以探奇索異爲目的，機會當前，烏肯失之？矧此尼愛脫者，豔名冠於一時，又余之所欣慕者也。儂儂弱質，忽爲強暴所掠，生命懸此一紙，其情亦至可憫。今得生還，何可不一觀玉容，以慰飢渴乎？則婢卽不言，余亦將留此，况爲彼所堅懇乎？余遂慨然諾之。宮波松大悅，屢申其謝，知余無聊，覓詞以與余暢談，滔滔不竭。若決江河，辭婉而聲脆。余旣困倦，聽之不厭。且宮波松信余至深，凡邸中隱秘忌諱事，皆傾筐倒篋而出之。絕不爲之掩護。例如尼愛脫被掠一節，凡賓客之赴會者，無不信霍爾斯朋伯爵其女驟病不能見客之說。邸中人無不如是言者。而宮波松獨直言之，非彼之深信余耶？何爲深信不疑，余殊莫解。當是時，余雖聽宮波松言，心中輒念：不置。余之於斯人也，僅有一瞥之遇，合然此人智術高絕於人，彼或見余，且或能識余之性情習慣，而利用之，則余今遇宮波松於便門之側者，安知非斯人預爲布置，而然耶？余蓋劇中傀儡之一人，其黑幕中牽線者，乃也。惟余於斯人景仰至深，雖受牽引，心實甘之。

試觀彼颶風之吸海水也。上下左右無不如志。斯人之於余也亦然。余何敢非議之哉。余方沉思不甚與宮波松相應答。而吾兩人之語聲漸寥落矣。靜默有間。忽聞侍女低聲告曰。女王歸矣。語畢。望空遙指。余隨其指以觀。見一黑影搖曳徐進。心碎然動凝眸。察之。至再三。當是時。余噤不能聲。凝神靜氣以對。黑影然所可辨者。若一濃墨塗成之人形耳。容顏之妍媸。身材之高下。體態之雅俗。皆無所覩。對此模糊之人影。余之感情至大。若有無窮之感。慨隨此影而偕來。哀其遭遇。悲其蒙難。余心乃紛然雜起。時宮波松亦兀立不動。胸中感觸當與余同。引領以望。考其狀態。似對此黑影有所疑慮。未敢決其爲女主人者。繼忽揚手命余隱身牆垣下。嗟乎。余以觥觥丈夫。奈何聽命於婢子。且余無所震怖。而命余隱伏者。何耶。彼血氣盛而閱歷少者。必將抗命不遵。而余獨否。因思尼愛脫深夜至此。心搖膽震。脫余兀立道中。彼將望而生畏。故宮波松之命余隱伏者。辦事深合機宜也。余烏能違之。余遂退處牆陰。靜以觀變。有頃。尼愛脫來矣。行至侍婢之前。乃呼曰。宮波松婢。卽應曰。細那麗德。因此一呼。宮波松之疑慮盡去。知來者確爲尼愛脫。跳躍而前。摟抱女主人。女主人亦偎倚之。宮波松急訴別後思慕之苦。及被掠時之驚怖。其語雜遝。間以嗚咽之聲。驟聞之。殊不得其要領。是時。天空雲散。月光皎潔。兩女郎偎倚摟抱之哀態。足令人憐而霍爾斯朋尼愛脫之容顏。遂顯豁呈露。昏黑之身。今已易爲光明。模糊之影。今可審其爲婦人矣。頃者。尼愛脫至。不足道。僅黑影叢中之一黑點耳。及今。乃得觀其容相。櫻色之髮。潤澤而豐茂。面容嬌嫩。而端麗雙眸。晶瑩熠熠。有光神采。煥發覩此麗人。如擁現一顆明珠。精光四射。未有不目眩神震者。余伏暗中。見兩女郎嗚咽相告語者。良久。繼聞宮波松言曰。細那麗德。趣歸。趣歸。大會尙未散也。伯爵知細那麗德歸來。必

且大悅。尼愛脫忽呼曰：吾父乎？女郎發此言時，聲絕慘怛。若有無窮之恐怖，蘊此兩字之中。尼愛脫悲不自勝，呼畢，仰身向後，全體震顛，旋發沉鬱之泣，聲伏其額。於侍婢之肩，上復切齒呼曰：吾父乎？此悲恨之聲，直刺余腦髓，以余所見悲哀幽淒之狀，此爲最矣。顧余雖局外人，及是亦悲動於中，不能自持，乃自暗中躍出。爾時，余爲情感所擾，不能善措，其辭率爾，告曰：余名末克，司推墨泰晤士報之訪員也。余非能恐怖女士者，宮波松之言，殊當於理。女士其速歸寢室，靜臥一宵，則今日之悲慘可暫忘矣。尼愛脫嗚咽答曰：今日之事，又豈能忘耶？語畢，舉首以妙日視余，觀其狀若甚怪，余之冒昧者，繼復歎息而言曰：我以千金之軀，深夜露立於陋巷中，大足爲同媛之辱，而又與素不相識之男子相周旋，耶尼愛脫此語，陽若自咎。陰實責余，然語聲柔婉，知尼愛脫於余固非深惡而痛絕也。宮波松攜其女主之手，曳之曰：細那麗德此間不可久留，速隨婢子返邸。宮波松且曳且願，謂余曰：細那婢子有事煩先生，先生其許我乎？請先生爲我速往園中一行，吾主伯爵尙在廳事中，乞告以細那麗德已歸。顧宮波松語猶未畢，尼愛脫忽作恨狀，言曰：此非余之所欲也。余雅不願吾父知我在此，言畢，淚下如雨，以素面覆於侍婢之臂上，傾身倚之。婢力不能勝，搖搖欲倒，呼余爲助。是時，尼愛脫神志昏迷，軀幹木強，余遂與宮波松合力扶之，入便門去。門數武，高榭圓階之旁，有石櫬一，吾兩人遂置女郎於上。深夜憧憧，勞困已極，余欲行矣，然觀此怯弱嬌麗之兩女，耶淒涼寂寞，露處園中，又不忍，愀然舍之，遂植立於其旁。尼愛脫坐於櫬上，宮波松側其身以假貼之。余所立之處，則與兩人相對，侍婢時促其女主歸寢，而尼愛脫堅拒之曰：否否，爲時尙早，須俟全邸之燈盡息，乃可入室。尼愛脫何爲不肯早歸，余殊不解，有頃，自木葉叢中遙覩格式烏佛海全邸。

燈。火。之。光。漸。稀。漸。隱。一。轉。瞬。間。巍。巍。大。厦。已。沉。浸。於。闇。淡。之。月。色。中。萬。燈。熊。熊。自。窗。戶。而。遠。射。者。今。忽。驟。息。若。人。之。驟。瞑。其。目。焉。格。式。烏。佛。海。既。成。黑。影。宮。波。松。遙。指。之。尼。愛。脫。遂。徐。徐。起。立。倚。其。身。於。侍。婢。之。臂。



何。為。不。如。速。返。平。和。旅。館。遂。自。便。門。出。既。出。即。反。闔。之。余。自。蜀。飛。拉。循。牆。而。走。復。至。桑。柔。虎。街。行。未。久。已。達。彪。愛。德。台。爾。肅。勒。街。道。中。別。無。他。念。所。念。者。此。以。淚。洗。面。之。女。郎。耳。既。豔。其。貌。復。悲。其。遇。為。之。歎。息。不。

余。見。其。將。去。即。趨。而。前。曰。鄙。人。欲。於。明。日。造。府。恭。候。起。居。且。謝。今。夜。冒。昧。之。罪。女。士。其。許。之。乎。女。郎。聞。語。不。即。答。屢。搖。其。首。以。示。不。願。晉。接。之。意。繼。乃。告。曰。先生。降。臨。余。心。至。感。然。甚。願。先生。不。以。我。為。念。女。郎。語。至。此。忽。止。若。有。所。懼。而。不。敢。續。言。者。已。而。遂。偕。侍。婢。躑。躅。而。前。數。步。之。後。兩。人。遂。入。叢。樹。中。隱。身。而。去。余。一。人。直。立。石。櫬。之。旁。愴。然。者。久。之。繼。念。女。郎。已。去。久。立。於。此。將。

置夫末克司推墨。仇爽丈夫也。彼爲一問諜之女。耳似不必爲之眷戀。而不知父雖問諜女郎。實貞潔。彼之被掠。用以爲質耳。非其罪也。殺羊以供神。豈得謂羊有罪耶。故不得以尼愛脫爲問諜之女。而非薄之也。

第十章 柔情

余歸臥平和旅館。次日晨起絕早。曙色甫動。余已披衣。是夜雖睡實與未睡者同。夫無思無慮。靜謐安泰。乃得謂之真睡。今余則否。神魂恍惚。夢境離奇。忽若爲人所迫。越重塹而過。又若不勝苦楚。而自投於深淵。又若爲仇人所逐。行將追及。而將甘心於我。質言之。身雖偃臥於旅店之房。神仍遊於格式烏佛海。日間所逢之奇事。無不紛然入我夢境。迨醒而追憶深爲詫異。余之奇遇。僅歷半夜耳。而神魂已失其常。何耶。夫我輩爲探訪事業者。當制其情感。務爲鎮靜。職務當前。即宜捐其平日之性情習慣。而赴之。然後能燭幽而照微。靜觀而深慮。不爲事物所擾。彼有名之探訪家。之所以能出入離奇。詭異中而不震懼者。不眩於意外之遇。不任情以處事也。余今奈何。感情用事。擾攘不休。耶。蓋須知我輩爲訪員者。局外人也。事雖至危險。皆作壁上觀。事之得失。悉不措意。所措意者。今日之報告。是否徵驗於異日耳。徵驗維何。即後日報章所載之大事。皆與今日所探得者。相符合印證也。彼訪員竭盡心力。爲國家搜索要事。似愛國者之所爲。而不知彼非愛國。乃效忠於其報紙耳。縱六十三生的邁。當橫四十五生的邁。當日印一紙者。乃彼所崇奉之元首也。所報告者。能真確無謬。世界事變。能縷述詳解。則彼之職分盡矣。故訪員非演劇者。乃觀劇人也。非當事者。乃評論家也。無論事變之來。若何劇烈。若何慘酷。若何暴戾。彼皆非所計。惟靜

觀○究○竟○詳○審○顛○末○是○其○天○職○今○余○所○探○之○事○關○係○主○巨○列○強○之○命○懸○於○片○紙○稍○有○不○慎○全○歐○糜○爛○戰○事○發○生○痛○哭○者○奚○止○萬○家○然○而○余○固○訪○員○也○旁○觀○者○耳○奚○必○爲○之○擾○攘○不○甯○耶○余○嘗○遊○突○厥○觀○君○士○旦○丁○(突厥首都)之大戰○余所寓帝國銀行適處陣中鎗彈密集若雨余熟視無所怖又嘗遊阿爾梅尼(阿爾

彌尼者亞洲西方國也)地居高加索小之南近爲俄羅斯突厥波斯三國所分(阿人適與鄰國戰余被

困圍城中資盡糧竭自以爲必死矣而竟獲免此兩役流血成河呼聲震谷礮聲若雷天下之至可怖者

而余未嘗爲之震懾其後又嘗至馬其頓觀其惡戰矣兩軍屠殺之慘近世罕聞持械而鬪之壯士厥狀

擗厲凶狠皆若受惡神之驅使來屠此地者繼是戰而起者爲滿洲之役俄羅斯與日本之大決鬪也相

研相刺之慘狀婉轉呼號之哀聲余無不目覩而耳聞之凡此諸役從戰者或爲突厥人或爲阿爾拔尼

人(阿爾拔尼者突厥地名也在巴爾幹半島之西其地多山)或爲留頓人(卽斯拉夫民族)或爲日

本人而余之爲余未嘗或變恆爲泰晤士報之訪員每當兩軍大戰之後余必從容草一戰記郵諸英倫

登諸報章以盡探訪之職斯亦已耳未嘗有所感觸於胸中也至於今日事機雖危尙無殺掠之事現於

目前被掠者僅一女子耳旋即釋還較之以前數役至不足道何爲使余轉側不得安睡耶豈余已忘其

身爲局外人而役於情感耶抑鎮靜之功夫今不如前耶此皆非也昔之所以穆然無擾於中者以所見

之事皆顯明豁露今之所以懸懸者所聞所見迷離恍惚尋之而不見其端究之而莫覩其跡余之舉動

受人節制而不明其故若傀儡然烏得不令余惶惑不甯哉余今披衣而起仍不能草數行電文致之泰

晤士報以告昨夜之遇且此發電之權何時始可克復余亦不知身爲訪員乃無發電之權創聞也不圖

赫○赫○之○末○克○司○推○墨○乃○躬○逢○之○余○之○憤○懣○爲○何○如○耶○際○此○時○會○恐○歐○洲○諸○國○之○失○和○不○能○幸○免○矣○蓋○戎○衣○有○不○同○而○戰○狀○無○二○致○屠○殺○焚○掠○之○慘○劇○地○無○間○乎○歐○亞○種○無○間○乎○黃○白○固○千○篇○一○律○者○也○日○俄○之○戰○余○嘗○考○國○情○按○形○勢○度○其○勝○敗○著○爲○論○說○致○之○泰○晤○士○報○及○後○余○所○報○告○之○戰○事○無○一○不○出○自○余○之○所○料○今○歐○洲○諸○邦○戰○事○一○旦○起○其○情○狀○不○能○與○日○俄○異○料○事○之○明○余○自○謂○不○亞○於○人○則○一○朝○決○裂○各○驅○其○戰○士○以○效○死○疆○場○若○草○一○記○戰○之○文○余○固○優○爲○之○所○難○堪○者○此○時○情○狀○耳○發○電○之○權○既○不○余○屬○而○當○此○戰○事○將○起○未○起○之○際○我○之○欲○通○電○於○泰○晤○士○報○者○蓋○有○二○端○何○能○茹○而○不○發○或○告○以○鐵○箱○中○被○竊○之○文○件○今○已○在○途○將○達○柏○林○矣○或○言○已○爲○△△△所○復○獲○兩○者○之○中○不○能○證○實○其○一○余○已○覺○溺○職○矣○而○發○電○之○權○復○不○相○屬○卽○此○疑○似○之○新○聞○亦○不○能○致○之○英○倫○則○余○心○悒○悒○可○知○矣○然○余○心○之○紛○擾○不○甯○者○由○於○職○務○之○未○盡○者○半○激○於○愛○國○之○熱○誠○者○亦○半○余○於○赤○扉○之○旁○曾○聞○赫○赫○大○閱○謀○霍○爾○斯○朋○伯○爵○之○驕○矜○矜○語○矣○此○德○意○志○人○推○原○其○意○固○亦○愛○國○者○流○然○以○開○疆○拓○土○之○故○不○惜○糜○爛○全○歐○則○未○免○用○心○太○忍○耳○彼○之○告○高○蘭○利○德○曰○余○爲○帝○國○計○不○惜○犧○牲○吾○女○尼○愛○脫○之○生○命○由○是○觀○之○此○神○奇○不○測○之○△△△竟○爲○伯○爵○所○弄○△△△之○敗○卽○我○國○家○之○敗○也○余○焉○得○不○爲○之○皇○皇○乎○且○余○又○有○致○疑○之○點○二○焉○△△△既○虜○尼○愛○脫○以○爲○質○矣○既○知○赤○室○中○所○取○之○件○爲○無○足○重○輕○之○紙○矣○奚○爲○不○殺○之○以○洩○恨○而○顧○釋○之○歸○此○一○疑○也○尼○愛○脫○既○獲○更○生○矣○當○欣○然○以○脫○險○爲○幸○而○顧○悲○啼○不○肯○卽○見○其○父○此○又○一○疑○也○因○是○二○者○不○能○不○令○余○致○恨○於○△△△之○殘○酷○夫○當○殺○反○釋○當○喜○忽○悲○皆○△△△爲○之○然○彼○既○以○義○俠○聞○則○所○欲○得○而○甘○心○者○神○奸○巨○猾○之○霍○爾○斯○朋○而○非○嬌○小○怯○弱○之○尼○愛○脫○今○以○其○父○之○故○此○無○辜○之○女○郎○受○驚○恐○歷○險○阻○豈○仁○人○君○子○之○

所爲也。余昔欽其俠，今不得不恨其忍矣。余與尼愛脫，僅於鐘鳴一下時，當彼快歸邸，悲楚悒鬱之際，見之於蜀飛拉深巷中耳。原不足云友，然一見女郎，卽覺令人有不能忍然者。匪獨貌豔驚人，亦其憔悴可憐之色，有以動余憐惜之心也。夫人雖至剛勁，見一絕世女郎，飲恨道旁，含淚悲訴，未有不爲之惻然者。余之哀尼愛脫也，亦猶是耳。則致恨於大俠之殘忍者，亦人情也。時余思慮若潮湧，忽起忽伏，不可控制。良久，余乃念徒思無益，遂蹶然而起。裝束甫畢，匆匆啟門出，侍者逐余後而呼曰：「細那起何早也？」欲盥沐乎？抑畧飲醇酒乎？或將啜清茗與咖啡乎？炙肉熏雞，厨中皆辦，欲以佐晨餐乎？余悉不答，直向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而去。足離旅館之戶限矣。侍者歷數佳肴之聲，尙未絕於吾耳。是時鐘鳴甫七下，道上行人絕少，噴水池旁有數肆，方啓門。陳列器物，拂拭塵埃。肆中人殊粟六，此數肆必馬突利城中之應早市者。其餘諸肆窗戶嚴扃，皆沉浸於曉霧迷離之中。道旣平坦，行人又少，余從容曳步於通衢之中，狀至安適。從昨日車行之道，徐徐向柔柔虎街而去。道中遇入至寡，所來往者，僅工人及技師耳。此輩晨起絕早而赴工作者，亦有勞動終夜，迨曉乃歸者。余行未久，已至格式烏佛海之門，仍如昨夜之所爲，繞邸而行，潛向蜀飛拉小巷而去。余何爲好遊此僻巷？此僻巷與余有何因緣而屢顧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余雖自問不能答也。第覺此僻巷之中，饒幽深曲折之趣，令余不得不一往探之耳。進巷行數十步，已至便門之側。是門與榭頂平臺相距至近，可憐之尼愛脫被掠時，卽由此出也。旣至門側，卽自叱曰：「余來此將何爲？語畢凝眸視門，良久不釋。余之逼視此門者，何耶？默念高牆蜿蜒，何爲忽啓此門？且此長方形之門，樞制作絕草率，似倉猝所成。是此門之設，霍爾斯朋伯爵必有深意存焉。余方靜思其故而不得，忽見牆內叢樹。」

被霜而彫葉色。盡黃殘冬。將至矣。樹爲風披拂。時俯時仰。若與余爲禮。余顧而樂之。曰：當此行人寥落之際。得此數幹。亦足慰吾岑寂。疏林搖曳於曉烟之中。風致獨絕。余不入僻巷。烏從領此佳趣。則此行雖一無所得。亦不徒然矣。此一行叢樹。眞余之良友也。樹乎樹乎。汝慎毋以俯臨僻巷。無人盼矚而生不遇之歎。當知荒涼寂寞之區。攬賞者固有其人也。余清晨至此。已可怪矣。而又對此無靈之植物。嗷嗷不休。果何爲乎。豈以此一行叢樹。曾與尼愛脫爲伴侶。有以知其隱衷。佳人珠淚之像。人不知而樹知之。故欲一詢之耶。爾時余之舉止。誠有類於癩者矣。然余良不能自制。惟一任意向以行事。不求甚解矣。嗚呼。脫有人訾吾胸無主宰者。正坐未見尼愛脫耳。假令見之。將爲女郎一縷柔情所吸。纏綿不已者。亦如吾之今日耳。

第十一章 尼愛脫立志入道

余方徘徊於叢樹間。斗聞摩擦聲起於門後。若有人旋其門球。余心大震。方欲靜聆而門已闢。立於戶限上者。乃一馬突利女郎。遙矚之。似宮波松。細審之。果爲尼愛脫之愛婢也。因念彼若見我。必將問我以來此之故。使問者爲無足重輕之人。余固可假他辭以對。今問者爲宮波松。余勢不能不報以切實之辭。然余之來此。本無切實之故。則亦何從覓此切實之辭。使彼有垂詢殷殷而我乃無詞以答。非但窮詰必將訕笑以余一丈夫而爲侍兒所笑。烏乎可哉。時余思若潮湧。其迅疾又若電光之閃爍。雲中繼念欲免窮詰。先當走避。然是巷幽居兩牆之間。狹隘無回旋地。余將於何處潛伏轉輾。圖維不得善策。而時不我待。宮波松已見我矣。渠見余後。卽向余而趨。狀至歡樂。歐洲南方之婦人。舉動輕佻。於此可見。宮波松距躍

第

四

集

而前已挺立於余側。急欲發言而氣喘聲促。不能連絡。其辭匆匆告曰。余方在高榭閒眺。斗見一人徘徊於此。疑而察之。知爲先生。余見此婢語時。膽氣頗壯。又甚坦直。乃問之曰。然則啓門何爲。宮波松曰。不圖先生乃有此問。昨夜吾女主人幸賴先生助我扶掖。吾女主人甚感先生之惠。頗欲與先生爲友。余聞語爲之踧踖不安。蓋宮波松此數語。不啻爲其女主人求助於我。而發余默然深思。者可一杪鐘。念宮波松一侍兒耳。必不敢擅發此言。彼之所以敢爲此言者。必受尼愛脫之囑咐也。余一念及此。至爲欣喜。卽答曰。然則尼愛脫女士將候我於高榭中乎。侍婢聞之。放聲大笑。此笑聲大似鶯簧之囀。宮波松笑且言曰。君言良不謬。彼正遲君於高榭。嗟乎。吾主可憐人也。美豔而貞潔。彼無所眷者。獨君耳。亦非有所私於君。以君慷慨仗義。濟人於厄。知君有古俠士風。昨夜君旣不惜千金。以惠婢子。不避嫌疑。以扶尼愛脫。則婢子今日有求於先生。先生諒能允之。余聞語自嚙其脣。思宮波松必有重任相委。不然其辭何肫懇。乃爾宮波松繼言曰。昨夜自君去後。吾兩人卽返細那麗德之寢室。是時邸中羣僕盡入睡。鄉所未睡者。伯爵一人耳。獨坐辦事室中。余以細那麗德之歸。伯爵不知也。低聲謂女主曰。伯爵急盼細那麗德之歸。今竟歸矣。婢子願往告之。以慰懸念。余意女主聞吾言。必欣諾而不知彼之所爲。殊出余意料之外。余言甫畢。彼力握余臂。嗟夫。彼一弱女子耳。而此時若有神勇。令余腕爲之痛。且以悲慘之聲語。我嗚呼。余侍女主有年矣。此聲余所未聞也。乃言余不願汝往告汝脫。欲長侍我者。自以不往爲佳。夫愛吾主人者。莫如婢子。烏忍拂其意乎。且爲人女而不願見其父。必有不可告人之隱。非婢子所敢強也。余謹其言爲之點首。爾時此西班牙侍兒。與我漸暱。而敬客之禮漸疏。然余不之怪。惟覺彼所述者。津津有至味焉。因思

昨夜尼愛脫女士被釋歸來何以不願即見其父初猶以爲弱女被劫而歸驚魂未定不願即見其父以動悲懷今聞宮波松言余惑滋甚矧既返寢室而又距辦事室不遠霍爾斯朋伯爵深夜獨坐甯不思念愛女懸懸不釋而尼愛脫猶不願一覲老父以慰相思之勞其待父也抑何恣置乃爾時余惟視霍爾斯朋爲尼愛脫之父已忘其爲間諜忘其爲我國之仇敵矣故頗不直尼愛脫之所爲已而思之尼愛脫一弱女子耳必不爲已甚者也彼之所以若是者必以威有以懾之然則殘忍者也余急欲知其究竟驟問曰後事如何矣曰細那余爲君縷述之我導細那麗德至寢室意欲伴之而彼乃不允余遂臥於鄰室中是室與尼愛脫之深閨相隔僅板壁一層閨中微聲余悉聞之有事見呼亦可應聲而起時宮波松語漸支蔓而繁瑣余急斷其詞曰然凡此余皆明瞭汝可質言其本文母令支蔓宮波松曰余身甫貼席即聞嗚咽泣聲起於深閨厥聲至微啜泣良久細那麗德倦矣即偃臥於安樂椅中昏然入夢今晨入閨見牀上被褥秩然未動是以知吾主人之長夜未眠也曰若何爲晨起即入此間曰噫細那此其故惟知細那麗德之心事者乃能知之迴念昨晚有此暴舉余雅不欲復居此榭避之早若寇讎蓋此榭爲吾女主被掠處危地也大盜既能攫女主必能掠他人其險惡實甚顧細那麗德殊不以此榭爲危險地其樂居之也洋洋如平日今日天方破曉彼即呼余起余聞命披衣入室見女主巍然獨立觀其狀似欲拔關而出見余至即囑曰汝可伴余行余急問曰細那麗德何往曰汝隨余行可耳奚必多所究詰曰然則往伯爵所乎曰吾父吾主人發此兩字時聲絕沉鬱若有物梗其喉繼而強自振奮厲聲曰趣隨余行余遂從尼愛脫之後步入榭中榭分兩室尼愛脫入第一室悄然獨坐顏色蒼白慘苦之

第

四

集

狀雖海蘭鐸利無以過之海蘭鐸利者因宗教而殉難備受酷刑歷十一日之久然後氣絕者也尼愛脫
 既坐定即曠目直視有頃忽起立行至書案之旁援筆作書書訖授余曰汝按封面所書之地址爲余速
 投此函既得覆音速歸勿遲覆辭如何余急欲知之也宮波松語至此示余一函封面上大書曰呈式爾
 直斯列爾修道院女院長開閱余凝視封面不解其故以生長錦繡叢中之伯爵女公子何以忽與清靜
 寂滅之修道院院長乃有交誼方欲推度其故而宮波松已爲我釋之矣曰當伯爵遠遊時細那麗德以
 避囂故曾留此院流連數日頗賞其幽靜當時視之亦偶然事耳萬不料今日女主竟欲謝絕人事投身
 淨土以此院爲彼之歸宿地也曰汝何以知尼愛脫將修道於此曰愛女主者莫婢若凡女主一舉一動
 余無不凝神察之方其作書時余自女主肩上揚眸視之書中之語余已盡窺以故知其將修道於此也
 余聞語甚賞此侍兒之敏捷不禁爲之微笑宮波松續言曰余於細那之前不欲有所隱諱私窺書札大
 不敬也然余甯犯不敬之罪不忍吾主青年入道故盡情吐露於細那之前書中詞意云何余尙能爲細
 那一誦之其辭曰余今日爲無量之困苦所壓不能自聊其生夙知院長慈祥愷惻不忍令衆生墮於苦
 趣伏祈俯念款款之誠於貴院中賜一靜室俾薄命女子修息於此永懣人世之悲苦則此後歲月皆出
 院長所賜也感激之忱莫可言喻尼愛脫敬肅余聞之悄然念修道院豈尼愛脫所當居乎此時意頗快
 快顧底事干卿而令余之怏怏者余亦不自解也宮波松凝眸視余者再繼復告曰細那若試言之是類
 函牘我既見之詎忍爲之遞乎吾女主人富貴中人也豔若桃李春秋正富一旦謝絕塵寰匿跡道院豈
 人情哉夫亦激於一時之憤而然耳我念上天之安排必不若是之酷吾敢決此舉之必不成也夫修道

院中自有窮困無告之民棲遲其間豈以吾主貴人彌其缺耶侍兒之問鞭辟入裏余亦爲之首肯特一時不得挽回此舉之善策故無辭以對時余心緒紛然矣念尼愛脫不能入道之故昭然若揭彼以二十歲之妙齡烏能遁世且未來之希望正多前途有如錦繡烏可埋身淨土余固知此舉之不當然將以何術挽回之乎惟余處局外之地又烏可勸宮波松匿其主之書而不遞乎余方沉思侍兒又言曰嗟乎此一紙書足以敗吾主一生之幸福不如毀之余聞其言而壯之然他人書信者神聖不可侵犯之物也擅自毀之究非正鵠遂搖首以示不可宮波松見余不以此舉爲然卽告曰然則先生曷不逕往一勸細那麗德而挽留之乎余驚呼曰汝欲余往見細那麗德耶曰然勸告之事非先生莫屬婢子未嘗無善意而學識淺陋辭不達意苟得一學問深湛妙於辭令之人如先生者陳說於吾主之前吾主必憬悟矣是時宮波松狀若中魔惟知挽其主之意不復顧余之困難矣夫以男子與女郎談措辭良非易易矧余與尼愛脫倉卒之中僅謀一面今忽冒昧往見未免唐突玉人非親非故而忽進此懇摯之言聞者且將疑之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則宮波松之計左矣然彼一侍婢耳又烏能念及此哉時彼見余躊躇不決卽促之曰先生允之否當趣決之脫遲回不決余殊未能久待矣我今將持此函以投之修道院則細那麗德異日之遁世入道皆先生今日之猶夷有以致之先生見人投世而不一援手責有攸歸余不能爲先生寬也此數語鋒芒四射咄咄逼人余亦爲之悚然嗟夫此未來之柏烈渡糖肆女主人善窺人家意旨當余猶豫未定之際彼已默測余之心事知余於尼愛脫雖不毅然助之必不忍忍然置之故以激烈之辭使余無迴旋之地余聞侍婢言則爲之悽然私念余以墨根賴依斯及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之告大俠以

見之際。詎不能於辭色之間。畧示微意。使尼愛脫恍然悟。此次蒙難之故。乎既知其故。則當知被掠之事。可一而不可再。決不再用此手段矣。此策似緩而實速。雖泛而實切。蓋尼愛脫之決意入道者。震於昨夜之險遇也。今既知此事不再。則憂慮畧可釋矣。何所用其遁世乎。余為侍婢所迫。不能不答。奮然曰。余必不忍令此絕世美人。著此道輒埋沒於高垣重扇之中。宮波松目灼灼視余曰。然則君計將安出。曰。余惟憑三寸之舌。游說彼姝。鼓其樂觀之心。令彼不作出世想。耳。



波松喜躍曰。君既見諾。余意決矣。語畢。疾舉皓腕。惟聞蚩然一聲。持函猛裂之碎紙。如白蝴蝶投入衣袋。余驚問曰。何為若是。曰。細那。余今去一敵。謂函牘也。導一友。謂末克司推墨也。愛吾主者。莫余若也。

矣。語次意頗自得。急行至便門之前。舉手關之。流目回顧。引余進。見余從之。入自便門。達榭前之圓階。相距僅數邁。當余尾隨之。惟謹前行。數十步。已至階前。余遂升階。歷五級。入一小廳。事滿列圓椅。此即榭之前楹也。是時余頗震懼。心旌搖曳。室中陳設不暇詳審。惟覺余所立之前。爲隔分兩室之幕板。板塗藍色。油板上刻大棕樹數枝。嵌以銀絲。光采眩目。隔板之中。啓戶而不設門。當戶懸一藍色繡銀幕。余方惶恐。不能自持。忽聞嬌聲起於幕內。審其音。知爲宮波松。曰：細那。麗德。昨晚與婢子共扶吾主至園中之細那。今來求見矣。尼愛脫未及答。宮波松已揭繡幕而呼曰：吾主細那。麗德請先生進。見余遂踉蹌入。見一女郎。愁悶無聊。斜欹繡榻。面白若霜。慘黛未斂。見余進。卽珊珊起立。女郎體態幽雅。然恐怖之餘。神魂飄忽之狀。隱隱流露。淡金色鬢髮之下。雙眸明澈。似波顧時。合其掌作膜拜狀。望而知爲甫遭憂患之女郎也。

第十一章 可憐女兒

余入內室。以爲宮波松必爲我紹介。流目盼之。而侍兒已不知何處去矣。余遂與尼愛脫獨對。不得不首先發言以釋來見之意。乃曰：女士。昨宵鄙人閒步。蜀飛拉不意鸞從歸。臨得覲玉容……余辭未畢。女郎急舉手止之。曰：昨宵之事。余不欲聞。願君捐棄弗道。俾余久而忘之。余不意女郎出此言以阻余之進。說則一時躁急。不能自持。倉卒答曰：雖然。鄙人不能忘也。嗚呼。女郎不樂聞前事。而余以此語報之。措詞殊覺失當。然戇拙之語。有時竟得巧用。蓋女郎聞我言而愕然。以爲身歷其境者。欲忘之。局外人反有不能忘者。則此中必有緣由。不可不一究之。時尼愛脫之精神。遂畢注於余。余遂乘機進言。以莊肅之貌。陳委婉之詞。曰：女士。鄙人才智庸劣。固無闡微抉幽之能。然頗亦思揣測人情。洞燭其胸中之憂喜。且又有一

第

四

集

特。性。焉。見。人。之。憂。如。己。之。憂。抑。若。吾。之。願。力。欲。與。人。分。憂。然。者。尼。愛。脫。曰。然。則。君。非。言。與。我。表。同。情。乎。而。對。於。我。亦。生。其。憐。惜。心。乎。女。郎。發。語。遲。緩。而。瀏。亮。勉。爲。舒。泰。然。快。快。失。望。之。態。已。流。溢。於。眉。黛。間。不。可。掩。也。余。卽。答。曰。然。誠。如。女。士。言。顧。余。之。憐。惜。心。非。若。婦。人。女。子。以。空。言。相。慰。藉。我。固。活。潑。而。有。作。用。以。物。擬。之。殆。利。劍。也。彼。壯。士。之。用。利。劍。也。不。必。告。以。胸。中。之。意。第。呼。曰。擊。彼。卽。應。命。余。之。憐。惜。心。亦。猶。是。耳。惟。祈。女。士。善。用。之。也。凡。困。於。煩。惱。之。人。往。往。作。遁。跡。空。門。之。想。然。清。靜。寂。寞。苦。趣。愈。增。願。女。士。勿。作。是。想。且。君。之。所。以。悲。苦。者。以。困。厄。之。中。無。人。援。助。耳。今。既。有。人。焉。願。爲。女。士。之。摯。友。其。效。忠。於。女。士。也。若。利。劍。之。隨。壯。士。女。士。其。亦。可。以。稍。慰。矣。尼。愛。脫。傾。耳。以。聽。蔚。藍。雙。眸。炯。炯。有。光。瞿。然。曰。君。所。言。者。令。余。驚。異。儂。與。先。生。萍。水。之。交。君。言。抑。何。誠。摯。乃。爾。然。余。深。以。君。言。爲。感。余。歡。呼。曰。然。則。下。走。效。忠。於。女。士。之。誠。意。女。士。已。鑒。之。矣。是。可。見。女。士。之。能。紆。尊。降。貴。也。尼。愛。脫。徐。搖。其。首。而。答。曰。否。顧。余。之。感。君。至。深。至。摯。無。時。或。渝。時。余。欲。與。之。爭。辯。而。尼。愛。脫。舉。手。令。默。仍。續。前。文。而。言。調。鏗。鏘。而。聲。柔。脆。若。晶。體。墮。地。而。碎。曰。昨。夜。與。君。意。外。相。逢。當。余。疲。不。能。支。昏。不。省。事。之。際。而。君。竟。出。全。力。以。扶。助。之。感。何。能。已。然。君。今。日。之。言。徒。詞。費。耳。試。問。昨。宵。之。事。大。書。深。鐫。於。余。之。腦。中。豈。能。以。他。人。之。勸。告。而。拭。去。之。耶。余。實。告。君。此。次。悲。痛。實。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天。地。間。無。人。能。爲。我。驅。除。者。矣。故。余。願。……語。至。此。聲。調。激。楚。決。絕。之。意。已。在。言。外。有。問。續。之。曰。余。願。永。別。塵。世。靜。修。一。室。遣。此。寂。寞。之。光。陰。以。度。餘。年。至。吾。家。事。付。之。不。見。不。聞。則。疇。夜。之。悲。或。可。稍。殺。余。聆。女。郎。言。悉。其。意。旨。因。念。清。寂。蕭。閑。不。與。世。相。聞。者。惟。修。道。院。爲。然。尼。愛。脫。決。意。入。之。故。其。言。若。是。則。宮。波。松。之。言。不。謬。也。然。觀。其。狀。態。立。志。堅。決。未。易。動。搖。余。將。何。以。挽。回。之。哉。爾。時。余。無。說。可。陳。惟。以。恭。

敬和藹之態。對此女郎。私冀女郎鑒余誠意。或自悔前言之失。急求補救之策。則余又可乘隙進言。惜也。蔚藍色之雙眸。灼灼視余。亦如余之灼灼視彼。絕無赧色。於是知女郎堅決之情。出於肺腑。彼之待余。有若老友矣。嗟乎。是女貌若桃李。何乃心如冰雪。而厭棄人世之念。竟堅定如此。余爲之淒然。以悲幾欲失聲。而哭繼念頃者。余已進言矣。竟不能動女郎之聽。今惟去此矣。而尼愛脫之意。志如故。此舉亦贅疣耳。余之辭令。亦頗婉轉誠懇。今乃窮於女郎之前。愧何如耶。時則余之憤恚。不可言喻。女郎見余良久不言。知余辭窮。即婀娜其身而起。與余握手曰。余敬與先生別。頃所告者。語語真誠。願先生諒之。余遂怏怏而起。將出矣。忽聞宮波松呼於前。楹曰。細那伯爵至矣。細那伯爵至矣。聲細而烈。急迫不可名狀。女郎色變曰。吾父發此兩字。時慘急之態。余實無術以描摹之。是時女郎面白若雪。全體震顫。若將就死。余觀其狀。心良不忍。前進一步。睜就女郎。女郎舉手指門曰。趣行。先生趣行。霍爾斯朋伯爵尙未知余闖入重圍。而與其女相對見。必怪之。故女郎命余趣行。時余不暇別有所爲。惟一遵女郎之命。以行事耳。方欲出戶。見伯爵已登前楹之階。與余相去僅十步。一出戶。必爲所見。倉皇不知所措。幸宮波松智畧出人。不然殆矣。宮波松疾入內室。輕聲謂余曰。君可由他處出。他處尙有門也。機警哉。是婢赫赫之霍爾斯朋伯爵。竟見欺於一侍婢。時渠一手捉余臂。一手疾舉藍色繡銀幕。佯若爲伯爵揭之實。以蔽余身。且爲余指其出路。曰。彼處有門。可通榭之第二階。下階卽達內園。君可向右循牆行。卽得一出路。至蜀飛拉侍婢。語時尼愛脫。恐其父之見余也。挺身出戶。佯若迎之實。以阻其前進。宮波松語畢。亦從女主之後。而出繡幕。遂下垂。余遂倉皇逃遁。急行至侍婢所指之門。力拔其門。而門已鎖。不可啓。欲出不得。惶懼不知所措。欲走告霍

爾斯朋女士行至繡幕之旁聞人語聲起於前楹此聲即伯爵之聲也余不敢前立而聽之伯爵曰尼愛脫今晨以僕人之告始知汝之歸來汝豈不知老父懸懸之心既歸之後曷不一覲老父以慰余念汝之遠我必有其故汝其爲我言之余曾秉燭隨伯爵之後而往赤室熟聞其語矣故今日聞聲即能識之伯爵既達櫺之前楹余烏能復出遂不作遜逃想安心立於幕後屏息以聽尼愛脫之答詞斯時幕雖下垂幕與戶之間尙有一線之隙余即自隙以窺兩人之舉動父女相對密談而余以局外人竊聽之非禮也然欲出不得兀立於此亦不得已也讀者其諒之

第十三章 大俠 X 323 之妙計

爾時余心至紛擾不憂伯爵之見我而憂父女之衝突蓋觀尼愛脫之辭色頗不直其父之所爲也霍爾斯朋伯爵發問後尼愛脫嘿然不答室中寂無聲息者久之余自幕隙以窺則兩人之狀態纖毫畢露伯爵惜焉不樂憂疑之態盎然現於面而尼愛脫則僵僕其身雙眸動不以節軀軀震顫搖曳斯時女郎胸中之痛苦至深極鉅非局外人所能臆度惟覺奇悲劇怒異羞鉅怖悉貯於女郎之芳衷一見其父悉發露之躍然浮動於眉宇間矣女郎言則發其父之隱不言又無以釋不即見之故躊躇不得善策遂無辭以對伯爵枯候良久不得覆辭復促之曰尼愛脫汝何爲久不答汝非我愛女耶抑何落漠乃爾女郎遂以沉鬱之聲答之曰阿父且勿窮詰伯爵聞語蹙額頗怒其女作此絕無意義之答辭憤憤言曰余來此豈欲聞此空泛之語哉昨日情況汝亦見之余覺左右之人皆我讎敵何爲若是余亦不自知也尼愛脫聞之失聲而呼曰嗟乎女郎雖不與其父辯而憤激之情悉含於此兩字之中呼聲抗烈全室皆震伯爵

聞之益怒。目光閃爍。若電厲聲叱曰。尼愛脫爾不知自爾失踪。後而父悲不自勝乎。何爲既歸之後。不卽告我以釋憂。慮被釋歸來之佳耗。余乃得之尋常僮僕之口。豈余之所料耶。嗟乎。尼愛脫汝一聰穎女子也。行事必不瞞瞞。若是此必余之仇敵。有以制汝之心。令汝遲回不敢見我。面目伯爵吐音清亮。靜中聽之無語。不晰。繼聞尼愛脫答曰。噫。吾父兒豈吾父之仇敵耶。曰。汝旣自辯。非余仇矣。則宜速言。不卽來見之。故曰兒不能言之。曰。奚爲不能將難於措辭乎。抑有所畏而不敢言乎。否則將羞澀不能直陳乎。余在幕後聞之大震。兩人之言愈接愈厲。殆將劇戰矣。忽見尼愛脫交其兩手作祈禱狀。顫聲告曰。嗟乎。吾父奚爲多所究詰。此語甫畢而淚如雨下。已又雜以嗚咽之聲。曰。兒胸中悲感至多。惟不忍爲吾父告耳。兒不願更居家中。欲詣修道院靜居一室。不與世相聞。吾父其允之耶。余在幕後觀其狀。聆其言。爲之驚歎。頃者余於霍爾斯朋女士也。憐惜之耳。今則敬佩之矣。蓋女郎於公義之中。兼顧私情。不肯輕揚其父之惡。而不惜捨身出家。以感動之。此豈尋常女子所能及哉。伯爵聞其女之慘告。嘿然有頃。目灼凝視之。斯時女郎纖手覆面。以哀泣。故雙肩時起時落。伯爵怒甚。顧無由宣洩熱血。上升雙顴。頓赤暴戾之色。隱隱流露厲聲。問曰。汝所聞於他人者。其辭云何。曷不直言之。尼愛脫搖首以示不答。伯爵卽撥其領衣而猛搖之。余見女郎遭此挫辱。心良不忍。幾欲出而爲之緩頰。繼念霍爾斯朋伯爵方盛怒。出必遭其荼毒。且我出自其女內室。不無有嫌疑。而彼將益恨尼愛脫矣。余遂中止。女郎爲其父所迫。不能自主。遂屈膝跪於其父之前。伯爵是時怒不可遏矣。女郎嗚咽言曰。父乎。吾父宥兒狂妄。兒有所懇於吾父者。慎勿以億兆壯士投之戰場之中。枯骨有知。將歸咎於老父冤氣。所鍾非吾父之福也。今後戰場屠戮之慘。兆自吾

第

四

集

父不將爲天下人所唾罵乎。余聞此數語爲之悚然。念伯爵之隱秘女郎盡知之矣。余流目於幕隙見女郎恐怖之中仍露傲岸不屈之態。蓋不甘爲間諜之女。殊理直而氣壯也。是時女郎狀若暈眩舉一切人世之榮華悉不置念於胸中。嗟乎尼愛脫者本一歡愉無愁之女子也。年少貌美生長富貴之家。供趨走者皆工媚善諂之婢僕所聞。惟諛詞所見。惟紛華所用。惟金玉錦繡異日得一溫媚如玉之少年郎爲之配偶。則彼之幸福至矣。烏知人間有困苦事耶。今則帷幕悉撤其父譎詐之形相。盡露赫赫之伯爵女公子。忽爲間諜之女。宜其羞愧不自聊而欲棄世入道。是兒真可憐人也。爾時秦晤士報主任者之面目如湧現於余之腦際。何爲其然。余亦不自知。惟念彼主任者若見訪員末克司推墨雙眸盈盈欲淚立於繡幕之後。以觀兩人所演之慘劇。將大驚却走矣。蓋余感於尼愛脫之身世爲之潛然淚下。幾忘其身爲局外人矣。余方悲愴。忽聞伯爵之聲。又起於前楹。凝神聽之。其詞曰。嗚呼此兒女之見也。烏足以商大事乎。語時狀至傲岸。尼愛脫本俯其首。及聞伯爵語仰而觀之。蔚藍色之雙眸凝視其父伯爵扶女郎起。導之至圓椅之旁。命其坐而已。則立於其前。謂之曰。少選余將爲吾兒縷述此事之顛末。吾兒之快怏者。坐不知其深細耳。脫能知之。必將釋然矣。然余今先有數事詢汝。汝願答我乎。女郎點首諾之。余時以爲伯爵之隱秘女郎盡悉之伯爵將以何辭掩飾之耶。及窺其狀殊從容。間適絕不露倉皇之色。於是歎伯爵之鎮靜強毅爲不可及也。伯爵容色怡然。若與其女談絕無關係之閒事。從容問曰。尼愛脫試爲吾言之。當汝被掠於此榭時有所見乎。曰無所見也。曰既無所見。彼盜烏能施其伎。曰此時暮色蒼茫。晚景至佳。兒欲登平臺而遠眺。遂拾級而升。將至矣。忽有人自後以布一方蒙余首。頃刻間兒之四體盡爲所縛。口亦

被塞不復能有所爲矣。惟覺是人束縛既畢。卽負兒而趨。忽升忽降。若行峻坡。伯爵曰。此必行於扶梯之上。故然耳。女郎曰。吾父之言不謬。曰盜掠汝後。必降自梯。梯盡達樹。必與宮波松遇。自後必越我家與鄰宮相隔之牆而去。費烈海爾馬式宮。近日無人居住。大盜必匿於是。余所料被掠情形。必不爽此。一節汝可畧之。而續言其後事。尼愛脫復述曰。負兒者越牆後。卽置兒於車中。車行良久乃停。又有人挾兒出行數十步。至一室中。置兒於椅。去其蒙首之布。兒乃復見天日。所居之室。殊狹隘。陳設亦簡陋。暖爐之上。燃一巨燭。伯爵曰。室中惟汝一人乎。曰否。有一白髮修髯。軀幹偉碩之老人。立於余前。狀至恭恪。余聞之。失聲微呼。幸繡幕蔽之。不然聲聞於外矣。余所以驚呼者。女郎描摹之。老人酷肖余在柏烈渡所見者也。而伯爵聞此數語。絕不驚異。因是知伯爵固未嘗見此老人也。女郎復言曰。此老人向兒鞠躬微笑而言曰。女士得毋勞頓乎。願女士少安。勿悲芳躅。至此尊公已知之矣。伯爵聽至此。握手作拳。若含盛怒。蓋尊公已知之一語。觸動赤室中之失意事。不得不胸中憤憤矣。然女郎未嘗見此也。仍續續而言曰。老人語畢。卽出室中。惟兒一人靜坐良久。忽有人啓門入。乃僕人之送晚膳者。所陳食物皆非精品。余方憂慮無意。進餐。僕人見兒良久不食。卽收拾盤杯。嚴扃其門。而出室中。仍兒一人。兒所居之室。其外景物若何。兒悉不知。室中未嘗無窗。然窗甚高。兒立於椅上。兒之額適與窗之下檻齊。窗外聲浪亦無達兒之耳者。女郎縷述室中情狀。霍爾斯朋不耐久聽。抗聲呼曰。盜何爲忽釋吾兒。余所急欲知者。惟此耳。若細微無關宏旨。處畧之可也。女郎聞之。恐怖之色復現於面。伯爵柔聲謂之曰。吾兒勿怖。趣言之。毋隱諱。余決不責汝也。伯爵發此語時。聲絕沉著。少頃復言曰。汝夙知阿父生性。伉爽已諾之事。必不反汗。汝又奚必作吞吐。

之詞。女郎感其父之懇摯，不復能隱。遂頷首諾之。然直發其父之隱，豈女郎之所欲哉？遲回良久，然後沉鬱其聲而告曰：「當時兒獨居室中，閱時若干，亦幾不復記憶矣。方靜坐無聊之際，老人忽啓門，入容色較前嚴肅，兩目微含愁態。見余後，即發悲痛之聲曰：『女士，余今以女士所不樂聞之語將告之。』女士焉第以此奉告，亦豈余之私願哉？職務所在，不得不爾耳。女士試讀此紙，即知之矣。語畢，即以皮紙授兒，讀之上端，蓋英吉利警務部之印。伯爵大聲叱曰：『紙上所載何事？』曰：『首行列一人名，即吾父之名也。次行又列一名，即兒之名也。』曰：『以下若何？』曰：『以下詳述吾儕之籍貫及吾父歷年所負之秘密任務。此秘密任務，即……女郎語至此，戛然而止。若有所思索者，伯爵不耐久候，代爲續之曰：『即爲德意志作間諜也。最近任務，即竊英法俄三國同盟之條約。此事必詳述於吾兒所見之紙中矣。離德之邦，交令吾德勢成孤立。三國因以施其鯨吞之計。此三國同盟之大綱，大不利於吾德者也。余在幕後，聆此數語，胸中豁然開朗。杜甯鮑鐵箱中之文件，今乃悉其內容矣。且因是數語，恍然悟此件之萬不可宣布。蓋偶一洩之，德將鏗而走險，其勢必出於戰也。然三國同盟志在自衛，本非有侵畧他人之意。三國之合縱者，德意志之雄心。有以致之也。』尼愛脫目灼灼驚視其父，此可憐之女郎，初尙疑所讀之紙，尙不盡確。今則其父直言不諱，列於紙上者，竟成鐵案矣。此時惟以蔚藍之雙眸，注視之。伯爵語畧停頓，即續之曰：『此紙讀訖，彼儕必仍以布裹吾兒之首，納於車中，載汝至荒寂之區，而置汝焉。』女郎曰：『彼儕置兒於我家內園之牆側，伯爵曰：『余今有實言相告，願吾兒詳審而深察之。』伯爵語至此，凝視女郎，有間。乃曰：『間諜二字，兒將以是爲惡名詞乎？亦觀所處之地位，所行之事業，何如耳。譬如有人焉，事國家之事，而私以鎗礮炸藥之秘密製造法。

洩之於敵。此亦名為間諜也。否則不事國家之事。而陰為國家探敵之秘聞。以助國家。此亦名為間諜也。其間相去不啻天壤。而我之所為。即屬於第二類。兒當於此中辨之。是時余於幕後。歎賞霍爾斯朋之辯。



於吾女乎。伯爵語甫畢。女郎歎息曰。噫。兒未嘗不欲以此自解。然恐吾父之愛國心。不為天下所諒。伯爵曰。孽哉。然則兒意將若何。女郎合掌而言曰。嗟夫。吾父兒今無所求。惟欲永別人世。入修道院。作女道士。

才無礙。霍爾斯朋女士聞語。默然。惟以戰慄之色對其父。霍爾斯朋見女郎無語。以為深信其說矣。遂纍纍述歷年秘密偵探之成功。大德意志開疆拓土之計畫。及一生冒險之精神。洋洋灑灑。若決江河而下。而女郎仍寂然無語。霍爾斯朋乃以概括之詞詔之曰。吾兒。勿引以為辱。我之間諜者。實我之愛國之代名詞也。人即呼汝為間諜之女。猶呼汝為愛國者之女。何辱沒。

耳。伯爵大怒。舉拳欲擊之。而女郎不避。挺身告曰。吾父欲擊。則竟擊兒死。不足惜。惟願吾父垂念戰場。殺戮之慘。而毋迫國人於戰。吾至死不願吾父爲數民族之屠伯。焉。伯爵聞語。切齒磔磔。笑狀至可怖。余以爲伯爵盛怒之際。必將猛擊其女。爲之悚然。繼念無辜之女。郎斃於暴猛之父。余又烏能坐視。遂決意救之。凝神以察伯爵。脫其拳一下。余將自幕後躍而出。出其不意。猛撲之。以拯女郎也。然伯爵堅忍強毅之性。迥非他人所能及。當盛怒之際。自制之力。甚強。斗然間。忽忍怒不發。徐納其拳於衣囊中。閃其兩目。以視女郎。作猙獰狀。良久。忽旋身跳躍而出。尼愛脫見伯爵已出。長歎一聲。投其身於圓椅。

第十四章 希望

尼愛脫甫坐定。宮波松已躍至榭中。趨至女主之旁。持其臂而搖之。喃喃然語。無倫次。亦無段落。驟聆之。良不易得其意旨。其言曰。桑搭費爾狀（西班牙女神之名）爾秀媚如玉之好女子。而飾之以威耶神。苟知之。必將覓此大逞淫威之人。而刺之。以巨戟。余惟膜拜以求。上天神祇之佑。我女主護我女主。并求聖母之默相。吾儕也。吾所愛之女主。乎曷不啓汝蔚藍之雙眸。而一視我乎。宮波松語時。以身昵近其主。親密之狀。不可言喻。以此知南歐婦人之深於情也。當彼父女憤爭之際。侍婢隱身榭外。及見伯爵悻悻而去。知尼愛脫必遭辱矣。故宮波松出而極力撫慰之。時余居幕後。頗欲乘機潛遁。然出必爲霍爾斯朋女士所見。又非余之所願。蓋女士悲痛極矣。今又益以余之悽愴。則其悲更甚。且彼知余去久矣。今忽見余揭幕而出。將驚痛之餘。益以恐怖。非所以惠此女郎也。不如姑留於此。然余目光外逸時。見女郎昏瞶。幾不省人事。宮波松又側其身而偎倚之。余苟躡足而行。則可直達便門。必不爲彼儕所覺。脫猶遲滯。則

女○郎○神○志○清○明○之○後○余○必○不○能○成○行○矣○一○念○及○此○潛○出○之○意○遂○定○鼓○勇○直○前○徐○舉○繡○幕○姑○嘗○試○之○纔○舉○一○二○步○私○心○竊○喜○以○爲○吾○行○可○成○矣○不○料○行○至○第○三○步○裏○裏○聲○忽○起○於○足○下○遂○驚○不○敢○前○蓋○地○板○中○有○活○動○者○偶○一○踏○之○即○作○響○也○宮○波○松○聞○聲○急○回○首○顧○之○見○余○大○呼○曰○吾○儕○竟○有○神○助○細○那○尙○在○此○也○當○時○余○脫○不○顧○宮○波○松○之○呼○疾○奔○而○出○奚○不○可○者○然○對○此○兩○女○未○免○有○情○因○此○一○呼○余○遂○止○步○尼○愛○脫○亦○亭○亭○起○立○舉○手○指○余○曾○藏○身○之○繡○銀○幕○且○發○沉○鬱○頓○挫○之○聲○而○言○曰○先○生○先○生○乃○匿○於○此○乎○余○爲○狀○殊○狼○狽○聞○女○郎○言○頗○似○小○兒○有○過○急○急○自○訴○於○長○者○之○前○以○求○寬○恕○余○遂○惶○恐○告○曰○門○堅○扃○不○可○啓○余○乃○無○術○出○此○室○霍○爾○斯○朋○先○生○又○在○前○楹○余○烏○能○越○之○而○過○故○匿○於○此○余○辭○未○畢○女○郎○愀○然○攙○言○曰○然○則○吾○父○與○儂○頃○所○言○者○君○已○悉○聞○之○矣○女○郎○語○至○簡○然○字○字○頓○挫○遲○回○審○顧○而○後○發○人○將○謂○其○震○怖○之○後○發○語○艱○澀○者○實○未○審○女○郎○當○時○胸○中○之○感○慨○也○女○郎○語○畢○復○投○身○於○椅○以○手○掩○面○怏○怏○失○望○余○見○之○不○禁○悽○然○趨○前○至○椅○側○徐○徐○握○其○兩○手○而○下○垂○之○時○余○爲○柔○情○所○纏○綿○不○能○自○持○輕○握○柔○荑○之○際○指○爲○之○顫○而○余○之○兩○目○適○與○彼○姝○之○雙○眸○相○射○余○遂○不○能○以○昨○夜○之○事○告○之○矣○曰○女○士○被○掠○之○故○余○昨○日○固○早○已○知○之○矣○女○郎○聞○之○大○驚○色○變○曰○君○知○此○事○爲○昨○日○之○晚○乎○抑○爲○今○日○之○晨○乎○曰○昨○日○晚○也○是○時○余○胸○中○欲○發○之○語○有○若○潮○湧○欲○衝○吾○喉○而○出○顧○以○欲○發○之○語○太○多○一○時○不○能○並○吐○則○遂○擁○擠○於○喉○間○停○頓○良○久○然○後○徐○徐○出○之○曰○余○所○以○不○避○嫌○疑○貿○然○至○此○者○憫○女○士○之○無○辜○受○殃○也○女○士○當○識○余○之○爲○人○不○能○有○所○誤○會○須○知○我○未○克○司○推○墨○者○雖○爲○泰○晤○士○報○之○訪○員○而○誠○摯○篤○實○乃○女○士○患○難○中○之○友○朋○也○語○至○此○女○郎○搖○首○似○不○以○此○語○爲○然○余○又○曰○余○言○非○有○隱○情○蓋○爭○奪○文○件○一○事○彼○守○而○此○取○爲○狀○有○類○乎○戰○爭○余○已○入○此○戰○爭○旋○渦○之○中○所○處○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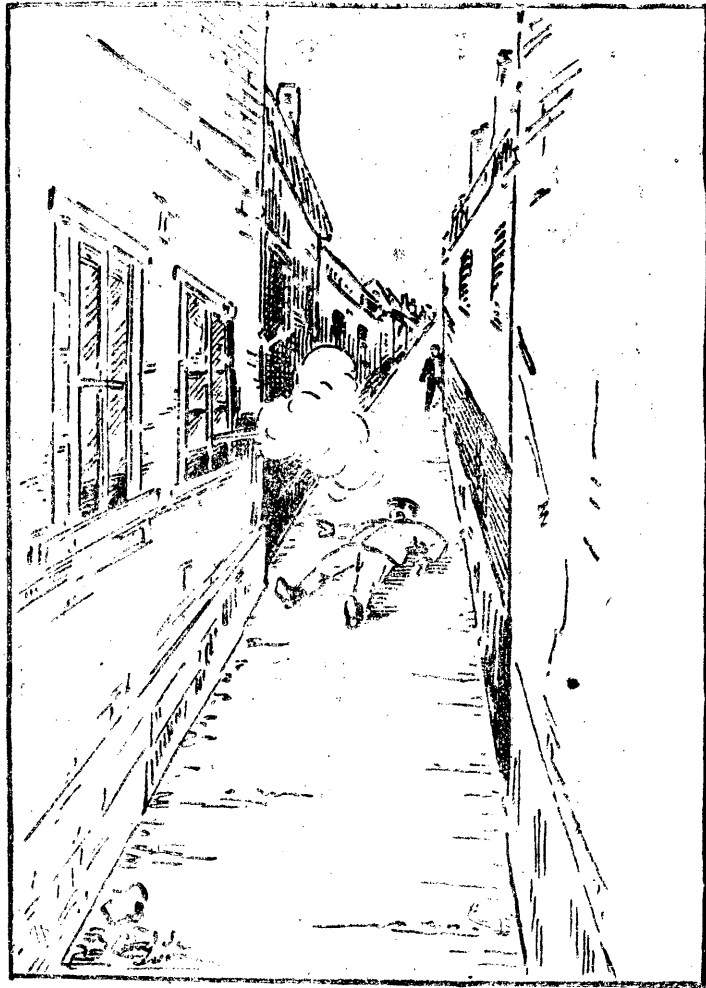
第

四

集

與女士畧同則謂吾兩人爲患難之交奚不可者余發此論殊不中理然當窘迫之際不中理之言論亦往往而時獲奇效女士聆余此論頗有詫容宮波松已窺見其心讚曰細那真吾主之良友也是時覺余所握尼愛脫之兩手不若向者之堅冷矣余遂乘機進曰女士余所懇於君者幸勿怏怏失望而作遁跡空門之想頃者尊公未蒞此前余曾告女士頗願爲女士効力今余更進一解曰余乃素敦友誼之篤實人也女郎傾耳聽之絕不怒我之狂言余又言曰天下事之至可怖而足以令人無生氣者則哀痛之後幽其身於枯寂之鄉也蓋愈靜寂而悲感愈增幾於非死不足以了之故往往遂至於自殺女士苟不棄下走者請引余爲同心之友而余實深表同情於女士也女士處境雖困未嘗不可覓一出苦入甘之路余今者不無悲惋者有感於女士所遭不幸耳且遇大敵臨大事則余氣兀傲余志堅決固莫動我毫末也女郎聞之生趣復躍躍而動有如將萎之華被露而發榮迎風而挺立堅握余兩手而告曰先生敬謝君之摯意頃者余視君如陌路今則願以君爲摯友矣余本無生人之樂今聞君言爲之歡然生趣復來不知君具何魔力有此轉移心理之功因此數言余又遲回不能決將留此身以有待暫消其棄世入道之心君之辯才殊不可及也余聞之緊握其玉手以示感激少選女郎復悄然正色告曰君既盡悉此事之顛末則頃者與君相別時之言語余亦不必重言以申之矣余一無告女子也君有妙計能脫余於厄固善若不得當則亦聽之可耳殆不必焦思殫慮而爲之蓋吾命若蹇終不能脫離苦趣也女郎語畢沉思有間繼復微笑曰余今靜以待之然不敢妄生希冀之心余見女郎笑靨胸中愉快因歡呼曰希望皆從靜候中來女郎凝思約一杪鐘若深有味乎余言者良久忽自語曰此事容有一線之希望語畢起

立顧謂宮波松曰。侍兒隨吾行。此時余之對於女郎眷戀之情。不能自已。凝眸視之。女郎婀娜其身。向門而行。既達戶限。忽回首。以其晶瑩之雙眸。盼余。且啓其朱唇。言曰。別矣。今暫與先生別矣。惟先生之德。感



不能忘。語畢。下階而去。宮波松從之時。聳其兩肩。若慮此行。有他故。而不能釋然者。

第十五章 殺人之

事余亦共之

女郎去後。余思慮。若亂絲。良久。乃定。自審曰。余今無事。可爲矣。久立此間。意將何爲。不如舍此格式。烏佛海。而往他處。遂向櫛門。而趨將踰門限。而出矣。忽於叢樹中。見一人。衣衛士服。于于然而來。觀其狀。似從格式。烏佛海正屋來者。向臨蜀飛拉。而啓之便門。以去。余不欲爲此人所見。隱身門後。以覘之。有頃。斯人出矣。余則遙隨斯人之後。此衣衛士服者。去余可二十步。所行之路。即余往平和旅館。當取之道也。其行從容不

第

四

集

迫必不虞。有人與彼同出一門。同行一道。而尾隨其後也。此僕不出正門。而出便門。余深異之。遂緊隨其後。察彼行蹤。前行數百步。至一處。街道驟隘。兩旁皆高垣。其左即費烈海爾馬式之宮牆。其右則一廢圍之圍牆也。圍牆盡處。殿以小室形制。卑陋爲昔日守圍者之所居。小室臨街處。啓一門。闢兩窗。門甚低。僅可容人。窗之下檻。離地僅一邁當耳。此衣衛士服者。掠第一窗而過。窗忽開。有烟如白雲。一朵自窗隙出。直射是人之耳後而去。是人狂奔而前。欲達彼所往之地。而知覺漸失。兩股震顛。搖搖欲倒。極欲勉向前行。而勢有所不能。遂仆於地。余驚呼曰。咄。咄。此何爲者。耶。急趨而前。欲扶起之。乃小室之門忽啟。有一人自內出。則少年也。面作棕色。不類西班牙人。少年僵僕於被害人之旁。挈其兩肩而曳之。窺其形狀。欲匿尸於小室中者。余憤火中燒。念白晝狙擊路人。此間成何世界。遂躍而前。直奔少年之旁。大聲叱曰。汝欲何爲。少年亦厲聲詰曰。汝欲何爲。渠昂首視余。面色若青銅。目光閃爍如電。余方驚愕。而是人忽啟齒笑曰。噫。泰晤士報之訪員。末克司推墨君乎。不圖與君相見於此。語時。狀至閒適。若行所無事者。繼復挈尸之兩肩而言曰。祈君爲我舉其兩足而共舁之。入室狹巷中。非吾兩人暢談地也。余雅不願爲此。然斯時竟不能堅拒。少年之請。未嘗不知少年爲狙擊路人之凶漢。爲之舁尸。則殺人之事。余亦共之矣。然念彼旣識余名。姓且邀余入內。必有奇聞相覘。不可不一往聽之。好奇之心。勝遠嫌之心。消矣。遂從其請。少年掖肩。余舉足。迤邐入小室。吾兩人旣入室。而門卽闔。室中陳設至簡陋。中央設一粗木方桌。桌上置一三足鐵架。架上置一小銅鍋。架下燃一火油燈。其光熊熊上騰。炙鍋中水。方沸。其聲蚩蚩。然桌旁環以竹椅。椅上之褥。則稻草也。室隅有繩牀。一覆以紅布。色已褪。且多鼠嚙痕。足徵此室之久無人居矣。余受少

年之指揮置尸於繩牀之上。兩手既空。余遂挺腰直立。兩臂交叉。仰首向後。以觀少年之所爲。顧少年絕不注目於余。僵僵其身於死者之上。摸索其衣袋。皇皇然如有求而不得者。余竊訝之。以爲殺人越貨。亦尋常事耳。然必於無人時爲之。今余在此。而盜乃大索其所殺之人。意態從容。旁若無人。抑何膽壯也。余不能久待。卽問曰。請君原宥余。今將有擾於君……余詞未畢。少年卽問之曰。君勿擾我。第靜以觀之。苟欲與我暢談者。靜候須臾。待余事畢。然後閒話未爲晚也。蓋斯人以搜索死者爲要事。凝神壹志而爲之。不願余發問以紛其心。安得不令余奇異耶。少年語畢。仍事其事。良久忽起。立微笑曰。余今得之矣。彼之笑。非對余而發。乃對一函而發。斯函卽少年得之於被害人衣袋中者也。少年凝視是函。有間復言曰。此函確爲霍爾斯朋伯爵所書。蓋彼書此以致高蘭利德者也。妙哉。是函不可不一讀之。

第十六章 余亦一殘酷人也

余聞之大驚。震慄。霍爾斯朋高蘭利德。非他乃余所探要案中之主要人物也。一聞兩人之名。則頃所見殺人之慘劇。不復存於意念中矣。以挈兩事之大小輕重。固不可以道里計。因念余今殆將復入泰晤士報。囑探國際秘密之旋渦中矣。乃恍然悟頃所遇之暗殺事。必非偶然。當與吾所探之事有關係者。此乃大慘劇中之一短幕也。此乃世界大戰之小交鋒也。今所見之棕色少年。既爲霍爾斯朋伯爵之仇。必爲其友矣。余方欲啓吻以問。而少年詳審書函之後。復言曰。此函無封套。僅以箋折疊而成。以漆封其兩端。耳啓之殊易。少年語畢。出其手中一小刀。鋒甚銛利。此刀何時在握。從何處出。則余不能悉矣。少年一手執刀。一手啓銅鍋之蓋。以刀置沸水之中。靜候良久。然後取出。曰。漆片受溼。卽失膠粘之性。且

第

四

集

其堅固之質變爲柔頓啓之易封之亦易余之讀此函也直一舉手之勞耳少年語時以久浸沸水之刀徐啓兩端之封良久復言曰啓一蠟封非倉卒所能辦今是函乃以漆封啓之至易實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之大失策也且觀畢重封必無疑竇余驚問曰君早知此函必落於君手乎少年微笑曰此自然之理也余思劫奪他人之函事之至勉強者尙得謂自然之理耶余殊不以此說爲然顧少年似已知余之用意者笑言曰頃者當霍爾斯朋君在高榭中時……詞未畢余卽驚呼曰伯爵蒞榭君亦知之耶少年聳肩作輕慢狀似咎余之曠曠而不識彼爲何如人者少間復言不以余之問而中止其詞曰當伯爵蒞榭之際高蘭利德適命幹僕遞一函至格式烏佛海邸高蘭利德君性烈如火殊不以霍爾斯朋君之遲回審顧爲然知此事關係至鉅不可孟浪伯爵之審慎良有以也故亦無以難之惟時致函以迫促之耳夫高蘭利德所任之事光明正大者也霍爾斯朋所任之事曖昧隱秘者也語至此少年復冷笑曰兩人雖同事一主而交相誹毀殊可哂也然今日之事兩人固合力爲之霍爾斯朋盜竊之高蘭利德連送之此光明正大之西班牙商約大臣已爲間諜之助理人矣余聞之大驚橋舌不能下此人不特知文件被竊一事之顛末且識兩間諜之性情而榭中父女憤爭之概及高蘭利德書函遞送之時皆若耳聞而目覩者抑何神奇若此余臆然抗聲問曰凡此種種君何以知之曰余欲知之則竟知之人患立志不堅耳志堅則未有如願以償者少年語至此卽變調曰吾儕毋庸多談可一讀伯爵之覆書伯爵勇毅強幹人也其文必折旋有氣勢少年與余暢談時復以小刀置於沸水之中及是取出以其溼氣淋漓之刃插入信箋折疊處是處卽用漆所封者手指靈敏刀僅數旋封已啓矣少年凝眸審視低聲言曰伯爵

手書之外尙有地圖一紙二物折疊而成此函故倍覺其厚少年展箋欲讀忽顧余而笑作諛詞曰末克司推墨君余今以此秘密函牘洩之於君者以君誠實也君忠於泰晤士報不避艱險爲之探秘君之勇毅有足多者故以秘聞相貺願君靜以聽之余今爲君朗誦霍爾斯朋伯爵之來函少年語畢即誦曰商約大臣閣下秘密文件屢承函索遲無以報至爲歉仄然此件關繫至鉅不敢不慎遲緩之罪諒之爲幸此件所藏之地至隱極密鄙人當親往取之且取之之時以深夜爲宜決於今夜往取此件閣下何時命人攜去望先賜告以便包裹折疊妥交來人然鄙人有一語上告閣下既接此件之後不可不什襲藏之鄭重守之蓋與吾儕爲敵者魔力至大乃一變幻不測之怪物也慎之慎之霍爾斯朋謹覆俟其讀畢余即低聲言曰書中變幻不測之怪物一語殆指而言也少年聞之視余而笑繼展地圖於桌而詳審之是時少年狀至凝靜良久乃言曰是乃阿爾梅尼博物院旁街市之道里圖也噫此處忽標一紅色點此點必有意義沉思有間少年目光忽閃爍若電大呼曰得之矣紅點所在卽大食種人占據西班牙時所掘之井也西人謂之大食古井嗟夫伯爵固熟悉馬突利中之道里者抑知余之輿地學亦不亞於君耶少年語畢卽持箋覆於銅鍋之上以受蒸氣少選封口之漆受溼而輒遂取下折疊之重封如故絕不留絲毫可疑之跡私折函牘之法靈敏輕便若是余爲之讚歎不置由是知天下人之最可怖者閒處著力空處著想之徒也少年封函既訖起立趨至繩牀之旁仍置是函於死者之衣袋中繼探手於囊取一小玻璃管管中盛以綠色流質少年持而搖之卽以管之一端插入死者之唇際傾其管而灌之余方驚視而少年歡然釋之曰五分鐘後是人之知覺復矣君試靜以觀之方知余言之不謬余歡呼曰

然則是人固未死也。少年聞而嘲之曰：是人若死，不能爲其主任遞函之職務矣。且余敢決是人既蘇之後，勤敏活潑，不亞於昔。遞送此函，能稱其職，不留絲毫遺憾也。語至此，少年若有所思，畧停頓，復言曰：欲使是人既蘇之後，不生疑慮，當昇之出室門，仍置原處。君願爲我助乎？夫死者復生，創聞也。余聞其言，樂不可支，欣然諾之。遂與少年共昇死者出門，置之路旁石砌之上。事畢，仍返小室。少年卽指一椅，謂余曰：末克司推墨君願君畧坐，尙欲與君暢談也。余欣然諾之。自晨起，以至此時，迭遭奇事，欲一一問諸少年，而頭緒紛繁，倉卒不得其緒。方欲沉思索之，而少年已先我而言矣。曰：末克司推墨君君之爲人，長厚敦篤，不愧爲英吉利人。余今悉以肺腑之言相告者，實欽君以此也。且昨宵赤室之旁，君曾爲我盡力。余烏可不報君以誠意乎？余曰：赤室之旁所見者，卽君耶？曰：君自離赤室之後，任人牽曳，若童穉然，憧憧往來，而懵然不知其故。余未嘗不憫君之勞，及君爲無辜女郎作不平之鳴，余又歎君之行義爲不可及也。少年言及女郎，余心砰然動，尼愛脫之容顏，似躍然現於腦。余是時爲榭中所見之慘狀所驅使，不禁大呼曰：辱此無辜女郎，君之用心，毋乃太忍？少年奮然躍起，悲愴之色溢於眉宇。若心有所不安而然者，徐徐言曰：先哲有言曰：吾人一舉一動，皆含殺機。洵哉是言。吾儕偶一舉足，卽有無數之微生動物爲我儕踐踏而死。然天不以此罪我儕者，知我儕非有意殺之。且知我儕亦無術遏此殺機也。然則今日之事，所繫至鉅，豈不有一二無辜因此而犧牲者乎？余烏能愛護一二人而廢大事乎？少年語至此，卽搖其首而告曰：今姑不必論此皆衍文耳。余今邀君至此者，欲君覩一奇事，異日登之泰晤士報，當令讀者驚歎也。余之功罪，異日自有定評。今姑無庸喋喋。君第觀霍爾斯朋伯爵僕隸既死復蘇之狀，以資消遣可也。少年

語畢側身向窗。目光自滿。蒙塵埃之玻璃。而外注。曰是人不久。即蘇。然尚有片時之暇。可從容爲君言。既死。復蘇之理。以破君疑。君知梅哈之爲物乎。曰是蓋毒草也。深山窮谷中之番獠。往往取其汁。傳於矢鏃。以之射人。無不立死。是乃最可怖之毒物也。曰是物固毒。然其汁若稀。尙不爲害。試傾梅哈汁少許於水。與以太（以太法文謂之 Ether。乃化學中原質之一）相和之。流質中則梅哈即化爲麻醉劑。第以咖啡精與糖相和之品。飲沉醉之人。即可使之復醒。以管盛梅哈汁。或其蒸氣。用力激射之。則被擊者。即醉倒於地。其狀若死。以咖啡精灌之。彼即醒而起。安善如常。以爲頃者。偶昏倒耳。少年語至此。即曳余至窗側。曰君試觀之。余遂審視道上。見頃置石砌之陳尸。今已起矣。彼方席地而坐。搖曳其身。昏然木然。狀若癡迷。彼之所以如是者。怪己何以忽臥於此。求其說而不得也。久之。是人之記憶力復其常矣。即旁皇四顧。且細察所坐之地。彼以爲己之仆地。必有人設計欲害之。審視良久。絕無所得。遂聳肩起立。既起。復徘徊四矚。仍無所得。遂徐行而去。狀至怏怏。

第十七章 余爲 Trust 信任之人矣

少年謂余曰。君今見之乎。余點首諾之。自余奉命探訪間諜盜約一案。離奇恍惚之事。充塞於余腦。今又加此一段奇聞矣。余方沉思。冥索將歷次所遭之奇事。排比貫穿。而少年復問曰。脫以此登之。泰晤士報讀者好之乎。余笑而答曰。此事至詭異。讀吾報者。安有不拍案叫絕者乎。曰苟有人焉。君於兩日中。三次見之。而其仇卒未一見。偷以此奇聞登諸報紙。則讀者益津津有味矣。曰君所指者。得毋 Trust 乎。曰然。曰余曾見三次乎。曰君試屈指計之。當知余言之非謬。昨日在柏烈渡博物院中。君所見之老人。即彼

第

四

集

也。曰：不圖此老即赫赫之。也。曰：昨夜君於赤室之旁瞥見一人瞬息即馳者。又此人也。曰：然則余與斯人僅遇二次。安得有第三次乎？曰：所謂第三次者，即此時也。蓋今日與君相對者，又此人也。余聞而駭詫不可名狀，噤不能聲。念今所對者爲一活潑精強之少年，棕色之面澤然光潤，約其年僅二十八與三十之間耳。與柏烈渡中所見之老人無絲毫相似之處。安得謂是一人耶？是時余兩手捧其首，自言曰：兩者之中孰爲真相耶？少年正色告曰：我悉以肺腑之言相告我之信君，可謂至矣。而君乃猶疑我耶？人謂君……少年語忽止。若有所隱諱。余急問曰：言者爲誰人？其謂我何？少年見余窮詰，忽變其調曰：是皆捕風捉影之談。余決不以此疑君。以君長厚，余所深信，頗欲與君爲友。君不棄余之幸也。君今問余何者爲真？則余實無辭以對。蓋昨日遊於柏烈渡者我也。今日立於此間者亦我也。孰真孰贗，余又烏能知之？矧吾人一身之中孰者爲真孰者爲贗，雖聖人不能言之。肢體髮膚皆隨時隨境而變易者也。前者爲真則後者爲僞矣。此處爲真則彼處爲僞矣。曷嘗有定評哉？故吾儕相交以名相與以心，而不必硜硜於容顏之老壯身材之高卑。願君深體此意也。余曰：獲交於君，余之願也。曰：旣蒙允諾，余心至樂。自今以往，君其無有疑貳之心乎？曰：頃者余揣摩足下語中微意，知君必於今夜往大食古井。曰：然也。余不欲於吾友之前有所隱秘。君所言者確中余隱。曰：然則君之所以待余者，其肫誠與否，即可於今夜證之。曰：是言何惜？君趣言之。曰：余頗願與君偕行。君其許我乎？少年搖首曰：是烏可者？余與君同行，則余之行動將以君故而不得自由矣。余聞而蹙額以爲是役也全歐安危所繫，而余不預，則余甚有負於我之主人翁泰晤士報矣。因告少年曰：實不敢欺君，雖不允余亦必往。聞之殊不怒，從容答曰：大食古井公

地也。無論何人皆可往觀。余甯能阻君之行哉。曰：若是則余願亦遂矣。曰：余雖不阻君之行，然君萬不可與余同往。余曰：君不願與余偕行者，得毋有所疑於我乎。曰：君不聽余言而強欲同往，則君之疑余耳。非余之疑君也。末克司推墨願君聽余言，慎勿輕相違忤。余不爲所動，從容答曰：我不爲君所囑。君之秘密余今盡知之。我蓋有兼人之力也。曰：善。君既自許，可以一當二。則君之足必四，以君四足追我，兩足必可及矣。此輕薄嘲諷之語，甫達吾耳而已。已不見矣。余愕然四顧，以爲少年飛去，遁逃之術，抑何輕捷也。審察良久，乃得其故。是室爲守圃者所居，故出入之門有二。前門通街，而後門達圃。後門左右皆板窗，用以蔽風板窗，闔時圃中光線無自而入。故當酣談時，余不覺此處有門。少年所立之處，卽門側也。彼乘余目光他瞬時，疾啓此門而出，迅速若電。余遂未之覺。余方欲啓門追此少年，忽聞門外有人置鑰於鎖竇中，其聲磔磔噫噫。竟幽余於室中矣。余遂狂吼若獅拳擊，而足蹴良久，門乃闢而門外之人已不知何處去矣。然余殊不以此人遠遁爲慮。蓋大食古井者，無可徙移之物也。知大食古井之所在，甯不能覓此人乎。故今之要策，首當訪問井之位置。然後從容設法，晤此狡獪之。則不難矣。是人亦間諜也。然志趣甚正，行義甚高。余殊佩之。今夜彼爲我莫吉利奪取密約，余誓必助之。縱非彼之所願而各行其志，彼亦無以責吾也。計畫已定，余遂出小屋，至蜀飛拉疾行而前，遵桑柔虎大道而歸。平和旅館一至館中，即可探訪大食古井之所在。故余急行而歸，不暇留戀也。

(上篇完)

稿 詩 卷 幾

秋齋夜坐寄懷天笑海上

七月江邨暑力殘，醉依新月坐秋寒。不辭涼露吹懷袖，
欲遣銀河灑肺肝。浩浩清輝星過天，寥寥清怨隔雲端。
平生已分蕭閒好，取次風光莫浪看。

天河五鼓響奇觀，星月無聲白露團。夜氣空庭浮露霽，
莽煙平楚浩漫漫。隔河霜灑沈逾澈，向曉詩心澹欲寒。
如此清懷消未得，眼前誰與惜幽驢。

社會小說

如

此

京

華

下卷

言情小說
情仇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叙一使館書記眷愛一女女已字人乃謀加害其聘夫而以一教成之鼠爲之作用搆成其罪又用催眠術愚弄此女使之入獄殺夫嗣經公私偵探誦出奸計所謀不遂畏法自戕事既離奇文亦談詭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社會小說
情孽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叙一女子誤解自由背其聘夫與一浪子私識借逃至滬詎愛盡寵衰旋爲浪子所殺聘夫力斃浪子旋亦飲刃而亡篇中事實離奇情節詭諧處處爲誤解自由者痛下針砭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悲哀情錄
紅悼翠悲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二分

黃生與其表妹書齋共讀兩小無猜翠柳樓頭茜紗窗下閨房諧劇有甚書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諒美人黃土齋恨窮泉公子繡衣委身古寺以之方石頭人物差與寶黛同情而文之纏綿悱惻亦自不弱於雪芹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義烈小說
費娥劍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爲清咸豐間事一紀姓家大婦淫蕩小星賢淑積不相容夫因攜妾出外適遭洪楊之亂以致離散妾始遇暴徒繼墮賊窟卒全其節後偵得大婦爲翼王下陳殺之以盡夫恥復力擊翼王不中而死讀之覺虎虎有生氣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苦情小說
玉如意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少年一女郎均有山水癖不約而遇陰訂盟約以玉如意爲質奈兩家各有繼母遭讒被錮相思成疾一醫生哀之謀諸俠妓計誘二人逸二人又多方誤會駢死山中醫妓反成佳偶情節離奇自是佳構 (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第十六回 紈扇佳人棄擲恨 縫窮婆子定情詩

却說鶴山見了那袖中一紙百練鋼腸便變成柔能繞指可知這紙是關繫最重的了只爲關係最重便不得不留這機關做個初集下卷的結束且說挹芬自經李伯純老名士賞識在前長鶴山公子續歡於後這一塵精室竟變了塊鼎內禁鬻位置愈高生涯愈冷偌大個皮肉門庭竟每況愈下有人說小鳳這句話差了京城裏頭屯着數萬的部曹除了到部籤到以外在辦公室內昏盹盹打了個磕銃醒轉來時那一個不驅車走馬向胡同中尋蜂覓蝶現放着個名滿縉紳的豔妓那得不拚着性命的來死嗅餘香不知道那位老名士李伯純是個著名醋罐子不要說是個心上溫馨的挹芬便是他本籍家中的一花一草也不許擅動一動如今內倚故舊之親外結君臣之重縮了國家重權這些知風識趣的部曹那里還敢與挹芬厮近犯着割靴的嫌疑所以每過挹芬門首都說此中有人急急疾趨而過倒像逗留半晌便有考成關係的一般那些部曹便眼看挹芬雪亮的銀牌不敢問津了再有些附庸風雅的小名士平日也算京中獵豔偷香的妙品聽了挹芬兩字未嘗不涎垂一尺只可惜被鶴山猿臂善射早已一箭中鵠那些名士先生都半是在鶴山肘下作生活的一聽津浦道中攜手北上的豔史便把舌頭伸出了三尺說這是魏武席上的窈妃呢不要說真個銷魂了便是無端平視也要像磨磚公幹的呢從此除却鶴山到院做個繡襦記裏扶頭的樂道德外再也不敢多走一步你想京裏除却這部曹名士兩種人趕車

第 四 集

的有釘棚買賣的有茶室誰還敢自負太高的來挹芬家走動呢偏是那位伯純先生是在人面前言規行矩自比黃石齋再世的非時會湊巧得兩三言行無諱的知己不肯到來鶴山又內懼愛妾外戀變童平日取精用宏慣的不暇日夕顧問挹芬生涯那得不清淡起來這天晚上鶴山在挹芬家小飲了一回一個是慕伊榮華願呈色相一個是憐他秀慧脫畧形骸不盡的郎情似水妾意如雲鶴山臨走時攜着挹芬笑道留些豔緒充個他年並帶罷挹芬聽了非常熨帖歡歡喜喜的送鶴山走了接着沈寡婦一脚踏了進來笑問道長公子今天總賞下來了挹芬道急些甚麼呢寡婦道敢還沒丟下個大錢麼挹芬道媽又來了絆得住這樣人兒還怕少了喫的穿的你老人家放心着罷寡婦變色道吓我早知你這蹄子變了哩你自己想想看茶哩飯哩養到你什麼大丟了臉做這營生兒難道備犧牲着充大官大府白樂的麼我今天告訴你從他同一個甚麼姓李的踏進門來人家誰不說沈家女兒爬上來了却貼茶貼酒的不算還被這一老一少的殺才趕掉了不少主客先前倒還好有時沒時開發些出來如今竟一個大錢也不擦把刮地皮手段施到窰子頭上來了你還說不怕沒喫沒穿呢說完氣咩咩的坐在個椅子上抽煙挹芬心裏自想真個近來走動的人少了怪不得他着急起來只是那些人又不似平常饞貓兒計次算錢圖快活的看他們這些行逕煊煊赫赫的幾曾想到搗兒愛鈔的話來歡喜時將鈔票成札的丟下了有時又瞧着人似應分當差的一般一錢不名的走了偷伸手問他們要時保他們不眉眼一睜說瞎了眼珠的連個大人公子的身分也瞧不出來麼只是媽又那里知道這些呢一面想一面少不得把話慰着寡婦又把鶴山臨走的話說給他聽了寡婦纔有了些笑容只見一個丫鬢匆匆的送上了封信

來說是長府送來的呢。寡婦歡歡喜喜的想是好消息來了。將信一手搶來亂撕亂拆的把信拉將出來。睜着眼睛看時却一字也不識。笑嘻嘻的送到挹芬面前道好個磨煩的公子。曲鱗般的寫了些甚麼話兒。你比我多識些字。看着講給我聽罷。挹芬接來看時却也一個字不識。只知不是叫條子的。便道喚阿狗來看罷。他到底當了幾年的嫖賬。怕還識得呢。那知把阿狗喚進來叫他看時也是個目睜口呆。說這末一個不是人字麼。寡婦一口唾沫道。呸。識得個人字也。老着臉算是當賬的呢。狗兒嬉着臉笑道。我雖不識這些字。現放個大名公在這兒。怕甚麼呢。看官你道大名公是誰。便是那新取乙等知事的席終南哩。他因誤了船期。還沒有動身。却好來望狗兒。現在狗兒屋子裏。寡婦忙叫狗兒領他進來。狗兒笑着出去不多一刻。便領進個候補知事席老爺來。只見他個瘦弱。向挹芬母女請了個安。嘴裏說道。昨天辭行。却遇嫂子同小姐忙着不敢進來。天可憐見似的。把船期誤了。教卑職到底見着一見呢。挹芬聽了。止不住幾乎笑將出來。寡婦道。老爺說甚麼話呢。坐着罷。我這兒有封長府長公子的信。字寫得潦草了。要請老爺看着講一遍呢。說時把那信紙遞給了他。終南一聽是長公子的將腰伸長了三尺。恭恭敬敬捧着道。長公子的信麼。這是九天珠玉。輕易不落人間的呢。一壁說。一壁看登時面色一變。戾氣勃發。道不可說。不可說。挹芬見了他神氣着急。道有甚麼不可說呢。你也講個明白啊。終南向着寡婦道。嫂子。你留心扶穩小姐仔細着。量去我講出來時。小姐要大氣。特氣動千古未有之奇氣呢。挹芬又急又笑道。你快攔着。嚼蛆講罷。終南不得已纔正襟危坐的道。侯門長公子之門也。我者自謂也。深如海言欲入其門。如入海之難也。從此蕭娘是外人。嗚呼。傷哉。公子不復來矣。挹芬這幾句原還聽得懂。不覺真個啊呀。

一聲。輕。哈。哈。的。向。牀。上。躺。下。了。寡。婦。同。狗。兒。却。還。是。個。不。明。白。向。終。南。道。曉。得。你。是。個。老。爺。了。文。縐。縐。的。掉。這。文。還。請。你。簡。直。說。了。罷。終。南。沉。吟。着。想。我。這。菘。豆。般。官。兒。原。是。裏。脚。帶。上。帶。來。的。如。今。窰。姐。兒。碰。了。



回。頭。看。着。挹。芬。時。只。聽。挹。芬。喘。着。氣。道。這。怕。不。是。長。公。子。寫。的。但。既。有。這。信。時。總。有。個。人。在。那。里。佈。置。着。便。要。探。個。消。息。去。他。既。說。了。候。門。似。海。去。也。不。中。用。聽。說。那。津。浦。車。上。的。鄭。爺。鄭。甘。棠。昨。兒。進。京。了。倒。還。

完。不。住。的。歎。息。寡。婦。聽。了。一。嚇。了。長。公。子。不。要。你。家。姑。娘。了。說。了。定。神。攢。眉。歎。氣。的。道。不。中。用。了。請。你。講。個。明。白。呢。終。南。纔。定。兒。向。肩。上。一。拍。道。你。怎。不。說。話。會。着。狗。兒。沈。寡。婦。的。話。却。給。狗。一。個。人。呆。呆。的。想。着。那。里。還。理。取。消。了。知。事。便。是。剝。膚。之。痛。呢。緊。我。席。終。南。偷。爲。着。脚。帶。關。係。窰。姐。兒。取。消。了。公。子。寵。眷。不。要。無。花。果。呢。還。不。趕。緊。候。補。去。這。個。薄。倖。郎。知。事。老。爺。合。喫。了。個。

不。如。找。他。去。罷。終。南。搖。頭。掉。文。道。鄭。小。國。也。介。於。兩。大。之。間。說。還。沒。完。被。寡。婦。搶。白。着。道。老。爺。你。請。便。罷。我。們。的。事。要。煩。着。你。詩。云。子。曰。的。怕。太。屈。辱。了。簇。新。知。事。呢。狗。兒。忙。將。終。南。一。拉。硬。趕。他。出。去。了。挹。芬。母。女。兩。人。那。天。密。議。了。幾。個。更。次。便。連。夜。吩。咐。狗。兒。叫。他。明。天。請。甘。棠。去。其。實。這。時。的。甘。棠。新。膺。寵。命。累。受。榮。階。忙。着。報。恩。酬。德。奔。走。國。事。還。來。不。及。那。里。還。有。甚。麼。工。夫。來。管。些。閒。事。呢。原。來。甘。棠。是。個。這。時。著。名。的。幹。員。他。讀。書。的。時。節。讀。了。幾。篇。時。務。策。論。很。自。命。不。凡。有。一。次。在。上。海。迷。了。個。縫。窮。婆。覺。錢。塘。蘇。小。本。是。同。鄉。引。到。他。到。自。己。讀。書。的。那。個。學。堂。門。口。托。着。縫。衣。補。襪。一。到。五。點。鐘。以。後。便。出。來。厮。混。居。然。被。他。撈。摸。到。手。了。得。意。的。了。不。得。還。做。了。幾。首。定。情。詩。裏。邊。有。兩。句。道。妾。自。補。衣。郎。補。恨。竹。籬。矮。稅。倚。斜。嚙。後。來。被。監。學。知。道。一。頓。竹。片。把。他。情。人。逐。去。還。把。他。懸。牌。記。過。他。便。調。唆。着。同。學。道。反。了。反。了。這。監。學。專。制。到。極。點。了。我。們。不。竭。力。保。護。這。平。等。自。由。四。字。將。來。為。奴。為。隸。做。不。成。二。十。世。紀。的。主。人。翁。呢。監。學。聽。得。這。些。風。聲。便。將。他。除。名。斥。退。那。時。正。是。上。海。警。鐘。被。封。風。聲。鶴。唳。的。時。候。他。覺。得。為。了。縫。窮。婆。斥。退。是。不。像。志。士。的。便。撒。了。個。大。謊。扁。舟。一。葉。投。身。到。個。吳。江。朋。友。處。說。虜。廷。指。名。大。索。不。得。不。棄。學。潛。行。中。原。荆。棘。不。可。久。居。從。此。以。後。將。投。身。海。外。大。志。不。遂。誓。不。再。回。只。長。途。萬。里。旅。囊。尙。空。哩。那。位。吳。江。朋。友。信。是。真。話。殷。殷。勤。勤。的。款。待。了。他。一。夜。到。明。朝。送。了。個。極。豐。的。程。儀。他。纔。歡。歡。喜。喜。的。走。了。後。來。不。知。怎。樣。便。際。會。了。這。長。鶴。山。有。一。天。正。忙。着。忽。見。一。個。人。突。然。進。來。真。是

已。看。知。事。襄。裳。去。又。見。將。軍。拂。袖。來。

第十七回 灌夫罵人何嘗真醉 屠兒善價別寓奇文

却說甘棠正很得意坐在那里忽見一個人直闖進來立在面前笑道恭喜哩天大的富貴在後頭還坐着麼甘棠一看見是個極有勢力的人忙立起來那人向袖中取出張紙來甘棠接來看時不覺喜逐顏開將這張紙接了忙請他上坐那人笑道不必罷你趕快預辦動身好好做事去我還有要公恕明天不能送行呢說完竟自走了這一夜的甘棠直忙得個不了鎮夜沒閉眼一到天明便搭京奉車南下那時國泰民和四海一家便是江南一帶有些不靖幸當軸的思患預防爪牙密布也不致鬧成亂子所以萬里笙歌竟太太平平的捧着甘棠南下不到四五日便到了古苻離離故鄉不遠甘棠自念自當年學堂斥革以後畏着里黨清議不敢回家那些鄉曲父老早把自己斥爲異類如今受貴人密命衣錦歸來正不知有幾個前倨後恭的蘇嫂倒不如趁便一走享受他們的十里郊迎主意已定便一封信去向苻離警廳借了兩名警察軍裝煊赫裝點些闊官態度便威威武武的迂道還鄉果然男的女的少的都張目吐舌道生子當如鄭家兒不是祖宗積德那里生得這寧馨兒於是送酒送食問寒問熱登時把甘棠家裏的兩扇破門都擠壞了甘棠這時趾高氣揚聚了許多父老開筵席半酣執杯傲睨笑顧四座道數年不見不覺都蒼老了許多回想當日讀書時節誰比我聰明又誰比我老成那知風雲一變竟徬倖做了吳下阿蒙讀漢高孰與仲多一語真個出人意料呢衆人闕然道賀正一陣拍掌歡呼中外邊徠僂婆婆的進來一老人拭着老眼直趨筵前道老夫也來見識見識鄭甘棠是甚麼樣的貴人呢說時出人不意的將桌子一拍道吓我道是甚麼貴人原來還是這賊樣子說完箕踞上坐睜目直視道鄭兒你今天也算得意麼溯自王綱解紐以後亂臣賊子乘時蠶起干戈凶歉一歲數興老弱轉溝壑築點入萑

荷死的亡的何止數千你也是個人啊既記得着家鄉應該記得父母怎樣的養大你來現對着故鄉清
 白父老倒來裝威作勢的驕人麼咳賢奸倒置連你這樣人也會充起官樣來怪不得烏龜王八都要一
 日三遷呢甘棠正興會淋漓的時候不防從外面撞進這人破口大罵不覺面紅耳熱頽然坐在椅上一
 句話也答不出來那老人益發大聲道我曉你這次南下總又包着滿腹禍心助桀爲虐的來挑撥大亂
 呢我這兒是窮鄉僻壤恕容不下你這貴人還請揀個熱鬧地方施展去罷說完回顧四坐道我們鄉下
 人懂得甚麼只廉恥兩字是還家的家裏那里沒酒喝却來充監子清客依我說還是丟了走干干淨淨
 的各尋本分罷說完立將起來當先向外一班父老聽得這一場話如鑽刺心一閃的散了只留下個甘
 棠氣得目瞪口呆呆好一回纔回過來道這算是甚麼事呢一場打癩到天鼠一般的丟了故鄉吩咐兩
 個警士還去自己沒精打彩的向江南來這一段故鄉悶氣直到渡江時節眼看着百里名城旌旗雄壯
 纔漸漸的消釋了一過江且不進城先在下關歇了一夜這一夜覺得粉痕脂屑都半鄉音燕瘦環肥恣
 人去取比較外向縫窮婆做定情詩時候得意了許多到明天橫豎沒事正好勾當公幹便車馬煊赫的
 進城投刺崇轅招待頗盛甘棠一面將密令給幾個要人看了幾個要人覺得他官職雖不高既膺重任
 便是得罪不得的一律每到必見每見必先有時留在衙內喫飯也是招朋集類待如上賓甘棠心裏想
 不料我這鄉里唾棄的鄭甘棠竟風銜到如此可惜沒拉使酒罵坐的老頭兒來見也顯得我原是知
 遇之隆不可一世的呢在江南混了幾日便到上海把密令上的職務一一趕完然後伸手躺脚尋樂起
 來一天走過雲南路記起那時同長鶴山在靠街樓上精室裏邊真個無酒不香有花皆豔便低回往復

第

四

集

的寫了封信給鶴山後邊還寫了幾句道心事已了轉瞬便可發現十日以內海上苟有驚天動地事出現請公南向酌一杯酒賀我成功果然不上幾日上海便生出了件奇奇怪怪事來原來上海有個著名的豬仔販姓水字尙白他原是犯過案驅逐出境的人後來遇了恩赦便捲土重來祕密幹這營業不知怎樣居然認識了甘棠志同道合自然日漸親熱起來一天甘棠接了個密電便匆匆來尋尙白道前天替你介紹的一注買賣如今那人已答應了只不知你豬仔是分幾種程度到底中用不中用的呢尙白道那里沒有程度的分別你要那一種便給你那一種便了甘棠道價錢呢尙白道這須程度分別呢譬如你要下等的這人數便應多些價錢也略貴只這一種貨現因各地需用的甚多早分售開去倘要大批時怕一時還湊不起來我看你所要的還不見得是這種倒不如把這兒蘆着的土貨一古腦兒買將去包你合用呢甘棠聽了正中下懷道士貨原也好只全是土貨也用不着許多不如我包給你辦將土貨客貨三七搭着限三日內開單算賬尙白道那里便要得這樣急甘棠正色道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啊你不知道現在這批貨是等着用的不要說三天便是一天半天也不算甚麼從容呢尙白笑道從沒聽過買豬仔限過時候的你這豬仔是充甚麼用的呢甘棠歎道你還不知道麼現在正是工事忙迫的時候遲一日有一日損失那位買豬仔的不要說他一生富貴榮華在這幾個豬仔身上便是他子子孫孫千秋萬世也全靠着他們俗說的好船到橋落篷梢什麼不急呢尙白聽這幾句已明白了七八分自然唯唯答應真個不上三天把許多著名土貨夾着些客貨開單送到甘棠那里甘棠接賬一看果然有許多著名土貨在那里歡歡喜喜電告買者那知限期太迫了尙白少不得開了些虛賬在單上不到

幾日那些猪仔也有說雇價太賤的也有說身家清白不願做這辱沒祖宗的生活的尙白便發急起來尋甘棠商議甘棠也知了這件事心裏想這原是件奇妙不測的事情便再多些不願意我經手的事情總過了門了只尙白那里却是個減價剋扣的絕好機會不可放過了他却好尙白來了甘棠便用着引滿不發的法子將尙白一頓抱怨又說纔荷着天高地厚的恩將驅逐出境罪名取消了却又弄起古怪來可憐水尙白滿腹聰明禁不起鄭甘棠幾聲恫嚇便情願把原價打了八折把兩分讓給甘棠贖了個心情糊塗措止乖方的處分纔算了結只這件買賣雖打了個八折尙白到底賴着日月末光登時發跡買了所極大房子車馬煊赫的充起上海闊寓公來這是後話不提再說甘棠待這件買賣一成星夜搭車北上正是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不上幾日到了北京把自己經手的事件交待清楚那猪仔主人自不要說了便那天晚派人傳令的貴人也非常獎飾說韓信當日一日下齊七十餘城還不及卿不血一刃撫遍東南便將甘棠敘功紀績升了一級京裏那班忙着沒事的官僚一聽這個信息便如蠅集臭要替甘棠稱觴慶賀起來甘棠那裏肯推辭自然滿天快活的籌備到那一日天清氣朗賀客如雲招遍都下名伶奏歌侑酒真是

黃鐘毀棄雷鳴釜 一樣笙歌有是非

第十八回 尊前人是戲中事 眼底文多絃外音

却說鄭甘棠列燕稱慶之日正長鶴山遺詩決絕之時那天正悶得慌着聽說甘棠家裏很熱鬧便想昨夜這事原出於不得已的甘棠是個當時介紹人料他也脫不了這關係倒不如找他去散悶或者有一

第 四 集

個商量主意已定，便吩咐外邊備車，自己向夫人面前敷衍着一回，託故出來，忙忙到甘棠那里，還沒到門口，早聽得車馬喧嚷，笙歌繚繞，只是一件奇怪，鶴山的車纔進巷口，那些車馬都靜悄悄的，兩邊卸了開去，登時滿街寂靜，讓鶴山的車中間過去，到得門首，已先有幾個管差的領着冠帶整齊的家人排列在兩旁，還沒投進帖去，甘棠已迎將出來，直趨至車門口，把鶴山捧將出來，道：「怎你也來了，快進去聽戲罷。」鶴山一壁下車，一壁笑着道：「你好有這樣的盛會，也不關照我。」一聲撇得我在家正悶得慌呢，說着便向裏邊來，有幾個貼身跟着的，隨了進來，甘棠笑向他們道：「各位在外邊隨便喝一杯罷，公子是不客氣的，有我替你們侍候着呢。」說完，領着鶴山一曲一折的進來，還沒上廳，早有班人哄然笑迎上來，鶴山一看見，都是些熟人，連李伯純都在那里，便嚷道：「你們好意瞞了我，樂起來哩。」人叢中一個直笑出來，道：「誰瞞了你？只怕你倒瞞着了。」人在那里將詩簡弄得人家啼笑都非呢。鶴山看時，不覺心裏一呆，原來那人正是忘年同靴的老名士李伯純，只得岔着別話，上了廳事，見自己的坐位已預備在上首，鶴山見有許多父執老輩在裏頭謙讓，一回纔就席坐了。那時檯上正演着陳璐玉、黃佩秋的雙搖會，把閨中爭寵情事摩寫得盡情極致。伯純在隔座回頭問鶴山：「道花爲薄命蝶，本鍾情一夕春風，你何苦鈴旛自解呢？」鶴山默然不語，却好甘棠走過來招呼，見鶴山不歡樣子，忙要替他叫搨芬，却先見伯純的條子已發去了。做主人的別的不妨，就只這件事却不能決然出口，虧他是七伶八俐的，早打定了主意，笑向伯純道：「老伯講的是甚麼？」啊，伯純歎道：「我說鶴山世兄忒煞狠心，我輩徵歌賞舞，原看做到眼風花，昨天不知爲甚麼事，竟把搨芬絕了。」甘棠忙道：「這原不該呀，只天幸今天硬挨着老伯，叫了搨芬，有這一來，老伯怕不能。」

多。移。我。玉。愛。作。伊。冰。媒。麼。說。完。撫。掌。大。笑。却。一。眼。看。着。鶴。山。覺。得。鶴。山。眉。目。間。舒。展。了。許。多。便。跑。開。去。了。不。一。刻。搨。芬。來。了。登。時。采。聲。雷。動。那。知。他。一。眼。看。見。鶴。山。便。雙。淚。熒。然。凝。眸。苦。注。在。伯。純。那。里。請。了。個。安。



被。公。子。驚。碎。了。鶴。山。不。覺。淒。然。欲。絕。忽。見。一。個。絕。色。伶。人。走。向。自。己。身。畔。請。了。個。安。道。請。公。子。賞。一。齣。罷。鶴。山。見。是。腕。芬。心。裏。更。覺。得。難。受。却。又。不。好。被。搨。芬。看。破。行。逕。的。一。時。新。愁。舊。恨。拼。成。一。念。竟。把。知。覺。失。

便。走。過。來。撫。着。鶴。山。的。肩。慘。然。道。公。子。你。怎。要。起。搨。芬。的。命。來。說。時。低。垂。粉。頸。幾。乎。下。淚。鶴。山。搖。頭。歎。道。這。教。我。怎。樣。同。你。說。呢。伯。純。早。已。看。見。心。裏。兀。是。有。些。不。舒。服。只。礙。着。鶴。山。面。子。只。得。笑。向。搨。芬。道。公。子。是。我。世。交。你。就。坐。在。那。里。招。呼。着。原。同。招。呼。着。我。一。樣。的。呢。搨。芬。便。向。鶴。山。身。側。坐。了。下。來。不。敢。多。說。只。拏。着。鶴。山。的。手。教。他。向。自。己。胸。前。背。人。按。着。低。道。搨。芬。這。心。

第

四

集

了。想。不。出。甚。麼。戲。來。隨。口。道。就。是。那。金。雀。記。的。喬。醋。罷。腕。芬。見。他。獨。點。了。這。一。齣。早。領。會。了。一。半。向。挹。芬。微。飄。了。一。眼。翩。然。辭。退。挹。芬。聽。他。點。了。喬。醋。把。纖。手。不。住。將。鶴。山。的。手。搓。着。却。把。衆。人。看。得。呆。了。偷。別。個。人。做。出。這。行。徑。來。時。早。已。全。體。鼓。噪。嚷。起。罰。酒。來。了。獨。有。鶴。山。面。子。上。却。發。作。不。出。只。好。向。背。地。裏。啾。啾。唧。唧。的。議。論。甘。棠。是。個。主。人。勢。不。能。不。管。些。閒。事。便。攔。住。腕。芬。攜。着。他。的。手。笑。道。乖。乖。的。成。日。價。問。我。要。長。公。子。今。天。可。交。結。你。了。腕。芬。紅。上。雙。腮。酣。然。一。笑。道。啐。你。替。我。規。規。矩。矩。的。陪。客。罷。要。差。了。點。時。偌。東。首。上。坐。的。不。是。姜。大。執。金。吾。麼。看。他。會。走。下。坐。來。拉。你。交。校。尉。老。爺。們。呢。說。完。奪。手。走。了。不。多。一。刻。喬。醋。上。場。腕。芬。扮。着。潘。岳。夫。人。半。瞋。半。喜。的。只。向。鶴。山。唱。來。把。衆。人。聽。得。涎。垂。一。尺。連。那。位。姜。大。執。金。吾。也。隔。坐。向。鶴。山。笑。道。勸。世。兄。以。後。割。愛。些。兒。罷。不。然。怕。腕。芬。不。易。給。你。罷。休。呢。鶴。山。一。面。含。笑。應。着。一。面。細。嚼。那。曲。中。神。味。竟。同。昨。夕。一。般。只。腕。芬。那。一。付。嬌。喉。豔。韻。到。底。比。夫。人。勝。了。許。多。不。覺。悠。然。神。往。把。昨。晚。信。誓。全。忘。了。只。向。檯。上。腕。芬。癡。癡。笑。着。挹。芬。明。知。個。中。必。有。個。絕。妙。的。機。鋒。只。一。時。不。敢。喝。破。只。得。把。話。去。打。斷。他。紅。氍。毹。上。心。事。那。知。鶴。山。呆。呆。的。直。看。到。潘。岳。夫。人。進。去。了。纔。回。頭。向。挹。芬。歎。息。道。你。當。知。這。戲。中。人。是。眼。前。事。哩。說。完。立。起。身。來。想。走。挹。芬。含。淚。請。他。到。自。己。家。去。鶴。山。答。應。了。甘。棠。伯。純。見。鶴。山。立。起。身。一。齊。走。過。來。攔。住。他。伯。純。道。還。有。文。章。沒。給。你。看。呢。便。一。手。拉。着。鶴。山。一。手。攜。着。挹。芬。走。過。慶。祝。的。正。廳。來。只。見。燈。燭。輝。煌。錦。繡。掩。映。中。間。供。着。尊。元。首。攝。影。下。邊。懸。着。塊。金。質。采。綬。的。勳。章。在。鶴。山。自。然。司。空。見。慣。甘。棠。則。已。覺。得。榮。寵。非。凡。了。兩。邊。掛。着。許。多。幃。屏。諒。來。總。是。京。裏。大。官。關。府。送。的。居。多。伯。純。却。指。着。上。首。朝。西。一。幅。祝。辭。道。六。十。老。嫗。最。會。倒。綳。孩。子。世。兄。你。是。個。海。內。賞。鑒。家。請。你。讀。一。遍。罷。鶴。山。走。近。前。

去看時却是篇絕妙的散文便讀將起來道

今天子御宇之歲君以關東豪俊徙至自淮揚能以術遊公卿大夫問衆稱之曰能舉以告天子曰昔鄮侯以發縱指示獲上賞朕嘗薄之世之豪俊苟有從予遊者今國家多難誠欲得追獸者耳君曰唯乃試以事無不克者天子乃進而命之曰國有常刑亦有常賞今江以南狐鼠之所窟也昔益烈山澤禹鑄魑魅勦旃無方朕命君乃道河洛涉江漢下贛皖而東越一月功成歸命蓋已盡攬東南之秀於王庭矣天子稱之曰能克懋爾績朕能富貴爾邦人士之聚都下者謂君爲榮稱觴爲君祝予維天命所在乘時以立功者之別有慶焉乃爲文以祝之曰嗟乎民之好惡庸有常哉得一豪雋者假威力以爲驅謳歌且隨之矣大江以南聖主所謂窟宅狐鼠者得君一行隼鷲梟獍盡登於明堂然則天下事亦大可知矣司馬遷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吾今乃知之雖然士之處功名亦大難也今天子起行陣好與下同甘苦必能垂霖澤於無既顧法非陛下所立亦非臣所立昔人有能言之者君倘懷然念之哉吾聞諸古之祝人者曰歌於斯哭於斯聚骨肉於斯君倘懷然念之哉淮陽李伯純拜祝

鶴山讀完不住贊道好大手筆現在的祝辭那里有這種古茂讜直伯純拈髯微笑道世兄原是個識者只老夫却不敢當此謬贊哩說完自己得意揚揚的激昂頓挫讀了一遍向挹芬道前天給你的那紈扇呢挹芬笑道公子早讀過了還說是獎勵得太過怕我受不起呢伯純不覺大笑道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自問口舌生澀取笑大雅只自覺比那些時髦名士還勝一籌呢因回首向鶴山道我們一起到挹芬家

去罷。鶴山那里肯不依。便含笑應着。仍攜了挹芬走到席上。草草坐了半刻。便同伯純辭了甘棠。先吩咐自己的車。照例候着自己。便搭着挹芬的車走了。真是

別有情懷留不得。同車有女出東門。

第十九回 妖怪娶妻莫名其妙 怒馬歧路突如其來

却說伯純同鶴山出來。正預備向挹芬家裏去。忽見一個人直迎上來。喘着氣道。那里沒尋過大人。却在這裡呢。伯純見是自己的當差。忙問做甚。那當差道。家裏出了妖怪。哩。伯純聽了。不覺一呆。當差接着說道。這妖怪妖法大得很。現把姨太太剝乾淨了。捆在那里呢。伯純聽到這句。登時雪白的鬍子旁邊。泛出兩朵紅雲來。又羞又惱。道。吓。那里有這些事。還去仔細你的皮罷。鶴山見這個樣子。知挹芬那里是獨去定了。便勸伯純回去。伯純紅漲着老臉。勉強敷衍道。這是那里來的混賬話。兄弟雖不會治家。只這鎮壓門內的威力。還有那里會跑出這不識時勢的妖怪來。一路說一路早踏。上車兒匆匆歸來。可惜天公渴睡。沒知道這老名士。心內着急。不然也合差費長房下世。把地縮成咫尺。哩。好容易一到門口。連跌帶走。趕到上房。不覺倒抽了口氣。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眼見着自己姨太太。真個裸着上身。捆在牀柱上。只向着自己冷笑。伯純仗着通經博學。勃然向着他道。朝廷命官。自有百靈呵護。你是個甚麼妖精。却敢來擾亂我的治安。說完。上前來把捆解開。姨太太忽然清醒。向被窩裏一鑽。門外隱隱有人笑着。伯純那里理會。只餘怒未息的。向四壁瞧着。一時僕從星散。燈影幢幢。不覺自己有些膽寒起來。忽聽得一縷哀絲。從被窩中微微颺起。姨太太竟在那里嗚咽起來。伯純只得強作少年溫存。慰語把前事都忘了。原來伯

純那位姨太太是個再醮過來的丈夫未死以前因忒賢慧了一封休書將他休去他原也有些憤激從此長齋繡佛懺悔生前只可惜色相未空凡思易動禪心假作沾泥絮又向春風舞鷓鴣的竟充了伯純下陳只伯純是個頹唐白叟那里供奉得周到近人詩上說的中年妾似方張寇怪不得姨太太有些自由博愛起來別樣不要緊只這件事是憑你甚麼名士脫略不來的況伯純身為顯宦體面攸關少不得對着姨太太有些抱怨姨太太心裏明白却只說不出苦來那天伯純正出去着忽有個絕俊的當差當面獻了條妙計道南方畏五通北方畏狐狸偷捨得這兩字虛名真個想百年美眷這妖怪二字是捉摸不着的正好請他充個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呢姨太太聽了這話居然采及芻蕘京城原是個取精用宏的地方那一件沒有不上一日居然被姨太太着了個妖怪登時帷開風動燭滅燈銷一陣脚步聲飛也似向上房奔去接着便有人見姨太太雪膚袒處蕪澤微聞嬌喘停時情絲牢縛衆人不覺慌了當先一個伶俐俊俏的家人嚷着道不好了這不是遇着妖魔我們莫犯他犯他時會尋上自己婆子去呢老大人是簇新大僚這金紐紫綬的印兒凡人見了也會頭脹敢還壓得下妖怪來呢說完飛一般來找伯純伯純好容易把妖怪叱退比平日加幾分的憐惜來慰姨太太姨太太洩瀾滿枕道大人須索救妾妖怪被叱以後恨恨的說早晚便來攜妾向洞府深處呢伯純聽了也自喫驚却礙着正印官的面子不敢說出喘吁吁的着意保護了一夜到早上起來向牀畔一看止不住失聲驚駭道那小鐵箱呢登時覺得一陣心痛把滿身精神抖擻起來要喚人查問姨太太在牀上霍的坐起硬把伯純的口掩着道大人便忍棄妾也應顧着自己生命還是莫聲張罷伯純驚問爲甚姨太太哭倒懷中道也是妖怪做出來的

第

四

集

呢。他。說。仙。界。不。日。大。計。依。自。己。資。望。原。得。升。擢。上。天。只。聖。母。那。里。的。運。動。費。還。沒。法。籌。措。故。特。來。一。借。還。說。天。下。多。美。婦。人。原。不。是。定。戀。着。妾。的。只。爲。這。筆。借。款。上。纔。紆。尊。降。貴。借。易。妻。之。誼。加。大。人。以。同。靴。之。榮。呢。這。幾。句。話。直。把。伯。純。氣。得。目。瞪。口。呆。好。一。回。纔。向。空。大。罵。道。你。這。畜。生。也。懂。得。金。錢。運。動。麼。便。要。運。動。時。有。本。領。自。己。對。付。去。却。找。上。我。來。我。可。不。是。犧。牲。自。己。權。利。替。人。家。運。動。的。馱。子。你。不。快。將。箱。子。還。來。我。決。不。甘。休。誰。又。喜。歡。你。這。同。靴。虛。榮。呢。那。知。伯。純。還。沒。說。完。妖。怪。又。來。了。姨。太。太。登。時。自。揪。自。摔。道。你。罵。我。麼。人。間。拿。着。人。錢。充。運。動。費。的。正。多。着。呢。就。現。在。最。闊。的。人。不。是。積。銖。累。鎊。的。在。那。預。備。將。來。大。舉。麼。他。那。里。向。人。謝。過。了。半。聲。便。我。就。效。法。不。得。麼。我。不。看。新。人。面。上。還。把。你。這。寵。姬。撕。個。成。片。呢。說。完。姨。太。太。大。叫。一。聲。便。暈。了。過。去。却。好。那。些。伏。侍。的。纔。起。來。聽。得。上。房。又。起。了。風。潮。一。個。個。躡。手。躡。腳。的。走。了。進。來。只。見。伯。純。頹。然。倚。在。榻。上。歎。道。你。們。快。喚。着。姨。太。太。罷。衆。人。七。張。八。嘴。的。亂。喚。着。姨。太。太。居。然。悠。悠。醒。來。却。閉。着。眼。鳴。咽。伯。純。見。了。這。種。形。景。覺。得。滿。眼。半。憂。再。也。躺。不。住。便。搖。頭。歎。息。的。走。出。上。房。不。想。一。脚。跨。出。房。門。却。同。一。人。撞。個。滿。懷。心。驚。慣。了。的。人。以。爲。又。是。妖。怪。來。了。那。知。那。人。啊。呀。一。聲。連。退。幾。步。伯。純。睜。眼。看。時。原。來。就。是。昨。夜。來。找。自。己。的。俊。俏。當。差。伯。純。勃。然。問。做。甚。麼。當。差。的。囁。嚅。道。奴。才。聽。得。上。房。又。出。了。事。預。備。來。侍。候。着。的。呢。說。時。見。伯。純。喘。吁。吁。的。便。扶。出。他。到。書。房。來。伯。純。因。問。他。昨。天。來。找。時。見。妖。怪。怎。樣。來。的。那。當。差。道。嚇。也。嚇。壞。了。那。里。還。知。怎。樣。的。來。大。人。怎。不。問。上。房。丫。鬢。去。伯。純。原。裝。着。一。肚。子。悶。氣。只。找。個。人。來。晦。氣。自。然。遷。怒。着。道。吓。你。會。挺。撞。主。人。麼。還。不。給。我。趕。着。滾。我。這。里。用。不。着。你。當。差。的。冷。笑。道。大。人。也。不。犯。來。找。下。人。出。氣。啊。我。偷。知。道。妖。怪。來。時。也。不。給。他。弄。得。姨。太。太。到。那。樣。哩。伯。純。那。

里還忍得住一疊連聲喚滾那當差從容不迫道大人既用不着奴才奴才自然會走呢說完請了個安竟自出去了那知當差這一去如有電話一般把妖怪又喚了來登時上房內姨太太又帶罵帶笑的鬧將起來說妖怪已打發花轎來迎娶了我不去時說要大人的命呢這時真把個伯純急得沒法忽然記起東華門外有個日本醫院最會看瘋病便忍痛將姨太太送了進去却癡癡的向着空中道我拚化費些送他到正走旺運的大日本醫院去託他保護着看你有膽量向那里找去罷說完自覺人去樓空百般懊惱再也不耐煩在家裏住憤憤走了出來想找個知己說話去要喚人套車子時那知自那當差的去了再也沒人來伺候便怒容滿面自己走到門房口只聽得裏邊一陣笑聲夾着一人道總統脚下也出了妖怪不知那些警察做甚麼事又一人道警察雖兇但能治人焉能治鬼憑你宣布着戒嚴命令那裏防得住妖怪呢伯純聽了大怒喝了一聲門房裏便鴉雀無聲寂測測的溜出個人來一見主人忙道車兒已套着送姨太太向醫院去大人要出去時怕要雇街車呢伯純不覺長歎一聲自己憫憫的徒步出門却不知到那里去的好一想昨天見鶴山把一件極大人情送給了他倒不如找他去混一天罷主意已定便一步一步走向前去好容易到了胡同口忽轉念道不好自己叫大不到底也是個老前輩如今徒步跑上門去那些門吏是見慣朱輪華轂的一見我時不說老人家安步當車倒要說李某做京官窮糟了把一輛瘦出骨的驢車都賣去喫在肚皮裏呢正躊躇着忽然一輛馬車飛也似的撞來伯純那里還來得及避兩邊都收不住那八尺高的馬頭早已直壓上來伯純不覺啊呀一聲手足頽然也不待車子撞來早跌將下去兩個前輪便直向伯純身上捲下說時遲那時快車中早鑽出個人來驚道這不是

李大人麼真是

一鞭敲破長街影 名士幾成車下魂

第二十回 說兵馬將軍應詩課 破鴛夢名士作花郎

却說伯純正徘徊歧路驀地來了輛馬車馬頭一舉將自己嚇倒正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忽聽得車窗裏一個人正喚着自己睜開眼看時忙喊道甘棠救我原來那車裏坐着的正是甘棠却好車夫見要闖禍把馬很命扣住甘棠忙叱着車夫喚將伯純扶上車來笑道得罪了還沒傷着麼伯純喘着道你再遲說一聲怕不止個傷字呢甘棠替他揮着衣裳問可是到鶴山那里去這正是件奇事我纔向他那里去說昨天沒有還府呢伯純聽了一楞甘棠笑道這都是你老人家昨天勾引出來的事啊我今天有要事找他還該向你老人家要還這人來呢說完吩咐了車夫一聲車便向前門來伯純這時也無可無不可的只要不再遇妖怪那里也是敢去甘棠却趁着在車裏觸動了一件心事笑向他道你老人家這幾天詩債忙罷伯純搖頭不語甘棠又笑道前天被幾個大名士逼上了說武人吐屬到底雄壯些如今有個大題目非借着武人力量作幾首金鼓鐵馬的詩不可我又不好不答應的只一介師範修業生那里謔得出半個字來你老人家左右搖筆即成的好歹替我做個捉刀人罷伯純歎道我那里還有心情做詩只怕平日太喜做這撈什子竟做出些禍事來了甘棠忙問甚麼事伯純便把妖怪要娶姨太太說給他聽甘棠撫掌笑道子章醜醜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這兩句便驅退了瘡鬼我這題目比花卿歌還要氣概包管一句寫完妖怪便會形銷影息呢伯純見他說得慎重便問是甚麼題目甘棠欣然從靴掖

裏抽出個小皮夾向皮夾內檢出張紙遞給伯純伯純接着看時見上寫着洗兵馬三字下面還寫着幾句小序道

神武既作景運斯開江上紅旗狼煙盡掃寰中黔首龍馭猶虛將帥有環閣之呼閭閻深倒懸之望天時如此人事宜然方今新祚鼎亨餘孽釜伏天作之宰自降福於下民武以戡黎倘媿蹤於有古爲宣宏德著威澤於詩歌同紀殊勳列音聲於雅頌

伯純看了正要想說話那車已停在一家門首仔細看時竟是挹芬的艷窟不覺有些不願意進去却禁不起甘棠一拉道我們且去做個驚好夢的門外花郎罷說完硬拉着伯純進去只見靜悄悄沒一個人出來兩人便闖將去到了內院纔見個打雜的在那里呵着腰掃滿階落葉却沒理會到兩人伯純心想平常這個時候正擁着姨太太在錦衾角枕邊不想被妖怪一纏竟會破清晨來做起驚破好夢人來便佇立在閒階黯然無語甘棠却搖着屈戌笑道日高三丈猶是不明眸你好懶懶這句話把那打雜的驚還頭來一看忙喚道姑娘還沒起來呢說時一個丫鬢梳粧懶散的笑著開出窗來一見甘棠伯純笑道怎早就來了姑娘還沒起來呢說時把簾子打起讓兩人進去甘棠笑道姑娘沒起來且不要驚動他只請長公子少戀着姑娘一刻罷正說時隔壁隱約有了聲息只這聲息是不應給伯純聽得的倘是平時這老人家不免不答應了虧是他新膺奇感覺得脂香粉膩原不是白髮人享受得起的事深深藏在金屋裏的尙不免如此結果况門戶人家的女子那里認真得來這樣一想原不愧是個博學多文的名士非但不動氣翻叩着壁道春宵易盡蠶繭難完客來得久了甘棠也笑道再不出來莫怪殺風景要排

闖而入哩。正說着聽得一個人微吟道：廿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接着便趺着拖鞋出來。原來真是長鶴山他家裏現盤據着個辣子，却敢出來向挹芬粧閣停眠整宿，也算是膽如天大了一見伯純。



完的洗兵馬歌，便向伯純手中奪去道：這有甚麼看的說完，又回頭喚道：李大人在這兒，你快出來罷。甘棠喝采道：這你字直喚得甜，我鄭甘棠拉了一世的皮條，成就了無數你字，只聽着還有些肉麻呢。鶴山

覺也有些忸怩，却急向甘棠道：昨天托你的事，什麼樣了？甘棠就鶴山耳邊低低說道：撒謊是我第一件本領。昨天客散了，便向府上去說有國家機密事，會議不得還來。你那夫人還說：既這樣，請鄭大人好好招呼着。莫散了會議，又胡行亂走呢。鶴山聽了，纔放下心，向伯純招呼。那知伯純正向窗前書桌上檢出張紙，看着鶴山走去。看時，見正是自昨天興到寫了兩句，沒做

向他看了一眼甘棠便不說了。伯純見一個丫鬟連忙捧了盆水進去不多一回。挹芬睡眼惺忪的出來。向伯純至誠請了個安。伯純點頭歎息的扶了他起來。挹芬却指着甘棠罵道：「你嚼的是甚麼？還來仔細着罰酒罷。」甘棠也笑道：「好啊，我好容易昨天三更半夜的替你們撒着彌天大謊成就你們，却過河拆橋的來尋我的事了。」鶴山又看了甘棠一眼，甘棠便轉言道：「我們講正經事罷，你們兩人今天都應謝伯純先生，我是特地替你們邀客來的。」鶴山笑道：「搗鬼的你莫說這體面話罷，誰不知你借着今天這一局要請他老人家做槍手呢？」甘棠道：「不是我早出來替你邀客去，管怕伯純先生還在你胡同口等着車撞呢？」伯純不覺一笑，鶴山問笑甚麼，伯純把家內鬧妖怪清早出來撞在車下的話說了一遍。挹芬忙上來替伯純按摩着道：「沒跌傷麼？」正在這說話時，外邊說朝飯已預備下了，還是開上來罷。鶴山吩咐開上來說我們作個卯飲罷。」甘棠自然沒有不贊成的。賸伯純一個要反對也反對不來，不多一刻開上席極豐美的菜來。挹芬見是都是熟人，也不客氣自己向下首站了，替各人敬了杯酒，也隨便喝着。席上不覺談起國事來。甘棠道：「祖國有幸誕生了這不世偉人，我們以後儘着喝太平花酒了。」挹芬道：「不是說新皇帝快要登極了。」甘棠笑道：「皇帝登極你們也交運了。」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要大選宮女。你洗挹芬豔名素著，怕不榮膺中選。那時你爲要做鶴山的……說到這裏，伯純不覺一笑，鶴山正色道：「甘棠，你總是搗鬼慣了，有一句沒一句的，甘棠自知失言，不敢再說下去。自己掌着嘴道：「你以後再這樣便不砍下你這腦袋也將你胸前如法泡製的一鎗。」伯純不覺想起了一件心事，默然不語。挹芬道：「李大入酒冷了，換一杯罷。」說時走過來親自把冷酒替他傾了，斟上杯熱酒來。伯純突然向甘棠道：「請你把洗兵馬歌托。」

別人去做罷。甘棠笑道：「現在這些名士那里還有閒工夫。便是你老人家怕也不免自己要做這一首橫豎要做的把筆頭上多蘸一點墨留下餘瀋來一揮就完了。」伯純沉吟不語了一會纔道：「既這樣取張紙來罷。」這句話出來非但甘棠樂了，連鶴山也欣然叫挹芬取筆硯來替李大人親捧着硯，正由不得伯純不動筆。忽見外面走進來個人說：「李大人府上有人來請說有要事請趕緊回去呢。」伯純攔筆繃眉道：「又是甚麼哩？」那知一句話沒說完外邊接二接三的傳進來說：「長公子家人也來了，鄭將軍家人也來了，都是有要緊事快請還去呢。」三人不覺你對我，我對你看，看着真是

芳辰卯飲依粧閣，惡耗無端次第來。

第二十一回 豚犬才名景升兒子 野鷄口吻蘇小鄉親

却說鶴山伯純甘棠在挹芬家卯飲正酣，忽一疊來了三個家人，都說家中有事，把三人驚得草草走了。鶴山伯純原有各人心事一跨上車便吩咐快趕，只甘棠却尚坦然而慢慢的還到家裏，家人說有個客在書房等着呢。甘棠罵道：「甚麼事總這樣大驚小怪的客來教他等着罷了也來。」張張智智的家人笑道：「是江南來的說有機要商量呢。」甘棠也不言語，一脚跨進書房來一見那人不覺詫異道：「尚白你來怎的？」原來那人正是豬仔經手，却笑道：「一來上峯知我這筆豬仔販賣不易，特地召我入京榮膺寵典，二來前天那張名單原是好好的不知怎樣竟鬧出了個亂子來說時向靴統內摸出名單來送給甘棠，却滿面堆笑道：「請你從中想個法罷。」甘棠接來看時見單上寫着幾行道：

陳久馨 查得未經籤約先已病故。

王倫。口頭更正云。身家清白。不願替人作工。
秦竹孫。以閩內反對已申明確守妻約。取銷註籍。

周既通。雖已列名。其實並無其人。

甘棠看了變色道。這是一件甚麼事也。兒戲似的。我不能替你分謗。少不得要向上頭說個明白呢。尙白見他這樣。忍着氣道。這不是你說笑話麼。那便肯向上頭說去。甘棠道。這有甚麼不能說的。只有甚麼法子自己彌補着呢。尙白笑道。我原料你必有這下半句話。所以特地來說給你聽。我何必想甚麼法子。這事鬧破時。我便說我原是洗心改過的。只鄭甘棠逼着我沒法子胡亂充數的罷哩。甘棠一想。這斷好可惡。竟來挾制起我來。不如且同他敷衍着。以後再細細的收拾他。便含笑道。算了。算了。儘他們死也罷。更正也罷。我們難道真要實足額數麼。不要說只死這幾個人。便再多幾十個。難道就壞事。只你到了京裏辦的是甚麼事。尙白向甘棠耳邊說了一句。甘棠不覺向他身上從上至下看了一遍。點頭微笑。正兩心相印的時節。忽見個家人送上付帖子來。說是陸軍將校團送來的呢。甘棠將帖子看了。看喚外邊套車。尙白知道那陸軍將校團是個特別機關。定有些機密在那里。並不是碰和喝酒的事。便辭着走了。甘棠這一天。在將校團裏直忙到傍晚纔完。所議的事。自然是非常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直到後來纔從京裏各報登出了一篇甘棠的演說稿來。裏邊有幾句道。我們軍人生當盛世。原有萬能的作用。萬不可自甘菲薄。無聲無臭的讓書生降虜。獨有千秋。要知我們這雙鐵靴尖上。已踢得翻公理輿論呢。這幾句話。傳將出來。直把一班應天順命的書生嚇了一跳。裏邊便惱起個有作有爲的名士來。你道那人是誰。正

第

四

集

是蘇蕙璇璣織錦圖的主人謝應辰。他自結交顯貴以來，仗着滿腹聰明，已做了一時劉應近來方別有建樹，自負不凡。常對人說道：英雄造時勢，古人真不棄我。我自布衣入京，曾幾何時，擁塵作王侯，上客在別人看來，總算是心滿意足了。祇我却前途無量，不上幾日，教你們聽着我謝應辰三字，要幹乾旋坤，震驚一世呢。衆人見他說得眉飛色舞，變化無方，自然心裏羨慕說：生子當如孫仲謀。那知這一句話，又驚動了個大名士，喏，道：衆人豈欲以劉景升子豚犬污我耶？真是國祥家慶，應運而生的才士鳳翥龍翔。一時競爽，你道這人是誰？自然是個姓劉的了。那姓劉的字復初，是個維揚俊人，幼有江北文豪之目。在十多歲上，便中了個經魁，却可惜功名心太急，犯了個急不擇食毛病，便東溜西鑽，鎮鎮顛三倒四了十年。纔得了個開府幕僚，有人說他是個全沒經緯的人。這幕僚一席，還靠着幾分靴誼，纔謀幹得來。只做事的人不敢盡信靴誼，自靴誼究竟也要本人爭氣。若是個全沒經緯的那裏能款段入京？一日三遷來與謝應辰賭豚犬閒氣呢。俗語說得好：物以類聚。那劉謝兩人本都是名士，大水沖壞龍王廟，魚蝦龜鼈那里真會一家不認得一家。多謝這生子當如孫仲謀一語，兩個竟聯成一起志同道合。來有一天復初正一個人喫過午飯，沒事在大柵欄一帶散步，心裏想他們一班人，忒也可惡，都說我是個獸子不配同他們一起頑。其實我何嘗獸來？只算計小錢，又說話時舌音不清些罷了。總有一天拚化幾塊錢，充個洋盤，給他們看看，顯得我老劉獸也不獸。正低頭癡想着，忽聽得後邊呼呼喝喝的趕上部馬車來，慌忙站在旁邊定睛看看時，見車中坐着個脂濃粉重的少婦，不知爲甚麼事，探出頭來問趕車的道：快到了麼？只這四個字，竟丟下一天風韻，把個劉復初聽呆了。原來車中人說這話時，嬌嬌滴滴全是淮揚一帶打

連錢的土音復初被這鄉音一逗不知不覺啊呀一聲那車中人認是甚麼忙回頭看時正同這失神落智般的劉郎打個照面不覺格格一笑那車早麟麟去了復初人急計生拔步就跟可憐他是個讀書先生沒趕過車的喘噓噓的直趕到廣和樓門首纔見那車住了復初失神落智的撞將上去却好車門一開那錢唐蘇小攜了個小丫鬟大踏步出來險些兒撞個滿懷那婦人不覺帶罵帶笑道要死呀說着一扭身走進去了車子自轉灣卸去只剩復初一人眼睛直望着裏發楞忽然向衣袋裏一摸毅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放不過他了便大着膽子向裏進去遠



遠望着那小丫鬟踏着樓梯上去便跟將上來四面一看見一個案目早將那婦人引到個包廂裏去了接着丫鬟也自進去復初冒冒失失也跟將進去却給那案目一手攔住道這是包定了的請爺到別處

坐罷復初心。內一楞直似到口。饅頭被人夾手搶去了似的。不覺發起書狀的威風來。向案目叱道。你還不識我麼。案目認是一起來的。忙道是同來的。麼說完。引着他進去。復初竟向那婦人一排櫈上坐了。案目見不像是同來的。却又不敢問。只得替他也泡上一碗茶來。那時電燈雪亮。復初向燈下仔細看時。覺得比車中更出色了許多。不要說是主人。便是那小丫鬟。已生得有笑有說儀態。萬方不覺搖頭簸腦樂得不知所云。嘴裏曼聲低吟道。牽帷成一笑。感悅卜三生。原來倒底不愧是個名士。早不假思索的做起卽事詩來。只是那口齒不南不北的。很覺得有些惹人注意。那婦人坐還沒暖。正打點拚命看戲。忽聽得噯噯啾啾的發現出一種怪響來。回頭看時。見正是那險些撞個滿懷的人物。又只隔開得一張椅。不覺又是一笑。這一笑直把個劉復初的魂靈都笑去了。眼睛裏花花綠綠的那一個酸秀才。腦袋越發簸得篩糠一般。身子不覺漸漸的挪了過來。正在這魂不守舍的時候。忽聽得一個人向自己肩上一拍。他那里覺得還在那里。做他的卽事詩道。隔坐成平視。良宵訂宿盟。忽覺得自己身畔軟溫溫的。坐下一個人來。把自己眼線隔斷。笑道。做得好詩啊。復初那時纔仔細一看。這一看不打緊。却把他一張橘皮般面皮嚇出許多顏色來。真是

自然名下無虛士。狂態無端隔坐知。

第二十二回

瞎追歡書狀遭呼斥

惡懺悔名士落狴犴

却說復初正在那里做詩。忽來了個人。將他驚破。急回頭看時。千巧萬巧。那人正是志同道合。簇新結交的鄭甘棠。一時不覺訕訕的說不出話來。甘棠心裏那里不明白。也不來理他。向婦人嗶嗶喳喳說了幾

句婦人也笑容滿臉的答着復初心裏又恨又愧一股酸氣止不住從腮門衝出想甘棠可惡得很竟硬
 來割起我的靴子來他既先喪朋友交情少不得發揮他一場便冷笑向着甘棠道佳人陌路一見如故
 你的豔福無雙啊那知甘棠接着冷笑道劉先生趕車不易拙荆還沒道謝呢這句話直把個劉復初驚
 得魂不守舍眼前一黑面上平湧起一重紫血一個頭再也擡不起來又聽得甘棠拍着桌子罵那案目
 道你有腦袋麼包定了的全廂却故引進人來復初一聽不妙他是個武人書生雞肋不要挨上了幾拳
 還是抱頭一走拚明天再挽人調停罷想罷掩了面便走出了包廂幾步纔喘吁吁道對不起得很明天
 見罷一路說一路抱頭鼠竄的走了看官試想這不是笑可噴飯的事一個淮揚馱子自己的老婆還保
 不週全自己菲薄些纔算乖了却偏要不甘落寞充起世界上第一等漂亮人做的勾當來瞎趕盲撞竟
 把朋友的內眷看做輕而易舉的知己自己鬼掩了鬼睛似的却翻向人家丈夫說一見如故豔福無雙
 你道可笑不可笑呢閒話丟開且說那婦人原是鄭甘棠平生第一個知己看官應還記得上回說的那
 段縫窮豔史這吳門校外夕陽斜倚的縫窮便是今夜廣和樓中珠圍翠繞害劉馱子大糟特糟的將軍
 寵妾呢甘棠把劉復初嚇退以後不覺與姨太太相視而笑歡然聽戲按下慢表再說復初這一次的懊
 惱真是平生未遇一路搓手跌脚的自言自語道不該不該糟了糟了心神惶惑的還到寓裏獨自個人
 對着燈書空咄咄想起總是風流誤了自己便把那在廣和樓上鉛筆起稿的卽事詩撕個粉碎向燈上
 燒了忽又記起戲園門首拳帷一笑的丰度來長歎道人皆有豔妻我獨無不覺大有四顧茫茫誰爲知
 己之感勉強打疊起半愁想要安睡忽見甘棠排闥而入指着自已罵道平日當你是讀書人與你來往

第

四

集

着不想竟是個衣冠禽獸。復初不住作揖認罪。甘棠那裏容他一聲喚來門外早擁進三四個兵士來。不管皂白將復初一捆甘棠押着直向軍政執法處。復初自己狐疑着想便是我行檢上差了一點也有別個衙門來捕捉用不到到軍政執法處。啊因曼聲來哀甘棠甘棠冷笑道你自己不知道麼你犯的罪正大呢說完再也不來理會那車又跑得飛也似的快直向軍政執法處來連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一問一答只見堂上坐着的雖不是青面獠牙却也威風可掬把自己判了個亂黨罪名直下在死囚牢裏只見那自己住的房子如浴房一般矮矮的四周鐵欄那鐵楞都有碗般粗中間鐵欄上雕了一穴一支慘綠不明的電燈閃閃的透進些光來把自己一生的哀歡喜樂憑空勾起只覺得四壁冤魂肅肅欲出一回看見個人從鐵欄孔中送過碗冷水泡飯來那肚子早給半生懊惱填滿了那里還有空隙裝他便歎口氣道不必了那送飯的人在欄外冷然一笑把那飯向地下一潑道誰來受用你這種東西呢說完便走只丟着復初冷冷清清的含淚靜聽却聽得隔壁一人歎道不想今晚又平安過去了只不知一覺醒來這燈亮不亮呢又一個人道只燈原也徒亂人意只到了這里千思萬想擺脫不來忽忽一生付諸此燈明滅的時候覺得着實可戀呢一人道那燈早熄一天便是早擺脫苦惱一天既來此地死生已定我還望他一覺醒來便成異世呢復初聽了止不住問道我是新來犯人甚麼都不懂請你們把這燈的作用告訴吾罷一人歎道你既來到這兒還是糊糊塗塗的好何必問這燈的作用呢復初正想答話忽聽得遠遠有了燈籠脚步聲登時四壁寂靜一盞燈籠從隔欄一挑一挑的慢慢近來覺門穴內幾條很很的眼光向自己射了一回又到別處去了過了好一回聽四邊寂靜了纔又向隔壁問道這燈究竟是什麼

用呢。隔壁的人歎道。這燈啊。便是我們的運命呢。這兒監獄內的規矩。要是判定了罪行。刑了這天早上。門口那盞電燈。是不開的。所以雖是個長不滿三寸的東西。倒是七尺軀生死記號呢。復初聽了一呆。把身子冷了一半。舉頭看那電燈。時猶自慘然。明着鎮一夜。把半生事蹟。從頭夢着。一回見自己。夫人同着一個不認得的老者。在花園裏。攜手。輕語。哩。一回見許多人。捧着勅命袍。笏。來說自己。寵賜新爵。哩。一回。又見廣和樓上。同鄉少婦。來探。監送飯。哩。正亂夢着。忽聽得耳內一陣。腳聲。驚回。過來。覺得眼前。漆黑。再也尋不見。那電光。接着。便走。進幾個人。將自己。一抓。直抓到門外。冷笑道。劉先生。恭喜了。這三個字。知道明明。是行刑時。普通消息。不覺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道。不想我。讀破萬卷書的。劉復初。一朝。失足。結果。如斯。死歸泉壤。有甚麼面目。對故舊呢。說時。早被幾個人。擁着。出去。那時。秋風。蕭蕭。星月。無光。還是將曉。未曉的時候。見外邊。已預備。着一頂。竹轎。幾個。攬。戈荷槍的。警察。等在那裏。一見。出來。把自己。推進。轎裏。吆喝。喝。的。直向。菜市口。來。一時。恨到。極處。也是。悔到。極處。神經。混亂。血脈。狂湧。漸漸。失了。知覺。頹然。蜷坐。在轎裏。要哭也。哭不出。來。不多。一刻。到了。菜市口。太陽。已漸漸。上來了。草白。雲黃。悲風。撲面。知道。轉隣。便要。一槍。畢命。都。因。心思。亂了。翻。想。不起。肉身上的。痛苦。來。將眼。閉緊。了。一憑。他們。拖。扯。覺得。他們。先。把自己。手脚。捆。定了。又。從。腰內。縛。着。根。繩。束。把。身體。栓。在。個。木。樁。子上。又。把。自己的。頭。也。扶。正。了。正。這。個。時候。偏。那。兩。耳。又。靈。活。起。來。聽。得。四。邊。人。聲。雜。沓。有。一。個。議。論。道。這。是。絕。好。一。種。不。信。不。義。的。榜。樣。教。天。下。人。看。見。了。知。道。士。可。窮。不。可。屈。是。保。身。要。道。呢。說。沒。有。完。聽。得。一。聲。行。刑。槍。聲。起。處。胸。前。一。陣。火。燙。不。覺。大。叫。一。聲。道。我。悔。也。來。不。及。了。真。是。

失足竟遺千古恨 獨將痛淚入泉臺

第二十三回 見歪詩名士作和尚 入重地羣婢戰將軍

却說復初到了刑場聽得一聲行刑覺頸根一冷止不住啊呀把半生罪孽一句懺悔道悔也遲了誰知那悔字還沒絕聲早有個人把他身子搖着道老爺夢魘了外面有客來呢復初突然驚醒張眼一看見是自己的當差仔細看時一些也不差還不敢信將自己頭顱搖着却還牢牢的裝在頸根上一些痛也不覺得纔知真個是夢了不覺雙眼一閉長歎一聲心裏將夢中經歷一一迴想着默然不語當差的見他這個樣子不敢出聲隔了好一回纔見主人回過頭來低問道又是誰來了啊當差的道這客原也來過一兩次却記不清楚怕是李老大人呢復初一聽是姓李早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分明記上心來又停了一回蹶然坐起道妖夢無憑君子不信我且顧念眼前待將來懺悔罷說完披衣而起草草梳洗了走將出來見正是及時應用的李伯純原來伯純那天被人喚將回去心裏懷着鬼胎想必是妖怪來了我聽了他聲響頭也漲得疼那里還能擺佈他一路想着早到家裏那知並沒有甚麼妖怪大家都安安穩穩的在家伯純原只怕個妖怪其餘都是奴視婢畜慣的一見沒有妖怪自然放出了主人體段來問平白地張張智智的喚我還來做甚麼呢一個當差的從靴統中抽出件公事來送上伯純接來一看見赫然朱印竟是個不次升擢的好消息心裏自是歡喜嘴裏止不住罵道該死的奴才這是當今至尊無上的命令怎放在靴統裏那當差的笑回道奴才不識字不認得是件甚麼東西旁邊有個識得幾個字的偷看見了這命令向那當差的道你怎還老爺老爺的如今應喚老爺做大人了伯純點頭微笑儘把那

右腿躑着打圈兒原來感激恩私早在那裏打謝表的腹稿呢名下自無虛士不多一刻喝退從者將一篇絕妙的四六謝表寫了出來自己讀了幾遍覺得非常得意道斯文一出管教冠冕羣英我李伯純別的不見得出人頭地偷論到制誥才華也不弱當時蘇頌呢說完恭恭敬敬的瞻正了看時候還沒晌午便叫家人收拾了套大禮服出來齊齊整整的裝扮好了吩咐套車預備親賓這謝恩表上去忽見一個人慌慌忙忙的送上了封信來伯純接來看時見上寫着幾句道驗得令妾別無他病現已由貴介親領出院不覺問道誰去接姨太太的呢衆人聽了一愕都說沒有去接過伯純想這不算件甚麼事且待謝恩還來商定姨太太再尋公館不怕妖怪再來攪擾便坦然出門謝恩還來正歡歡喜喜預備同姨太太商量另尋公館的事那知還沒有還來問衆人時仍都說不曉得誰去接的心中不免有些疑惑却想到主恩深重文章得意又非常的喜歡胡亂着過了一夜還沒見姨太太回來想敢是怕妖怪纏擾避向朋友家去也是應有的事自己第一天升擢不可不早些去畫到便穿了衣服喚了套車一個人躑將出來見幾個當差的正圍着拿了張紅紙條兒議論一見自己出去慌忙散開伯純喚將紙條拿來一個人笑回道大人不看也罷這是閒着沒事的人黏在照牆上造的謠言呢伯純道放屁憑他謠言也罷不是謠言也罷快給我看那人沒奈何只得把紙條兒遞將過來伯純接來看時氣得險些兒跌了下來歎道做了半生詩伯想不到今日受這七言糟塌說完匆匆還進去了原來那紙條上不寫別的竟是首失叶出韻的歪詩詩道

裝妖作怪騙老奴李大夫家小老婆名士文章餘涕淚尊姓今朝改作烏

第

四

集

這首詩不是明明說是姨太太假裝遇妖私奔出去好好一個名士變成烏龜你想伯純看了氣也不氣掩着面還到房中見衾枕依然奇羞難濯不要說別的便是那菱花春鏡也像有知識的一般嘻嘻對着自己冷笑伯純不覺嗒然若喪向牀上躺下只自己問着自己羞也不羞羞也不羞那送條子給他的人知道這事不妙忙趕進房來看時見伯純一手掩着臉一頂禮帽已被頭壓得如風乾葶薺一般側在一旁領巾歪在項下禮服披住半身這一付形景實在笑也難笑憐無可憐便先把那帽子收拾了放在桌上屏息靜氣的立了一刻纔低聲道大人把禮服寬了下來罷伯純氣喘噓噓道甚麼禮服不禮服我要做和尚哩還用得着他那人聽了這話知道動了真氣了勸也不中用便悄悄走將出來同衆人計議着說這件事非請個平日最言聽計從非常尊敬的人來不可大家便想着了鄭甘棠忙選個人到甘棠家裏把這件事說給他聽請他來勸慰一回甘棠笑道我是平日聽着怕着你們大人的去有甚麼用呢我看要勸他時還得個人是你們大人聽他怕他的纔有用呢去的人道將軍原是很明白的既這樣說時還請你老人家設個法罷甘棠沉吟道人原有個在這兒只這人家裏你們是踏不進去的又什麼樣呢去的人求道將軍說得總是不差的既我們踏不進去還求你老人家走一踏罷不然我家大人怕還不止做和尚呢甘棠拗不過他只得答應下來那人纔千恩萬謝的去了甘棠沒奈何只得去到伯純怕的那人家裏你道伯純怕的是誰原來就是那長鶴山却不曉得長鶴山這幾天苦得正沒擺布處這天甘棠從自己家裏出來高車駿馬的到了鶴山府前請閹人把自己名片傳將進去閹人看了甘棠笑道爺是常來的人原應替爺通報着只公子這幾天實在不能見客呢請爺後幾天再來罷甘棠聽了話一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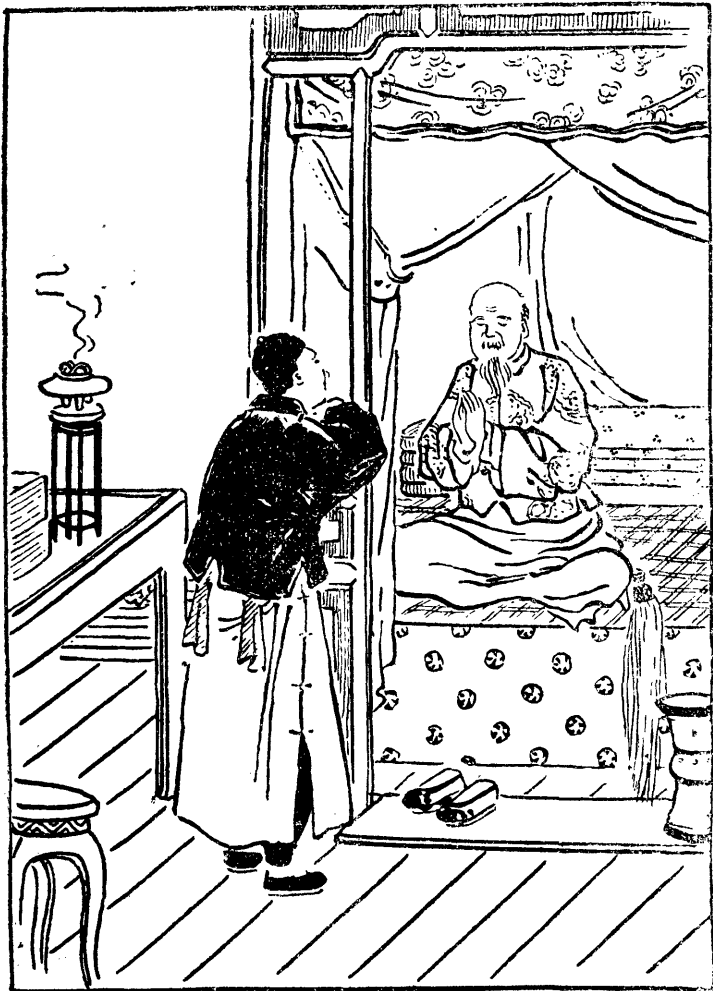
却倚着自己是個熟客帶罵帶笑道：你莫向我弄乖罷！我可不是別人呢！憑你不通報，我怕不會闖進去。麼說時，拔步便走。闖人攔他不住，只得放他進去。却在後邊冷笑道：爺自己要進去，將來莫怪我不先說。啊！甘棠膽大心粗，那里理會到闖人的話！一直闖到書房裏，見靜悄悄的，沒一個人，這也罷了。再仔細看時，見那書案上筆牀硯匣塵厚寸許，心裏詫異道：難道長久沒進這書房來麼？只他的書僮不少，爲甚麼連打掃工夫也沒有呢？正自己在那里想時，忽見窗外人影一閃，接着聽得個丫鬢聲氣道：誰在這兒啊？甘棠忙撩起窗帘向外探首道：請你向公子說有個姓鄭的來拜訪，沒事時請他到書房來閒談罷。那丫鬢將甘棠上下打量了一回，問道：爺不是前天同公子一起在沈挹芬那姨子家的麼？甘棠也笑道：甚麼？姨子不姨子的，你只說是姓鄭的，就知道了。丫鬢聽了這句話，再也不說甚麼，飛也似走了進去。甘棠想定是請鶴山去了，便把個椅子抹拭乾淨了坐下，等着一時又要吸煙，見案上還有幾枝絕好的雪茄，攔着便刮了枝火柴吸着了。坦然倚在椅上，自言自語道：這公子哥兒脾氣是難纏得很的，不把話激着他，怕不肯去。伯純家裏呢？知這句話沒絕聲，忽聽得窗外有了幾個人脚步聲，接着便是幾個黑影貼在窗前景望了一望，噉噉的道：這不是姓鄭的麼？又道：那里不是他？我們進去罷。甘棠正不知甚麼緣故，突然聽得窗外一聲吶喊，便如千軍萬馬衝進書房來，一陣門門掃帚直向甘棠身上捲來，真是將軍身手原無敵，咫尺驚逢娘子軍。

第二十四回 竹帚先鋒脂雄粉怒 虬髯丈夫劍拔弩張

却說甘棠在鶴山書房裏坐着，忽見一隊人多，是些明粧豔服的婢女，一個個都執着門門掃帚直擁進

來當頭陣的。正是那個方纔講話的丫鬢圓睜秋波亂舞。纖腕舉着把竹根掃帚向甘棠直劈下來。道：「你好把我們公子引誘到甚麼地方去了？夫人今天問你要人呢。這個時候憑你甘棠再足智多謀些也慌得沒擺佈了。忙立起身來將身子一閃。那掃帚早着在肩窩上邊。鼻子裏覺得一陣狗屎氣味。險些兒把宿飯都嘔了出來。接着那丫鬢揮動全軍直搶過來。身上便覺得如雨點一般也分別不出是掃帚是門。門只得將兩手一分衝出重圍。連跌帶磕的出了書房門。望外就逃。那一隊掃帚軍便追趕出來。甘棠那裏敢回頭。一直逃出儀門。纔覺追兵漸遠。却聽得裏面一陣笑聲道：「甚麼是將軍原來是不中用的。煩你出去同人家說以後還有來引誘公子的。教他們嘗嘗狗屎掃帚的滋味罷。」甘棠捧着頭不敢出聲。逃到門房口纔定了些神。見自己一身簇新袍掛上黃的是屎黑的是泥。五顏六色的像個畫師設着全色的神像。不覺搖頭吐舌道：「好利害。不是學慣了三只脚的。今天管狗屎送到嘴上呢。」正說着那閹人走到面前。冷笑道：「想是見過公子哩。甘棠又羞又怒。却礙着自己前程不敢發作。手掩着臉跑到門外。將身子向車上一鑽。蹬着喚快還去。那車夫見了這副形狀莫明其妙。只得聽他一拾馬繮回到家裏。甘棠溜進書房想進去換衣。又怕縫窮太太知道了。學了乖去。只得撒謊說陷在泥淖裏了。叫人向上房取了身衣裳。鞋襪來從頭到腳換乾淨了。纔回過口氣來。躺在個榻上歎道：「這是甚麼一件事呢。說完還不住叫險。正這個當口那李伯純的家人又來了。問鄭將軍請到勸解的人沒有呢。甘棠一肚子骯髒氣正沒發洩處。便勃然變色道：「請不到那人。你自還去想法罷。那家人呆了一呆。却只是不動身。甘棠愈怒道：「我因你家人腰裏還隱隱的酸呢。你還不去。難道要我真個喫人家狗屎麼。說到這狗屎兩字。覺得到底不容。」

易出口面漲通紅的縮住了。想那家人經這一來總得走了。那知他還是個不動身。甘棠想那里來這些霉氣。纔脫離了辣手。鬢又遇着個粧聾侍者也。算他聰明圓活被他參過個絕妙機關。來將一天羞憤



過時。只要曉得是車主人的朋友。沒有不認識的。現在聽甘棠說要到伯純那裏去。便問也不問。轉灣抹角。恰恰好好的。在伯純門首停下。衆人見甘棠來了。歡然引將去。甘棠暗想。這個地方。總不至再逢娘子

從頭收拾坦然向那家人道。你儘先回去罷。我即刻就會來。望你們大人呢。那家人歡歡喜喜道。既將軍肯到那里去。甚麼事也沒不了的。說着自辭了。出去。甘棠沉吟畫策了一回。便吩咐備車。車夫道。可又要向長府去麼。甘棠覺得不好意思。搖搖頭道。不。我要望李伯純大人去。呢。那京裏的車夫別件事沒長處。只繙紳錄是記熟在肚子裏的。不要說常去過的。便是沒去

第

四

集

軍哩便放膽走到伯純房裏只見伯純圈膝坐在牀上雙眼緊閉的兀是在那里念佛甘棠已先決定了勸解的方法便兜頭一揖笑道老先生好秘密得了這天大喜事却不給一個人知道麼伯純張眼一看不覺把做和尚三字丟個干淨大怒道我正萬千懊惱你怎敢來取笑老夫甘棠心裏想第一句話便一箭中鵠這老頭兒要我穀了便正色道誰敢來取笑老先生人家正苦着有了姨太太擺佈不脫這是一件攔貨待要脫手時送也送不掉他如今既自願下堂還你老先生一身自由不是件絕可賀的事情麼伯純將眼向甘棠楞了一回道你說的是甚麼話啊甘棠笑道沒說甚麼話我只可惜老先生沒與長鶴山易地而處呢伯純這時圈着的脚漸漸放下來了問道鶴山又什麼樣呢甘棠便把自己心裏懸猜着的事說道鶴山爲了前晚挹芬家一宿被如夫人幽禁起來連客也不許見伯純點頭不語甘棠道這倒也罷了我今天好意去望他他被禁着不能出來不打緊那如夫人竟領着一班丫鬢將我一陣掃帚門門趕將出門伯純不等說完拍桌道天下竟有這樣的事叫我做了鶴山還不把這醋罐子一脚踢翻趕他出去甘棠笑道怕老先生做了鶴山也要煩旁人替你拍桌不平呢伯純便不言語了甘棠知道大功已成再湊着一句道鶴山既不能出挹芬益復可憐除却你老人家還有誰能慰他寂寞呢這幾句話明明說鶴山被禁是伯純的絕好機會况且牀頭人已去更沒個干涉行樂的人何不及時一走伯純聽了那里參不透這啞謎登時將衣服整了整道依你便什麼樣呢甘棠道我那裏有什麼主意老先生既愛禪悅還是做和尚功德的好我却要告辭了伯純到此早已醜態畢露笑道猾賊把人家心說動了自己却裝這樣子老老實實的今日同我頑一天罷說完喚進個人來要換便服那人見伯純有說有笑絕不

似先前樣子。暗暗佩服甘棠。不知把甚麼話。竟將主人勸過來了。便歡歡喜喜把伯純衣服檢了出來。待他們換好了。便隨着兩人出門。那知纔出門。口見一個虬髯偉幹的人。直闖進來。把伯純一把拉住道。這不是李老大人麼。伯純見這人從沒見過。問做甚麼。那人冒冒失失的道。老大人可也喫着國民的飯的。我們常說。現在讀過書。有良心的人。是都死完了。只有老大人是最會做文章的。敢還有些良心。如今遇這天大事情。不靠着幾個讀過書的。有良心人。好歹勸着貴人。把這事收還去。免得大家喫苦。怎你老大人。還一聲也不言語呢。伯純聽他話說。雖沒分寸。却見他正言厲色的。是個漢子。不欲去揮斥他。只甘棠那里。忍得住。跌足叱道。那里來這喫了豹子肝的。敢到這兒來撒野。喚自己車夫快替我攆他出去。幾個車夫便一窩蜂上來。那人放手大笑。睥睨着甘棠道。勸你把威風收斂些罷。莫得意過分了。看將來不知是我攆你。還是你攆我呢。說完。舉兩手將車夫一分長歎一聲。揮手走了。真是

晨雞唱處驚殘夢。誰是天涯解事人。

第二十五回 假排場新恩到輿隸 祈速死痛哭向天涯

却說甘棠同伯純走到門首。忽見個虬髯人將甘棠發揮了一場。推倒車夫。飄然走了。原來那人姓荊。字漁陽。是個京東著名的大帽子兒。雖沒讀書。却最敬重讀書人。常說讀書人是懂得道理的。憑我們銅拳鐵腿。總跳不出讀書人幾個圈兒。所以他結識的倒很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君子。只那些明白事理的。因滿懷志趣。絕不與時下官僚相同。所以沒一個得志的最多也。不過是賣文度日。這天漁陽一早起來。他是有酒癖的。劈頭第一事。便是白乾大餅。他隔壁有個酒店。一到太陽上來。知道他是來定的。總替他先

第

四

集

預備着酒點。一年來沒一次失約。過這天他照例踏進那店。檢日常坐慣的臨街座位。坐了夥計也不問訊。便送上一角白乾三張大餅一碟鹹牛肉。來漁陽慢慢喝着。喫着見街上還是靜悄悄的。有幾輛洋車兒一個車夫呵着手瑟瑟索索的一手拉將過來。在店門口停住了。張着眼望着漁陽。喫喝一手却向搭膊裏摸將進去。摸出幾個角子來。漁陽心裏想瞧不出他這搭膊內倒裝着偌大家私在裏頭。一面想着。一面見他向車肚內探出個酒甕來。向店內打了半甕高粱。又賣了幾張大餅。提回車邊。自坐在踏脚上。自得其樂的喝起酒來。接着便有個人在對街招手喚車。那車夫理也不理。漁陽止不住向他道做了蹺生意。再喝罷。車夫將頭搖了幾搖。道誰耐煩去跑怕沒別車拉他。走麼。漁陽不覺納罕道。你不接生意。又拉甚麼車子呢。誰知車夫向他看着笑了一笑。再也不說話。哈哈這也算是漁陽生平第一回受氣。要發作時却又忍住了。誰知無獨有偶。竟又來了一輛洋車。兩個車夫像熟識的一般。對面把車子停住。了一般也摸出幾個角子來。也向酒店內買了高粱大餅兩塊。踏脚板上坐着一對車夫。居然有笑有說的。對酌起來。漁陽看着眼裏他是個最愛管閒事的人。見着這種行徑。早打定了個主意。留心着他們把自己照例的酒點。趕着喫完了。再叫打着半角又喝了一回。見先來的車夫把酒甕塞在車肚立起來。打着個呵欠道。這也算是三年來第一次朝酒呢。漁陽一見立起身來。走出店外。向四面望了望。笑向那車夫道。此刻可做生意了。車夫餞着眼點了點頭。漁陽便霍的坐在車上。向西一指道。三角錢一點鐘。你依着我走罷。車夫道。請你等一刻。我還沒買紙煙呢。說時奔到左近一家煙店。買了盒紙煙。吸着一枝。銜在嘴裏。將煙盒塞在腰裏。纔拉着車。依着漁陽轉灣抹角。滔滔走來。被漁陽東指西揮。直跑到西直門外荒僻地。

上喘噓噓的回頭向漁陽道還沒有到麼再下去是海淀哩漁陽四面一看見一片荒蕪沒人走動便道就這裏停下來也好說時遲那時快早已一躍下車夾頸將車夫向地上一按車夫回身要反抗時早被漁陽用力一按撲在地上便殺豬也似的喚起來漁陽將左手向他兩頰一叉便骨朶着上下唇涎水直流再也喚不出來只睜着眼發抖便一腳踏定他胸膛指着他厲聲道你這搭膊裏的錢是那里來的說給我聽萬事全休不然哼哼可要對不住你了說時舉起醋鉢大拳頭劈面打下來車夫忙道我說我說這錢啊是昨天向京兆衙門依樣描了幾個字換來的呢漁陽道呸你這嘴臉走得進京兆衙裏去麼車夫道誰敢去來只因有個人先來招呼了又送了我件藍呢袍兒說不管是誰苟是情願去描兩三個字兒京兆大人非但不怪還要屈尊紆貴的來歡迎呢漁陽點了點頭問進去時是什麼樣的呢車夫道那可真是生平第一次的威風哩我穿了那送來的呢袍雜在許多大人先生裏頭纔入頭門那位京兆大人已迎到滴水簷前深的一拱說了些什麼我却一句也不懂後來人說什麼要投嫖哩我心裏納罕着千嫖萬嫖從沒嫖京兆大人過且隨着衆人進去見那里是嫖規矩矩的有個人上來把一張兩寸長的紙條給我叫我照樣描着好累墜筆畫又多足費了半個時辰纔描成了我那背後的人急着也要描向我屁股上不住亂搥亂拱那人又領到中間把紙條兒丟在個新式郵政箱裏我止不住問他道這就算投嫖麼只嫖的是誰也得讓嫖客見一見啊那人向我笑了一笑忙着走開去了後來熱鬧的不得隨着京兆大人嚷了三聲便見那人將五塊錢攥在我手裏大開轅門的把我們送將出來了實告你老人家說這幾角錢便是把昨天五塊錢兌換了放在身邊的並不敢做强盜小偷請你饒了我罷

漁陽聽了半懂不懂向他搭膊中一搜除幾個角子以外却還有一塊景泰藍打成的三角徽章仔細看時花花綠綠的似有幾個字在上邊却識不出來心裏想這東西定有個道理在裏頭不如揣着去問人罷想罷將脚一鬆車夫便一咯碌立了起來拉着車子便走漁陽放他自去不多一刻猛然又想起件事來要追問車夫時早已跑得影踪都無哩只得拾原路回到了個地方直撞進去那地方原是個枯廟沒人攔擋的漁陽便一脚跨進左邊耳房見一個人正點着香當窗在那裏對香通神漁陽見了不敢去驚動他一聲不響的站在旁邊仔細聽着只聽他向天禱告道某浙西燕尾生遭時不造始願竟違生也何歡死無可戀伏乞上天把我燕某生命註銷早降病魔俾成一死以報先靈願上天萬勿因生我不易姑息餘生重我罪孽說完拜了幾拜立起身來一回頭却見漁陽站在旁邊驚問道你又來做甚麼漁陽一聲不語眼睛裏早滴下幾點淚來也不顧尾生趁着殘香未燼伏地痛哭道天呀你莫聽燕先生的話呀他是個仁人君子不過爲了一時不平來向天公伸訴罷了天若把先生收了回天天上自多了位神靈教地上衆生還去靠誰呢說完磕頭不止尾生見他這樣止不住撫着他的背道你何苦呢說着聲淚俱下一滴滴點在漁陽身上漁陽霍的跳將起來正色向尾生道先生你的見識原來不及我一字不識的人天教你識字讀書的好容易保全你令你不死於火不死於水不死於狂疾不死於國難可知天是不准你死的天不是愛你令你不死實因現在人道喪絕沒有個讀書人出來撐住着是不得了的所以特地來保全先生怎先生翻向上天求起死來呢說完舉手將爐內幾枝香向窗外一擲道先生莫怪我粗疏這不是你一身的事我也做得些主的呢尾生見他這樣不覺長歎道時局如此生何能幸早死一

天少多少罪惡。你何苦來呢。漁陽知他正憤恨着。不敢同他說話。只呆呆的向窗外望着。見那兩枝香在叢草中微微吐出幾縷煙來。一圈一圈的被微風漾着。漸漸沒入清空中去。不上一刻香便燼了。回頭來看尾生時。正躺在個椅上。閉目歎息。漁陽笑道。香也完了。你我的心事也隨着香上天去了。我們還是不愛講的話來講。一回罷說完。向腰內摸出件東西來。真是

傷心事說傷心話。失意時看失意人。

第二十六回 古刹秋風蒲團入定 市樓夜醉燈火催歸

却說荆漁陽見燕尾生長歎躺着。向腰內摸出件東西來。送向尾生道。且請看你這件東西罷。尾生接來看時。見是個景泰窰打成的三角徽章。一片黑瓷。四面鑲着幾根銀絲。外鑲着四圍鍍金邊。襯着條緋色帶兒。非常的燦爛。中間鑄嵌着三個篆文。這三個篆文。車夫固瞞過了。不識字的漁陽。却那里瞞得過尾生。被他緊緊捏住道。你那里來這東西。漁陽道。我這來就爲着這件事呢。請先生說給我聽。這是件甚麼東西。罷。尾生道。你從那里得來這東西呢。漁陽道。這是向拉洋車身上搜出來的。尾生道。吓。車夫身上那裏有這東西。你敢是偷來的呢。漁陽道。冤枉。冤枉。教我做强盜。還會偷雞摸狗的事。是從來沒學過的。請先生把這件東西究竟是什麼。說給我聽罷。尾生將那東西向地上一擲道。還有甚麼。不過是個亡國妖孽罷了。漁陽聽了這句話。叫道。啊呀。我原恨沒抓這厮到先生那里來。於是把自己怎樣喝酒。怎樣起疑。怎樣坐車到西直門外。打倒車夫。車夫怎樣說話。一一講了出來。尾生聽了。默然不語。停了一回。却回噴笑道。不想他倒行逆施。到這般地步。也算是天奪其魄。造作這自己出醜爲淵。驅魚的政策。來。漁陽駭

第

四

集

着道這東西我雖不識。只他說的話也還理會得。先生我預備着你見了這東西罵我放過奸賊的怎翻笑將起來。尾生笑道你原沒懂我笑的意思。待我說給你聽罷。大凡一個人苟抱着一肚子的惡心思。面上總是不放出來的。何況是欲謀大事的人。第一件事是把自己擡高。教天下人低頭。無語他先。喉使出幾個假名士原也是很有計較的。如今利令智昏。假借到東洋車夫不是。智窮力盡。醜態畢露。麼可惜如今的人心大半死盡的了。漁陽聽了這句話。豪氣勃發。拍着自己胸臆道。先生你莫太覷小了人。先生便沒有咫尺兵權。難道吾荆漁陽便一個人都不在左右麼。說完把桌子亂拍。將桌上一個水晶筆洗打個粉碎。尾生忙拉住了他。那知漁陽怒氣正盛。將雙手一摔。直走出去。道請先生看着以後我荆某是不是個歷史上人物罷。說完竟岸然走了。不一回又還轉來道。先生你究竟還有甚麼教訓沒有。尾生想了一想。道你去做你的也好。我是個求死不暇的人。那里還有甚麼不放心。漁陽聽着在窗前徘徊了一回。忽然自己拍着自己頭腦道。這便是先生教訓你的話。怎還不趕快去做。說完一逕走了。尾生獨自一個將那三角徽章翻來倒去。看了一遍。慢慢踱到個破壞不堪的佛殿上。見那彌勒佛金裝剝落。兀自向自己笑着。便不忍再去看他。忽見那供桌上。一個皇帝萬萬歲的神牌。撲倒在地。上便檢將起來。看這神牌的座子時。已被魑魅咬殘了大半。便是夢扶他起也扶不起來。笑向着這牌道。久違了。想不到你却還在這兒。正自言自語時。忽見個遊方僧走了進來。稽首道。居士請了。說完虔虔誠誠的禮了佛。自向個霉爛不堪的拜單上。坐下一手。却向兩尺多的袈裟袋內。摸出張紙來。像宣喞一般的念了。一回。尾生在旁邊看着。他不知道那紙上寫些甚麼。因見他道貌儼然。便也稽了個首道。和尚何來。那老僧却沒聽見。一般合

手垂目一聲不出尾生也。算是於佛學很有研究的。却沒見這種禪宗好奇心重止不住。又問了他一聲。那老僧張目叱道。這不是你問的時候。你家孔孟也是個德垂萬世的人。不去問他。却來向貧僧饒舌。尾



酒是我平生絕妙的軍師。遇到沒法擺布時。只索三碗下肚。便有了主意。我今天何不去請教他。呢。想罷。喜着嘴。見了個酒店。就進去。火雜雜的連倒了幾碗。還不住喚燙。來把那旁邊沽客看得呆了。店夥又添

生知道是個善知識的高僧。不敢再去驚動他。到那天晚上。一個人正對着涼月一庭寒蟲。四壁忽聽得廟門呀的開了。荆漁陽氣咩咩的直闖進來。嚷道。先生。你如今更不許死哩。尾生問怎的。漁陽摩着肚腹道。簡直要氣死老荆呢。原來他自一個人離了枯廟。一路尋思着想。燕先生是再沒有不管這事的。不過激着我要看我膽量能幹罷了。只教我什麼樣呢。不要管他。那

第

四

集

上了兩角酒來。漁陽向着酒杯自言自語道：「軍師可替我打了主意麼？」酒杯一聲不發。漁陽却替他代答道：「還沒有呢。這酒薄得很，喝不臊脾。那里打得出好主意來，便拍着桌喚夥計換酒來。」夥計見他有些醉意了，陪笑道：「這已是上好的，再沒有比這個醜的哩。」漁陽信是真話，痴痴的向酒杯道：「請軍師多喝幾杯，也是一樣的呢。」說完，又舉杯向喉嚨直倒下去。果然模模糊糊的，像有許多主意從心窩中拉拉雜雜的生出來。再要想舉杯時，不知不覺的倒頭鼾睡了。這一睡真是上天入地，不知所之。飛行了幾千萬里，經過了幾千萬世，忽覺得有三萬六千丈的黃巾力士從天外飛來，將自己一推不覺啊呀一聲張開眼，見陰惻惻一盞的煤油燈懸在壁上，滿嘴酒腥道：「茶啊，旁邊一個人冷冷道：『請你回去喝罷。我這裏等着你出去要關門了。』」漁陽仔細一看，原來醉倒在酒家，自覺得有些慚愧，胡亂算了賬，軟洋洋的走出店去。隱約聽得店夥關着門，咕噥道：「從沒見白乾喝四五斤的不醉死，算是閻王打磕睡呢。」漁陽雖是醒來，脚步歪斜的衝着西風，搶過了兩條街，想不如找燕先生去，便走到枯廟門口，見門已關上，輕輕一推，早把根門門推斷，三腳兩步走到左廂，忽記起早上西直門外拷問車夫的事來，想糊塗死了。我原立刻要到這兒的，怎又進了酒店去，因摩着肚腹道：「教先生聽了我的話，也要氣死呢。」尾生問他：「又是甚麼事？」漁陽有頭沒尾的把早上的事說了許多。尾生聽着，只將眼睛向他上下瞧着，不發一言。直等他說完了，要把那車夫身上搜來的東西摸出來，給自己看時，只見他變着顏色，叫道：「奇怪呀！這東西怎不見了？尾生也不同他說明冷冷的道：『你仔細想一回罷。』」或者丟在那里也說不定呢。」漁陽尋思了半响，道：「沒丟在那里啊。」尾生道：「既沒有丟在那里，怕早送給了個人哩。」漁陽從頭一想，不覺羞慚滿面，自己拍着自

已道該死該死真是
杯酒誤人多少事 不堪醉後悔當時

第二十七回 香滿蕭齋酒邊戒酒 月明空巷禪外參禪

却說漁陽酒醉歸來見了尾生因那個三角徽章忽然記起白天的事來躍起道該死該死我幸睡了一覺不然裝着一肚子酒去趕這關係全國的大事怕不鬧糟了麼說完閉目沈思了一會尾生冷笑道酒原是最好的東西你今天怎糟踢他起來漁陽正色道人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實在非他不可我是窮極慣了的也怪不得有些溺愛他只從今天起我却不能裝沒事人了以後把他暫行棄置做個半生結束待將來大志既申再同他縫綵朝夕罷尾生笑道你也不止戒這一次了這件事絕似多情相見明知女爲禍水怕一到脂粉笑啼的時候又免不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哩說完從牀頭提出個巨壘來將蓋一開便酒香噴射蓬蓬勃勃的直衝入鼻孔來不覺喉間癢癢的暗暗喝采道好酒却不敢說要喝硬逼着酒腸饑涎一口口的咽將下去尾生笑道我早預備你立志戒酒的這一壘清供特地酤着來替你做個戒酒紀念的哩漁陽眼看着壘見白底青花油畫着一叢殘菊非常清俊那殘菊叢中似一花一葉中都伸出只手向自己招手兒又聽着尾生一番說話覺得灌他一醉也不爲錯便想迎上前來正要舉步時忽見尾生那副似真似假的樣子想這不是特來試我的麼我若上了他這圈兒以後便給人拿了話柄去哩想到這裏勉強自己激勵自己道大丈夫不說出話罷了既說出這話時不要說戒酒便是再大的些的難道便肯貪着眼前貽笑千古不成主意已定擡頭見尾生炯炯雙眸直注着自己便毅然道

請先生自盡這一疊替我做個紀念罷說完像表示決心的樣子向榻上躺下其實這一躺實是萬不願意的呢尾生見他這個樣子笑道既你決意不喝我可要獨酌了說完舉壘傾了一杯出來漁陽偷眼看着見琥珀般的佳釀映着個晶通透澈的琉璃杯格外燦爛便嚥了口吐涎將眼閉着只聽得尾生又向抽屜內移了個碟子出來張眼看時見是一碟子臙脂般的雲腿不覺倒抽了一口氣把頭撇轉向壁再也不敢張開眼來接着又聽得尾生舉杯近唇一口口從喉嚨咽將下去那聲息格外無微不辨恨得他想要把手掩着耳朵却又怕尾生瞧見顯得不濟沒奈何只得聽着但覺得杯聲箸聲接着不斷的約莫長久了聽得尾生微吟道但使主人常有酒不知何處在他鄉又吟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吟時接着又飲了幾杯漁陽只是硬忍着不動忽聽得尾生立起身來笑道孺子可教我今夜苦了你了說完將他拉起正色道不想你竟有這般強制工夫那酒原不是一滴不能飲的只憂你因醉誤事故特地來試你一試來來我替你做個紀念罷說完舉起巨壘向窗外一攢接着砰的一聲攢個粉碎道直搗黃龍當與諸君痛飲漁陽你多強制幾回罷誰知這一攢不打緊那巨壘碎處早驚起一個人來你道那人是誰正是殿內破蒲團上低眉合十打坐着的和尚這和尚正定心入冥的坐着忽聽得一聲一響便立起身來道善哉這壘沒叫你喝啊他自裝他的酒與你甚麼干涉巨壘可攢你爲什麼不把天地間這酒字攢了呢說完又冥然打坐着漁陽要出去問時尾生忙搖了搖手低聲道我們講我們的事罷說完兩個人密議了一回那晚兩人便同住一室裏明天一早漁陽便來尋伯純不想被甘棠一陣烏烟瘴氣漁陽便大罵而去回到寺裏見空殿無人閒階寂靜推進尾生房

去見一個人也沒有先已受了一肚子悶氣又盼不到知己回來只箕踞着發楞等了許久不見還來只得一個人惘惘出門依着他平日性子早撞進個酒店去喝個大醉了這天却每過酒店疾趨而過只東南西北的去尋覓却跑了一天沒尋得着回到寺裏依然沒來只得自還家去了只苦着他那隔壁的洒家一連幾天見這白乾老主顧絕足不來眼看走掉了一樁生意如今閒話慢講那尾生究竟到那裏去了是件要緊事不可不將他表白一回却說他那天早上見漁陽去了急着推窗探頭一望見那和尚正預備出去便草草用冷水洗了個臉眼看着和尚出寺便跟踪上去且喜那和尚直往前走沒覺得有人跟着便隔着兩三丈暗暗跟着想這和尚定有些來歷苟探得了他的行踪也是熱鬧場上一件奇特的快事那知這和尚煞也古怪東穿西走再沒個目的地差不都將前西城繞了幾遍兀是沒個歸宿看看日已正午沒喫過朝饈肚子漸漸餓上來了要覓個地方買點心時又怕和尚失了踪跡要不買點心時又餓得慌了一個有作有爲的尾生到此竟有些進退兩難起來遠遠看那和尚時走得飛快全沒半些兒餓意一先一後不覺又繞了一周想這樣支持下去怕要廝趕着一世呢不如想個出奇制勝的法子偷空買辦些食物再來同他頑想罷見對面有個飯店招牌掛着看日已向西再也忍餓不住只得暫停了停脚不想那和尚也將脚步放緩像是尋甚麼的便在臨街一個座上坐了喚快拿飯來夥計笑回道飯熟時已過了請客官略等一回罷尾生立起身來想走那知和尚竟也閃入店來向堂內檢個座坐了尾生想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便奉陪着他罷想罷聽得那和尚一疊連聲喚酒自己原也走乏了酤了一壺在那裏淺斟低酌却不住的偷眼瞧着和尚只見他酒哩肉哩不住的亂喚一個光油油的頭上登

時熱氣蓬勃。泛出些春色來。想等他喝完。再跟。却只是個。不覺暗暗詫異。着道。怎這人。比前天。破蒲團上。活現出。兩付神情來。一個。狼吞虎嚥。一個。觸目關心。直到。點燈時分。和尚。還興致勃勃。在那里。不覺悟了。過來。道。呸。我道。不是。道德。堅定的。高僧。便是。疾世。憤俗的。隱士。所以。特地。跟踪。着他。那知。是個。無寺可投的。酒肉。行者。呢。我還。跟他。則甚。倒不如。還去。罷想。罷喫了。碗飯。匆匆。出店。行不上。數步。漸到了。冷落地方。忽聽。得後邊。足音。蹙然。總跟着。自己。還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那酒肉。和尚。心裏。不覺。一動。故意。放緩。着脚。想讓。過和尚。再來。跟他。那知。那和尚。也放慢了。脚步。再。也不。走上。來看看。到了一。條。寂靜的。巷中。見滿。天。月色。淒涼。蕭颯的。照滿。了一。街。後邊。人影。似。漸漸。行近。前來。一。回。相去。不到。咫尺。覺得。來者。可疑。於。自己。很。有些。兒。關係。究竟。他。跟着。自己。是。甚麼。一。回事。呢。主意。已。定。雄心。突起。將。身子。一。轉。和尚。正。跟。得。脚步。順。喫。他一。攔。險些。兒。撞。個。滿。懷。便。發。怒。道。你。不是。也。有。兩個。眼。珠的。怎。攔。擋。我。起來。尾。生。此時。知。他。不是。個。尋常。瘋。僧。便。站。在。一。邊。陪。笑。道。誰。敢。來。攔。住。大師。我。只。想。問。個。訊。罷了。接着。又。道。大師。來的。地方。我。是。知道。了。只。不知。去。的。地方。是。在。那里。和尚。冷。然。道。到。來的。地方。去。罷了。尾。生。笑。道。大師。撒。謊。哩。既。原。要。到。來的。地方。去。何。如。不。來。既。從。去。的。地方。來。何。如。不。去。大師。你。告。訴。了。我。罷。和。尚。聽。了。這。幾。句。機。鋒。話。不。覺。說。出。幾。句。驚。天。動。地的。話。來。真是。

禪機欲示猶難示 拏爪神龍一夕來

第二十八回

聽梵音故宮開夜祭

辨篡奪祕册落人間

却說尾生將和尚攔住。用來去兩字的禪機來打動。那和尚聽了一時間。覺得四大光明。明心見性。

微笑道：你既曉得來去徒勞，便應自悔。多此一問哩！你看月色闌珊，微霜欲下。我既有此一來，便帶你去罷。說完，拉了尾生，便走。尾生覺得他已經挑動到心絕，不是含蘊萬端，像酒店中的和尚了。便一任他拉着，跟着，便走不多一刻，到了個地方，只見紅牆寂寂，絳殿峨峨，已在故宮左右。有幾個寒蟲牆下，淒然啼着。只這數聲哀韻，已把個十里故宮，點染得淒涼幽寂。那些鬼燐青燐，更是不必說了。和尚引着他，慢慢的沿牆走去。恍惚見有個龍螭蟠舞的大門，原是關着的。經和尚輕輕一彈，便呀然半啟。和尚便引了他挨身進去。起初遲疑着，不欲進去。和尚笑道：「既到這裏，還想躊躇進退麼？」說完，一把拉了他，便走。只見千門萬戶，燈火微茫，掩映着森森宮樹，淒慘萬象。和尚像走熟的一般，穿過了幾重庭院，也沒個人來問訊。到了一個院裏，見別有一天一帶耐冷未凋的松柏，擁着條石皮小徑，徑盡處便見幾塵寺宇。趁月光看去，見一張青石額上，金縷着慈雲庵三字。和尚立定腳，跟將寺門叩了。幾下，笑道：「恨不逢賈島，不然這推敲之際，等不到韓昌黎來判決了。」說時，早有個小沙彌來開門，見了生客，像有些奇怪的樣子。和尚也不理會，攜着他，走到殿上，笑道：「這是甚麼地方？居士如今可說話了。」尾生見殿雖不大，規模却非常宏麗。當中供着個佛龕，一簾繡幕，都金織着雙龍。幕外朱柱丹楹，迴非凡製，便明白了。一半看着和尚，微微點首。和尚便領他在殿上，參了回佛，回到淨室裏來。一叢紫竹，淺映窗紗。四壁寒蟲，如宣佛號，便揀個座坐了下來。見禪牀上堆着一冊書，上簽着滄桑吟四字。正想取來看時，忽聽得牆外樂聲徐動。和尚忙道：「是宮中私祭大行皇帝的時候了。貧衲是有職事的，請你自坐一回。倘無聊時，這滄桑吟記是略足解悶的呢。」說完，披了件袈裟，匆匆走了。尾生正想讀這一冊，如今得了和尚特別許可，便拿着這部書從頭看。

着。只。見。第。一。行。寫。着。羊。皮。掛。三。字。下。邊。寫。着。一。篇。樂。府。道。

羊。皮。掛。猶。如。昨。將。軍。跋。扈。男。兒。善。罵。罵。彼。羊。皮。掛。款。段。出。都。卜。以。夜。先。王。恩。澤。及。萬。民。么。麼。跳。盪。成。書。生。朝。釣。嚴。陵。暮。出。彤。庭。弧。壓。箕。服。大。禍。所。孕。王。莽。假。皇。帝。曹。操。右。將。軍。君。不。見。朱。溫。起。自。椎。埋。劫。盜。之。兒。子。友。珪。大。怒。弑。其。君。

讀。着。那。篇。樂。府。止。不。住。慨。然。歎。息。再。往。下。看。時。却。是。一。段。本。事。道。

某。相。以。知。兵。名。恆。舞。智。馭。人。顛。倒。綱。紀。皇。太。后。上。賓。之。日。宰。輔。例。以。羊。皮。掛。如。禮。致。奠。某。相。托。足。病。後。至。即。日。罷。去。

正。看。到。這。兒。和。尙。已。還。來。了。一。面。脫。着。袈。裟。一。面。笑。道。看。完。了。麼。個。中。消。息。端。不。許。人。間。人。知。道。呢。尾。生。沉。吟。道。雖。沒。看。完。却。也。知。其。大。畧。只。你。拉。我。這。裏。來。做。甚。麼。呢。和。尙。道。時。候。還。早。你。苟。不。畏。磕。睡。還。請。耐。着。等。我。說。完。在。室。中。踱。了。幾。遍。像。在。那。裏。想。甚。麼。似。的。聽。得。遠。遠。的。更。鼓。聲。報。着。三。更。四。圍。燈。火。一。處。處。息。了。纔。坐。向。旁。邊。低。聲。道。你。曉。得。漢。獻。帝。怎。樣。的。亡。國。麼。尾。生。知。他。這。句。話。很。有。意。思。歎。道。大。權。既。失。事。無。可。挽。亡。國。之。君。何。止。漢。獻。和。尙。道。那。就。差。了。我。直。對。你。說。罷。這。兒。是。甚。麼。地。方。想。你。是。個。聰。明。人。總。也。知。道。了。天。下。儘。有。許。多。書。籍。讀。書。人。沒。見。過。也。儘。有。許。多。事。情。聰。明。人。想。不。出。來。的。呢。那。漢。獻。帝。亡。國。一。案。依。着。載。籍。上。說。自。然。是。曹。操。做。的。豈。知。曹。操。還。不。過。是。個。傀。儡。罷。了。你。不。讀。過。他。天。命。在。我。其。爲。周。文。王。一。語。麼。這。是。英。雄。欺。人。之。語。其。實。他。是。不。爲。文。王。而。不。得。呢。你。是。個。讀。過。書。的。人。所。以。我。特。地。引。誘。你。到。這。兒。來。把。一。冊。海。內。孤。本。給。你。看。呢。說。完。從。一。個。枕。箱。中。取。出。一。冊。古。香。古。色。斑。剝。陸。離。的。書。出。來。交。

給尾生尾生接來一看見上寫着漢宮外史四字揭開看着那正文道

文帝天縱睿聖典論自序歷述武德殊未自夸如仲康文遠輩久託心腹朝歌令特乃父之荀文若耳

一夕文帝自藩邸燕見武祖

武祖方沐拔足揮洒以出語

不移晷帝推案以出告左右

曰田舍翁得擔石畜即不復

他望翁而終憤憤者予必有

以拯之未幾武祖召吳質入

密語竟夜質洩諸人曰大王

病痰恆一語三暈且時道東

阿賢而色若甚不愉者

武祖雄略足制羣俊獨不能

馭愛子東阿偶醉祖前睨祖

以笑曰千古英物惟姬發耳

事大可為余老矣禪讓之事



文王苟不旦夕死者牧野之師或反戈西向祖嘿然者久之徐笑曰天下

當為兒於門以內試之

建炎性頑固欲以之嬖堯舜此何可哉惟其臣實不愧四門耳華歆王朗久事殘漢而保身之智切於君國故露掌折盤之際卽漢非獻帝何損於魏天命旣改鼎重亦輕若桀紂輩智猶足以亡國獻何敢望此二人哉

后不必破壁始出帝不必築壇始禪祥符旣定天實助之當壇未築壁未破時如崔瑗輩目光如豆猶謂一死可挽其實死徒死耳天子何能以鴻毛之生失泰山之重故凡崔瑗輩者實可諡之曰不識時務之大愚

宮中事自九錫旣假而後悉主於武祖孱主之命懸於敗絲嘗語武祖曰苟得三尺菴裘門以外事公實主之事爲東阿聞因而挾武祖益力

陳思華采不實任城武少智苟無東阿爲之兄天下事大未可知燃豆之詩或且移以逼人然魏祚之不永君子不能無疑於此也

看到這兒覺得諸如此說從沒有見過沉思一回恍然大悟過來強笑道這書是好的只見了徒令人不歡呢和尙那時突變了一個樣子頽然躺在個椅上雙眼淚不住的滾將下來尾生也黯然了一回歎道看着罷終有個結果在那裏呢和尙從椅上直躍起來道所不與足下同心協力有如此月不多一刻兩人便靜悄悄的睡了却那裏睡得着只算是眼淚相對罷了正在此時尾生忽然想起漁陽來那知漁陽這時正把肚子都氣膨了在那裏呢真是

含情欲說宮中事
鸚鵡前頭不敢言

第二十九回 被禁錮離懷通尺素 和秋興哀唱動江關

却說漁陽那天尋不見尾生。昏盹一覺，霍的立起身來。一出門，便撞入伯純家內。同甘棠鬧了一陣，氣烘烘的，不覺酒饒，又發幾次過酒家，想要進去。大喝只覺頭上有神明監察着的一般，不放兩只腳進去。奈何只得又到廟裏來，見房門兀自閉着，想虧是在這枯廟裏，不然有一百萬家私，也被人偷去了。進了門，見屋主人兀是未還。牀上的被褥絲毫也沒動，便向牀上躺着，不知不覺的睡去。一覺醒來，見尾生已坐在那里，發怔像沉思着甚麼事。一般忙豎起來，摩着肚皮道：「先生好呀，再不來，要把我氣死哩。」尾生一聲也不發，漁陽還自喃喃訴說着前事，把同甘棠衝突的事講完了，指望他說話。那知他輕輕把手向自己搖了幾搖，一手提着筆，向一張紙上橫七豎八的畫着，忽而長歎。身子雖兀然坐着，覺他心思上的忙迫，比循牆環走的還甚。雖不知自己話的話，究竟聽見了，沒有便也不敢去多問。只默默的立在那里。這也算他生平破題兒第一回。要是別個人不理他，時早奮臂大呼罵一個暢快哩。又好一回見尾生將那張紙一絲絲扯個粉碎，爇着枝火柴一條條燒了，纔回眸冷然道：「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這都是不關重要的勾當。我今問你，譬如我爲了一件公事，要差到你極危險的地方去，你能頂着個死字去做麼？」漁陽正沒出氣，聽見這句話，不覺勃然道：「只要死得爽快，比活着受氣強多。你儘管使喚罷。」說完了，話似立刻要走的樣子。尾生笑道：「原也未必定死，只須把死字頂着，便甚麼事也不顧了。我問你第一件能受盡氣惱，不惡聲相向，把真面目藏去，裝出假面目來，同人周旋麼？」漁陽道：「能。」第二呢？尾生道：「第二件，你在這兒知已的，有荷戈執戟的人物麼？」漁陽道：「有。」第三呢？尾生道：「第三問你……說到這兒，時霍的。」

第

四

集

立起身來冷不旁向漁陽臉上一掌道：「你會辦得這些也做那無益有損的事了。漁陽不覺大怒，想還敬他一掌，忽然頰上掌痕直印入心裏，把知識打將開來，恍然大悟，把怒意全般收斂，笑嘻嘻道：「這打焉是頑得的，你不信我這句話，便算是我喫多了放屁罷了。」尾生不覺大喜，攔頭一揖道：「不想你這幾天來工夫長進了許多。」漁陽也笑道：「工夫長進不長進也罷，只面上還辣辣的在那里作痛呢。」尾生見他這樣非常快活悄悄的附耳向他說了幾句，他便欣然走了。這一去不打緊，那時甘棠伯純正在挹芬家，忽見一人送進封信來，見是鶴山的忙抽出來看時，見上邊寫道：

僕以家禍獲罪，長者幽錮之，慘及今日，重以蛾眉謠詠，遂令鸚鵡笑人，嗟乎不幸！生世家禮法，矩矱觸地，網羅學禁之下，閭巷損其愁苦，而人言樂莫若長鶴山。此際或識者諒之耳。昨晨有粉飾僕事，告阿兄者，老人阿柄既倒，臥榻斂人，聞訊之後，乃爲他人作嫁。又怒僕無狀，挾雷霆之威，以興夫僕，特一狂生耳，箕裘之罪，誠何足辭！然以視攘羊之子，猶自竊恕。知我者天曷其有極！然此僅足爲君子言耳。君輩以僕故，亦遭疑妬而獻媚者，且謂是廩毗之倫，罪踰誅戮，竊恐笙歌未撤，斧鑕可懷，謹密以聞。嗟乎！時日卒卒，生死未知，僕誠休矣。而徐陳應劉，一世人倫沐浴自歸，當亦不失故秩。是在識時務者自策之耳。挹芬何狀爲僕勞苦不盡。

兩人看了這信，不覺面色驟變。甘棠放下酒杯，不住循牆而走。一面立刻套車，伯純却不脫書生獸氣，拍案歎息道：「這從那里說起！鶴山竟遇這豆箕之煮，他教我自策，這不是明明罵我麼？拚我這付老骨頭，不着到今日倒要打個千秋計較呢。」甘棠見他這樣微微笑着，先自走了。伯純也不去管他，只將那信一看。

再看歎息不已。挹芬不解所謂。只站在旁邊問長公子寫些甚麼。伯純將張紙遞給他道。公子不能來。却很牽掛你。囑你自己保重呢。挹芬聽了。黯然不語。伯純道。我今天不醉不歸。你教他們把這些看核收拾了去。只留幾個碟子。我們慢慢飲罷。挹芬叫人上來。將殘肴撤了去。把杯碟另移在個矮几上。自陪着伯純上坑小飲。伯純喝了幾杯。想起自己原是個名宿。不應出處之間。造次到這樣。如今臨崖欲勒。悔已無及。不覺從良心上。一縷縷熱將上來。直紅到面上。執着杯低首無語。挹芬知道那信上定有些蹊蹺。只不便去問他。但說大人萬事排遣些看杯裏酒冷哩。伯純停了杯。突然問道。像你們門戶人家一個姐兒。忽然良心發現。把舊時生活一概棄去。情願布衣菜飯。也算得是個有志氣的人麼。挹芬知伯純必定別有個意思。在那里點頭道。怎不能算有志氣。只污泥不染。天壤間。那里有過這種人來。伯純聽了。忽然擊節大笑道。挹芬警我不淺。我今夜便要脫棄一切。借你粧閣作我個清修道場哩。說完。覺得心地開朗。連眼前那枝電燈也似光明了許多。兩人又飲了幾杯。聽得窗外蕭蕭落葉。遠遠的送來一陣秋風。帶着些殘歌餘笛。吹來。接着一陣筳鼓聲。四郊相應。把庭前落葉驚得亂舞。伯純不覺感懷家國一段牢騷。非詩莫吐起來。便就几上寫了秋興八首道。

落葉蕭蕭楓樹林。鬼來窺戶夜森森。一天霜壓關山壯。萬里魂歸海國陰。白髮未消他日恨。黃花猶識故人心。西風高處應無禁。偷爲征人送暮砧。

太液無波玉竦斜。頗聞天子字重華。九秋鷹飽能摩翅。八月河清尙待槎。仙露擎成雙掌淚。暮烟吹落一城笳。如何靈沼芙蓉岸。寂寞開爲紅蓼花。

第

四

集

西山隱隱起斜暉。南雁冥冥入翠微。出谷哀猿能獨笑。向陽秋燕故羣飛。過江庾信名原重。入洛機雲志未違。正是長安工進頌。西山無語蕨初肥。
 江左人才擅賭棋。不遑涕淚爲人悲。帝城羽戢開元日。仙仗旌旗建曆時。楊惲成功爲告密。馮居易老孰驅馳。江頭日落歸暝。萬戶秋風起暮思。
 控弦鳴鏑入陰山。歌哭無端塞兩間。屬國冊書空萬里。興王魁壁耀重關。芙蓉小院開金鑄。輦路清塵又玉顏。白鹿南來千氣運。梯航聞已列朝班。
 霓羽仙人在上頭。驪山殿宇一時秋。登臺神女工貽佩。欠聘天孫善織愁。枳棘風高棲野鶻。蓴鱸味老狎浮鷗。中興諸將皆髦俊。壓駿彎強列大州。
 司隸將軍一夕功。偶然安攘滿寰中。殊恩淚沐蒼生雨。大國歌開猛士風。羊角玄經丹竈冷。昆明雲錦露房紅。銅臺西峙漳流壯。赫赫威儀坐釣翁。
 西去江源自演迤。東來神物失摩陂。麒麟文蹇窮留廓。蛺蝶香殘冷抱枝。漸老情懷中酒易。平生哀樂爲人移。千秋悵望同蕭瑟。古屋荒江涕淚垂。
 說完擲筆歎道。意盡於此。淚盡於此。挹芬你差個人送我。去罷。真是
 杜老哀時有涕淚。一時清唱動江關。

第三十回 獎能員咄嗟供內帑 趁盛會奔走覓街車

却說那戚少甫自到了京裏。虧他渾家的能幹。劉簽事的幫襯。不上幾月。居然充了個科員。那時劉簽事

已託着國恩主知升了司長少甫原仍住在他家里。天天回來總有笑有說的。只那天竟變了個樣子。滿臉憂愁。不住將兩手摩擦着。像掌中有甚麼決策定計的機械一般。可笑他忙了一回。還如沒忙一般。嘴裏不住咕囔着說。這事從那里辦去。那位戚太太見了這個樣子。又熱心起來了。托着個水煙袋。笑道。有甚事難倒了劉爺哩。也值得這樣躊躇起來。其光微把頭點了一點。戚太太笑道。罷呀。怎忙得嘴都沒帶。還來你老人家有甚麼事。到底也得說給人聽聽。像少甫般。老實人說給他聽。自然沒商量的俗語說。海龍王上天還要癩頭龜來駝。可知天大本領。也有沒擺佈的事。一個人想不出計較來。難道別個人便也。想不出來了麼。其光見他笑着說着。把兩個耳環振得如八郎鼓一般。不覺心裏納罕。想橫豎沒法想。且講着解個悶兒也好。便坐下道。今天堂官交下個手諭來。着出納司預備現款七百萬。限明朝十時要齊。戚太太搶着笑道。吓。我道是件甚麼難事。原來這些兒事也值得躊躇錢。又不是用着你的。他要多少。便給多少。難道你想駁回他去麼。其光着急道。我的戚太太。部裏來這些現款。庫藏司裏連扣住沒放的各部薪水。還不到二百萬呢。戚太太鼓着腮。膀子噴口煙道。財政部出去借錢。怕沒人答應麼。其光道。你道。財政部三字。還有信用麼。鹽務處獨立了。稅務處獨立了。交通銀行被人家攔去了一個空衙門。幾百個飯桶。還有誰來借錢呢。戚太太道。堂官爲什麼不找別人去呢。其光道。別人都推諉了。輪到我身上。偏我又是個司出納的。那里能推諉。戚太太笑道。譬如你竟把現款應期備齊。便什麼樣呢。其光聽他問得奇怪。心中一動。轉念區區一個婦人罷了。有多少聰明來替人設法。左不過是口舌上便利些罷了。便搖搖頭道。那也沒有什麼。不過面子上好看些罷了。說完立起身來。不想戚太太含着煙袋。嘴兒沉吟。

第

四

集

道。那。我。也。不。犯。替。你。打。主。意。了。其。光。一。聽。忙。問。說。甚。麼。戚。太。太。冷。冷。的。道。七。百。萬。的。巨。款。辦。齊。時。不。過。得。個。面。子。還。去。忙。他。甚。麼。其。光。從。復。坐。了。下。來。陪。笑。道。譬。如。辦。齊。時。有。別。的。希。望。便。什。麼。樣。呢。戚。太。太。笑。道。你。給。我。騙。了。我。那。里。來。甚。麼。法。想。要。有。法。時。少。甫。還。做。科。員。麼。其。光。忙。立。起。身。來。道。你。果。有。法。子。教。我。時。少。甫。的。科。長。是。拿。得。定。的。戚。太。太。笑。道。還。說。科。長。呢。現。在。的。官。階。值。幾。文。一。斤。便。強。似。這。些。也。沒。甚。麼。希。奇。啊。其。光。道。這。且。不。要。計。較。只。須。法。子。有。效。別。的。都。是。易。事。戚。太。太。笑。吟。吟。道。前。天。少。甫。回。來。不。是。說。部。裏。新。辦。個。銀。行。麼。那。股。款。一。元。一。元。的。向。那。些。投。機。賭。博。的。那。里。已。收。足。了。是。不。是。有。這。件。事。麼。其。光。聽。了。喜。得。拍。手。跌。足。的。道。真。好。計。較。我。簡。直。鬧。昏。了。連。眼。前。的。事。都。想。不。起。來。哩。戚。太。太。你。自。聽。着。好。消。息。罷。說。完。匆。匆。的。出。去。了。也。算。是。他。神。通。廣。大。奔。走。了。一。夜。到。明。日。十。點。鐘。時。候。居。然。依。數。辦。齊。請。堂。官。點。驗。堂。官。見。了。心。上。一。動。想。不。料。他。竟。有。這。咄。嗟。立。辦。的。本。領。不。覺。着。實。獎。勵。了。一。回。其。光。覺。得。此。時。非。常。體。面。便。乘。便。請。道。這。款。是。月。計。預。算。以。外。的。請。明。示。撥。入。那。一。項。下。開。支。呢。堂。官。沉。吟。道。列。入。統。理。處。的。特。別。項。下。罷。其。光。自。然。明。白。退。了。下。來。不。上。幾。日。這。七。百。萬。巨。款。便。發。生。出。震。驚。一。世。的。效。力。來。其。光。少。甫。的。升。官。獲。獎。是。唾。餘。零。墨。且。不。必。去。說。他。京。城。裏。邊。受。了。這。巨。款。影。響。登。時。熱。鬧。起。來。不。要。說。那。些。劇。場。酒。館。公。娼。私。窰。一。處。推。肩。塞。背。熱。鬧。非。常。便。是。那。些。駕。車。的。驢。馬。也。趾。高。氣。揚。驢。首。奮。鬣。拖。着。一。車。的。新。貴。氣。概。不。凡。有。一。天。驢。馬。市。大。街。上。有。一。個。人。奔。得。喘。如。牛。息。沿。着。街。見。一。個。車。行。問。一。個。有。馬。車。沒。有。那。行。裏。的。人。有。的。瞪。着。眼。道。早。半。個。月。已。定。完。了。要。雇。到。天。津。去。雇。罷。有。的。似。笑。不。笑。的。道。有。有。要。多。少。便。多。少。旁。邊。一。個。老。成。的。發。話。道。莫。把。他。頑。罷。這。幾。天。那。里。來。空。馬。車。有。熟。的。大。人。先。生。們。要。借。一。時。

半時或者還有雇是沒雇處的呢看官試猜這是個甚麼盛會那里許多人到北京來坐着車頑原來這兩月來從三條鐵路一路航路計算起來進口貴人共重十八萬五千餘鎊那些貴人是非馬車不裝的平均每車裝二百鎊須有一千餘輛馬車纔裝載得完自然要求過於供應接不暇起來了這十八萬鎊裏邊單表一個人就是那璇璣織錦圖的主人謝應辰他原是個千伶百俐滑不傷雅的人自在席上遇了長鶴山後覺得這人性質驕慢不宜過與殷勤惟我避之愈愼彼始求我愈殷因挾着織錦圖假說要漫遊秦晉其實他何嘗動身這句話不過是孔子鼓瑟而歌的意思罷了果然鶴山不出所料托人從中說額說偷肯相贈無事不竭力報效不多幾日兩方目的各自達到一個得了頓璇璣織錦圖一個却驕從煊赫出都作大將軍記室去了只時局不常變起旦夕大將軍因時利用便殷勤重托他做代表來與萬世不逢之典應辰此時身被榮寵又仗着昔日名士風華一到京時便倚仗文章傲睨親貴高車駟馬不可一世起來一上京便從袖裏發表出一篇歌頌讚美遼皇典麗的文章來登時傳誦天涯他却曉得鶴山此時已成入籠之鶴便驅車專謁被闖者攔住不得進去知道強也無益折回車來看伯純那時伯純正接得鶴山信後無日不在挹芬家行樂他是個大員依例應該恪守官箴深居簡出便是偶然行樂總得易服微行免人指摘那知他非但不怕人指摘并且招要過市一若要人注意的一般這天應辰去看伯純時家人說在挹芬家呢想此老婆婆興復不淺便到挹芬家來說是尋李大人的便直走進去到了內院只聽得裏邊低吟着道從今拜佛燒香後整頓全神注定卿便笑着揭簾進去道老先生好樂啊看時見伯純原一人坐在那里並沒見挹芬因又笑道老先生又撒謊哩卿既不存神將安注伯純不

覺。呆。了。一。呆。見。是。應。辰。笑。着。立。將。起。來。接。着。裏。面。搨。芬。笑。問。道。誰。呀。恕。奴。正。梳。着。等。回。出。來。拜。見。罷。應。辰。忙。笑。道。不。必。出。來。我。們。是。絕。不。拘。俗。的。呢。說。着。坐。着。同。伯。純。講。了。幾。句。契。闊。便。向。桌。上。翻。着。見。一。張。紙。上。



辰。撫。掌。大。笑。却。把。個。搨。芬。笑。得。不。好。意。思。搭。訕。着。說。出。幾。句。驚。人。聽。聞。的。話。來。真。是。
東。平。瓜。熟。秦。王。死。
賴。以。佯。狂。保。令。名。

密。寫。着。楷。書。館。閣。體。裁。非。常。工。麗。一。望。是。老。太。史。的。手。筆。正。要。檢。起。來。看。時。被。伯。純。一。手。搶。去。攥。在。懷。中。道。你。又。來。羅。皂。了。應。辰。笑。道。敢。是。定。情。詩。麼。到。老。風。情。古。人。不。廢。老。先。生。又。何。必。吝。此。珠。玉。呢。伯。純。沉。吟。了。一。回。歎。道。便。說。他。是。定。情。詩。也。好。只。你。却。不。必。看。這。些。呢。說。時。搨。芬。已。粧。罷。出。來。應。辰。不。住。的。贊。了。幾。聲。伯。純。忽。發。狂。態。吟。道。梅。花。倚。雪。越。紅。豔。如。汝。差。堪。共。白。頭。應。

第三十一回 趁香車良辰擁佳麗 游僻地糞窖話前游

却說搨芬聽伯純念出這兩句詩來別的字不懂只共白頭三字覺得似說着自己便搭訕着道不要做詩罷明天是千年難得的盛會我是去頑定的你們便什麼樣呢這句話把伯純心事突然提了起來面上便慘淡了許多忽然一轉念笑道我的車已被人家借去了想叨你些光跨着你車沿去樂一回呢應辰忙道我原包了輛車在那裏我們何不一起走呢伯純搖頭微笑搨芬沒奈何只得應道甚麼跨車沿不跨車沿的大人要同去怕人家說甚麼話了伯純大喜這天便在搨芬家混了一天到明天東方還沒發白只聽得一陣爆竹聲東南西北的響應起來遠遠的又接着一隊隊的軍樂直把伯純鬧得再也睡不住張開眼來一看見居然睡在搨芬家裏仔細一聽覺幾間屋內都靜悄悄的自己便輕輕地起身穿着衣服却驚動了一個丫頭在被窩中間道大人怎地早晚便起來了太陽還沒下地呢伯純怕驚醒了搨芬隨說道我原重要躺的你自躺罷說完向粧臺上隨意拉了冊書連衣躺在牀上揭開第一頁來看那知不是別的是一冊新發行的通曆想要換時又不便下牀只得往下看去只見正月份那一頁的第四行一直雙行直寫到底便讀着道四日癸酉金房危宜祭祀祈福沐浴剃頭掃舍破土安葬入學修造出行上官赴任會親友開市交易上表結婚登大寶便再也忍不住詫異道從沒見通書上標過宜登大寶的難道民意可製天道亦可製麼說完再看了一遍那登大寶三字兀自在那裏并且這大字還似拉開了闊嘴在那裏向自己笑的一般便把那通書一丟張着兩眼向牀頂呆呆看着恍恍惚惚見牀頂上有許多羽旄干戚金輦玉輅擁着個龍顏日表的聖人過去要想把手去捫時門外一陣軍樂把

第

四

集

隔房搨芬驚醒咳嗽了一聲。伯純低喚道：「早些起來梳洗罷。」外邊正熱鬧呢。搨芬懶懶的道：「是甚麼時候了？」那些丫頭聽得搨芬說話，纔一個擦着眼爬了起來，不多一刻，搨了臉水進來，請伯純洗臉。伯純此時心如冰冷，無可無不可的洗漱了。接着搨芬亂挽雲鬟的進來，笑道：「大人怎沒還公館啊？」伯純一笑，搨芬道：「請你外邊坐罷。」伯純會意，便把房讓給他，自向外邊書堂中去見簷前，居然已掛着四盞紅明角燈。綿穗低垂，檀籠深護，明角上還隱約描金着「太平萬歲」四字，也不去管他，自打着出去。以後的主意，不知不覺太陽漸高了，人聲漸雜了。搨芬也粧罷出來了，見他輕清情雅，結束非凡，暗暗點了點頭，又不多一回午飯也過了，車也套好了。搨芬換了件衣服，向着自己嫣然一笑，便攜手上車。伯純此時喜仔仔的擁着無雙佳麗寶馬，駝來從車窗中望着見六市蕭條，除却兩面國旗一簷燈彩以外，也沒甚麼繁華景象。車到了公園門口，纔要下車，見一匹高頭駿馬，風也般的捲來，從車前掠過，看馬上時一個戎裝煊赫的將軍，據鞍顧盼着，正是甘棠。伯純向他笑了一笑，只甘棠却見他同搨芬同車，現着滿臉納罕樣子，一剎時便過去了。伯純見他這樣子，自己覺得不虛此行，非常得意，便先自下車，候着搨芬一同進去。果然千年盛典華麗非凡，一個周圍十里的園子，全憑官廳預備得裝點得花團錦簇，東一堆西一簇的，都是些變戲法哩。唱鼓兒詞哩，兩個纔進了園，不十步便見劉其光同戚少甫胸前掛着光燦閃爍的徽章，有笑有說的走將過來，見了伯純同搨芬忙湊上來，笑道：「大人今日遇了堯天舜日，竟攜着無雙佳麗來逛起園來。」伯純微微一笑，故意向搨芬耳邊密語了幾句，傲然道：「我們還沒走遍園中呢。」再見罷說完，攜着搨芬走了，不一回又見那應辰等也走了過來，一式的峨冠雪領，像當着甚麼職務的樣子。伯純笑道：「忙

呀。怕。還。沒。飽。過。肚。呢。挹。芬。也。上。前。見。了。應。辰。等。齊。笑。道。不。想。老。大。人。今。天。竟。樂。得。挾。妓。冶。遊。起。來。伯。純。笑。道。只。這。一。點。強。似。你。們。些。罷。了。至。於。計。事。論。功。形。庭。楹。賞。衰。老。餘。生。那。里。敢。望。諸。君。項。背。說。着。又。攜。着。挹。芬。走。到。別。處。去。了。大。約。這。天。的。公。園。內。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凡。在。如。此。京。華。中。的。人。物。沒。一。個。不。揚。眉。吐。氣。的。在。園。內。見。了。伯。純。挹。芬。時。都。半。是。認。識。的。總。現。着。一。種。納。罕。樣。子。還。有。幾。個。替。伯。純。可。惜。道。好。好。的。一。個。人。才。冠。冕。倘。自。愛。着。一。二。分。托。賴。着。天。恩。祖。德。怕。不。是。臺。閣。中。人。却。自。暴。自。棄。到。如。此。如。今。越。發。放。浪。竟。向。萬。目。闌。闌。的。地。方。帶。起。妓。來。這。種。說。話。伯。純。也。聽。得。一。二。句。非。但。不。惱。并。且。着。實。歡。喜。同。挹。芬。走。了。一。回。一。個。是。衰。老。龍。鍾。一。個。是。伶。仃。鸞。襖。大。家。覺。得。有。些。疲。乏。起。來。便。暫。向。個。茶。亭。中。坐。着。見。對。面。坐。着。三。人。仔。細。看。時。不。覺。一。驚。原。來。三。人。的。衣。服。形。容。非。常。令。人。注。意。一。個。毘。羅。袈。裟。僧。人。模。樣。一。個。燕。領。虎。額。遊。俠。形。容。這。兩。個。是。打。橫。坐。着。的。中。間。一。個。錦。衣。玉。貌。竟。如。彩。雲。皓。月。一。般。大。有。太。原。公。子。神。采。偉。然。的。神。氣。看。官。你。道。三。人。是。誰。却。是。尾。生。漁。陽。同。那。個。行。踪。詭。祕。的。僧。人。伯。純。一。眼。看。見。那。漁。陽。認。識。是。前。天。瘋。瘋。顛。顛。上。門。說。話。的。人。心。裏。暗。暗。奇。怪。再。見。那。少。年。真。是。劍。眉。星。眼。英。俊。非。常。心。裏。着。實。的。欽。敬。只。見。那。僧。人。向。少。年。道。居。士。珍。重。少。年。微。微。將。頭。點。了。點。僧。人。便。飄。然。走。了。挹。芬。此。時。走。得。厭。煩。想。要。走。了。伯。純。捨。不。得。那。少。年。總。想。結。識。這。人。却。又。不。敢。造。次。便。先。送。了。挹。芬。上。車。自。己。重。還。進。園。來。再。到。那。亭。子。裏。找。時。那。少。年。早。走。開。了。只。得。一。人。隨。便。躡。着。見。一。簇。簇。的。小。元。勳。都。趾。高。氣。揚。鮮。衣。華。服。的。在。園。逛。着。伯。純。怕。見。了。他。們。兜。搭。便。向。那。冷。落。地。方。走。去。到。那。園。的。東。盡。頭。處。只。聽。兩。個。人。在。那。議。論。一。個。道。我。們。去。年。不。是。在。祈。年。殿。上。搬。演。過。的。麼。一。個。道。我。記。得。你。正。坐。在。寶。座。上。被。我。夾。頸。一。拾。便。捨。了。下。來。咧。

第

四

集

伯純聽了嚇了一跳尋着聲走去見是一個毛廁廁上正蹲着兩個人在那里出恭滿口的却是皇帝萬歲的亂話伯純忍不住一笑自己笑着自己道吓我道是誰原來蹲在廁上的臭議論罷了那兩人原自無賴見一個衣冠整潔儼然道貌的人急急向廁上一探首接着口唾沫回身便走一齊笑着說道可。是來勸進的麼不要走待孤王下了廁來封你們七八等的子男罷伯純聽了心里不快自走向別處去了。那兩人下了毛廁不見了那勸進人相顧大笑道別管他且去聽一回大鼓詞罷真是臨樓大舖開新典歌舞昇平又一朝。

第二十二回

競優秀禮帽作舞蹈

寄感慨鼓板繞餘音

却說那兩人正是第一回上借他作引的劉哈兒同馬回子他兩人出了毛廁拉拉扯扯喧嚷向園中闖了一回闖進酒棚去喝了一回又醉醺醺的闖出酒棚却好前弓兩位優秀人物兩個人說着笑着分頭直撞過去一人一個那兩位優秀人物的禮帽便各碌碌撞將下來像兩個西瓜般在地上亂轉優秀人物不覺勃然大怒他兩人笑道怪不得人家說聖天子天與人歸百靈呵護連這兩個帽兒也靈起來在那里舞蹈山呼哩說時向地上拾了起來一人一個捧給優秀人物道這樣貴重的帽子爺們帶也不繫一根便戴了逃走了可通緝也不中用呢說完笑個不住兩位優秀人物原想大發威風的如今見他們兩人行的說的七分醉三分瘋模樣到沒法奈何他們向他們釘了幾眼拿着帽子走了兩人看他們去遠了直笑得酒都險些嘔出來拍手跌足向着前邊道帽子逃走了快些來呀一路說一路笑直到大鼓棚里來京裏的大鼓書場本是非常簡單的兩張長凳一隻半桌青瓦茶壺粗罌茶杯一付而外只

有一付大鼓行頭罷了。這天却靠着聖天子洪福也裝點得有聲有色。那棚前綴着三個紅紙球。球下垂着五采紙穗。臨風搖曳。着一溜懸着四盞紅燈。兩根棚柱上粘着一副對聯。道男兒愛國爭先聽聖主開



基第一棚不知道是誰的手筆。居然典麗確切。他們兩人原不理會這些正往裏走。忽聽耳旁一聲霹靂道二位來呀。兩人不覺一驚回頭看時。纔見一個滿臉肥麻一頭黃髮的通州婆子。立在個凳上。嘻開着嘴。喊呢。進了棚去。也有幾個客位滿坐着。許多聽客也有鬍頭高蹺的。也有毡笠革履的。也有短襟窄袖的。雖是個大鼓棚兒。到也成個五族共相的模樣。兩人挨個坐頭。坐了見場上還沒開唱。一個戴着毡帽。穿着旱烟袋的正抹拭着鼓板呢。停了一回。從場後走出個女子來。扎着脚管。挽着個高髻。略點了一痕胭脂。向衆人擺了一擺。將鼓板試了一回。纔念出四句開篇來。

道。揖讓。征討。各一時。前人事。是後人。師花開。花落空。庭裏狼藉。東風付贖脂。衆人喝了一聲。采兩人也莫名。其妙的。跟着喝采。那女子停了一回。向着臺下道。今天唱的是一套最新的故事。兒名目叫天子萬年待奴。點起鼓板。慢慢唱來。說完。喝了口茶。將板子和了。和向臺下一笑。唱將起來。道。

天。嫌。寂。寞。地。苦。蕭。條。山。川。河。嶽。清。興。偏。高。盼。那。造。化。兒。曹。將。興。亡。治。亂。一。代。代。編。做。悲。歡。材。料。倩。廿。四。朝。皇。帝。裝。個。塊。壘。把。三。萬。里。山。河。捆。做。腰。包。咯。咚。咚。鼓。亂。響。嗒。喇。喇。板。輕。敲。香。噴。玉。顛。紅。破。櫻。桃。舌。尖。上。跳。出。個。新。朝。

唱到這兒。衆人又喝起采來。他便略停頓了一頓。唱道。

天。子。當。朝。濟。濟。羣。僚。文。的。是。西。瓜。帽。武。的。葫。蘆。腰。文。的。是。四。綱。六。常。武。的。是。七。略。八。韜。文。的。是。額。骨。朝。地。碰。武。的。是。腳。底。向。天。蹺。文。的。鑽。武。的。跳。文。的。喘。武。的。號。熱。烘。烘。亂。糟。糟。七。手。八。腳。捧。出。大。英。豪。天。子。說。卿。等。功。高。孤。王。命。好。一。個。個。封。做。一。百。零。八。等。子。男。號。

衆人聽了。笑個不住。女子又頓了頓。再唱道。

功。成。名。就。酒。酣。飯。飽。太。平。無。事。落。得。逍。遙。華。東。館。眼。花。撩。亂。了。山。西。佬。三。樂。園。車。輪。碾。碎。了。書。獸。腦。簾。前。逢。大。敵。帚。底。侍。兒。驕。校。外。倚。斜。湯。眼。裏。縫。窮。僧。這。都。是。四。海。昇。平。聖。天。子。成。就。的。新。諧。笑。

衆人聽了。雖有曉得的。有不曉得的。只覺他唱的聲調鏗鏘。便不曉得也愛聽。將下去。女子便再接着唱道。

侯。門。路。遙。深。閨。夢。遙。翩。翩。公。子。怎。流。連。大。道。纔。賦。月。團。圓。捐。棄。秋。風。早。室。邇。人。遠。魚。沉。雁。杳。輦。哈。哈。太。

阿持倒主人翁。禁錮牀頭了。自古人無百歲好。狗無一日飽。便貴爲天子。也有個下梢。唱到這兒將鼓板緊了一緊道。

堯天高。舜日遙。翻四千年舊案。別把河山造千門萬戶。春風一到吹遍宮花。宮草怕纔過陳橋。又得漁陽報。把我這新歌驚破了。把我這新歌驚破了。

詩曰 萬里山河正夕陽 衣冠百輩頌王皇 寫他一剎風華事 澆我年時百轉腸 (完)



第

四

集

詩

餘

小除夕攜阿婉憑弔蘇小墓 調寄浣溪沙

(澹雲)

疏柳寒鴉繪碧空。低徊芳塚去匆匆。夕陽人在畫圖中。山色遙分眉子綠，霞光微暈鬢兒紅。西泠橋畔一絲風。

澹雲寫示小除夕攜阿婉憑弔蘇小墓詞。清芬撲人馨逸可憐。余眷念雋

遊追懷往迹不能無感奉和一章不自知其淒怨也 (疏雨)

香塚蒼茫夕照空。舊時油壁此匆匆。有誰憑弔暮煙中。已覺天寒憐袖翠，苦因命薄怨顏紅。教人惆悵畫橋風。

俠情小說

游俠外史

原 版 影 印

歷代詩話

原 版 現 價 金 四 十 元 且 不 易 得 影 印 本 與 原 版 絲 毫 無 異 定 價 洋 六 元

本 書 之 著 者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唐	唐	梁
強	葉	許	呂	周	魏	陳	劉	司	歐	尤	司	鍾
幼	少	顓	本	紫	泰	師	放	馬	陽	表	空	皎
安	蘊	明	中	芝	泰	道	放	光	修	表	圖	然
後	明	明	明	元	元	元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學	顧	朱	王	徐	范	范	楊	蔣	嚴	姜	周	葛
何	元	承	世	植	梈	梈	載	正	羽	夔	必	立
文	慶	爵	懋	卿	梈	梈	載	子	初	夔	大	方
煥	慶	爵	懋	卿	梈	梈	載	子	初	夔	大	方

全 書 十 六 冊 厚 中 國 史 精 印

現 代 十 大 家 詩 鈔

劉	蔣	章	梁	鄭	易	陳	康	樊	王
申	觀	太	任	蘇	實	伯	南	樊	壬
叔	雲	炎	公	戲	甫	嚴	海	山	秋

全 書 四 冊 價 洋 八 角

(丙小一)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言情
小說

游俠外史

小 說 大 觀

叙曰。小說之道。其盛於諸子乎。故莊子曰。寓言十九。大抵荒渺奇誕。自明其清高之意。及後世以委巷之談。傳之楮墨。足以覘風俗政教之盛衰。或寓斧鉞於微言。是詩春秋之遺意也。故小說之分。厥有兩派。一名寫想。一名寫事。而皆文藝之旁流。以增人之趣味為主。以美為歸。其文章大抵隨時遷變。而其邱壑采繪。悉有條理。自古及今。益以繁瑣。體洪而思精。則進化之明驗也。迄乎海通以後。重譯之國寶書。易求而其小說固荒怪矣。又以民風絕異。彼言之至庸。吾聞之則大愕。遂覃然有至味。乃風行乎宇內。然按其規矩準則。其字句之法。起伏映帶之方。展拓蓄勢之則。鍼線之迹。與吾古之作者若合一契。但其用筆刻露變動如巖嶸。回合劍芒刺天。其視吾國之書深沈渾融如大海推瀾。舉重如輕。使人穆然遠思。其味隳泐欲絕。復益殆不侔矣。方今學絕道喪。庶士沈埋。有心之士。寄意野史。以消其日力。而冀補救人心於萬一。社會之中。亦沈溺歡樂。無復憂思憤憤之人。於是小說乃盛於一時。然而萬流雜沓。其精心結構。上掛古初。旁抗鄰國者。希矣。乃至羌無他意。舉凡邱壑采繪。矩準繩范。無所覩而亦操觚力作。其高等身不亦怪乎。昔人得名於世。必積以半生之勤鑿定於書宿。而今則作者如雲。少知旬讀。皆是自是社會。此乃小說之浩劫。亦文章之大憂也。夫為文章者。殆莫難於小說。蓋於雕詞飾句而外。必有高遠之宗旨。詭幻之事蹟。而尤莫難於穿插事跡。有骨節之連絡。血脈之貫通。如是而小說始可觀也。雖然。此非萬卷已破洞澈人事。兼明哲理。苦思精慮。孰能臻之。由是言之。真專門之大業也。吾嘗見時賢以文名國中。其為小說宜其佳矣。乃或作史。或作論。皆不似小說。則賢者自作其史。與論特冒小說之名耳。蓋史直而簡。正容而

道○之○小○說○曲○而○繁○細○詼○諧○雜○作○以○述○之○者○也○此○一○異○也○論○與○叙○事○判○若○雲○天○論○議○言○理○所○以○淪○智○小○說○博○趣○所○以○動○心○此○二○異○也○今○攬○官○書○於○小○說○則○躁○者○讀○之○必○裂○雜○政○談○於○小○說○昏○者○讀○之○必○拋○無○味○故○也○以○此○推○之○藝○不○窮○極○勿○輕○創○作○明○矣○吾○沈○酣○小○說○有○年○間○一○爲○之○以○公○同○好○此○語○所○謂○非○日○能○之○願○學○焉○者○若○當○世○卽○以○吾○之○論○相○督○過○則○吾○知○懼○矣○吾○知○愧○矣○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東臺蔡達叙於淮陰縣北之農圃

題辭

驚○看○滄○海○數○揚○塵○一○卷○文○章○涕○淚○新○感○爾○抱○冰○存○壯○志○前○身○合○是○鈞○鰲○人○
虎○頭○猿○臂○拜○將○軍○擊○鼓○鳴○笳○動○暮○雲○公○戰○無○人○私○鬪○勇○更○從○何○處○問○商○君○
掃○眉○從○古○辱○胭脂○快○讀○奇○文○劇○可○思○寄○語○投○牀○悲○國○難○不○須○求○變○作○男○兒○
淮○南○有○客○夢○江○潭○寫○出○芳○菲○九○畹○蘭○珍○重○國○香○猶○往○日○玉○釵○未○肯○挂○君○冠○

如皋黃髯客題

言情小說
游俠外史

孤桐

第一章

某日石城秋色之裏礮聲若沸忽焉寂靜惟有槍聲類賀歲朝之爆竹續續而發於是革命之運告終黎民之浩劫猶未終也方先登之際軍令未肅兵弁四出搜取遺孽凡在圍城中者固孰能自白爲無辜幸屠戮甚希果能斥貲不挾解衣不御亦足蕭然而遠引要知兵燹之餘亦如前代畫師描摹粉本決不肯一筆戾於前人則名將戰勝之迹又胡能自脫於淵源之矩矱試問巍巍龍蟠虎踞之都若非數千年戰血所膏則後人又何憑以爲弔古之料者故慘狀者名都之良友今茲之事初非惡戰故和以他種之血然後視古無讓而吾人削簡爲野史者尤不寂寞得以縱其筆勢發抒無窮之慨也

第二章

一精潔之書室中坐兩少年容儀並都而一人溫溫似學校中書生而眉宇間英爽之氣亦表其剛健其一人則偉岸而凜烈顧盼皆作鷹隼二人促坐談心狀至舒徐而室中茗盃鑪煙尤雅致無倫主人者有武容者也此時聞室外彈落如霰顧客言曰雪明君此城旦夕下矣國是或將大定客曰茲未可知顧兵革之事暫息於政治良楛無與而吾曹生命所託豈有全地主人曰然政治之惡殺人逾刃客歎息曰哀哉首事者將不得其死此曹奮躍求名殊未熟計國家及民生之利害主人笑曰吾國政治家半出文人好求創獲之論是用異議蠶興彼之爲國幾視若紙上作書可以惟吾意所至客曰此屬國民心理之缺憾

弗能萬慮一致。抒誠而上。下其謀。夫置謀而常出於爭謀之未定。國已墟矣。况其所爭。或緣朋黨歷代。覆轍大抵如斯。亡國之端。莫危於此矣。言已泣下。此時有礮彈落鄰右。火大起。幸屋非毗連。風復不便。遂未



壁不期同入手衣囊。出手槍摩挲。尋復納之。雖無所畏怖。然不能弗虞。以此身自視重也。驟聞馬蹄紛紛。有聲甚厲。知攻城軍以馬隊入矣。可半句鐘。兒啼女哭之聲四起。書室位於小院之西。東鄰欲燼而北鄰

殃及。然二人皆起立側耳聽聲。響客曰。市中甚靜何也。主人曰。城且破。主兵者備走計矣。或且自裁前敵。縱未燬而後勁已不能軍。故寂耳。忽呼嘯有聲。排槍繼發。客曰。噫。殆肆劫乎。何以禦之。主人曰。吾輩惟聽其搜括。可耳。久之無復變狀。日已夕。惟比鄰之火融然。礮聲停矣。二人皆卜城已下。當困居圍城。本冀速下孤城。死守本無全理。徒傷人至此。復入坐暗室。不燈。借光鄰

足音大作。槍刃觸壁鏗然。有老嫗哀哀作絮語曰：幸見赦。吾家無長物也。語未竟。槍跌一擊。鏗然。遂無語。俄頃。大嘯者數人。雜沓去。兩少年歷歷聞之。鬱怒極容。立慘淡。而門外之履已滿。方圖破門。主人曰：吾不耐矣。盍戰乎。客曰：可。遂皆出槍。客曰：彈數幾何。主人曰：百餘。客頷之。院門在書室之右。搖搖欲墜。二人遂出。依院牆而北。向以槍向門。門立破。入者五人。槍發。仆者二。餘立逃。槍再鳴。又殪其一。即聞高呼。取人知。外間尙蠶聚。日益注門。而身並蹲伏。旋有彈從門外斜射入。適中立處。不伏者殆矣。二少年乃潛移近門。次以目相語。遂斗起。乘垣伏瓦脊。後即發槍。門外兵方圍陷門。未及顧。簷際遽仆數人。餘或仰擊。猝不能中。乃復逃。少頃。遠處屋際。時有流彈。二人堅不爲動。忽見隔巷樓上。隱約有人。主人欲擊。客止之。而火光起。蓋敵發槍也。主人遽答一彈。似中矣。斗大聲發於旁。二人幾墮。而書室已毀。客曰：噫。炸彈。更視院牆。門北俱圯。幸相距二尺許。尙完。遙見火光中。兵復大集。時門外巷南北皆有兵。又虞炸彈。再至。因互示意。爲避去計。初欲登南鄰屋舍。逐屋而移。又恐適利來兵之射擊。惟東面火宅。無垣墉之礙。可行。而蹈火亦絕險。既下。急擇已燼處着足。數步外。履已焦。趾爲之痛。而背後之槍彈已蚩。然並至急躍。而冒火。然東巷尙有兵二人者。自計必無幸矣。幸細審數兵。方務攫物。似未審巷戰事。二人乃變計潛暗處。乘隙趨過。竟公然出險。越一狹巷而東。趨行時。斥其長衫藏槍。欲由鐘鼓樓而至下關。才行里許。塞途皆險狀。及慘狀。二人慘默。乍伏乍行。至丁家橋畔。遠遠火中呼噪大起。二人潛行至近。則衆兵方挾數婦人。歡然歌而急走。中有女郎。尤光豔。宛轉嬌嘶。雪明私謂鐸意（主人名也）曰：在理宜救之。顧彼衆我寡。奈何。即萬一幸勝。挾此焉逃。鐸意曰：舍身爲義。法有並死。雪明曰：死無益。奈何。鐸意曰：然則縱槍使女郎玉碎可乎。雪明不

應而鐸意之槍已發。女應聲仆。雪明怒曰：胡再不謀。鐸意曰：吾所爲當也。雪明太息時，衆兵俱怒，委女骸。舉火四燭。鐸意曰：行矣。雪明曰：君行也。我死之誠不忍。委地花鈿，暴露於此。然兵覓人不得，皆曰：流彈也。火光所耀，已及鐸意之膝。以衣黑不覺。兵乃共挾餘婦行。二人乃昇女尸至綠筠花園，然無銹鏽。覓木片二，掘土尺許埋之。費時數句鐘，方回頭。向此薄命人香塚作別。而東方已白矣。顧一入晝間，道乃愈蕪。因相對失望。雪明曰：茲惟舍械而行，或冀得免。抗無益也。鐸意曰：吾意暫入一領事館避難。雪明曰：託庇外人血性男子，義所不出。鐸意曰：此固下策。舍此姑冒死行也。吾今將叙此二人身世，使讀書者漸熟其人。雪明者，周姓，隱名徐州人也。鼎革之際，與漢口之戰，奮勇陷陣，傷骸愈後，應南京政府召爲參謀。統一後，翩然謝事，寓同僚屠鐸意之家。以文酒著述爲事。方政爭之烈，雪明倡和平興國之論，以爲政治者其形狀常依人民心理之公而實施之際，要在深中癥結。今黨人實行之力本無上下，而顧互掣其肘。至於持論悉憑私心之感想，而不察社會之人心與民生利病之眞，何以爲國。今國民智力並敝，靜以圖治則功緩，而可冀斷無兵革相尋而人民反晉其智力之理。有人一臂微木，強從而絕之，是自滅其膂力而召强者之陵。今國民不思共濟，而且夕尋仇，藉使一興一蹶無異。舉鼎方危，自斷其臂，助何可出也。顧正論衍衍，傾聽者希而亂起矣。首難者以舊誼辟雪明爲大將，雪明嚴拒之。且勸其顧民命，於是首難者禁其出城。鐸意亦然。而雪明乞許鐸意眷屬出城，首難者允之。二人蟄伏圍城，幸不絕糧。數日以後，狀愈險。僮婢星散，時有兵窺室作兇狀。蓋主兵者恐其爲敵用耳。鐸意豪邁人也，輒怒叱。雪明夷然想空際，偶落一彈者，齏粉矣。尙暇與彼輩辨是非哉。如是者直至城破而止。至城破以後，景況吾已歷歷敘述。若脫險之狀。

尙有遺漏。特吾書本不欲寫此殘酷之兵。間度讀者亦知吾爲小說。悉屬柔情。及美人之嬌態。苟無關於此。概從簡畧。總言之。此兩英雄。狼狽方亟。而元戎已戡其兵。乃蕭然至於下關。

第二章

雪明顧鐸意曰。今不名一錢。奈何。鐸意躊躇曰。無已。沿鐵道乞食。至鎮江。彼中故舊尙多。得贊助。更議他行。雪明曰。道遠。而日斜。枵腹。胡以能行。二人方坐於江濱。望波紋而凝思。彼終古無愁之太陽。尙殷然照於粉堞之次。江山人物俱佳。但憾丁失路時耳。上游之樓船下駛。而羞澀。阮囊萬不能。屨入。惟有目斷。長空作無可奈何之想。尙有荷兵之士。時來叱咤。此時蓋眞宰以極英雄之人。嘗極淒涼之味矣。然彼等仍依其向來之慣習。及未運之未。至圖萬一之希冀。昂然上道矣。饑疲之餘。足履地如踏絛絮。乃聯臂而行。罔罔然。但有前趣。雪明居左。鐸意右之。未里許。斗左次。有人言曰。二君尙未覺得一新伴侶乎。二人在江濱東行之際。火車站次。有一人冠草帽。衣黑緞之袍。見之欲呼復咽。乃尾之。而此際乃出聲。二人驚顧大喜。雪明曰。噫。務實君從天降乎。何由至此。務實曰。吾肆中有貨貯車站中。亂起車停。今晨得電。言城已下。故來提貨也。茲貨已入車。吾方出站。欲登車。乃見君等。令我驚駭。初欲呼詢。恐生不測。故尾至。幽處方相語耳。雪明曰。何謂不測。務實低聲曰。君在首亂中。吾聞購緝久矣。二人駭詫曰。異哉。雪明曰。吾初未與亂事。若與者如此。堅城豈可旦暮下耶。今日奈何。其投首耶。務實曰。不可。今之殺人。鮮有定讞。何必以身試哉。計君能脫身兵間。衆必不能指名。姑乘車至鎮江。停吾肆中。待小汽船北行。伏淮泗間。吾有友人。可相庇也。務實深信雪明等不肯竄身異域。圖全。故畫策如是。二人皆諾。乃折歸。務實爲購票。支吾盤詰。十分

第

四

集

鐘外登車行。務實急購食物療二士饑。二人且嚼且言亂離之苦。食竟頽然假寐。務實則坐而爲籌。肥遯之計焉。務實爲人謀慮周至。好急人之難。商業極利。坐是且耗。幸有幹力支拄。故雖一擲千金不敗。而亦以此結一時豪俊。當時深思未竟。車已抵鎮江。呼雪明鐸意醒。下車肆人迎者數輩。務實指麾取貨。卽雇馬車。先送二客至肆中。命一司事件之。二人入馬車中立睡。此司事乃寂寞不可耐。但聽馬蹄聲。及引目車窗觀行人耳。旣至肆立醒。睡人同下。復命車往。返主人已乃取衣上客。速客衣竟。飲茶一杯。而務實已入。曰幸哉。站長識我。乃未盤詰。固不審余客之奇也。雪明日。平昔恒不出戶。宜聞名者。夥而識面者。希今茲亦用是脫也。務實曰。然亦稽察者疏也。彼首事之人。不逍遙至海上邪。鐸意曰。鄙哉。無勇極矣。雪明微笑。卽問務實曰。北行之汽船。何時行也。務實曰。明朝亭午。雪明日。淮上居停誰氏。務實曰。子宜知之。甯不聞塵海英雄有臥雲客者。伏於長淮之北邪。雪明日。頗聞之。但淮上雖近。里閭僕少。小離家。惟於故舊間展轉得諸傳聞。究未審其人如何也。務實曰。是人逃名甚久。恒戒相知。勿爲標榜。然其人隱而俠者也。兩淮豪傑皆潛戴之。所居在清河治北二十里。築圩圍地。頃許茅舍竹籬。而花木林泉雅麗。無倫以其才力蓋大。足有爲然。少年時傷心至極。遂甘老幽居不出。蓋二十年未越家門一步。顧其生涯未爲枯寂。無妻無子。但有愛女一人。臥雲則課之文史。兼及技擊。淮海絕無佳麗。而此女則爲人間殊色。如惡草粘天。而一枝奇花。逞豔豔乃無上。余籍淮安。先世與其家爲姻連。幼時卽爲摯友。三年前余至其家。女尙垂髫。臥雲顧而謂余曰。丈夫何用生兒似仲謀。但弱女慰情嫁得英雄婿。則無子而有子矣。余深服其超豁。彼蓋出其旋乾轉坤之才。力不施之於普濟蒼生。而僅用以教成嬌女也。而聲威所樹。官吏震恐如虎。在山地

方有民變得臥雲傳一語無不立換故牧守以下嚴憚無敢少忤子往依之必無害也言次晚餐已陳遂共餐餐畢務實取紙筆以電與臥雲曰今有友人望君門而投止乞階前地容之客以明日行兩日間有英俊少年二叩戶者急延之必令君喜書竟即付肆蓋章持向電局復爲二客拓寢室治行具咄嗟立辦雪明借鐸意就寢謂鐸意曰此行殆無危機子眷屬在上海在理亦宜省之明朝曷不分袂鐸意曰吾非重友誼棄愛妻但英雄如臥雲不一面甯非愚邪且吾妻依父以居甚安無勞顧慮雪明日君意固豪乃無情慄鐸意欲睡含胡答曰子未經情海中固不知相思之味濃於歡會也言已即入夢

第四章

明日日方中二人登舟務實淒然爲別而去笛聲一動舟疾如矢至揚州稽察極嚴有兵士偉碩無倫曲身入倉厥狀如龜絮絮問來歷且語且喘息引首向鐸意噓氣直達其面語止復續可數十語鐸意初猶答之後即不語雪明應之汽笛鳴矣猶問難不休兼檢行李鐸意大怒厲聲曰汝欲得革命中人吾即爲之亦無不可入獄棄市共汝行也兵士瞋目無言而舟已漸動小販鬨然已登岸兵始覺急出倉而門狹良久始得出而舟離馬頭已數尺此胖兵忽奮勇距躍足已在馬頭身乃後仰而傾頭觸舟舷砰然岸上人急曳其足而頭已入水幸人衆倒提而上之髮亂沐水而澤又皮破血出狀乃如鬼此時即有奇妙之畫家其理想亦萬不到此牛鬼蛇神之態矣鐸意見之大笑稱快舟人之笑聲與岸上小兒之狂呼如春潮之驟起二人長途破寂之事蓋以是爲最矣次日午後舟經淮安城下二人立於倉外想淮陰之遺烈而地險民貧臨風愴然城中古塔宏碩而巍峨古色斑斕足以表此城之舊而運河滔滔而逝河高於岸

第

四

集

爲狀。至怪。束之以堤。而百萬生靈。即懸於此。千金之障矣。雪明歎歎不勝。鐸意方觀人民。襁褓之狀。鐸意江南人也。至此則人民風物。在在足以爲異。而沿岸鵠立婦人。黑如印度。萬人一概。乃歎造物生人於此。慣產英雄。而無美人。何也。各默默有思。無意間。竟與此城爲別。下倉中良久。舟維清江浦矣。行李紛紛登岸。亦有兵士檢驗。驗已。二人雇車載行李。車夫問何向。雪明日。臥雲莊。車夫曰。客乃訪臥雲先生者邪。雪明日。然。車夫肅然上道。雪明及鐸意。則跨蹇從之。北行見村舍湫陋。然夾道濃柳。遠村亦多樹柳。意吠。畝多。蕪用此畧補野色耳。旣踰淤黃河。行十餘里。遙見萬柳中。孤村秀出。村中有大栢亭亭。高出如華蓋。尤蒼秀絕倫。車夫引領曰。此臥雲莊矣。實則二人毋待嚮道。私心以髣髴識之。良以幽秀之氣。設非人傑地靈。斷不至此。雪明揚鞭語鐸意曰。驅之俄頃。卽至門前。柳陰濃合中。雙扉深掩。門外小橋斜臥。流水潺潺。與綠楊一色。而雜花滿岸。芳草芊緜。似出人爲土垣。高與人齊。薜荔牽蘿。滿之俱極整齊。雪明下騎。舉手輕叩。屈戍數聲。便有犬聲遙吠。如報主人。以賓蒞。須臾門啓。則一溫馴之老僕。恪然肅客曰。王人知遠客來矣。謂車夫曰。以客行裝入修篁精舍。車夫曰。諾。吾識之。僕乃引客行。鐸意與車騎資已。乃入門。門側有亭。亭背爲大池。池中荷葉田田。尙有數朶。荷英粉紅。未卸池上壘土成嶺。遍栽花樹。最高處作亭。嶺腰稍坦。作坡陀。至於池之左右。左復微聳。右則叢竹中隱隱見茅舍。僕引客從池左渡竹橋。越坡前至嶺後。沿溪曲折而行。嶺脈分趨。界田蔽屋。嶺下菊畦菜圃。以及蒔花種藥。樹果各有區分。位置悉當。旣見溪水。分流岡陵。都渺隔岸。有竹籬繞溪邊。環屋數處。乃渡橋逕入庭院。秋花如繡。中庭老栢在焉。正中聽事甚宏。東有屋如耳舍。窗戶皆敞。尤精潔。圖書滿之。僕卽指此舍。謂客曰。請休此。主人課女公子未竟。須臾出矣。

二人入室中仰視梁間有額曰黛色參天館案上焚香於鼎四壁皆書窗戶之隙則陳盆景坐方定恍不知方從行旅困苦中而來但有幽懷雅趣立時奔湊鐸意不禁贊曰此直世外仙人所家矣雪明曰隱君



經綸所寄都在於是僕進茗後即退雪明曰嗟乎如此林邱大足隳人壯志鐸意笑曰壯志可墮恐不止於泉石間也雪明正容曰子何言僕於女士未嘗言情誠以身既許國恐以柔情奪我素心况禮防所在悅顏顧義萬無春蠶作繭之理矣鐸意曰前言戲耳吾固知子之爲人大類太上忘情特篆諸中心而表於面者恆近冷酷言未竟見主人由聽事內出矣軀幹弗高衣

履修潔貌乃溫藹無奇特目光中大有威嚴而亦歛抑無露二人不期肅立以待主人既入爲禮已則縱目觀客乃笑曰務實謂令我喜尙未知二君英爽爲平生所寡觀吾已不能喜殆當敬耳因肅客坐己乃

第

四

集

踞胡牀。雪明言曰：憂患餘生，以先生任俠，用避羅網而求託宇。下臥雲曰：敢詢名氏，並所憂虞。雪明曰：周隱及友屠微，向從光漢之軍，功成乞退。今茲亂起，同在園中，官吏弗察，輒入黨籍，向來恬然自守，弗通權要。辨白無所適觸，藩網而爲妒賢之徒，所中傷，故爲亡命之計。臥雲曰：吾亦聞之，今已至此，便可共隱。若求昭雪事，亦可行，但恐當時豪俊笑子怯也。鐸意曰：此意與僕闇合，戴一革命虛銜，借此避世爲事，滋佳。臥雲曰：避世之事，或非少年英雄所宜出。顧今時黑白無由過察，勢須有待，或足展布，以利國違時，逆運乃非智。雪明曰：良然，敬從教矣。臥雲曰：鄙性粗疏，辱居吾許，幸相處如家人，今茲往視舍館，或當意否。雪明曰：園林位置，一一出人，意表尙有何處不佳者。遂同出。臥雲曰：來時從東道邪。茲由西出，可徧攬全局。行數十武，夾道蒼藤翠柏，迤邐到花嶺，下林外小溪，曲曲隔岸，果樹甚繁，青綠相望。臥雲曰：此溪繞吾所居東西，二流皆入於蓮池，便蕩槳也。言次，已登嶺。臥雲指嶺顛茅亭，言曰：此供朝夕憑眺最佳。四時皆有其勝，今且勿登，遂入叢竹中，步羊腸之徑，數折而盡，則茅舍三間，舍前拓地丈許，百卉滿之，皆新種也。臥雲曰：此即曰修篁精舍。二君願學農乎。花圃中多有吾自製之種，暇時當詳告也。雪明曰：稼圃之事，生人最美之業。吾曹有志久矣，其間膚義頗解。臥雲大喜，又指舍東小徑曰：由此出池上矣。既入室，臥具悉陳。雖狀至儉簡，作農家之式，而窗几並淨於讀書，最便鐸意。喜甚，曰：十年夢想田舍家風，而無意得之平生得意之事，良無二矣。臥雲曰：僕以二十年飲谷棲邱，遂覺別有天地，甘得罪於名教，舍世弗仁，然不願後生之如我朽廢。鐸意曰：見箴極當，竊欲於清淨地一滌塵垢，匪懷安而喪志也。臥雲又曰：給事二君者，卽應門之老僕，是名慕晏，有所使令，登嶺顛呼之，可聞也。又笑曰：此僕有書生氣，二君幸勿責之外。此家人

亦無多僕與弱息及一婢一媪而已。雪明曰：先生役人至少，胡能領此田園？臥雲曰：事集則招邀鄰右友人來訪，即共耦耕。僕雖肥遯，未嘗一日自逸。其軀小女亦然。僕婢尙較閒也。茲時至將灌花，二君且休行，即相見遂去。而二人者中心感動，至於無可形狀。而夕陽染竹，涼風冷然，景色甚奇。雪明偶仰視梁間，小額作漢隸，秀潤無倫。額後款識曰：大人命書胡娟雪明，乃知主人姓胡也。且知女公子之工書。

第五章

二人坐少時，主人未至，而蒼頭慕晏挾書數冊來，曰：恐二先生岑寂，將得破悶資來。雪明取而閱之，則精槧毛詩一部，鐸意見之，笑曰：此何時尙研經邪？茲業興味絕微，何云破悶？慕晏曰：不然，詩者文章之源，其文絕美，其含義絕富，用自怡悅，亦何不可？雪明曰：若誠通人也，奈何屈在臺隸？慕晏笑曰：先生陋臺隸邪？爲臥雲先生役，又何病者？先生未知主人之御下有時，直同於朋友。至吾之身世，則不能爲先生言矣。言竟且行。又曰：園林時可涉足，宜不須老僕爲導。雪明曰：然，汝行矣。二人乃相約登嶺，顛茅亭，俯瞰十畝圓鏡，斜照輕烟，涵虛一碧。嶺下有小亭，斗入池中，似垂釣之所。亭旁悉栽芙蓉花，胥作粉紅色，而嶺上之亭繞砌，悉秋海棠，恰相望互鬪。其妍雪明曰：秋色明媚，即工愁者亦無搖落之悲矣。而鐸意忽引望東北，言曰：林隙溪光中似有人打槳而南，此何人也？雪明夷然曰：殆主人行樂矣。鐸意曰：不然，隱約中似有歌聲。雪明傾耳曰：須之。此女子聲也。舟漸近，聲亦放，歌詞乃隱約聞之。少頃，停橈柳外，似采菱也。復拏舟南行。重歌曰：昔日採菱花，今日采菱角。采得菱角來，莫憶花開落。又歌曰：采菱角，波動水中天。日暮不須愁，翠袖菱多偏。易刺春纖重，理木蘭船。歌聲未竟，船已從溪流輕蕩入於池中。夕陽所被如染流霞，操舟者果

第

四

集

佳人也。度其芳年，尙是璧月初圓候也。二人見之，殊局促不甯。憑闌指點雲物，廣搜談資，用盡其餒，而女郎亦已覩之。流波一瞬，即不顧瞻。自以舟入蓮葉深處，采蓮子盈掬，乃徐徐向亭畔芙蓉流連，片刻然以嬌紅萬朶，固萬不足以爭其顏色矣。已復停橈池心，仰面視天，而天上閒雲，適如薄縠輕羅，時時變幻，其形不願遽隨風化去也。可炊許時，乃繞池而向西溪。鐸意私語雪明曰：此直天人遊戲矣。雪明曰：意態高絕，直視吾曹爲無物。此豈女公子邪？裝飾殊樸，鐸意曰：來時高吟去時緘默，殆未夷吾曹於木石，而猶有女兒羞態邪？言未竟，而歌聲已發。鐸意曰：殆矣。吾曹真不足當一顧。雪明曰：吾曹凡人也，獲覩玉容，已自慚不稱子冀。見重母乃過乎？鐸意曰：勿言。且聆妙音。爾時女郎歌曰：自是前身萼綠華，駐顏何用鍊丹砂。美人從古都無死，開落原來不似花。日來打槳弄秋光，荷葉風來撲面香。記得嶺頭閒佇立，夕陽如水瀉橫塘。雪明大詫曰：好句。然此歌殆隨口而出。鐸意曰：是中人物，可謂美到極處。文字之長，恐其末焉者耳。雪明曰：美人無死，此義奇闕，似含哲理。方共揣測，乃見蒼頭慕晏從嶺下呼曰：主人延二先生共餐於草堂之上。二人乃同行，而暮色亦漸合。既至，慕晏立於簷下，臥雲方散步於中庭，笑謂二客曰：本當饋餐於館，然共餐爲樂，步履或不苦煩乎？鐸意曰：固符私願，何煩之憚？但多親炙片時，爲益何既？雪明復懇切言曰：此後惟冀先生視同弟子，勿靳箴責。臥雲笑曰：朋友所宜爲者，不敢不勉。至於切磋學藝，僕一老圃耳。其有資二君者，固匪少。且二君身歷戎行，其於戰畧戰術，應多卓識。尤僕所願傾耳卽弱息，亦喜究心。用兵之學，二君暇時可加啟迪。因顧慕晏曰：將吾命，命女公子出，仍語雪明等曰：僕深惡世俗動以禮防遏抑兒女不肖者，利之以成其僞。賢淑者舉措皆礙，而生人之趣盡齷齪迂拘，所以促不肖而殺端人亮聖。

人。有。別。之。旨。不。在。於。此。雪。明。等。唯。唯。而。女。公。子。出。矣。鐸。意。心。卽。念。言。池。上。高。抗。無。倫。今。不。得。不。爲。賓。主。矣。
 及。女。至。簷。前。殊。非。適。來。所。見。面。龐。俊。整。而。眉。目。秀。逸。荆。釵。布。服。與。玉。顏。霞。頰。雅。稱。視。操。舟。者。尙。屬。紅。塵。中。
 之。天。仙。此。乃。天。仙。中。之。天。仙。矣。此。時。見。雪。明。已。鞠躬。致。敬。已。亦。如。之。女。答。禮。甚。恭。言。曰。嚴。親。見。示。君。子。不。
 遠。千。里。翩。然。來。儀。使。吾。得。爲。英。雄。之。居。停。良。有。殊。榮。雪。明。答。曰。獎。譽。匪。敢。承。武。夫。不。學。勿。見。嗤。鄙。足。矣。女。
 媯。然。曰。吾。僻。居。荒。陋。何。恃。以。鄙。國。士。鐸。意。曰。頃。間。泛。舟。得。母。女。士。乎。女。曰。此。小。婢。也。以。吾。命。采。菱。角。歸。來。
 亦。告。二。君。共。憑。花。嶺。而。俯。清。池。雪。明。曰。正。緣。登。陟。獲。聆。權。歌。未。審。侍。者。所。爲。抑。女。士。繡。餘。之。吟。草。也。女。曰。
 婢。子。爲。之。然。亦。依。據。吾。所。講。論。率。意。成。篇。則。合。作。希。矣。君。子。幸。有。以。教。之。雪。明。曰。詞。華。雋。絕。但。有。句。云。美。
 人。自。古。都。無。死。此。何。指。也。女。笑。曰。此。吾。平。昔。持。論。耳。吾。以。爲。宇。宙。萬。物。生。生。之。機。莫。不。本。於。愛。力。愛。力。者。
 卽。宇。宙。之。實。體。生。命。之。淵。源。自。極。靈。如。人。類。至。於。至。纖。如。微。塵。莫。不。有。之。故。人。類。之。情。感。與。物。物。之。愛。力。
 原。爲。同。一。譬。如。從。蓓。蕾。而。開。花。單。複。洪。瑣。不。同。其。實。一。也。夫。人。類。精。神。靜。則。爲。玄。動。則。爲。愛。以。愛。着。物。爲。
 美。宇。宙。之。精。神。亦。然。特。人。類。精。神。凝。滯。於。物。而。宇。宙。之。精。神。乃。造。出。萬。物。者。也。故。體。同。而。用。異。美。人。者。造。
 化。之。良。工。施。愛。吸。愛。兩。臻。極。軌。故。物。皆。有。死。而。愛。力。不。亡。美。人。有。死。而。美。人。之。所。以。美。者。決。無。死。耳。此。義。
 婢。子。尙。未。悉。解。詩。意。弗。顯。宜。爲。君。子。所。疑。雪。明。乃。向。臥。雲。言。曰。不。意。女。士。覃。思。哲。理。自。立。門。戶。如。此。鄙。陋。
 實。所。未。聞。莊。生。所。謂。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所。願。北。面。聞。教。者。矣。臥。雲。曰。是。兒。思。致。迥。不。由。人。僕。每。
 與。談。論。可。以。忘。倦。若。云。哲。理。未。可。幾。也。時。草。堂。已。然。燭。慕。晏。告。曰。餐。備。久。矣。乃。共。餐。訖。煮。茗。更。談。雪。明。請。
 曰。吾。等。居。此。萬。不。能。無。所。事。事。請。一。依。此。間。作。息。之。事。學。圃。讀。書。談。論。以。及。習。武。皆。從。主。人。何。如。臥。雲。喜。

第六章

曰此最善遠來疲乏請歸寢明日以始從僕治事可也雪明遂借鐸意辭出



鄙穢萬不足以當絕代佳人之屬意故坦然漫不置懷而風義但同於師友一日侵晨朝陽未升雪明先醒即披衣至池畔散步以取空氣及日出遂坐於釣亭之中觀雲容波光悉染金色而涼氣沁肌尤覺秋

胡娟女郎豪爽直類鬚眉雖兒女之情或亦深蘊於中然從表面觀之流露悉屬天真此在俗子論之且以為冷如冰雪人也特如周雪明者必大不謂然雪明一見女郎已覺其自尊無上而言論中關及柔情尤為鄭重分明夫以研精愛情之哲學之人其純壹清潔之情加人何止萬倍苟有可以用情之人則其傾河注海之愛力直無有偉丈夫足以拒而弗受矣雪明自視

爽之可人。乃此時胡娟女郎正操舟理楫而思弄池上之晨光。兩人不期而遇。心皆驚詫。而雪明每出必偕鐸意。此時無伴。輒如有所怯。此種心理之因果。不得不謂之感情之作用。然勉強起立。欠身曰。女士。乃以舟來。吸取清氣。惟曉寒亦厲。水面應更風多。女曰。謝君醒我。幸我以畧進食。殊不覺寒。雪明曰。此時此景。可謂四難并矣。女曰。然此卽宇宙愛力之良果。吾嘗細察景物之美。互相翼助。其中亦有愛情。而此情尤高尚無比。雪明曰。此殆女士奇妙之感想耳。實則以美愛美人。則有之物。何知者。女曰。君意與我背馳。君須細察進化之學說。則物物皆有自來。而生物乃由無生物進化。然此特學者假定之名詞。要之進化。皆由漸而變。無無根之果。若謂物既無靈。則人之靈。豈非無根之果。必別有上帝授之。其爲荒誕明矣。故吾以爲物之動作。必暗有微靈驅使。特萌蘖不可識耳。世人多名社會爲有機之物。則人類之親愛。乃爲成立社會之原。與陰陽電子之相攝而成。原子爲理正同進化之義。曰由渾之晰。由簡之複。此之謂也。設如君言。且將曰。由無之有。夫由無之有理。或有之然。無中必亦生機。潛伏此生機者。亦卽不生不滅之體。萬物皆爲其負之。而趨此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也。雪明曰。女士之言。寡聞如僕。固莫能贊一辭。然此屬純理。設應用之於人事。則如何。女曰。吾卽以愛爲道德之根據。以美爲進化之究竟。而愛力之弘。尤在陰陽之互引。今請君子勿責吾譎語。孔聖以孝弟親親爲愛之本。德之階。吾以爲於理弗近。惟造端夫婦之言。似耳。而夫婦之制。推其原始。出於人生之自然。要非愛情之極軌。吾意如流水落花。自然而合。既復執着。亦不牽纏。則泛愛不堅。亦無煩惱。然此近於空想。似出世之論。吾生平不喜出世之說。順天而行。則心安。而理得。吾神附物勢。不能離外。隨世網內。養吾真。此爲正道。故吾所創見。夫婦之外。尙有戀情。泛及世間。

第

四

集

如○置○身○崑○崙○之○顛○攬○天○下○之○韶○秀○初○哉○男○女○中○及○人○人○終○於○物○物○此○乃○道○德○之○源○流○然○後○由○德○思○功○向○乎○大○同○卽○人○生○之○天○職○盡○矣○吾○言○已○殫○君○子○所○見○則○如○何○雪○明○見○女○倚○舷○而○言○態○絕○莊○嚴○深○味○其○言○似○含○大○義○爲○昔○人○所○未○發○眞○鍾○靈○毓○秀○造○化○之○良○工○矣○乃○答○曰○此○義○尙○待○取○證○人○事○物○狀○必○能○成○爲○奇○關○之○哲○學○若○鄙○人○素○昔○殊○不○究○心○於○此○但○亦○有○創○獲○蓄○之○於○心○特○無○玄○妙○之○旨○惟○圖○矯○正○晚○近○之○人○心○然○何○足○爲○女○士○道○乎○女○微○嗔○曰○向○以○足○下○爲○豪○士○何○爲○囁○鄙○夫○態○乎○吾○有○所○見○未○嘗○不○披○豁○於○足○下○之○前○冀○是○是○非○堅○吾○信○而○攻○吾○錯○足○下○反○之○此○何○心○乎○雪○明○慚○甚○曰○幸○恕○愚○昧○請○陳○一○一○僕○嘗○以○爲○道○德○之○原○但○在○一○誠○而○聖○賢○克○己○有○近○於○僞○吾○欲○倡○英○雄○道○德○之○主○義○以○眞○誠○坦○白○舉○社○會○之○大○任○但○率○血○性○以○行○自○不○戾○於○大○義○大○抵○聖○賢○之○說○陳○義○過○高○雖○足○爲○究○竟○之○人○格○而○未○足○擔○現○時○之○實○務○凡○今○之○人○有○德○決○不○足○爭○權○位○無○權○無○位○何○道○可○行○蓋○斯○民○者○可○以○勢○驅○不○可○以○德○化○也○英○雄○者○寶○刀○也○而○聖○賢○者○譬○如○紅○粉○寶○刀○雖○誤○傷○人○猶○差○強○於○紅○粉○之○徒○飾○觀○耳○殺○人○流○血○之○事○以○至○貪○財○好○色○皆○英○雄○之○本○色○胥○爲○理○學○家○所○嗤○點○然○天○下○最○有○用○之○物○其○爲○害○亦○烈○但○計○大○勳○當○不○論○微○眚○使○全○軀○命○保○妻○子○顧○己○之○高○尙○而○置○蒼○生○之○飢○溺○者○徒○以○繁○苛○之○節○虛○飾○之○禮○譏○評○國○士○而○不○冀○英○雄○之○生○成○而○謂○之○有○德○則○何○理○也○况○其○下○焉○者○拘○守○繩○尺○而○蓄○慝○於○心○詐○僞○日○滋○賊○德○莫○甚○舉○國○滔滔○又○滅○亡○之○禍○水○也○女○聞○之○曰○此○誠○快○論○眞○英○雄○行○事○大○率○合○於○道○德○以○吾○觀○之○聖○賢○之○行○事○譬○黜○闇○之○古○畫○雖○令○人○穆○然○生○愛○終○不○如○英○雄○之○狀○如○放○筆○作○畫○於○光○明○之○紙○使○觀○者○鼓○其○豪○興○究○之○天○下○之○美○非○復○一○端○皆○有○長○短○可○言○人○各○本○其○見○爲○去○取○可○耳○此○時○女○郎○雖○停○橈○不○動○而○舟○已○漸○近○亭○次○不○期○攀○取○近○岸○芙○蓉○折○一○朶○置○於○衣○上○且○言○曰○卽○如○人○之○品○花○以○梅○

菊爲上。吾於春華則以桃杏海棠爲美。梅之紅者雖豔且香而枝疏不密。弗如櫻桃之屬。滿身着花密如霞錦。爲豔冶之極。則迨及秋日則芙蓉亦佳。而盈砌斷腸之花。嬌嫩如薄被酒。吾所最喜。蓋花色以嬌紅爲上。以朶細枝繁爲極。其妍雪明曰。此與僕見同矣。僕嘗選色推紅爲美。而吾國自昔以黃爲中正之色。此見國民心理之遏而弗揚。闇而不光。徵諸人人少年多喜緋紅。老大乃尙黃。夫黃之爲色。紅之淡者耳。日光七色其實一也。以色紙授小兒。紅者則感而樂。其他或同無覩。故紅之可愛。其力最強。以此提倡愛紅之癖。足令全國人心由枯朽而滋榮。吾夙持此說。朋友拘牽舊義。相率非之。乃女士同具此心。令僕益堅其信。女曰。足下研究之心。乃深細無倫。言次畧振其衣。衣上之花飄入池中。女乃俯拾雪明亦伏闌干之上。兩人乃於水中共見其面。舟穩波平。玉顏映發。不期皆微笑。此微笑者。正如讀小說者至得意處而笑。試思清波如鏡。如在畫中。兩美相看。可喜孰愈於此。不笑乃非人情。而一笑之中。又適爲此圖畫生色。雙影相依。不能遽捨。蓋思人心做美。聯珠合璧。勢不能毀。此勝緣二人理想俱高。遂成此癡。若使著者與讀者有一人在側。不幾疑爲倡隨之樂作並頭之臨鏡。邪。女方徐徐拾起水面花。婢子白蘭在嶺上呼曰。屠先生已至草堂。候周先生及姑娘共晨餐也。女遂撥棹。雪明亦離池畔。而二人心中固尙擬頃間之畫意也。

第七章

女掉舟從東溪行。與白蘭遇。白蘭笑曰。女公子適來。形狀大似有情。女大頰呵曰。婢子狂邪。乃以妄言侮我。我何曾有情者。白蘭曰。此何足怒。向來言說幽花明月美景。合并彼且有情。今玉貌同臨水次。既有無

第

四

集

心之合。豈無情之情。茲乃怒叱。何也。女不能答。低鬟不言。白蘭益笑。女自省羞。怒無因。殆有世俗之意矣。而爲婢子所窺。中心寢不自甯。因鼓棹而前。女郎妝閣在草堂之後。竹籬之裏。籬門之外。有步容舟。女郎維舟。舍楫而入。妝閣飲茗一杯而出。御餐餐次。臥雲曰。今朝氣爽。農夫之佳辰也。吾蚤行花圃。又畧得改種之法。數端。吾尤思及氣候。人造之問題。施之。特供玩賞之花。固有成事足法。若擴而充之。似亦可行。但需貲巨耳。鐸意謂雪明曰。適聞文言農學。多非平日所聞。若卽本此發據。亦足富國而救民。惜子乃未共聽。雪明笑曰。受教。日正長也。且凡事有所得。卽有所失。無可逃者。頃與女士論哲理。亦大恢亮。吾心意曰。子好論及玄微。若我除實行外。初無思想。時已畢餐。遂同行田間。初經瓜架。有瓜實甚巨。異於常種。臥雲曰。吾種瓜最勤。以吾嗜之甚也。前歲引電灌畦。得實巨如釜。剖而視之。脆嫩無倫。驗其甜質。製爲糖霜。遠勝蔗漿之美。此亦非僅電力實以肥料之適合。乃次歲復種。遂不如前。吾乃思用哈密陳種之法。其理甚有據依。故今歲所種。乃爲別種。此種甘脆如眞定之梨。但製糖非佳。吾非秘此法。不傳。特思必所藝悉皆底績。然後明之於衆。吾更不圖專利。其意但在世界之文明。故欲匯爲專書。譯布各國。又恐吾國人寡能精心求進。必落列邦之後。所以尙在猶豫。今近菊畦矣。此中悉爲異種。灌菊之事。乃小婢白蘭所任。秋深以後。會見五色爛如雲錦。有一種正赤如血瓣。細如鬚而大。乃盈尺。最可憙。百卉中菊之變種。最多。不復能加以名稱。吾圃所植。已在千種之外。故但以數記名。此卽名九九八菊。此以發見遲早爲衡。尙有月季之花。亦然。今年開時。必又有新種。以待錫名。要之。人之思致。與物之變化。兩無窮極。而新奇之事物。引人入勝。直趨於老死而不覺也。雪明細察畦中葉狀。已多詭異。而枝幹整齊。無一敗葉殘枝。計占地可

十畝花開之盛殊可逆計爲目所未經乃曰此令靖節有知必不憚神遊而思重醉秋先胡娟曰外間雅士揮金購菊而植之盆盎殊令孤芳冷落即當日東籬處士恐亦不過一枝數朶畧助秋興而已臥雲曰吾性闊大故徧嶺栽花盈池蒔藕時人或訾爲貪濫殆亦民性使然凡事不以極其美爲得言次白蘭忽至女郎問奚適白蘭曰往采得蕉花甘蜜一瓶雪明曰安得如許白蘭指曰彼間芭蕉成林無樹不花則栽培之法異也胡娟曰蜜太甘不若蘭露煮蓮心茶也他日當爲客設雪明曰此真非人間之味矣臥雲曰吾不肉食故不畜牧濃厚既屏則代之以極清之味舉吾園圃爲味盈千何必遜於鼎烹玉食者也鐸意笑曰廚中所供吾等誠多未識卽今晨餌一粉製之團實爲異味臥雲大笑曰此煨芋耳固屬異種製法又殊宜君不覺於是主客皆笑臥雲曰君尙未觀吾之倉庾果蔬歷久不少損其鮮今試問二君吾二十年成就如此尙爲蝕世蠹民否雪明曰先生所爲瘁於平奠山川他年施及寰區功自烈於廊廟愚蒙少年向甚疑先生不思經世所見隘也豈知教民稼穡裕兆庶之生爲擁權獵位者所萬不能到者乎臥雲曰達則濟世窮則否焉此我反隸於人也丈夫生世則如日中天莫可屏掩有位無位此偶然耳何足算乎茲勿論此今日須種菜想慕晏治叮咛成矣

第八章

是日田事既治胡娟約雪明鐸意跨廐中良馬而出並馳於秋郊之上三人中馬術以雪明爲第一胡娟乃詳問銜轡整馭之法甚備雪明以身爲範一一言之遂及軍旅之事胡娟傾聽尤爲之心折鐸意縱覽景物時以目視二人則娓娓傾談直忘卻在旁之伴侶因念雪明自信不墮情網如此尙可恃邪故緩轡

第

四

集

而徐行而二人已前少頃相距里許二人始覺乃駐馬待之此時鐸意乃高歌雪明所作惟吾英雄之曲方發聲遙聞背後有驟馬之聲鐸意方歌曰羣兒紛紛吾其御之梟傑圖霸吾其拒之惟吾英雄天其與



輕當世之士又孰為無禮也足下能死則鄙人言過不然鄙人據實而言不名無禮鐸意曰足下帶劍恣為激怒之言鄙人敢以徒手衛我英雄之自信今足下拔劍來者曰吾安能殺無械之人而自喪其勇

之背後之馬已近馬上一少年極有武概言曰跨馬者誰吾於君口中知為英雄但不知手中亦勝刀劍能作英雄之狀否顧江南人善大言也鐸意聞言而怒回馬視之曰足下何恃輕我且行道之人初不關屬何為無禮至鄙人者金陵屠微非無名者也來者曰足下在金陵誠為英雄願來淮泗尚能自大僕所竊致疑也今足下謂鄙人無禮鄙人所輕只有足下而足下遽

足下果欲自護前言。吾請以劍奉假鄙人。必能令足下身名並喪。時復韜於匣裏。鐸意大怒曰。此直侮我於極地矣。乃驟馬欲撲來者。笑曰。止。奈何作此兇狀。欲相搏者。下騎可矣。遂從容下。繫馬道傍柳樹。鐸意亦下。亦繫馬。已來者曰。足下須自忖。毋輕棄其生。吾非震汝淮泗間。初無儔匹。鐸意怒極。轉夷然不屑曰。生平聞淮海臥雲客。爲海內英雄。未知有亞足下自詡固高。幸恕鄙人不能信也。來者笑曰。臥雲前輩。良足受鼠子欽崇。若鄙人者。於武勇未肯讓之。惜子已無生存之日。否則不妨一詢其人。彼決不如此矜誇足下。惜死者急往詢之。可以量力而退。鄙人亦不必窮追鐸意。曰。疾來。毋多言。遂鑿撲而來者勁健矯捷。且膂力絕巨。然鐸意之勇。尚可支持。設以雪明遇之。則非其敵矣。雖然且敗。二人爭端之啓。雪明方共美人並轡待鐸。意久不至。乃語胡娟曰。彼殆別向他途邪。女覺有異。曰。殊不可解。返視之。何如。雪明遂驅馬而女馳於前。未幾已望見道上塵起。柳枝繫兩花驄。塵埃迷漫。兩少年相搏。方酣。女大驚。急呼屠先生。何爲與吹花君校力邪。鐸意尙不之聞。吹花曰。止。胡娟女郎亦識汝邪。吾安能開罪女郎之友。今前事俱可冰釋。不爾亦可取決。女士讞其是非。鐸意心服其藝。斂手曰。吾意此爭肇自足下。當向女士自懺其輕暴。吹花曰。吾將面女士。無暇饒舌。此時兩騎皆至。吹花鞠躬於女士馬前。女曰。兩君何由肇釁。可容吾釋之。吹花曰。此君高歌傲盡豪傑。僕故折之。若早知女士所識。則良不須爭此意氣。今茲勿論可也。女曰。吾誠不意果爲足下。向聞遠適燕市。胡以驟歸。吾初不知曉。吹花曰。今日方歸。正來起居。女顧雪明曰。此吹花君。鄉中豪俠。吾請紹介。二君雪明下馬。吹花急前言曰。願聞足下之名氏。得附友朋之末。爲幸。滋多。雪明曰。雪明周隱。幸見英雄。且爲女士故人。深願結納。女曰。周屠二君。方客吾家。而吹花君又居鄰近。過從

第

四

集

良便。吹花曰：然則吾敬賀女士得嘉賓共晨夕。吾千里外設想女士奉親之樂。至可健羨。茲更兼友朋之樂。則當世福慧雙修。良無對矣。女曰：足下旅況。吾亦願聞。吹花曰：僕居京師兩月。舍交遊徵逐。他無所務。初念但恣遊覽。而從人海中厚結賢俊。未幾鄉思動矣。我本孑然一身。鄉中但有朋友。卽族戚亦幾盡喪。亡然一念思歸。不可遏止。且生平無功名之念。惟喜豪舉。都中束縛繁苛。如居繭中。萬不能耐。安能如故鄉。朝夕馳馬。試劍殺人。尋仇絕無所畏。今歸矣。乃一履鄉土。又覺生厭。則以僕之身世。太屬畸零。故中心感慨如是。女士存問鄙人舊誼如新。則萬分岑寂中。無上之慰藉也。女曰：日云夕矣。足下其同蒞敝廬乎。吹花曰：既見女士。勢須徧訪他友。請以暇日奉訪女士。及二新知。女曰：然則別矣。吹花曰：諾。遂鞠躬爲別。上馬急馳而去。雪明鐸意亦上馬。雪明曰：此君頗躁。率鐸意曰：女郎緩至。須臾。吾大敗矣。若此健者。吾所寡見。女笑曰：吹花勇力。可謂無雙。所惜其人。不學行事。動有過舉。然血性男兒也。雪明曰：與女士相識。諒已久矣。女曰：然。彼自幼小爲吾父所愛。今長矣。心輕吾父。而勢力寔足相抗。然往來尙有禮意。未相忤也。吾父部勒鄉里。保其父安。藉其力居多。而彼尤溫馴。友我。然我語以學問。彼如無心。領受口雖唯唯。目光已向於數里之外。故吾亦頗鄙之。究竟其人。不爲惡人。若激而怒之。則興造禍災。爲力絕巨。直獍惡如野人。然吾父尙能籠絡令之帖耳。更不然者。吾卽與之箴規。亦能斂厥兇鋒。若圖易其性質。歸於無瑕。則決不可得。以彼率意徑行。初不解細衡之於理。義其人腦中。殆完全爲感情所宰制者也。一日。彼欲殺一睚眦之仇。吾父暗護之。不令得。吾則勸其勿殺。彼怒極。語侵吾父。志在決裂。此時吾且奈何。知彼心一變。爲患實深。且彼無辜之人。必死。我乃掩面而泣。彼一見。遂自陳其悔。因釋其人。不復尋仇。與吾父和好如初。

二君聞之亦駭異否。雪明蹙額曰：女士救人之心烈哉！此人乃詭異至此，而其敬恭女士，良非偶然。而即女士口中所述，其人似非佳士。則女士下交，似緣勢迫。鄙人真驚疑極矣。言次，三馬已臨家門之外，遂止不語。雪明乃爲女士歸騎於廐。女士乃入閨中，白蘭方治繡，停針而迎。女笑曰：馳馬至樂，雪明君授我馬術甚多。此後若與汝俱，恐不能追蹤。吾後白蘭笑答曰：婢子固不能從。雪明先生宜可常侍。言既出，自覺無意中竟類諷刺。則大悔不已。女怒之以目，旋曰：吾不意婢子專謔我矣。白蘭一笑抱女而謝曰：婢子無心。女公子怒我矣。女笑曰：癡婢長大如許，作此憨態，胡爲今吾輩並坐閒談，若且治其針黹。白蘭曰：我二人每夕所談，衷而錄之，且堆積如山。大都無用。女曰：惟無用之言，方有趣味。吾固喜談，而對客乃儻白如惟心，殊覺其乏味。以領吾意者，鮮耳。白蘭曰：凡人非朝夕相處，則中心所貯，自不得一一明白。非知心者，聽言終有隔膜。然世間相知之難，有如探險。試問城府蘊深，何由而得。卽就行事驗之，粗有所見。又安知移時不變者，卽堅固之人。所言必誠，顧事勢一變，已亦無術踐其宿心。女聞之，凝思有頃，曰：是理殆信然。吾等宿相砥厲，兼互監視，或無變志之虞。白蘭笑曰：婢子良可自恃。今且相質，曩所言志，不云勿陷情海，以美色惑人。邪美色，良足禍人。無情則庶可免。今竊窺女公子冰雪之臉，有時爲人而春，得毋防危之念，寢撤邪女，堅握白蘭之手曰：吾良不自知，特私心實無他念，或相見頻，杜微之念，懈也。今當自省。白蘭曰：甚願蕭然度此絕無塵事之韶光。茲斜陽不燭，請侍女公子同蒞草堂進晚餐也。

第九章

世事波譎雲詭，變態無恆。嚮令不然，天下且安有小說胡媚主婢思想高絕，直欲脫身塵埃之表。然其事

第

四

集

滋難恃也。後此數日，吹花過訪女郎。流連竟日，而雪明漸覺女郎見己，處處如有隄防。傾談未久，已翩然告退矣。乃疑惑不已。女以吹花不時見，且心本與之冰炭決無情愫之發生。故周旋之際，翻覺灑然。雪明學邃，品端原足，傾心而朝夕相逢，勢易合兩心於一。乃嚴自攝制，漸不敢畧近其人。有時雪明請其試騎，輒辭以惰。或以學問求其折衷，女竟遜謝不敏。若以婉言譙讓，女尤默默無言。雪明疑莫能明，而女用心亦苦。每自憾友誼漸漓，而自守又不敢懈。如是者經旬，在雪明亦未嘗冀女之垂注。然夙昔未有女友，固無岑寂之感。及與胡娟相見，則交際之情味殊非尋常。令中心愉快，臻於無上。驟經挫跌，遂不可以自聊。卽與鐸意縱談，昔日可以書紳之良言，今已味同嚼蠟。似此時腦中別啓一極深印象之處，惟女郎如蘭之語，可以直著其間。外此俱隔膜矣。故胡娟遠雪明而雪明久鬱之情，且大熾。亦女郎所不及料也。時值仲秋，月將圓矣。十三之夕，鐸意先寢，已沈睡。雪明久不成寐，乃起而步月，直出池畔，沿岸而東。又由嶺跌而登，其脊箕踞茅亭之中，皓露清風，靜幽無比。而雪明萬念起伏，歎息不已。頗恨向來矢志如山，何以一接柔情而心君漸以無主。顧丈夫立功於世，已則何有？吾將糜項捐身而於世上，但贏得寂寞之名，去耳。古來英雄事業，大都有美人爲之輝映，乃更有異采。吾向未嘗求，今則求亦不得。然此冷淡生涯，果足以鼓動英雄之豪興邪？况用舍有時，成敗有命，設蹉跎終老，雖文詞尙可自娛，而擁髻無人，則商量較訂不能屬之知心，名山之業，殆無就理。又或輾軻而終戰死，無名後世，誰相弔者？設有美人見憶，甚乃地下相從，則意氣盡時，猶可引而自慰。思至此，淚凝於背，而四面蟲吟如贊，其思想之無誤。雪明引目，乃視嶺下芙蓉，且及水次，停橈之處。又念及胡娟女郎前後判如隔世，乃思吹花之爲人，頗生媚嫉，似女郎寶屬。

意其人而以女思致論之。決不迷惑失辨。至此然世事又安可料者。雖然女郎固不吾語。吾必以術探取其心。古人有言。求而不得者。則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庸知非女郎蘊情於中。而故爲過分之嬌邪。計定乃夷然歸寢。早起乃作札曰。娟娘慧鑒。託字下有日矣。賓主之間。有如家人。而近來旅人。頓有悲秋之意。昨宵獨遊花嶺。自顧悽然。無以見重於世。有沈湘之志。輒誦舊作西湖絕句云。弄水凌波宛似仙。漢臯幽怨對湖煙。若令解弔懷沙客。何必山光中。墓田然而對月低。徊竊有所冀。乃賦詩四章。聊申微旨。蓋傷知己之希也。念女士靈犀朗澈。必能閱其頑愚。導以正路。論文析義。夙所心傾。輒寫奉妝臺。素露成珠。遇月而輝。月不照矣。淚沾我衣。皎皎者。月盈盈者。池池水不波。風則皺之。昔觀初日芙蓉。粲然今玩夕月。冷露娟娟。世界有愛。惟人則神。如良夜矣。秋而復春。周隱謹上書。竟鐸意。乃醒雪明。乃出呼慕晏。授之以札。令呈女公子。封面但書詩稿。呈正慕晏。賚之行。將近閨闈。適遇竈下老嫗。慕晏乃授札令送呈。而嫗龍鍾。反復觀其札。睫毛掃紙。有聲。絮問曰。此何物。邪。慕晏曰。信耳。嫗仍問曰。何人之信。邪。慕晏曰。周先生也。嫗曰。周先生之信。寄何人。邪。慕晏焦急曰。汝交女公子可矣。嫗笑曰。然則寄女公子。邪。豈周先生已歸去。邪。言次。仍細視手中之札。而微笑。慕晏怒極。奪札。逕上女郎。而嫗大訝。自語曰。此人年太少。乃浮躁極矣。怏怏蹣跚而去。慕晏上札女郎。女方刺繡一縷粉紅之線。披於肩井之上。方拈線持針向光。而穿穿已刺於襟上。乃接札啓之。慕晏卽退。女徐徐啓封。已觀字體端楷。極似隋碑。最秀媚之。董美人誌。整潔極矣。乃讀其詞。反復味詩旨。遽置於案上。支頤蹙額。而思以爲雪明端凝。非佻薄者。沈憂不解。頹然自失。如此而我。乃類峻絕。其人夫朋友之情。有益無損。而白蘭乃勸我防微。至於極地。卽中心亦至寥落。無歡果何所。

第

四

集

益。今。宜。畧。改。其。度。至。無。損。友。誼。而。止。然。此。數。詩。含。蓄。敦。厚。怨。而。不。怒。此。才。淪。落。誰。之。咎。矣。乃。復。引。目。於。案。上。之。札。微。歎。而。起。出。臨。籬。次。畧。眺。風。物。扁。舟。尙。繫。因。憶。照。影。之。時。觸。撥。情。緒。乃。謀。賡。和。雪。明。之。詩。而。意。亂。心。煩。遂。不。能。作。及。出。共。臨。晨。餐。已。語。雪。明。曰。新。詩。佳。絕。顧。何。憂。思。之。深。也。時。鐸。意。方。從。臥。雲。入。黛。色。參。天。館。檢。農。學。之。書。惟。白。蘭。在。側。雪。明。言。曰。向。來。居。易。俟。命。自。經。喪。亂。幾。及。於。難。身。名。並。近。沈。霾。殊。多。半。落。之。感。偶。接。清。言。頗。開。胸。臆。旬。日。之。間。鮮。承。音。吐。匆。匆。自。省。未。解。所。由。故。日。趨。沈。寂。而。幽。憂。遂。萌。良。不。能。自。止。女。曰。以。君。之。才。文。武。兼。資。可。謂。國。士。無。雙。守。身。有。待。必。能。布。其。壯。猷。何。必。作。懔。懔。之。三。閭。也。至。於。我。者。又。何。足。見。重。於。君。子。若。君。子。果。見。重。者。尤。宜。深。憶。鄙。言。厲。志。於。立。功。立。德。之。途。他。日。若。有。所。成。吾。亦。可。引。爲。一。言。之。效。則。君。子。之。所。錫。不。綦。重。邪。雪。明。聞。言。感。激。無。地。乃。曰。適。聆。言。說。則。女。士。乃。另。眼。相。看。矣。鄙。人。不。敏。敢。不。敬。佩。良。箴。直。銘。諸。心。肺。永。永。勿。諉。女。曰。晨。來。奉。手。札。頗。思。屬。和。終。乃。閣。筆。必。待。更。端。或。酬。雅。製。今。病。未。能。雪。明。曰。他。日。請。之。想。高。情。所。發。遠。叶。風。雅。用。備。諷。誦。兼。懸。矜。式。若。云。見。酬。僕。愧。不。敢。承。矣。女。遂。離。草。堂。回。頭。不。見。白。蘭。及。至。閨。中。則。白。蘭。方。展。讀。雪。明。之。札。女。戲。嗔。曰。發。人。書。札。當。控。諸。司。理。矣。白。蘭。曰。自。陳。於。案。何。名。爲。發。但。吾。今。悟。矣。女。曰。所。悟。云。何。白。蘭。曰。我。悟。磁。電。之。力。耳。女。正。容。曰。憐。才。之。念。無。者。何。名。人。類。若。心。中。自。有。把。握。終。不。能。以。自。守。之。念。屏。絕。友。朋。學。世。俗。之。女。郎。白。蘭。曰。女。公。子。言。然。顧。婢。子。曉。曉。如。警。旦。之。雄。雞。亦。不。爲。無。益。

第十章

中秋之夕。臥雲設玩月之會。招吹花與焉。列坐老柏之前。以小几置家釀及瓜果。臥雲鐸意吹花並南嚮。

雪明坐最西。面嚮東南。右爲胡娟與白蘭並坐。月光正射於玉容。輝映俱形。其美雪明酌酒。乃不視女郎而視月。意謂月者女郎之前身耳。忽聞鐸意言曰。當茲佳節。舉國歡宴。然豈有雅集如吾曹者邪。臥雲曰。吾生見此秋月數十度矣。亦無如今茲佳女。笑曰。五百里賢人聚矣。臥雲乃引吭大嘯。如出金石。涼月爲之生波。數里外猶有棲鳥起噪也。嘯已起立。嘯氣如虹。吹花微語曰。此老又作態矣。鐸意亦起歌。自製豪士之歌。此時人人英氣勃然。圓月亦歛其媚。臉淒清之。砌露幾欲爲之驚飛。皆以爲天能成此良宵。正爲感動人心之具。而鐸意歌詞。正謂世界者英雄行樂之場耳。於是罷酒散行於園中。鐸意隨臥雲之後。暢論田事。吹花欲覓女共語。不期而遇白蘭。吹花問曰。胡娟女郎奚適。白蘭曰。似入閨中。吹花曰。渠乃背月而睡。邪。白蘭曰。吾何能知。吹花曰。今既遇汝。且清談破此寂寥。彼兩農家方絮絮可厭也。而周氏子尤抗傲不近人情。白蘭曰。人自有性質。胡必指斥爲吹花曰。但於吾意不合。吾口卽斥。汝乃謂不然。邪。似以吾之口。宣吾之意。不名罪過。白蘭冷笑曰。此中自有分別。若言是則固屬自由。但悖戾槍荒。卽不名罪。已爲識者所笑。吹花曰。然則汝笑我矣。白蘭曰。笑矣。將奈何。吹花曰。此名無情。白蘭以目視之。而笑曰。此言尤槍吾固無情。尤無情於汝。以汝固未知有情也。吹花曰。吾何爲無情。試思吾長汝數年。汝孩時。吾嘗提抱。今遽反眼作陌路人。邪。白蘭曰。固有此誼。方忤此容。汝暢言不爾。吾正及笄之女兒。禮不宜聽言。情茲可休矣。吹花曰。如汝言。更端論之。吾視胡娟女郎。近時情味似雪中挺紅梅。數枝嚴冷中透。出陽春氣息。此何故。邪。白蘭曰。此何足異。卽如汝言。含苞之花。春氣來則思坼。若人處寥落之中。得友朋數輩。尤有相知之人。則性情自趨於熱。吹花曰。吾意不然。女子中心必有愛情。蟠踞而後外觀立變。吾觀女郎之愛連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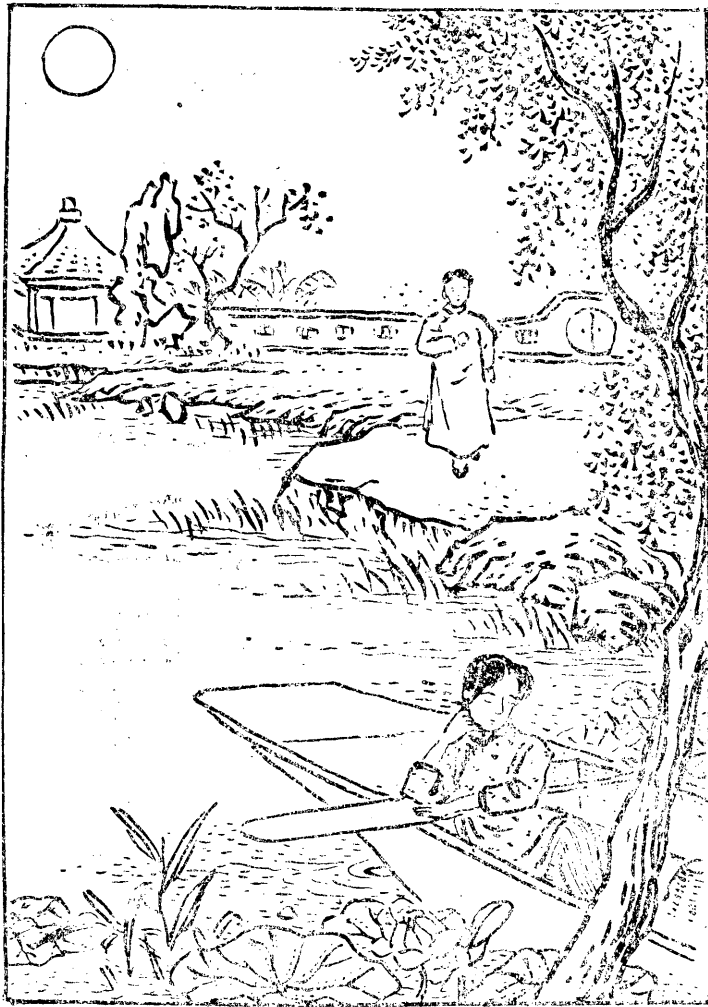
第

四

集

濃矣。白蘭曰：汝既知之，胡爲見訊。吹花曰：吾所欲訊者，女郎屬心之人耳。白蘭微現鄙夷之色，嚮月言曰：或者卽足下吹花。曰：子無弄我。我知女郎性愛才人，而吾無學不足見齒。然英雄身手亦頗紆女士之顧，但女郎博藝之人，決不以一長見錄。白蘭曰：有此一顧之資，尙足引而彌充。奚用自餒。吾知女郎必有一日重汝矣。而汝必大喜。至於狂易吹花笑曰：滋難憑也。然吾必自壯力，取其人。白蘭曰：汝真有情之人。吾尤感汝能僞爲向我，情遂刺取吾主人心事。今明告汝，吾正設爲妄言，亦用以探汝之妄想。試觀汝愛憎無常之狀，頃刻變換，令我且爲齒冷。豈女公子識卓思精，乃向梟雄而有同心之結。吹花怒曰：我固知之。渠與周氏子善，然汝謂我無情，我必能行我之夙心。成一有情之公案。然汝斥我於極地，吾乃不能怒。汝用實汝愛憎無常之誚，若吾在豪俠坐中，纖微不合刃已。飲血固狂悍，無倫然對婦人，乃忠厚自牧。卽汝思之，吾曾有一事失禮否。乃汝爲痛詈之詞，令我悲憤不可自遏。特吾生平止知瀝血而飲，不解灑淚。嗚咽之事，若汝能容吾枕汝懷中時，或能哭也。非此剛腸，決不能柔。白蘭聞言，狎遽避去。吹花頓足曰：此女較其主人尤冷，得此亦不虛生。以吾躍馬弱冠之年，凜凜風概，英名大震，乃未經溫柔滋味，殊可異也。又思女郎心乃莫能測其實際，吾必思所以得其歡心，遂憤然取馬出園而去。胡媚女郎飲酒數杯，嬌慵欲醉，方返。閨欲睡而皎月直入窗，瀉地如粉。因念月光射水，視茲爲勝。今次清遊未臨水次，何也。而酒興乃勃然，思獨掉舟而行。乃出臨水步登舟，視水中之影尤美。逾往日忽憶雪明深憾。此時照水之影，隻也。而酒力鼓之心，旌微蕩。乃力鼓棹而疾趣前溪，以正其念。舟行如矢，須臾已越花嶺而入於蓮池中。水面風來，酒爲畧解，卽倦甚。容與間，舟已泊於北岸。女乃支槳於岸，以頤附柄端。東嚮望月，景旣靜穆，微醉得。

輕涼益爽。然注視月作種種念。而月色乃逐漸朦朧。則佳人入夢矣。正於此時。雪明由修篁精舍出而就涼。乃見月光之下。小舟橫焉。急行就之。而女身慵惰。全支於槳。舟遂蕩而離岸。身乃益欹。雪明尙不知女



將何詞以謝君。但能委諸天意。吾乃大瞶瞶。支槳看月。遂沈沈入睡。迨警覺時。面已去水盈寸。真不知何爲手。乃亂捉而忽得君。此事真疑有鬼矣。吾昏昏至此。當爲酒力之過。至於游泳之事。我初未嘗問津。若

睡乃曰。君奈何言未畢。槳欹。莫支女。遂傾立。醒然身已前伏。兩手伸而索援。雪明正急躍而至。一手握得女腕。遂不及入水。然舟立外蕩。雪明俯身欲提女。正坐其勢不能。乃插足水中。然女上身已平俯水面。少着力而舟益開。雪明毅然深入水中。抱女起。跪於艙中。女驚而呻。雪明復引舟近岸。曰。驚殺鄙人矣。若遲一剎。那卽不及握君腕。而君墮水矣。女神定。以手攬鬢。言曰。吾

第

四

集

入水中決從宓妃而去矣。雪明於岸上言曰：吾亦不解何以適至於此。若云天意似非僅大貺女士而僕尤受賚無窮。女士所獲爲生命而僕乃手救世界至美之人。其功勳及愉快視合世界而建一和平莊嚴萬善之政府尤爲過之。則雖畢生無所建白不能不謂於此世界已作一大事。女曰：雪明君請君勿爲稱譽。我今卽欲稱贊於君，究不若置之。心頭須知天意至奇，正由遣君拯我，並不悖於我心。試思自吾親戚而外果孰堪以手相援者？今吾披肝膽於君前，願與君永爲特別之朋友。料君不以爲唐突。雪明震動肺葉，大扇乃長跼於地曰：吾今敢呼君之名，娟娘君之酬庸逾格多矣。吾自始未有妄冀，尤不敢卽於情網。今君以感恩推愛卽耶穌釋迦亦將稽首。吾乃凡夫安能相抗？吾今長跼卽用以表吾之血誠。惟君鑒許亦用謝蒼蒼之見使語訖而起。女尤感其至誠，散絲在襟。雪明又曰：今吾二人結此至堅之愛，則頃間死生恩德之事俱可不必置議。此事卽爲愛情之果，又爲愛情之根。死生之說尋常論之其值固巨。若在愛情之中，直非豪末可喻。若我出君於死，率由愛情而來，其根原已在無始之前。則我屬應盡之責。今試問君我二人情根未種，則雖生死肉骨能頃刻變君之念否？故我願君識今夕之事實爲愛情之機括。打破迷惑拘執之網，嗣此常如圓月中天更繇。此因緣至於終古可也。女大喜曰：君論透關如此，吾自黽勉同心。此時諸事及諸言說，吾二人知之可也。君衣溼不可久立，或歸寢或易衣而更同遊。雪明曰：吾且易衣良夜不可失也。雪明旣去，女乃思今茲之事卽以禮法論之不爲非分，而兩人愛情互相吐露，實臻峰極。當世除吾二人更無解此者矣。吾等之愛不以迹而以心，兩心黏合永不復離。親爲夫婦遠爲陌路，決無所異。及雪明至，女亦登岸而兩人姿采煥發，大異平時。雪明不禁挽女之手比肩而立，玉氣互縈更染以

月。屢。相。平。視。此。時。之。狀。畫。工。固。萬。不。能。描。即。最。新。寫。真。之。術。亦。窮。其。技。而。著。者。尤。不。能。曲。曲。細。爲。點。染。總。而。言。之。天。下。殊。無。此。美。人。亦。無。此。美。事。矣。且。吾。曹。悉。從。外。狀。觀。之。尙。盡。美。極。妍。如。此。若。此。兩。美。心。中。其。高。潔。之。愛。直。到。圓。滿。之。極。度。此。其。況。味。之。美。尤。爲。不。可。思。議。兩。人。樂。至。無。言。而。月。將。亭。午。天。上。雙。星。亦。耿。耿。作。光。河。漢。俱。明。無。微。雲。但。生。異。采。此。蓋。天。心。人。心。并。力。成。此。千。載。一。時。之。佳。境。也。旣。而。女。曰。宵。深。矣。吾。當。歸。寢。雪。明。釋。手。曰。願。勿。忘。今。夕。女。乃。登。舟。打。槳。而。去。雪。明。尙。立。唯。見。水。紋。尙。疊。而。意。中。人。遠。矣。乃。循。竹。徑。反。修。篁。精。舍。

第十一章

吹花不告而行。心乃至悔。次日清晨。復跨馬而至。直至草堂之前。繫馬老柏之幹。臥雲方坐。黛色參天。館中吹花趨而言曰。昨宵過醉。殊未能盡歡。夜深自歸。亦忘辭謝。臥雲曰。吾昨與鐸意君論議。亦遂忘子鐸意。君昨出新意種麥。令吾喜不成寐。吹花已入座。曰。女公子尙未出邪。臥雲曰。晨興聞與白蘭約收花種。諒在後圃。吹花起曰。吾往候之。乃出籬門。過橋沿岸而北。入果園。到芭蕉叢外。有亭曰聽雨。二女方俯採。亭下花種。承之以巾。吹花曰。天氣佳。晨興爽也。女士昨宵樂乎。女郎初疑雪明至。回首乃見吹花。不期乃深惡之。即曰。吹花君邪。君殊可異。昨宵潛遯。乃令人疑極。得毋又於月下尋仇乎。吹花曰。良宵好。月不應照於碧血之上。君當知吾家養士多。轟飲看月。非吾歸防其滋禍。女曰。此言殆信。吹花曰。白蘭姑娘。胡以見鄙人至。乃不一正視。默然低頭。而採花。殆與鄙人有郤乎。白蘭曰。吾自治其事。乃不虞先生之見責。吹花曰。鄙人何敢責姑娘。但心謂姑娘冷耳。且姑娘胡事汲汲。寧不能釋此而少談。白蘭曰。今女公子休於

第

四

集

亭中先生往卽之語可也。吾今方採一最貴之花。爲吾所極愛者。採已吾心。乃釋吹花曰。此何花也。非嫩紅細瓣花如拳者乎。白蘭曰。此花白也。而結子乃如血。如榴子。大汝所言。乃羞鬢花也。此則名守宮花。爲花中最有節操者。男子觸之花。卽頓落結子。以後以一粒置掌中。拍之。卽破。汁漬掌中。不可洗。若女子用代施脂。則豔如桃花矣。然必守禮處子。乃可吹花。聞而異之。乃取一粒破之。汁果如血而不染。乃曰。子言妄矣。白蘭乃以纖掌向吹花曰。試置吾掌觀之。吹花傾掌。汁如紅珠。流入白蘭掌心。立化桃花。一瓣細視之。非花也。染色如花耳。白蘭大喜曰。吾尙第一次藝。此果如人言。眞異卉也。女郎亦離亭而卽觀之。曰。此花又名助豔守貞之花。染於處子之身。血色本顯。處則愈紅。而他處又呈玉色。白蘭曰。吾方踟躕。以此助妝不成。一片紅邪。如此。則無所害。吹花曰。然則是卽駐顏丹矣。但老去佳人亦添丰韻。否。女曰。得此花者。守貞至老。其色不衰。此眞天之所以勸清潔女兒也。吹花曰。吾不聞古有此種。何從得之。女曰。此乃深山尼庵中所植。人言得諸仙授。僅三數株。移植輒不活。吾父求其種。試藝十年不效。昨歲乃悟。此花殆有道比邱尼精氣所結。乃本所經驗。命白蘭藝之。果活。殆花太嬌嫩。氣候土地不可有豪末不適。而性宜近女亦一端也。以子思之。頗有其理。否。吹花曰。吾但以爲奇足矣。何必研求其故。理悉明白。翻無趣味。白蘭笑之。女曰。此言乃未始非理。人旣長大。樂趣萬不逮童稚。則智識增閱。歷多而興味希也。茲太陽漸高。吾曹可御餐矣。吹花君亦未餐乎。吹花曰。然。遂同行。白蘭納守貞花種於囊。頻視掌中一瓣。深紅。喜可知也。及出果園。適與雪明鐸意遇。女郎見雪明不期。頰其雙臉。而雪明流盼。女郎霞暈之狀。亦頰女。乃與鐸意言曰。屠先生創得種麥法。晨聞老父見告。殊井井悉合學理。今日殆可施行乎。鐸意曰。今日天氣極宜。鐸意

見女士無多語。乃慣例也。女乃不得不思與雪明語。倉卒間。百覓不得。其詞遂漫語曰。二君見婢子喜甚乎。雪明曰。何喜也。女曰。收得助豔守貞花種。試之果驗。遂狂喜。白蘭笑曰。此言乃似比我爲小兒。吾所喜者。此花與吾素心最契。穫茲佳實。益我非淺。雪明曰。吾輩畧聞此花之異。今姑娘試之爲狀。若何。白蘭示以掌。雪明乃顧吹花曰。君來此當在清晨。吹花曰。然。吾方趨候女士。未及過嶺奉訪。言次已臨草堂。臥雲已上坐。衆皆列坐。慕晏進飯侍側。吹花曰。昨宵未能卒陪清遊。中心至歉。吾欲於十九日集賓朋爲歡。願周屠二君同蒞。白蘭姑娘侍女公子亦赴此會。吾以慎選交遊。中人鋪張繁麗爲前。此未有之盛。臥雲曰。十九日者武昌起義之辰。汝固歲歲爲會。而今及此可念之日。舉行尤合於禮。淮泗羣雄當畢至矣。汝當爲吾慰問。顧胡娟曰。汝赴會乎。女曰。二客行者。吾亦行。雪明曰。吾正欲結納此中豪傑。決行鐸意。吾亦從。於是議遂定。罷餐。雪明散步中庭。吹花之馬昂首而嘶。雪明相之。頗神異。吹花亦至。言曰。觀君神色。似頗愛吾馬。雪明曰。尊騎良神駿。吹花曰。此馬在都中。以二千餘金購之。乃蒙古名王所畜。爲鬪人盜出者。然駕馭至不易。雪明曰。以吾觀之。初不悍烈。吹花曰。雖非泛駕使無勇者。乘之且立怒。吾嘗乘之。稍不如意。吾運力壓之。輒帖伏。足下若不信者。請試之。恐猶未能叱馭。俱宜雪明意不平。曰。鄙人不敏。嘗爲馬隊軍官。亦有千里之驥。喪於行間。其馬出阿刺伯。非蒙古也。性烈如火。惟吾馭之。足下馬術未必遂爲專門。吹花曰。足下意謂非馬隊中人。無善騎者。僕以爲足下之言過矣。今僕以轡奉足下。請試乘之。雪明勃然上馬。馬果驚躍。雪明幾跌。跌者。顧中老柏之根碎矣。幸控之少定。然左右輒不如旨。吹花大笑曰。何如。雪明汗出。怒曰。此未熟其性。故耳。乃下曰。萬事皆須有緣。此馬信君之侶也。吹花曰。何名爲緣。以力制之。萬

第

四

集

物皆屬於我。凡不獲者。此名無力。非無緣也。雪明中心甚憤。曰。君固尙力。僕以爲力。亦視時運轉移。故力則同也。有利有否。拔山之氣。至於名駒不逝。亦無可奈何矣。吹花但笑。心殊不善其言。此時兩人乖午。俱蓄之胸中。但少拔刀耳。雪明日。時至矣。吾將行田。臥雲鐸意及女士咸往矣。吹花曰。吾亦願從事。雪明日。足下尙力。恐此事不能恃力。今茲用新術。播麥非夙知者。末由措手。吹花曰。姑同行。吾或一面女士而歸也。雪明聞之。幾於失笑。以爲女士之心。已同畫柳。而此癡人尙冀非分。直欲明白告之。以女士有約。勿宣而目中見此少年。甚欣欣自信。晨來即趨花園。彼固不信有緣。而恃己力。假使彼有旋乾轉坤之手。豈能移女士匪石之心。亦等諸捕影而已。於是滋惜其愚。默然同臨畦次。則衆人已從事良久。臥雲謂二人曰。吹花不嫻。雪明寡興。勿須見助。二人遂坐於隴上觀之。俄見女郎若甚倦。吹花曰。女士倦。須僕相助乎。女不禁曰。然倦矣。煩雪明君代吾役。雪明立起代之。吹花怒。遂去。跨馬而出。

第十二章

十九日清晨。吹花以人迓胡娟。白蘭及雪明鐸意。於是四人皆會於草堂。雪明鐸意。皆着黑色之袍。白蘭灰色之衫。黑色之裙。而女士獨白衣。白裙。椎髻。革履。女士蓋爲國殤服喪也。女郎懸七首胸前。不匿其光。熠熠白蘭則佩短劍。而二士無兵。臥雲曰。二君臨會。不可無以自表其武。乃取所藏古劍二贈之。雪明得劍。文曰。漢器鐸意得劍。文曰。吳寶。各佩已。乃同出。慕晏以繫馬門外柳陰之下。來使僮黠有詞。亦攬轡而待。女先上馬。白蘭跨小駒從之。鐸意跨白馬。色如牛乳。雪明之騎則赤也。隨女而馳。來使更殿於後。自臥雲莊至吹花之居。爲道可三里。自遠望之。其狀如堡壘。有盈丈之旗。飄揚其上。女揚鞭顧白蘭曰。此旗巨。

矣。白蘭曰：此吹花之大纛也。羣雄趨風，其下何啻千人。女乃謂來使曰：今日會者幾何人，來使罄折言曰：才及往歲之半，約五百人耳。而莊中食客不與焉。鐸意曰：如許賓朋，將列長筵，恐非未央之殿，莫容來使。答曰：款客之處，分三十餘列。坐主人聽事，侍女高宴者，不過三十人耳。白蘭曰：女公子見彼間塵起乎？來使曰：敢啓女士，此吾主人率衆賓，奉迓也。女曰：胡爲見禮如是？來使曰：主人以女公子代臥雲先生，宣其威德，歸心之士，非莊其儀，奚由傾其誠敬？且主人以一世英雄，今日邀天人，盼睽降其玉趾，尤爲畢世之榮。故盛張其事，今女士試觀列隊前矣。爲數可八百人，其勢甚壯，假使主人撫有此衆，一日建五丈之旗，爲國效命，其武烈殆過此遠矣。女微領其首，雪明見大旗之下，濃烟大舉，鳴礮者三。莊前之衆止於廣場之上，列爲陳形，動中兵法，乃私歎吹花果非庸材也。女顧雪明曰：吾曹驅之勿令多士久蒞也。於是五騎俱騁，倏忽已至莊前。吹花戎服，僭用上校之飾，襟上兼綴以花，而白羽上翹，威儀又同大將。騎蒙古名產之馬，潔白如霜，佩倭刀，匣光瑩然。耀日而起，射人瞳子。女至勒馬，吹花躍馬而前，躬身言曰：鄙人率衆兄弟，敬迓女士，女顧衆人，衆皆鞠躬。女報禮已，言曰：茲四方英雄悉集矣，吾何德辱羣英，見禮諸君，謙下如是，吾敬爲諸君祝。他日各立其名，吾之來此，實緣家君之命，與諸君相見，知諸君顧念舊義，篤厚至此，則家君必大說若諸君。異日爲國而戰，吾父子之欣喜，尤越庸情。人生一瞬，胡爲不大舉豪事於此？混混寰宇之中，然虎豹雖猛，止知自搏，則百獸何畏焉？吾深幸諸君以義相結，羣知公戰之勇，終能合德同心。毋自閱侮，諸君必能聽受鄙言也。吹花大呼曰：女士言論金石也。衆皆大呼曰：臥雲先生萬歲。女公子萬歲。吹花君萬歲。呼聲大動，土堡中婦孺爭出，鵠立而望。雖多菜色，黧面衣服，尙完整。人羣中有一婦人服

第

四

集

飾頗入時貌亦亭亭可人。胡娟女郎頗注目之。於是吹花引女入堡中。白蘭雪明鐸意從之。餘衆又從其後。雜沓行堡中。修道。上道畧類市廛。間馬蹄蹴石作聲。一時婦孺紛然道上。女郎顧盼觀者皆肅。莫敢私語。警欬者行數百步。乃入吹花之宅。宏碩高爽。雖爲屋不多。而龐然已如宮殿。衆皆下馬。女郎款步直至聽事之上。堂下鼓樂軍笳雜作。時集於聽事者才三四十人。吹花顧一中年長瘦之人作數語。其人遽出。吹花肅女南面坐。白蘭旁坐。男子皆立談。女郎方欲有言。頓見門外中年瘦人。與一華服麗人俱至。細審之。卽堡外所見之婦人也。意態自如。直至女郎之前。致辭曰。頃夫子將吹花君令以妾侍女公子。請入室。更衣妾爲導。女起言曰。賢姊何氏。婦曰。妾向氏。烏歸信者。妾夫也。言次引女及白蘭入聽事後。經一院落。有精舍三間。向氏指曰。此吹花君之臥室也。出院側小門。別有小院。小樓兩間。南向爲狀甚古。窗壁淒黯。而庭除之上。草蔓新除。雍後餘莖尙叢。叢怒挺正足。徵久無人居。糞除急就者。向氏導女登樓。則東房深鎖。惟西偏之室。僅及方丈。四壁飾以白綾。窗前小案。陳書數種。香茗銅鑪。騰烟吐氣。瓶中插菊數朶。案傍更有小榻。藉茵則虎皮也。女乃坐榻上。榻近東房之門。女覺腦後吹來門隙中風凜然。竦毛髮。乃轉身窺之。則房中闇黑。窗皆壅塞。惟東壁有鼠竇。近簷際。日光一綫。自竇射入。此樓四面垣墉絕厚。而鼠竇乃穿椽間之灰土而成。壁上小有裂縫。日光乃斜射而入。畧見滿室。悉聖粉。年久已類墨。而日光如豆。處塵封中。隱隱有紫色之斑。其他器物似俱委一隅。而北壁若有牀榻。女觀久。覺陰森怖人。回面時。向氏容色如有所異。女問曰。空房久閉。必有所由。賢姊其審之邪。向氏曰。頃似聞裂帛聲。女士殆有所見。白蘭笑曰。吾適翁脣作響。向氏色定。乃答女問。言曰。此室爲吹花君亡母慘死之地。至其死狀如何。吾乃無膽言之。傳

聞吹花甫孕。卽喪父母。夫人守貞於室。勇健如古之女俠。然獨處一樓。人言每夜必失其蹤。而重門深閉。窗戶皆扁。自此語一傳。議者爭起。而造謗者輒失其頭。久亦無敢復言者。及吹花三歲時。離母從乳母眠。其母遂終日不下樓。一日侵晨。乳母抱兒往省。則房門內扁。遂下少頃。又往。依然未關。亭午復登樓。舉手叩扉。寂無應者。乃從門隙窺之。則血花四濺。女主人胸前植匕首。如雪。遂大驚而哭。吹花直從其手中墜於地。哭聲交作。舉家皆聞。以後破扉。羣謂夫人貞烈追殉所天矣。殯已。遂未訴諸官中。然爾時卽傳烈魄。時時爲厲。故封閉此樓。至吹花長成。良賴女士尊甫之力爲多。尊甫禁鄉人談此慘事。尤不令吹花深曉。今啓此樓。用賓女士。女士或無所怯。而妾以七八歲親聞此事。履之良生怖懾。然妾聞女士勇武無倫。尙可引以自壯。天仙所臨。鬼魅亦且消其戾氣。女聆已。亦大訝。而白蘭微笑。似未深信其言。女則察向氏詞色。必非虛構。而其事之奇幻。不經直同於妄。正凝思間。忽聞聽事譁噪如春雷。女卽起下樓往視。白蘭向氏並肩逐其後。

第十三章

女旣入內。吹花方肅雪明繹意坐。而自與瘦人烏歸信者密談。雪明縱觀諸客。大抵兇頑而憑其尊。吹花直如神聖。而烏歸信矯矯有文士風。而眉際都有陰謀。展笑亦淒冷。不出之中心。吹花似深信其人。時與諮謀者。吹花坦直人也。乃顧濟之以狡鷲之佐。則行事固萬萬不能軌於正矣。衆中有一少年朱顏如花。頗留意於吹花。歸信之深談。旣而至雪明座次。雪明與之爲禮。少年報禮至恭。自陳爲柳白卿。淮安人流寓於此。遂詢雪明之生平。雪明約畧言之。白卿傾倒甚至。雪明問曰。衆皆帶刀劍。獨歸信君無之。何與。少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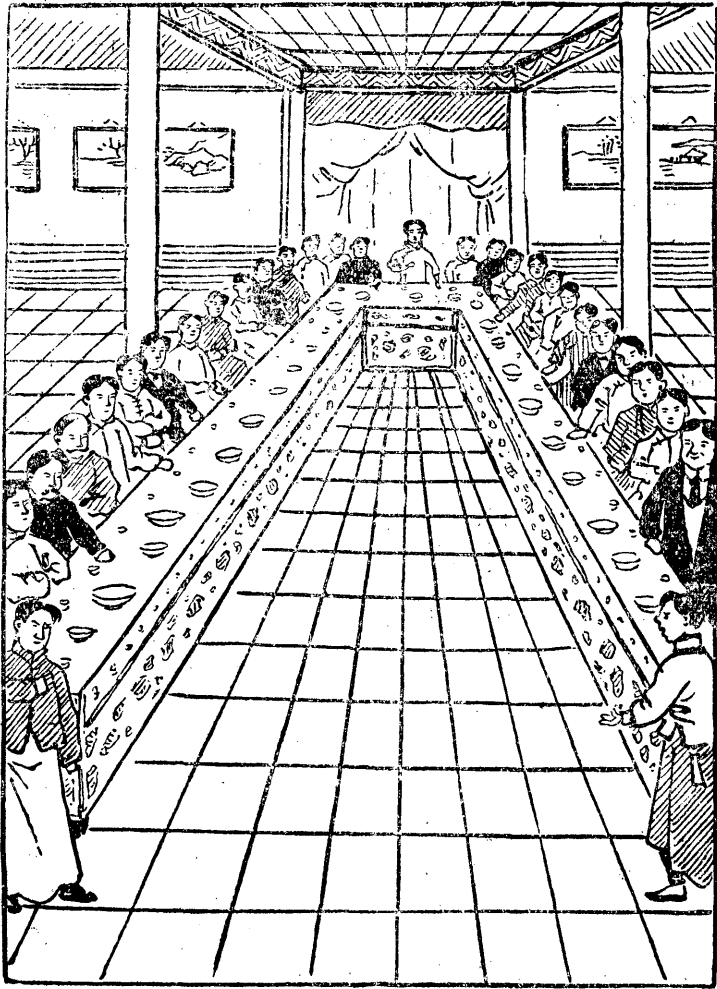
四

集

年側睨歸信曰。此無勇小人。徒以小智數爲吹花所賞。攔入英雄之隊。人莫燭其奸。獨僕知之耳。且羣謂之長者。服其學識。忠誠則其僞極矣。吾深恨其人。陰圖自私。所以隱忍者。吹花所厚。吾厚吹花。投鼠傷器。亦污吾手。不然此等人。如布疫之氣。又如肺病之蟲。蝕人至死而不覺。胡可許其存於世上。茲吾初見足下。度足下英邁至誠。必違吾言而仇視其人。足下之慧。自能察破其肺肝所蘊。若其他蠢蠢僕未嘗畧告之。故僕於此中絕希佳侶。狀至崎零也。語未竟。見吹花與歸信似議定。亦遂止而不言。歸信起立。徐至雪明之側。言曰。幸恕唐突。頃吹花君言。此間列筵。僅容三十六人。而此時主客。乃有三十七人。以臨時召內人侍女士。席乃不敷。吹花君思欺足下。及屠先生於他所。敢告雪明。未答。白卿忽大怒曰。此真吹花之意。邪。周屠二君。女士之友。而海內之名俊。奈何屏之不侍。女士乃令吾輩豪宴。上客向隅。邪。歸信笑曰。君母躁。二君於此間。屈於女士。位次不崇。故宴於別舍。正用以示敬。白卿怒甚。大言曰。孰不知此間列席。皆武士。上乘命曰。榮名之宴。預否。歲歲有爭。汝徒欺二客。未知然。二君馳聲遠過。吾曹設宴崇武。而遺二客天下。皆羞我輩矣。此何可也。言已。目視吹花。吹花似動於其言。曰。然。歸信搖目止之。急言曰。然此權變之策耳。汝何必爭持。甚至詈我。白卿大聲曰。必欲於三十七人中。屏其劣者。乃以手挾歸信。起遠擲諸階下。曰。汝其選也。歸信直跌於樂工之案。箏琶笙管。隨案而翻。衆乃大譁。急勸止白卿。在勢若白卿施諸他人。必拔劍而鬪矣。乃歸信非惟無勇。亦且無刀。樂工扶起。坐而喘息。尙強笑曰。奈何惡作劇。至此白卿則顧吹花曰。此人無勇無耻。在理宜勿令入座。吹花默然。雪明進曰。吹花君果賓我者。請示席次。究何在也。此時女郎出矣。不審紛爭所由。但見一少年憤憤而立。瘦人坐於階下。失色而喘。雪明亦含怒。餘衆紛紛藉藉。

女出即言曰。適聞衆喧。果爲何故。雪明吹花立回其首。皆欲陳述。女曰。吹花君言之。吹花曰。此間設筵。容三十六人。所以優禮大勇。適以女士退休少伴。乃召烏君之夫人。夫人亦知武事。既至。勢須預宴。而適驟增一人。乃議汰去。然羣豪無甘屏棄之辱者。烏君進策。周屠二君新賓客也。可款之別舍。柳白卿君謂其侮客當衆。仆之故羣喧。乃驚女士。女笑曰。孰能侮二君。邪丈夫之品格。當自己定之。然二君不與吾同宴。直類吾落漠。其人吾良不能可此議矣。白卿曰。如是。非屏歸信。不可。向氏視白卿曰。君辱吾夫。亦至矣。果席不敷坐。妾以婦人。可以不列。宴後。更來侍女公子也。吹花曰。此議佳。白卿忿然曰。虎羣攪鼠。乃留鼠而驅鳳。邪。今日之會不平甚矣。吾信女士言。吾將自定其品格。茲宴吾決弗與言。竟昂然逕出。向氏容頓懾。雪明鐸意皆無言。然心直白卿。而頗憤吹花無復英雄之概。卽女心亦作此思。白蘭觀向氏自白卿出後。時時自笑。竟忘慰問其夫。心甚怪之。而此廣廈之中。人分數積。聚論此事。之是非。吹花弗顧。磨滅獲設席。長筵如歐洲之式。前後俱極於簷下。南北各坐二人。東西坐二十四人。咄嗟肴核俱陳。吹花請女士南面上坐。歸信強起告衆曰。歐人禮俗。主人侍最尊之客而坐。且吾黨非吹花君威望。莫能抗禮。女士吾意吹花宜南向。侍女郎坐。衆皆贊之。惟雪明鐸意及白蘭默耳。吹花卽與女並肩坐。女尤厭之。然無言。歸信卽肅雪明東向首坐。鐸意次之。白蘭西向。次以向氏。歸信卽坐向氏肩下。餘皆坐定。樂工理曲而絃。絕管裂費時久久。才復成聲。酒行樂作。雪明覺吹花未飲。而醉顧視皆異。中心大憤。而女士凝然端坐。莊嚴若神。在理。苟爲眞英雄。皆生敬畏之心。莫敢少瀆時衆。莫有聲者。女觀座客似一。一悉其歷史。蓋平昔所聞。武概及豪快之事。皆可取其人印證。顧客臥雲莊者。皆交飛如燕雁。不若此時。網羅靡缺耳。思已樂奏已徧。

吹花起循故事。致頌祝勉厲之詞。末言今在會之人。皆當團結至固。勿棄盟誓。冀効力於國家。耀威名於域外。乃無忝英雄之士。尤宜畫策常為聯係永久之謀。言竟。眾皆引杯盡之。以示領受。其言如飲。此酒入



露之先。舉杯盡之。諸君皆可引滿。嗟乎。此策至足。憲也。羣豪果從其言。白蘭亦疑果有正大之良謀。把杯微吸。近唇未放。以聽其言。歸信續曰。夫淮泗男兒。自昔宗仰臥雲先生。如泰山北斗。吹花君後起秀異。英

於腸中也。歸信斗起。矯為英爽之狀。言曰。諸君聽之。吹花君之言。吾曹皆宜奉為科律。但僕有言者。凡聽言之人。與銘諸心頭。不若循而行之。今吹花君使吾曹畫永久聯係之策。吾曹果心悅其當。即須秉此而踐履之。吾今感於吹花君之語。乃驟獲非常美善之謀。足以係我眾兄弟之心者。吾一宣出。知諸君必訝其如夙具諸心。而且為人間圓滿之事。人人無不贊同。吾於吐

雄竟延攬羣雄。蔚爲主盟。雖吹花雅重先生。而四方遠隔。各有軒輊。幾於裂黨。累歲往往相訐。非吾虛構。乃諸君所共見聞也。乃水火之隱患。禍原於疑惑。遠人或以臥雲先生。偶與吹花異其意嚮。輾轉傳語。本織末鉅。遂謂中有嫌猜。吾思必兩人表暴其契合之深。乃足息浮言。而堅衆志。而此事又不能恃空言宣布爲足集事。蓋言語無蹤。如電射雲中。一寫卽拭。必當徵之實事。今有此至良之策。使兩人行之。諸君義當合詞而請。語次微停。覺羣豪果動。乃復言曰。而兩賢義不能不允。蓋吹花固詔吾曹爲謀。而女士代臥雲先生。亦勉吾曹同心合德。今有誠足貫其志願之謀。胡能不納。吾議至簡。在合兩賢之心。以係羣豪之心。無復紛馳。但請臥雲先生之愛子來嬪。吾吹花者。則猜嫌盡泯矣。白蘭大驚。酒杯立墜而碎。引目觀坐中女及雪明。尙鎮定鐸意。目光如炬。直視吹花。吹花夷然。羣豪則譁然鼓掌。共稱至計。歸信乃向吹花言曰。羣情所趨。知君不拂。吹花起立。神宇毅然曰。諸君爲吾黨計。至忠。但僕何人。而得天人下嫁。今得女士垂注。諸君共圖成之。僕出望外。安敢辭乎。歸信曰。然則成矣。安有英雄美丈夫。如吹花者。而女士不婿。以吾觀之。卽女士效孟光之自擇。亦必無餘子中選。而事關吾黨大計。衆情志在必成。在理指日嘉禮舉矣。衆中有肥人起言曰。然吾盡一觥爲賀。且吾妒吹花矣。歸信謂餘人無中選者。以吾思之。吾生平精於貨殖。此事吹花萬不及吾。天下婚姻之事。終以多財爲第一義。恨吾已取不得爭耳。衆人大笑。女郎斗起。莊容曰。咄。吾乃不知今之英雄鄙陋至此。今爲諸人結納之圖。乃以弱女爲犧邪。茲吾自有志。卽老父決不見強終身。永無嫁人之事。至以吾神聖之愛情。寄於一人。爲我精神上之所天。萬無諸君強預之地。吾請諸君息爾妄心。自求多福。且諸君昌言必成。勢欲見迫。果用理者何理。可恃強人殺身爲公事。猶不經况。

第

四

集

侵女子之節。今吾弗許。諸君欲踐其言。必將以力見奪。邪則吾爲若慚矣。吾雖不武。倚劍以竅。有真義俠者。必起而助我。吹花聞言。色頓慘白。乃大言曰。吾固疑女士。必拂此議。然吾欲問女郎。心坎中之夫子。果爲何人。此不名干預。但爲請問。吾自有知之始。愛情卽繫於女士。亦嘗自命爲女士。許可之人。今女士超然。輒紅之表。欲爲清潔女兒。以終其身。吾亦非弗慧。萬不敢相迫。而失素昔敬禮之心。今願女士明白示之。是否向來。卽夷吾於草芥。或中心所向。卽爲鄙人。言時面立絳。又曰。凡正人磊落之懷。初無不可宣之。隱女卽答曰。足下爲吾總角之良友。吾深感足下。頗能見重。然吾殊不自審。但覺足下不足當我神魂之纏繞。若我屬心之人。萬難奉告。吾欲天地證盟。不能令凡夫指目也。吹花面容立縞。曰。女士絕我矣。乃躍起曰。卽不見告。以情人。吾甯不能得之。吾今決志。女士不與我。豪末之幸福。我亦能力摧女士之幸福。至於無遺。吾知女郎。情人必在衆中。其人若爲鮮。恥不武之賤丈夫。不妨厚貌深情。自全其命。果爲英雄。必能挺刃殺我。以除其愛情。問之巨梗。衆中有其人乎。雪明色動。目視女郎。女微瞬止之。吹花復按劍出席。而言曰。衆竇聽之。吾集英雄爲會。旣尙武勇。尤須坦白。任俠之倫。今吾以一言試衆。其以次答我。吾知衆必無有僞言。自玷其操。吾所以相詢者。欲屏敵而存友。若不答者。亦爲吾敵。我將與之比劍。今衆告我。是否非女郎所眷。且天良中畧無非分之冀。肥人急答曰。我固言之已。娶胡能兼蓄。若女郎果見注者。吾心一喜。久已二倍今日之肥語。竟尙有一二人。繼之自明。蓋夙畏吹花之威。莫敢抗也。雪明度吹花意在挑釁。良不能耐。乃起。亦離席曰。吹花君之言。乃無倫次。吾與屠君。非歸命之士。安能聽君威令。同於部曲。吹花曰。君言甚善。吾欲以力部勒天下之英雄。久矣。有不服者。不妨相較。決其雄雌。若旣不能勝。我復不相。

下吾刀染此輩之血深矣。今君之意殆欲以初生之犢慨然鬪虎。抑中心有愛情。驅策竟忘其性命。君欲戰乎。抑聽吾令。雪明拔劍曰。吾何能下汝。欲較劍者。吾許汝矣。於是衆人大亂。皆舍席俱出械。鐸意亦拔劍與雪明比肩立。女乃大呼曰。誰謂吹花勇。用衆力耳。吹花乃麾衆勿動曰。吾等以騎同赴堡外廣場。餘人觀戰。死敗勿助。吾與雪明決戰可矣。

第十四章

衆爭出。女心至危。之見鐸意前行。雪明從其後。女使白蘭止之曰。慎之。此役殆無勝理。吾不能勸君自毀其名。又不忍聽君自隕其命。然而行矣。勿爲英雄所笑。天日照臨。死生何異。雪明鞠躬穆然。無言出。女命白蘭俱上馬。與向氏爲別。麾手與白蘭同出。直向堡外立馬於高處。至時場中凡預宴聽事者皆騎而鳥歸。信據鞍攬轡。時時欲墮。密傍吹花而立。雪明鐸意同立馬一高柳之下。其餘列觀者。卽晨來奉送女士之人。環立場之四周。而場心尙廣。可容盪決。鐸意言曰。勝負之決。孰定之。吹花曰。一死一生。自然而定。鐸意曰。君尙知有國家。何必死一英雄。且此死者。固不知誰屬。吹花曰。今日之事。志在流血。鐸意不語。自撫其劍。雪明縱馬而前曰。吾若敗者。飲刃甘也。若勝。但顛踣夷傷足矣。誓不決。同國勇士之頭。誤犯吾鋒。在所不計。諸君共鑒。吾心言已。場心之衆皆退於四周。但雪明儒服勒馬。西向仰首。見女士微頷其首。吹花方作勢。縱馬欲擊。馬忽蹄蹶。吹花呼曰。馬病矣。趣易馬。歸信進曰。此馬之良。莫可替矣。且他馬君未必習吹花。沈吟曰。僅柳白卿之馬。吾常馭以行獵。頗駿異也。茲白卿在乎。乃徧視騎者。無白卿視立者。東南人如堵。牆白卿立於衆後。猝不可見。久乃得之。吹花親下馬。往向白卿借馬。白卿曰。欲馬者可也。君蓄念死。

此人矣。能乎吹花曰：必能。必能。白卿曰：苟無吾馬，以下駟代者，尙能勝乎？吹花曰：亦能。但有十分一險耳。白卿曰：然則吾假子矣。遂入堡中。良久，引馬出。吹花易騎已。白卿直至女士之次，致敬言曰：此戰貴友危矣。女士曰：嘻，彼其死乎？白卿曰：以劍術言之，豈有人能敵吹花？女士曰：不然。設吾能代戰者，尙能以巧敗之。白卿笑曰：女士之心爲友至矣。茲見二人已相接乎？女士勿舉，蹙吾體，天心全此人矣。嗟乎！決不死也。然若彼亦欲死，吹花則已無幸言，已逕去。女甚異其言。白卿猶自語曰：仁愛之人不死也。女士注視場上，吹花猛斫，極疾。雪明避格之法，亦精然。吹花劍法既熟，力又猛。雪明支持力拒，其鋒蹈隙而刺，才十分鐘。雪明之馬退後三尺。吹花劍下如風，雨力逾其初。雪明萬不能作攻擊之勢矣。斗冒險一刺，吹花急避，而手中之劍直劈雪明頸際。雪明約馬立退，而劍鋒已拂左臂，立創雪明。弗顧而襟袖間斑斑赤矣。雪明既負創，勢已立挫。吹花復運氣增其膂力，乃以足力夾其馬，舉劍直前，力劈此吹花毒手也。馬迅前壓，勢不及避。若以劍格，則非力相抗者，必反震而自傷。吹花以此術死人衆矣。一施此若劍舉而敵已不生。女遙見之心，知無望。頓見吹花以骹甫夾其馬，馬忽大嘶而躍，乃不前趨。吹花又夾馬頰，如婆步武搖搖欲跌。雪明急進刺。吹花吹花格之雪明，勒馬嚮其後。吹花急回轡，而馬木然。雪明劍下劈吹花之骹。吹花一躍立於馬背，而劍已創馬。馬立倒。吹花跌暈不能興。白卿大呼曰：吹花敗矣。咎在馬不受馭，一躍而前，立斬其馬。四體皆解。曰：焉用此不逝者，斬已舉手曰：敬賀雪明君，負創能鬪，其捷如猱。今茲勝矣。勝矣。乃累磨其手，而目視吹花曰：速醒。其人女見狀，悟其言，乃驅馬。雪明鐸意適至其前。女曰：驅之。遂去。才去數十武，吹花已醒。躍起呼曰：更鬪。四瞭見女及雪明等已去，大怒立叱烏蹄信下馬，躍上其馬。磨衆曰：騎者皆行，必殺此。

虜乃僥倖敗我。又呼曰：白卿亦以馬從。白卿曰：吾意禽而辱之，然後死之，尤快於心。吹花曰：可。汝即行。力推羣騎中多財之肥人墮馬曰：汝勿與。白卿遂上肥人之馬。大隊立前，女等四騎中，白蘭鐸意馭控弗宜。遷延在後。俄頃遂爲吹花所及。吹花曰：衆見此男子舉刀，邪爲我禽之，惟慎勿傷此女。且言且逐。雪明顧女曰：奈何？女曰：立馬待之。君且退於吾後。女遂解胸中匕首，白蘭見鐸意勇甚，敵衆無畏，遂驅馬逐吹花。後往護女。吹花見女執匕首於手，凜然美而威，言曰：君悍然護其情人，與我爲仇乎？女曰：足下比劍顛於衆前，何爲窮追勝者？幾如捕盜。我今甚不直，子且足下因馬而蹶，又創雪明，亦不墮其勇名。乃褊淺疾妒，若此，吾觀足下挾衆而來，此不名英雄之較。武直猛獸之撲人耳。初二君之比劍，強弱勝負，負屬之。天心猶不失爲公平。今遂以衆凌寡，無復公道。我不能坐視殘賊不義之事行於吾前，何必愛情？匕首在握，今日見我俠義家風也。吹花益怒，執劍而睨。白蘭至，傍女立馬，知吹花怒極，思犯女，乃言曰：吹花君乃欲向女士稱兵乎？君豈欲觀佳人喋血邪？吾意凡具人心，斷無有轉愛成仇之事。今能殘忍則嚮日之愛原屬不本中懷，又何怪女士之見棄？且天下萬無美人向子言情矣。吹花歛劍言曰：吾安能爲此擣齧攀花之事？然女士激我之怒，臻極度矣。然終當歛鋒別向若女士爲爾情人，乞哀於吾者，吾立退矣。女叱曰：汝侮我矣。回首止。雪明勿動，吹花激雪明不得約馬而退。翁曆作聲呼後騎，白卿等十餘騎都至。鐸意方急至此，得少舒然。戰時白卿乃陰全之。白卿去戰亦益猛。白卿既至，吹花前吹花曰：吾欲禽殺周氏子，而女士護之，吾不忍加兵。君等其圍女士，吾乃乘隙禽周氏子也。言已，麾手衆騎立發。白卿曰：殺女士乎？吹花曰：但牽制之。白卿微笑曰：違令如何？曰：死之。白卿大呼曰：禽周雪明，驟馬而前。女曰：柳君子亦狂邪。君

第

四

集

欲舉刃向周君者。先須勝我。白卿曰。善。麾衆並進。雪明大呼。舞劍而前。女止之不及。已出女前。吹花急驅而來。戰雪明。白卿麾衆圍女。及白蘭二女。揮刀猛斫。衆皆格之。而不報。竟不得出。白卿留意。雪明且敗。乃斗至雪明之後。斫馬中之雪明。遂墮馬。白卿下馬縛之。微語曰。囚愈於死。縛時竟爲雪明裏。其創縛已置之。已馬而自引之。雪明念女士屢回其首。白卿微語曰。女郎自有容光。令兵械盡朽。雪明感其意。遂聽之。吹花自監其俘而行。直入堡中。此時鐸意力與十餘騎爭。命身中數創。又不知雪明等之狀。長歎待盡。驟聞有人呼曰。吹花令衆解圍歸堡。釋此人也。羣騎遂退。鐸意乃迷離中。似見白卿於馬上作勢曰。趣前解女士之圍。鐸意乃力振其神。奮然驅馬。白卿自歸。鐸意至女士戰處。則衆已欲行。而女士以雪明被禽。怒斫傷數騎。圍乃不解。鐸意奮劍攻之。女見鐸意益壯。三人內外破圍如擾羣羊。衆遂四散歸。女視鐸意曰。如熾炭馬盡。染血轉白。而緒戢罷。女呼曰。急往救雪明。乎。鐸意不應。再審已伏於鞍上。而暈。白蘭韜刃謂女曰。以我思之。周先生未必死。吾觀柳白卿甚有心。必力爲圖。全今吹花堡上衆登陣。如向嚴敵。往亦何濟。屠先生創甚。盍先致諸家中。更與老主人言之。共定良策。以解此難。女沈思曰。善。乃與白蘭左右護鐸意歸。

第十五章

吹花至堡中。直至家中聽事之前。下馬。則堂上華筵坐具皆翻。樂工坐處。簫管尙存。蓋紛擾中衆工棄之而逃。吹花即坐雪明於樂器之次。且使白卿縛其足而駢之。自取坐具。坐於簷下。白卿傍吹花而坐。吹花睨雪明而笑曰。勇士吾今拜服爾之神勇。然以爾劍術如此之疏。吾欲令天下美人臨視。果足當英雄之

目。否。吾。更。欲。天。下。英。雄。鑒。賞。爾。之。勇。敢。而。笑。彼。美。之。顛。倒。也。階。下。勇。囚。吾。言。然。乎。雪。明。叱。曰。汝。嗜。殺。之。魔。今。一。日。之。中。勝。負。兩。變。汝。何。必。沾。沾。自。鳴。得。意。要。之。汝。之。所。爲。剛。狠。媚。嫉。而。自。私。乃。無。愛。人。之。心。守。公。平。之。分。際。似。有。狂。鬼。奪。舍。於。爾。身。試。問。天。下。名。爲。英。雄。者。果。但。恃。膂。力。邪。汝。必。不。知。尚。有。英。雄。之。道。德。尤。爲。可。貴。所。謂。道。德。者。初。不。外。乎。平。恕。汝。直。仇。視。人。主。張。其。自。有。之。權。又。遷。怒。於。儕。輩。不。亦。悖。乎。然。何。益。之。有。即。令。汝。力。能。掇。彼。天。上。之。星。辰。必。不。能。奪。取。女。子。之。真。情。汝。能。夷。崑。崙。爲。平。地。必。不。能。得。英。雄。之。誠。服。可。殺。者。身。不。可。動。者。志。人。心。者。必。以。己。心。之。電。力。動。之。而。或。吸。或。撓。屬。諸。自。然。無。可。彊。者。汝。能。悟。我。此。義。必。自。悔。其。粗。疏。若。令。天。下。英。雄。評。其。曲。直。必。鄙。汝。至。於。極。地。吾。耿。耿。坦。坦。行。英。雄。之。大。義。即。膂。力。弗。充。未。嘗。退。却。何。名。無。勇。汝。苟。意。在。誅。鋤。以。快。其。私。吾。今。延。頸。以。待。行。戮。可。耳。乃。令。四。海。聞。吹。花。爲。能。殺。其。同。國。干。城。之。健。兒。盛。名。所。被。在。汝。亦。可。爲。榮。吹。花。初。怒。甚。是。已。禽。雪。明。狂。熱。頓。斂。聞。雪。明。語。始。猶。恨。恨。及。聞。未。數。語。平。日。之。氣。忽。然。而。復。遂。決。意。不。殺。之。矣。乃。曰。吾。何。爲。殺。汝。殺。汝。真。傷。吾。勇。然。吾。又。安。能。使。爾。享。盡。人。間。之。福。我。決。不。甘。汝。乃。妖。媚。之。人。妄。想。攀。高。吾。今。令。爾。一。生。之。事。功。幸。福。一。時。都。畢。而。殘。喘。仍。留。乃。呼。家。僕。二。人。昇。入。後。院。俄。頃。二。僕。出。曰。已。鏑。畢。無。可。虞。也。吹。花。領。之。乃。顧。白。卿。曰。處。分。合。乎。白。卿。曰。善。但。仇。讐。已。得。其。侶。何。罪。且。女。士。久。困。矣。吹。花。曰。圍。女。士。者。見。雪。明。已。禽。必。立。解。汝。往。散。屠。氏。子。之。圍。速。歸。被。囚。之。狀。勿。洩。使。彼。美。知。歸。後。即。部。署。守。備。吾。恐。臥。雲。或。號。召。叛。我。者。來。相。攻。也。白。卿。既。出。自。念。今。日。既。全。新。知。之。命。又。全。舊。友。之。義。心。乃。大。樂。白。卿。爲。人。智。勇。悉。備。吹。花。亦。倚。重。之。然。吹。花。復。不。甚。聽。其。正。論。翻。以。烏。歸。信。爲。謀。主。故。白。卿。但。能。伺。間。以。術。匡。之。自。以。爲。真。愛。吹。花。也。乃。已。解。鐸。意。圍。歸。堡。部。勒。羣。雄。巡。守。四。周。已。

第

四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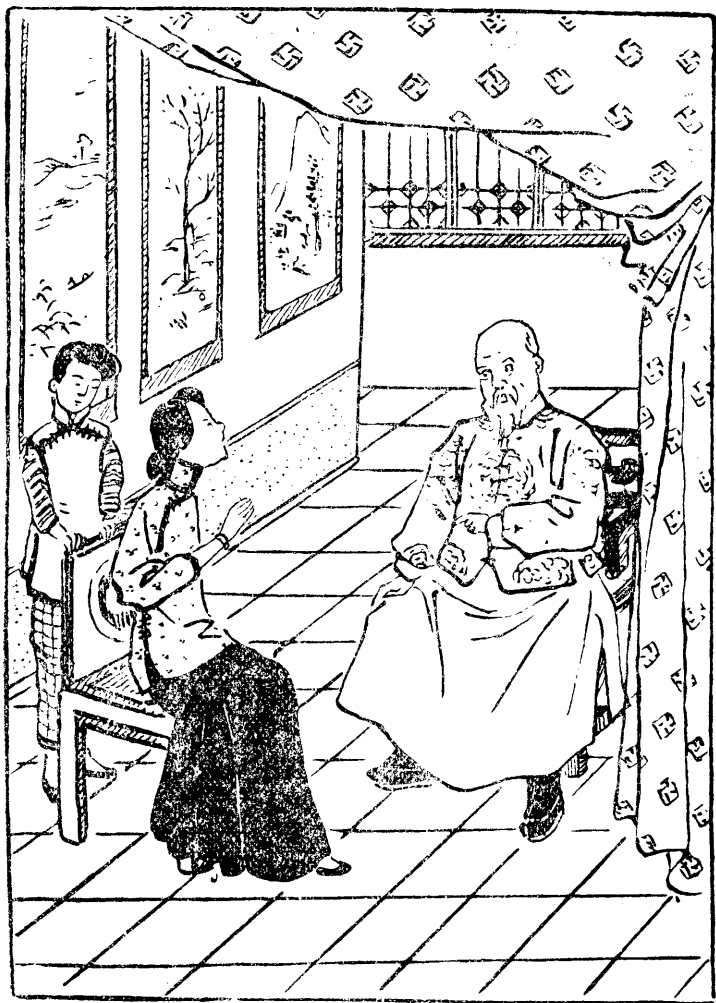
入面吹花吹花方共歸信談見白卿至立止白卿以部署之事告吹花吹花曰善吾已命肥人金徽名領守禦事彼自言守堡當如守其錢篋也白卿不悅知吹花易人守陣受歸信間也乃曰如此吾可自休歸信曰然君勞矣且休白卿不答而出自適所事吹花乃續與歸信語此時聽事中几案都飭吹花與歸信相對而坐歸信曰君觀此子非叵測乎吹花曰彼甚兀傲然未必有異心歸信曰然吾初亦未嘗疑之乃今證佐確然不容不信當比劍時吾不知君馬何爲而病及易馬至最後決勝之時又麻木不中馭吾已滋疑及其馬中劍而倒吾陰飭圍人取而烹視其周身又取其鞍薦旣而圍人來言次出一巨針曰以此物示我云得之馬腹當薦之處更察薦上果有針孔在其裏君知此針之用乎中空一端有橡皮之球畧如吸筒置毒其中壓球即射彼設策甚周但冀君一夾馬針端透裏刺馬腹毒入而不見針不意君用力猛針悉入馬腹皮球亦脫至此中之毒有人驗之乃馬非也吹花即呼圍人將鞍薦至破之皮球尙在其中乃大怒曰此人乃野心吾遇彼不薄竟謀我邪殺與逐孰便歸信曰罪不至死逐又樹敵但君不吝者請任我畫策圖之令伏其辜吹花曰汝善圖之歸信辭去吹花則呼僕以飯飯囚

第十六章

胡娟將鐸意歸其困萬狀沿途於馬上爲理其創而鐸意仍暈而未醒白蘭曰惜哉此君恐此生畢矣女郎揮淚曰是忠於友者奈何死邪慕晏知醫當以付之或可生也未幾家門已近而女乃悲慨不勝彼生平拂逆之境尙屬初嘗係情之人旣虜於仇同居遊侶農來軒昂而共出今則奄奄馬背尤可憐者以已愛情之神聖故力絕髻年之友而老父失其股肱聲威亦大挫向來團結之人心一朝而渙蓋衆皆蠢蠢

以曲爲直。黨其素習。大抵然也。正悲涼間。已至門前。乃與白蘭下馬。使白蘭扶鐸。意入呼慕晏。慕晏聞鈴。鐸臨門。正啓門而出。見狀大驚。女曰。汝勿問。旋當知之。且將護屠先生至寢所。慕晏引馬。白蘭扶之。緩緩至修篁精舍。安置畢。白蘭卽出。至門前。以馬入廐。復至草堂。則見女郎倚老柏而坐。於地瞑目。若暈。主人正以酒飲之。瞬息而蘇。乃言曰。今日之變。女兒夙所未經。吹花乃於廣坐中。使人向我論昏兒之素志。亦屢白之。老父不能爲人間之婦渠。則遷怒雪明。激之比劍。邀天之眷。敗於雪明。乃率衆追逐。縛雪明而傷。鐸意今雪明陷其堡。中生死未卜。兒曾遭圍迫。力戰得脫。今茲乏極。莫展一謀。老父萬不能不衛宇下之。良友用集。士心臥雲。聞之曰。茲事大壞。萬無良策。吹花長成。與我意久分。馳大樹黨羽。今吾兒已怒之。彼狼鷲成性。必不恤舊恩。或且竭力仇我。我勢不能理喻其人。若不然。惟有以力降之。余羸老也。安能勝。彼且集衆自攻。其禍必大。况余自誓足不窺門。何能致彼。而吾兒猶未知爾父終身有難言之痛。彼吹花苟非以刃向我父子者。我義不忍加以微傷。今日之事。吾兒決裂太暴。乃使爾父周章極矣。變生肘腋之下。爾父一世英名。亦且從此而裂。更何能策朋友之存亡。女聞言。失望淒然曰。吾父怨兒不孝。吹花殘賊。至是苟殺雪明兒。決不與俱生。臥雲長歎曰。汝自行心之所安。然汝意必怨老父。汝起。至堂上。吾語汝。以生平未聞之事。吾初不言爲吹花地。今一一使汝知之。嗟乎。吾兒汝將悲涼遠勝。今日身經之況也。女乃扶白蘭之肩。入堂中。坐於榻上。臥雲取一小櫬。坐而言曰。汝生甫周歲。汝母卽死。其死時之狀。及致死之故。時時潮上。吾心吾每痛。艾如在昨日。若無汝幼時。玉雪可念。用解其悲。吾已立離此世。而去。夫以夫妻之間。愛好如形影。而卒成極慘之結局。此真天地不仁。而尤爲吾之不德。使然。吾少年時。慷慨不羈。好爲奇。

異之行以今思之多屬過舉而當時正以自意尤以文武兼資丰裁絕世每經通衢廣衆之中粉黛萬千一見盡傾用是顧影引以自豪然與汝母結髮爲夫婦論心伺色細意體貼兩意如一視萍泛留情何啻



刀精純吾乃大驚纔半刻婦斂刃曰止吾敗矣吾曰君正遊刃優優何敗之有婦凝眸曰敗者非吾力也而爲吾心言時雙臉隱約生潮吾既知其劍術直與吾抗復解其意三生舊業其又何說此時於馬上執

霄壤一日吾獨出跨馬宵行詣友人夜飲道上忽逢一騎月下視之乃螻首急裝一婦人也彼觀吾遂不行言曰來者非英雄臥雲客與吾曰然彼又曰我固識君君乃不識我吾曰敢問氏族婦曰吾今告子尙非其時吾震君名久矣甚願一角武藝言已取衣底短刀吾思月下與少婦較藝此狀至奇遂立允亦拔劍兩馬近時婦呈臉向月乃殊色也短兵旣接婦膂力絕強用

手傾吐肝膽。婦自言方寡索居。嗒然恨無英雄爲伴。而不侵吾操者。眼中所見度惟足下能之耳。吾即慨然自許。婦乃告我居處。族姓。吾乃悟其夙有豔名。而不聞有勇婦。曰君來吾所當以夜從。吾屋後發某處之巨石。可入吾地下土窟。中足爲論心之地。而吾曹奇異之交。亦即永瘞地中。勿傳人口。清白之躬。以天證之。可也。吾大喜。遂分手。既飲而歸。舍騎於家。遂踐其約。久之。汝母漸審吾蹤。力相研詰。吾乃言之不諱。汝母默然不加諫阻。吾與婦交既深。遂洞曉其生平。彼夫乃庸奴。生時遭婦凌藉。而婦以不偶。狠鷺冷酷。日趨日激。其夫之死。殆不堪也。夫死仍以惡狠之性。施諸平人。疾俗如芥。時以微過。殺人以快意。而彼盡憎天下人類。獨鍾情於我。私對温婉甚於嬌女。吾益感其能真知我也。特彼雖媚我。尙弗間於伉儷之愛。汝母爲人中正。悱惻。吾極敬重於吾。此事如絕未介於心。然未幾忽變色。謂我曰。君乃不慎。鍾情於作賊之人。素日俠義。云何。吾曰。此語胡自汝母曰。村中時有無故亡首者。或刳腸皮。面慘不可狀。此何人所爲。君豈不知如是閭閻巨蠹。含生共憤。君引除暴爲任者。胡爲坐視。君之於德。傷已多矣。吾噤不能言。久久乃曰。君既知其人。甯不能推及吾心。正爲無力以義自克。其愛吾請。君設身爲我。而我乃有此過。舉君甯能於力勸不從之後。剗刃於吾。爲世除害。渠之所行。吾嘗以決絕要其。悛改而彼歛容答我曰。我無如我性何。君見決絕。我請隕骨銷肌。自辭人世。遂立取利刃。吾則奪而悲之。不復更言。君遂謂我狎比匪人。以我思之。但有誕怪自恣。中心亦復惻怛。而感情太烈。遂不軌於仁慈。汝母聞之。視吾而歎。時抱汝於懷。逕付乳媪。正容向我曰。吾於恩義當全。君爲道德之人。顧不知蔽塞靈明。一至於此。吾夫知之。我之心全爲君也。吾答曰。吾知之。姑置此。及夕又往。晤彼婦。婦曰。吾厭世深矣。自念時時可死。而冥途久久猶遐。然

第

四

集

生死皆願在君側。君者我生趣之源，亦我心靈之委。我猶有一身後之累心，甚閔之。設一旦脫於塵網，君必不辭代我而爲之母。吾笑頷之。中夜別之歸寢，就枕即已沈酣。忽然驚醒，室中燈火大明。汝母衣裳楚楚，而襟袖斑斕，盡血花也。手中執吾自鑄雙刀，之雌者肅然立於牀前。吾大驚，汝母曰：「我今日殺人矣。」吾曰：「殺何人？」汝母曰：「蛇蝎之婦人。」吾一躍而起曰：「君行此事，奇慘。汝母又曰：「幼學騰躍，將以防禍。今用誅惡一擊，而中轉震驚，瞽亂從樓上投下，佩刀自傷，力行數里，血染衣裳。雖支厲見君，已至危言。次自解其衣，血凝固不可脫，少一啟動，血忽大注，遂仆。顛聲言曰：「君負我邪？我負君邪？何故至此？別矣。然欲一見我兒，乃強起復跌，創復大裂，傷哉。然勇過男子矣。嗟乎！吾兒勿哭，吾哽咽不能言矣。汝母既死，吾立負之至花嶺之下，坎地而埋之。此吾夫妻素志，既乘化而休，固以速朽爲得耳。後此別具桐棺，實以土石，舉而葬之。郊外此汝所知之墳墓。至於此事，惟乳媪及慕晏知之。乳媪旋歿，慕晏亦終不言。吾今告汝俾他日葬我，與汝母得同穴也。吾既手藏汝母遺骸，跪而誓曰：「吾當一視彼慘死之婦人，然後終身守卿之穴，撫女長成，補我牽於孽緣，負卿之咎，誓已揮刀刺臂，作十字紋，以志遂疾，趨往彼婦之家，初入土窟，不見其尸，乃悟彼居樓上，而由窟升樓之道，百覓始得鐵扉，又堅不能啓，遂出窟外。吾不能曲踊升高，幸樓古磚多剝，落成凹，吾乃階之而上，竟達於窗。窗乃虛掩，吾入窗則室暗無鑑，吾出具取火，頓見彼婦仰臥於地，刀陷胸，頭淺捫其鼻息，已如游絲，斗覺妙目一瞬，遂絕。彼真能死於吾旁，度芳魂亦無恫矣。吾遂由窗一躍而下。天已欲明，微光中果見血痕如繩，遠至郊外，幸不循道，而次晨大雨人遂罔覺。吾從此夕決不離家，惟遣人恤彼婦遺孤，鄉人知吾任俠，亦不謂異。此遺孤者，今長成矣，非他人即吹花也。而吾以當年一諾，何

能加以嚴誅。嗟乎。吾兒此事。汝可自謀。未必不濟。言竟。亦不禁搵其老淚。女泣。白蘭亦泣。女強起曰。父其示我以母處。臥雲乃曰。花嶺之陰有棠梨一樹。是也。女乃與白蘭同往。憑穴一慟。既極哀思。遂坐於花陰之下。乃聞嶺左鈴鐸。郎當急命。白蘭視之。白蘭疾趨。乃遇一騎於門次。白蘭啓門納之。騎士曰。柳白卿。君以札上女郎。探懷出一紙。授白蘭。卽去。白蘭閉門。持紙急呈女。女閱之。狂草作數語。曰。雪明囚於地窟。苦甚。卽死。差勝者可救耳。僕遭讒。見疏於吹花。且地窟甚秘。羅守綦嚴。力不能救。女士速策之。柳白卿啓女。沈思良久。以紙抵地曰。奈何。白蘭拾而觀之。曰。女公子躬蹈愛戀之危機。追念婢子嚮日警厲之意。不亦悔乎。夫女公子而與雪明君爲尋常之朋友。今日之事。力已殫矣。義已盡矣。俟機而更圖之。其濟不濟。聽之運命可矣。然竊窺女公子之玉貌。義形於色。誓同生死。其情堅矣。嗟夫。吾女公子。天人也。坐視其腐心而莫助者。非人情。今日老主人以外。皆愛莫助之。其有可以相助者。惟婢子耳。嗟夫。吾女公子。吾將犧吾生命及生命以上。更貴之物。爲女士造幸福。願女公子勿復悲涼也。女聞之。起抱白蘭曰。吾妹聽之。吾知汝智數無倫。必須互圖。全地若果陷敗。令我何以爲懷。白蘭曰。吾爲女士。吾尤爲公義。當爲國家出棟梁於幽壑。吾言旣出。明日行之。今歸妝閣。話別可耳。

第十七章

夜涼如水。吹花之堡。刁斗之聲。亦作寒栗。至於無防守之責者。正尋夢於輕溫被底。絕不知星斗所臨。霜華遍野也。時將四鼓。白卿一人獨步於道上。以待晨光之起。及朝曦欲上。乃中心寥落。無已不期。步近堡門。守望之處。則肥人金微名。正立於堡上。垂刀至地。自支其軀。幹而口中呵氣如雲。聞步履聲。回顧大喜。

曰。白卿君來佳極矣。昨宵受命。值此苦役。夜中奇冷。加以不眠。吾生平鮮嘗此味。歸信君許我午夜更成。今天已明。卒不見其影。白卿曰。君固可憐。僕乃愈甚。宵寐不甯。味爽即起。心中煩躁極矣。微名曰異哉。我適得其反。思睡乃勝平時。吾今請子代吾役。少時容我畧親牀席所感多矣。白卿曰。此事滋難復。君吹花以君夜成。所以信君者厚於我輩。若吾私承此乏。必且責君。微名曰吹花。未必知曉。白卿曰。然則吾姑憐君。暫執此役。若有隕越。皆君承之。微名已提刀而下。曰。善。我去矣。須臾即來。白卿即昂然立於堡上。朝日一升。朱顏逾美。此時乃見一騎如矢向堡而來。頃刻即至。則一女子全身俱服縞素。而以厚紗障面。加一草冠。舉首見白卿。乃曰。請開門。見納。白卿曰。君何人。乃欲入吾堡。女曰。吾爲標客同伴喪質。欲見吹花君。謀珠還也。白卿曰。珠之所在。已夙知乎。女曰。知之。白卿曰。還珠之策。籌未一見。吹花即能必其濟乎。女曰。惟謀與力是視。不濟則珠沈而吾亦不活。白卿顧門卒曰。啓之。聽此女入。聞其事至可憐也。門卒發鑰。堡門大闢。女躍馬逕入。直向吹花之居。如熟經者。時吹花方起。門者言有女子求見。吹花大異。曰。汝識其人乎。曰。不識。吹花曰。彼來自堡外乎。抑爲堡內之人。門者曰。彼跨駿馬而來。必自堡外。自言不識主人。但聞高義。欲以事奉。干吹花曰。彼所跨之馬如何。汝曾見其相似者。門者曰。昨日上客所乘。未嘗有此馬。此馬神駿極矣。吹花曰。汝召之面吾。乃負手立於階上。須臾女入。以紗羃面。如霧籠花。婀娜而前。吹花一見。知非復生客矣。而以縞素之衣。卜之。尤可立得其人。惟身材畧異。吹花乃笑曰。客來意。吾已洞燭。殆屈而哀我。然此豈抗健女子所爲。要之。吾亦不吝言和。但求一事。其事匪他。君見愛耳。女曰。謝君。吾諾君矣。立裂障紗。容光悉露。乃白蘭也。吹花大驚。女笑曰。吾來正爲言和。重合兩家之好。而須濟時艱。君苟諾者。正見

改過弗吝爲義士所共許。吾卽棄短從長。自此以始。掬柔情以向於君。今吾尤知足。下此言。乃向我女公子之身。而不期竟加於我。豈知女士心堅於石。決不少假顏色於足下。而但有蓄意爲仇。足下試澄思此事。究竟於己。胡益足下。既力格人之愛情。不憚冒行大慝而足下。一生決無相愛之人。此乃因果自然。必至於此。足下亦聰明人。奈何不悟。吹花曰。請君坐而言之。吾亦何心作惡。但生平絕少愛好之人。而夙昔醉心者。深閉固拒。安得不怒。丈夫一怒。但有立威。其他胡恤。吾既於世間無人。言情則狂。突逆施以惡狠心腸。度此一世。有何不可。彼名與德得意人。重之如我。畸人與之胡涉。今吾更申昔日嚮君所言。曾無所變。君亦我。我心中思慕之人。但昨朝躍馬戰場。揮刀傷吾。猛士豈有絲豪香火誼邪。使君真有替月移星之念。我尙具有人心。當俯首石華裙下。爲君驅使之僕。然今事急。見求焉。知無詐。吾乞君暫居。吾許。吾將細窺顏色。逆探芳心。更定從違之議。尙須咨吾謀。士大約旬日中。大局定矣。君以爲可否。白蘭曰。此說吾何爲不可。然君疑我。我亦何嘗信君。我殊難料。後此爲離爲合。或友或仇。亦憑諸天意而已。吹花曰。請君卽居小樓之上。吾且時召烏向夫人伴汝談也。自是白蘭遂居吹花之家。亭午。吹花使人邀白蘭共餐。餐次。但云。吾已使人速烏向夫人矣。而神色中似有所怒。罷餐。白蘭登樓。樓上陳設仍如故狀。白蘭乃臥於小榻。取案上書讀之。而心殊不在書也。自念。以我清潔女兒。乃至僞爲向人。言情邪。今當以探取地道。私出雪明爲上。然其事必不易。卽脫雪明而吹花。必不能釋。然無事。今晨所言似一。一探諸肺腑。吾將強變吾心。而愛之。然其人性質暴悍。吾實惡之。卽云忠事我者。亦未有驗。如是和平之事。終不可恃。萬不得已。吾其行吾事矣。正凝思間。樓梯有步履聲。疑吹花至。急正坐。乃入室者。烏向夫人也。白蘭起立。向氏趨進。握

第

四

集

白蘭之手而並坐於榻曰吾有幸兩日中皆見女郎於此白蘭曰然兩日之間事勢乃大不相同向氏曰君言信矣適聞吹花與勇士柳白卿隙末其禍起於女郎之來也白蘭驚曰如何向氏曰吹花以君之來守堡者未報卽納悖其號令乃召守者金微名而微名乃沈睡於家召之者力起之於臥榻憤騰而入見吹花吹花聞之大怒責其廢職微名以實告曰吾已乞柳白卿代吾事吹花愈怒曰汝何不授諸攻我之人而汝亦不須勞勞於守備矣趣往後此更如此者決殺汝又令門者曰柳白卿來睡之勿納於是嚮時刎頸之交今朝陌路矣白蘭因益信吹花之薄口中虛嗟咨之向氏笑曰吾聞白卿固與女郎表裏而梗吹花者白蘭笑曰君胡妄語豈有此事向氏曰君勿諱昨日何以有短札至女郎許也白蘭大驚曰然則君乃謀我矣向氏笑曰誠哉我且洞知女郎之隱其來此者爲陰謀吹花也雖然君勿怒我與吹花亦有夙郤甚願助君我本此間土著與吹花上世有姻連叙其親爲中表女兄弟幼小亦時相見而最不相合及長父母俱喪家落吹花尙相周恤乃前年烏某來此爲吹花所賞知其無室強我嫁之我初不可吹花拔劍相脅我以門祚衰薄祖宗血胤惟遺我一人義不得死飲泣而受聘君謂我憾之何如矣故我至今常不與之謀面也白蘭轉喜曰然則我亦以腹心託子吾欲求地道而脫雪明君知之乎向氏曰不知吾意卽私出周君亦不得離堡蓋吹花治衆有法惟吹花一死衆必立渙人各一心也以吾策之先圖吹花然後周君可出而衆可撫也白蘭不答心不謂然向氏卽起辭曰我尙有事未治請暫別更來君有事可以見召當立赴若有須取助於白卿君者我亦能代致之言已遂去白蘭獨坐籌思決於夜間覓取地窟

第十八章

著者曰。吾今將叙及雪明之狀矣。雪明受禽以後。吹花使僕昇送地窟。吾書已畧言之。爾時雪明久戰之餘。疲弊極矣。心中乃無圖脫之念。一聽所爲。二僕夾持之。至吹花臥室之中。室頗宏。牀設於中心。轉至牀後。室中悉鋪木板。而牀後乃有長方之石板。一僕以手起之。一僕助之。委置於壁間。卽見有鐵板如扉。縮之以索。而索端隱於木板之下。似有機輪制之。一僕乃向牀頭取一巨鑰。又向嚮壁間啓一小木片。內有巨竇。投之以鑰。左旋之而鐵板側落。有樞在近壁處。故尙懸如扉之啓也。鐵板下有窟。甚狹而淺。二僕卽扶雪明墜下。二僕亦同躍下。尙能見室中物也。一僕又以鑰向一端啓之。劃然一聲。如有門啓。二僕卽推雪明入。但聞旋鑰聲。以身反探。門已無有。復細察之。又一大鐵板爲之扉。雪明足以駢縛。却倚扉不動。自念不與清氣相接。必死於此矣。而未知吹花已諭僕母絕其生。二僕方出狹隘之地道。攀鐵扉之繩而上。卽投鑰閉鐵扉。別於窗前一大鐵管上。揭其蓋。此管通於地窟。支分爲細管。暗納空氣於中。雪明獨立久之。覺氣息不窒。心甚異之。乃微躍以前。漸覺地非坦平。勢如下坂。乃止不躍。直坐於地。悲憤無已。因思以己之才。乃不得見用於世。昂藏男子。至不能擁衛所愛之人。至陷於囚拘之中。死乃分也。特無端與胡媚女士。造下愛情之公案。用以重傷其心。則一死之餘。又安能脫然也哉。正慨歎自咎。忽聞劃然鐵扉大啟。機聲軋軋。火光射入。雪明閉目。覺有人爲解兩足之縛。雪明乃微啓其目。則一僕人以手取地上之燭。一手持巨椀。內貯飯。和以肉糜。持近雪明之口。曰請盡此。雪明不食。僕歎曰。堂堂丈夫。何必硜硜使氣。吾觀主人殺人多矣。曾無顧惜。獨於子遲迴未忍。必有一日釋子。胡不忍此須臾。雪明張目視之。覺其人甚誠。乃曰。以口就食。何殊禽獸矣。僕曰。子不逃者。吾且全解子縛。然逃亦不易。今地道鐵扉闔矣。子安能知啓。

第

四

集

法然吾不敢釋。子手上之縛者，慮我先受汝困耳。雪明曰：吾不圖逃，更不犯汝。汝信否？邪？僕笑曰：英雄矢口，胡爲不信？遂解雪明手上之繩。良久，雪明乃取飯咽之。食時，四顧窟如一間屋，大地下俱生苔繡。僕歎曰：此主人昔日未得衆心之時，治此以避吏捉也。乃今囚子，雪明食已，僕持燭及巨椀去，鐵扉一闔，暗黑如故。少頃，復入挾一氈，來展於地上，俾雪明臥。乃去。雪明甚感之。四肢覺痛，乃臥於氈上，然心念胡娟更不成寐，不知歷幾許時，始得睡。穴居無事，除飲食溲便外，無雜念。久之，壁際漸發奇臭，蓋便溺所積時，作惡因思居此苦境，惟有斷除萬慮，學佛氏之入定，則根塵之擾寂矣。思已，即屏慮，寧神初歷時，甚暫。既而漸長，忽一日，方端坐入定，忽焉心目開徹，如夢如見，初覺鐸意，臥於修篁精舍，慕晏爲之理，創面有喜色。而鐸意瘦極，蹙額如有所問，至此宛如電警，則胡娟女郎毀妝慵髻，不睡於牀而坐，睡於地上。窗前如有月光射透案上，所陳乃已昔時所上之詩也。俄頃，即如有黑霧籠罩，即漸隱至無所見。及出定心，乃大詫，反復推求，知此乃佛經所謂天眼通矣。因知所見皆爲事實，鐸意重傷不死，女郎無恙，但爲己分苦不肯竄處矣。然獨於女郎妝閣，乃不見白蘭，何也？後此有意求見，終不得矣。乃日領相思味也。

第十九章

一角小樓，鐸影裏有好女子，亭亭而立。乃白蘭御餐後登樓也。目光炯炯，直射於東壁之扉。知彼久無人居之室，必爲入地窟之一道。證以臥雲之言，及向氏所說吹花亡母，乃由其房入地窟，以會臥雲。即由窟出院中，而爲驚人之事。故欲探地窟，自宜先入此中。然窗皆瑾蔽，扉復嚴扃，奈何？乃以手拗鎖，兼起其屈戌。久之無用，乃坐而凝思。遽起下樓四望，見左側有小門，通於後院，亦鎖之。白蘭乃拔其屈戌，少頃即起。

因拔關而出。尋所謂巨石者。杳不之覩。但有土堆。隱起如阜。院中之地。遂高出樓前數尺。幾及小扉之半。而嚮時爲表志之巨石。即深葬其中。無疑矣。於是。由院外入窟之望。遂絕。乃閉其扉。行次。足忽觸一物。鏗然作聲。俯視。乃一鐵桿。如拇指之肥。長約三尺。白蘭拾之。登樓。陰念此來。未挾兵刃。此物可以備萬一。不然。置之榻側。仍以手撼室扉之屈戌。竭力爲之。終無能動其分毫。斗憶鐵桿。乃取之。探鎖與屈戌之際。恰可插入。乃以一端自下探上半尺許。支於扉上。而手握下端。力拽之。軋然一聲。屈戌未起。而鐵鎖斷矣。移燈入室。轉察扉背。則屈戌直透扉背。爲鈎復深嵌扉中。故堅不可拔也。室中淒慘。鎧光所被。俱陰。陰有鬼意。他無器具。但有一牀。徧察四壁。木板完整。上端或有一二處。正搖搖欲落。白蘭乃以鐵桿徧叩壁。以爲有暗門者。必有虛聲。枵然作響。乃絕無有復徧重叩之。轉有一處。反響絕厲。乃舉鎧細照。果隱有門形。而推之不動。乃舉鎧徧照室中。覓取機括。不得手足耳目心思。俱竭其力。搜索既窮。頽然置鎧於地。坐於壞牀之上。牀沿塵積。拂之以巾。而堡上金鼓。已報三更。因思惟有俟諸明日矣。方起立持鎧欲行。而徘徊不。舍。乃忽念室中。雖盡探索。然此廢牀位置。正當此暗門之前。未必無涉。藉使不爾。加以審察。亦無遺憾。遂徧以巾拂牀上之塵。目光寸寸而移。初無朕兆。漸及牀之四足。乃見牀足皆雕作虎爪之形。諦視亦無異狀。神煩意躁。以爲無望。強自支厲。更以手摩近暗門之兩足。頓覺一足之爪。可以旋轉。乃力轉之。遂見一小鐵環。拽環。卽有一小板。隨起。露一竇。深尺許。以手探之。有兩鐵球。初取一球。堅不可動。如牽制於地底。更取其少。可動。搖用力取之。已至竇口。尙有物吸之。白蘭大疑。置鎧於地。更以右手探之。球下乃繫鐵索。卽以兩手牽索。出竇。未三寸。壁間暗門內。陷狹長如窗。復探他球。亦可動矣。復拽其索。此球卽墜而門。

第

四

集

仍合爲壁。白蘭大喜。再拽啓扉之索。取鐙照扉中。乃有鐵索自上而下。其環絕巨。相屬知緣。此而下。卽得地窟矣。然安能持鐙而緣繩乎。憶臥處有燐寸。急取出之。懷於襟內。冒險而下。俄頃至地。取燐然之窟。不過方丈。無有雪明在也。斗見一壁。有扉而燐已燼。乃行近。再然燐一枝。視之。則鐵扉支以巨石。更無機括。乃棄燐。移石。石重甚。以勇女郎撼之。頓荏如無力。心念此石。甯有人能移者。殆必有他法耳。因取火續。續照之於壁下。一深竇中。見一巨鐵棒。力拽出之。乃知以棒起石。力省數倍。前人久知此理矣。復察石下。亦有凹痕甚深。卽以棒就痕中起。砰然而倒。去扉二尺許。白蘭卽拽扉上。環心中喜極。曰。此遭見雪明矣。扉啓。呼周先生。寂無應者。白蘭大恐。疑饑或窒息死矣。取火視之。空無一人。但有几案數事。白蘭失望。據地而哭。哭已。摸索便取出火照。鐵索懸處。攀援復上。而意懶神疲。雖以足蹈環如梯而上。然身重而臂弱。困逾下墜。時十倍。且索長幾三丈。乃數休而後達扉次。旣出。拽索閉扉。已出滅鐙寢。而晨鷄已鳴。頃刻窗紙漸白。遂起不睡。坐俟朝日之出。卽有小童登樓。以水壺置地。備白蘭盥沐。少時。又送茶至。曰。主人命延姑至聽事。御晨餐也。白蘭乃畧盥漱。隨小童而下。至聽事。吹花先在。凝視白蘭。卒然問之。曰。君日甚。赤宵來。何作而不寐乎。白蘭曰。因遽易居處。遂不得寐。用案頭書消遣。一宵。吹花曰。然則體中得毋不爽。白蘭曰。否。吾體甚健。吹花曰。吾恨近來晨夕治事。殊不獲以閒共談。白蘭曰。何爲忙迫至是。臥雲莊必不來攻。吹花笑曰。吾尙有大事。未能匆遽奉告。今但問君令吾功業無聞。君亦爲國家一惜否。白蘭曰。君才具自高。善自用之。決不同於豎子。成敗何足計乎。吹花大笑曰。君知我也。且共餐此饅頭冷矣。餐時。白蘭曰。吾欲奉干爲招。烏向夫人。吹花曰。如命。餐畢。吹花乃使一僕往歸信家。召向氏。白蘭登樓遲之。良久。向氏至。

坐定言曰。君見召。必有所商畧。白蘭乃告以昨宵之事。向氏曰。此乃滋怪。吾亦不能測之。必詢白卿者可也。白蘭曰。君與白卿。君何誼屬。邪。向氏面頰曰。朋輩往還。遂寢識之。白蘭曰。煩君即遙致柳君。窮其究極。竊恐此事不易明也。向氏欲行。白蘭止之曰。姑少羈延。勿令吹花生疑也。乃共考較技擊之事。皆相傾服。至日將中。向氏別去。已而遇白卿。向氏先告以白蘭之事。乃詢地窟不得。雪明之故。白卿曰。吾畧聞吹花嘗自治地窟。今白蘭言其窟已舊。又院中積土塞其通道。似吹花亦不知其有此窟。而別有自治之窟。吾思吹花未嘗絕雪明食飲。必時時饋之。但令白蘭留意其家人。即可得其在。向氏曰。此策甚當。明當語之。

第二十章

翌日向氏往訪白蘭。告以白卿之策劃。白蘭喜曰。我乃不知吹花自治地窟之事。此下之窟。外道固塞。而空房之閉。歲月已深。則吹花決不知之。其所治。必在別院。得此機倪。偵察自易。然持久則女公子之心碎矣。五日之內。不得地窟。吾將更行他事。簡捷了之可也。然甚欲借助於白卿。君顧白卿君之素志。素行。吾未能悉詳也。而可託與難信。尙無依據。向氏乃述白卿之爲人。口若不盡其美。終之曰。白卿雖有智數。而坦白真誠。亦時流露於弗意見義。必赴能忘其身者也。白蘭曰。白卿君勇何如。向氏曰。吹花以外。並無儔匹。足以懾伏羣雄。衆皆知之。非我獨阿。白蘭曰。如此甚善。但設倉卒。取援將以何法。向氏曰。事機急時。果在何日。白蘭曰。五日後。向氏曰。吾請轉示白卿。令五日後常伺此間。左右可耳。彼踪跡甚詭。飄忽無人覺之。自號曰飛絮。取助時即用爲口號。可以互知。白蘭頷之曰。君慮甚周。請君即去。後此可勿須來。吾將壹

第

四

集

意探取雪明所在。片刻不可失也。向氏曰：敬諾。遂下樓自去。白蘭送之。至聽事前。見吹花方坐臥室之中。檢較簿籍甚忙。即反身入內。則吹花已立於簷下。笑曰：請君與我立談片時。我苦極矣。殊少暇。君喜坐談乎？即入吾室。有佳茗可飲。惟君所好。白蘭曰：坐談佳。且君室精雅不覺繁麗。言時已入室中。視案上所疊簿籍高可隱人。乃問曰：君之少暇。即爲鉤稽此物乎？何來此纍纍者？吹花隨入。答曰：吾嚮不問生產。而吾黨中公積之貲。皆金微名司之。今取四方聚貲之所。並搜其籍。吾綜核之。備他日之用。考其數。白蘭曰：爲數幾許矣？吹花坐而答曰：百萬破鄙夫之慳。爲吾有益之用。五千之衆約支年餘。白蘭亦就坐。吹花又曰：果我取以自肥。亦誰敢不聽。而吾生所求愛情也。功名也。威勢也。此金貲者一拾。即得何足措意。白蘭曰：君立志宏矣。吹花曰：但吾心如煨燼之竈。宜其烹物不熟。必納薪加火。而釜中之氣蓬勃。揭蓋而起矣。吾心須注以溫鑿之炤。則事業立舉。而吾血一沸。流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然則我之生涯。血之生涯也。吾嘗自名曰血商。君亦女子中英雄。慎勿蹙額。舉事貴忍。西楚霸王坑秦降卒。非忍邪？此戰勝攻取之原。即平居兒女爾。汝奮劍起時。亦當決去。留待凱旋相見可也。白蘭曰：君言豪矣。終傷殘。酷吹花曰：英雄者。天帝之長劍。劍知殺人而已。其善惡當否。此在天心。所使汝必曰：當仰體天心。然衆人心中各有其所見之天心。荏苒者。固謂天心仁愛。猛者。則謂天實相於戰爭。此事從何折衷。各以血性行事。自去。天心不遠。天之所賦。必天之所欲也。我偶靜思。輒得此義。咀嚼亦頗有味。噫。吾繁言如此。君乃不屑商榷。邪？我且告君。以至欲得之消息。昨日吾以人偵伺。雲莊白蘭驚曰：此何意也？吹花曰：我欲究女士傷心。何如耳。白蘭曰：女士如何？吹花曰：吾初意女士必以淚被面。申申詈我。乃殊甯貼。戚容不顯。但斥美味。慵妝掠夜。

不安寢。但坐而假寐。華采微滅矣。由此觀之。我乃未能苦其人。白蘭曰。吾度聞者已莫不憐之。吹花忽詫曰。吾久談廢所事矣。白蘭起曰。吾去矣。吹花曰。我今治事。若女郎後此欲覓吾談。尙可拓數分鐘。爲君破寂。白蘭曰。諾。自是常步於院中。或驟出聽事上。又時至吹花之室。殊無迹兆。蓋僕役傳餐地窟。俱在白蘭及吹花共餐之頃。出入極迅。白蘭萬不能見也。而白蘭朝夕與吹花親近談論。有時而洽。覺吹花天性流露。亦有合理之論。但錫以箴規。則終如沃石。其偏僻懷諫亦深。根於性中。且行事率意向前。無所懺悔。但對己之愛。懇篤無所僞飾。間亦登樓憑闌。與白蘭共話。須臾即去。初見東室扉啓。愕問白蘭。白蘭曰。鎖鑰蝕如腐。吾偶觸之以手。即斷而開。此中鼠矢飛塵滿之。吾意必得糞除。或別以鎖更扁之。吹花曰。扁之善。此吾亡母所居。我不忍見也。言畢。遂去。後果扁之大抵。日日相見之人。勢不能絕。無情感更有一方蓄意以圖受者。誠難力拒。然白蘭之來。爲胡娟來也。崇仇棄好。乃其夙心。因力鑰情關。然此關亦危極矣。輒念己若輸款。吹花其可一變所爲邪。果爾未嘗非佳。吾且試之。一日與吹花共坐。乃曰。吾居此數日矣。君亦可洞照吾意。胡遲遲不復示我。以決心吹花笑曰。吾靜以察。君仍與我落落。即偶以論心有合。亦似動色。輸心終一瞥。即逝。卒不能辨其底蘊。且吾謀士尙勸我勒兵往。脅臥雲果如是者。足苦女郎矣。而我未肯決行者。卽將待君心坎中無言之報章。乃近今繫於君身之一線。冀望漸微弱。欲斷矣。我知天心本不欲我爲中正和平之人。處處梗我。我實告君。我以聚兵一二日間。諸事悉辦。我橫行矣。臥雲必受其禍。我所以告君者。或仍發於愛君之念。此秘事也。而吾中心所蘊。密友莫知者。則展拓血之生涯。是吾所向之鵠。他又胡恤。白蘭聞之心怦然。默默離去。吹花正張目向天。亦不覺也。白蘭屈指計明日者。卽與向氏期之。

第五日。事決行。其極忍。者則以少血存衆。庶不爲非義。晚餐後。吹花隨白蘭登樓。仰天而笑。淒厲無倫。笑已。以手取案上杯。就壺口取茶飲之。白蘭注視。若有所思。吹花顧之。復笑。白蘭亦陽笑曰。君狂矣。可惜哉。吹花曰。今茲尙未狂。期不遠矣。終令君張其妙目。揮其紅淚。看吾以血爲此混濁地球浴也。設不幸而吾死。而心精耿耿。亦將爲災厲。以毒斯民。此言本我素抱。今茲益烈。白蘭歎曰。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君之謂矣。吹花曰。君乃見憐邪。君何不更爲柔媚之容。吐其慰藉之詞。我卽信君。君非老奸大猾。能作心所不欲之事。君能如此之表愛我之烈。饑卽遇海波而滅矣。白蘭心念此事。如何可得。吹花又曰。茲事。我知無望。以我之爲人。直如鋼鐵。女子柔腸。中萬不能着我。然我卽萬惡叢體。乃無一豪近情處。我之遇人。忠篤無僞。但心中喜怒。易遷耳。而人之交我者。泰半虛意周旋。吾安能無怒乎。言已。登登下樓而去。白蘭凝思久之。知吹花心中堅決矣。乃太息久之曰。悲哉。此人豈天地果有戾氣。悉鍾其身。彼母氏之性質。似一遺之真巨魔也。遂以手探衣底。出一紙裹展之內。有茶葉數枚。以鼻嗅之。蹙額曰。嗟乎。此何物與。乃出諸吾手。此亦天帝之長劍也。自語未竟。淚下如綆。

第二十一章

吹花果以次日。椎牛饗士。而宣言於衆曰。吾今考核公積之金。爲數已逾百萬。又軍械悉備。足支萬人之用。是吾黨羽毛已豐。正高騫遠到之時也。今吾黨聲勢所及。尙未徧於國中。况以世界之大。吾黨直類蟲豸。有志之士。孰能甘之。要當擴吾之力。拓吾之威。令環球之上。胥振振有名。而馬蹄所踏。卽以此圓球爲止境。戰死勿畏。人如轟轟烈烈。則毅魄強魂。尙能支厲其神。翱翔於太空之表。彼矚下死者。眞燭火之息。

也。衆兄弟受吾之令，曾無倍叛。今當發展之初，務先瀝膽相從，忘其生死，尤須悉聽部勒，無復荒忽。若忘令自恣，勿論有心無心，成敗利鈍，雖親戚密友，立殺不需。至於今集衆，何向所圖？云何明日未午，衆兄弟皆集堡外廣場，聽吾宣示。後此尙須招致健兒，共習射擊之技，蔚爲特起之軍。吾曹夙昔如火藥在地，吾乃包以紙束，以繩成爆竹矣。今日卽我以火然藥線之時，至此爆竹響之，纖洪要以火藥燥否？及束之寬急，爲衡吾今嚴明其令，卽如急束此爆竹，而諸君當更自圖其燥，則巨聲一動，天地俱驚矣。此言一出，竟立時鼓動羣雄，莫不揚目軒眉，以俟後命。惟白卿聞之大驚，急遣寓主僞爲急狀，伺於堡門，遇啓時卽出。幸無格者，乃至臥雲莊，告以此間不日陳兵出矣。臥雲聞之曰：「狼子不測至此哉！旣遣其人，立使慕晏召鄰里，以騎四出，召附而未叛者。此時鐸意扶創而起。一日之間，集衆數百，攜械裹糧，爲臥雲衛戍。臥雲請鐸意領其衆，屯於莊傍之野寺中，而使胡媚集衆而宣誓師之詞曰：「家君自幼迄老，無他腸，但一利人濟物之心耳。以此四方歸依，而家君輯睦有衆，固將一旦授諸國家，嚮疆場而禦侮，此亦諸君所素知也。今吹花翼豐，啄母扇衆，以叛意將豕突狼奔，殺人盈野，而首將耀兵於吾莊，倍恩忘義，眞一世之所棄也。家君以自衛之故，欲與諸君共患難。二十年間，甯無微義，諸君慷慨而來，此俠義者之所同與也。夫同國相殘，舉世恥之。吾願諸君於奮勇之先，一量彼我，曲直軍行之際，不在多殺，但令強暴莫逞足矣。嗟夫！天生斯民，固欲其各盡所能，相養以生，而強暴間出力開兵禍，吾輩乃無德足以化之，豈不悲哉！吾尙有餘語奉瀆諸君者：家君年老不出故丘，而吾朝夕事親，未肯與諸君冒鋒鏑。此屠鐸意先生者，毅然任之，屠先生大將材也。兵法悉熟於胸，願諸君一承其令，則敗亡之禍，吾知免矣。衆皆呼曰：「願以死從令。時衆皆陣

於野寺之前。女郎跨馬。鐸意短衣旁立。有如厮僕。而女郎神采籠罩。一切衆皆謂爲此人。死魂魄皆甜。此時語竟。而雨絲如霧。而下少頃。尤密。女乃廻馬向莊中而去。衆亦休息。入夜大雨如注。四野秋風怒號。萬樹皆鳴。而斥候之騎尙旁皇道上也。

第二十二章

是日白蘭心中起伏。萬念黃昏。以後絲絲細雨。皆打入心頭。蓋今日所行。乃萬不得已也。既而下樓。與吹花共餐。吹花雖意不屬。而敬禮仍弗少衰。白蘭悲不自勝。眶中已含珠淚。吹花覺而問之。白蘭曰。我思女公子耳。吹花亦淒然曰。胡媚女郎。固繫人思。我乃無人念也。白蘭曰。君能一改其度。人孰不念吹花。曰。此亦口頭語耳。白蘭曰。可憐哉。君也。至死不悟矣。吹花曰。然但我有一語告君。明日惟君自決。去留以我治軍。旁午紛紜。不復能承伺容光矣。白蘭曰。然則今夕卽爲訣別之會乎。吹花曰。然。顧我思之。君仍居吾許。亦無不可在此。雖屬寂寞。然較之歸侍女士。直投身苦海之中。我恐君之眼淚生涯。必較吾血之生涯。尤爲發展。白蘭曰。吾義當與女士共苦。明日決行。恐自此與君咫尺。重山無復把晤之期矣。噫。今雨甚矣。吾將登樓。然天乃昏黑。如此又不能攜燈。奈何。吹花曰。階除門戶。吾能閉目而歷之。今吾扶君行。必不顛蹶。白蘭曰。謝君殷殷之意。數日來。遇我厚也。乃以手授吹花。兩人。不期同歎。冒雨登樓。吹花曰。寒甚。風利。如刀布衣。何能禦之。白蘭曰。君且坐。吾案上新煮之茶。可自取飲。足以祛除寒氣。吹花卽取一杯。兩手捧之。曰。且先煖手。良久欲飲。已涼矣。乃覆之。白蘭自起。爲更貯杯中。以熱者吹花受之。白蘭尙立。吹花曰。君今夕乃與吾親熱。無倫設。更早數日者。吾心變矣。試乎。吾甚愛君。君乃不愛我邪。君試觀吾捧君手進之茶。

當一吸盡之如餐甘露愛君故也言已舉杯近唇以目注白蘭真誠之心悉繪於面白蘭亦正注目視之忽如受電氣四肢皆顫出不意力擊吹花掌上之杯墜地立碎杯中茶盡覆於吹花之身吹花大驚按



子為難且蓄意大舉殘酷蒼生之事吾為私恩公義皆當與子為仇及居此數日覺君見重之殷心中往往微動豈知此一絲之情尚過於素志新恨君知適所勸進者何物與毒也我毒君也此即所謂水莽之

劍起而叱之曰何為無禮白蘭曰吾幾為不義之事我乃不知君之眷我至今欲決絕之頃尚未更易我則愚君矣言次震顫不已吹花不知所謂急詢其故白蘭坐於榻上言曰君知我自始未嘗愛君乎吹花曰然吾知之白蘭曰吾所以不愛君者其故有二其一事則以嚮日宗旨不願陷身愛情險巖之中兼以禍人此幼稚之念也顧世網罟能見容第二事則以君與女公

第

四

集

茶吹花不禁曰噫白蘭曰君乃不復見疑慷慨數語與真擊之容一一打入吾之心坎吾固亦感君見待之隆自決志行毒以來淚珠盈掬矣今見君引杯欲飲我乃覺愛君至於極地方思此人瞬息死矣而愛情卽如潮而生一擊碎杯我亦不明其所以然嗟夫吹花此殆三生一段公案也我心真屬汝矣汝或怒吾毒汝斬然變其夙昔見重之心乎吹花聞言如風馳電迅中心震蕩鎮靜而答曰否汝雖行毒乃以此而生愛我之心則此種毒我之事我願生生世世遇之嗟乎白蘭吾所至愛之白蘭汝之毒我我絕不怒汝覆毒而存吾命我乃感激雖沒齒勿諼矣且汝此時所言無非出於肺腑我之心樂乃無藝測君心中亦必大悅如我也噫君果紅潮上頰矣美乃如天仙君賦我以生趣悖逆之心爲之立平美哉此水莽之草也乃爲我兩人定情之紹介豈不異乎吹花口不擇言悉表其中懷之美滿白蘭驟起立言曰今我既傾心於君不能不全君之義君當立罷兵事速釋雪明我知君必見從矣吹花曰我固有約安能背汝但吾欲與子以明日行婚禮亦願君見允白蘭變色曰此事吾不能承吾及女公子立誓竟死守清潔女兒之體吾安能奉君裳衣但兩心相悅何嘗非真夫婦吹花笑曰吾豈不審汝之胸懷汝亦須知吾亦磊落奇士安有禽獸之欲者且吾因悉棄嚮日之意志尙須向汝商畧定其趨向况於汝之所抱敢加侵奪然吾欲行婚禮意在將我平生得意之事布之人間而不戰死者吾二人正可以夫婦之名日夕共處庶幾美滿無遺君果許我我決不假藉乾綱縛君自由之志白蘭曰如此吾允汝矣若君索我定其趨向以察君之素行言之終宜從武烈中圖大功但能愛國以一生暴戾之心用之敵愾則國民皆將食汝之利吹花大悅曰君言極當果使我秉耒而耕則禾苗必以不長而見拔若秉筆爲文則腦且立炸更使我臨民

爲宰則決囚。且如薙草。我惟張纛。揮刀身爲天帝之長劍。斥去異種。毋令窺我神州。足矣。白蘭曰。雪明君匿何所。胡不速釋。吹花曰。子勿急急。吾今日歸寢。此雨橫風狂。中何事可辦。若雪明君者。今方高臥於吾室之下。可不必驚之。須知今宵苦短。度過明朝。人人如登春臺矣。遂下樓。白蘭呼之。反曰。吾尙有一言。吾來時。白卿納我。子乃怒之。今日白卿似可轉罪爲功。汝宜延攬其人。亦篤舊之美德也。吹花曰。然。明日召之。其人乃曾蹶吾馬。白蘭曰。彼知雪明決不害君。故爲此狡獪。用脫雪明耳。吹花曰。以今觀之。此二人者。仁愛果過於我。後此吾未必不勝之。遂去。白蘭既臥而思。今日之事。兔起鶻落。如作劇者耳。聽吹花履聲。竟捲入風雨之中而去。

第二十三章

風雨之威雖烈。至夜半卽已全停。吹花辨色而興。出至聽事之上。羣僕尙未起。驟聞叩門之聲甚厲。吹花乃自至門次。問曰。誰何。門外人曰。應門者乃吹花邪。君知我音。吐速開門。吾有要事奉白吹花。約畧憶爲素識之人。拔關視之。乃白卿提人頭而立。血尙淋漓。吹花大驚曰。汝何爲。白卿笑曰。君試認此公。吹花復驚呼曰。汝奈何。殺歸信。拔劍曰。汝不可恕。白卿以人頭格劍曰。請聽一言。吹花曰。趣言之。白卿左手持人頭。右手探懷出數函。請吹花閱之。吹花乃歸劍於匣。閱其書。第一書曰。鈞示謹悉。我已使兩虎相鬪。小虎咆哮甚。兵事卽在數日中。竊意乘其相殘。集大軍攻之。可以一網打盡。又來命中。謂渠將材可用。竊觀其人不能拘以繩檢。決非國家所可羈縻。謂宜駢斬渠魁。永甯此方。幸甚。第二書曰。兵端已啓。來命謂待其互傷。悉敵乃加誅。鋤罪狀顯著。爲力亦省。洞中兵機佩極。又謂鄰國責言。恐開邊禍。政府旁求將校。有命

以周隱爲遼東防禦使。周籍徐州。應畧知其踪迹。周隱見爲小虎所囚。有隙當謀脫之。此事不敢言功。亦求達諸政府。數日前有一函。茲同寄復。此皆歸信私上淮揚鎮將之書也。第三書曰。吹花逆跡。既著而禽之。非易汝之謀。畫殊佳。第四非書。乃委任之令。文曰。陸軍部令。委下校烏歸信爲淮揚密諜。隨時向其地。鎮將報其所獲之事。能禽盜魁。臥雲吹花者。賞五千金。吹花閱竟。乃笑曰。吾頭乃止直千金耶。吾誤信其人。自蹈危機而不覺。乃蹴歸信之頭曰。汝來此。不一月。卽能籠絡吾心。設阱見陷。亦奇才哉。白卿。汝奈何。殺之。啗以重利。亦可轉爲我用。白卿乃力擲其頭於遠處。而言曰。吾輩且入座。我且告君以殺彼之狀。吹花遂及白卿。入聽事坐定。僕役皆起。乃淪茗而進。白卿曰。吾自疏君。遂學爲鼠。晝伏而夜作。尤伺察歸信。昨夜風雨。旣止。吾又獨出行。經歸信之門。聞門啓。有聲。一人疾行而去。門內歸信言曰。慎之。扉遂合。吾急尾前行之人。其人直越堡欲出。吾疾躍而前。力禽之。彼竟出刀。吾奪刀殺之。盡剝其衣而歸。燈下檢之。乃得歸信手書兩紙。吾懷之往叩歸信之門。歸信攜燈自出。啓扉見我。深宵自至。入愕。延我入座。詢來意。吾笑曰。君有一致書之郵託我。寄聲謂彼不職。書信與性命同失。不能復將命。請君別圖。歸信失色。吾復正容謂之曰。汝勿遲疑。欲全汝命。宜速逃三千金。俟異日取之可也。吾非愛其人不忍誅。彼實不值吾殺耳。然衣底郵者之刀。固在。吾尙惜而不用。彼尙強笑曰。君勿戲我。果何事者。吾見彼以手漸探衣囊。急起。堅握其兩臂。彼失聲呼痛。手槍自衣囊中鏗然作響。我乃大怒。握臂提其軀。離去。坐具卽以其軀鞭地一次。遂不能動。乃決其首。更向其房中搜得一秘密箱。破之。卽得一書一令。及提其頭而出。鷄已唱矣。吹花曰。今我亦有事。將召汝。汝來大佳。我及白蘭女郎。今日行婚禮。卽以汝爲媒妁。往臥雲莊。告以此事。且延胡

娟女士及鐸意率衛戍之卒。悉來共觀佳禮。白卿曰諾。吹花且使厮僕進早餐。又令小童邀白蘭。且更告宵來之變於白卿。白蘭出。白卿笑曰。曩女郎傳言。取助於我。豈爲今茲之昏媾哉。白蘭笑曰。人事之遷易。於彈指矣。餐罷。白卿跨馬而去。吹花顧二健僕微語。一僕卽出一僕入內。頃刻外出。之僕歸。但聞陣間。箛聲四徹。僕卽備三馬繫於門前。鞍薦皆新。吹花攜白蘭之手曰。請君同行。白蘭不知何作。亦姑從之。至門外。吹花自乘蒙古之名產。白蘭亦乘其來時之駿馬。直至守望之舍。金微名出。迎勞瘁之色。可掬。吹花勞之曰。自今以往。守備撤矣。汝聞箛吹乎。微名曰。聞之。殆集衆赴廣場。昨日衆莫不知。吾亦與乎。吹花曰。與汝率守陣之士。悉赴卽指揮成列。吾旋出矣。乃及白蘭下馬。休於守望之舍。良久。箛聲已停。吹花謂白蘭曰。卿且休。吾俄頃必有僕邀赴廣場。今先誓衆也。遂出上馬。至廣場。衆果悉聚。方延頸以望。吹花一出。歡聲驟起。心畏之也。吹花款款言曰。吾今詔諸君以大義第一。當愛國家。吾輩嚮日所爲。往往軼出律法之外。致爲政府禽戮。政府已以人間我。今其人幸爲仇家所刺。吾亦洞燭其奸。而因之。更悟行事之乖。今茲決與諸君堂堂正正。建樹功名。天亦賜我以極易之階梯。嗟夫。諸君從我興也。諸君試仰首視吾大纛。卽知我之所圖。悉屬至正。無復曩狀。衆果仰視纛上大書曰。義勇吹花。又曰。吾昨日不云宣示。後此所向。邪今暫勿宣。先宣吾一快心之事。諸君試觀堡中何人出耶。此時白蘭素衣。按轡而出。吹花曰。此吾定婚之妻也。昨日以前。尙爲朋友。彼忠於胡娟女郎。乃圖毒我。旣而覆毒。卽起原於愛我之心。吾深感激。遂誓爲夫婦。今朝卽行禮。將與諸君歡宴也。衆又爲歡聲。以致賀。吹花白蘭並馬而立。頓聞堡中車聲殷殷。遂出大車百兩。滿載木箱。長數尺。泥土徧焉。吹花曰。諸君解隊伍。卽碎此箱。箱中物分攜之。可矣。此令一出。木

第

四

集

箱皆碎。其中悉鎗及彈。又皮帶之屬。衆悉分取適盡。車人驅車復入堡中。白蘭訝曰。此物何來。吹花笑曰。吾私運而埋之後。院子不覺邪。白蘭乃知樓後地高數尺。蓋以此也。吹花曰。此事惟吾僕知之。與治地窟同。密友皆未嘗洩言。已復呼曰。衆速整列。俄頃堡中有上客出矣。吾等軍容勿爲所笑。衆皆屏息而立。吹花又曰。客出皆舉鎗爲禮。勿怠。衆謂吹花鄭重。益望其人之丰采。如渴遙聞堡中軍樂大作。緩緩而出。樂隊既盡。一人服中將之章。服神采赫奕。飛揚而出。衆審之。乃前日之囚人周雪明也。大驚。竟忘舉鎗。吹花視衆。衆亦視吹花。吹花忽怒曰。舉鎗。衆卽舉鎗。雪明答禮已。吹花乃曰。諸君聽之。昔吾虜周君。今吾爲周君。驅使矣。周君新得國家任。使君本陸軍中將。以附亂之嫌。褫而搜捕。今國家經武將大戰。強敵起。君爲遼東防禦。使吾將以衆隸其部下。諸君後此。乃國家之干城矣。衆聞之大悅。歡聲胥出。諸肺腑之裏。雪明卽於馬上握吹花之手曰。君意尊使已盡見告。有此善心。七日之地獄。鄙人良無介介。且敬賀足下。與白蘭姑娘定婚矣。乃君軍械之充。尤令人震駭。又能不費國家之餉糈。吾受重任而得此助。他日成功。悉賴君矣。吹花但曰。願爲生死之契。言次。衆驚曰。臥雲莊兵出矣。少頃。白卿匹馬先至。見雪明以一札上之。雪明眇已。卽與吹花吹花觀畢。告衆曰。此周君之友。致電於臥雲莊中。今晨始達。吾請宣之。其電曰。臥雲莊周雪明君鑒。國家有事東陲。大搜將材。有鼎革功人。以吾子薦。立赦罪復官。任遼東防禦使。請速赴邊。事危也。陸務實自北京電。今吾曹惟雪明令。卽上道矣。

第二十四章

白蘭觀吹花所爲。出人意料。而雪明驟膺疆寄。吹花等皆驤首風雲。似國威大張。卽基於此。心中大悅。但

恨胡媚女士奉親弗能遠出。則已。即同居戎馬之間。亦無味耳。且女士又安忍離。思未已。已見臥雲莊衆俱至。而女士素衣花冠。峩如西婦。鐸意率衆從於其後。雪明躍馬迎之。吹花白蘭亦緩緩迎之。女士既見雪明。脈脈不言。雪明曰。數日中。僕尙無苦。側聞君乃爲我深憂。力損其服御矣。女士曰。吾所深痛者。懼國家以我故。斷其股肱。則我乃如禍水滔天矣。今君出任國事。吾願君能致命也。雪明出涕曰。必不辱我。良友吹花前曰。女士無恙。幸恕君總角之交。白蘭亦前持女手而泣。女亦泣曰。汝乃爲我冒嫌疑。犯險難。嗟夫。吹花君。吾何爲咎汝。汝今爲愛國之英雄。我敬禮不遑。他日戰勝歸田。我亦必採一掬之花。長跪進於君之馬前。嗟夫。君勉之矣。吾侍父故園。無以助諸君。吾將廣募財於鄉中。以濟餉糈。此我職也。若不幸漢幟不揚。必請諸老父擐甲而來。與諸君同死於沙場之上。言時。淚眼瑩然。直注於雪明之面。雪明敬聽已。見女士無言。乃回身令衆曰。明晨北征矣。吹花乃曰。諸君當以宵分治其行裝。雪明又曰。鐸意卽領臥雲莊衆。附以吹花所部千人。餘屬吹花。明日天明。畢會此堡。令已。吹花請女士入堡證婚。女士先行。衆悉隨之。聲容雄武。夾道觀者。皆謂勝曩日大宴遠矣。婚禮既舉。而新婦卽從其舊主而歸於臥雲莊。吹花自與雪明鐸意。簡蒐士卒。整飭輜重。以白卿爲軍需之員。肥人金徽名者。慕義傾貲。以助軍。而自隸吹花部下。雪明乃使挾貲赴上海。購大礮。部署已定。至暮。自以一馬赴臥雲莊。話別。先入修篁精舍。與鳳尾千竿爲別。及至草堂。臥雲獨坐。見雪明大喜曰。國家任當其才。吾知渤海波平。決矣。然聞之靖內。乃能定外。遼東匪盜如林。宜先相機撫滅。不爾。非爲敵用。卽掣吾力。皆致敗之道也。今子以明日行乎。度當與吾女爲別。彼且出矣。雪明曰。防禦之事。意近和平。吾思必改名征討於願。始足。今惟有秉先生靖內之旨行矣。言次。

第

四

集

胡娟女郎秉燭而出。手中持一錦囊。雪明鞠躬言曰。鄙人敬與女士別矣。設託黃帝之靈。一戰而勝。遂反。侵地鄙人長揖而歸。願仍爲耨耕之侶。女嫣然笑曰。君之此行。何異登仙。明晨上征途者。吾贈君錦囊。乞於馬上觀之。雪明受而懸之胸前。臥雲曰。子行矣。人生聚散。何常但萬里一心。猶庭戶也。雪明曰。敬謝先生。女曰。吾明日不能送君。今吾以燭前導至小橋。次雪明曰。君返閨矣。勞君籠燭。榮我此行。足矣。女乃微點其首。含笑而退。雪明立於橋次。燭光四流。物狀約略。見之一一。如故而中庭老柏。尤兀然摩霄而黑。逮燭光倏隱。而美人倩影。猶如在目前也。款款出門。慕晏控馬而待。雪明超乘。慕晏曰。周先生爲我多殺數賊。雪明笑頷之曰。別矣。遂馳至吹花之堡。明日清晨。笳聲大動。堡外廣場。行列已整。雪明既出。立時下令。車仗俱發。雪明乃率鐸。意吹花白卿。擁此五千健兒。如雲而去。乃於馬上啓錦囊。中有吳箋一幅。字作行草。其詞曰。征車肅肅。光榮而去。離別之思。不滓兩心。敬和昔詩。壯君行色。君爲天上雲。妾如地中水。行雲思遠飛。風定波不起。君來秋尚淺。君去秋已深。秋深復何如。征馬寒無聲。願爲路上塵。因風上征旗。征旗繡文綺。到處揚軍威。雪明讀罷。回首臥雲莊。疏柳含烟已沈於天末矣。

野史氏曰。含靈之屬。乃以人類爲首。出庶物者。豈非以智與情。是二者皆人類獨具。而言道德者。或以籀情爲尙。而甚矣情之難言也。宇宙中進化之事。如疲驢行深淖中。努力萬狀。仍不見其前故人。類雖脫禽獸之狀。其心羸雜。尙未悉改。故愛情之中。大率雜以物欲。此如清水之中。以顯微鏡測之。萬藻萬塵。及諸毒菌。率生長其中。而水之爲潔微矣。然人卒莫能屏水不飲。但濾之。蒸之。則得其較清者焉。今莫不推歐人善言情。而吾國一言愛情。自由則禮防。且大潰。譬之於水。其尤濁者也。而千聖萬賢。日日閑情。室欲其

清。何。若。此。乃。嫌。水。之。濁。覆。以。卽。於。喝。死。之。類。耳。嗟。夫。今。吾。爲。小。說。猶。之。造。化。在。手。洪。鈞。在。筆。寫。成。一。極。美。極。清。之。天。人。生。於。楮。墨。之。中。佐。之。以。烈。士。武。夫。於。是。言。情。之。中。別。開。手。眼。乃。如。一。泓。澄。澈。凡。諸。塵。藻。以。及。毒。菌。之。屬。一。一。都。淨。以。蒸。瀘。之。權。悉。屬。之。我。若。斯。世。乎。吾。又。何。力。啓。牖。於。人。人。吾。惟。以。此。爲。式。告。國。人。曰。情。之。極。則。其。如。此。矣。則。或。爲。世。道。之。一。助。未。可。知。也。此。在。當。世。矣。至。於。鄙。人。一。生。寥。落。平。生。所。交。膩。友。悉。在。夢。中。及。紙。上。耳。天。下。女。士。原。不。必。愛。才。而。美。人。之。愛。才。者。又。不。我。值。惟。其。如。此。而。我。乃。得。於。小。說。中。發。憤。文。字。有。靈。而。吾。夢。魂。中。之。胡。媚。女。郎。已。躍。然。紙。上。矣。

(完)



第

四

集

淞樓雜記

梅園詩女絕命詞三律（原十首後佚其七）韻語凄婉。讀之酸楚。寫記於此。聊彰形管云爾。詩云。兒家生恨是紅顏。莫話朝陽第一班。團扇向隨秋月冷。羅衣全染淚痕斑。雙飛未得同秦女。遠嫁何當出漢關。魂斷九原歸不去。六橋流水自潺湲。萬方多難妾堪嗟。遠望邊城天一涯。絕塞橫雲當野馬。寒山落日動悲笳。花殘金谷春同盡。煙鎖銅臺路正賒。一死自甘酬薄命。算來猶勝嫁黃沙。十八年來一娉婷。爭知掩淚到西泠。蕭條舊院花猶發。寂寞空山草正青。獨惜春風沈玉燕。共憐秋水墜銀瓶。含情擬倩琵琶訴。多恐江州不忍聽。詩爲武林鍾依成刻。跋中李少雲先生一記。李未知何時人待攷。其畧云。詩女錢塘人。性愛梅。善詩。天才奇妙。生平有所成。不加點。人稱梅園詩女。星兒。小字也。年甫及笄。有國色。天順中。爲貂璫強探置之西湖。教以管絃歌舞。欲進宮庭。爲建昭之故事。詩女悲懷鬱結。不能自堪。將舊時所著詩賦。焚以自咽。乘月夜作絕命詞。抱所撫玉琴。自沈西泠橋下。璫怒。骨焚嶺上。灰散湖中。時年才十九。耳絕塵之色。不世之才。命薄春冰。身輕秋葉。埋香瘞玉。今古同傷。嗚呼。詩女守志不辱。可謂烈已。

（翔龍）

掌故筆記

清乘

撫言

上海文書局發行

現行考試大全
出版

諸君有希望得俊士

選士資格者 必須博通

考試諸學科 欲得各科俱備之

書莫如本局所出之 現行

考試大全

本書照考試定章編輯科目完全應有

盡有考試之前能將此書悉心研究臨

時作文自然有源有本應用不窮錦標

奪得可為預決并附經義史論各種文

牘等作法尤為應試者所不可不知書

印無多早購為幸

全書三十一冊

外埠

寄費

定價洋四元

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清初風俗醇美人物清剛文事武功璀璨一代僕每誦當時賢豪懿行嘉言穆然神往未容自己眼食所逮嘗摘寫數事以代韋絃比來海上寥落猶昔謝客逃時擁書自悅高樓立夜北風方惡門外甚囂塵上僕獨檢點故籍雜紀舊聞使順康者碩乾嘉詩人犇犖腕底如共几席流風餘韻髣髴可觀頗醺醺然信此中正別有樂地斟錄既竣題名清乘撫言懷舊傷今要亦不能無感顧稗乘野史時流製作頗多僕才疏膽弱竊病不勝厯取資碑傳劄鈔陳編得此短帙未敢妄擬一事但求所記者無一字無來歷而已此固僕慙然自媿亦且引以自憲者也乙卯十月二十五日幾菴自記時客淞濱永原里

紀史文靖軼事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生有幹局神識超駿雍正初大將軍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韁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文靖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案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鐵崖文靖字也)扶上己所乘馬而已易他馬竝轡入國門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世宗問汝亦羹堯薦乎文靖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皇上世宗笑領之

紀錢南園御史軼事

昆明錢南園先生(澧)官御史時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珅往勘公意不謂然上察其詞色徐曰然則爾

第

四

集

同。去。可。也。公。拜。命。出。不。俟。和。坤。先。數。日。行。徼。服。至。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迹。之。則。和。坤。遣。往。山。東。齎。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坤。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却。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而。公。之。直。聲。震。天。下。矣。

紀孫寄圃相國軼事

嘉慶二十年英吉利入貢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倔強遣之睿廟不憚時濟寧孫寄圃相國（玉庭）適述職京師召見垂問以其嘗撫粵悉夷情也寄圃面奏乾隆五十八年嘆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拜之儀其大班曰叨嚙叨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叨嚙叨嘗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彊有諸寄圃又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能彊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反覆開陳漏下四刻睿廟大悅優旨褒之云按當時所謂洞悉夷情大臣之奏對如是如是而已君臣引此相慶咸同以後中國又烏得不爲夷所制耶

紀毛西河先生軼事

蕭山毛西河先生（奇齡）有侍史鬢殊者豔而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先生每作文必陳書滿前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妒以鬢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

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獼祭。迺成先生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嘗僦居屋三間，左右度圖史，寓眷屬而中爲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間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竝用者。

紀顧河督軼事

滿洲顧用方，河督（琿）爲人剛介，孤寡百折，不回。當時有顧鐵頭之稱，生平於友朋風義尤篤。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病劇，將出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公比肩事主，卽兄弟也。公之眷屬雖先行，然弟在，兄何憂一切湯藥事？公爲料理完顏，公氣息纔屬，猶戀呼公公，應聲至身後，事皆公任之。後巡漕御史伊靈阿亦病垂死，歎曰：有顧公在，死何憂？公亦典衣物治喪如送完顏公時。

紀稽文恭軼事

長洲稽文恭公（璜）字尙佐，晚自號修拙，待小人不惡，而嚴與和。坤同在政府，一日坤以楮素乞書，公尋召翰林數人飲於堂，童子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爲請乃已。翼日謝坤曰：徒敗公佳紙，蓋公本不願作書，預誡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珅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於坤，以爲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紀施愚山先生軼事

宣城施愚山先生（閏章）應召試時，入都不通一刺於朝貴，或尤之。先生笑謝曰：吾豈矯情哉？所懼者官

高一級即人品減一等耳。嗟乎！今之爲官者，獨恨其級之不高耳。人品云乎哉！愚山先生父察，生平尤篤於孝友。始婚夕，客強以酒謝弗勝。父以爲忤，客目攝之，卽踞謝。父遣去，則退而跪於寢門，漏三下，父入見之，引其手曰：「孺子執禮過矣。」其弟譽讀書，陽羨會秋薦，新穀與客會食，烹池魚，忽泣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許，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兄弟間自爲知己，嘗恐年壽不齊，月下相抱哭，願世世爲弟兄。

紀鄧懈筠制軍軼事

江寧鄧懈筠制軍（廷楨）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餼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餼者及鄰婦之爲左驗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餼者，前曰：「汝賣餼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闖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姓名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餼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唯少一賣餼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真，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

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儼然繫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吾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

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紀費襄壯公軼事

清聖祖嘗御箭亭。命諸大臣校射。費襄壯公（揚古）獨奏。臣臂痛。不可以弓。許之。出語。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儻一矢不中。有損國威。且爲外藩所笑。故不與諸將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紀破肚總兵軼事

康熙二十二年。朝命靖海將軍施琅督師征臺灣。施固名將。雅知人。聞漳浦藍公義山（理）忠勇。奏署右營游擊。部議持之。（藍初爲灌口參將。以事落職。時方繫獄也。）特旨報可。遂領前隊先鋒焉。日在廈門練水師。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擒而撻之。且痛詆。公卒歸。愬公笑曰。鬪毆常事也。且問汝勝負。耶。卒曰。受撻耳。何勝負之足云。公怒曰。汝二戈什哈不能勝。何能殺賊。命斬之。卒呼冤曰。某等以將軍故。讓之。請復與鬪。如不勝。願死。公縱之。再鬪。反命曰。大勝矣。公喜。命二卒臥扉上。刺鷄血淋之。鼻以往見將軍。請發戈什哈。二人付公治。施將軍不可。公固請曰。今用人之始。士卒不能愛。驅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戈什哈倚將軍勢。無故撻士卒。且大辱。某損先鋒威。重搖惑軍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將軍不得已。付之。公回營。具牒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官啟行。卽詣海岸。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轟巨礮。順風揚帆去。施將軍聞之不懌。旣而曰。虎將也。必成功。遂親統諸軍繼之。

藍公帥師抵澎湖。鄭氏將劉國軒。曾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鑿戰自辰至午。手殺八十餘人。身

被十數創。正酣鬪間。忽敵礮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仲弟瑤從背後扶公起。公奮拳虎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雷。震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小字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出於外。血淋漓。為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臺灣平。施將軍上公首功。加左都督。以參將儘先用焉。二十九年。調浙江定海鎮總兵。在浙十餘年。權提督者四。每遇南巡。迎駕或入都。陛見寵賚特有加。仁廟嘗語諸王大臣。公拖腸出戰狀。又引見皇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

紀張貞生先生軼事

廬陵張貞生先生(簞山)學宗朱子。一以慎獨主敬為歸。嘗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一關。

紀應潛齋先生軼事

仁和應潛齋先生(搗謙)生而有文在手。為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為己。任終身絕志。進取但盡力。著書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鱗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偶遇諸塗。方盛暑。先生衣木棉衣。焦萃躑躅。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是淺淺者。非自盜泉來也。先生謝曰。箇尙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竟還之。

潛齋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冊外無長物。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為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求聽講。先生許之。居三日不勝拘苦。去使酒如故。偶醉持刀欲擊人。洵洵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

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浹背先生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其人俯首謝過去其感人類如此

紀武虛谷大令軼事

偃師武虛谷大令(億)官山東博山縣時會和坤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迹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恃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卽捕之成德尤倔强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儕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不肯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坤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坤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官博山民老弱數千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坤實總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坤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虛谷善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彘肩二鷄一鷺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間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遇虛谷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如此嗟乎士豈好哭哉哭不得已也幾曾見狀元宰相相視沈瀾邪

紀湯文正軼事

第

四

集

睢州湯文正公(斌)之爲江寧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亭帳。自蔽春野。養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鷄。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鷄。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鷄賤似河南耶。汝思啖鷄。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竝笞其僕遣之。

蘇之巨室有優伶。恃姿容。結黨行強。有司不敢問。公迹而得之。痛予杖戒。無傷筋骨。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逾年。膚剝見骨。始瘳。死由是奇。裘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矣。按湯公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菴。河南睢州人也。

紀剖心孝子

南豐趙孝子希乾。字仲易。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禱神。祈身代。不愈。往問吉凶。於占者。答言。無生理。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孝子踟躕不去。曰。何以救吾母。占者惡其煩數。胸孝子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救乎。聞者皆怪之。孝子心識占者言。歸見母病益危。篤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時。日光斜射牀席。寂無一人。孝子取笥中鬚髮小刀。坐牀上。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衝其戶。孝子驚疑。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反。刀剗其胸肉。置几上。復取腸出。斷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孝子置腸肉釜上。悶絕於牀。弟妹出見釜上物。以爲孝子割股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孝子血淋漓胸腹。問氣垂絕。始知其割心城邑。喧傳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孝子亦漸進飲食。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腸端瀝濡。濡下月餘。胸肉合終身。矢從胸上出。而穀道遂閉。

飲食男女如常人明學使者侯忠節公(峒)曾聞其事拔充博士弟子員尋選補壬午恩貢甲申後奉母避亂山中貧甚賣卜以爲養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乃卒孝子高準大耳頰而長天性渾樸客或求觀其胸下腸解衣示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鮮紅如血以帶繫竹筒懸於項及臂承其糞日必洗且換至再三蓋三十餘年矣母終未十年孝子亦卒年六十一

紀黨兩一先生軼事

華州黨兩一先生(濼)字子澄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自號兩一

紀李天生先生軼事

李天生先生(因篤)陝西富平人性樸直博學能彊記初入都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先生應口誦或曰偶然耳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王阮亭汪堯峯主盟壇坫先生與抗禮嘗與蕭山毛大可論古韻不合大可強辯先生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大可駭走時傳以爲快顧亭林獨是先生而非大可焉後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先生走三千里入都泣訴當事脫其難其風義有足多者如此

紀松文清軼事

蒙古松文清公(筠)坦率無城府厭苛禮之官常不挈眷屬即至亦居以別院扃其門每旦入院禮佛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話而已自伊犁將軍入掌吏部單騎雜喇嘛中抵圓明園家人與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也次日入覲仁宗命講大學首章謂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此爲誰旣而曰汝今亦老矣其按事江南也引對畢卽襍被行不

回私宅隨帶司員請少留乃入友人家小住二日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弗起坐榻旁縱談索酒痛飲逾兩時乃出過清江浦與河督費文恪公飲兩人皆洪量舉無算爵且召副將某陪末座飲達旦不敢辭次日阻風再會飲復召副將則前夕已奄逝矣

紀方望溪侍郎軼事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鷄聲隔霧命對卽應聲曰龍氣成雲侍郎夫人蔡氏卒熊尙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侍郎同年生也侍郎謂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匱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退

母夫人尤嚴正嘗遭疾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侍郎曰君命也母閉目命舉幃顏變者久之既而曰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上聞矣

侍郎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儷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爲知言

紀陳勤恪軼事

湘潭陳勤恪公(鵬)任蘇州知府時手書榜門曰求通民隱願聞己過謁總督嚙禮白事不跪嚙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嚙禮遂欲必死公乃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部議削籍成黑龍

江得旨來京脩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勤恪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耶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其直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魏姓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嗟乎此亦覘公之感人者深矣

紀徐文敬軼事

錢唐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湖大上一舟為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為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鷄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下亦云異矣

紀徐健菴尚書軼事

崑山徐健菴尚書(乾學)讀書過目不忘能五官竝用嘗與姜編修(宸英)觀古碑甚高公令人掖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段遂能盡舉其詞編修大驚以為絕才無對也尚書負海內重望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邸舍客滿僦別院居之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及黃徵士虞稷吳孝廉兆騫死皆公所殯葬嘗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又曰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故不特文學為時山斗而風節尤至老不衰云嗟乎今之一行作吏者便已忘却做人更何暇念及做鬼時耶

紀姜西溟先生軼事

第

四

集

慈谿姜西溟先生(宸英)少工古文辭精書法爲諸生名徹九重仁廟嘗謂侍臣曰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及西溟也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西溟學頗欲援以登朝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外西溟不少假借性德乘間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親亦不能爲力者蓋有人焉願先生少假顏色則立諧西溟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西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時相遂與翁尙書(叔元)比而尼先生矣叔元本西溟故人也亦以事忤之恨次骨後西溟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康熙乙卯副修撰李蟠典試順天鄉試比揭榜爲御史鹿佑所糾蟠遣戍西溟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尙書士禎曰某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湛園西溟字也

紀汪蛟門刑部軼事

江都汪蛟門先生(懋麟)官刑部主事時城南有武某以車一馬一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資殺之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諸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車馬於門外非理也乃微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衝戶入即令收之貴一訊而伏時驚以爲神其吏才通敏如此蛟門爲王阮亭弟子與商邱宋牧仲德山田山薑等號十子著有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卷

紀燒車御史

湘鄉謝薌泉御史(振定)巡視東城時有乘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

勢橫甚御史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是直聲震天下時人謂之燒車御史

紀江左三鳳凰

宜興陳迦陵檢討(維崧)詩文詞為海內推重吳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謂迦陵及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

迦陵易簀時吟斷句曰山鳥山花是故人振手作推敲勢而逝相傳其為善卷山中聽經猿再世云

紀朱文端軼事

高安朱文端公(軾)自為諸生至居政府食不二膳無故不殺牲性介而和門生某餽葎公稱量畢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葎故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耶

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世宗是之遐齡因以得免

按雍正三年朝命都統拉錫赴浙簿錄年羹堯資產羹堯將書札先自焚燬福文端公(敏)於拉錫回程後查出西征隨筆逆書二册係錢唐舉人汪景祺撰世宗嘉福敏細心而論景祺如律嗟乎朱則不憚委宛其辭以脫遐齡於死福則不惜吹毛索瘢以成景祺之獄何兩文端之不相越如是耶

又按思憲錄載景祺康熙癸巳舉人在年羹堯幕中作西征隨筆內詩句有皇帝揮毫不值錢譏訕聖祖又誹謗聖祖諡法雍正年號作功臣不可為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以鄙褻無稽之語汗張鵬

翻律以大逆不道斬梟妻子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其妻巨室女（一云大學士徐本妹）遣發時家人設筵跳欲其清波自盡乃盤躡匍匐而渡見者傷之是獄發於錢唐令楊夢琰云夢琰康熙辛丑進士以庶吉士改知縣者也

紀陸清獻軼事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宰嘉定時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及官靈壽縣時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

清獻六世祖溥官豐城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始滿遷居泖上遂築堂曰三魚故清獻文號三魚集

紀三風太守

江都吳園次太守（綺）官中書舍人時奉詔譜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擒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

紀趙甌北先生軼事

陽湖趙甌北先生(翼)於乾隆十五年舉順天鄉試才名動輦下以明通榜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三十六年成進士進呈本一甲第一韓城王文端公(杰)居第三純廟謂自開國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與文端互易而甌北之才固已心識之矣先是庚辰科大魁為畢君沅次諸君重光皆軍機中書也忌者因為蜚語上聞比甌北應廷試劉文正文定兩公又以軍機大臣充讀卷官甌北慮其以嫌被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既首選文定微疑之以語文正文正笑曰趙君書吾能辨之此必非也既揭曉乃歎曰能者固有不可測耶

紀袁簡齋太史軼事

錢唐袁簡齋先生(枚)宰江寧時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一兵死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簡齋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資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若簡齋者亦真可謂能了事者矣

紀李臬言明府之獄

李君毓昌字臬言山東卽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西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臬言親行鄉曲句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仲漢浮開饑戶冒賑狀將揭知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重金不為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臬言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得覆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有死之耳臬言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臬言既寢苦腹痛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臬言張目咤之曰若何為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

縊。牒。淮。安。守。王。穀。穀。遣。役。驗。之。還。報。曰。尸。口。有。血。也。穀。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其。族。叔。李。太。清。來。迎。喪。沈。某。檢。視。書。籍。有。殘。稿。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唱。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蓋。覆。總。督。書。稿。諸。僕。毀。而。未。盡。者。也。喪。歸。臬。言。婦。感。異。夢。啓。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鍼。鍼。之。鍼。黑。太。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朝。命。逮。王。穀。王。伸。漢。暨。衆。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臬。言。尸。肉。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仁。廟。震。怒。斬。包。祥。置。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臬。言。墓。所。剖。心。祭。穀。伸。漢。各。伏。法。總。督。以。下。皆。貶。謫。有。差。贈。臬。言。知。府。銜。封。其。墓。仁。廟。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臬。言。卒。年。三。十。餘。無。子。詔。爲。立。後。嗣。子。希。佐。賞。舉。人。太。清。亦。賞。武。舉。焉。嗟。乎。近。今。官。中。亦。恒。有。勘。核。使。者。僕。僕。道。涂。矣。顧。其。勘。核。十。八。九。皆。依。違。苟。同。未。聞。有。所。劾。揭。意。者。其。懾。於。臬。言。前。事。耶。

紀傅青主先生軼事

陽。曲。傅。青。主。先。生。山。有。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青。主。問。郎。君。安。在。青。主。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青。主。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青。主。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文。獻。沿。沿。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青。主。曰。吾。甚。慚。於。郎。君。青。主。喜。苦。酒。自。稱。老。蘖。禪。眉。乃。稱。小。蘖。禪。或。時。出。游。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否。則。予。杖。故。青。主。家。學。大。河。以。北。莫。有。窺。其。藩。者。嘗。批。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紀張紫峴先生軼事

湘潭張紫峴先生（九鉞）七歲遊南嶽。毗盧洞寺僧以其貌類先師，出句曰：心通白藕，紫峴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句云：有對者，即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卒年八十三。易簣時，口占有前身南嶽一枯僧之句。蓋胎合云：吁亦異矣。紫峴官江西知縣，有聲於吏治，坐盜案，鐫級歸。畢秋帆制府重其名，迎至節署，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紫峴，援筆長歌四座，歎服焉。

紀杭堇浦太史軼事

仁和杭堇浦太史（世駿）博聞彊記，口如縣河。時方望溪負重名，堇浦獨侃侃與辨。望溪亦遜避之，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說見某書某集，拾唾何爲？學子有請益者，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則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堇浦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去，以此頗叢忌嫉。

紀錢飲光先生軼事

桐城錢飲光先生（澄之）生當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洩溺，已灑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黨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

紀于清端軼事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成縣，年四十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

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羅成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獠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獠懼自投不敢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獠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談笑歡如家人始至僕從皆死亡羅人憐公間歛錢跪進云知阿爺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却之衆泣公亦泣後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焉。

江寧盜號魚壳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擒公抵兩江總督任時官吏遠迎日旰不至方驚疑而公已單車入府矣羣吏飭厨傳饋餼率皆不受按察使某年家子也請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喻意三月以千金購名捕縛置獄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匕首自屋梁下公叱曰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壳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舉乃知公神人某惡貫盈矣自反接卷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矣。

公自服官後未嘗攜家屬入署易簣時將軍都統暨僚吏入其寢室見周身布被袍一襲鞞帶各一堂後瓦甕米數斛豆豉數盎而已計聞賜祭葬予諡清端後仁廟諭閣臣有于成龍爲古今第一廉吏之語嗟

乎使清端生光宣問人第嗤其迂耳

紀王漁洋先生軼事

漁洋生平自重其詩不輕為人作內大臣明珠稱壽有大僚手金牋請得一詩以侑觴公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為也力辭之公之風節如此

漁洋八歲能詩頻夢五色小鳥如鳳凰飛達左右又屢夢人贈古墨鼻之有異香人以爲文字之祥漁洋官揚州時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

紀彭古愚中丞軼事

古田彭古愚中丞(鵬)巡撫廣東時下車日收民詞五千紙公愀然曰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健訟何爲民咸感悔焉是時公與郭華野御史(琇)直聲震海內天下竝稱彭郭

紀鄂文端軼事

鄂文端公(爾泰)爲江南布政使時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巡撫啟中門迎之來見公公高座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

鄂文端生平護持善類尤力滇督高其倬楊名時獲罪楊聽勘而高修城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洵欲爲變公皆力持之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慙沮楊公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文端如夢中狀

世宗晚年召文端宿禁中逾月不出入皆不測上意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顧命

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羸○而○犇○擁○高○宗○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羸○所○傷○瘡○潰○未○已○公○竟○不○知○也○

紀孫淵如先生軼事

陽○湖○孫○淵○如○先○生○(○星○衍)○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其○父○勳○授○以○文○選○全○誦○之○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齊○名○袁○枚○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珪)○典○試○江○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搜○遺○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淵○如○而○汪○實○未○就○試○其○名○動○公○卿○如○此○

紀汪容甫先生軼事

江○都○汪○容○甫○先○生○(○中)○生○平○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之○聞○者○掩○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且○求○吾○罵○焉○不○可○得○耳○

紀劉青天

南○豐○劉○簾○舫○觀○察○(○衡)○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鉦○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鉦○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售○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曹○等○字○樣○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西○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磬○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呼○某○吏○至○捧○而○出○不○

經閣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案廉從吏役止六人寘飯行橐中淪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鉦一訊卽決非重獄不遣役勾攝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翕服以去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和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嗟乎宰官能如此民烏得不青天之耶。

紀韓夢周先生軼事

濰縣韓夢周先生(復)少孤力學揭母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每跬步必以禮罷官後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矣

紀李文定軼事

合肥李文定公(天馥)受聖祖知拜武英殿大學士未期月卽以憂去當時上有一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失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之語想見恩遇之隆嘗與韓學士葵同廷議遇事有不平者韓輒厲詞色文定微笑曰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焉

文定性至孝執親喪毀甚杖而後起扶母櫬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涌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卽落如故旣葬廬於墓側手植松楸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至久之不去人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歌和之

紀張文和軼事

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政府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餽禮值百金輒峻却之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以微詞相探因作闈中對月詩有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覽之慙而退其不惡而嚴多類此

舊例凡婦人年三十以內守節至五十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遂著爲令

紀齊次風侍郎軼事

天台齊次風侍郎(召南)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每登山見江船能辨舟中人物服色及壺觴杯罍之屬皆不爽夏棲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雲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尤異者具次風名字云

紀嚴冬友先生軼事

江甯嚴冬友先生(長明)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冬友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士也可善視之

紀李伯若明府軼事

孝感李伯若明府知將樂縣時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一株花方開伯若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歛從僕攜道傍一

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值。居三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嗟乎。今也。吾見伯若之上官。累矣。苦未見伯若。

紀楊忠武軼事

崇慶楊忠武公(遇春)有子曰國楨者。少倜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忠武方提督固原。長公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並予假省親。國楨至轅門者。以公命止之。不許入。國佐入爲跪。請久乃召。而庭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起武舉。上拔擢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也。命予杖文武吏士爲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幾遷按察使。陞辭宣宗。諭曰。好爲之。有不如稱當語。而父知耳。當是時。上亦知公家法。云按國楨字海梁。官至閩浙總督。襲侯爵。

紀張清恪軼事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官江南巡撫。時劾總督嚙禮。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總督亦飛章。訐公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朝命俱解。任付使者。雜治未幾。事白。復公任。而黜嚙禮。尋擊戮焉。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哭聲孔殷。揚城且議相率叩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蘇州等郡相繼報罷市。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來獻。公辭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却也。乃取腐一塊。菜一束。衆仍委地去。獄具回。揚揚人慮途中不測。將集江干護行。衆數萬。公聞之。五鼓登舟。比曉已渡江。抵蘇。寓楓橋。士民獻果蔬。如在揚時。七月復赴揚。聽勘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不可行。及復任。士民歡忭。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相率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添祝聖壽。

萬年聖祖聞之大悅。自是公直聲浩氣震天下矣。嗟乎！何此類事同光間渺不可覩。豈三吳黔首愛好官不及康雍時耶。抑世無好官如清恪者耶。

紀薛氏二孝子

和州薛氏二孝子者。兄文。弟化。禮陳橋州農家者。傭也。有母老矣。乃傭力以養。而留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茆屋。坐母中央。絮絮語。移日日將。旰傭者荷擔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鬻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謠以侑食。歲以爲常。或天寒凍冽。則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優爛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鄰兒大譁。孝子不屑意。徐徐負母。逕入戶。去久之。母年益篤。老病且死。殯葬皆竭誠。信毀不能出戶。傭主蹤跡至其家。二人則骨立不能起。哭益哀。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時康熙四十二年也。

紀佟信侯刺史軼事

遼東佟信侯刺史（國瓏）官山東文登縣。時有副將某。曠一妓。日遣營兵爲役。又尅蝕軍餉。合營哀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刺史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刺史乃單騎陟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至此。衆猶洶洶。刺史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刺史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妓。至扶於旂鼓之間。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嗟乎！今之兵變。時聞者。其佟刺史之不作。而某副將之多耶。

紀汪堯峯先生軼事

長洲汪茗文先生(琬)嘗語學者曰學文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故其文根柢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性卞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琬)爭辯歸而恚曰吾奈何與彼同名耶

紀酒帝

顧俠君先生(嗣立)改中書後以疾歸博學有才名尤工詩闢秀野草堂集四方名士觴詠其中輕財好施與家日貧而風流文雅照映一時家有古酒器三大者受十三斤餘遞殺秀野署門曰凡酒客過門請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時目為酒帝

紀詩佛

東鄉吳蘭雪先生(嵩梁)所著蘇香山館集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稱為詩佛

紀乾隆二仲

張南山先生(維屏)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初有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按仲則名景仁武進人仲瞿名曇秀水人)

紀舒鐵雲小字

大興舒鐵雲先生(位)生之夕母沈夢一僧執桂花自峨眉山來因小字犀禪云

紀陸次友先生軼事

平湖陸次友先生原名世枋幼時值清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次友犇赴求代將軍馬某指扇上詩示之曰兒能誦此卽救爾父次友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卽今之武惠矣將軍喜遂立釋其父挾與俱北欲子之將爲議婚以先問名於揚辭焉次友後成進士舉鴻詞科授編修值南書房

紀謝梅莊觀察軼事

全州謝梅莊觀察(濟世)官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上震怒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辯甚力勵尙書杜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旨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公初至軍前也與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子悽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自有我在

紀徐兩峯撫軍軼事

徐兩峰撫軍(式儒)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撫蘇時宴僚屬滄浪亭以五簋爲度吳俗不變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初聽訟

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頤。盡。赤。蓋。誤。殊。為。飴。筆。筋。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鐙。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猛。噉。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國。憂。民。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

紀岳襄勤軼事

岳。襄。勤。公。鍾。琪。嘗。與。傅。爾。丹。同。為。大。將。軍。公。過。其。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公。笑。頷。之。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已。而。傅。果。敗。

京。師。前。門。外。有。襄。勤。遺。第。一。區。按。奇。門。法。布。置。居。者。每。更。動。則。災。患。立。至。猶。想。見。偉。人。規。畫。云。

紀朱梓廬明府軼事

秀。水。朱。梓。廬。明。府。休。度。官。山。西。廣。靈。縣。時。縣。民。有。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死。一。乎。曰。無。之。梓。廬。曰。然。則。一。刃。何。以。即。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即。死。曰。不。料。其。即。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不。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為。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實。誤。殺。乃。減。等。梓。廬。嘗。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

紀王孝子復仇事

王。孝。子。恩。榮。字。仁。菴。山。東。蓬。萊。人。也。為。人。原。款。而。深。挺。造。次。不。能。以。文。自。達。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

第 四 集

巫醫之術有寵於官。孝子父永泰因置產與口角被毆中要害立死時孝子甫九齡祖母劉氏年高訟之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傷痛自縊孝子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孝子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沒也孺子識之孝子涪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舅患之誘使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且告之曰孺子志誠善但殺人者死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孝子流涕聽命每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厲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傍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前又爲孝子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犇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證孝子出母故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吾欲拘爾則傷終天之恨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孝子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廉內外觀者盡哭孝子旣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孝子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孝子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孝子孝子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孝子曰某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稽於介衆皆曰孝子言是遂具牒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

擅殺行兇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也觀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存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請旌孝子之舅聞之見有司曰孺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召奇旤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氏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按其時蒞孝子事者撫軍則中吳蔣公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及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紀南陳北崔

諸暨陳章侯先生（洪綬）四歲時就塾翁家翁方治室以粉聖壁章侯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象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章侯既長師事劉念臺先生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挾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磬折足恭勿與至酒閒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弗應也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章侯赴之遇他舟逕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爲章侯也極稱其畫章侯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充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溷迹浮屠間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挾妓如故語及身世亂離輒痛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嗟乎今之挾妓縱酒如老蓮者吾見之矣語及身世亂離能如老蓮之慟哭者吾未之見也嗟乎（按章侯妾胡淨鬢亦能畫花卉竝記）

崔青蚓先生（子忠）善畫與諸暨陳章侯齊名號南陳北崔華亭董尙書其昌見其畫異之謂非近代所有也益自重凡以金帛請者概不應有友人官吏部屬選人以千金爲壽青蚓投之地曰乃以選人金汚

耶史忠正公家居過其舍見青蚓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青蚓售馬得十數金呼其友與痛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絕食如故其後流賊陷京師青蚓出犇鬱鬱不自得會有人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死（按先生二女亦皆善畫）

紀汪龍莊大令軼事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官知縣時按事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道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大令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云

紀吳槐江宮保軼事

嘉慶乙丑九月仁宗返自關東駐蹕夷齊廟吳槐江宮保（熊光）與戴文端董文恭同召見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畧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吳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皇上此行欲面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迹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上目吳曰卿蘇州人朕少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曰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偃糞船壘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上曰如若言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叩頭曰臣從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蒙諭曰朕臨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皇上宜謹佩弗緩時同列皆爲橋舌焉吳字望崑槐江其別字常熟人官至太子少保湖廣總督

紀郭些庵先生軼事

益陽郭些庵先生（都賢）崇禎十五年官江西巡撫已而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後祝髮爲僧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嗣承疇降清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既得見餽以金不受請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作目昧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識公時目固有疾洪默然（按天啓七年先生分校順天鄉試得史可法等六人然則先生目固無疾也）

紀胡稚威先生語

山陰胡稚威先生（天游）嘗言古今人皆死唯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錢唐袁枚與稚威同應召試獨心折之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山陰周大樞循初者秀水萬光泰也

紀茶邱

黃岡杜于皇先生（濬）嗜茗飲嘗言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塚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邱

紀董文恪軼事

上元董文恪公（教曾）任安徽巡撫時文敏公（百齡）方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文恪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文恪遺文敏書曰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文敏默然

文恪嘗言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爲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曰刻於己爲儉儉於人爲刻其於涉世也

過半矣。趙文恪公嘗歎爲名言書之日錄中。

紀方望溪侍郎語

望溪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錢牧齋嘗私語長洲汪武曹(份)曰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身不可滌濯常熟陶子師長洲何屺瞻皆不謂然武曹亦訝之既老乃曰今而知望溪非過言也。

紀孫豹人先生軼事

關中孫豹人先生(枝蔚)康熙中詩文名天下年六十舉鴻詞科時有犇競執政之門者先生恥焉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特詔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八人先生與焉部議正字銜仁廟少之予中書舍人初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逡巡入主爵者見其鬚眉皓白引使前曰君老矣先生正色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我爲老殊可怪也當事愕謝卒以老官之。

紀戴東原先生軼事

休寧戴東原先生(震)生十歲始能言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焉。

(完)

清夢盦筆記

中華書局

文學精華

定價六元六角

特價三元六角

特價叁千部

十六種 精裝兩函

本局前出經史子集詩文集十六種發行以來學界僉稱較全書之價既廉而評註精詳檢查誦讀又較全書為便茲將各種精華印成全套精裝二函發售特價所費僅三元六角而購者即能領略經史子集詩文精華豈非廉之又廉一大快事惟特價以三千部為限滿仍售原價尚祈速購為幸外埠函購可用郵票代價(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郵票不收寄費照書價加一成掛號加費五分另有精製木箱每只收洋八角

下列目細

蘇	杜	古	淮	韓	荀	管	墨	莊	老	漢	史	穀	公	戰	國
詩	詩	文辭類	南子	非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書	記	梁	羊	國策	語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清夢盦筆記

東吳肝若著

千葉葵

瀋陽西關外某姓院中有千葉秋葵花一叢。極茂盛。其色深黃。有殷紅之綫緯之。爲世所不經見者。余旅居是邦時。亦曾往觀之。洵不誣。據邦人云。此院爲畢姓故居。畢爲南方人。流寓瀋陽。已有年。四十餘無子。息。夫婦禱於西塔。西塔者喇嘛廟也。旣歸。畢婦卽夢散花仙子以葵花一枝相授。遂有妊。是年卽生一女。因名之曰葵姑。未一週。畢婦棄世。畢以呱呱者不任撫育。納西鄰孀婦某氏爲繼室。乃畢又相繼而沒。幸某氏無所出。撫葵姑如己女。及長。姿容殊麗。遐邇豔稱。且自幼入塾讀。頗識文義。欲委禽者踵相接。而某氏皆未之許。其時正值日俄戰爭。遼東半島。忽如鼎沸。居此者咸作遷地爲良計。於是某氏亦欲挈葵姑赴某堡。乃葵姑意竟大沮。謂不如西去入關。某氏不聽。葵姑無如之何。約詰朝卽須舉室行。因勉強與其母摒擋雜務。某氏倦極而寐。至曉始醒。倉卒呼葵。葵不應。起而覓之。見院中曉霧冥濛中。有幢幢者二人。倚壁而臥。亟趨就之。則葵與一無名之男子。已相偕刎頸死。鴛鴦血泊。顏色如生。某氏駭極。狂呼鄰右畢集。始識男子周姓。幼時曾與女同塾讀。而實誓有白頭之約者。先是葵年及笄。某氏卽令輟讀。守閨訓。葵雅不願。仍時赴塾中就師質疑義。其實則託故與周姓子謀一面耳。旣而某氏欲以葵姑字其戚某氏子。葵不可。婉阻之。某氏意大拂。思強行之。葵乃憤不欲生。某氏無如之何。姑寢其議。意將乘機以玉成之。其時周姓子亦嘗倩冰上人來。乃爲某氏所拒絕。葵聞之。鬱鬱不自聊。屢欲直陳於母。而囁嚅不能出諸口。

小 說 大 觀

會避亂議起。某氏忽心有所動。蓋戚某世居某堡。以爲此時不挈其女往。婚事何能復諧。機緣之來。正如千載一時。而葵則逆知其母意之所在。欲梗而不得。遂與周姓子約。本擬共遁入關中。不意周姓子倉卒。商之家人。竟大遭其父母之呵叱。謂亂離之世。自顧且不遑。惡能更爲爾庇及淫奔之女。周姓子計無所出。因與葵共作畢命之計畫。生不能爲比翼鳥。死當化作連理枝。情之所至。白刃甘蹈。一對苦鴛鴦。於是互刎於牆下。當時兩姓之人。均以兵革在前。未遑深究。祇草草爲之瘞埋於死處而已。迨戰事平。某氏復歸來。始檢兩人遺骸。葬之他處。而是年院中忽怒茁葵花千百枝。花大於盆。咸作並頭。知其事者。無不奇之。余記宋末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後三日二尸相攜而出於水濱。是歲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李仁卿治賦摸魚兒詞以紀其事。至今傳爲佳話。以此儷之。不亦後先媲美耶。

皇宮之蟒

清陪都皇宮。居城之中心。樹木蒼鬱。宮殿幽深。一入其中。惟覺陰森之氣。直撲人面。守護者皆旂人。居宮門外右側小屋中。每值天雨晦冥。輒聞殿中有異聲。即相戒不敢入宮門一步。光緒三十年間。趙爾巽督東。設立欽工局於宮門外之左側小屋中。局員十餘人。頗不寂寥。夏日相率向守護者乞管鑰。偷入其中。擇殿角陰涼處。設一几一榻。以避炎威。一日某局員獨步入。就榻酣睡。栩栩然正領略槐安國清福。突聞大聲如洪鐘。起於榻下。遽然驚覺。異而視之。見榻下巨磚蠕蠕動。大駭疾趨而出。方及堦。又聞大聲起於脚下。一身戰慄。幾不能支。跟踉至宮門。遙覩殿外左廊下。有一巨黑蟒蜿蜒而出。首大於升。腰粗於斗。吐毒燄如血。怖絕。亟掩宮門以告守者。守者曰。此蟒盤踞已百有餘年。道光時曾出而傷人。嗣後覓得其巢。

穴所在而杜塞之。始已。今恐又破穴而出矣。不至冬蟄時。實無術以制之。於是諸局員不敢復入。或曰。守護者以局員索管鑰煩。乃賄囑某局員。故神其說者。亦近似。

五大將

南方有五通。北方有五大將。五大將者。狐、山狸、黃狼、田鼠、長蟲也。謂此五物。咸能譁張爲幻。迷惑人至死。故北人之譚五大將。猶之南人之譚五通神乎。其神可信可疑。姑誌其一二端。以資譚助。

五者之中。其最足引人發噤者。莫如田鼠。土人稱之曰豈鼠子。鼠性本最黠。故其爲幻。亦近於遊戲。受其迷者。以牲畜爲多。人則往往遭其擲。如閑行壠畔。忽擲暗箭。而傷及人之肌膚。人苟見之。則以兩前足作擲狀。投以石。能隱身遁。初無大害也。至於牲畜。苟受其迷。或能奔突觸壁而死。或能癡立不動。而聽其指揮。若田間之青蛙。則能乘之渡河。飛空之黃蜂。則能招之使落。種種怪異。殆難勝述。一日。鄰右某姓家。忽發現一奇事。該處居民壁間最高處。咸平懸一木板。以供神佛。香爐燭臺之外。復有長明燈一盞。油液終年不竭。某姓婦乃迷信之尤者。平日供奉甚虔。每晨必閉目誦經於其下。是日之晨。洒掃既竟。仍諷經如故。忽倦而思寐。遂憑於几。未幾。寤見板上忽來一貓。木立於燭臺畔。貓之頭與頸。有草縛之。如馬之御籠頭然。且有長草如繮。繫於燭臺。而一鼠正踞油缸。吸其聲唧唧。某姓婦大聲一喝。鼠遁。貓亦噉然鳴。於是去其縛而釋之。余當時亦聞而往觀也。噫。奇矣。

黃狼之魔力。殆較甚於田鼠。余旅居該省時。僱某姓夫婦二人爲傭。婦稍有姿色。喜調脂粉。每晨必臨窗梳洗。與余內子居。只隔一紗障。而對窗則即其夫男僕所居。隔一院。亦不過遠。相望不相接。余與內子嘗

第

四

集

以此語調之者。詎一日僕婦梳洗未竟。余方起。將欲呼之取盥水。不應。乃從紗障中望之。見婦兩手加於髻。絕不稍動。而面則呈媚態。若與對窗人作昵語者。余幾爲之失笑。以爲彼婦正與其夫作眉語也。乃復縱目及對窗。而對窗竟闕其無人。祇見對面之屋簷上。蹲一黃狼。舉其一足。向彼婦作指劃狀。余始駭而悟。亟趨出院。逐黃狼去。婦亦遂醒。試詰之曰。汝何所遇。婦瞠目不能對。謂祇覺一時昏瞶而已。是亦一奇事也。

戚氏弟兄

戚大臨淄人。與其弟戚二。同以純孝聞於鄉里。縣官采風。爲之旌表。一邑無異議。戚大時出外貿易。囑戚二操家計。供其母甘旨。戚二又尙俠。見鄉里有貧乏不給者。恆出其所餘以濟之。故衆尤翕服。然兄弟二人。年事皆逾三十。現均無妻。蓋戚大曾授室於他鄉。生有一子。已五歲。數載前忽挈其妻小歸。不十日。妻卽作故。至今未嘗謀續膠。而戚二則始終未訂姻婭。鄉人以之詢於其母。其母六十許人。龍鍾駘背。而神志殊健爽。見人輒道其二子之孝養如何盡禮。津津焉不知倦。且曰。大者。不願續娶。猶自有說。小者。人道未盡。余亦日與絮叨之。乃渠竟涕泣而言。謂聖言三不孝。無後爲大。今阿兄既有子矣。宗祧可繼。夫復何憂。苟娶婦而賢。無忤於老母。固屬幸事。一不慎擇。則婦口最易興戎。家庭之間。和雍卽不能如今日。以此之故。已與阿兄約。惟善事吾姪。使之長成。決不復作娶室計。鄉人聞之。咸爲歎羨。以爲此二人心目中。除其老母外。殆無一物也。先是鄰邑迭出盜案。盜魁王二虎。行蹤如鬼魅。十餘年不能破獲。適某邑令新到任。懸重金購眼線。值得王巢穴所在。調城守營往掩捕之。二虎就縛。而妻孥已先期遁。會邑令他調案。

延未決。越三年。又值一新令尹至。清理積案。忽移牘臨淄。請捕戚氏弟兄。謂是盜黨。臨淄令覆文申辨。鄉里亦大譁。未幾。鄰邑文又至。且調集證據來。臨淄令不得已。往延戚二。詢究竟。乃戚二已他出。戚二自幼未聞出里門。此時忽遠行。羣始稍涉疑慮。然猶以爲事出意外。或者往覓其兄。作計較耳。事隔三日。戚氏門終日未啟。鄰人又大疑。試往探。見室已無人。戚母及其孫亦不知於何時行矣。於是衆口紛紛。咸以爲戚氏弟兄。情虛逃遁。通盜屬實。其所以不肯娶妻者。無非防內情之宣洩於外。而其母中年時。原爲一鄉之悍婦。子作盜黨。洵合其性。特盜人財物者。并能盜得二十年純孝之名。而使一鄉信服之。則不能不歎其設計之工耳。既而鄰邑盜讞。宣布於外。始悉王二虎實爲戚氏弟兄之師。戚大外出。皆寄跡王處。有所盜。悉均分。二虎被捕之前。囑戚大攜其妻子往臨淄。戚大即謬稱爲己之妻小。以掩人耳目。二虎妻有殊色。既抵戚家。戚大即擬姦而有之。二虎妻不從。遂爲戚氏弟兄所謀斃。其後事聞於同黨。爲二虎所知。大憤。因於審決時。攀戚氏弟兄入案。盡情宣洩不少諱。且供出贓證若干件。使無可展賴。以爲報復。噫險矣。純盜虛聲者。蓋亦盜之流亞也歟。

太和冤獄

雲南大理府。在滇省爲膏腴地。人民較他府獨繁衍。紅羊亂後。吳下某太史。出守是邦。曾爲之平反一冤獄。述之亦足資臨民者之惕勵。府屬太和縣。有富室金東鄉者。擁資鉅萬。妻黎氏。繼室也。年事猶輕。頗風格。與金結褵三載。不生育。其時東鄉已四旬餘。憂之。黎遂勸其納媵。婢荷花爲妾。不一年。妻妾皆有孕。家人咸欣喜。先是東鄉有妹。字同邑田鳳生。未婚而妹夭折。鳳生誕金氏富。聲言將守義不復娶。以冀見好

第

四

集

於東鄉。東鄉憐之。予以資。令販藥材於他省。藉以周濟之。如是者已有年。當東鄉納妾之時。田方由江南歸來。頗獲贏利。東鄉因令其暫事休養。留之家中。且畀以管鑰。產業悉付其手。信任無與比。乃東鄉自納荷花後。與黎氏卽不甚密邇。黎氏既有孕。足跡更疎。一日忽入黎氏室。聞黎氏正與鳳生喁喁語。自門隙窺之。見兩人方互抱作諸醜態。大憤。奪門而入。鳳生驚避不遑。首觸東鄉胸。東鄉遽爾仰跌。昏迷不省人事。一日夜始清晰。懼家醜因之外揚。私喚鳳生至。仍畀以資。令遠走他省。然東鄉竟因是不起。距其傾跌。實未及兩旬。親族咸知。因傷斃命。惟絕不知有此一段隱情者。東鄉既死。黎氏卽命急足追鳳生歸。爲之理家政。前人舊管。外間自不生疑。喪事既畢。黎氏與荷花同日分娩。黎氏舉一男。而荷花竟以難產。不得下而死。親族以東鄉遺腹。旣得一雄。共相慶慰。故絕不以荷花之存沒爲意。自此以後。外則鳳生爲主。內則黎氏掌權。撫養遺孤。年復一年。光陰荏苒。金氏子已十齡矣。以遺腹所生。名之曰念先。惟年事旣長。知識漸開。有時見鳳生與其母密邇情狀。不無所疑。繼又見其母之腹。日漸膨脹。益惑。旣而黎氏忽託言歸甯。留念先於家。約一月始返。垂垂之腹。居然復平常。宣言母家有姊妹行。生子不能育。而金氏後人。惟念先一個。單傳不足以旺丁。意將負之來爲螟蛉。與念先成雁行。念先此時心中已瞭亮如火。但何敢拂母意。祇能聽之。旣攜歸。取名繼生。明則示由他姓過繼而來。實則繼續鳳生之謂也。黎氏愛繼生逾念先。念先且因是失歡於黎氏。而鳳生之遇念先。則從此更薄。念先齒又加增。不無所怨。適族中人涎東鄉產。藉口黎氏能撫他姓子爲己子。亦當擇同族子姪輩爲應嗣。愛嗣紛紛爭論不已。且有爲念先不平者。念先聽族中人之誘言。遂將平日之所疑。約略洩漏。於是同族中有子方其人者。爲邑中訟棍。聞之大喜。願爲

一網打盡計。先以甘言愚念先。令問鳳生與黎氏隙。糾族中人同往捕奸。姦夫姦婦。居然一鼓成擒。訟之官。謂鳳生與黎氏成奸。於東鄉未死之前。念先亦鳳生所奸生。而東鄉之死。因傷致命。實係謀斃。苟能開棺檢骨。定得實據。應將鳳生黎氏治以應得之罪。為東鄉昭雪。而念先繼生。非我族類。亦應一併斥逐。另立後嗣。以重血脈。且賄買一東鄉臨死時之傭媪為證人。以證實鳳生曾凶毆東鄉。因而致死之言。邑令某。貪黷無意識。與子方素有連手。訟既成。貿然起東鄉棺於土。驗之。果有傷。鳳生與黎氏不能辯。讞遂定。惟黎氏泣訴念先。稿為東鄉子。邑令亦笑而不理。繫出黎於獄。念先繼生判歸族中自由處分。於是族中人遂推子方之子為東鄉後。產業皆據而有之。以三分之一潤同族。念先繼生驅之歸田。姓田姓不肯受。幸念先有師呂翁。為東鄉故人。哀念先身世留養之。然一無憑藉矣。黎氏在獄。憤族人徹骨。恨不能伸其冤。賄獄吏招一素善之穩婆來。此穩婆即黎氏兩次分娩時所延者也。黎氏平日遇之極厚。乃泣而謂之曰。余之冤。惟汝知之。一命不能作兩回死。汝苟得當。須為我白之於上司。勿令彼虎狼者。得志於千秋。余目瞑矣。念先聞有其師在。諒不至於凍餒。繼生無所依。汝必覓而參養之。上解在即。聞府尊甚賢明。余決意傾吐前情。汝勿懼。余決不累汝也。其時穩婆聞語。而忽戰栗。一若重有憂者。不得已。勉應之而行。恰途遇念先。招之至家。詢以繼生所在。知已為乳媪攜去。因供以一餐飯。謂之曰。官人汝亦知汝之母何在乎。念先不解所謂。無以答。穩婆旋啓箱籠。出一紙裹。授之曰。汝冤行將大白於天下。速將此歸。與汝師商議進止。他日恢復家計。須勿忘老身保存此物之功。念先莫明所以。匆匆而去。越一日。全案果上解。大理府太守。即吳下某太史。到任未匝月。已清積案無數。合郡誦其英明。閱此案竟。即延幕僚告之曰。是案當詳

第

四

集

審之。此中關鍵。全在黎氏撫育遺孤。始愛之而終棄之一語。無論念先是否奸生。與繼生當爲同屬自己。所出。依婦人習見。斷無後先歧視之理。苟非有異母之關係。決不分好惡。況念先奸生。實無確證。族中人欲攘奪其產業。自必假詞於此。太和令殊憤憤哉。余必破其奸。因囑幕友先赴太和。覓念先所在。並周諮。鳳生平日有無外遇。東鄉在日有無仇家。及念先分娩時之穩婆。猶存在否。既歸。報知東鄉。爲人至和。藹絕不至與人結仇怨。而鳳生則常客他鄉。留東鄉家只一年。東鄉得病。渠又奉命遠行。絕不聞有外遇事。穩婆至今健在。念先無恙。某太史乃益自信。立傳太和縣入郡陪審。並召集一千人證。子方等以爲人證確鑿。鐵案如山。咸挺身而出。惟府役往召念先時。則念先已與其師他出。不知所向。某太史亦不甚以爲要。首喚鳳生。黎氏鞠奸狀。信確。惟黎氏仍泣言。念先爲東鄉所生。某太史驟聞其語。覺與自己所疑相吻合。不勝驚喜。遽失聲喝。從實招供。堂役附威。吁呀不絕。黎氏懼。囁嚅不能出諸口。堅詢不答。太和令搖首示厭聞狀。以爲黎氏即有言。亦不過模糊影響之詞而已。某太史見狀。喝黎氏暫退。命傳穩婆入。喝之曰。金家生念先。是汝所接生否。穩婆曰。然。某太史復大聲喝曰。念先是黎氏所生否。堂上下聞者皆匿笑。太和令尤示鄙薄意。以爲念先爲黎氏所生。信而有徵。何必多此一問。詎意穩婆聞語。忽左右顧。若欲語而又遲疑不決者。於是某太史又厲聲而喝曰。黎氏生女而溺之。汝與黎氏謀斃荷花。而奪其所生子。有諸否。是語一出。堂上下皆爲之詫愕。咸欲亟聞穩婆之答語。穩婆遽失聲呼青天曰。小婦人不敢謀死人。荷花實係血崩而亡。某太史頻頷其首。笑曰。然則念先爲荷花所生。洵不虛乎。穩婆曰。然。是小婦人所接。訊至此。門外忽有擊鼓鳴冤者。乃令穩婆暫退。傳鳴冤者入。則呂翁與其徒念先也。念先當日持紙裹歸。折

觀之。爲一婦人像片。與己面貌極相似。對鏡而比較之。益驗。因告呂翁。共測穩婆珍重持贈之意。呂翁忽憶及東鄉在日。曾有法蘭西照像師遊歷至此。東鄉招入家中。與黎氏荷花各拍一紙。其時外間鮮有此項像片者。今此片既非黎氏。定卽荷花。相傳荷花難產。不得下而亡。本未有人深究其事。子貌既與相同。或者爲荷花所生。黎氏故弄玄虛。據爲己有。故平日待遇穩婆極厚。惟恐其宣洩隱情。穩婆今日天良發現。因而露此端倪。想此中情形。惟穩婆能知其細。於是定計上控。至大理府請提穩婆澈究。當日換胎實情。以伸冤抑。某太史閱狀畢。益有把握。視念先貌果與荷花遺像無二。因謂呂翁曰。此案已有頭緒。念先所呈殊確。可稍待。遂復傳穩婆上堂。詰荷花像片之由來。謂荷花既死。黎氏以其衣服一包。分予之。此像片卽夾衣服中。當時因少見可玩。遂保存之。於是某太史復令實供。當日換胎事。穩婆以己受黎氏囑。乃曰。黎與荷花同時懷孕。黎懼荷花生男。而已或不然。乃先期與小婦人謀。囑於分娩時。先覓一他姓血嬰來。藏之複室。苟生女則易之。詎意黎氏忽與荷花同日驟發動。小婦人猝不及備。一方面囑吾女往覓血嬰來。一方面卽入府接生。而黎氏竟先荷花半小時產。所產不成人形。且已僵。因置之瓦罐中。令余助手攜去。促吾女速負血嬰來。未幾吾女至。謂覓血嬰不得。其時荷花已分娩得一男。乃既產而暈。血崩不止。遂死。黎氏因囑抱小兒入己室。謂爲己所生。聲言荷花難產。不得下而亡。入殮之時。其腹猶膨脹。則小婦人以一磁盆覆於其腹耳。家人耳目悉爲掩過。此卽當日換胎實情。明鏡高懸。不敢隱匿。今日之念先。固確爲己故東鄉之血脈。黎氏亦早悔過。訊之當能吐實。以證小婦人之無謊言。某太史復喝之曰。胡言。汝得黎氏賄謀斃荷花。余已斂得實據。尙敢狡賴耶。穩婆堅稱不敢。曰。小婦人苟謀斃人命。今日且諱之。惟

第

四

集

恐不深。何必以像片授之念先。以啓人疑竇。而自蹈於罪戾。某太史察其言近理。信之。乃傳金姓族人上詢。汝曹對於此案意若何。子方曰。念先爲荷花所生。不能憑一婦人口作信。像貌相似。亦偶爾之事。某太史曰。此易辨也。苟辨之而確。東鄉遺產。自當歸念先獨受。汝曹無異詞否。子方尙欲辯。族衆皆同聲應曰。無異詞。某太史曰。人體日久腐化。惟磁盆不能朽壞。驗之即可證其妄否。若曰人死無他故。而無意之間。加一磁盆於死者之腹。此必無之事也。族衆皆曰。可。於是案小結。并繫穩婆於獄。防其妄言也。翌日。啓荷花棺。果得洋式磁盆於腹際。不意朽骨磷磷。盡作墨色。觀者大愕。咸稱死者必服毒而斃。令忤作驗之。信然。謂係生前服一種毒草汁所致。此草產本府金沙江上。往時多有誤食之而致死者。某太史早知有異。遂返署嚴鞫黎氏及穩婆。案乃大白。蓋荷花旣產念先。黎氏聞之大妬。加以血嬰徧覓不得。遂置毒於己所服餘之參液中。令人持往與荷花飲。大娘所賜服之立盡。當時穩婆實未知情。須臾毒發。血上流立斃。穩婆且以爲血崩也。奔告黎氏。黎氏乃與商抱小兒入己室。作爲己所產。以荷花難產不得下而死。聞於諸親族。在穩婆之意。欲代黎氏隱瞞。不使發二罪。故未肯實陳。詎意天網恢恢。終至開棺檢驗。隱情畢露。其後黎氏并將鳳生首觸東鄉。因而跌傷各情。亦直陳無隱。爰書遂定。東鄉遺產。仍歸念先。處子方以薄懲爲健訟。故合郡稱太守明察秋毫云。

典史失踪案

友人述河南淇縣典史失踪案。頗近海外偵探小說。爰紀之。典史汪姓。蕭山人。其事不詳時日。惟其遺澤殷渥至今。猶膾炙於民口也。邑有薄姓士人。性謹愿。家殷實。乳媪某氏婦。略具姿首。屢挑薄。薄斥拒之。欲

加以擯逐。因未得代。姑舍而召其夫至。囑勿更輕狂。其夫怒詈婦。婦飾詞以訴。謂主人挑之不從。致逢怒。其夫夙知薄爲人。不肯輕信。仍斥其妄而去。鄰有周姓者。亦巨族。周某以商起家。性極殘刻。與薄世有隙。見某氏婦風騷甚。誘而與之姦。大暱。遂令某氏婦藏於家。故囑他人散布流言。謂薄調戲乳媪不遂。掠死之。而棄尸於河下。且覓其夫諷示之。其夫參以前者婦所語相吻合。信之。遂控於縣。縣令卽往執薄至。薄自乳媪舍兒而遁。徧尋不得。案發竟無以自明。願不得尸骸所在。獄未能決。囚諸典史獄。時典史汪公。愛戴在民。與薄素相稔。嘗赴薄家。得見乳媪。知非良婦人。誓爲薄雪其冤。日夜微服出。徧諮薄左右鄰居。偵婦平日所交往者。略得周某影響。於是又日伺於周舍之左右前後。冀有所遇。一日薄暮。周後園門方闢。正思掩入。一窺行藏。而周某適偕乳媪共出閉門。三人皆警面覩。且互相識。汪公欲趨避。周某亟要遮而曳之入。閉門長跪。願獻鉅金。求掩蓋勿究。并縱乳媪他去。汪公思早脫身。權應之。周某喜。卽欲縱令去。乳媪執不可。曰。汪典史與薄家郎有素。寧能厚於子。行見此時脫身歸。而吾儕卽夕食於狴犴中矣。周某聞而懼。遂喚豪奴入。捉公入一書室。扃其戶。公計無所出。姑聽之。見案有筆札。乘間潦草書所遇。藏之衣底。擬相機賄屬家奴。爲之傳遞。乃未幾而又別幽之他室中。五日夜無動靜。初猶日供一餐粥。旣而竟絕之。意將死公也。公徧察室中。惟二竇。絕不能容身。毀之則無力。且恐不克脫身。走輾轉無計。姑自竇隙外窺之。忽見牆外有狸貓。施施然來。細視之。薄家中所豢也。驟得計大喜。亟拾地間連日所唾棄之殺骨。聚於竇畔。口作聲而呼之。貓果聞聲至。且得殺骨氣味。自竇入。公乃亟捕之。出所作書解足下。帶結實繫於貓腹下。訖復捕之。置諸竇際。力招其尾而縱之。噉然一聲。貓突竄而去。不數分時。薄家中人果見貓。下有書。

剖視之。始悉其情。當公被幽第三日。合邑已喧傳典史失蹤事。積六日不得音耗。羣也疑之。至是薄家人以書報。縣令大驚。遂親率兵役。赴周家。託言周某窩藏他縣盜賊。直入其舍。始得公。并取乳媪。出械周某治罪。而脫薄於獄。噫。智哉汪公。其後有詢公力招貓尾者。意何居。公曰。貓驚痛而逸。始不得爲周家人所捕耳。其設想亦周矣。

陳一足

陳一足。浙江天台人。傳者忘其名。有異術。人知之而不自銜焉。一日鄰家夜被盜。既去矣。求救於陳。陳書符於掌。隨盜所去方向而拋之。比天明。盜自返。若有驅之者。捧所劫物跪門外。鄰家受而縱之。盜偵知陳所爲。伺於其舍旁。窺陳出。揮刀刎其一足。不死。陳立咒傷處。轉瞬結癥。以一足跳躍而行。人遂以此呼之。其後復有賊。於夜二更至陳家。竊二筐。乃繞屋前後行。迷惑不能去。達旦一足見之。大笑呼曰。汝欲去。須置筐。賊如言。乃甦。長跪求免。陳予以米三升。慰遣之。自是盜賊屏跡。一鄉稱寧焉。其年元夕。同邑有兩生來。謂曰。聞維揚今夕燈絕盛。欲觀無由。君能爲縮地之術否。一足不應。強之。始曰。行止皆聽吾言。乃可。兩生敬諾。陳乃取木橈一。令跨兩端。自居中。一手挈一生。戒閉目。唱曰。行。橈旋自起。飛行空中。少頃。止於地。張目而觀。已入揚州城。兩生樂甚。忘歸。陳再三促不聽。天將曉。一足不知所之。兩生腰中無一文錢。不得歸。行乞於市月餘。遇鄉人助以貲。乃歸。怒一足之誑已也。同往。誚讓。欲毆之。一足條隱柱中。笑吃吃。且言曰。吾法不得久留。前言已悉。今乃不自咎而咎人耶。兩生意始解。一足不娶妻。年八十五。依族子以居。一日族子他往。道遇之。一足撫其背曰。我往峨眉。不復歸矣。挽之不見。大驚。比返。則一足坐榻上。已逝。一足

之事。傳者不詳其年時。以維揚元夕舉燈而言。則當在有清咸同以前矣。

神仙拒奸奇聞

世稱神仙。往往誕謾不可信。而精於吐納之術者。却能駐韶顏使不老。去以余所聞神仙拒奸事。洵不誣也。山左某姓婦。貌姣好。少寡而無子。自闢一精舍。奉道書。研究神仙吐納之術。常終日夜兀坐蒲團。不寢亦不食。四十年如一日。時年已花甲外矣。人有見之者。謂貌仍研奸似處子。其他絕無所異。一夜有外來偷兒至。入其家。窺之。驚爲奇豔。心大動。以爲少女夜坐。其勢可脅。出利刃。抉門入。直前迫之。婦方跌坐。入定。驚而覺。欲走避。爲賊所持。且以刃要。婦不從。然倉猝無可抵。欲呼警家人。而口爲賊掩。不得已。格以手。刀著指。斷。德不能起。賊復犯之。婦躍起。又格如故。幾絕而甦。甦而拒者數四。飲數十刃而死。時將曉。賊乃踰垣而遁。以告窩主。窩主曰。嘻。是某姓六十餘歲之女神仙也。賊聞之。遽得失心疾。詰朝。自投於官。直陳其事。論抵。人謂神仙不捨賊。能使自投。其靈爽有可驚奇者。余則不然。以拒奸不從而死。則烈婦也。賊犯烈婦。其罪自不可道。失心自投。乃其心理上之作用。以神仙目婦。婦之烈不彰矣。

翁纈芸

夏日偕閩客觀新劇胡四娘。歸而煮茗清譚。客謂聊齋所紀胡四娘。始受擲揄而終得志。其情事猶非難堪。遠不若吾鄉翁氏女之所遭逢者。實爲至堅極貞。逾於金石也。試爲子述之。子苟筆諸簡編。亦有功於世道人心已。余曰。諾。客曰。翁氏女名纈芸。閩縣大族女也。父孝廉某。已故無兄弟。與其母同育於伯父某。伯父貴通籍。甚赫奕。有子某。長女十餘歲。亦舉於鄉。教女讀書。女以同胞兄事之。頗得其益。經史大義。咸

第

四

集

能縷縷吐諸口。家中人稱之曰女博士。同邑錢侍御。守制家居。有子相如。早慧。讀書能十行下。偶隨其母何氏往外家。外家翁氏戚也。方有吉慶事。以故纈芸亦隨其母張氏及伯父妻徐氏在焉。纈芸儀止端莊。眉目如畫。相如母見而悅之。注視不去。謂其妣曰。吾夜夢白衣大士。灑楊枝水於吾兒及一女額上。今見纈芸。容貌裝束。宛如夢中。豈纈芸應爲吾婦耶。妣大贊成曰。女博士得偶相如。洵天緣也。吾當爲媒。遽告二氏。二氏齊聲曰。適含笑而揖我者。非錢家郎耶。異哉。吾兩人亦竟同有是夢。而人又咸稱錢郎美。而才異。日必成大器。以纈芸配之。眞佳偶也。於是相如母卽取金釧繫纈芸臂。副以絳紗。曰。而今爲我婦矣。纈芸羞避不遑。諸女眷相與調笑。酌酒共賀。極歡而散。時相如十一歲。纈芸十歲矣。越數載。侍御劾官歸。毀其家。僅得免。何氏亦亡。故相如屢試不售。家益落。而纈芸伯父長女。適侯官陳廉訪子。一時姻婭。悉貴顯。纈芸母心大動。泣謂其始曰。向以錢家富。而其郎美且才。必貴。今若此。吾何望焉。且而女嫁宦家。吾女字窮酸子。他日凍餒。勢將大累吾女。并累汝也。奈之何。始無以應。適廉訪之親趙氏子來求婚。妯娌謀應之。爲纈芸伯父所聞。曰。是惡乎可。姑令探纈芸意。纈芸大驚曰。伯父賢者。何出此言。向吾母與伯母以兒許錢。臂上釧宛然在。兒之屬於錢久矣。奈何以貧故背約。纈芸伯父聞而贊歎之曰。吾女讀書知大義。是不可奪其志。遂謝趙氏。其母憤曰。女自我出。何容他人主其事。乃以好語誘纈芸。脫臂上釧。囑當日媒氏返諸錢氏。假云釧非精金。須易之。擬俟其收而爲之辭。久之不聞報。纈芸母以爲計已售矣。會纈芸伯父赴京師。乃乘間潛納李宦幣。以所受釵環等授纈芸曰。兒行爲夫人矣。纈芸驚問故。知爲母所給。涕泣不止。念錢氏遠遷村落。且貧不能娶。而李氏且日暮來贅。事急惟死可免。遂摘金耳環。嚙之。腹痛不可忍。母始

窘急延醫進藥。纈芸揮之使退。曰：吾命也。延至四日不死。其母始猶憐之。繼恨之。且誹之。曰：汝窮命不終。想須俟錢氏子擡若去。然後考終窮廬。以瞑汝目也。其時事已喧傳數十里。侍御聞之驚。亟使相如訪何氏。請其叔母往。叔母故媒也。卽受劍而置。未答覆者。以爲可以延宕塞責也。聞變亦大驚。卽往省女。直抵寢所。私問曰：兒垂危矣。有何言。纈芸惟長吁不答。復曰：吾爲錢氏來。奈何無一言。纈芸乃曰：吾母又以我許李氏。吾苟一死。則可以三全。不違母命一也。報吾姑地下二也。全吾節三也。吾死無恨矣。時纈芸吞環已七日。昏絕者數矣。翁氏戚有以奇藥至者。家人抉其齒灌之。金環竟得出。纈芸亦遂復甦。其母鄙夷之。不與言。陰囑一家人咸羞辱之。備至。且故意豔稱陳廉訪家中豪華狀。謂薄福者不能享也。纈芸皆置若罔聞。時李宦亦聞姻事有繆葛。堅欲索原聘去。纈芸母益憎怒。會侍御使客以大義激纈芸兄。纈芸兄勃然起曰：吾爲男子。豈不及一弱女子耶。吾父遠去。吾不主持。人將咎吾母。於是密與侍御約。速以輿來。令相如草草親迎。纈芸母怒而詈曰：薄福子必欲嫁窮兒。以辱吾。吾誓與若絕。命人盡褫其簪珥衣服。將撻之。纈芸兄力衛得釋。登輿以歸。錢氏執婦道惟謹。刺繡織組。以供朝夕。其姊適廉訪子者。念其貧。遺以金珠衣被。悉弗受。然侍御家益窮困。幾不支矣。值清改政。廢科舉。設學校。相如遂入省中學肄業。而纈芸爲某女校聘充教師。一家賴以粗度。今侍御已沒。相如猶躑躅未顯。而纈芸年將五十矣。迄未與母家通款曲焉。噫。如纈芸者。其所遇誠難堪於胡四娘矣。

(完)

集

四

第

淞樓雜記

康熙庚戌烏蒙叛。未幾旋平。與是役者有一奇女子。事雖足紀。惟其姓名里居不著。可惜也。女年十五六。姿色端麗。烏蒙獠人亂。殺官屠城。掠子女財帛。女子年少者。頭目自取。女與邨婦二十餘人立棚下。薄莫。獠乘醉持刀。以次叱衆女去衣。不從者撻。不耐痛楚而從者九人。次及女。不從。獠欲撻之。復止。如是者數終不撻。蓋深憐其美。有所未忍。左右忽以某會持酒來賀。獠棄刀。出圍坐狂飲。營有火坑。雜置柴炭。爇以禦寒。女於獠出時。忍淚拾刀。趨坑。復把刀向外立。衆婦曰。若將抗之乎。恐不敵。或有謂女人前羞澀。欲於無人處從者。言次。獠復入。醉甚。覓女不獲。詢它婦。乃得之。回至火坑。舉兩手前抱女。女迎刺。獠洞腹。立斃。獠衆驚相告。餘獠至女已。自刎。時兩軍方鏖戰。忽創其渠魁。遂敗云。

社會劇

驗

心

玻璃版畫冊目錄

徐熙百花圖長卷	一套	一元	黃端木孝子尋親圖	一本	一元八角	華新羅寫景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曹大家女箴冊	一本	三元	黃尊古山水冊	一套	六角	馬江香女士花鳥冊	一本	一元
李龍眠白描九歌	一套	八角	黃尊古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馬江香女士	一本	九角
趙仲穆行楷題辭	一本	三角	高澹游山水冊	一套	六角	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關仲彬惠山石隱圖	一本	一元四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八角	黃燮瓢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沈石田靈隱山圖卷	一本	五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九角	黃燮瓢人物花卉山水	一本	一元
沈石田移竹圖	一本	八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羅兩客兔趣圖	二本	三元二角
文徵明瀟湘八景冊	一本	二元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二元四角	蔣鏡琴地支十二屬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趙飛	一本	四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邊壽民魚雁花卉圖	一本	一元
燕外傳全冊	一本	二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邊壽民蘆雁冊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西	一本	二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黃小松山水冊	一本	八角
廂記全冊	一本	一元五角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戴文節銷寒畫課冊	一套	八角
董文敏秋興八景冊	一本	三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本	一元	戴文節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董西爽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套	八角	翁小梅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
藍田叔仿古山水冊	一本	二元四角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冊	一本	一元八角	翁小梅人物冊	一本	一元
石濤畫東坡	一本	八角	蔣南沙花鳥草蟲	一本	一元六角	王小梅人物冊	一本	一元
石濤和尙花果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馬扶曠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南湖詩意冊	一本	二元
龍半千山水冊	一本	一元						
呂半隱山水冊	一本	一元						

右 ● 橫式冊二十種 山水風景冊十一 山水花卉合冊一 花果蟲鳥冊五 人物仕女冊二 ● 縱式冊十二種 山水風景冊九 花鳥冊二 人物冊一 ● 放大冊三種 ● 山水風景冊一 花卉冊二 仕女冊一 ● 文仇合璧冊二種 人物仕女 另冊十一種

社會劇
驗心

小

說

大

觀

登場人物

挨。區。抱。爾。毛。登。
 挨。爾。求。朗。毛。登。
 利。奧。奈。爾。毛。登。
 哀。得。華。
 少。佐。第。利。哈。脫。
 柯。拿。維。乞。士。爾。
 施。璧。夫。
 琴。根。司。
 瓊。司。
 湯。麥。司。
 格。拉。勃。
 第一幕。
 場。上。作。一。華。美。之。巨。廳。一。切。陳。飾。均。極。精。雅。地。

富。翁。
 富。翁。之。二。姪。
 利。奧。奈。爾。子。
 退。職。軍。官。
 律。師。
 富。翁。之。寵。僕。
 僕。人。
 律。師。書。記。

英國名劇曲家賴賽氏著

瘦鵲譯

上。鋪。絕。厚。之。地。衣。前。為。大。門。左。有。一。玻。璃。門。內
張。門。帷。

幕。開。時。施。璧。夫。自。左。入。羣。僕。譁。然。從。于。後。

施。璧。夫。那。成。衣。的。正。在。這。裏。你。們。快。去。取。了。喪
 服。穿。將。起。來。大。家。嚴。肅。着。別。只。是。廝。鬧。今。天。的。事
 都。須。嚴。守。秘。密。不。保。守。這。秘。密。便。不。能。保。守。你。們
 的。飯。碗。因。此。上。你。們。都。該。把。嘴。兒。緊。緊。關。着。不。許
 漏。出。一。些。兒。風。去。要。是。有。人。開。一。開。口。好。教。他。知
 道。吾。的。手。段。怕。這。裏。不。由。他。立。脚。呢。
 琴。根。司。只。是。主。人。並。沒。有。死。好。端。端。為。甚。麼。要
 吾。們。穿。起。喪。服。來。
 施。璧。夫。密。司。脫。挨。區。抱。爾。毛。登。自。有。意。思。你。們
 別。管。只。依。着。吾。話。兒。做。去。便。了。

瓊司 主人的意思。你可知道麼。

施璧夫 吾是他最信用的人。那有不知道的道理。

琴根司 原是。原是。吾們。不過。是尋常的。僕人。罷了。那裏。比得上。你。拐腳的。騾子。怎能。跟了。馬兒。跑呢。

施璧夫 這個。自然。相差。遠咧。就是。今天。的事。也。足見。吾。不是。個尋常的。僕人。

琴根司 今天。這事。都分。是。第利哈脫。少佐。閒着。沒有。事兒。做。在那裏。搗鬼。

施璧夫 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兒。並。不是。和。你。們。開。頑。笑的。噢。少佐。來了。你。們。快去。罷。

羣僕 去。第利哈脫。少佐。自。大門。中。入。

少佐 施璧夫。你。可。知道。剛。纔。那。個。騎。着。馬。兒。飛。一。般。趕。到。的。是。誰。

施璧夫 這。是。來。報。信。的。人。說。密。司。脫。挨。爾。求。朗。

毛登。已。在。路。上。來。了。

少佐 很好。（出黑紗授施璧夫）你替吾把這黑紗纏在吾臂上。

施璧夫 少佐。你。也。服。喪。剛。纔。怎。麼。不。和。吾。主。人。說。起。

少佐 吾。是。他。的。好。友。服。了。喪。好。給。旁。的。人。做。榜。樣。

施璧夫 然。而。如。今。世。界。上。的。人。往。往。把。好。榜。樣。丟。在。一。邊。連。正。眼。都。不。瞧。

少佐 你。去。和。你。主。人。說。吾。在。這。裏。等。他。

施璧夫 呵。呵。這。事。兒。煞。是。有。趣。你。替。死。人。服。喪。不。一。會。那。死。人。却。能。到。來。和。你。說。話。倒。很。像。是。一。篇。神。怪。小。說。呢。

施璧夫 入。玻。璃。門。去。少佐。悄。然。自。語。

少佐 呵。呵。他。到。底。聽。了。吾。的。忠。告。試。驗。他。兩。個。侄。子。的。心。了。吾。知。道。經。了。這。一。試。之。後。定。能。見。他。

自己的不公平。那利奧奈爾很可憐見的。被他阿兄破壞了名譽。苦到這般田地。吾心兒裏一向很



咧。憐他又怒他的阿兄。所以決意！噢。吾老友已來

挨區抱爾毛登自玻璃門中出

驗心

毛登 少佐你好啊

少佐趨前與之握手

少佐 密司脫毛登你可好。吾如今須得謝你許。吾試驗你二姪的心。一經試驗你老人家心中便能明白。一向曬愛着挨爾求朗到底值也不值。利奧奈爾一向受你奚落。給你瞧不起。到底介意不介意。總之這一試。直好似揭去一重黑幕。把你二姪的真相暴露。在日光之中。那一個該生受你的愛情。那一個該承襲你的財產。

毛登 今天他們倆可是要到這裏來麼。（少佐點首）吾爲着你吾友誼分上。姑且結束登場。一做這把戲。

少佐 然而這把戲却能平你的不公平。
毛登 你多分是聽了利奧奈爾一番哀求乞憐的話所以如此感動。

少佐 他的事兒原很可憐只吾也是聽旁人說起他並沒和吾會過一面。

毛登 他單仗着一張嘴兒說恩說意可沒有甚麼用他平時的行爲吾就很看不上眼兒。

少佐 你被人蒙蔽着所以當利奧奈爾是個惡人。

毛登 誰蒙蔽吾吾喚他往西班牙去取的五千金鎊不是明明被他吞沒的麼。

少佐 呀老友你錯咧要是他吞沒了你五千鎊此刻爲甚麼還在窘鄉裏頭過這淒涼貧苦的光陰。

毛登 他窮不窮誰也知道來。

少佐 他那種窘况吾曾親眼瞧見的。

毛登 這個不必去說他但是和那又貧又賤的農家女子結婚是個甚麼意思少佐難道也贊成他麼。

少佐 婚姻之道不必專在家世上着眼世上賢婦都從貧賤中磨鍊出來金銀氣只薰陶成一個驕傲的婦人罷咧。

毛登 他阿兄挨爾求朗纔是個好小子擇妻很有眼力。

少佐 他手頭有着錢自然也能娶個有錢的老婆况且他見了金錢原是目光如炬的。

毛登 他受了吾的恩惠時時總感激涕零對於吾也孝順到了十二分。

少佐 當真呢所以他成家已有兩年從不到來見你老人家一面也不使你一見他的夫人必須如此纔叫做孝順。

毛登 這也怪不得他一則路兒太遠相去足足

二。百。里。二。則。他。老。婆。紅。蜻。蜓。似。的。過。于。嬌。弱。因。此。他。雖。是。不。來。吾。也。能。原。諒。他。

少。佐。然。而。他。承。襲。你。遺。產。時。却。能。不。遠。千。里。而。來。

少。佐。言。時。聲。容。俱。冷。

毛。登。老。友。你。別。說。這。冷。話。挨。爾。求。朗。的。行。爲。吾。素。來。信。得。過。的。

少。佐。攻。訐。他。胞。弟。便。是。他。最。好。的。行。爲。你。瞧。他。可。有。一。句。話。兒。替。利。奧。奈。爾。留。些。餘。地。的。麼。

毛。登。利。奧。奈。爾。自。甘。墮。落。可。不。能。抱。怨。旁。的。人。只。能。歸。罪。于。他。自。己。的。行。爲。

少。佐。你。老。人。家。耳。朵。太。清。眼。兒。太。昏。所。以。單。聽。了。一。面。的。讒。言。不。去。尋。真。實。的。憑。據。

毛。登。老。友。你。瞧。着。罷。將。來。總。能。見。吾。待。那。兩。個。姪。子。到。底。公。平。不。公。平。

少。佐。只。你。已。立。了。遺。囑。沒。有。

毛。登。還。沒。有。咧。好。端。端。叫。人。裝。死。真。是。那。裏。說。起。

少。佐。微。笑。

少。佐。親。愛。的。老。友。這。一。死。於。你。一。生。很。有。關。係。吾。並。不。勸。你。輕。恕。有。罪。的。人。只。勸。你。該。公。平。待。無。辜。的。人。如。今。湏。得。排。除。固。執。的。意。念。腳。踏。實。地。做。去。不。久。你。即。能。見。那。個。該。恕。那。個。該。罰。

毛。登。也。罷。也。罷。吾。一。概。依。你。就。是。了。

少。佐。如。此。你。快。去。預。備。你。的。遺。囑。把。你。所。有。的。財。產。一。古。腦。兒。傳。給。挨。爾。求。朗。別。給。利。奧。奈。爾。半。個。辨。士。只。你。須。記。着。這。遺。囑。定。要。等。他。們。兩。兄。弟。一。同。在。着。吾。然。後。宣。讀。呢。

毛。登。這。事。兒。活。像。做。戲。吾。簡。直。不。大。願。意。爲。了。老。友。分。上。却。又。不。得。不。勉。強。做。個。登。場。鬼。儼。了。

毛。登。緩。步。入。玻。璃。門。去。少。佐。向。其。背。高。語。

少。佐。老。友。吾。今。天。實。要。揭。掉。你。眼。前。的。重。幕。使。

你一瞧那二姪的廬山真相

施璧夫服喪服自大門中入

施璧夫 少佐外邊有一位紳士他說要！他說要！

門外荷荷作聲

乞士爾 格拉勃你立在這裏張開了眼兒留心着格拉勃你別走動吾喚你時須得立刻起來格拉勃你可聽子細了（自門外入向少佐）你老人家可就是第利哈脫少佐一向可好啊

少佐 敢問有甚麼事吩咐小可（麾施璧夫出）

乞士爾 沒有甚麼事單問密司脫挨爾求朗毛登已來了沒有

少佐 他還沒有來咧（舉手外指）只那門外立着的醜人是誰

乞士爾 你說他醜麼（高呼）格拉勃你來格拉勃

格拉勃千予而入乞士爾向少佐

乞士爾 像這麼一個人可能說他醜麼其實人家都說他美麗因為他的職位着實高貴

少佐 請教他的職位

乞士爾 你聽了別嚇他便是我大律師的書記先生格拉勃放尊重些人家正在那裏小覷你呢這樣猥瑣瑣的於你自己原沒有甚麼損害只是於吾大律師的體面上却有莫大的關係

少佐 請教貴客的尊姓大名小可失敬得很

乞士爾 不敢不敢在下非別便是泊姆法廷的大律師柯拿維乞士爾經驗很富家世却窮膝下還有四個小乞士爾天天張開了嘴兒向着吾要 是沒有食物裝將進去他們便把吾應用的紅毛線帶和羊皮紙都吞下去咧你老人家聽了纔知道在下生活的不易格拉勃你天打木人頭似的立在這裏做甚快出去把你的背兒靠在門柱上

張大了眸子向外邊望着。

格拉勃 主人小可理會得呀。吾的天怎麼吾的四肢百體都須聽人指揮。吾的自由權竟全個兒拍賣給人家咧。

格拉勃 于而出口中荷荷作恨聲。乞士爾又向少佐。

乞士爾 少佐那密司脫挨爾求朗的老伯可是當真去世了麼。

少佐 你瞧這黑紗便能知道。

乞士爾 吾聽了這消息心中甚是快樂。

少佐 作錯愕狀。

少佐 人家悲痛你倒快樂麼。

乞士爾 快樂快樂。吾一輩子從沒有這樣快樂。

少佐 惡奴。

乞士爾 微笑。

乞士爾 你喚吾惡奴麼。不打緊。只消錢兒到手。

便是喚吾流氓猥賊。吾也答應。

少佐 難道老毛登先生曾欠你錢兒不成。

乞士爾 並沒有這事。吾從沒和那老毛登先生相識。并且也不會見過一面。

少佐 如此你到這裏做甚。

乞士爾 只爲他那位姪公子密司脫挨爾求朗毛登曾欠着吾錢。

少佐 怎麼說你律師又兼做放債人麼。

乞士爾 債戶靠得住利息。算得重。吾又何樂不做這生意。可是那四個小乞士爾正張着嘴兒向着吾呢。

少佐 要是人家借你一百塊錢。該給你八十塊錢的利息麼。

乞士爾 那有這種重利息。若是依了你老人家的金口。吾乞士爾早已面團團做富家翁咧。

少佐 今天可是挨爾求朗毛登請你來的。

乞士爾 正是吾特地來和他結算那筆總賬。決意向他要這一所顯煥的巨厦呢。

乞士爾 往來室中仰首四嚮作鴨視。

少佐 瞧來密司脫挨爾求朗大約已把這屋子許你抵他的債了。

乞士爾 一些兒也不錯這高堂大厦不久便須進吾的手兒。

少佐 吾賀你。

乞士爾 多謝足下有便還請不時駕臨寒舍。少佐 這不消說得吾年年總在這裏過冬的。

乞士爾 你惡魔要是吾做了這裏的主人。後你也改不了這年年的老脾氣。吾可不答應。果真要來時那一日三餐你必須自己預備。那筆住宿費也該貼補一二朋友。自朋友只吾也不能忘却那四個小乞士爾。

少佐 這且慢提。等你做了主人後吾們再訂條

約也來得及此刻吾們且說旁的事。吾瞧那密司脫挨爾求朗倒是個社會上很時髦的人。

乞士爾 時髦果然時髦未免帶些窮相。他那老婆更是可笑。

少佐 正色向乞士爾。

少佐 密司脫乞士爾你說話子細一些。他是個女流。吾們男子不該信口誹笑。

乞士爾 吾生平原很崇拜脂粉的上帝。在上帝怎麼敢誹笑。只你見了那密昔司爾挨求朗怕也禁不住要笑。將出來。

少佐 世界上可笑的人正多着。咧吾們可也笑不勝笑。就是你如何密司脫乞士爾。

乞士爾 不錯。吾笑人家也有許多人笑。吾生平度量寬宏。倒也不大在意。但是這裏可有房間安插。吾麼。吾還須裝飾一下子。這外貌也很着重的。

少佐 吾望你裝飾得恰如尊意（高呼）施璧夫。
施璧夫應聲自玻璃門中來。

施璧夫 少佐甚麼事。

少佐 這裏可有甚麼房間安插這位紳士。

施璧夫 今天要來的人也不知多少。吾們那裏有這許多房間。

乞士爾 然而吾既捷足先到自該先服侍吾密司脫！密司脫！

施璧夫 不敢當。小可名兒喚做施璧夫。只小可却並不認識你老人家。

乞士爾 你倘向吾獻些兒殷勤。包管你將來得益不少。

少佐 施璧夫這位紳士便是密司脫。挨爾求朗的債主。

乞士爾 并且是個赫赫有名的大律師。

施璧夫 原來是個大律師。失敬失敬。叵耐這裏

再也沒有空房。單有一個豬圈空着。不知道大律師可能屈尊。

乞士爾作怒容。

乞士爾 該死的惡奴。敢把吾大律師。乞士爾先生安插在豬圈裏頭麼。少佐快攆他出去。好個無禮的奴子。

施璧夫 大律師既不願意進豬圈。換個頂閣如何。

乞士爾 如此纔是待吾。先把行囊提了。上去朋友委實和你說。待吾一做了這裏的主子。請你走你的路。此刻吾可不和你歪廝纏。還須寫信回府去。吾夫人正在那裏等吾的好消息。一則是安他的心。二則也是安那四個小乞士爾的胃呢。

施璧夫 大律師請跟着吾到裏邊去。

施璧夫 入玻璃門去。乞士爾從之行。

乞士爾 奴子好好兒導着本大律師。呵呵。密司

脫○施○璧○夫○你○要○是○也○做○了○人○家○的○債○主○就○能○發○這○
威○風○咧○（高呼）格○拉○勃○你○張○大○了○眼○兒○替○吾○守○
望○着○別○睡○貓○似○的○只○想○瞌○睡○呢○

乞○士○爾○去○少○佐○點○頭○自○語○

少○佐○原○來○那○好○姪○子○早○知○道○他○伯○父○去○世○已○近○
所○以○喚○那○債○主○上○門○預○備○還○債○咧○

挨○區○抱○爾○毛○登○手○執○遺○囑○自○玻○璃○門○中○躡○足○而○
出○

毛○登○那○遺○囑○已○照○着○你○的○話○兒○預○備○好○了○

少○佐○取○遺○囑○視○之○莞○爾○而○笑○

少○佐○很○好○很○好○吾○們○厲○兵○秣○馬○等○着○他○們○罷○

毛○登○少○佐○吾○有○一○句○話○兒○和○你○說○你○的○話○萬○一○

不○中○那○利○奧○奈○爾○小○子○當○真○是○個○渾○蛋○吾○這○遺○囑○

決○不○改○動○的○

少○佐○吾○們○賭○個○東○道○如○何○看○誰○失○敗○吾○決○計○說○
利○奧○奈○爾○不○是○個○渾○蛋○

毛○登○下○多○少○注○一○百○鎊○可○好○

少○佐○依○你○一○百○鎊○

毛○登○當○真○一○百○鎊○一○先○令○不○能○少○的○

少○佐○這○個○自○然○你○預○備○着○支○票○簿○照○數○付○給○吾○

好○了○

毛○登○談○何○容○易○今○天○定○是○吾○勝○的○

少○佐○只○是○你○輸○了○可○不○要○懊○喪○一○百○鎊○原○不○是○

個○小○數○目○

毛○登○這○且○慢○說○吾○只○問○你○那○律○師○到○來○做○甚○

少○佐○他○是○個○放○債○人○你○那○好○姪○子○的○債○主○

毛○登○難○道○是○挨○爾○求○朗○的○債○主○麼○

少○佐○不○消○說○得○世○上○那○一○個○獸○子○肯○借○錢○給○那○

一○貧○如○洗○的○人○避○之○不○暇○誰○還○相○助○呢○

毛○登○吾○須○得○見○他○一○面○

少○佐○你○快○去○把○喪○服○穿○了○起○來○你○記○着○假○做○是○
這○裏○的○管○家○臉○上○也○該○塗○飾○一○下○子○纔○能○瞞○過○他○

們的眼兒。

施璧夫自外入。

施璧夫 密司脫挨爾求朗毛登已來咧。

毛登 如此吾就不能和他相見。

毛登匆匆入內去少佐從之且行且顧施璧夫。

少佐 施璧夫你留在這裏迎接那密司脫挨爾。

求朗毛登。

挨爾求朗毛登高視闊步自大門中入羣僕從。

於後挨爾求朗高聲向羣僕。

挨爾求朗 你們快去尋覓幾間最好的房間好。

好兒預備起來伺候夫人們到此吾的馬兒當心。

好了凡是這屋中的人都須聽吾調遣休得違拗。

羣僕譁應而去挨爾求朗舉目睨施璧夫。

挨爾求朗 你是個甚麼東西還不把那安樂椅。

推過來給你少主人坐地。

施璧夫推一安樂椅至挨爾求朗前狀甚不願。

挨爾求朗傲然就坐。

挨爾求朗 這裏可有好酒窟麼。

施璧夫 有的雖算不得好也還過得去。

挨爾求朗 那大理石的浴室大約也一定有的。

咧。

施璧夫 對不起大理石的浴室却沒有。

挨爾求朗 呀這是那裏說起連大理石的浴室。

都沒有但是那厨子可還靠得住麼。

施璧夫 那厨子倒是第一等的名手。

挨爾求朗 這樣還好吾安心了只吾伯父好端。

端怎麼死的。

施璧夫 誰知道來他並沒和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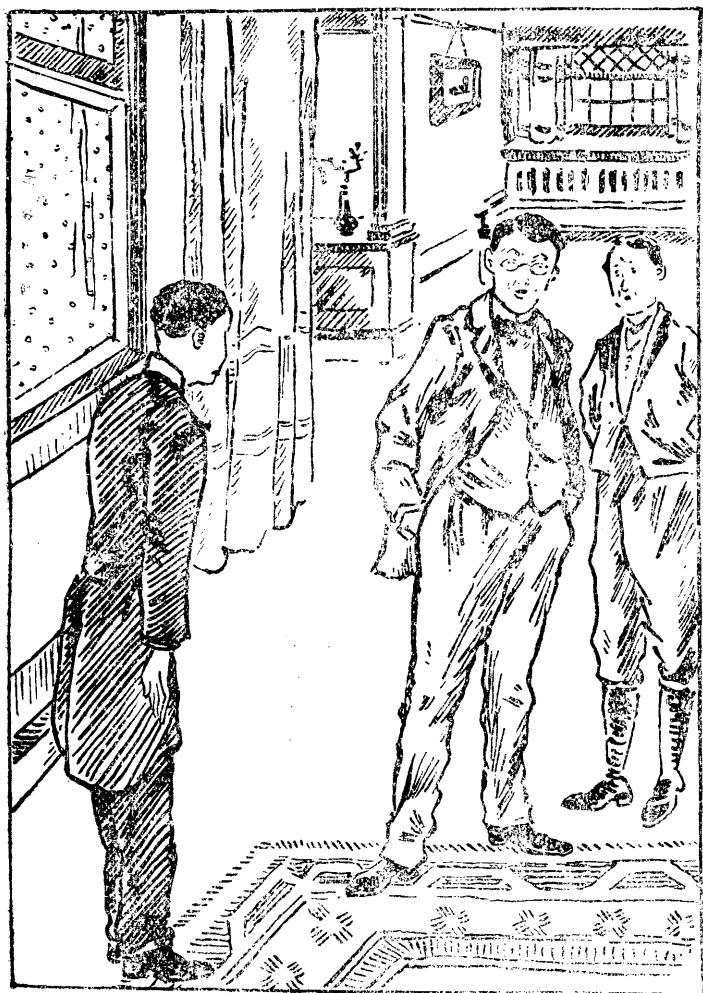
挨爾求朗 老頭兒死便死了也不必去管他了。

只這屋中到底有些甚麼人。

施璧夫 菲利哈脫少佐好幾個僕人和一位管。

家。

挨爾求朗 那管家甚麼時候用的
 施璧夫 自從當時姪公子去後主人爲了沒有



人助他料理一切家事因此上用了個管家
 第利哈脫少佐自玻璃門中闖然而出

挨爾求朗 少佐一向可好
 少佐鞠躬

數可不少麼
 少佐 也不能說多你意中大概以爲很多呢

少佐 密司脫挨爾求朗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咧
 挨爾求朗 可不是麼承襲人家遺產原是很煩瑣的事
 少佐 況且一想起了那遺這遺產的人更覺觸緒生悲止不住要淪下眼淚來咧
 挨爾求朗 伯父死了吾自然很覺悲痛但吾此刻還須更衣去更了衣吾們再談正事罷
 少佐 敢不遵命
 挨爾求朗 吾伯父的遺產爲

挨爾求朗 吾知道他平時很節儉的他老人家既藏着錢兒不會使如今落得給吾受用橫豎吾也不管多少凡是他留下的一概拜領決不璧還有傷他的顏面今天吾已打量先把那貴重的東西一起運去好在吾車兒上特地裝着兩個底儘夠裝載呢

挨爾求朗起身向內行少佐側立微語

少佐 惡賊奴可殺

挨爾求朗將至玻璃門前忽又回身向少佐

挨爾求朗 咦吾險些忘了敢問少佐那一切東西可加了封條沒有

少佐 沒有呢橫豎這裏的東西都是你的

挨爾求朗 不是這般說這屋中不免雜着幾個

小人要是盜了吾的東西去可怎麼處

少佐 你儘放心那管家是你老伯一輩子信託的他都替你留心的

挨爾求朗 既是這樣吾自然安心了這一回的事吾還該感謝少佐煩你寫信給我說吾伯父已死快來承襲他的遺產吾得了這天外飛來的好消息委實從心坎裏笑出來咧

少佐 你可要爲你老伯服喪麼

挨爾求朗 待吾回到了倫敦再說目下料理這遺產也忙不了誰耐煩服喪

少佐 你老伯生前待你不薄忽地撒手而去你總得悲痛

挨爾求朗 自然總有些兒悲痛然而他要是把那遺產傳給吾吾瞧他老骨頭入了地也不能安寧呢

少佐 不消說就是你現在一心想了黃金眼淚也一滴都沒有了

挨爾求朗 吾天性不喜歡哭的當時吾娘生吾時墮地便笑似乎吾那眼兒裏的淚湖生就是個

第

四

集

枯源若要吾哭。直比登天還難。即使有些悲痛也。藏在胸脯中。不放在面上的。

少佐 何不放鬆些兒。在面上給大家瞧瞧。你可知道。令弟今天也要到來麼。

挨爾求朗 作輕貌之狀。

挨爾求朗 他到這裏來做甚。誰喚他來的。

少佐 喚他來的。即是在下。因為那遺囑。定須當着你們兩兄弟。宣讀纔見公平。倘不給他。知道他。可不服氣呢。

挨爾求朗 何必多此一舉。那窮骨頭。難道還有甚麼希望不成。

少佐 不管誰有希望。誰沒希望。吾既受了你們老伯的囑託。自該照着公理做事。

挨爾求朗 這也不錯。形式上的手續。自不可少。其實他早已全個兒沒了希望。伯父在日。曾和吾說起過幾百回咧。

少佐 你老伯畢竟不食前言。如今把他所有的財產。一古腦兒傳給了你。他信你。定能好好兒保守着呢。

挨爾求朗 吾已打定主意。使他錢兒插了翅膀飛去。

施璧夫 又入向挨爾求朗。

施璧夫 姪公子密司脫乞士爾。已踏遍了這大。厦在那裏尋你。

挨爾求朗 萬惡的乞士爾。

挨爾求朗 悻悻入內去。施璧夫從之。少佐悄然自語。

少佐 這便是挨區抱爾毛。登心愛的好姪子。知道伯父死了一滴眼淚都沒有。也沒有。一絲悲痛的樣子。單想搶了那偌大的遺產去。一個人獨自受用。呵呵。挨爾求朗先生。今天你狐狸的尾巴。可露出來了。只等利奧奈爾的嫌疑洗刷明白。吾就

得勝咧。

柯拿維乞士爾入作恨恨狀。

乞士爾 密司脫挨爾求朗兀是避着吾可也。沒用他偷敢在吾身上施甚麼詭計。吾格拉勃臂長。眼快管教老鷹抓小鷄似的一把抓住他。憑他生了四條腿兒也跑不了。便是吾那四個小乞士爾也能一人一口把他吞下肚子去呢。咦少佐。你可見了那挨爾求朗沒有。

少佐 見過咧。

乞士爾 他到底在那裏。吾等着他把這屋子交給吾。他却鼠子般鑽在甚麼窟窿裏避着吾。不見似乎要賴掉這一筆大債。欺瞞你也分明得了他。甚麼甜頭暗中助着他欺侮吾大律師。

少佐 賊奴萬惡。敢信口胡說。

乞士爾 先生。你別罵人。吾拿到了你的把柄。你可喫不了。任你割掉了舌尖。說以後永遠不罵吾。

驗心

也來不及停會兒。吾便須去打聽這裏的四鄰。好知道你平日的行爲。你們當兵的大都是些游蜂浪蝶。見了朶花兒就色迷迷的戀着不去。你一定也曬着甚麼花姑娘。柳姑娘們。吾一找到實據。立刻告到當官。定你一個姦淫良家婦女的罪。哼。哼。那時你掉在吾手中。吾可要抽你的筋兒。剝你的皮兒。瞧你赤裸裸的出世界去。像你當初進這世界時一個樣兒呢。

少佐 舉其行杖作勢向乞士爾。

少佐 你敢如此無禮。吾本要借着你鷄肋一試。吾的鐵拳只爲尊重吾自己身分起見。且放過了。你。

少佐 大踏步去。乞士爾目送之。低聲自語。

乞士爾 險的險的。虧得上帝呵護着吾。要是他當真動蠻時。吾這副骨頭可不夠他一頓打呢。（施壁夫至乞士爾揚聲）不知趣的朋友。你又來。

了麼。這時吾正在火頭上。可子細一些。一觸犯吾。你便不得好死。如今快和吾說。挨爾求朗毛。登在那裏。喚他快些兒出來。今天吾升天入地也須找到他。

施璧夫 你說甚麼。

乞士爾 你聾了耳朵不成。吾問你挨爾求朗毛。登在那裏。

施璧夫 誰知道來你又不曾喚吾看守他。

乞士爾 朋友你別和吾作對。要知吾是個赫赫大律師。不是好惹的。并且不久便能做這裏的主子。一做了主子。立時攆你出去。你變做了化子。撐着個空肚皮。偷人家的麵包。喫可巧被吾瞧見。便捉你到官裏去。照着法律重重的辦你。

施璧夫 綠豆兒大的大律師。吾不怕沒有麵包吃。只怕你被人家賴掉了債。又沒人來請教你。連個小饅頭也沒得吃咧。

施璧夫大笑而去。乞士爾頓足。

乞士爾 晦氣。晦氣。今天却受這奴子嘲笑。真氣死了人。偷被吾那四個小乞士爾聽得了。怕也要咬着小拳。恨吾做老子的。辱沒他們呢。好好吾何不尋個人兒。出出氣。揷他幾下也好。(高呼) 格拉勃。格拉勃。

格拉勃自大門中馳入。

格拉勃 主人有甚麼事。吾們可是回去了麼。

乞士爾舉手杖。攔格拉勃腿。

乞士爾 賞你這個。

乞士爾入玻璃門去。格拉勃惕息從之。

(幕閉)

第二幕

場上佈景與前幕同。

幕開時。菲利哈脫少佐與挨區抱爾。毛登自玻璃門中。同出挨區抱爾。服喪服。喬裝為管家。

少佐 老友你如今化做了管家一舉一動一句話都該留心別被人瞧出了破綻

挨區抱爾 吾理會得既做了管家的脚色自該擺出管家的面目

少佐 如此很好此刻吾還須去預備一切停會

兒你便伏在那玻璃門後從紗罈偷觀着別響別動到了那緊要關頭方纔出來你可理會得麼

挨區抱爾 理會得吾依着你話兒做就是了

少佐去施璧夫率哀得華毛登自大門中入

施璧夫 你在這裏休息一會子等你父親到來

施璧夫去挨區抱爾柔聲向哀得華

挨區抱爾 好孩子你來找誰的

哀得華 並不找誰只爲吾父親得了第利哈脫

少佐的信纔同着吾到這裏來聽說他的伯父過

世了

挨區抱爾 你姓甚名誰

哀得華 吾喚做哀得華毛登

挨區抱爾 毛登毛登（側立低語）如此一定是他的兒子了

哀得華 老先生你可能許吾在這裏休息一會

子麼

挨區抱爾 指一椅冷然向哀得華

挨區抱爾 誰說不許你來你要坐就坐了

哀得華 立坐椅中去冠拭其額

哀得華 多謝你老先生

挨區抱爾 又發嚴冷之聲問哀得華

挨區抱爾 孩子你可是個人獨來的麼

哀得華 同着吾父親一塊兒來的

挨區抱爾 你父親呢

哀得華 到那新墳上去哭他伯父了

挨區抱爾 他自己可知道此來並沒有承襲遺

產的希望麼

哀得華 早已知道只吾父親也並不抱怨他伯父就這上墳一哭他也說是做姪子的應盡之禮不必爲了遺產纔下眼淚呢

挨區抱爾 他伯父生時既薄待他如今死了他又何必悲痛

哀得華 吾父親可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小人當初受了他伯父撫育之恩至今沒有忘却後來雖是失了歡心也只自怨自艾不道現在他伯父死了已來不及趕來求他老人家見恕面受訓誨這是吾父親永永抱憾的

挨區抱爾 你家去此很遠一路上可辛苦麼

哀得華 不瞞老先生說辛苦極咧

挨區抱爾 一定也化了好幾個錢

哀得華 沒有化錢只化了吾們父子兩個的氣力

挨區抱爾 怎麼說

哀得華 因爲吾們想生活艱難錢兒來得不易所以一路上步行來的

挨區抱爾 面上立現憐憫之色

挨區抱爾 步行來的麼如此眞苦了你們咧你肚子也一定餓了該喫些兒東西纔是

哀得華 作刺促不寧之狀注目於地

哀得華 老先生吾不……

挨區抱爾 好孩子你不必推却(高呼)施璧夫

施璧夫 應聲入

挨區抱爾 施璧夫快去取些兒東西來可憐這

孩子肚子餓咧

哀得華 向施璧夫

哀得華 多謝你不必取甚麼旁的東西一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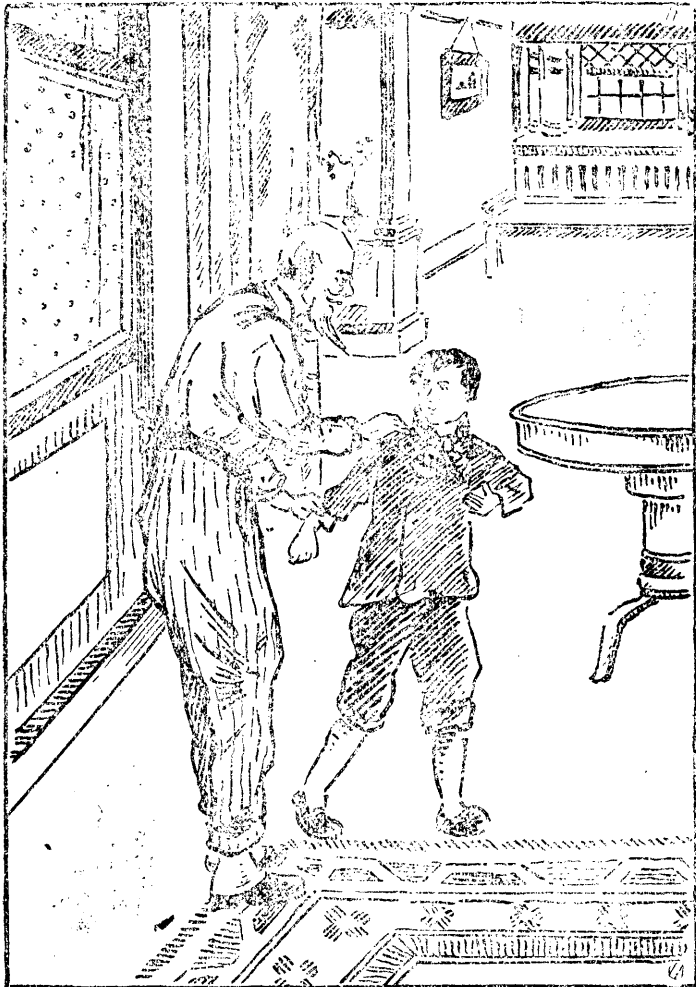
已夠了

施璧夫 狀甚欣悅微笑向哀得華

施璧夫 水兒也有酒兒也有旁的東西也有一

古○腦○兒○取○來○可○好○吾○去○去○就○來○只○像○電○光○也○似○的○
一○閃○請○你○少○待○

哀○得○華○ 老○先○生○你○這○樣○仁○慈○直○使○吾○感○激○涕○零○
不○知○道○將○來○該○怎○麼○報○答○你○



挨○區○抱○爾○ 這○算○得○甚○麼○你○只○
當○這○裏○就○是○你○的○家○裏○

施○璧○夫○奉○一○盤○至○盤○中○滿○貯○
酒○肉○餅○乾○及○他○種○食○物○置○於○
桌○上○

施○璧○夫○ 吾○們○都○很○歡○迎○你○你○
儘○盡○量○用○着○不○必○客○氣○

哀○得○華○ 多○謝○多○謝○

施○璧○夫○ 這○一○些○兒○不○值○一○謝○
你○快○用○罷○

挨○區○抱○爾○坐○桌○畔○注○酒○於○杯○
中○

施○璧○夫○匆○匆○入○玻○璃○門○去○哀○得○華○視○挨○區○抱○爾○
作○感○激○狀○

哀○得○華○ 老○先○生○不○敢○當○不○敢○當○
挨○區○抱○爾○ 你○快○喝○別○這○樣○客○氣○

哀得華起立舉杯於前

哀得華 老先生這一杯酒吾祝你老人家健康

更祝你一輩子沒有不如意的事

挨區抱爾 親愛的孩子多謝你

哀得華又向施璧夫

哀得華 吾也祝你健康

施璧夫鞠躬

施璧夫 小先生小可委實當不起

哀得華且飲且食狀甚得意施璧夫引身近挨

區抱爾低聲與語

施璧夫 主人從今以後你總可迴心向……

挨區抱爾舉手指玻璃門

挨區抱爾 別多響快到裏邊去

施璧夫去哀得華忽擡頭向挨區抱爾

哀得華 老先生你可認識吾父親的伯父麼可

憐小子竟沒有見過他老人家一面

挨區抱爾 自然認識吾和他原是多年的老友

兩下直好似一個身體不分彼此呢

哀得華 平時曾聽吾父親說起他伯父是個很

和氣的人待人都有情意

挨區抱爾 但是他老人家爲了你父親時常鬱

鬱不樂

哀得華 吾父親也非常懊悔爲了結婚時不曾

請命於他老人家纔使他老人家心中不快

挨區抱爾 只你父親也該求他見恕

哀得華 不止一回咧吾親愛的母親曾和吾說

父親寫了好幾封信去求他老人家恕罪無奈半

個字兒的回信都沒有

挨區抱爾 他伯父既沒有回信給他爲甚麼不

上門來求恕呢

哀得華 唉老先生怎麼不來有一回父親曾領

着吾奔波了好半天趕到這裏不道一見了那參

天插雲的鐘塔。吾父親的心兒忽地畏怯起來。臉兒上也好似受了極大的戟刺。向吾說道：「哀得華吾們別再前進一步。咧吾伯父未必能洞見吾的心兒。還當吾此來是覬覦他產業的他。倘想到了這個。不但肯恕吾。更要罵吾笑吾。他老人家一句話兒。儘足置吾於死地呢。」說時。擡着他一雙淚眼。望着這所大廈。悲聲呼道：「伯父再會再會。吾永遠不敢見你老人家的面。咧於是一路彈着眼淚。回到吾們可憐的小屋子裏去。」

挨區抱爾出帕於懷。搵其淚眼。

挨區抱爾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施璧夫又入鞠躬向挨區抱爾。

施璧夫密司脫挨爾求朗毛登出來。咧。

挨區抱爾銳聲相答。

挨區抱爾聽他來好了。吾怕他不成。

施璧夫去挨爾求朗毛登自玻璃門中出口中。

作懊恨聲。

挨爾求朗這簡直是個魔鬼的窟穴。陰慘慘的說甚麼大廈。

挨區抱爾俯首趨前。

挨區抱爾先生這屋子可是不中你的意麼。

挨爾求朗游目他矚。振喉作大聲。

挨爾求朗誰敢如此大膽。向吾說話。

挨區抱爾說話的便是老朽。

挨爾求朗這老朽又是誰來。

挨區抱爾前密司脫挨區抱爾毛登的管家。

挨爾求朗原來又是一件老古董也。和這鬼窟。

似的屋子一個樣兒。使人見了生厭。想來吾那伯。

父挨區抱爾獨喜歡收羅這種厭物呢。

挨區抱爾先生在這二年中可是沒有來探望。

過你伯父麼。所以老朽也不會識荆。

挨爾求朗吾何必來探望那老頭兒。失吾的身。

分。

挨區抱爾 先生說得很不錯

挨爾求朗 他一輩子沒一件事合吾的意最合

吾意的便是撒手歸天更把他的遺產一古腦兒

交給吾

挨區抱爾 先生原來懷着這個心麼

挨爾求朗 他一雙老眼的眼力倒也不錯撇開

了那不誠實沒出息的姪子利奧奈爾不給他半

個辨士這一件事也很合吾意

哀得華 悻悻起立怒日向挨爾求朗

哀得華 先生你說些甚麼密司脫利奧奈爾毛

登是個很誠實很有出息的君子人

挨爾求朗 恰恰相反惟有吾纔能說是君子人

哀得華 但是先生對你已故的伯父該尊重一

些對你同胞的阿弟也該照顧一些忘了恩情便

算不得個君子

挨區抱爾 說得有理

挨爾求朗 這小東西又是誰來可是吾伯父的

小廝麼

哀得華 先生並不是他老人家的小廝却是他

老人家姪子的兒子

挨爾求朗 如此定是利奧奈爾的兒子了（自

眼鏡中端相哀得華）小乞兒你可子細着你的

嘴兒冒犯了老子便是你的死期要知人兒窮了

也不該如此無禮

哀得華 先生要知人兒富了也不該如此無禮

挨區抱爾 搓手作得意狀

挨區抱爾 說得痛快

挨爾求朗 面呈怒容叱挨區抱爾

挨爾求朗 萬惡的老頭兒誰要你饒舌不久吾

便須賣掉這屋子攆你出去瞧你做化子

挨區抱爾 怎麼說你要賣掉這屋子麼

挨爾求朗 正是不賣掉也須交給密司脫乞士爾抵消吾欠他的債

施璧夫自大門中入向哀得華

施璧夫 密司脫利奧奈爾毛登已從他伯父墳上回來正在那裏找你

挨區抱爾與哀得華耳語

挨區抱爾 好孩子別和你父親說甚麼話

哀得華 老先生理會得(又向挨爾求朗)先生你別爲了金錢賣掉你的禮義廉恥沒了禮義廉恥便算不得個人

哀得華從施璧夫去

挨爾求朗 小鬼頭該死敢罵起吾來呀忙了半天辛苦極咧且去休息一會兒(向挨區抱爾)

倘有甚麼事快來稟報要是不聽吾的命令可子細你的老骨頭

挨爾求朗入玻璃門去乞士爾在大門外高語

乞士爾 騙子強盜敢欺詐吾赫赫大律師柯拿維乞士爾先生鼠子般伏在甚麼洞兒裏不鑽出來只你該知道老子也不是個好相識委實說吾在母親襁褓中時那奸猾的計策已和在牛乳裏給吾喝將下去所以滿肚子都是奸計歷年以來那些託吾涉訟的事主已不知道被吾敲詐了多少不知道被吾葬送了多少不然那四個小乞士爾怎麼至今還不死呢誰想如今却遇了這鬼精靈也算晦氣

乞士爾盛怒入廳挨區抱爾趨前

挨區抱爾 先生你爲了甚事如此生氣

乞士爾止步銳聲問挨區抱爾

乞士爾 老頭兒你是誰

挨區抱爾 便是這裏的管家

乞士爾鞠躬微笑與挨區抱爾握手

乞士爾 老友願你安好你可知道這屋子的價

值麼

挨區抱爾 自然知道吾不知道誰知道

乞士爾 挨爾求朗毛登真是老臉却說這屋子

值到九千個金鎊照吾眼兒騰來還不值七千金

鎊可惡的惡奴可殺的奸徒只想沾吾的光兒

挨區抱爾 那毛登家可是欠着你一筆大債麼

他們爲甚麼不還你

乞士爾 他們沒有錢呢

挨區抱爾 他家不是個富家麼

乞士爾 富雖說富只是出款比了進款大上五

倍那裏還能多甚麼錢單撐着個空架子罷咧

挨區抱爾 只挨爾求朗毛登老婆手中不是有

着錢麼

乞士爾 有錢付人家實爲他娶了個又低微又

驕傲的老婆自頂至踵沒一根好骨頭還欠了一

身的債越是窮却越是裝着富夫婦兩口兒更不

時攜手並肩往賭博場中走走要是那知趣的好

伯父不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死時他們倆怕要

攜手並肩的進牢獄去咧

挨區抱爾 但是吾以爲他們未必這樣沒良心

盼望那老伯父死呢

乞士爾 他們知道甚麼有良心沒良心早日夜

在那裏禱告上天使那老頭兒早些兒死

挨區抱爾切齒低罵

挨區抱爾 惡魔天殺的

乞士爾 把挨區抱爾臂作微語

乞士爾 這一對難夫難婦簡直是惡魔只吾們

倆何不同心協力處置他們

挨區抱爾作不解狀瞪日向乞士爾

挨區抱爾 你這話兒是甚麼意思

乞士爾 去他們的驕氣

挨區抱爾 罰他們的負義

乞士爾 奪他們的遺產。

挨區抱爾 歸那誠實的人承襲。

乞士爾 你錯咧你錯咧須歸吾們兩人承襲。

挨區抱爾 搖頭。

挨區抱爾 這怕不行。

乞士爾 別說這話吾只消不使手段甚麼東西都是吾們的。

挨區抱爾 你難道當吾是個渾蛋麼。

乞士爾 這個自然可是你是個管家呢。

挨區抱爾 管家難道都是渾蛋儘有誠實的人。

乞士爾 吾不信要知那些世故人情吾心中都。

明白天下做管家的總喜歡偷偷摸摸的一朝盜。

了他主子的東西居然也充起主子來了如今吾。

的主意恰對你的脾胃你何必這樣假惺惺吾們。

分而食之豈不很好。

挨區抱爾 大怒戟指指乞士爾。

挨區抱爾 你惡魔敢再饒舌時吾便踢你出去。

乞士爾 請儘踢來在下敢不拜領。

施璧夫 入向乞士爾。

施璧夫 密司脫挨爾求朗毛登來咧。

挨區抱爾 律師先生吾去咧你和密司脫挨爾。

求朗毛登長談罷。

挨區抱爾 去施璧夫又向乞士爾。

施璧夫 律師先生你那書記兀在裏頭胡鬧可。

是受你的命令麼。

乞士爾 誰要你多嘴你到竈下洗你的碟子去。

好了。

挨爾求朗毛登大怒而入振喉高呼。

挨爾求朗 施璧夫你去（施璧夫去挨爾求朗。

逕至乞士爾前）你這無禮的惡奴吾決不輕恕。

你。

乞士爾 你氣鵝哥哥似的畢竟爲了甚麼事欠。

了。吾債還是你占上風麼。

挨爾求朗 吾問你爲甚胡說亂道侮辱挨爾求朗毛登夫人。

乞士爾掩口作乾笑。

乞士爾 嘎原來爲了這一些兒小事麼。

挨爾求朗 還說一些兒小事吾夫人是個才德兼備的好女子可不能受你侮辱。

乞士爾冷笑他顧。

乞士爾 哼哼好個才德兼備的好女子你但能欺旁的人不能欺吾大律師乞士爾先生。

挨爾求朗 吾懷中有着手槍。

乞士爾 請你藏在那裏停會兒去嚇小雞。

挨爾求朗 吾要和你決鬪把你血兒洗吾夫人的恥辱。

乞士爾 用甚麼法兒決鬪吾都聽你不過你須得先還了吾的債。

挨爾求朗 還你債麼吾要殺死你呢。

乞士爾 吾不和你決鬪你可怎麼樣。

挨爾求朗 如此你該立刻向挨爾求朗毛登夫人道歉。

乞士爾 吾原要見他把剛纔和那管家說的話兒告訴他免得你傳話。

挨爾求朗 益怒忽展手擰乞士爾鼻。

挨爾求朗 你道歉麼你道歉麼敢說了不字時吾便擰掉你的狗鼻。

乞士爾 跳躍狂呼力自掙脫遙立向挨爾求朗。

乞士爾 一百個一千個不道歉你可也奈何吾不得敢近吾時便一口把你吞下肚子去如今你這樣大膽竟把那野蠻手段加在法律的驕子身上只是吾也不肯干休將來定要加上一百倍報復你（言時向大門行行數步又回首）既賴了吾大律師的債款又擰吾大律師的貴鼻不久吾

吾定要。把。你的。賤。名。把。你的。罪。惡。宣。布。天。下。那。時。你。懊。悔。也。來。不。及。(高呼)格。拉。勃。格。拉。勃。此。刻。吾。們。且。去。停。會。兒。再。來。取。這。屋。子。只。這。紅。紅。的。鼻。子。怎麼。能。給。吾。四。個。爭。氣。的。小。乞。士。爾。瞧。見。呢。

乞士爾出大門去挨爾求朗很聲自語

挨爾求朗 萬惡的債主好不可恨吾單擽他的鼻子還便宜了他要是管家那老頭兒也敢無禮時吾便把這手段對付他

第利哈脫少佐利奧奈爾毛登及哀華得毛登

同入利奧奈爾向挨爾求朗

利奧奈爾 阿兄吾們已久違咧

挨爾求朗端相利奧奈爾狀甚淡漠

挨爾求朗 正是

利奧奈爾 阿兄一向可好

挨爾求朗 多謝垂問只是你好端端起來做甚長途奔走一定很辛苦况且又撲了個空一個辨

士都不能到手呢

利奧奈爾 阿兄你別誤認了你的阿弟吾此來並不想錢實是來哭伯父的你也儘放心吾決不肯妄取一個非分的錢兒但願你依舊當吾阿弟般看待忘却以前的積嫌吾們倆童子時代不是相親相愛情同手足的麼

挨爾求朗冷然作聲

挨爾求朗 只吾此刻正忙着那有工夫和你說甚麼手足之情吾們再見罷停一會便須宣讀遺囑呢

挨爾求朗吹唇作聲漫步而去利奧奈爾扼腕

微喟

利奧奈爾 唉這是最後的打擊吾們言歸於好的希望從此沒有咧

少佐 密司脫利奧奈爾毛登吾有話兒和你說利奧奈爾 請儘說來敢不洗耳恭聽(向哀得

華）哀得華你出去逛一會子少佐有話兒和吾說呢。

哀得華 阿父孩兒理會得那園子裏很好玩的且去休息一會只阿父也早些兒來別使孩兒久待。

哀得華向少佐微笑跳躍而去利奧奈爾又仰天微喟。

利奧奈爾 唉阿兄這樣小覷吾侮辱吾吾怎能受得。

少佐 吾有幾句重要的話兒問你你可能回答利奧奈爾 少佐講說吾沒有不回答的。

少佐 當年你聽了你伯父的命令往西班牙去後三年中百事可是都依着你伯父的話兒做麼。

利奧奈爾 少佐但須一查吾伯父身後遺着的書件便能知道吾從沒違拗過他的命令。

少佐 後來你便帶了錢兒從西班牙回英國來。可是不是。

利奧奈爾 正是。

少佐 只你爲甚麼不到這裏來把那錢兒交給你伯父。

利奧奈爾 只爲到了這裏五十里外忽地遇了一班匪徒把那錢兒全個兒盜了去吾既沒有錢賠償伯父所以也不敢見他老人家。

少佐 但你爲甚麼不寫封信兒把這事報告你伯父。

利奧奈爾 吾曾寫過信去叵耐伯父給吾個不理會于是又寫了封信給阿兄把這意外事源源本本的告訴了他。

少佐 他可有回信給你麼。

利奧奈爾 有的那信上說伯父不願意再聽吾的名兒更不願意再見吾的臉兒以後溝水東西

永遠斷絕關係。這事如此決裂。怕也仗着吾阿兄的大力。

少佐 你可是疑你阿兄在裏頭搗鬼麼。

利奧奈爾 不能無疑。吾原求他替吾在伯父前緩頰。誰知他却竭力的攻訐。吾與風作浪。挑撥伯父的惡感。吾對於伯父的一片忠誠。上天定然知道。吾愛他。吾服從他。吾爲了他流血。爲了他幾乎斷送吾的性命。你倘不信。有書爲證。

少佐 如此請你把那信兒給吾瞧。

利奧奈爾 探懷出一手冊。抽一紙示少佐。這是那邊牧師的手筆。能證實吾的話兒。並非撒謊。當時吾被劫受傷以後。臥病好久。飽受了痛苦。虧得那俠腸古道的牧師看護着。吾纔得不死。

少佐 讀書畢。惻然向利奧奈爾。

少佐 不幸的少年。怪可憐見的。只你阿兄給你

驗心

的信呢。

利奧奈爾 也在這裏。(又自手冊中出一紙授少佐)

少佐)

少佐 受書。瀏覽一過。

少佐 密司脫利奧奈爾。毛登。你可能許吾把這兩封信兒抄錄兩份麼。

利奧奈爾 抄錄他做甚。

少佐 吾決意要洗滌你的罪名。伸雪你的冤抑。使大家都知道利奧奈爾是個正直的君子。

利奧奈爾 唉。少佐。你的厚意。果然可感。只怕你也無能爲力呢。

少佐 你只瞧着罷。(施璧夫入) 施璧夫。你把這兩封信兒交給那老管家。說吾要他照錄兩份。

(授二書於施璧夫)

施璧夫 少佐。理會的。

少佐 你喚他注意一些。那信上的字。一個個都

須看明不然他便要弄出大錯來咧。
施璧夫 少佐理會得吾喚他經心一些就是了。

(入玻璃門去)

少佐 利奧奈爾你不必灰心吾瞧你忠厚誠實着實是個有爲的人包管你伯父的一份遺產依舊入你的手至於你阿兄憑他積金爲山也贖不還他的好名譽咧(出大門去)

施璧夫匆匆自玻璃門中出利奧奈爾亟趨至其前

利奧奈爾 好友你可能替吾做一件事兒

施璧夫 任是一千件一萬件事吾也願意替你效勞甚麼事可是要錢麼凡是吾所有的錢兒也一起都能給你

利奧奈爾 多謝多謝只吾並不要錢但請你見告吾伯父的遺像在那裏
施璧夫舉手指玻璃門

施璧夫 在裏邊書房裏

利奧奈爾 請你更給吾瞻仰一下子吾死都情願

施璧夫 如此你在這裏等着吾替你取去

施璧夫 入內去利奧奈爾自語

利奧奈爾 從此一去吾未必再踏進這屋子的門限如今自該向着吾恩人的遺像灑一副留別之淚

施璧夫捧一畫像至豎于桌上利奧奈爾淚眼
榮然注畫上者久之始去冠下跣挨區抱爾毛
登在玻璃門內牽帷竊窺利奧奈爾低首悲語
利奧奈爾 吾親愛的恩人呀你的靈魂雖已歸
了天國你的儀容却永遠刻在吾心上吾從小兒
沒了父母虧得你老人家撫育纔能成人你老人
家雖是恨吾吾到死也不敢抱怨上天在上知道
吾區區此心呢

施壁夫引身近玻璃門作微語
施壁夫 小人曾勸過你好幾十回無奈你老人

鑲心刻骨永遠不敢忘却任你老人家怎樣恨吾
怎樣罵吾吾總永遠愛你老人家



施壁夫至利奧奈爾側微擻其肩

施壁夫 快別響有人來咧

利奧奈爾急起玻璃門內之門帷亦掩施壁夫挾畫像飛步而入玻璃門第利哈脫少佐挨爾求朗哀得華乞士爾及宅中羣僕陸續自大門中入少佐手中執遺囑

少佐 此刻全宅上下的人都
在這裏吾便把這遺囑宣讀
挨爾求朗 讀不讀也沒甚分

家兀是不信

別橫豎都是吾的

利奧奈爾 伯父呀做姪子的感謝你一片大恩

乞士爾 只是別忘了吾遺囑一開你也須開了

錢袋向吾呢。

挨爾求朗 你等着罷。

乞士爾 不怕你賴掉格拉勃也在着儘能做吾的助手吾爲了那四個小乞士爾分上自該盡這討債的天職你要是少還吾一個辨士吾決不回去。

挨爾求朗 別嘮叨個不休敢再開口時吾便打斷你這臭皮囊中的全副骨格不給你有一根完全。

乞士爾 如此再好也沒有吾就能要求你賠償損失不怕你不交出一份絕大的賠償金來。

少佐 兩位請別鬧讀了遺囑再說（向羣僕）

你們呆立着做甚麼還不掇幾把椅兒來請這幾位先生坐了。

羣僕應聲掇椅與少佐挨爾求朗及乞士爾獨不與利奧奈爾哀得華少佐見狀怒叱羣僕。

少佐 該死的奴才你們難道瞎了眼兒不見這兩位先生不成。

于是羣僕急掇椅與二人挨爾求朗作輕蔑狀挨爾求朗 不錯這也算得是兩個人。

少佐 諸位請靜着聽吾宣讀遺囑。

挨爾求朗昂頭高坐作得意之色少佐植立發言狀至嚴肅。

少佐 諸君這便是前密司脫挨區抱爾毛登的遺囑封面上有着字（朗讀）『此係遺囑屆時請

弗利哈脫少佐宣讀荷吾二姪未到乞勿啟封』（以封面遍示諸人）這便是吾老友的親筆在

下既受了他的囑託不敢溺職如今就當着他二位令姪宣讀他的遺囑諸君請聽着（朗讀）『此

遺囑爲吾軀體健全神志清明時所立吾死後願以所有動產不動產盡歸長姪挨爾求朗毛登承

受此囑挨區抱爾毛登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六月

二十日

乞士爾自椅上躍起向挨爾求朗

乞士爾如今好了快還吾的債（高呼）格拉

勃格拉勃

挨爾求朗

黑奴死也忘不了你的錢兒這種猪

圈似的屋子吾也不願意住下就讓給了你吾欠

你的債從此打消（出一羊皮紙授乞士爾）這

便是吾的讓契

乞士爾亦出數紙授挨爾求朗

乞士爾這便是你的債券快收好了呵呵有趣

有趣這樁大的屋子從此便是吾的喇將來吾死

時也立個遺囑傳給吾小乞士爾以後十七八代

的傳下去豈不很好諸位快一個個請出去這屋

子已是吾的

少佐向利奧奈爾

少佐可憐兒你怎麼如此不幸一些兒都沒有

利奧奈爾吾伯父既是一家之主他心目中以

為誰該承受他遺產自該歸誰承受萬萬沒有錯

的况且他老人家並不少吾甚麼吾却受了他大

恩沒有報答還敢喪盡了天良抱怨他麼

少佐只吾以為令兄是個寬宏大量的人更想

起了手足之情定要分些兒給你

乞士爾吾以為他令兄可不是那種寬宏大量

的人更顧甚麼手足之情所以一定不肯分些兒

給他然而這也不干吾的事諸君請便這屋子是

吾的你們可聽得了沒有

少佐向挨爾求朗

少佐密司脫挨爾求朗你意中怎麼樣

挨爾求朗少佐先生你不用替他憂窮誰也不

知道利奧奈爾是個富人

少佐你這話含着甚麼意思使人很不明白

挨爾求朗啊啲少佐你難道不知道麼他那西

班牙的一行着實吉利五千金鎊算不得個小數目取來就向腰包裏藏甚麼中途遇盜的話一聽便知是個瞞人耳目的幌子呢。

利奧奈爾大怒伸拳向空作勢向挨爾求朗。

利奧奈爾 你敢污人的清白吾爲了地下阿父阿母的分上且恕了你不然吾定要和你拚個死活。

哀得華趨前拽其父袖。

哀得華 阿父阿父別生氣吾們回去罷。

利奧奈爾 吾難道怕他不成吾雖是窮他也不該污穢吾要知名譽是第二生命可不能聽人作踐的（又向挨爾求朗）哼哼吾已揭破你的假面具瞧見你的惡心腸伯父在日你蒙蔽着他使他牙癢癢地恨吾吾寄給他的信你都扣留了去竟橫了心把吾一生名譽做你今天承襲遺產的代價此刻吾也不和你發作只冷眼看着看你富

貴到幾時得意到幾時幾時纔能發現你的天良立地做人。

挨爾求朗 儘你笑罵吾一概恕你手頭有着錢甚麼都不怕怕甚麼笑罵。

少佐 不要臉的東西你且慢得意失意時看你怎麼下場此刻要是你伯父從墳墓中起來時聽了你的話瞧了你的情景定要懊悔當時脂油蒙了心竟把君子當做小人小人當做君子呢。

挨爾求朗 這一着吾倒不怕可是他正在地下做他萬古不醒的好夢斷不能跳出墳墓改他的遺囑呢。

此時玻璃門忽洞開挨區抱爾毛登已去其喬裝扶施璧夫同出。

挨區抱爾 好姪子你別嚇他從墳墓中跳出來咧。

衆見挨區抱爾皆失聲大呼利奧奈爾長跽于

地舉手向天挨爾求朗低頭却立不敢仰視乞士爾張眸愕視舌橋不下少佐及施璧夫則各搓手微笑。

挨爾求朗 這是那裏說起死人忽又活了回來挨區抱爾自挨爾求朗手中攪遺囑裂了。

挨區抱爾 以前種種都是吾老頭兒糊塗得不是以後吾所有的動產不動產都歸利奧奈爾承受旁人不得攔阻至于恥辱惡運便是奸詐小人應得的財產給他一輩子享受不盡。

乞士爾向挨爾求朗

乞士爾 惡徒！賊！你倘不把那債券還吾吾決不放過你。

挨爾求朗吐舌低語

挨爾求朗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快些兒給脚底他們瞧罷。

挨爾求朗抱頭鼠竄而去。

乞士爾怒容向挨區抱爾

乞士爾 你既死了好端端爲甚又活咧快再死去不然吾可要送你進瘋人院去這屋子已是吾的不許你在這裏立足快些兒走你的路別待吾動手。

挨區抱爾 先生你休得無禮吾是這裏的主人乞士爾 既是這樣你該替你姪子還債放出一副大不列顛國民的面目別使那欺詐的手段那債款一共是五千三百十四鎊十七先令四辨士請如數還吾不許短少一個辨士要知吞沒了吾的心血錢便造下一輩子的大孽呢。

施璧夫揮手逐乞士爾

乞士爾 去便去停會兒吾仍要來向你們算賬你們敢賴吾有法律在着唉晦氣晦氣垂着這一雙空手怎麼回去見那四個小乞士爾

乞士爾悻悻出門去挨區抱爾微笑拊少佐背

挨○區○抱○爾○少○佐○今○天○吾○輸○喇○一○百○鎊○的○東○道○如
 數○付○你○吾○委○實○一○百○二○十○個○願○意○（○向○利○奧○奈○爾
 ）○親○愛○的○好○姪○子○吾○一○時○誤○會○累○你○受○了○無○限○的
 艱○苦○從○此○吾○定○要○鞭○策○心○魂○補○吾○以○前○的○不○是○你
 的○兒○子○也○是○吾○的○兒○子○（○擁○抱○哀○得○華○）

利○奧○奈○爾○亦○擁○抱○挨○區○抱○爾○口○中○荷○荷○作○聲
 利○奧○奈○爾○伯○父○伯○父○親○愛○的○伯○父

少○佐○連○搓○其○手○歡○然○向○施○璧○夫

少○佐○呵○呵○黑○雲○已○去○明○光○大○來○吾○倘○不○弄○些○兒
 神○通○做○這○一○齣○『○驗○心○』○的○活○劇○世○界○上○便○沒○有○甚
 麼○公○道○只○得○永○遠○看○那○些○小○人○們○橫○行○一○世○咧

（幕閉）（完）



海上二廌公之日記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價

特

雅言

一期至十二期共十二册

原價洋三元六角

特價一元六角

外埠郵費三角

本雜誌分論說紀事文藝雜誌
四門溝通新舊撰述皆一時名
士已出十二期萬本萬徧贈灸
藝林今特廉價發售以期普及
存書無多早購是幸

以壹個月為限

陽歷六月底截止

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海上二寓公之日記

海上寓公

民國四年九月一日。余自今日始。又書日記矣。往者余常作日記。短或一二日。即輟。長或至於二十餘日。然曾未滿一月者。當第一日握管時。必自發憤。曰此後當永無間斷。不一二日。即棄置矣。我曾有一日記冊。用之一年有半。而其中未書滿五頁。儻如余之記日記。殊覺省儉。然而無論何家印刷所。出一美麗之日記冊。余必購取一冊。至今未用過之。隔年陳年日記冊。舊書架中堆得不少。吾妻輒用以夾線。殊可笑也。

余今日起身一點有半。在往日必三點鐘。則今日殊早起矣。以陰曆計之。已在七月下旬。而天猶炎熱如故。余新製之熟羅長衫。竟穿不上身。天公真惡作劇哉。偶閱報紙。則各報皆議論籌安會事。刺刺不休。有一位楊度。做就一篇君主立憲論。登在北京各報。大出風頭。而上海各報。則有反對之意。却又不致直捷反對。旁敲側擊。指桑罵槐。有的似城頭上出棺材。繞這麼一個大圈子。上海報館記者。真可憐人也。余思閱此種報。實無甚意味。因翻幾張小報看看。更覺索然。頗悔今日起身太早矣。

吾兒阿龍。呼我喫飯。我久不與吾妻同飯矣。今日殊有天倫之樂。膳爲粉蒸肉一碗。清炒蝦仁一盆。清燉鱒魚一碗。荷包蛋一碟。吾長女阿鳳。今年十二歲矣。不喜食肉。吾妻即超蝦仁兩調羹。於其飯上。而吾長子阿麟。我即爲之淘鱒魚湯。彼亦不再下箸於他菜。頃刻間已喫白飯半碗矣。阿龍僅五歲。婢女阿妹。喂之。阿虎尙未滿三歲。則乳母已斷乳而乾領之。然而喫一頓飯。則此哭彼歌。喧鬧不絕。吾妻必

發怒一次。始稍安靜。

飯罷無所事事。正思覓一本小说以消遣之。顧我不大喜觀文言小說。而白話小說除從前舊小說外。新小說竟無甚可觀者。正選擇間。而門鈴響。則吾友顛公來招作雀戰也。余聞道請。如得了將軍令。隨急急往。則三人已久待矣。乃入局。是日顛公來一鄉親。姓林。人呼之爲阿木林。此人眞名符其實。余對家做索子清一色。此公熟張之六索不發。而發一生張之九索。遂被碰滿。以么半之麻雀。而余負至八十五圓。則阿木林之賜也。

九月二日。天有微雨。然稍涼矣。余起身兩點有半。蓋爲喧譁之聲所驚醒。喧譁者何事。則吾妻與王裁縫饒舌也。吾妻新製一紗衫。其紗係外國新到者。閃爍有光。其名稱我不能道之。大約非文明紗。即自由紗。以綢緞肆中。亦不悉其爲何名。混亂題一名。以欺婦女而已。吾聞上海之綢緞店。有一規則。凡售出寄售之東西洋綢緞。夥計有百分之五之扣頭。作爲獎勵。若本國貨則無之。故婦女之入肆購衣料者。彼等咸儘力以外國貨炫之。此可謂獎勵外國貨之一法也。

初。吾妻購此外國紗歸時。彼欣欣然出示余。余則斥爲日本貨。彼則譁言非是。兩相爭鬧。吾妻竟欲以利剪破此紗。幸婢媼輩奪去其剪。始已。然已賭氣不喫夜飯。其實此紗確非日本貨。我深恨其已有紗衫數襲。疊置櫥中不着。而又急急購此。每節綢緞帳。終至四五百圓。見一新出之貨。必購之。我故以日本貨警之。幸而余加以勸慰。始已。而孰知今又有與王裁縫喧鬧事。

吾妻之與王裁縫喧鬧也。嫌其衣不稱體。故嫌其領太高。嫌其腰太寬。嫌其袖太長。蓋近日上海之衣

服更復奇。裘婦人衣袖。乃在小臂之灣。指拳勒臂。殆欲與人爭鬪耶。在肌膚白皙者。意將顯其一雙雪藕之臂。令人注目。彼皮膚之黑。如印度阿三之老妹者。乃亦顯此一段熨熟藕。殊無謂也。喧鬧之結果。王裁縫允改做。而吾妻則謂衣服一改做。決不能好。意至怏怏。吾思此外國紗。實不祥之物。方售歸時。即使我夫妻反目。而今又起吾妻與王裁縫之喧鬧。使我不得恣睡。真正何苦哉。是日下午。到總會。雀戰略勝。

九月三日。上午。余在睡鄉。無可記。

下午兩點鐘起身。昨日雲公約在清和坊琴韻家打撲克。約定准四點鐘必到。誰後到者。須罰酒一樽。以打撲克須六七八人方有興。少則無趣也。余起身後。三點鐘喫飯。適吾妹丈張景雲自蘇州來。知新添一甥。可喜也。景雲有肺癆病。時時吐血。聞幼年已得是疾。當時爲吾妹締婚時。媒人秘而不言。及至吾妹于歸後。未滿月。卽發咯血症。故吾妹至今猶痛罵媒人也。然景雲雖得是病。尙酒色無度。余雖規勸之。不能聽。渠告我以蘇州酒公賣事。遂至酒店罷市。有一般無日不與杯中物爲緣者。幾至酒蟲餓死。幸而彼近日能吸白蘭地。可不必向黃酒中討生活也。余告以某君某君。曾飲白蘭地喪身。彼亦不悟。可歎。

余以三點五十分起身。坐包車至清和坊琴韻家。約計十分鐘必可到。至琴韻家門首。取表視之。僅有三點五十七分鐘。余思昨約四點鐘。必有先我而到者。向日人請四點鐘。往往至六點鐘尙不赴。今以特約。且有嚴罰。自必准時。孰知走進房中。連主人尙未到。見老三正與小阿媛梳頭。(卽琴韻)謂三少

即來請暫坐以待。余出時辰表置桌上。至四點二十分鐘後。始聞一陣樓梯響。則雲公來矣。見我已先在。則大呼纏死人。纏死人。余詰以何故。云身已出門。忽有人來以要事相商。遂至誤了時刻。余曰。不妨。兩人總不能打撲克也。再越十分鐘。友朋始陸續到。余申昨約。衆人譁辯。各出時表相對。無一同者。有相差三四分者。有相差十餘分者。更有相差至二十餘分者。彼衆我寡。昨日之約法。當然無效。

於是起手巾入局。以五元爲律密脫。余賭運頗不佳。已輸八十餘元。適開一傑克派脫。第二家以一對A開。第三家跟進。第四家起手即三張9。於是再加五元。余以四掉一之同花。只得十元進。下家有進有不進者。及至掉牌一對A者。又掉進一對2。第三家亦掉三張。第四家掉兩張。余掉一張。恰巧成一色。心中暗暗歡喜。觀檯面上公注亦有五六十元。以爲可以穩取荊州。當時第二家以第四家掉兩張。知必爲三張無疑。第三家無所得即棄去。至第四家果然一元之外。再加五元。余笑此君乃以三張驕人。壓彼第二家。誰知尚有我在也。於是我於六元之外再加五元。第二家天然派斯。不敢再看。而第四家則於我五元之外。更加五元。余知事不妙。不敢再加。僅出五元。觀彼手中之牌。則三張9外。又掉進兩張10也。余憤甚。即取局票叫三馬路花媛媛來。誰知局一到。吾牌即有轉機。連得數彩。及至局罷。僅負六七元。可云幸矣。歸時已兩點半。

九月四日。今日爲禮拜。天氣佳晴。亦甚風涼。有秋高物爽之意。有舊友黃君。清晨即來訪余。謂有要事面談。家中人答以十二點鐘前。向不會客。而彼則堅坐不去。謂靜候無妨。至十一點半鐘。余不得已而起。身見客後。問其有何見教。則囁嚅者久之。且曰。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有一事與公相商。余詰以何事。則

日前日北京有敝友陳君到此。特來運動滬上紳商。列名推戴。如某公某公者。已經允許。弟已以君之大名書上。故來關照一聲。陳君謂他日決不虧負公等。余聞言大怒。因答言我是一個清白好百姓。汝何苦要拖累我。汝不應該未曾問我。先將我名書上。汝若如此。我索性在各報上登一告白。聲明原委。看汝如何下臺。黃君聞言。言汝決計不肯列名。我尚可告陳君將你名取消。何必如此氣噓噓地。余曰。決計取消。決計取消。黃君亦遂悻悻而出。

午後。偕妹丈張景雲。及攜阿鳳阿龍。坐汽車至張園。愚園各處兜圈子遊玩。先至張園。遊人不多。即在安壇第啜茗。阿龍徘徊於要貨攤上。一時走不開。然一望盡是東洋貨。有火車模型一種。下有軌道。中有機關。啓之則環走不已。阿龍心焉好之。景雲即購以贈與。其實此等物盡用馬口鐵爲之。吾國何以不能做造也。試問何人家中。無有小孩子。何一小孩子。不喜玩具。而東洋玩具。即充斥其中。每年銀錢之出口。即此一項。爲數已不資矣。

已而至愚園。則見無數汽車夫。方齷集談笑。服飾均極怪異。就中有一人。服綠絲絨之夾袍子。以妃色緞爲裏。綠絲絨帽子。綠絲絨鞋子。而着妃色之襪。意氣昂昂。恬不爲恥。余詢之所雇之汽車夫。則曰此名金生。亦汽車夫也。某某里妓女。某某里妓女。都與彼妍識。據其所言。則某宦之姨太太。某宦之小姐。亦與彼有染也。上海本狂蕩世界。而此輩尤殺不可恕。其實所謂某宦之姨太太。某宦之小姐。未必與彼有染。而一入此輩之口。方且以爲榮事。而亦遭彼污衊矣。是日愚園遊人頗衆。彼輩每見有婦女過。即評頭品足。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或故作咳嗽聲。或者二老三等任意亂呼。爲之園主者。不將此輩鳴

海上—寓公之日記

捕拘入捕房。亦可謂放任自由矣。



新刊紹介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三輯

全八十冊 價洋八元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二輯出版以來辱蒙各界歡迎爭先購閱第三輯選輯尤精均藝林罕見之本不日出版茲將內容列下愛讀諸君想當以先睹為快也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宋洪景盧輯凡五十卷搜集當時之見聞聞怪怪奇其繁富雖次於太平廣記而已為稗志中之大觀史稱其使金不辱大節凜然又曰為學極精博則此亦泛覽有得之作也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此為明季張元長撰簡首有陳眉公序有云爾雅似子瞻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

新刊紹介

見也傾倒如此亦可知此書之價值矣

雲間據目抄

明范濂著

是書為有明華亭范濂氏所著共五卷紀人物風俗祥異賦稅土木五類皆當時三泖九峯間一一目擊者故以據目名篇今讀其書有明中葉倭寇之屢犯東南賦稅之供億重困外侮莫禦民生日蹙筆載及此如繪鄉監門一幅流民圖范氏誠深心人哉

島居隨錄

明盧若騰著

是書為有明同安盧牧洲氏所著計凡六卷宇宙間色色形形無不搜其奇辨其異相成相背戾相戕賊一一載之則若列眉可與張華博物志相頡頏

蜀碧

清彭遵泗編

明季流寇四起毒痛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稜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

蓋取裴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

廣陽雜記

清劉繼莊著

是書為廣陽子所著廣陽子者劉獻廷繼莊氏之別號也書凡五卷先生丁滄桑之後吳雲南鄭臺灣行間遺事目擊耳聞兼及二氏之學音韻詩詞均能道所心得措詞亦繁簡得宜極似唐宋小品非明人所能夢見

西清筆記

清沈初著

書為有清平湖沈初氏所著計分六門都為二卷一恩過二典故三文獻四職志五名蹟六庶品先生受清高宗特達之知儼直禁近逾三十載內廷故事言之如數家珍亦有清掌故之書也

淶水亭雜識

清納蘭性德著

長白納蘭性德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稚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攷證也

茶餘客話

清阮吾山著

是書為清山陽阮吾山所著凡十二卷自經史子集洎有清掌故下及書畫金石禽魚草木靡不賅貫精核多有未經道過者宜其與七錄齋並傳

津門雜記

清張燾輯

津門密邇京師五方雜處地狹人稠素稱繁侈俗易澆漓清錢塘張赤山先生本其耳目見聞身所經歷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撫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臥游洵乎史乘之外篇也

初月樓聞見錄

清吳德旋著

是書為有清宜興吳德旋氏所著計十卷又續十卷一以表章文獻為歸閩濟德發幽光其素志也作者古文得其師門張皋文薪傳宜其用筆遺辭修潔簡勁與事赴閱者勿徒以稗乘視之也

歸田瑣記

清梁章鉅撰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是

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穿穴

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闡揚逸嫩臚

述耆德第五卷所叙滿清諸臣驕橫遺

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見南史之風

履園叢話

清錢泳輯

清虞山錢梅溪輯自舊聞至雜記凡二

十四卷舉凡人情物理可喜可愕之事

無不備載昭文孫君原湘曾叙之若云

遺愁索笑則淺之乎視此書矣

貓苑

清黃漢輯

貓於經書不多見或散見於子史羣籍

而未存專書清黃鶴樓特纂貓苑一書

蓋昔人虎蒼蟹譜暨蟋蟀經之例廣用

蒐羅博探古今貓事而成書分種類形

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品藻七門條分

縷晰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雖同游戲之作亦未始非博雅之一助也

谿上遺聞集錄

清尹元煒輯

是書為有清慈谿尹元煒氏所著計集

錄十卷別錄二卷尹氏抱著作才采輯

合邑放失舊聞補雍正以後邑乘之所

未備追溯漢魏下及明清名臣碩彥義

士忠烈多賴以傳筆墨修潔斐然可觀

欲考浙東文獻舍此編莫屬別錄紀山川形勝亦見周詳

暝庵雜識

清朱克敬著

此書為舉蘭朱暝庵著道光咸同四朝

軼事遺聞往往散見其中而於湘中諸

老若曾文正曾忠襄左文襄及郭筠仙

尤多所表章間及近代詩辭其論斷取

舍頗具特識徵文考獻者得此亦論世

知人之一助云

雨窗消息錄

清牛應之編

是書為清牛應之所輯凡四卷搜羅雜

錄傳記洪纖畢舉頗見博洽而於方言

諺語諠談軼事尤樂津津道之此書名

消息所由來也

池北偶談

清王士禛著

阮亭先生宦游京華與當時名公鉅卿晨夕過從咳吐珠玉談言微中彙而集之哀然成帙區分類別有談故談獻談藝談異四門總凡二十六卷清言娓娓包掃一切學者讀之倘亦神遊石帆亭上而觀瑯環福地也平石帆亭蓋即先生度書會友處也

榆巢雜識

清趙慎畛著

是爲清趙慎畛著慎畛字遵路號笛樓湖南武陵人嘉道間以進士官至制府生平富於著述此書計分上下兩卷搜輯當代典章文物與夫名臣之嘉言懿行塞外之山川風土原原本本紀載翔實文筆亦簡潔可喜

鷗丘軒質言

清戴蓮芬著

新刊紹介

甕牖餘談

清王韜撰

是書乃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鷗丘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顛雙柑斗酒聽鷗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人道措辭亦雅潔可喜篇末數則尤與世道人心有關係鍼砭俗耳此爲良藥石歟

冷廬雜識

清陸以湑著

清陸以湑敬安輯凡八卷先生爲吳興清溪人博學多聞以廣文終是書雖名

聽雨軒筆記

清清涼道人編

雜識而表章名節議論不涉於偏頗敘述詩文宗旨要歸於純正一生學識具見於是非隨筆漫錄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蘿庵遊賞小志

清李慈銘著

此爲古越李慈銘撰先生在同光時以詩文鳴海內茲篇雖小小結構而氣息不凡一山一水一樹一石叙次莫不盡致昔人謂詩中有畫余謂文中亦何嘗無畫耶展卷三復爲之神往

夜航船

清破額山人編

作者不著姓名但題曰破額山人書凡八卷兼收博採洪纖畢舉滑稽之雄辯曼倩之談諧雜出其間洵屬解頤益智適意陶情之作

耳郵

清羊朱翁編

是書為近人俞曲園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之耳聞多於目見關於人事者十居其八關於鬼神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勸懲所在仍不外乎男女飲食之間取名耳郵蓋猶是宋人張端義貴耳集之微旨也

瀛壖雜志

清王韜著

清天南遜叟王韜氏著滬上一隅地屹然為東南重鎮海通以後交涉尤繁大局之更變商戰之劇烈有心人早引為

杞憂王氏當咸同間作上海寓公新舊乘除身經目擊著為此書以警當途亦當日之有心人也

蒼叢編

清曲園居士纂

此書為俞曲園先生采輯清代諸大家名著而成計二十卷其中多忠孝節義等事蒐羅宏富去取謹嚴疑似之處悉為改正足以感發人心有裨世道匪淺先生自序稱唐鄭虔嘗以蒼叢二字名其書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今襲用之其亦自謙之辭也歟

影談

清管世灝著

是書為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書凡四卷包括前賢說部所有而能獨闢町畦者敘事則委宛曲折措辭則豐腴鮮豔其大旨尤注重勸懲二字裨益世道人心不少與天南遜叟之淞隱漫錄不相上下云

鏹經書舍零墨

清黃協瑣著

是書為上海黃式權氏所著黃君以博洽稱主申報筆政有年所交盡當代俊傑遺聞軼事輯錄宏多詩詞一門尤所擅場論述娓娓具有根據非近日之口頭禪可比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名畫大觀

在印刷中

是書所搜均為短小說大半出自名手又復詳分門類自倫理教育以至偵探社會言情等凡二十類計數百篇每篇各附以精圖一二幅尤覺趣味無窮顏曰小說名畫大觀作小說讀作名畫讀均無不可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A541 212 0020 7417B

本 社 通 告

徵求小說規例

-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 一 凡譯稿須將東原文原本一併交下
-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募集照相片規例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The Grand Magazine.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行

編輯人：包天笑
 發行人：吳門
 印刷所：上海
 發行所：上海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費			冊定	
普通	上 等	特 等	等 第	外 國	日 本	本 國	價	數
半面 四分之	一面	一面	地位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七分半	元	一冊
十二元	二十八元	三十六元	一期	六角四分	三角	一角五分	元	半年二冊
二十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半年	一元二角八分	六角	三元六角	元	全年四冊
三十六元	五十八元	一百一十元	全年					

溫州 福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長沙 常德 衡陽 南昌 南京
 中州 開封 鄭州 漢口 武昌
 雲南 貴州 廣西 廣東 福建
 北京 天津 保定 濟南 青島
 上海 蘇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香港 廣州 汕頭 廈門 福州
 溫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杭州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後)副
 編書中)其餘為普通

專門醫咳大醫生

唐拾義

鄙人與唐君共事多年深知
唐君學問特將住址佈告俾
患咳疾者知所問津焉

前任英國吉
隆坡國家醫
院醫生

澤民王世恩



寓一上海三馬路石路口
寓一廣東省城下九甫